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一四・史部・傳記類

學統五十三卷（卷四十一至卷五十三）

〔清〕熊賜履撰

一

理學宗傳二十六卷

〔清〕孫奇逢撰

一九七

2664/04

孝昌能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為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履祥幼而敏。容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幹。而幹親承考亭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事已不可為。履祥遂絕意進取。然雅負經濟之畧。未忍遽忘情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搆虛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借敘海道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

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

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領貲營構。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言。自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繫於帝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承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成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

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  
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  
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  
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  
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為益加校定皆傳於  
學者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  
既見王柏首問為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  
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  
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

學統

卷之四十一

三

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  
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  
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  
子而並克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  
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為國子博  
士移書學官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  
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

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於時洸之子實事海陵胡  
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  
世為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  
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  
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  
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  
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醎  
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  
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

學統

卷之四十一

四

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  
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  
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  
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  
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  
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  
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  
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  
卷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履祥之言曰惟其

是而已。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  
緯之法。起大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  
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  
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  
也。故附於讀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  
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  
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  
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  
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關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  
學統。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五

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  
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愆文。悉別  
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  
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  
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  
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翕  
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楊吳越。  
皆不憚百舍來從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  
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

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  
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  
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  
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  
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  
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  
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  
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  
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悅  
服。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耶。謙  
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  
此。廉訪使劉廷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  
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  
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  
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正身任學之重。遠近學者以  
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  
八。諡曰文懿。謙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因稱爲白雲  
先生。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

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晦庵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為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弟子也。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

陳櫟字壽翁，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年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七

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歿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於是朱氏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為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

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心學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

胡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八

初，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晦庵之易於黃幹，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易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世。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濶出

帥師伐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  
 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統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  
 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  
 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  
 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  
 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走  
 跪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  
 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  
 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九  
 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于從者  
 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  
 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  
 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  
 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  
 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  
 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堯舜所以  
 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  
 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條例於後別著伊

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  
 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  
 私淑之志又取伊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  
 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  
 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  
 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  
 雖燕居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  
 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本為戒以  
 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  
 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  
 先生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十  
 張頌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  
 王柏得考亭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頌  
 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  
 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  
 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宏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  
 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宮

張頌



仰于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頌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為碩師，不敢字呼，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頌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洗洗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頌卒，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頌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黃澤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名舒藝者，知資州內江縣，卒葬焉。子孫遂為資州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一禮祭祀述畧，大德中江西行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施教。授又為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缺，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久，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謫，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之

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而其機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辨象畧辨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夔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邱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邱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為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意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為第一。

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際。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閔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典廢。上闕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窶貧。且將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侵。家人採木實草根。以療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為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於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汭為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蕭軒

蕭軒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為秦中人。軒性至孝。自為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為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天文

地理律歷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為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眾。嘗出過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剽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憚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剡與楊恭懿。韓擇侍秦邸。剡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為賀。使一從史先詣剡舍。剡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為剡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剡有懼色。剡殊不為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剡制行甚高。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關輔之士翕然從

之。稱為一代醇儒。所著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於世。

安熙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為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然因之為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靜和易。務為朱氏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追憶舊聞。卒竟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為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為輯其遺文而傳之。

愚按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三子出處之概。先儒既論之詳矣。夫吳固不足道。許則僅優於吳。而劉亦未大過乎許也。劉之渡江一賦。恐許吳未必肯

為而晚節却聘之書。卽其敘述生平亦非能超然高蹈者。綱目書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其義可見矣。或曰薛文清嘗極稱魯齋。至以爲善學孔子。歐陽圭齋贊靜修。則比之漢四皓。魯兩生。嘆爲宇內不常有之麟鳳。然則二子之說。並非耶。曰文清之言。畧其迹而原其心者也。顧心與迹有二耶。若圭齋之贊。殆所謂史氏溢美者也。又烏足信乎。蒙古之世。學行出處。皜然無可議者。惟金仁山許白雲以下數子而已。嗚乎。仁山白雲。尤不可及也哉。尤不可及也哉。

學統卷之四十一附統

學統卷之四十一終

學統卷之四十二上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朱善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孝事繼母。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爲富州。州守強憲中請善爲訓導。南昌守許方復聞善於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復謫教遼東。

學統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行至徐州。妻卒。藁葬路傍而已。尋遇赦還鄉。十七年。召授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感傷嗟嘆。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名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已爲舅姑兩

姨之子彼為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耦長幼相若嫌靡尊卑美儷鈞敵為子選婦為女選婿宜莫先此昔成周之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王鏡臺此以舅子娶姑女也呂榮公夫人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之姊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若此律不明獄訟繁興風俗凋弊甚可傷憫願下臣奏議弛禁章帝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帝與羣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眾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任眾知為計慮則澤施溥今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畱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所著詩經解頤集行世正德中賜諡文恪

曹端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靴皆穿父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名問之端作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附統

一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附統

三

夜行燭書呈父言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其言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向於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以憂去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學爭雷之成祖以霍先竟與霍霍人服其矩矱不忍為輻彊而傾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屬僚畜之尋卒於霍貧不能歸葬遂葬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於澠池後有黃編修者謁祠詢端墓所在遂捐貲屬縣令收葬於澠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及夜行燭諸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章經濟莫盛於宋學士劉誠意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

吳訥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自少穎敏七歲能背誦五經及長博洽羣書永樂間以儒士薦至召入便殿奏對稱旨畱侍闕廷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復薦訥經明行修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出巡浙江揆諮吏治赫然有聲仁和邑庠有宋高宗御書九經論孟碑多

委布行路。訥拾湊全。楛置之殿廊。李公麟畫聖賢像。有秦檜為記。磨而削之。表陸贄奏議。修岳飛墓祠。議論舉措。有前賢風。繼巡貴州。恩威並行。宣德五年。陞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居臺十餘年。敬慎廉直。以老乞致仕。宴勞遣之。訥之學。由博入約。自體達用。以行誼為先。至其為文。根柢羣經。波瀾遷固。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無足道也。訥著有思菴集。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註。而所輯文章辨體。鑒別精詳。正統中。知縣蔣忠言。訥學行醇正。著書學統。卷之四十一。上。附統。四。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稟秀異。勵志顏曾。舉永樂二年進士。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號為特盛。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為庶吉士。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時勉在選中。既與修太祖實錄。書成。自刑曹改翰林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同侍講。鄉緝具疏。略曰。臣惟陛下敬天勤民。至

切至深。羣臣奉行。或失初意。下民失所。怨讟上興。皇天眷懷。遂加譴罰。臣有所見。不敢匿隱。臣竊惟陛下嗣紹高皇帝統緒。建立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本所以為子孫不拔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然肇建以來。工巨費。大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培克蠶食。征需無藝。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萬之眾。終歲在官。既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畊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輸桑。束以供薪。爨桑皮以為楮料。而衣食罄矣。加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五。

官司胥吏。橫徵暴斂。日甚一日。大率費數萬貫。而不足供一柱一椽之費。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京師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然之勢也。自營建以來。羣輩工匠。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輿突初完。又復重驅。莫知所向。此皆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一差遣。即是其人。養活之計。州縣官吏。賄賂公行。逢迎恐後。間有廢與。

守不為承應。還命之日。即羅譏毀。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聞有差遣。官至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為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而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皆百餘石。猶且徭役不息。征斂不休。此皆耗蠹以養無用者也。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游行往來。恣橫擾害。是乃奸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圖規避。豈真有報效之心。可在用。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六

者哉。朝廷歲令有司。織緞鑄錢。齎往外蕃。買馬收貨。所出以數千萬。而所取曾不什一。夫錢出口。國自昔有禁。竭天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宜矣。昔晉武帝徙口內地。卒致亂。口今人貢口人。皆窺覘虛實。圖便利者也。乃使羣居輦轂鞍馬弓矢。牛羊衣服。盛供帳。厚賞資以待之。此益足明廣大耶。至於宮觀禱祠。靈財妄費。亦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已。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曷回上天譴怒之意。臣願陛下駕還南京。奉謁陵廟。

告以災變。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為。散遣營造工匠。停止徵派役作。蠲除租賦。賑濟饑荒。勿聽小人重勞天下。罷絕禱祠。禁遏僧道。除下蕃買馬之役。四夔朝貢。賜賚遣之。勿復容留。沙汰冗濫。覈懲貪獎廉能之吏。重陞擢之賞。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心也。而天命嘗視人心為去留。欲得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貪殘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臣不勝惓惓惟陛下少。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七

垂聽鑒時。成祖定都北京。已決方招撫外口。疏中所陳。業忤帝意。然尚允行其他。頃之坐謫下獄。尋赦出。不敘。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仁宗即位。屢救羣臣言事。時勉復獻書二本。條舉時政。帝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瑤十八肋折者三。尋改為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章三上。復有規切語。帝謂夏原吉李時勉。廷辱我言已。顏色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諍過激。顧反見聖德之大。帝下時勉錦衣獄。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即斬西市。母見使。

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帝問爾何觸悟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數至六事少止帝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帝稍霽曰是第難言爾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預修兩朝實錄書成陞侍讀學士帝至史館撒賜金錢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使前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帝顧時勉曰朕非卿安能飲此時勉頓首謝正統初爲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欸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九

候故已銜之及其進書又罷茗不設羹倫堂前有樹故是許平伸手植樹蔭翳堂時勉芟其旁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並枷脰國子監前錦衣校尉至時勉方閱課卽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前品第其高下顧僚屬更校乃去是時天方暑柳三日不解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豐順人見時勉老頓具疏請代奏入會時爲會昌侯生日諸公皆過侯家爲壽助教李繼雅往來諸公間於是因諸公求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

侯附奏太后遂得解正統八年也時勉爲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諸生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贍給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徒旗帳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爲之廢市廷臣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厚一時傳爲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憤累日遣其孫騏詣闕上書溫旨褒諭時勉已卒景泰中江西巡撫韓雍爲請贈諡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言諡有美惡所從來已我朝特與善諡蓋待臣子以善善長之意比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善諡如時勉者官雖不過四品而學行節槩出三臣上宜如雍請遂諡時勉文教成化五年其孫顯請視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諡加贈帝以時勉先朝遺直易以忠文贈禮部左侍郎云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九

陳敬宗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父孟藻令德與有聲敬宗永樂二年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重修高廟實錄既成改翰林侍講尋以母喪歸宣德改元驛起修



成仁二廟實錄陞南京國子監司業進祭酒敬宗高  
 明力學教人持敬為主規條整肅辟雍之政辨於朝  
 常咸益人楊鼎年二十餘舉鄉試第一聞敬宗嚴教  
 即求入南監從敬宗學閉戶讀書爨食躬作敬宗嘆  
 曰顏氏簞瓢不是過矣時禁夜燈國學尤嚴鼎竅小  
 鬻照誦為微者所發而敬宗特貸之時鼎尚未有室  
 有郡守欲妻以女鼎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  
 也敬宗聞之益服鼎第其德行爲國學最後鼎竟至  
 大官正統中敬宗考績赴京王振慕而求見敬宗辭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附統 十  
 避之楊士奇請聞過於敬宗敬宗直語焉士奇謝曰  
 公真吾師也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貳而敬  
 宗不調時李時勉爲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監人稱  
 南陳北李云敬宗廣眉修髯儀觀儼然動止有常一  
 語不妄片章尺楮皆關名教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家  
 居不輕出入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元年卒年  
 八十三嘉靖中贈禮部侍郎謚文定

魏驥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父希哲洪武中薦知上高縣劬

強扶弱德威竝著驥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  
 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  
 有夜讀者身攜茶粥往慰厲之滿九載考諸生諸闕  
 乞留復任三載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尚書師遠薦  
 爲太常博士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先帝方授此  
 官命從北征宣宗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  
 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實授  
 驥爲人好分別是非或時面折人而當官廉勤祇慎  
 雖王振亦重之嘗遇振於塗不避車贊振方帕而已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十一  
 居官舍第攜一蒼頭他日帝御便殿召問孰爲吏部  
 侍郎驥前對帝問驥事從容陳奏帝慰是之驥被命  
 往南京考察所贏俸金臨行莫寄頓有里中同年子  
 爲刑曹郎便送付之不復識論郎請驥佛然曰何待  
 前輩之薄也郎有女婿從郎官如其輕重賈易之比  
 歸召工鑿金金則贗驥嘆息而已工私驥蒼頭日向  
 有某官舍人託我爲贗金無是耶蒼頭入告驥曰毋  
 洩盜亡金豈可失驥已郎出知郡謁驥求教驥曰君  
 爲人練事治司空城旦書精審何郡足爲第須簡勅

舍中雖在至親不可易。忽郎居念驥言已。郎舍中人稍稍露女壻。屬金事。郎大驚。及入覲。如數償驥。驥駭不受。曰：金具在。無易者。驥為人長厚。類如此。八年以老辭。調禮部。特改南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吏部尚書。己巳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畿內瑞麥白兔之祥。悉却弗奏。天旱命恤刑。有男子某呼冤。法司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閱獄辭巨。愁也。天旱正爲此。何得姑息爲獄決。而兩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老。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詣驥曰：請需之。亡何且以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北家宰處先生驥曰：君位輔臣。當進賢爲天下。奈何私我耶。竟致仕去。去乘小舫。時阻於津關。其子稍立仗。舫頭驥曰：藉重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筮課。田與傭。峻雜處。嘗至郡城。舫衝官舟。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隕其鄰。驥就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墳擾勞鄉里。既卒而復言辭不亂。倏然就化。是爲成化七年。先是監察

御史梁昉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憲宗命禮部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之使來。驥有老妾。趣完日。而亡父言乎。完請闕辭。免帝若曰：老臣清儉。身後尚爾。遂許辭。驥樸不勝衣。而好學不厭。孝友。刑家信義。重鄉居。官爲良吏。典教爲明師。門生舊屬。多有顯人。達官自餘。方州學職。不可勝數。知縣李華爲請諡。特諡曰文靖。

周桂

學統 卷之四十二 附統

周桂字廷芳。秦州人。爲臨洮衛軍士。成蘭州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聞段可久集諸儒論學。時往聽焉。可久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方途。遂究通五經。篤信力行。存省真純。發言不妄。見者稱曰：瀛洛關閩君子也。諸儒初猶與坐講。既尊爲畏友。遂爲遠。通道宗。西安李錦薛敬之。咸信重之。恭順侯吳瑾鎮陝。是爲本軍總兵。延桂訓子。累請不赴。曰：本軍見役死。不敢避。若欲訓子。禮無往教。瑾始令子就學。後移居其州之小泉。深衣幅巾。動必以禮。成紀之人薰

化其德而可久時時過訪之時論廷芳之於可久始若張橫渠之於范仲淹後若朱紫陽之於蔡元定也迨老以父雲遊四方訪求不遇卒逆旅舍而遺風餘韻猶在隴西間

劉觀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少有巨人志既就傅子史經傳靡不貫淹下筆逸邁常屈其名宿正統中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以疾告歸尋丁內艱除服遂堅臥不起脫粟澣袍質行終身每日祇謁先聖畢即凝坐一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古

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縣尹劉晟為築書院於虎邱山題曰養中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之方左右列責志恒心二圖為誠明敬義四箴以自警嘗言小學一書老不可離又言朱文公之言尊信之足矣吉中先後三儒孫鼎李中而觀尤篤行吉中稱鼎曰貞孝先生中曰谷中先生而稱觀曰臥廬先生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唐吳兢後也父溥國子司業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古

剛介自守與弼隨宦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見朱子以程子繼統於終篇嘆曰聖道寥寥一至於此已讀程子少有獵心奮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資學遂一意斯道作勵志詩自警登樓誦讀足不下樓者一歲溥使歸娶既娶之後共往謁父京師然後敢同室人皆迂之溥友人孔諤謂溥曰與阿弼譚有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象今雖見迂後當大顯與弼強教堅忍痛自浣厲恒念學之無成道之不立至於中夜奮興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子之為人寤寐見之昨非今是日改月化日進而無疆者也所讀書小陂種湖二處畊牧之事皆身親之或在田間或在枕席默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鳥明花發有鳶魚風雲之象開館授徒却其束脩而皆取其有志聖人之道者其教人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啓勿忘勿助之訓悟無聲無臭之妙而窺其闕者少矣正統十一年江西按察僉事何自言上言自古有國家者必有懷抱才德不屑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種放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贈以勵風節竊見崇仁

縣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真儒林之清節聖代之逸民乞勅取到京授以文學高職如不願仕量與褒嘉亦足敦勵風操景泰中監察御史涂謙陳述撫州知府王宇先後列薦兩名不起嘆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難矣英宗時石亨專擅干請朝議不厭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復以爲言英宗使行人曹隆齎勅往聘與之借來時年六十八矣既陛見帝口授左春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錄 十一

坊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並納還齋幣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與弼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命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帝顧謂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必令就職居數日召講中庸有御桃之賜與弼再疏辭請以儒冠入侍復請待病間一接秘閣羣書以益聞見帝皆不許初與弼以薦出石亨非其本意復幾左右顧問有所發明而帝必強之就職用是堅辭帝命賢諭意欲祿之終身亦終不受乃復遣行

人送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上表謝恩條陳十事而返始與弼以誦讀道義自強常以克己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其讀朱子書夜無膏至傍爨光冬夜用苧帳覆腹斬然峻絕郡邑藩臬有司深加禮揖一切辭避迨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聚觀驚詫所居近山天使經過臨止諸門生悉爲表易嘉名與弼亦不覺震矜既退數念當時遭遇形之詩篇焉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爲奪去既歸用其賜金墾田荒山下以爲祭資弟復謀斥賣與弼訟之守守張瑣鵞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子鳴鼓其罪雖止不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年七十九終鄉人稱曰聘君聘君沒百餘年小坡人婦人不看行男女不相授受下戶民家皆頭巾衣履端拱深敬人以爲聘君之風云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錄 十一

陳真晟

陳真晟字剩夫泉州人入戍籍於漳之鎮海衛遂爲漳人弱冠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子業業成

薦於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乃知為學次第。執以為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為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以為持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客念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之鐵門關。而主一二字。又此章之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誠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此聖門論學。學問思辨之後。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後陳說。不報。書上下禮部。復為當事者所寢。歸家。讀提學憲臣頒行敕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勉正道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較既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採敕

論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為六等。考文為三等。為條例。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當路漫不省。真晟既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與弼欲往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止真晟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先生學得其真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既歿。郡守彭桓立石官道。飭表其墓。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

羅倫

羅倫字彝正。永豐人。其先有開禮者。仕宋。宋亡。提孤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為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謹。踰大祥。口始沾酸醎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視試。趣納策。倫曰：正及公等。既奏。天子以為第一。授翰林修撰。居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詔。留賢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

日臣下才末學頃對大廷猥蒙選首常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做兵戈儼謹之禍方欲提領疏目為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遇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是以心雖懷憂口未敢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援楊溥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綱常以植風化以竦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因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偷合苟容固非陛下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夙願也臣伏讀陛下策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此言真可為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明人倫厚風俗臣謂莫先於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非此不可國家非此不可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錄 主

陛下於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夫為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為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論仁宗嘗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有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亦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陛下誠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

學統 卷之四十二 附錄 主

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  
 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  
 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  
 見知衆人之知察仗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羣  
 策何必在賢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  
 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  
 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  
 夫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起復某人爲某官也此海  
 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  
 衣錦之徒接踵廊廟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若塊遺何  
 故事一何多耶意其平時阿媚權勢及遭通喪之時  
 則有曲爲諛說以欺陛下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  
 可引一蒙俞旨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  
 劉珙者也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議且從而爲之辭羣  
 臣起復大臣不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已地洪深  
 息慙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淵  
 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匿服  
 以應舉例在轉官匿服以候陞例在求賄匿服以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三

任聖人之世綱常做壞一至於此夫親愛之心孩提  
 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道  
 者乎願陛下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  
 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  
 金革亦從墨衰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行則羣臣效  
 綱常正人倫明而風俗厚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  
 夙昔犯禮之人不曰妄議則曰迂譚不曰求名則曰  
 望變然臣區區之心惟恐朝廷舉動訾笑後世是以  
 昧死爲陛下陳之疏入謫泉州市舶司提舉御史陳  
 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國家所以教  
 臣子大本大慮也乞宥以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  
 部尚書王翱編修尹直詣賢所請如宋文彥博救唐  
 介故事賢謝不能用先是禮禁儻葛被旨起復或至  
 庶官天順間刑科都給事中喬毅等嘗言比來臣下  
 奔競亡恥目奪情爲能官笑終制爲不職子道既虧  
 臣節安保宜究景泰時諸奪情起復官勒歸終制繼  
 今敢請彼此加罪至是倫雖見斥然始定令令百官  
 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忠厚者亦爲一變云居三年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三

名倫還復修撰。改南京名重一時。尋辭疾隱金牛山。山中與樵牧往來。授徒註經。時飯客無宿儲。妻子貧。隣家乃可爨。進賢令呂某聞其困。分賜以堂食錢。友人梁侃曰。公而受有司餽乎。倫欣然却之。居數年卒。倫自少力學。非聖賢之說不講。動靜語嘿。一循乎禮。惡衣惡食。無所恥醜。與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與居官者言。民所疾苦。如其自身。見善加愛。嫉惡加嚴。道傍遇死人屍。至解衣覆之。其立心嗜義。毀譽欣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無導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二

於前而所立卓然。世宗卽位。以御史唐龍言。贈倫左春坊左諭德。賜諡文毅。

章懋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逾年。除編修。與羅倫、黃仲昭、賀欽、莊杲、陸克深、謝文祥、鄭克修爲同榜。以名節相激勸。是時倫爲修撰。仲昭爲編修。杲爲檢討。其冬。命詞臣預撰明歲元夕煙火花燈詩。懋與仲昭杲上疏曰。切惟某月日。內閣遣郎中某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翰

林諸臣。令各賦煙火花燈等詩。備明歲上元賞翫者。臣等伏觀陛下卽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與民息肩。天下欣然。頃因災異。敕諭羣臣。同加修省。目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爲陛下真游心經術。邁跡堯舜。今諦觀煙火花燈諸詩。舊式率多鄙褻之語。安燕之詞。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陛下聖明。所不畱情。或者以歡宴兩宮。助孝養萬一。臣又伏見兩宮母后恭儉慈仁。著聞中外。久矣。今者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適左雖云告捷。敵情尚難測量。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三

北口毛里孩蛇豕窺測。江西旱乾數千里。其他災傷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卹公私。匱乏殊可寒心。此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之日也。翰林之官。論思爲職。宣宗章皇帝御製官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以燕樂鄙褻。進之君上。曲引蘇軾宋祁教坊致語爲解。是不以仁義堯舜望陛下也。伏願採芴莢之言。端耳目之好。移此視聽。爲文如傷。爲舜如決。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以賞勞役。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惟陛



下深思力行書奏帝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事朕已減舊但取上奉兩宮何至妨政害民懋等妄言譏議其杖而調之外職於是懋調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景桂陽州判官未行明年正月刑科給事中毛宏等言三臣初出草茅敢言直諫實盛世事乞復其職特旨改懋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仲昭右評事景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蓋是時懋等除官纔四十日爾京師稱三君子而羅倫以論李賢坐謫又通稱翰林四諫云懋為司副一考遷福建按察僉事通商便民救荒除盜泰寧縣盜發假托行部至縣使知縣羅佐招諭降其脇從者數千人皆解同僚有言部使懋儒學不知兵願自行勦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已平乃悉戮招降要功懋恥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爾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倏然求退以何為名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懋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鬚髮早斑可考老疾旻撫然驚嘆為奏得請懋平生學

卷之四十一

附錄

問尊稟朱程無敢悖異於鄉郡前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深所企仰既歸奉親讀書畢心自得弟子執業四至餉之蔬飯而已家居二十餘年薦牘無虛宏治十二年召謝鐸為北祭酒居二年召懋於南京懋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一時南北祭酒鬱然相望懋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誦時有論難若楚撞鐘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虧成然後知其於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也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錄

至其祁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京太常卿尋陞南京禮部侍郎皆不赴十一年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言邇來儒學不明巧偽險怪誹侮先儒罔惑人心變制巾服標張門戶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懋精深純粹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內學者翕然宗師臣切見先朝吳與弼陳獻章皆用大臣論薦崇之殊禮今如懋者皇上用之太常陞之禮部亦不為貶臣獨

謂二臣布衣也。先朝崇禮如此，其隆今亦宜近舉。先朝之典，遠倣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以昭異數，以光聖德。巡按浙江御史鮮冕亦以為言。吏部議覆，詔懋學純行正齒，高望重，有司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世宗卽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亟既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金華知府王九臯奏懋清修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通籍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宋

四十年粹中貞恪，歆動一世，表律天下。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懋子孫皆天歿，年八十一，始生子，接詔錄為國子生。

陳選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籍以進士宰新城，為御史巡按福建，遷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慈惠，餘思在民。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邱濬讀其文，力置第一，曰必

古君子也。及見貌，頗不揚，濬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傳紉者，選與語曰：悅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選獨疏申救。學士倪謙自戍所得復陞，為禮部侍郎，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馬昂及諸大臣之不職者，既改提學南京，先頒冠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締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誦讀，兩廡燈燭如晝。吾伊不絕，選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以逮於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元

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為禮節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已不自信，奈何信人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絳折箠之笞不加於輿皂，而人畏如神明。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趨拜，選徐入，長揖直曰：君何官耶？選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詳，會諸生從者儼集署外，直亦遂好語曰：先生公務既無相

涉後毋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淹囚除罷諸弊名舊規者其為政一從簡易顧獨於賦吏無所貸寬聞母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選在官坐堂上令輿隸別之閱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狀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請立替適道振鐸以狗社村子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苦鎮守中官瓊儋騷然選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眷者培尅供辦奏乞均徭餘戶添採方物選因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罷雖

學統 卷之四十一 上 附統 三

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瑤發眷造私船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選移文獎之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刺國來販海眷利珍奇將許之選發其偽立逐去撤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浮海歸又云將從滿刺加更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阻眷非一會其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藩臬殊不涉心選從便宜發倉賑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

徐同愛鞠選同愛畏眷不敢反異選有所黜吏張聚意其怨選道令誣証聚堅不從同愛執聚拷掠數百乃枉判選如眷所奏坐罪當徒詔奪選官遣錦衣千戶逮繫之士民要遮數萬錦衣校尉大用辟除乃得山州行至南昌病發行阻其醫藥竟卒旅舍行復使其養子密走報眷曰陳選死矣時南昌人張元禎以翰林家居治選殮裝之疏給曰陳公清儉絕眾歿以時服於是為宜而張聚同逮至京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謫上疑於君曾參三至之言內搖其

學統 卷之四十二 上 附統 三

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鑠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罪人陳選夙崇正學一蘊孤忱子處羣邪之中獨立眾憎之表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懦懲貪之善舉也宋旻徐同愛怯勢首鼠致眷橫行胸臆穢穢清高勸官李行頤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眷意臣憾選厚賂啗臣臣雖胥役盜敢欺喪眷知臣不可搖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日臣忍死無異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

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微舒詬伯夷爲莊躄也  
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嬰疾而斃李行幸死  
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  
安取爲天子郎官司寇曹僚臣擯斥罪餘乘耒田野  
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慮聖明長奸冒命披陳  
尚與天日不報竟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平生自待古  
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潛修嘿會不求人知所  
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  
已河南奔喪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三

邱濬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  
家焉祖普性有陰德爲良醫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  
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  
交有遠涉數百里轉免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  
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韻篤如此

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鉉深重之景  
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閱策意爲濬揭之果然廷  
試以貌寢寘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濬以海外  
孤生曠取清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獻既撤館  
授翰林編修天順以來兩廣蠻賊猖獗朝命總兵楊  
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參  
政韓雍往代濬奏記大學士李賢大約言用兵之策  
有二曰逐日困而已廣東賊當用逐廣西賊當用困  
妮妮千餘言賢善其策以轉聞帝嘉納之命錄示總  
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秩滿陞侍講與修英宗實錄

卷之四十二 附統 三

成陞侍講學士濬在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  
宗悅之累進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加禮部侍郎  
仍掌監事濬慎取與恬仕進富於見聞是非臧否常  
與人各趣又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難者至於奏  
對救論之文引經證史條達詳明讀者知其爲有用  
之儒也宋真德秀大學衍義舊至修身齊家而止濬  
更採集子史經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爲  
百六十卷凡列十二目詳列百十九目曰大學衍義

補。又。以。成。天。下。之。務。易。教。先。幾。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幾。之。萌。防。姦。邪。之。漸。炳。治。亂。之。朕。總。而。曰。審。幾。微。自。為。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溶。書。適。成。表。上。之。帝。深。嘉。悅。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命。錄。付。書。坊。刊。行。亡。何。命。克。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以。老。乞。休。令。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遂。令。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未。疏。言。皇。上。處。臣。內。閣。不。允。臣。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為。今。老。矣。閱。學。統。卷。之。四。十。一。上。附。統。言。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爛。然。第。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倘。聖。明。採。一。二。於。十。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許。既。就。位。復。言。大。學。衍。義。補。一。書。臣。所。竭。思。盡。忠。搜。古。鑒。來。非。如。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裨。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是。臣。書。遭。逢。之。日。也。臣。請。擇。其。要。綴。為。奏。章。次。第。上。獻。乞。下。內。閣。二。三。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用。或。有。窒。礙。姑。畱。俟。後。臣。決。不。敢。護。

短。求。勝。帝。曰。謨。猷。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當。世。以。欲。有。言。其。即。聞。朕。明。年。上。言。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經。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圖。籍。之。儲。者。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為。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為。急。即。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聚。眾。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國。家。尚。有。餘。力。採。緝。佛。道。用。備。藏。經。遍。賜。天。下。寺。觀。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儲。以。絲。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況。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烏。可。惜。日。月。之。力。吝。纖。毫。之。費。使。其。放。佚。廢。墜。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臺。鴻。都。唐。有。

秘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諸處我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院設典籍。員掌之。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舊鐫書本而已。夫國家經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遣修撰陳循於南京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於北京。今請敕大學士等。將內閣現成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同典籍等官。一一彙若干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及委官名銜。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於南京國子監。仍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舖坊。令送所在。有司謄寫校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做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同赴曬晾。畢事。局鑰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旨。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書

以爲常規。臣又惟高皇帝御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篇。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梓。天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註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所運形。手澤之所沾溉。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今盡藏內閣。天下臣民無由覩記。我聖祖功德之隆。萬世如見。卽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而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鐫印。大頒中外。若其間繁不易舉。質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之例。做唐人貞觀體製。撮綱分類。輯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較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列聖

學統 卷之四十二 附統

書

相承政治之跡。惟賴實錄寶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盈十紀。巍乎煥然。昭哉可觀。既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內府內閣各儲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旦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慮。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末由憑稽。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真贗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污。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於文淵閣附近。別建重樓一所。專累甃石。不用椽棟。敕寫一部。藏以銅匱。度樓上層。

學統

卷之四十二

附統

奏

凡國家大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詔冊制誥勅書。行禮儀注。若應制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錄。亦勅先後錄寫。盛以鐵匱。度樓下層。而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爲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書奏帝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濬因言。陛下改元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用。禁私謁。釐革庶政。盡

復國初之舊。因擬二十二事。曰佛道二教。可延福祚。曰修煉金丹。可致長生。曰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懺。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盛。曰誦經持咒。可禳度。曰崇重西僧。求秘術。曰祀神祈福。佑曰宴享品物。須豐侈。曰匪頒賜。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闕田爲已業。曰差官於外。織造措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損壞。須改作。曰折糧備顏料。曰工作人勞苦。希厚賞。曰所司使用乏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

學統

卷之四十二

附統

奏

雜流。欲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銓註。皆請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於上。而濬先發者。疏幾萬餘言。帝雖嘉納。未能行也。六年。當考察天下朝覲官。濬請如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制。蓋亦衍義補所言。於是吏部尚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旨。畱其二十之一。濬又時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朝典故。以風示之。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許恕。恕意濬教文泰。遂求去。於是言者譁然。攻濬摘濬悼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爲不經之作。帝不問也。

濬自少苦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帝特免其朝參。以優之。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八年卒於位。計聞帝輟朝。賜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諡文莊。遣行人護歸官。其孫瑋尚寶司丞。濬仕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數萬卷而已。嘗考諸儒論著作家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所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做魯論。作朱子學的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子。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者作世史。正綱濬兩與策士。及為國子祭酒。諄諄以文體士。行訓人。斥險怪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宋家末造。黜元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改於元之俗。即不仕可爾。其說士人有信。有訾。而所論許衡出於弱冠。嶺南耆宿。皆服其言。子敦。沉黙博記。善文章。早卒。敦子京。蔭授中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嘗卒正德初。復以曾孫郊繼其官。賜濬景賢祠於鄉。以配宋學上蘇軾。何喬新論嶺南。

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而已。郊亦有孝弟稱。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宋何坦之裔。父文淵。初知溫州府。有名。後為吏部尚書。乃不稱。喬新剛介。簡重。自為秀才時。不妄交人。蔬食布衣。蔑如也。既舉進士。銜命淮西。文淵門人為巢縣尹者。寓金帛。壽文淵。喬新力却之。尹曰。以壽尊公。非足下也。喬新曰。附人可爾。不宜附子。使還。授南京禮部主事。丁文淵憂。歸。景帝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之廢。沂王而立太子也。文淵擬草詔語。素自喜。為人誦之。及天順改元。文淵政家居。旦夕虞禍。適副都御史陳泰左遷。道縣。有傳泰奉命來者。文淵懼。自經死。有所愛妾。霸州人。諸子令之嫁。不肖。縣人揭稽者。文淵門人也。為侍郎。謫官家居。奏文淵死。實其諸子逼之以脫禍。又逼嫁文淵所愛妾。詔逮繫獄。拷掠霸州妾。剝十指。為喬新訟。冤乃釋。歸。喬新既解獄。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遷廣東司員外郎。郎中。其所以執案錦衣。無所寬貸。名亦由此起。喬新律比精審。郎刑。



部七年尚書侍郎皆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建按察副使。行部所至。問利害。興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流民入境。發粟為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兩覲京師。僦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巡撫都御史檄喬新賑濟。喬新慰拊。如河南治。民懷吏畏。清徹湖湘。十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連歲旱饑。喬新賑救。復如河南治。轉為左奉敕理獄。未減為多。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憲宗覽而善之。名為刑部

學統 卷之四十一 上 附統 聖

右侍郎。口酋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駭。朝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敕往。喬新築城。奶河堡。集精銳。守衝要。口不來。山西復大饑。帝復命往賑。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更名入為尚書。與王恕。彭韶。馬文升。張悅。並繫時望。其明年。京城雨水為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備官司。寇請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高皇所親定。事例諸條。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然厥文深奧。官吏講解未明。往往害辭。害意。漢書曰。衷者中也。

不輕不重之謂也。請敕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奏上。時當事者劉吉。素不為喬新所重。悉格不行。郎魏紳者。喬新曹屬。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缺。御史鄒魯覬得。喬新力薦紳。魯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新得其金錢為行賄。吉取中旨。下諸根連人錦衣獄。或勸喬新愬。喬新曰。愬已則自文。愬人則涉。許吾有解印去爾。頃之錦衣窮治無驗。子致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並求申雪。悉寢不行。其後魯為仇家。暉兩目。犯罪論戍。士論快焉。喬新博學嗜

學統 卷之四十二 上 附統 聖

古聞異書。輒從人假錄。卷軸至三萬餘。多自較讐。笑註與邱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韶蔡清慕其人。自納為子弟。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敷歷中外。終始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諡為文。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致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堅。被御史鄒魯私怨。誣以小事。一辭不辨。歛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

接喬新平生之名克滿士大夫之耳。鄒魯擯死。人謂殃慶之公。陛下若必考退身之由。疑獎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竝輩嘗誣奏朱熹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是。並贈太師。並謚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權也。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深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歷一子。入監。十二年。賜謚文肅。

楊守陳

楊守陳字惟新。鄞人。先世以貨聞。而祖範爲儒者。父自懲。縣吏也。有陰德。守陳景泰元年。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時景泰帝宮中嘗以金銀爲豆。剪銀壺如花。葉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爲閔笑。守陳賦銀豆謠京師。傳之。尋丁父憂。及承重喪。七年。學益遠。讀三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憲宗朝。累官司經局。洗馬。克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末。因進言曰。昔魯論稱舜無爲。周公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深嚴中禁。委政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聖

內侍者。乃禍召望。高居無爲。肆情變艷者。乃變啓祿山。則憂勞之心先殊。而安危利菑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判。惟陛下慎之。聽者以爲戀久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服除。還任。守陳素羸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臞。一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爲夤緣者。守陳曰。豈發半生老。乃嫁夫。一時薦紳誦爲名語。孝宗爲太子時。出閣講學。守陳被選爲日講。預修文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先時翰林修文華大訓。有事涉中貴人者。幸削去。至守陳獨不。在廷大臣數薦守陳可大用。及孝宗卽位。論進宮僚官。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帝手塗南京二字。畱之。時王恕爲吏部尚書。劉紹和與守陳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陳侃侃言之。恕幸聽用。守陳復以大經筵禮法峻整。早朝侍衛森嚴。上難盡羣下之情。習國家之務。疏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聽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偶或未明。輒賜清問。陛下退朝。又當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聖

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凡經史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奏覆皆當聚之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右廂陛下若有疑難或錄示之或召使對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並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方之事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內閣與在廷大臣會議使人盡謀斷

學統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聖

其有未當許諫官駁覆陛下更審行之其餘具本進者皆與內閣大臣面議批荅凡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詢問政事庶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帝嘉納之會修憲宗實錄克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守陳請解部務專意史職不允頃之疏乞致仕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亡何卒為宏治二年計聞帝嗟悼賜諡文懿後二年實錄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孝友天至處朋友篤於信義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至所執持莫

得撓奪與何喬新相善喬新嘗治大獄悟權貴幾中奇禍眾謂喬新固守陳獨壯之守陳之學自六經子史及九流莫不探綜卒歸諸道其較定羣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卷耳乃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是亦非作於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無不載詩主詞當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為淫者自作孔子必不錄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抱遺經以求聖人於言表如此弟守陞南京吏部尚書為文師昌黎學師伊

學統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聖

川蒞官精勤嘗與守陳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人錄之  
學統卷之四十二上終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蔡清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清自幼好學淡於仕進病告久之嘗請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宏治初元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譚論訪清因上管見二劄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於怨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請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

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轍而入

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某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快快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猶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箴之辭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於怨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請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

惟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記疾。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坵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宏問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為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諡日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為請贈禮部侍郎

黃鞏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三

中時武宗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敢言者鞏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惇頤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返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

匿不聞言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為獨夫有欲為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為陛下懼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踣爭先挈妻子避去即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蹙之幾何不為盜賊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四

速之死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袖手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陛下賜姓封伯托以心腹付以總督京營

使其外掖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建親賢毗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宗室親賢養於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帝怒甚下鎮撫司嚴治三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歸杜門著述貸米畱容日中未變晏如也嘉靖改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

學統

卷之四十一

五

行人張岳言華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忠未量不幸數奇身亡中外相弔伏望博采公論量子郵典士氣民風必有所補詔贈華大理少卿鞏體質修羸沉敏好學疾病支離手不釋卷林俊比之美玉精金云

陳琛

陳琛字思獻資稟朗邁於世無所倚涉閉門獨學不

學統 卷四二下

苟同衆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戶部權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譚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曰若克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道乎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即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琛高潔散朗其學得意在文辭之外酒盃詩興常自放山租水涯間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氏之說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世論以爲平當

學統

卷之四十一

六

邵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爲治作新廟學正穎考叔祠封晁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於圓祀范純仁於襄城巫挾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克足文風蔚然宏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

三五

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諍采。陞山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陷之。李東陽力救。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喪。服闋。請致仕。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叢委。條貫整飭。為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如川赴海。嘗謂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當世以為名言。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稱之曰。國賢所作。蓋欲進於古人。以幾於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也。寶視學江西。山與水舫。紬繹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復名目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楊廉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錄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錄

為吳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為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宏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厯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黃冊灤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廉駁言。其不可。人為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敘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未幾。求便養。改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書張天謨。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笋。十二字於屏。入賀千秋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學庸語。孟之書。慎選宮僚。日與遊處。庶可得傅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京太僕寺少卿。環滌諸生。執經門下。為剖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廉耻。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京通政使。七年。陞順天府尹。在事弊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尹所未為者。十年。陞南京

禮部侍郎聞車駕將南巡上言極諫嘉靖初元陞南  
京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  
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與夫歸居二年卒  
贈太子少保賜諡文恪廉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  
老而不懈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  
法足以決疑定是爲人清約嚴重就之則言溫氣和  
愛人好士出於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  
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於世

魯鐸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九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宏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  
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沈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  
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  
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無有躊躇  
久之日記有枯魚卽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  
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  
罷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犬而角衆共質鐸鐸  
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  
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

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蒞官虛心約已端飭自勵清  
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愛時濟世尤爲惓切又復  
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  
林俊言鐸清約渾晦志尚真純道足鎮雅黜浮學足  
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卽家敦促一時撫  
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  
居之造臺闢洞俯仰礙巾憤容非稔交深誼不得而  
遣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以自娛年六十七卒詔  
贈祭賜諡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諡鐸以清節得之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十

鐸辭華耽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  
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欽仰物情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  
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詩賦雅暢宏治十五年成  
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爲四  
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旣  
歿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選  
御史巡鹽山東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



振鎮守太監廖變煽虛關中廷相隨事禁革鑿殊舊憾提學京畿中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鑿誣廷相王劉合力構之下詔獄謫贛榆丞陞益國知縣松江府同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敦士節振菱習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患陞山東右布政使丁內艱服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汎倡亂日久廷相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口境以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京兵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帝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扈蹕幸承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廐馬亡何郭勛坐罪下獄帝詰其領營故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奏革職為民給事中劉繪疏救不允廷相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為先遇事之當為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鷄鳴而起周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厯象緯醫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一篇夏小正解十三篇蒼天問一篇雅述慎言十五篇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疴瘠苦學航經籍年十七舉鄉試登宏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鸞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規視容色為進退讀書之暇時時從田峻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為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閱雖文如雄雉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悟暢乃罷邦奇奉親遊宦既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世宗即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終養帝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

以原職掌詹事府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京兵部以便之帝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邦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釋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卽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爲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苟議論依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三

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髻鬣有聞顛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屢稅胡然有是是誰之咎與是誰之咎與人稱靖恭正直含宏寬厚博達通明清儉莊肅邦奇兼而有焉

熊浹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劾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爲質浹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卽

位奉使四川松潘副總兵張傑故倚江彬內援大肆殘墨所箠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藪上功率家丁遮擊兵備胡澧浹疏傑坐視職邊人快之大禮議起浹持論與張璉合吏部惡浹出補河南參議而世宗識之召修明倫大典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浹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柱東厥以聞下刑部坐柱不服福有姊與福隣人皆證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名改坐福東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三

厥執奏帝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鎮撫逮問應名覆按福柱事浹如應名所改坐再上之帝意浹狗庇視浹職下應名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陸燾劉希簡以爲言帝復怒燾等不待問報先事妄瀆俱下錦衣考訊其後讚等竟抵死柱如原擬應名及隣證俱發邊克軍杖福姊百以浹嘗贊議大禮姑更革職閑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帝與近直追論舊臣論吏部起用浹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改南京兵部尚書二十三年召入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復掌院事踰年為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帝固  
 留之賜粟帛存問帝營箕僊臺浹極言僊妄先是楊  
 爵周怡坐諫僊祥禱祠繫獄者久之箕言爵怡於帝  
 帝釋之至是見浹言大怒立返爵怡繫獄如故批浹  
 疏示大學士嚴嵩嵩為婉解乃罷蓋爵怡出獄方三  
 日爾然帝尚念浹加浹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  
 事一再奪浹俸浹內不自安會加陶仲文伯爵子恩  
 蔭復疏爭留中遂稱病求退帝怒奪職為民錦衣官  
 較押回原籍當差尋卒浹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官恒以不保晚節為慮在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府聞  
 朝政失體四方災變輒憂形心穆宗登極復舊官賜  
 諡恭肅

何瑋

何瑋字粹夫懷慶人未冠博通經史至志監櫛既為  
 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  
 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宏治十四年發  
 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  
 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慎縉紳重之當劉瑾

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既入前有跪者瑋在  
 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為修撰瑋真  
 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  
 溷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  
 當宣讀蹇澀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  
 之得楊廷和曲救調開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  
 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眾世宗嗣位起山西  
 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  
 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治何賈起此宅曰官宅也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大驚異曰官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

少卿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戶禮工三部侍郎乞致  
 仕帝已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瑋敦樸正大允宜邦  
 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為帝所喜謂其介而不通  
 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  
 居與關中呂柟靈寶許讚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  
 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救人切近精實呂柟以  
 此之聖門由賜為文浩瀚暢達醫卜術數亦皆通究  
 素有足疾既遭母喪袒跣益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

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定。

崔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銑宏治中舉於鄉再試不利就業太學與三原馬理高陵呂柟榆次寇天敘輩同志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遇劉瑾史館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旅見銑與何瑋長揖如前瑾謂張綵曰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孝宗實錄成瑾偽傳旨降俸別調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瑾誅召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還史館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作喻問二篇以見志嘉靖初召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諸生問難大禮議起疏言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曷有極已疏入罷歸臨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日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立太

子慎選官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署戶部篆進賀萬壽聖節時有風靈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卒計聞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尚書謚文敏

魏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潭篤志嗜學元時被薦不起潭生怨事母純孝校為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於鄉宏治十八年連捷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京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虛已求教於前輩長者或反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愬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直提牢省視囚人疾病飲食悉為劑調暑月薰滌臭穢至會審監刑衆皆盛服事畢宴飲校獨澹服素食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操正直已行志亡如也九年召為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

念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於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塵凝滿室處之泊然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見為人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世宗即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興小學以校士聘翟宗魯以為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故傳衣鉢毀而焚之居一年丁外艱歸以簡細科嚴請謁道絕粵人不無舛望歸而粵人有為言官者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九

劾校煤孽訓士之短竄之戎籍然校德譽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力辭既言官劾校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於畫封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於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卹漆雕開秦冉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為世博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萼薦轉大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璠為相卿佐入謁多踧踖偶坐特校為上客既酬對亦心服之萼仍薦校為經筵

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用遂改太常寺添註少卿已陞本寺卿總督四彝館明年致仕歸校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弟與士大夫竿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李夢陽過校論學校勸以沉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嘆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校僅一子一孫晚而連喪其荅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諡曰恭簡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二十

呂柟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所寒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為提學楊一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為戶部郎時過檢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爾柟獨大哭出涕羣衆指目為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却之柟疏請帝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

因○夙○不○通○問○欲○中○以○禍○遂○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  
真○定○無○所○得○返○柎○在○翰○林○與○何○瑋○最○善○至○是○相○繼○去○  
瑾○誅○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為○譬○或○謂○傷○直○  
柎○曰○昔○賈○山○借○秦○為○喻○況○主○上○資○度○遠○高○漢○文○乾○清○  
宮○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  
處○宮○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四○  
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  
其○六○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帝○舉○直○錯○枉○  
不○報○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既○一○年○鬚○鬢○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搗○  
踊○踏○泥○潭○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  
朝○夕○哭○其○居○喪○時○自○成○服○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  
各○有○儀○注○柎○自○少○窘○匱○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守○  
道○一○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值○世○宗○卽○位○起○入○史○館○  
纂○修○武○宗○實○錄○帝○御○經○筵○柎○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  
忌○辰○口○奏○宜○存○驂○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違○之○復○  
疏○請○尋○溫○聖○學○以○為○新○政○之○助○必○克○已○慎○獨○上○對○天○  
心○親○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

何○奉○詔○修○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  
論○帝○曰○此○大○臣○宰○相○職○呂○柎○忤○慢○乃○引○為○已○咎○下○獄○  
考○訊○尋○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  
行○禮○讓○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  
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震○野○  
既○渡○河○干○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京○尚○  
寶○卿○吳○楚○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既○考○績○擢○南○  
京○太○常○寺○少○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  
子○祭○酒○躬○行○率○下○間○取○禮○儀○及○為○詩○樂○圖○譜○令○諸○生○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講○肄○疾○者○問○而○醫○之○喪○者○弔○賻○之○死○者○哭○而○歸○其○柎○  
才○者○揭○於○教○榜○撥○歷○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  
自○宋○陳○吳○章○四○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  
張○景○薦○柎○德○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  
京○禮○部○右○侍○郎○帝○欲○視○山○林○於○承○天○柎○屢○疏○勸○止○不○  
報○既○以○表○賀○聖○節○赴○京○值○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  
柎○立○身○與○人○仁○信○自○將○為○禮○部○侍○郎○時○霍○韜○為○尚○書○  
故○與○夏○言○相○惡○嘗○榜○言○過○於○衢○柎○諷○韜○曰○此○告○於○天○  
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韜○短○柎○曰○公○位○宰○相○容○

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柎稍解，然夏疑柎黨，霍亦疑柎黨。夏柎終不自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既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之。上下柎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餞席近養濟院，柎送饌院中，曰：以公佳肴，其之無告柎。疑厚方面潤輔，微髭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惰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柎教之以誠，益近母遠，益粗毋精，自學。統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日用情變，倫教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為。宗。學。徒。問。王。守。仁。之。學。柎。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為。位。哭。奠。卒。之。日。高。陵。人。為。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計。皆。為。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舒芬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即欲往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笑疾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又上車服，疏言：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學。統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昨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即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敢言者。芬與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留駕。章上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

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  
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基以革除年間爲故事也復  
刺閣臣謂一切安危之跡不苦口以救而聽主上之  
自壞言甚激烈杖後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探出之芬  
曰吾官此卽死此旣謫裴瘡就道或勸待痊曰死吾  
分也敢少留耶世宗卽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  
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  
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  
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於五經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五

皆有疏論而最好周禮謂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  
表率之功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興聖人也建圖屬書  
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闡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  
言伯淳得不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譏晏嬰不知  
仲尼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時方尊王  
守仁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  
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  
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  
僞爲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

說易掩覆也黨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  
全非心爲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嘗與香山黃  
佐反復究論佐深避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  
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世名芬爲忠孝狀  
元

馬理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宏治十一年以春秋魁爲鄉試  
再試禮闈未第遊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  
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五

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  
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  
嘉靖三年復薦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  
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  
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  
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  
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搏獸先虎擒賊先  
王已遷南京通政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  
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京光祿寺卿亡何引年致仕



理居嘗言身可細道不可細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  
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  
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為主四方學  
徒轉相授受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  
之雖四夔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遠  
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清曰馬公高  
尚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  
主事為聖朝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為文使國  
人矜式其見重如此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

卷之四十一 附統

震與其妻同歷土密中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  
祭葬

張岳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  
家藏書數千卷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  
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闈第一當謁鎮守大  
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僦  
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沈  
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用事功顯終岳

仕相者張璵嚴嵩夏言皆秉權得勢岳頡頏不為  
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為行人武宗寢疾豹房  
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經  
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於內閣庶關  
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  
下獄罰跪廷杖謫南京國子監學正肅帝登極盡還  
武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為科道官不應丁父  
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  
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及

卷之四十一 附統

母憂居家結草堂於其縣之淨峰名山心精舍益讀  
書其中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說渡江與辨  
居三日不合歸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居敬窮理  
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  
或指人心為道心認氣質為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  
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旁涉手較以博  
學窮理之義聶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輒先過岳也  
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相張璵議  
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是也強從其奏

奏已具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官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以告璉璉竟以初議上內批如岳所言璉大駭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璉主其議選無論廩次輒取年少有文者岳絀不如璉指十一年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璉謝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書毋口良知居一年卒用廣西貢事謫廣東鹽課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下

附統

完

病足治書守巡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參也御史不擇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御史劾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於御史何謝也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守廉州岳往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璉意廉邊交南吏往時皆歲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繇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衍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堂上無事坐讀書與諸生削等爲師友而廉士皆知學世宗十五年以招降安南莫登庸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

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功顯矣北口入邊邊帥被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岳吏部上岳各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他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相夏言治生塚使司議費於廣信七縣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爲榔耶縣百金足矣帝賜相嚴嵩第名其閣曰迎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嵩書曰閣侈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下

附統

完

與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言與嵩無以咎也乃反陽爲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岳答曰寒骨稜稜死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毋念也其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爲嘉靖二十三年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權貴檄州縣吏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獍進攻馬鞍魚窩等寨平之又加俸銀幣之賜召爲刑

部右侍郎巡按廣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  
 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未宜遽奪  
 之。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為兵部  
 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間  
 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尊為湖苗。其西  
 銅仁諸苗為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  
 相煽反。皆入保蜡爾山。兩省守臣經畧不時定。其時  
 起萬鎧為副都御史。勦之。四年不克。撫之。湖苗定而  
 貴苗未靖。鎧欲急成事。奏苗平請班師。尋入為兵部  
 侍郎。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時嵩子世蕃故銜岳無  
 所往來。言於兵部。推岳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既至。與諸監司熟計。皆言如鎧先撫之。便。否則戍之。  
 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義壯亦附鎧議。不欲變。  
 岳言。貴苗不戢。是為湖苗煽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  
 不可聽。即欲戍。戍兵少。即疏勦之。因劾奏義壯坐奪  
 官。而鎧與王學益前為總督。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  
 有連。復從中撓岳。岳號令不得獨行。意嘉靖二十九  
 年。貴苗出破印江寇石阡。貴中大震動。帝切責岳。

學統 卷之四十二 附統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附統

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事。召勵諸將。屬石邦憲  
 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  
 賊。巢穴皆藏。發毀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匿林箐  
 不可得。酉陽宣慰使冉元者。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  
 并誅。喉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  
 今兵稍撤。共奪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  
 貧。易入也。元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  
 李允簡。與其幕僚去。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  
 允簡死。事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嵩張總督宜  
 速治也。徐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張經  
 等。謂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僑。曰。公寬之。海內正人也。  
 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贊矣。僑等相視  
 氣阻。經寄岳書。公生死懸嚴氏手。且夕矣。岳曰。妄也。  
 安有立脚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知故書  
 沓至。岳曰。死即死。爾自古刀鋸鼎鑊。皆士君子致命  
 遂志之地。豈聞迂徑求免者。既帝開封。乃不逮岳。奪  
 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  
 何邦憲搜賊。敗斬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聞。

嵩謂岳使曰擒龍許保善矣吳黑苗尚在須勦絕也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覈奏報而再元思州之謀露岳上元罪狀請逮治而元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許其事請下錦衣捕元所使人或曰公不為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庇元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仇恨時先後推岳為尚書者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為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罰會推九卿俸於是亡敢有請召岳者或語岳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不內徙明也曷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旨而已乃責石邦憲使自為功而黑苗遂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勘報令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犒軍意欲岳行金嵩所結嵩歡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殮他毋毫髮動黑苗報至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聶豹為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報岳曰力請公

名內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於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据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禁中身尚書即不能白事宰相見無內徙意其冬卒於沅州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蒼頭第取村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殮退閱其衣牀褥席皆枝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簡儉也喪出沅人迎哭不絕聲卒之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得旨復岳官子卹典贈太子少保子諡蓋當嘉靖之朝帝雖英明獨斷而嚴嵩父子竊柄甚一時邊臣為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書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故用兵有功嘗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帝之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聖學正傳見王守仁辨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責難陳善之意

鄭世威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方總帥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甌弱冠舉於鄉既成進士會臺臣闕詔

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纔脫章句蠟司且  
 日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僉事尋  
 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夏言再召入相諸司  
 往賀開角門延入世威便却退呼閤者曰相國固尊  
 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爾門者開中  
 門乃入言未子也巡撫汪元錫借言有事上清宮名  
 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祝祝詞乃知爲相祈子拂  
 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過武林世威復  
 不與諸司郊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分宜嚴嵩代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言族黨譏暴張於言矣世威輒用三尺繩治有抵重  
 法者獄具矣巡撫傳將改論世威持之不能奪也能  
 憲副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世威嘗以  
 賑饑熊持相手書求救不得遷四川參政念嵩終整  
 已投劾歸歸而薪粲不贍畊鋤自力且十年嵩敗中  
 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慶初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相徐階爲王守仁學  
 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  
 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

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  
 臺蓋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泰和羅欽順  
 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守仁辨不能  
 緝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  
 矣階不是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郎改刑部侍郎  
 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  
 乞骸歸歸而畊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云世威副使  
 江西時議請贖緩備庾賑且謂升石而徵之筐篚而  
 糜之是好國法也取盈於公府而尾閭於權門是奪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民命也纒纒千言讀之惻切至有欬以傳者通籍  
 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民處一本之  
 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得  
 之錄其精者獨証於心曰心嚴師爲師心直諒爲友  
 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權  
 貴之鄉媚竈是恥辭榮寂莫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  
 之賜祭葬贈尚書諡恭介

蔡元偉

蔡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總州受學則已有孝弟

稱久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日學當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嘉靖。卯領鄉薦。不謁有司。舌耕為養。既十年。就授羅田學。所以教士。即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用節愛為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木朝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即升堂。亦袖以出。曰。以此當嚴師良友。遷杭州府通判。入覲事竣。乞終養。家宰李默雅知元偉。命考功。懇留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擢撫州同知。頗著治績。丁外艱。喪葬。異以。學統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泉中倭棘。募建。室有考亭遺風。遂移居之。元偉學。而程朱而重躬行。其所實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點簡。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作日歷。自謙。平生名考德錄。嘗曰。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為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真胸懷。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又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博覽經史。

久之有志為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母至孝。家門凜肅。十七做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耆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並以所貸為助葬資。十九克邑諸生。徧走其州之東。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不赴會試。杜門潛修。邑令送行資。為勸駕。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鄒守益。劉陽。會有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強之。下第而還。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於天峰山。時心學盛行。學重。學統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為多。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繹。函史。諸書。皆足闡行聖賢。蒼萃古今。范涑為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厯初。祭酒趙用賢。復以為言。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私謚為文統先生。

顧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無錫人也生而沉毅迥異  
 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辨請於師曰然則親名當諱乎  
 曰然自是每遇父諱宛轉避之師喜曰此子之志卓  
 矣年十五六家貧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常至達  
 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萬  
 歷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丁父憂庚辰服闋應春官  
 試舉二甲二名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  
 浦劉庭蘭以道義相琢磨壬午調吏部汲汲以激揚  
 澄清為務丁亥大計京朝官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辛  
 自修司計所是非皆與時俗忤當路頗惡之而工部  
 何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起鳴若能去自修大當執  
 政意即與自修同去他日仍不失舊物起鳴大喜遂  
 許自修給事陳與郊承風旨並論二人抑揚其語實  
 齟齬自修而自修起鳴果並罷去憲成上言為持平  
 之論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憲成至桂陽其  
 士人皆進而問業戊子司理處州府備務教化大有  
 惠德於民己丑丁母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府壬辰計

羣吏舉憲成公廉天下司理第一尋擢吏部考功主  
 事是年詔三皇子並封憲成倡四司上言又自為書  
 貽輔臣王錫爵語並切直癸巳內計考功郎趙南星  
 一秉公正畧無瞻徇計典出輿情甚愜而憲成與李  
 元冲實左右之政府大悲遂稟旨切責南星降調去  
 憲成與元冲上疏畧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  
 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  
 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  
 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  
 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  
 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勤無徒  
 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臣等  
 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無何憲成司選  
 益以進退人才為已任而一切推用頗與政府相抵  
 牾政府大不悅遂以會推冢宰閣臣事削籍歸憲成  
 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為其次閣銓同心亦得  
 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  
 使若盡得之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與同

官留意選舉而其時銓部堂司率皆賢者一時人心庶蒸蒸不變矣然中貴人干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遂相繼逐去自憲成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為之痛惜云憲成歸以積勞成疾越數年乃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惡志道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僉佛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學

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陽明陰壞實教也其說甚詳具所著證性篇無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楊龜山先生講學處也後廢為僧舍憲成聞於當道葺楊先生祠構精舍會吳越士友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要在躬修力踐以救一時學者虛高之弊嘗曰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人以爲知言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憲成曰吾衰矣不能仕進

也。遂乞骸骨。然與時局忤甚。朝議紛紜。動以東林為口實。而黨論且大起矣。壬子以微疾逝。得年六十有三。贈太常寺卿。謚端文。憲成之學一遵洛閩。不參氏而議論醒豁。足以發明先聖之微。至其力闢姚江。尤為有功。聖道自甲午以後。見地愈卓。充養愈粹。使天假之時。殆未可量。而所遇不偶。竟齎志以歿。悲夫。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還經錄。證性編等書。行世。弟允成亦以學行風節名於時。憲成嘗稱其庶幾能見大意云。

學統

卷之四十三下附統

學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無錫人。少有異稟。言動不苟。年十九補邑諸生。萬曆壬午領鄉薦。年二十五從同里顧憲成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程朱為學的。已丑成進士。出趙南星之門。調選授行人。適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頒行。所自為書於天下。攀龍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關異說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元虛。何裨實用。高攀龍



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第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帝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澶澶數千百言語甚剴切。留中不報。論者謂二疏關係學脈。紀綱甚大。其素所蓄積已見其梗槩矣。癸巳奉使還京時。太倉相王錫爵當國。閻銓相抵牾。悟小人有附閣攻部者。攀龍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而攀龍謫尉揭陽矣。甲午赴謫。所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於途中。嚴立規程。取先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聖

學統

儒靜坐法。一。體認覺心。氣澄清有塞乎天地氣象。過汀州。憇旅舍小樓。悟程明道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纏綿。警焉斬絕。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構水居於蘇湖。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規程。是秋會蘇常諸友於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惡之旨。觀聽者踵至。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有道南祠。為宋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攀龍與顧憲成請復之。構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洗發提撕。遠近負牆者人人

得意而攀龍自敘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丁未。方信得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具困學記中。蓋攀龍自癸巳去國。至是。凡三十年矣。學益進而望益重。光宗登極。詔起謫籍諸臣。天啓元年。攀龍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事。綜理微密。耗蠹畢清。既而。口口失陷。京師震驚。攀龍以外戚中官家。皆奸細窟宅。請誅鄭養性。李如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宗伯孫慎行。追論紅丸事。下九

學統

卷之四十二 附統

聖

學統

卿科道會議。攀龍謂舊輔交結。鄭戚不知。有君持論甚峻。舊輔者。謂烏程方從哲也。諸貴戚近習。皆側目攀龍。思有以中傷之矣。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恭陳學要以立治本。疏疏內復及方鄭二氏。傳旨重處。以福清相葉向。高力持。僅得罰俸。已轉大理寺少卿。晉太僕寺卿。而講學之禁起矣。左都鄒元標。副都馮從吾。皆請告歸。攀龍曰。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還里。貽書給事中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為國

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君讐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也。居無何。卽家起刑部侍郎。疏辭不允。甲子春入都。時副都楊漣疏論魏璫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及枚卜。蓋指南樂魏廣微也。廣微恚欲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齟。其機漸惡。攀龍默爲聯絡。備極苦心。會左都缺。廷推首攀龍。時趙南星爲太宰。攀龍以門牆爲嫌。力辭之。而臺省急攀龍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攀龍。控辭不允。旣

學統 卷之四十一 下 附說

望

諸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毀鄒元標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元標等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首先毀之。東林遂爲瓦礫區矣。攀龍屏跡湖上。玩易不輟。斷橋以謝客者。逾年。丙寅春。復逮繆昌期。周宗建。攀龍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龜山先生祠。作別聖文歸。而傳吳門信頗異。攀龍微笑曰。其然乎。吾視死如歸。爾是夕家人聚酌如常。無一言及家事。第曰。鷺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前信至。攀龍整衣起。從容入書齋。作字二紙。鐫篋中。復之內寢。欵語半晌。出取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兩孫出。頃之。聲息寂然。諸子推戶入。第見一榻。楞然杳無蹤跡。發几上封視之。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則攀龍已赴水矣。時三月十七日丑時也。得年六十。

學統 卷之四十一 下 附說

望

有五懷宗登極璫誅詔褒恤東林諸臣之受禍者贈攀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諡忠憲錄其子攀龍之學以程朱為的以復性為主以知本為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為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即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聖學從窮理入故即心即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聖人因物付物是者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其開陽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為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為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為善事惡為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攀龍為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

之有家畊者之有畔宛然程朱家法也不幸沒於黨禍未究厥施惜哉攀龍於書無所不窺尤深於易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垢復諸說又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其餘著述凡二十餘種皆有關世教云

愚按有明以理學開國諸不在魯鄒洛閩之科者弗列於學官士生其間稟承功令遵守傳注無或敢騫於新奇之說以自隕越家誦法言人敦實行越自二祖以迄成宏風俗人心醇龐渾噩何其盛也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也正嘉以後新學一倡而士習大變技握靈蛇書疑載鬼優曇竺典克塞宇宙雖其間真儒間出正義相扶而極重難返遂成波靡之勢陵夷漸積至於大壞直與洪水猛獸比烈矣嗚乎學術邪正之際實世道升降之關事理較然又何疑哉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終

雜學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又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學

一

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廢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杜預之言也思之

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

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

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又曰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

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

又曰荀子恃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

之性惡

或言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朱子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言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

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

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

慾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學

二

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

明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

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

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朱子曰亦

得之

問東坡言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言性惡固不

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是要

人修身故立此說朱子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

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

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卿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

又曰。荀卿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學 三

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為偽。何其自相戾耶。

又曰。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污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污濁。爾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爾其可恃以為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

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於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於中也。

敬軒薛氏曰。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粹而王駁而霸之語。則甚當。其他猶知尊二帝三王之法。屢舉以為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之。視縱橫之徒為近醇。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與。

又曰。荀子為人。意必剛愎。拂戾。觀其書其氣象可見。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學 四

果為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又曰。知莫先於知人。荀子不取孟子子思。則是以二子為非賢也。使其見用於時。有若孟子子思。尚不為所取。則其所取者。又何等人耶。既無知人之明。而欲成治功也。難矣。

又曰。荀子以人性為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為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又曰。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矣。

又曰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苟子言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敬齋胡氏曰苟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教化爲聖人所造作僞爲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學

五

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苟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

錯

又曰荀子不知性之爲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遂以禮義教化政刑皆聖人僞爲其罪大矣蓋禮義教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卽理也真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則又曲而盡矣

又曰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

欲變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爲僞爲也

又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整庵羅氏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也苟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學

六

如蘇氏所論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爾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顛倒謬戾一至於此尚何詳畧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苟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愚按苟卿當戰國淆亂之時獨能稱述仲尼以排斥百氏意誠善矣然見道不明師心自是故其爲書皆雜引物類踏駁蔓衍務馳騁於文詞而不能一軌於義理之域方之田駢鄒衍之徒殆未見其

能遠過也。然自楊雄而下，皆推尊之，以配孟子。即震川歸氏亦以其精造，雖孟子不能過。頗咎宋儒之妄加詆黜，致後世不復知有荀氏。吁，斯亦過矣。荀子三十二篇，即所為觀學修身之說，其陋已甚。其非十二子也。至以子思孟軻為仲尼之罪人，其言曰：孟子謂人之學者，其性善，是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嗚乎！是言也，抑何

其大謬也。蓋荀卿病不知性，而既不知性，又烏知禮。既不知禮，又烏知學。則又烏知夫仲尼思孟之所以為仲尼思孟也哉。學者大本一差，無往而不見其戾。即又奚怪荀卿也。獨是荀卿之說，正與孟氏相背。殆不啻枘鑿然。而世儒顧強而同之，所謂齊孔墨而並顏跖也。此何理也。嗚乎！讀書論世，亦豈易易也哉。

學統卷之四十三終

學統卷之四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學

楊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矣。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

元本要明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問太元之作如何，程子曰：是亦贅矣。必欲撰元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元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元亦可，況一元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

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又曰楊子雲云明哲煌煌傍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  
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為全  
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

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  
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  
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  
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又曰楊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  
可也

又曰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  
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  
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楊子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又曰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於槌提仁義絕  
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  
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楊子不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學 三

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楊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  
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

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  
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  
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

又曰楊子雲作太元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  
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  
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爾惟  
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問楊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朱子曰大槩也似只  
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

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  
又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元曰潛心於淵美厥

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  
又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學 三



靜寂寞之說皆是也。

又曰某嘗說楊雄最無用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並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朋快不了決如其為人

又曰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要分作三截恐不是道理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學 四

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裡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

又曰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

問太元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時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朱子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元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元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爾

問太元如何朱子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元說得却支離太元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卮元不成物事又問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元不知太元却是學他

又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元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學 五

又曰太元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

又曰太元紀日而不紀月無望望晦朔

又曰大元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又曰太元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元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

倍法太元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元卦八十一  
元模倣周易只起數不同爾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  
太元亦得但無用爾

臨川吳氏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元易自一而二二  
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  
十四太元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  
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智力無  
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  
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學

人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元名爲  
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  
求合於歷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  
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  
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  
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敬軒薛氏曰楊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澁奇古之  
詞何耶  
又曰法言澁而晦

又曰程子曰楊子不識性更說甚道蓋道者率性之  
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  
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  
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死於其  
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  
矣

敬齋胡氏曰楊子雲之言沉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  
所守不確也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學

艾千子曰楊子太元乃勦取太初歷法銖銖尺寸陰  
用其實而別爲名以新之其文如孺子學語號嘍未  
成先儒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雖使雄而復  
生無以自解矣

愚按楊雄熱中人也生平溺志於詞章濡跡於亂  
賊又僭擬聖經不知妄作篤學體道者固如是乎  
史稱雄嘿而好深湛之思恬於勢利好古而樂道  
吾未之信也脫有之亦必外示淡靜而中懷躁競  
若老氏將取固與之術是也昌黎溫公伊川康節

諸子皆於雄節取有恕辭。獨潘氏斷之曰。心勞且拙。其殆切骨之論與。

學統卷之四十四終

學統卷之四十四 雜學

八

學統卷之四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老子

韓昌黎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官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溷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一

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瓜。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祭。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乎。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三

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口禮則口之進於國則口國之經曰口口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口口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口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四

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

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又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

又曰。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五

又曰。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又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又曰。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而老氏之言非也。與之之

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又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又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程子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

學統 卷之四十五 學 六  
宏道也。

又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譚道之極元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稔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

又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癱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嘗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學統 卷之四十五 學 七

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偏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何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譚，而非老子之

意矣。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朱子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又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

學統

卷之四十五

九

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句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若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朱子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無狀來，及至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闖闢者何也？朱子曰：如將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此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

又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學統

卷之四十五

九

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又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攬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狠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時，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

四隣儼若客。渙若水。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又曰。蘇頌濱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爾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十

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問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端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又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迨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朱子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朱子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世

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朱子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



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無故其流多人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又曰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又曰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為老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朱子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灑

又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挐畏一身

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揚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其虛繆不足稽矣

又曰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西山真氏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眾今據其易

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宣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元牝之問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為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以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五

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易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斲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

又曰、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元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耶、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耶、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五

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  
 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  
 其以名寵權利為有耶為無耶夫既酷嗜而深求之  
 是必以為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  
 有耶其視老氏之無為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  
 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何如耶此所謂欲  
 為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  
 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温以為神州陸沉百年邱墟  
 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宏景之詩有曰平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共  
 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朝陽殿化作口口官而  
 何敬容亦有江南為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  
 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  
 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  
 堯舜周孔之道為師哉  
 或問黃老清靜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  
 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  
 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曹月川曰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自身心性情之  
 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  
 宜何往而非理之所有耶彼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  
 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  
 空道理却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人事之理爾  
 敬軒薛氏曰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  
 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  
 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為一老氏謂無能生  
 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共  
 截有無為兩段故曰有無為二  
 又曰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與之極者必廢  
 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  
 欲翁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  
 固與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闖關  
 而為術也  
 又曰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元妙末則流於權術  
 又曰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

闢而爲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闢闔者以此。又曰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爲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又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又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既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先儒已辨之矣。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九

敬齋胡氏曰：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

又曰：大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說，秦愚黔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又曰：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默中，遂指爲太極，然非真物。

又曰：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元，其弄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又曰：儒者之一一於理而不爲利欲所雜，老子之一一於虛無不爲事物所雜，思慮所牽。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九

又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真道德仁義禮也。

又曰：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已，而感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鄧元錫曰古今之運猶日有中昃時有寒暑人之有生長壯老不可得而反也三皇之道治中口治之始也譬父母於乳子乎乳哺之而已訶禁提撕舉無所於用何則其智識固未開也比其稍長不授之常生之業修之人道之矩必且蹶不振矣老莊之學欲宗黃炎之道以易世是猶於昏旦而求曙於日中而寢也不至於蕩敗無制勢固不止故無為自化無事自靜無欲自正雖天德王道之本而禮樂仁義其所恃以無為無欲者如之何槌提而滅絕之也且夫牛馬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三

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而人亦天也今曰伯樂善治馬而馬之死者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棄之無所用也不獨廢伯樂亦且廢馬且其稱上古之同德也貴無為也將能不織而衣畊而食乎織必刈麻泉畊必抽茨棘必且服牛必且破塊亦烏在其不失性也且夫天地設五氣而後萬物生聖者官三才府六物而後萬國益彼盜跖陳恒者盜天地之形聖者之法而逆用之則聖人死而天地不官之効也今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培擊聖人縱

舍盜賊而後可凡此人物孰生孰形亦且將仰射天俯決地而後可乎且跖恒盜聖法於千載之後縱不培擊乃欲追聖者於數千載之前而培擊之亦何異即未孫之桀紂而蔽罪於湯武矣堯舜周孔者代天工生民非以為勞也今比堯於軹夫比舜於卷婁比孔於天戮比仁義是非於天戮天剿也而欲縱其心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夫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又何足以域世也不為申商斯高勢固不止矣故剖斗折衡爭乃滋起殫殘聖法亂乃滋章擢六律滅章采將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三

益淫滯滑亂其聰明而又何舍乎惡智之鑿而鑿其智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域是亦好智之過也高景逸曰夫子謂老子曰烏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天不可見見之於時行物生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於淵入於雲在於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庸心矣他日子夏論及於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子曰然吾昔聞之於老聃子夏出曰論則美矣非世

之所急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其所能，繇此觀之。聖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皆在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即以不可者逃之。其誰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猶龍一語之微而婉也。愚按：自開闢來，歷羲農以訖姬孔，宇宙間惟有儒爾。老氏出而異學始作，備焉。楊朱莊周列禦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數傳，而汗漉若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要其所爭差，則一有一無之間而已。儒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三

極是合有無而一之也。合有無而一舉天下之至無，皆天下之至有矣。老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分有無而二之也。分有無而二舉天下之至有，皆天下之至無矣。至有則至實，而虛無即在其中。至無則至虛，而實有乃在其外。孔老之分如是而已。故老氏之學，以事為幻，以物為粗，以元虛為妙用。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

魏而降時，君世主往往篤好之，而謬悠迂怪之士，溺其荒誕樂其放恣，輒相習以成尚，其為說也愈變愈弊，愈差愈遠。如為長生為方藥為陰謀為刑名慘刻為縱橫捭闔為符咒幻術為放蕩為清譚為禪宗寂滅大率皆無之一言為之，鵠而盪其波也。其於吾儒也，或竄入其中，或駕出其上，或時為三教或混為一家，而老氏遂為萬世異端之鼻祖矣。嗚乎！老氏之弊可勝述哉！陋哉！葛充之言曰：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三

地終始不可稱載，與大道而倫化為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三光特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宏，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又曰：道德二篇，天人自然經也。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元人，靜思期真，則眾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益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嗚乎！

元○之○言○亦○荒○唐○甚○矣○元○者○所○謂○太○極○左○仙○公○是○也○  
自○餘○箋○註○道○德○經○者○不○啻○千○百○家○其○稱○述○老○氏○大○  
率○類○此○鳴○乎○此○亦○何○難○於○致○辨○而○往○往○大○惑○不○能○  
解○則○何○也○

學統卷之四十五

學統

卷之四十五

異學

三

學統卷之四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  
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邱○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  
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  
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  
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

學統

卷之四十六

異學

一

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又○曰○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須○看○  
莊○子○為○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  
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  
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  
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  
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  
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  
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  
較穩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  
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  
亦只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朱子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  
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  
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

學統

卷之四十六 異學

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問如今看許行之說  
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  
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  
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  
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  
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  
要答話皆是此意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  
好朱子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

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  
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  
又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  
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  
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  
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  
子所謂閃爍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  
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惟能不大  
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

學統

卷之四十六 異學

三

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  
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  
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  
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  
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  
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  
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  
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  
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



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爾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爾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

學統

卷之四十六

異學

四

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又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又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此曰老子極勞攘莊子

得此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刻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朱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又曰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

學統

卷之四十六

異學

五

來處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

敬軒薛氏曰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又曰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莊周有之其不恭莫大焉敬齋胡氏曰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為夫道理

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已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冲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為非聖人真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為聖人亦自然無為其說似是非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

學統

卷之四十六

異學

六

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為可乎但一出於真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為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為愛義以為制禮以為秩智以為鑑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為可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為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冲漠虛靜以為無為也又曰莊周所謂自治只是存得自己一箇神氣道理已離了

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却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又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在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又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莊周付之自然不管著他則與天地萬物隔絕分為二體矣

愚按老氏之有莊周猶孔子之有孟軻也周於學無所不闕而要歸本於老氏著書十餘萬言寓言

學統

卷之四十六

異學

七

十九重言十七大抵皆卮言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卮言為曼衍沈洋恣肆以自適其作漁父盜跖胠篋發冢等篇以詆訾孔子之徒明老子之術所稱畏累瓦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若周者殆所謂大不敬略無忌憚者與周本老氏而後世清談禪宗之弊又本於周嗚乎異教之興也有自來矣或曰列稍前於莊莊生著書頗摭摭其語嘗曰先有作者蓋指列也而列之生生形形化化等語卽佛氏亦多用之雖然南華與道德殆

譁世之尤者冲虛經較差平淡云

學統卷之四十六終

學統

卷之四十六 異學

八

學統卷之四十七

異學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楊子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又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程子曰楊氏為我疑於義

朱子曰為我害仁

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己列子稱其言

學統

卷之四十七 異學

一

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

不與也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

又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子之學如今道流修煉

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道

遙物外僅足其身爾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

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

逍遙物外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

整不相侵越微似義爾然終不似也

又曰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簣接輿之徒是也然惟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

又曰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又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

學統卷之四十七 異學

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又曰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口口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

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

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然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

之義故無君敬軒薛氏曰春秋時有五霸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愚按楊朱嘗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故不為名所勸不為形所役又曰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專愛嗇以自務又曰舜天人之窮毒者也禹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天民之遑遽者也四聖雖

學統卷之四十七 異學

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桀天民之逸蕩者也紂天民之放縱者也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蓋朱學於老氏者也故禽子嘗謂朱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而列莊之書並頗稱引其說孟子則斥之曰無君曰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所以闢之者至矣然則孟子亦何嘗不闢老氏之學哉知孟子未嘗不闢老則知周元公未嘗不闢佛也

學統卷之四十七終



學統卷之四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墨子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又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又曰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學統

卷之四十八 異學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但

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

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

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

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

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

失之

又曰墨氏兼愛疑於仁

朱子曰兼愛害義

又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

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朱子曰人也只孝得一

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

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

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疎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

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

學統

卷之四十八 異學

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又曰墨氏見世間入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

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

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

他人也此便是無父

新安陳氏曰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

義

西山真氏曰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

乎仁然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

無異眾人故無父

敬軒薛氏曰史記日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愚按墨子兼愛上中下三篇大意謂察亂之所自

起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視人之室若其室

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

人國若其國誰攻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

盜賊無有則天下治墨氏之意如此而孟子闢之

為無父蓋謂其流弊之必至于此爾然墨氏非儒

篇詆毀孔子至以為汙邪詐偽則其罪有不容於

學統卷之四十八 異學

誅者矣顧非儒之謬人所知也兼愛之弊人未必

知也孟子不闢非儒而闢兼愛指其隱而難見者

以示人其用心良苦哉又按墨氏泛愛兼利而非

闢其道不怒佛氏大悲類之然則孟子之直而見

道不為過矣

學統卷之四十八

學統 卷四八 卷四九

學統卷之四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栳也以人性為仁義猶

以杞柳為栝栳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

栳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栳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栝栳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學統卷之四十九 異學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

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

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

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

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學統

卷之四十九 異學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學統

卷之四十九 異學

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固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子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又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抑他方善。

又曰性猶湍水。是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又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

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

學統

卷之四十九 異學

四

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又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數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旨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平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卽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

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學統

卷之四十九 異學

五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故孟子力折之。



又曰告子云仁義猶栢椹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爾

又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龕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學統 卷之四十九 異學 六

又曰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

又曰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

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又曰孟子知言養氣所以為不動心之本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又曰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學統 卷之四十九 異學 七

又曰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又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

不嫌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又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又曰。孟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學統

卷之四十九 異學

八

又曰。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

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偽。

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存。而人欲莫遏矣。

學統

卷之四十九 異學

九

又曰。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不得於言。卽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卽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而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勉齋黃氏曰告子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為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敬軒薛氏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為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

又曰告子全不識性

顧涇陽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

學統

卷之四十九 異學

十一

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涇陽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

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裏面的又曰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栝捲之意爾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栝捲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拘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栝捲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又曰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

學統

卷之四十九 異學

十一

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為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為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又曰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

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認。源。頭。處。差。爾。  
又。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却。要。知。言。告。  
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却。要。養。氣。告。子。不。論。  
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  
今。人。只。要。掃。去。求。字。正。告。子。一。脈。却。不。肯。認。做。不。得。  
此。又。出。告。子。下。矣。

或。問。有。命。有。性。二。條。涇。陽。曰。此。為。告。子。而。發。總。之。是。  
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  
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

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  
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  
是明性善。

又曰。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  
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  
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為世之狗生者。開自便之  
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  
天理之上。適為世之談空者。開元妙之門。幾何不辜。

天下而禍性也。孟子曰。擊心惻。悉力推敲。其所主張  
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為真  
者。究竟非真。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  
使彼知向之認。以為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  
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揚  
諸人。猶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日。人人  
愛說無善無惡。至強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  
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為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  
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實安排甚矣。尚可與論性

乎。

又曰。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  
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  
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看孔子。豈不是古今  
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  
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  
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  
此。只有告子容易。却又差。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

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為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  
 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涇陽曰君謂  
 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箇  
 來脉矣君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  
 不勉而已乎當必有箇落脉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脉曰中曰得是落脉要而言之  
 來脉處即落脉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著來脉方  
 好入脚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強得向落脉上勘  
 明方好駐脚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  
 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箇聖人無  
 論孟子即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諸  
 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  
 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爾由此觀之君將就不  
 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  
 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一  
 加推敲也  
 問告子所謂強持者乎高景逸曰他也不強持他

是自然底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  
 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又曰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惟形氣殊是以有偏全  
 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為理又不可告子生  
 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  
 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  
 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器為道也  
 愚按告子之以生之謂性而取喻於杞柳桮棬也  
 即佛氏作用是性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不礙  
 可也所謂狗子亦有佛性是也告子之以性為無  
 善無不善而取喻於湍水也即佛氏無淨無垢非  
 空非色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無著可也所謂  
 圓頓大解脫是也告子之不得於言與心勿求於  
 心與氣也即佛氏言思路絕等說也充斯說也雖  
 一切斷滅可也所謂不起絲毫現心無相光中  
 常自在是也由數說觀之告子而非禪宗也吾不

信矣。晦翁以象山爲朱之告子，愚亦以姚江爲明之告子。

學統卷之四十九終

學統

卷之四十九

經學

三

學統卷之五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道家

漢成帝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諫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

學統

卷之五十

經學

三

景覽觀縣圖浮遊蓬萊，研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

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人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人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祭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翰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二

及物目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

母令姦人有以窺朝者帝善其言

唐中宗時有鄭普思者以幻術依鬼神為姦見親幸

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邇也其言誑

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

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

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

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

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

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帝不省

元宗時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奏皇室仙系宜修崇

請於昭應縣南山頂置天華上官露臺祠天地婆娑

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於縣東義

扶谷故湫置龍堂許之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

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虐其主則非

神昨蝨賊作孽水旱為災徧於王畿而臣縣最苦則

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列祀之哉

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三

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

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又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

之說走南畝之夫殺東鄰之牛而糞非妄之福哉且

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宗廟之靈

將等以親踈較以厚薄其何辭以對天地婆娑言其

不經上天震怒貽瀆褻之責又何辭以解夫湫者龍

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

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而祠之人且怨

矣神何歆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彝典官有常禮

其來已久。宜並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爲之役哉。彼方士者。直以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祠祭則受賑。在勢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而不悟人神胥怨。災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也。臣願沉鄴縣之巫。所興兩祠。以權宜停訖。帝從其言。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

字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四

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帝不省。元和十三年。憲宗信方士柳泌。采藥服食。爲長生以泌爲台州刺史。起居舍人裴麟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是也。則必有道矣。自去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仙。臣竊以爲天下真有仙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侯甸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驚衆者。皆不軌狗利之人。不可信也。況藥以已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

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令獻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卽眞僞辨矣。帝怒。謫麟江陵令。而帝竟以服丹燥發崩。韓昌黎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五

以昔有各。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齒。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州。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道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二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食柳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



者也。○斲○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天○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乎○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宋祥符中天子用王欽若言行封禪迎天書作玉清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六

昭應官以宰相兼官使時羣臣爭奏符瑞希帝意待制孫奭疏言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事神神何享焉又言今野雕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霜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祇自誣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惟陛下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奭曰天何言哉安有書也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

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所為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朱子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為清靜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怡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朱子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

乃陽平治都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

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為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

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

得雨自先不信

又曰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

却去做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

悉為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

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七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七

又曰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稜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氏作儲祥官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又曰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人

又曰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說名狹戶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元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元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為元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元武為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見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

故遂封為真君云。

又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又曰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為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為我之學。

又曰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間劍化作已。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劍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子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九

西山真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為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為。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為妖妄。盡斥罷之。其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又曰谷永諫成帝一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

武帝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  
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  
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  
而有秋冬焉。且晝不能常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  
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  
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萬物之情  
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  
地間。是亦一物爾。而為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  
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楊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十

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  
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  
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  
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又曰。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  
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  
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官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  
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  
之。上書證明其事。魏主遂信之。謙之奏作靜輪官。必

令其高不聞鷄犬。以上接天神。浩勸魏主從之。功費  
萬計。經年不成。夫魏燾。口口之君。其為異教所惑。不  
足責也。崔浩名為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休於一  
道士之言。以譏妄為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  
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  
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象垂然。非有  
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燦然辭旨深妙。此又  
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為其能言耶。至  
於信謙之之說。作官以上接天神。尤為愚誕。夫天非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十一

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  
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衍  
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  
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  
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  
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觀其儀觀。或受  
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夫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  
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  
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也。

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儼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音覩儀觀，受符契而遊行，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又曰：唐憲宗好神仙，溺於方士，其時若李藩之對裴憐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為藥所誤者多矣。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七

敬軒薛氏曰：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為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又曰：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耶？

又曰：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

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又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為言語，耶以作為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又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又曰：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七

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爾人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

敬齋胡氏曰：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為學者心術之害。

又曰：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用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又曰：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

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明宏治中有旨撰三清樂章閣學士徐溥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犢牲席不過藁秣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為非經況三清說尤邪妄謂天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邪說俚曲誠非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十四

欲令謨議政事涵養化原弼正違失非欲其媵阿順旨為容悅也帝嘉納後禮官倪岳覆議釐正祀典疏曰按釋迦牟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本性為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為千百萬億化身其成果為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並列之既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真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並列而為三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

之上歷代倣沿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為不經者一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星在紫微垣為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之所宗於天文為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所報而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官况雷於中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

學統 卷之五十一 十五

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唐元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真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為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

目其衆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峰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敕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蟪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蟪乃凡蛇爾宋天慶觀有蛇見怪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額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六

顯捕而醮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之靈歷代崇祀然東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元武神也元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元祖諱改稱真武而圖誌乃云真武爲樂清王太子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

當山修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良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嚴祀純皇帝常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善賚詣武當安奉不過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熒惑聖聽改建顯佑官居之使其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元武有神胡宐容此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真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真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七

宣德中有金封建木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宮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謾如此近禱雨賜杏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玉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者也嘗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之福州宋賜名洪恩靈濟官永樂中文皇帝不豫禱於宮而愈加封真人已封真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

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為已泰又舉其兄弟並稱上帝蓋甚僭矣況所謂神父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況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黷諸俱合罷免詔需後

宏治十四年郊禮成賜慶成宴真人張元慶失不與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學

六

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爵出於口元其先始於東漢黃巾餘賊以五斗米妖術誘眾曹操釋不種誅得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衰尚鬼始有賜先生號者理宗賚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常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為問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口人好鬼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册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為鄉人尊信頌共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

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為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為信召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胎愕曾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額巨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詭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二品世襲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元慶之父元吉姦淫兇暴為族人訐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學

九

奏法司當其罪至極刑憲宗皇帝宥成邊元慶擬流其後幸脫營襲爵不改益甚今足覺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損皇威凌轅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邪術其初所為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清虛寡慾齋精養神故祈禱之間或有小驗而然今元慶淫酗衰穢塊然無能匪直人惡抑且神怒眾人不知妄相聽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赴亦已過矣乞下臣章會議劾元慶不敬之罪革其濫爵逐徒眾歸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

所爲出尋常萬萬萬世幸甚元慶能爲詛祝所與禍崇願加臣身臣死無悔旨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幸閣學士會疏言祖宗經筵日講外召儒臣諮訪政事以成就聖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四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闕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固其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發殺身今上清龍虎官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燬於火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手

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誣罔天下幸甚會廣事敗飲鴆死

世宗末年退西苑篤意元修日嚴齋醮禱祠之事方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大被恩遇戶部主事海瑞上疏極諫略曰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啟聖之祠瘞斥元日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乃陛下銳精未久妄念

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元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官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并屢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劫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陛下過舉羣臣諂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官工部則極力經營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手

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詬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蹊行



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元○修○多○年○廢○有○一○獲○左○  
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  
可○見○矣○陛○下○誠○翻○然○悟○悔○日○且○視○朝○與○輔○宰○九○卿○侍○  
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使○諸○臣○  
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明○良○喜○起○吁○咈○都○俞○如○天○運○  
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為○之○恭○也○天○地○萬○物○合○  
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浹○薰○為○太○和○陛○下○性○中○  
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  
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三

與○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  
得○大○臣○持○祿○外○為○諛○小○臣○畏○罪○面○為○順○君○道○不○正○臣○  
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  
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怒○下○瑞○獄○  
整○菴○羅○氏○曰○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  
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  
老○子○無○疑○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將○六○十○四○卦○翻○出○許○多○說○話○直○  
是○巧○其○實○一○字○也○無○所○用○故○有○教○外○別○傳○之○說○後○來○

張○平○叔○說○得○亦○自○分○明○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  
人○須○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為○可○笑○其○肯○留○意○  
於○此○乎○然○朱○子○之○考○訂○此○書○與○註○楚○辭○一○意○蓋○當○其○  
時○其○所○感○者○深○矣○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仙○家○妙○旨○無○出○參○同○契○一○書○然○須○讀○悟○真○篇○首○  
尾○貫○通○而○無○所○遺○方○是○究○竟○處○也○悟○真○篇○本○是○發○明○  
仙○家○事○末○乃○致○意○於○禪○其○必○有○說○矣○然○使○真○能○到○得○  
究○竟○處○果○何○用○乎○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三

早○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為○吾○黨○告○也○天○  
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為○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  
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載○脊○  
及○溺○當○誰○咎○哉○  
又○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  
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為○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  
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等○  
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  
三○清○之○列○以○為○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

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禳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學。經卷之五十 異學 取道陵輩之講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鄧元錫曰。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昃。造化未有居其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而無死。神農氏不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黃帝堯舜氏不得作矣。而黃帝塚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霸焉而死。死者人所必有也。不可推移。奈之何。仁義不修。孝弟不立。而云爲長生也。甚矣人之無

厭也。其無厭也。以有貪也。其有貪也。以有感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轉相講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愈深。則其誑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爲貪。惑者忘其爲惑。而誑者亦且忘其爲誑。蓋至於忘其爲誕。而訛傳妄踵。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從之。於是。有變現恍惚之妖。有遐登冲舉之事。其爲說。牢不可破。而其爲蔽。膠不可解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遠遯未論。卽距

學統 卷之五十 異學 今三五百年。若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事露者。往往而是。至不可勝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愚按道家書。自前代隆萬間。博搜都集。頒之海內。官觀所謂道藏者是也。其爲洞有三。一洞真部。則無上元始天尊所出。號洞真經。而爲大乘上法。所云九聖之道也。一洞元部。則三界醫王太上道君所出。號洞元經。而爲中乘中法。所云九真之道也。一洞神部。則十方道師太上老君所出。號洞神經。

而為小乘初法。所云九仙之道也。每洞各分為十二類。各以其所流演者件繫之。一曰本文。即三元八會長行緣起為經教之本之類。二曰神符。即龍章鳳篆靈跡符書之類。三曰玉訣。如河上公注釋道德解金書之類。四曰靈圖。如含景五帝之象圖。局三一之形之類。五曰譜錄。如生神章所述三君本行所陳五帝示形之類。六曰戒律。如防止六情十惡之類。七曰威儀。如齋法典式請經軌儀之類。八曰方法。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策役鬼神祈禱。

學統

卷之五十 異學

三

兩賜濟幽度顯之類。九曰衆術。如變丹煉石化形隱景陰陽術數藥餌導養之類。十曰記傳。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類。十一曰讚頌。如九天舊章之類。十二曰表奏。如六齋啟頭三會請謁之類。又每洞各有輔。在洞真者曰太元部。在洞元者曰太平部。在洞神者曰太清部。又有所謂正一部者。通貫已上諸部而會歸於一。故曰正一焉。合而計之。三洞四輔七部五千四十八卷。舉數千年來丹經仙籙。蓋云彙矣。間嘗披而閱之。彼其所為精而奧者。

乃在道德南華冲虛至德等經。時則有若河上公嚴君平葛元郭象成元英王弼唐明皇宋徽宗呂惠卿蘇轍王雱及瑩蟾子碧虛子廣成子抱一子之徒。相與箋疏注解。奉為元門鼻祖。而世之羽人簪客。往往不能涉其津涯。觸其藩籬。晉魏齊梁間。轉而竄入宗門。陰資棒喝。蓋老氏之所有者。佛氏得竊而有之。自餘黃冶變現符咒驅壓崇禳科儀之屬。則又皆鄙俚荒誕。學士大夫所不譚。而或者以此規道家之衰。以愚觀之。秦皇漢武而後。星冠絳衣之子。所在而有。亦何嘗不張皇劍履。誑誘愚民。世主時宰。往往一溺其術。遂足以流數世之毒。嗚乎。金泥玉檢。皆妖魔也。洞籙雲笈。皆狐魅也。上下宇宙。日往月來。烏用此太上老君與所云靈寶大法師為哉。愚方慮其興。冀其絕。而奈何惜其或衰也。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其先獲我心矣。其先獲我心矣。

學統卷之五十終

學統卷之五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釋氏

唐太宗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口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啟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口神羌戎亂口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蕭瑀以謂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於空桑而遵無父之教乎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佛教至元妙卿何不悟其理

奕對曰佛乃口中桀黠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邪僻之人用老莊元言傳益之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奕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憲宗惑於宰相元載王縉輩報應之言深信佛法鳳翔法門寺塔相傳有佛指骨特迎致之留禁中三日歷送京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後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佛者口口之一法爾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爾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  
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  
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  
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陛  
下神聖。英武千百年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  
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祖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三

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  
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  
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遙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  
不惑於佛。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  
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  
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  
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  
諸寺。必有斷臂斲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  
方。非細事也。夫佛本□□之人。與□國言語不通。亦

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  
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  
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  
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  
已久。枯朽之骨。肉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  
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  
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  
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  
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四

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  
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表上謫刺潮州。

宋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  
有光怪。將復建塔。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  
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陲用兵。國力竭  
矣。陛下當勤勞罪已。以憂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  
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為神耶。則本瘞土中。

火不能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耶。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況凡腐草朽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蔡襄亦言事得寢。

歐陽永叔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佛爲□□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之衰。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五

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克。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又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並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

何也。彼誠壯俊。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程子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

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間無適而非道。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六

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非道者。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遺四大。其去道也遠矣。

又曰。佛有箇覺之理。是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要之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吾道則不然。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有加損。則非道也。又曰。佛務上達。無所事下。學要之下。學蔑矣。其上達。又安有是也。此徹上徹下之理。有間則非道。

韓持國學佛法以謂山河大地皆幻妄而本覺真性無所事修治為也程子謂之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孔子之道如日星忠門人未能盡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白矣豈幻妄哉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即當敬以治之當修治而修治義也不當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為無事修治則過矣持國云道無真偽程子曰不若言是者為真非者為偽之為確也持國論克復云道何克之有程子曰公之言道也克已復禮所以為道也自非克已何以體道然公言克非是道亦道也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克復以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

或謂釋氏地獄之設乃佛為下根說怖之令為善爾庸何傷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然且不化安有立偽教而能化人者

又曰佛氏於陰陽晝夜死生古今闇如也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可乎

陳經正云以貴一所見盈天下皆我不復知此身之為我程子晒之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馬理云理今有一奇特事問之曰每夜坐室中有光程子曰某亦有一奇事理請問曰每食必飽

又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苟必盡窮其說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其心固已化而為口矣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

又曰佛設教如此其心謂何試觀其外人倫遺事物難為取其心有是心此有是迹也

又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張橫渠曰釋氏不知天命而妄意天性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也則歸之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夫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八

是以語大語小流通而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理有未窮謂之盡性可乎理性未之窮未之盡謂之無不知可乎又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又曰自佛說熾行世之儒者未嘗窺聖學之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而不振以是天下無智愚善惡男女臧獲靡然而信之雖有英才間氣生於其間少則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九  
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真然被聖莫自知覺成以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也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惑德所以亂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而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畢出於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於此矣噫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而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致堂胡氏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浹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為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耶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廣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虻為比則廣大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十  
慈悲又安在哉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



咒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爻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大誓語可笑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做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注

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摩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爾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爾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又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謫誕者攘莊

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為十八戒初問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摩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没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注

又曰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靜經又却偷佛家言語全做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即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字說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靜經中偷此句意思却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不會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

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又曰。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十三

這一般道理。來及達摩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

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又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國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十四

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行。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墨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摩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為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

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污宐乎攻之而不勝也。

又曰：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覆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傾烏有此理。

又曰：楞嚴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惟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五

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脫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楊雄太元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摩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

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何。何人才聰明，便被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若不為僧，必作大賊矣。

又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閭閻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六

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為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又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灑廣濶。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因說莊子說得更廣濶，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為害更大。在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朱子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

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會掛著一條絲。若老氏猶謂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元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

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朱子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却道不會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却

學統 卷之五十一 釋學 七  
道不會掛著一條絲。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又曰。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又曰。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

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

又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又曰。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

學統 卷之五十一 釋學 七  
妄見得爲已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

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挑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是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問。釋氏何故只說空。朱子曰。他說元空。又說真空。元

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畧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為幻。老氏又却說及下截。朱子曰。老氏勝。

又曰。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至道。

又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爾。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又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

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又曰。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不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麝。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二

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又曰。或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又曰。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又曰。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

去了。

又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理會。

又曰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朱子曰未須理會自家身已分若知得真則其偽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又曰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

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却與釋氏同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又曰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又曰儒者見道品節燦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為空為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朱子曰惟其無理是以為空他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

朱子問衆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或就問曰莫是無這理曰無理煞害事。

又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

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又曰佛氏只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克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朱子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違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

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

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曰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柴點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

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

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觔乾矢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曰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夫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

卷之五十一 異學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有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又曰釋氏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外別有何法只是釋氏沒道理自呀將去

或言釋氏之徒為學精專朱子曰便是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甚次第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朱子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

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且晝之所爲。曰吾儒何不做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慎恐懼。乎不視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欄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地步濶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

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朱子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於佛氏相

似佛氏只是磨擦得這心極精細。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原不會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識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

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聽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

管。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

籠糙。爾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



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朱子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某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為意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為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三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

又曰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於下面著箇恭敬忠只說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

又曰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

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為所不當為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為尸立之理當如齊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

又曰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這理故孝也得不得不孝也得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天

又曰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云云此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提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道妙用運水搬柴以此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

問釋氏作用是性朱子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他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三

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濶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濶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曰佛家說會萬物於一已若曉得這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又曰佛氏見影朝說這箇暮說這箇至於萬理錯綜如此却都不知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三

又曰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又曰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或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即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即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爲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

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或云于頔在傳燈錄為法嗣。可見曰然。

又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那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加增。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咒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爾。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三

又曰佛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絃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莊之意。後來達摩出來。一齊掃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又曰達摩未來中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問心經如何。朱子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

爾大抵只是要勸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之類。皆然。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底亂道。問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為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三

又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點者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又曰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引去了。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往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

不應住法王心不應色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  
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  
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  
衆生之心人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  
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  
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  
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  
之只是說箇無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  
人何爲好之之篤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  
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問只爲他大本不  
立故偏了曰真所謂說淫邪遁蓋說者是他合下見  
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  
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說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  
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  
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  
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

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  
去不得知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  
窮初只是說說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  
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  
故於大本不立也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  
一貫會了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問遺  
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某  
於此未安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  
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  
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  
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云只無義以方外則連  
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  
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  
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  
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  
了  
又曰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

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時一咒其餘皆是文章之士添底

又曰楞嚴經本只是咒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咒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譯所以有咒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咒以禁之咒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咒如叱喝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又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又曰傳燈錄極極蓋真宗時一僧做止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又曰釋氏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且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摩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如乾矢橛栢樹子之類只是胡鵲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道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為禪不悟者為顛雖為禪亦

蹉了蹊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哀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既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問病翁墓志中說官莆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座死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握不臥牀席爾別無他說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又曰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劬乾矢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想量這一路專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見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朱子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

於此曉得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問圭峯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七

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果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

不相應。爾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又曰。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只是將此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

又曰。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

又曰。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七

又曰。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却是法門也。問釋氏因緣之說。朱子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曰。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又曰。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

真慈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朱子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又曰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為坐亡立脫之

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為膏液散為珠璣以驚動

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問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朱子曰此未必有便有

只是妖怪

又曰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

此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罌處朱子曰此便是說輪

迴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朱子曰此只是偷生奪

陰之說爾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

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血陰他

說傾此於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

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

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

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

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如橫渠說形潰

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

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

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

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

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

為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

來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問輪迴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朱子曰自漢書載鬼處

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温公謂吾欲扶教爾

温公也看不破只是硬恁地說某云或傳范淳夫是

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

至今為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他

又有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

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

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

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問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廟。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廟。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聖

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簣鼓。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又曰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又曰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虫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虫。如蛇蟻而

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爾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爾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又曰王質不敬其父母。云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玉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未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

又曰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僞。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聖



滅絕人倫。三是逕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朱子曰。未須如此立論。一日因某解物則語及釋氏。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之。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

學說 卷之五十一 異學 星

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摩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而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濶。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元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元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

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離了。都不說時。雖是掉離。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將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

學說 卷之五十一 異學 星

他底低。

問士大夫未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朱子曰：「不會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為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元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為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疎畧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程

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又曰：「老氏見得鄒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又曰：「老氏鄒清高佛氏，乃為進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譚，如杲老與中貴權」

要及士大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杲老與湯張皆好，杲老乃是禪家之俠。

又曰：「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人之卑陋乃如此。」

又曰：「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賊出蓋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譚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為多，其後達摩來又說禪，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異

空假之中，唐人多說假。

問胡僧不能害傳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朱子曰：「是他心不動。」

又曰：「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為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譚，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說，傳奕亦嘗如」

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佛教者。然實謬為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人平日所為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為學佛之効。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爾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爾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是不以為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偽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隄事人。故意攤賊爾。

又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爾釋氏自謂識心

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為其於性與用。分為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雖功用克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為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又曰。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為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為辨。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

又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其之。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為洛學。某向見光老。示及其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

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已使。

又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拘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

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爾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宜煩毋畧宜下毋高宜淺毋深宜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卓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

又答汪尚書書曰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窮矣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

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  
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  
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  
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  
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  
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又荅汪尚書書曰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論亦  
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  
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至

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  
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  
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  
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  
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  
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僥倖其萬一也然則何  
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不必以不可  
倘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詞也不可云者有審  
之詞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荅張欽夫書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  
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  
準則書所謂天秩天敘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  
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如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  
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  
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禮乎且如釋氏  
拳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  
而卒不可與人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  
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至

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謂心無時不虛熹以  
為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  
安能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  
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  
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  
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  
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  
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  
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爾似不為識此心發也

若能常操而存。則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此心無時不存矣。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鶩。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爾。

又答張欽夫書曰。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爾。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

又答張欽夫書曰。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左右逃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

與張敬夫書曰。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卷

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答許順之書曰。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的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氣象。大相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謬以千里處。望吾友更深思之。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卷

答連嵩卿書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

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點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元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石子重書曰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爾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

學統 卷之五十一 吳學 聖

不使其散漫走作爾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意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又答石子重書曰口之於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槩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搬柴之說

答陳明仲書曰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熟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為障而兀

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聖人以仁為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為證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為重爾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學統 卷之五十一 吳學 聖

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假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

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意所疑處若使釋氏果然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怨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工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

學統

卷之五十一

學

五

一節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無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

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廖子晦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爾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大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似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爾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論之云然後爲得也必如此云則是涵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欲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慮混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爾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

學統

卷之五十一

學

五



微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又答廖子。謂書曰。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爾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知。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握。要當在目前。以為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已。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

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捉。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像。之。爾。是。也。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

卷之五十一 異學 李

答汪太初書曰。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偏。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元。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僥。倖。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

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始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障於此者也

答詹兼善書曰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爾

卷之五十一 異學 空

答潘恭叔書曰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爲常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卽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言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答何季隨書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恐記錄者有誤要知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會仔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

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爾

答傅子淵書曰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一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澁濃郁之意荆妙所謂有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畧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答吳斗南書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

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

以窮理而已參前倚後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忿不念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爾如言見堯於羹見舜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

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答陳衛道書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奎

又答陳衛道書曰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則具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爾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爾只如

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填補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籠侗底影象來此單占真實地位也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籠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奎

見如此幸試思之  
答何叔京書曰潘君之論異乎吾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與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

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言乃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爾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爲王者。尤爲誣誕無稽。大槩本不是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畧言之。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答汪叔畊書曰。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昔形遂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真來世其言可。晦反覆。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已意。輕爲之說。是以不

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爾不欺論中所談。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接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答許生書曰。來喻謂讀書。遂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夫讀書。不末文意。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其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西山真氏曰。按漢永平初。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

潔齋修觀而已。英尊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  
帝始立廟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而五口之君  
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  
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  
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  
自承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又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  
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厮役。其可謂卑  
佞之極矣。殫國府藏。糜民膏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尊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七

奉之極矣。以蔬茹麩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  
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及逆  
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  
嘗論之。使僊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  
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  
明矣。縱求而得之。戎狄荒幻之教。不可以治中。夏山  
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耶。漢武貪僊。  
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  
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

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棄  
裳而去之。庶乎為真學佛者。而帝也。既以篡弒取公  
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  
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捨者  
乎。釋服入道。既可徹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  
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

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禽獸比。而連年  
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  
眾。而魚鼈之曾不少郵。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八

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  
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  
終引賊以覆宗祏。若綸若繹。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  
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方其弟兄相仇。叔  
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  
氏以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  
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  
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雜於分外之教。必本仁義。以  
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又曰按唐代宗以佛言報應爲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值必以勸善勸淫虧盈益謙之理及復啓告使人主慄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強於修德元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爲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愆德焉繼世之君克已勵善者少恣情恃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治之道不在修德而在於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蠱於內楊李賊於外醞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推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固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矣

此

朝恩所忌載等以郤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資移瓜牙之功歸髡彫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而已爾其後我朝舉兵南伐虜主李煜亦祖提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爲千載之戒哉

又曰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爲之者也故韓愈佛骨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僊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耶

金仁山曰佛氏之說比告子更精神然佛氏如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終不可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此

學統卷之五十一終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學統卷之五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釋氏

曹月川曰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且晝之必然也。安有死而復生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不已而為輪迴哉。

又曰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謂此心方其寂然不動而民彝物則燦然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具備於中及感而遂通則範圍之而不出乎一心。酬酢之而乃通乎萬變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又何往非心之感耶。彼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虛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真體以天地萬物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去了一歸於真空爾此等之教不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又將何以有實事乎。

敬軒薛氏曰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又曰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為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實

又曰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此故其言誕妄。

又曰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為有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生死之說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人爾安能以已散者為禍福耶舉前古為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又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為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又曰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又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又曰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又曰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已者便是

又曰自有天地即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耶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三代之世又何為不出耶果非耶

何其既出而好之者衆耶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靡所缺既盛而前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而至耶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耶余皆不知其故

也。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

釋氏乃使人禿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又曰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又曰釋氏逃世滅倫以為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以為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又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爾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

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豈有是理耶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又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

忤耶

又曰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

又曰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

又曰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



滅絕者也。極其論聲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所無者而誇耀之，何耶？

又曰：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又曰：中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四

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又曰：道無有不到處，亦無有間斷處。釋氏出家修行，是有不到處，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間斷處，又焉得為道乎？

又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又曰：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侈言。

之何耶？

又曰：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特一偏空說，舉前古之人皆為所惑，何哉？

又曰：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為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為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又曰：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五

又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超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明成化初，以太后誕辰建齋醮禮部尚書姚夔率大臣釀錢具辦香期赴壇助禱，祠給事中張宣上疏曰：

釋老之教，遠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寢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補，較然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

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此爲之經者也。佛老之法則欲去君臣廢夫婦而歸諸虛無寂滅使其教盡行不及百年人類盡矣。歷代英君誼辟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禍福輪迴之空譚頗能以警動愚俗。姑將存之爲治化之外一術。爾非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國步而爲之崇奉也。比者以皇太后誕日建齋。固皇上百順之孝。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安有身爲儒者自失其守而從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六

諛於邪也。夫人臣之事君。願其福則當勸其德。善願其壽則當閉其邪。淫願天心向順則當相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以祈永命。今不能然而欲以辨香尺楮。其列之銜。宣揚於佛老之宮。相率而拜之。曰爲朝廷祈福也。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亦安可厚誣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願之。豈敢以儒者門戶之故。爲此囁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於經筵聖學。不無所損。於進講儒臣。難以身勸不報。

邱瓊山曰。浮屠氏之所言。所爲。真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漢明帝爲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口之主。乃黨外口之人。開茲大釁。以爲中口千萬年無窮之禍。害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敬齋胡氏曰。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於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于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爲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迹。終二他不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皆有。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又曰。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奈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素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七

絕掃盡。

又曰、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冗、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又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八

釋氏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

又曰、禪伯是懷一箇道理形像在心、不肯放下。故忙得無了時。聖人則退藏於密、遇事時便應。學者則須閑邪存誠、邪既閑、誠自存、亦泰然無事。

又曰、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無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

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

又曰、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又曰、今之學道者、多入異教。是他做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闢異端甚詳、今被他反引其言、入異教去。用了。此風已盛、鼓惑後學、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豈天意如此、奈何奈何。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九

又曰、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做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尋箇閑靜處、不為物誘、見聖賢有箇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燦燦在此、自以為真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蓋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以具衆理。又滅衆理、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陋如此。殊不

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萬○  
事○或○爲○舊○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謹○恐○懼○齋○  
莊○恭○敬○若○履○淵○冰○若○接○賓○祭○則○固○已○湛○然○在○內○天○下○  
之○理○已○涵○具○於○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繫○  
制○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湛○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  
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  
哉○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  
此○之○謂○也○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與○抑○是○心○與○謂○之○  
不○是○心○亦○不○可○但○被○他○做○差○了○工○夫○將○這○心○來○作○弄○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十

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又○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  
住○心○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  
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  
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邊○絕○思○慮○  
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  
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  
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  
察○明○辨○也○

又○曰○佛○學○捷○徑○儒○學○周○徧○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  
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畢○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  
以○爲○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  
事○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  
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  
綱○正○萬○事○治○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統

十一

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  
監○察○必○精○若○守○著○一○箇○光○明○底○心○則○只○與○此○心○打○攪○  
內○自○相○持○既○熟○剝○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爲○  
道○都○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  
節○不○中○節○皆○是○道○也○

又○曰○今○之○禪○者○說○無○適○而○非○道○凡○所○動○作○無○非○至○理○  
所○以○鼓○扇○得○人○起○察○其○言○動○則○皆○是○私○意○又○其○精○神○  
氣○魄○強○盛○能○鼓○動○凌○駕○小○生○不○敢○開○口○拱○手○聽○命○又○  
能○誘○惑○人○故○人○翕○然○從○之○

又曰朱子言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此記錄之悞豈有有體而無用者乎釋氏專守空寂是無體矣猖狂自恣是無用矣

又曰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又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統

十一

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又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於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煞了他做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駭底主人全不會整理家事蓋緣繫制其心蠢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又曰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又曰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又曰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敬

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即此義也於此會得到私意

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如

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又曰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

釋氏說性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

正

或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為非以為心能主敬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統

十一

十一

豈敬能主心敬齋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却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死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也

又曰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有不入異

教者如陳公甫、費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撈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為這裏工夫欠缺，奈何心不下。故如此。又曰：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又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行住坐臥。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無不存心中，愈無主，是其未嘗隨事察理，只想像一箇道來，懷放胸中，未嘗莊敬嚴肅，只將一箇心來求索，作弄。

又曰：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工夫有欠，故無以有諸已。若顏子便拳拳服膺，邵康節見得道理分明，又作弄得熟，反成玩侮。天理釋氏未能真見，但作弄自己精神。

又曰：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功夫釋氏置心於無用之地，曷嘗有主。

又曰：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真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徇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為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為真虛靜無為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為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備彼遂以為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為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恣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又曰：釋氏誤認神識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為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又曰：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顛倒錯亂，莫甚於佛氏。老莊又在其次，如以己身為凡身，要別尋一箇真身，其

愚○乃○至○此○可○哀○也○又○以○為○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  
 差○則○一○也○以○其○誤○認○別○有○一○箇○真○身○常○在○不○生○不○滅○  
 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官○捨○  
 身○食○虎○其○意○以○為○既○有○真○身○還○有○一○箇○真○性○命○所○生○  
 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捨○之○以○去○必○尋○著○那○  
 元○初○真○底○其○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  
 人○事○而○屏○絕○之○以○致○空○虛○無○事○心○無○存○主○又○無○用○處○  
 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處○故○懸○空○想○出○這○般○  
 物○事○來○又○要○棄○了○自○己○所○生○真○身○真○性○命○以○就○懸○空○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七  
 假○底○不○知○其○假○反○以○為○真○將○見○棄○了○真○底○假○底○又○就○  
 不○得○哀○哉○自○其○說○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那○誤○  
 門○中○去○  
 又○曰○程○子○發○心○有○主○之○說○擴○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  
 虛○之○惑○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  
 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絕○滅○思○慮○固○不○  
 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  
 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  
 箇○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照○看○其○心○兩○相○持○攪○

如○鷓○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斂○莊○敬○其○心○  
 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又○曰○異○端○與○吾○儒○初○然○只○爭○毫○釐○其○中○不○啻○千○萬○里○  
 蓋○在○源○頭○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工○夫○雖○  
 要○做○好○人○終○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虛○靜○不○  
 官○斂○心○倪○首○從○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又○曰○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  
 關○釋○氏○以○自○私○之○心○強○包○括○天○地○萬○物○故○背○逆○天○地○  
 絕○滅○人○物○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七  
 又○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  
 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又○曰○釋○氏○以○為○吾○有○真○性○真○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  
 只○是○人○不○悟○爾○性○豈○有○真○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  
 妄○也○  
 又○曰○氣○則○有○聚○散○有○虛○實○有○生○死○以○有○無○言○之○猶○可○  
 也○理○則○不○可○以○有○無○言○心○不○可○以○有○無○言○老○氏○以○萬○  
 物○生○於○虛○是○有○生○於○無○也○故○以○虛○為○道○以○無○為○宗○其○  
 言○理○與○心○雖○皆○言○氣○猶○有○近○似○者○佛○氏○實○者○亦○言○虛○

有者亦言無背亂顛倒尤甚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要尋得一箇真身真性不生不滅超脫輪迴陳公甫言物有盡而我無盡卽此意也

又曰禪學只一箇助長故壞了道理

又曰老氏以有生於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一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顛倒甚於老氏

又曰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欽

又曰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察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物既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像箇道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

也

又曰存養久則理自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曰異端亦有存養其滅絕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素淨打坐澄心何嘗有戒謹恐懼主一無適工夫儒者雖存養又窮理異端不窮理所以差也

又曰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卽是這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欽

未共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又曰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爲心性然而非真物

又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

又曰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悖繆窄隘今日只緣聖學不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又曰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持執使人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又曰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慎每事精察不敢漫為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視使心動不得屏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屏絕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得妄動維思以致虛靜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三

人倫事物滅絕一歸於空寂然心是靈物既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絕故猖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多人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元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會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又曰禪學心虛靈故其機鋒迅速能驅駕扇動人但其中天理根源掃滅故悖繆顛倒害於世

又曰世之愚者莫愚於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為幻

妄己身為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又曰聰明人多為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頭也動他不得

又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為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三

又曰佛學心守向一路去更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就要做成佛是其道隘而捷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又曰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邊

外面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會存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不曾應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內外判隔顛倒猖狂戒謹恐懼小心翼翼工夫無所用一任狂妄高大凌空駕虛而得罪於聖人也若王介甫以高明處已以中庸待人便是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已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淪沒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庸即高明之所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已高明之外別有一箇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主

中庸將去待人

又曰朱子言能求放心即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於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爲物欲所誘而逐物於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學亦有數樣有面壁靜坐

絕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以爲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或曰思慮者感於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心惕然而在若不想則物交物心爲所引其放必矣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主

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爲二人操即心操我整齊嚴肅即心整齊嚴肅我主一無適即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即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曰主一無適用意否曰既曰主一即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用意非勉也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即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其主矣羈制其心則做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爲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

則用絕於外體空於內內外離顛亂

又曰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

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

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

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

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

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又曰心存然後能察天下之理能隨事察理則心益

存此見心與理非二物釋氏離乎理以存心所以終

歸空去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又曰吾儒則心與理為一故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

昏釋氏則心與理二故心雖存亦無理儒者用戒謹

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具在而遇事尤加敬

慎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屏絕思慮事理使不撓吾

心以為存惟無事時如此做得事來一撓便亂了是

他心存時已與理離而為二因心與理二故一動便

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予以為正是他無體故無用

又曰今之儒者多人釋老者一則識理不精二則好

虛靜高妙之過三則是助長

又曰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成具也惟

其虛所以能涵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為真虛

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

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為真空無物

此理具於何處

又曰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

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

涵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又曰綱目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

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為天下

不易之定準謂之額可也今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

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之必無者豈可

立為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

乎據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矣

又曰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

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

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

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八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又曰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天

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又曰理在物上故須格物方窮得釋氏遺物是懸空求理故只見差去

又曰禪伯要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與顧諱天之明命相似而實不同禪伯不會窮理本不知道只是想像箇道之模樣所以晝夜不閒想愈切心愈忙儒者則知此道各各分明隨處發見流行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道理無時不在

又曰顧諱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禮使天

賦之理不至昏失豈日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工夫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又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板之蠱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學

天

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有這箇極元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又曰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門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門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門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

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上做工夫儒家說誠  
 意他便發誠心做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  
 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  
 小學灑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  
 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  
 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  
 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  
 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  
 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  
 學統卷之五十二 異學 三六  
 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  
 意為之以為此即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  
 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為至元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  
 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  
 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  
 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  
 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  
 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  
 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  
 北斗處朱子言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  
 之生都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  
 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  
 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  
 有一箇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  
 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  
 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  
 你這箇真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學統卷之五十二 異學 三九  
 又曰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  
 體畧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  
 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  
 之當為則天地萬物之理即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  
 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  
 與道為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又曰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道愈鶻突是他只箇  
 想像把住不去格物窮理  
 學統卷之五十二終

學統卷之五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釋氏

整庵羅氏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荅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終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

又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未有物格知至而不能通乎此者也佛氏以山河大地為幻以生死為輪廻以天堂地獄為報應是其知之所未徹者亦多矣安在其為見性世顧有尊用格此物致此知之緒論以陰售其明心之說者是為何等見識耶佛

氏之幸吾聖門之不幸也

又曰唐宋諸名臣多尚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為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為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

又曰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嘗不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猶善為遁辭以謂佛氏門中不舍一法夫既舉五倫而盡棄之矣尚何法之不舍耶

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亦甚矣而近世之譚道者或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又曰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却儘有人儒道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

當時宋潛溪為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於朝廷。而達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由博而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為一代之鉅儒哉。棄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為潛溪惜也。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復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謂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閒言語。爾且多誕謾。達摩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亦嘗畧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曰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大抵首尾銜決。真妄不分。真誠淫邪。遁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矣。

又曰。朱子嘗答金剛經大意之問。有云。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眾生之心。入宅

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此恐未然。詳其語意。只是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蓋欲盡滅諸相。乃見其所謂空者爾。

又曰。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所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常住不滅。雖不實滅而言滅度。以是方便教化眾生。此經中切要處。諸佛如來秘密之藏。不過如此。閒言語居其大半。可厭分別功德品。偈中所說。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五波羅蜜皆謂之功德。及云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學說。

信其福過於彼。蓋於雖滅不滅之語。若信得及。即是實見。是為第一。般若多羅蜜。其功德不可思議。以前五者功德。比此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只爭悟與未悟而已。

又曰。事理二障。出圓覺經。其失無逃於程子之論矣。經有草堂僧宗密疏畧。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斐休一序。說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說心。遂認以為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圓熟。照應分明。頗疑翻譯者有所潤色。大抵佛經皆出翻譯者

學說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學說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四

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為淺深工拙焉。

又曰中庸舉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一語而申之云言其上下察也。佛家亦嘗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語意絕相似。只是不同。若能識其所以不同。自不為其所惑矣。

又曰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爾所舉王履道者。愚未及詳考其人。但嘗驗之。那恕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為。吁。可畏哉。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五

又曰異端之說自古有之。考其為害。莫有過於佛氏者矣。佛法初入中口。惟以生死輪迴之說動人。人之情莫不貪生而惡死。苟可以免輪迴。出生死。安得不惟其言之聽。既有求於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凡得罪於名教者。勢不得不姑置之。然吾儒之信者。猶鮮也。其後有達摩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為一聞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則其說之元妙。迥非前

日比矣。於是高明者亦往往惑焉。惑及於高明。則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何哉。蓋高明之士。其精神意氣。足以建立門戶。其聰明才辨。足以張大說辭。既以其道為至。則取自古帝王精一執中之傳。孔門一貫忠恕之旨。克已為仁之訓。大學致知格物之教。中庸性道中和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說。一切皆以其說亂之。真妄混淆。學者茫然莫知所適。一入其陷。穿鮮復能有以自拔者。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敗。不但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六

可為長太息而已。向非兩程子張子朱子身任斯道。協心並力以排斥之。吾人之不變於口者。能幾何哉。惟數君子道德之克備。學術之純深。辨論之明確。自孟子而後。莫或過之。故其言一出。聰明豪傑之士。靡不心服。近者親而炙之。遠者聞風而起。相與為之羽翼。以推行其說於天下者。繩繩不乏。迨我聖祖出位。隆君師興。學育才。一以五經四書及數君子之說為教。則主張斯道者。又誠有所賴矣。故自朱子沒。迄今三四百年。天下之士。非聖賢之學不講。而所謂禪學



者以之滅息是豈一人一日之力哉夫何近世以來乃復潛有衣鉢之傳而外假於道學以文其說初學之士既莫能明乎心性之辨世之老師宿儒又往往不屑究心於所謂禪者故其說之興能救正者殊鮮而從之者實繁有徒其志將以求道也曾不知其所求之非道也豈不誤哉

又曰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豈見聞知覺之外別有所謂覺耶良有迷悟之不同爾後來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其徒之桀黠者因而造妖捏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祇為眾人皆在迷中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上言語反覆異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不出於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加研覈必無以隱其情矣其情既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猶以為是不幾於無是非之心者乎

又曰達摩者禪家之初祖也其傳法二祖時嘗謂之

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遂併授之自後其徒皆尊信此經以為秘典則今所空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無出此經此經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為名為相為妄想為妄想緣起自性為人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法二執而識藏轉為諸識悟則為正智為如如為成自性為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為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為十八界合而言之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

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為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九

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即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為性。始終不知性之為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為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摩弟子波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紫雲者曰。

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直是元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為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誠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但嘗畧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諸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識。特詳夫識者。人心之神明。爾而可認為性乎。且其以本體為真。末流為妄。既分本末為兩截。謂迷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十

則真成妄。悟則妄即真。又混真妄為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為聰明特達者。故不免為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又曰佛氏分本末為兩截。混真妄為一途。害道之甚。無過於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為本。六識為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為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所謂

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為二。而以其半為真。半為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七

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口之為中口。人類之為人類。將非幸歟。

又曰楞伽四卷。竝無一理字。註中却多用理字訓釋。

其說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智障。爾非逃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亂真。不可不辨。

又曰摩訶般若經。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七

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若真空。即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為性。此其所以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為至理。而以所謂

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又曰。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十三

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兀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採攬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仔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辨。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卽萬法爾。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十四

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

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為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為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爾然佛氏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為空寂推其用而徧於陰界入則以為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為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

又曰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五

見此復何為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述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無窮此二者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耶蓋無業是本分人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為性便對其人捏出一段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蓋桀黠者之情形每每如此嘗見金

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即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為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余前章論之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六

法常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爾

又曰大慧禪師宗杲者當宋南渡初為禪林之冠有語錄三十卷頃嘗徧問之直是會 左來右去神出鬼沒所以能聳動一世渠嘗拈出 段說話正余所

欲辨者今具於左。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七

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

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爲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容不盡其言者矣。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即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即後非彼有般若法身。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六

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耶。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花竹

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為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為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於兩家之說。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却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為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

又曰。宗杲嘗謂士人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十九

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為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

而性自有真耶。

又曰。宗杲答曾天游侍郎第二書。說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最善捏怪。却有此等說話。又不失為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知。習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自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踏着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逃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點不得。雖着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脚。踏着鼻孔。便是頓悟之說。

又曰。宗杲示真如道人有云。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學

二十

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又荅呂舍人書有云。若依此做工夫。雖不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為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念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耶。又荅湯丞相書有云。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此等說話。只是誘人信響。豈可為憑。人情大抵多貪。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都不曾見箇道理。貪今生受用未了。又要貪來生受用。安得不為其所惑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輪迴。決無此理。萬有一焉。只是妖妄為學。而不能無疑於此。則亦何以窮理為哉。又曰。宗杲荅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鋸解秤錘。栢樹子。竹篋子。麻三筋。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於栢樹子話。偶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

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與旨竟不能通。後來用工久之。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氏以知覺為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虛空境界。證道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境界。悟者安有不省。若吾儒之所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於絲毫杪。忽無一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畧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而為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又曰。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荅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荅曰。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荅會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闍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為嗚乎。自佛法入中。口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



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口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此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是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故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又曰儒書有五行佛家便言四大儒書有五事佛家

則言六根其蹈襲耶抑偶同耶是不可得而知也然名物雖相似其義理則相遠絕矣四大有風而無金木楞嚴又從而附益之揣摩湊合都無義理只被他粧點得好故足以惑人朱子嘗言佛書中惟楞嚴最巧頗疑房融竄入其說看來此事灼然無足疑者且如楞伽四卷達摩最所尊信其言大抵質實而近乎拙有若欲盡其意而未能者佛一人爾人一口爾以二經較之不應其言之工拙頓異如此此本無足深辨但既攻其失則亦不可不知又以見佛學溺人之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深有如是之才而甘心爲之役殊可嘆也又曰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第三句卽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又曰韓子之闢佛老有云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

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善哉言乎！自今觀之，其幸也。未若其不幸之甚。景德傳燈錄所載舊云千七百人，其瑣瑣者姑未論。若夫戒行之清苦，建立之精勤，論辨之通明，語句之超邁，記覽之該博，亦何下百十人。此其人亦皆有過人之才，要為難得。向使獲及吾聖人之門而取正焉，所成就當何如也。而皆畢竟落空，以死嗚乎！茲非其不幸之甚而何。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又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真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深知其說而常喜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為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又曰：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

罪過誅絕之意。凜然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尚何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徧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冥行妄作，至於滅絕彝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於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又曰：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為性，爾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內之辭。

又曰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  
得明也本既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  
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遊  
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  
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為形  
而上者耶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茂由至矣  
又曰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  
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  
冰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老

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又曰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  
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  
亂真惟佛氏爾

又曰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韓子之言是也  
然佛學在唐尤盛在宋亦盛□□之禍所以相尋不  
絕何足怪哉程朱數君子相繼而出相與推明孔孟  
之正學以救當世之淪胥者亦既諄諄懇懇而世莫  
之能用也直至我朝其說方盛行於天下孔孟之道

於是復明雖學者之所得不必皆深所行不必皆力  
然譬諸梓匠輪輿必以規矩巧或不足終不失為方  
圓亦足以成器而適用矣近來異說紛起直欲超然  
於規矩準繩之外方圓平直惟其意之所裁觚觚  
哉此言殊可念也有世道之責者不遠為之慮可乎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  
知道者觀之即事即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  
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  
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為極致與聖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天

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果然  
見到卓爾處異說如何動得

又曰李習之雖嘗闢佛然陷於其說而不自知復性  
書有云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  
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觀  
乎此言何以異於佛氏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  
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為聖人之徒耶且  
其書三篇皆及死生之說尤可見其意之所主  
又曰余偶得慈湖遺書閱之累日有不勝其慨嘆者

痛哉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悟之機。實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卽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書中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橫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橫說豎說。直是果敢。然於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過未敢公然叛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說。但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爲是。與其所見不合者。雖明出於孔子。輒以爲非孔子。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完

之言而大學一書工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隙可投。故其詆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說以亂之。剝實爲虛。揉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視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於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爲之役。果何見哉。

又曰。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間。道心此心也。人

心亦此心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於吾儒。所以似是而實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爾慈湖之志於道。不爲不篤。然終蔽於所見。直以虛靈知覺爲道心。夫安得不謬乎。集中已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誘進學徒者。滾滾數千言。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開陰闔。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若無涯涘。可窺然。徐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於四聖之易。絕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真如符節之合。試舉一二以槩其餘。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卽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嚙。所以能嚙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卽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

書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即其義也。凡篇中曰。已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為禪學也。固昭昭矣。認紫為朱。明是大錯。乃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耶。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聖。其遞相傳授。無非精一執中之旨。而所謂中者。決非靈覺之謂。非惟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人人有之。乃至事事有之。物物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爾誠有以窺見其全。已易其敢作乎。閱斯集者。但看得此篇破時。譬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又曰。吾聖賢之言。與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謂儒佛無二道。決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經傳。如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等語。皆非聖賢本旨。第假之以成就其說。切恐將來疑誤。後學不淺。故不得不明辨之。程子嘗言。聖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之論。儒佛異同。實判於此。是故天敘有典。吾則從而惇之。

天秩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則從而章之。天討有罪。則從而刑之。克綏厥猷。本於上帝之降衷。修道之教。本於天命之在我。所謂聖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明。宜若有見乎此。何忍於叛堯舜湯孔。而以心法起滅天地。又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於一途耶。蓋其言有云。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又云。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法起滅天地。謂之何哉。人之常情。大抵悅新奇而慕高遠。故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學者於此。苟能虛心遜志。無所偏主。而執吾說以審其是非。之歸。將不為其所惑矣。又曰。愚嘗謂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非臆說也。乃實見也。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為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以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卽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耶。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哉。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傾是的確。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縷縷不識。吾黨之士。以爲何如。如欲學爲佛耶。慈湖之書。宜不忍廢。必欲學爲聖人。則固有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說。在彼講張爲幻者。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言出於孔叢子。初若可疑。及考其全文。首尾亦頗明白。聖字自不須看得重。而其意義亦非此句所能盡也。慈湖獨摘此一句。處處將來作弄。豈有他哉。蓋此句實與佛家卽心是佛之言相似。其悟處正在此。故欣然取以爲證。使人無得而議焉。更不暇顧其上下文義何如。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又曰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謂慧也。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謂定也。定慧不二謂之圓明。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者。則處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於定者也。觀慈湖自處之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無狀。尤甚。凡為禪學者之不孫。每每類此。

又曰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真。

卷之五十三 異學

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理之一者可見。既有見矣。必從而固守之。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為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為何如。而願以理為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慈湖訓語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

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其怕這理字也。不亦甚乎。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而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真如水泡之自生自滅乎哉。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箇理字不講。更講何事。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又何有於安排布置之勞。為此言者。適以自狀其不知理焉爾。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又曰程子曰。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夫既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所謂毫釐之差也。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豈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見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別。彼則混然無別。安得同。

又曰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世。儒而佛者。自以為有得矣。至於經理世務。若非依吾聖人道理。即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得。所謂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內外本末。既。

免分爲兩截。猶說然動以一貫藉口。吾聖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又曰。朱子語類有云。吾儒只是一箇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愚按此言。真說透禪學骨髓。

又曰。湛元明雍語有云。佛之廣大高明。吾聖人已有之。而聖人之中庸精微。佛又何嘗有耶。又曰。中庸精微。卽是此心感應發用之妙。而廣大高明。則心體也。

學統

卷之三十三 異學

三

據此言。則是佛氏心體與吾聖人無異矣。及荅周衝問。儒釋之辨。則曰。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夫既許之以廣大高明矣。何爲又有至私至小之議哉。蓋佛氏之廣大高明。卽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悟處。其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卽此是以槩之聖人而不疑。殊不知天德乃帝降之衷。非本覺也。本覺何有於中乎。不中故小。不中故私。狹小偏私。蓋先儒之所以議佛氏者。舍此則無以爲儒釋之辨。故不得不援之爾。

又曰。或謂佛氏別是一教。不當以吾儒之心性倫理。與之並言。朋友問亦嘗有此說。殊不知鄙意正要將來與之並言。方見得是非分曉。不然則毫釐差處。無從辨別。終無以服其心而解其惑也。

呂涇野因論佛氏冷心之說。或問告子不動心。也是冷心。否曰。這是強制其心。他是寂滅其心。還不同此。問心畢竟可冷得否。曰。這心惟恐他不生不暖。如何要冷。如私心。慾心。躁心。驕心。這樣的心。要冷他。孟子那不動心。邵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却要學須要必有事焉。而勿忘。然後可。

學統

卷之三十三 異學

三

鄧元錫曰。佛之教。覺於根。清淨故六塵清淨。塵清淨故四大清淨。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畢清淨矣。覺性徧滿。不動圓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以爲不卽不離。無縛無脫。所證者無得失。取舍其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終之無能所也。故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略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



禮者畢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停。庸典者畢舉而歸諸虛也。故云為無不周徧實則於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又日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羯巾而喪輒沐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得之素習而成之性矣彼釋氏者西方之教也為之慈忍以消其忿為之澹素以堅其性為之戒律以攝其欲為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開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空善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為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為之偈唄音樂以暢其情又為之變現出沒神咒幻化妙於其土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尚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觀度之也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中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已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可矯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於初學冤仇等於親愛衆生齊於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淆而舉措命討之

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國之教尊尊親親有等有殺威儀棣棣壹不可選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為悟無生忍黃龍之批頰而以為見過師而為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棒喝也以行之中國也得乎於教也滋悖易中孚之象曰信及豚魚其萃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今其教雖童子謾而坐其顛云為得證果焚指割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於信也滋惑矣今所居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者中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達於神化舉其所謂精且元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認認焉悅奇尚異索元大以相蓋為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於農政王路舉皆詣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顧涇陽曰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註脚試看理是甚麼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意念把捉或以見解播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却是人障理非理障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涇陽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星

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著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箇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又曰余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爾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沒於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而上之然者卽欲闢

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既於此無辭以解卽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卽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卽口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星

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或曰釋家不娶耶輪氏乎不予羅喉羅乎曷嘗去人倫曰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逃父入山則知之矣曰卽入山他門亦自有師父師兄師弟師祖師孫曷嘗盡去人倫曰丟却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爾曰吾所謂本又有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

後有君臣釋氏能還人於無極故特顯無極相爾子將本陰陽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有而其所以為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婦而有而其所以為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夫婦因男女而有而其所以為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何者是皆無極中物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如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曾不異枝葉蓓蕾之見而可以語無極乎程子曰冲漠無朕時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言無極相者予謂萬象森然依舊冲漠無朕是即所以顯無極相也必棄而君臣絕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無極其一偏枯之物而已乎由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同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為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乎心性之說不

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曰昌黎之於佛恐尚落影響間曰固是却亦正幸其入佛未深爾如其入之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推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人之深而仍不墮者乎曰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又曰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為近理伊川謂佛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之說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如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是甚麼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被他揮下也三先生之言如此不為不知佛矣然則何為而闢之曰邇其發端既與吾聖人尚有毫髮之岐究其末流又為不善學者釀成千里之謬是安得不重為之防況崇佛太過勢必至於卑孔業已卑孔勢必至於土苴名教倡狂無忌佛氏而不欲拔眾生於苦海則已如欲拔眾生於苦海應不令其墮此矣然則

三先生者謂之有功於儒可也。謂之有功於佛亦可也。管叟江曰：吾儒謂沙門程朱何曾訪佛。訪佛自何汝輩亮哉言乎。

或問昔王荆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巖頭，丹霞雲門，公聞舉意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乃周元公則謂讀一部法華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嚴經只消一艮卦可乎。何也。涇陽曰：文定得儒之者也。故優釋於儒。元公得儒之深者也。故優儒於釋。蓋各就其所見而言也。曰然則孰當。曰：文定之說恰好點著世間一種豪傑意中事。元公之說非是聰明才辨消剝無餘。真從澹泊裏討出滋味來。恐亦未能深信也。曰：若是則文定之所謂過處，卽元公之所謂不如處也。曰：然。

又曰：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

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立，照性亡於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又曰：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覺爲性。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言仁。此語極精。至羅文莊又曰：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則益精矣。彼認爲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高景逸曰：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異

非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又曰：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拚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真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於父弑君無所不至。

又曰：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爾。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爾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於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者言性與佛同。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刻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肖削髮口服。而此與曾子易簣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為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又曰。佛說多端。約其大義。只無聲無臭四字。是以之聖人在人倫庶物中。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終日

酬酢萬變。實無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皇皇。有閒工夫。在深山浚谷。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彼謂孔孟為才人。謂佛經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視孔孟甚矣。吾以為孔孟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肖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屑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又曰。自有開闢以來。聖帝明王。相繼為治。地平天成。民安物阜。不聞有所謂佛也。不待有所謂佛也。聖人之道。不明不行。而後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立於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於吾道之中。以真非而滅是。昔之為佛氏者。尚援儒以重佛。今之為儒者。且軒佛以輕儒。其始為三教之說。以為與吾道列。而為三幸矣。其後為一家之說。以為吾道混而為一。幸矣。今且擯之為凡擯之為外。而之而卑之。而疎之。然則天下孰有舍聖人而甘為夫舍尊長而甘為卑小。舍親而就其疎也。嗚乎。用變夏至此極矣。斯言不出於夷狄。而出於中國。不出於釋氏之徒。而出於聖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也。

又曰余向與東溟管翁語。翁語次深薄。宋儒余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余曰。何謂。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即理也。認做一件鶻突的黑影子。余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為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著一件不覺之物乎。余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為外。以格物之理為徇外矣。翁曰。此是公為宋

卷之三

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余曰。不然。見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並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因與翁論張子虛空。即氣之說。翁但曰。總不是。總不是。余亦不與屢辨。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敘命討自然之天理為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為覺。宜其認理為鶻突。為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景逸答顧涇陽論管東溟書曰。管翁篇中大義。數先生已俱得之。但尚有小曲折。未審可一并說破。蓋此翁一生命脈。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闔。不過欲成就此局。拈出一箇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和合。拈出一箇高皇帝。是欲在時勢上和合。拈出羣龍無首。則欲暗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陰纂飛龍之位。拈出教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過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不過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於虛空法界。則宗

卷之三

之朝聞夕死。近於生死大事。則宗之。然其所謂大。所謂道。即所謂毘盧遮那者是也。至於陽尊程朱。陽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並斥。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也。然舉要而言。則枉却一生勞攘。到底三教殊科。爾先生以為何如。又答涇陽書曰。某自正月以來。盡取佛書讀之。頗能究竟其旨。今日談學者。都將佛宗來證聖學。實無有知吾聖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見彼此正。如南轅北

轍如何合得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吾聖人善  
善絕不相于韓子曰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  
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乃欲將來  
混擾聖學漸滅義理真大亂之道也今日邪說橫流  
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捉著病源真是擒賊擒王也  
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窮理而已窮理則  
性為聖人之性不窮理則性為釋氏之性性豈有  
哉所從入之端殊也

景逸與管東溟書曰竊窺先生大旨要在統一三教

學統

所以統一三教為欲度盡眾生此是先生願力其  
種種法門皆由此起用蓋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  
共一家而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  
妄生分別反使大道自限藩籬故拈出羣龍無首破  
道統之說使素王不得獨擅其尊拈出敦化川流  
遮那全體見儒教不過三流之一創迥太極於無極  
之旨欲學者從此悟虛空法界之體不然終落儀象  
五行立聖體仁體二宗見宣聖元公而下儒者不過  
究竟仁體猶未窺見頭顱先生牘中大義數十此

最者也蓋先生於佛氏之學可謂精詣其體而大宏  
其用者矣然於聖人之道終有不合其自奉教以  
虛叅實體久矣決不敢以口耳之間求異於長者  
微細體勘儒釋源頭相似而實非佛氏渾淪空體  
彷彿太極而實非聖人之太極得無所得真彷彿中  
庸而實非聖人之中庸此處最難下語最未易信  
是盡置佛學反求諸六經切證諸日用另開眼界另  
作思維自然見之見則不獨路徑復殊直是源流各  
別說者曰儒釋體同而用異是大不然道本無體體

學統

本無朕只就其用處見之由其用處如是所以知  
體如是試看儒佛用處何如便可默識其體故  
之異非其川流之別實是敦化之殊非二本也此  
理爾聖人體之凡氏由之異端背之然既曰一理  
以有此異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蓋天地間對  
之理有陽便有陰有書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  
便有四口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  
生於西方宗於口口所言皆鬼神之事槩可見矣  
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

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盛已極而佛老遂並生於其間。迨後世運益下。聖道益衰。口口亂口佛老司教。各以其類也。然陽全陰半。故聖人之道通於幽明。而二氏之學不可以治世。又其定分矣。其在今日將奈何。曰使之各得其所而已。儒宗孔。釋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義。先生所謂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之實也。何則。儒者自應誦法孔子。孔子道無虧欠。本不須二氏幫補。聖祖所以不廢二氏。不過以其陰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嘗合之使一也。故儒者闢之扶陽抑陰之人事也。其分觀於陰陽消長之天運也。而先生乃以統合三教為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豈其然乎。抑嘗熟玩先生之書而思得其故矣。人之於道猶足之於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從明初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益契無倚之智。至於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聖至誠。此以往未之或知之類。隱隱皆推重如來。而所謂

元所謂太極所謂敦化。隱隱皆指毘盧性海。蓋所見無非是物也。至於尊崇儒矩。排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聖賢皆是逆流者。隨本無三教。惟是一乘爾。故某謂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某謬承先生之教。使推敲其說以決千古疑信。何敢不直心仰荅。如前縷縷。蓋是千古同然之疑。幸先生一明決之。學者幸甚。荅劉直洲書曰。適奉手札。知足下禪根獨深。欲與某共此美。某獨謂此道其徒自能為之。非吾曹之所為也。非獨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釋氏之道始於止妙於空。其空之妙。即空字更不容著。故至於滅而倫理棄而事物絕。而思慮其初雖鬚髮之微。覺為煩惱。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兀坐一室。亦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憎惡。至於顛倒錯亂。無可奈何。則強曰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於人情。乖於物理者多矣。吾曹為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之教。足下試取四書沉潛體驗。篤實力行。無先立已。聖賢從吾



每一溫尋濯去舊見以求新知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爾足下又云近於二程書更覺心適此足不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也萊先入之言主張於內為力亦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名以儒為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自陽明以後更夫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淨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灑世味爾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愚按史稱西域人善幻多桀黠自周穆王時有西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為築中天之臺以寵之列禦寇之書亦稱西域有聖人不治而不亂或曰是即佛也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然未宣廣明帝遣使之天竺得沙門及其書四十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於彼法猶無當即所謂木叉戒是也魏晉以降訖於齊梁西僧發至佛說大典而好事者乃剽竊莊老之談托為竺典以譁於世則有若佛圖澄鳩摩羅什與僧肇慧遠之徒翻

論著無虛日其書有三大藏曰經梵云蘇怛羅曰律梵云毘尼曰論梵云阿毘曇為部十有二為卷五千餘嗚乎吾聖人之書不越跋提河而彼之說至克滿所謂五印度可慨也達摩自西來則又立為教外別傳以救膠縛名相之弊大言曰直指心地見性成佛於是諱佛而言禪諱義而言元夫元猶義也禪猶佛也止爭繁簡之間爾六傳至曹溪慧能者大闡其法於嶺南曹溪者彼所謂六祖也自是五宗雲布展轉播弄天下無賢愚貴賤並皈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禪之而佛道益大昌五宗者南嶽馮仰雲門法眼臨濟是也夫佛者覺也覺其所覺非吾之所謂覺也而顧可以強同乎哉請試論之佛書之多雖浩如烟海而所為法界津梁宗門寶藏釋子所奉以為指南者曰金剛心經維摩楞伽圓覺楞嚴號為禪家六籍亦猶吾儒之六經也金剛經曰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解曰非法則不有非非法則不無有無並無法之極也經又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解曰應於無所住著處生心

也。又曰：金剛般若波羅蜜以要言之，惟在無住。相何爲無住？心地空寂，離種種邊，無所執著，何爲無相對境，無情善惡俱忘，不生好惡。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解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水不異水，水不異水。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如水卽是水，水卽是水。此乃一經之要般若之心也。經又曰：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解曰：色不異空，故不生不垢不增；空不異色，故不滅不淨不減。又曰：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生死卽涅槃，故不生；涅槃卽生死，故不滅。煩惱卽菩提，故不垢；菩提卽煩惱，故不淨。結業卽解脫，故不增；解脫卽結業，故不減。又曰：此是大部般若六百卷之文心。此心體寂照虛融，靈明洞徹。凡聖該括，真妄同源。維摩經曰：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冥坐。解曰：賢聖攝心，謂之內；凡夫馳想，謂之外。言不內不外者，等心內外也。經又曰：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又曰：非凡夫

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解曰：不捨惡法而從善，則一切諸法於何不成？諸法雖成而離其相，則美惡斯成矣。楞伽經達摩以授其徒，慧可云：是如來心地要門。至宋僧正受始註釋之，序曰：經以楞伽爲名也，非人非法，以實相爲體也，非空非有，以佛語心爲宗也，非真非妄，以自覺聖智爲用也，非修非證，以生酥爲教相也。非乳非酪，或又解曰：此經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圓覺經，以理教單法爲名，大圓覺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三

性爲體，凡聖平等爲宗，觀行速成爲用，方等大乘爲教相。經首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解曰：凡聖身心當體寂滅，平等同居。圓覺本際，經又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一切法性平等，不壞解曰：修證圓覺至此，人法兩亡，心境俱寂，魔佛無凡聖一如，平等頓同，永不變壞矣。楞嚴經梵語有楞嚴華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乃大定之總名也。解曰：得此定時，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事法皆

寂滅即是常住心性。又曰：無因無行，無修無證，無了不了，大小名相，一切不立。此真首楞嚴究竟堅固者也。六籍之指，大要不過如是。推之十二部，五千餘卷之多，亦無有不如是者。蓋六籍猶三藏也。即如七佛偈，釋氏以為三世諸佛傳心要指，可敵華嚴偈十萬之多。而叅學家所稱為禪源者也。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五

如佛幻出無根無實性，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身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釋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

會法。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則七佛之指，亦皆如是。蓋七偈猶六籍也。自餘西佛東祖，禪師法嗣，各有語錄，流行世間。試就其中所謂古德尊宿大善知識，所以印心傳法之要，摘其一二以證之。文殊告善住天子曰：虛空界者，即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無著問天親曰：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摩訶迦葉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五

法有不法。阿難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馬鳴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龍樹答人問佛性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寶誌大乘讚有曰：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十四科頌有曰：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我自身心快樂，儵然無善無惡。南嶽慧思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

布袋有歌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强分別聖情孤  
無價心珠本圓淨凡名異相妄空呼清涼澄觀答  
某問心要書有曰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  
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  
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棄妄猶棄  
影勞形若體妄即真猶處陰影滅是以悟寂無寂  
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道無  
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  
則般若現前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空

然齊致達摩答太守楊銜之曰須明他心知其  
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  
是解故稱爲祖銜之請益乃說偈曰亦不觀惡而  
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  
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  
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僧璨著信心銘有曰至道  
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圓如太虛無  
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

非一時放却宏忍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印宗問慧能如何是佛  
法不二之法能曰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一者無  
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  
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  
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  
性慧能上座告衆曰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  
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  
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空

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  
性真空亦復如是又曰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諸  
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  
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又作頌有曰邪來煩  
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正見  
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又  
告衆曰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  
滅無去無來無是非無住無往又說偈曰兀兀  
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道

一告衆曰、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又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入造作、雲居峇繼宗曰、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百丈懷海上堂告衆曰、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舍一法、名為大乘人、不被一切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空

善惡空有、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又曰、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開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黃檗告裴某曰、此心

無始已來、不會生、不會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即是佛利蹤告衆曰、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為甚麼故、為善善無形、為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為善惡、立那箇是凡聖、臨濟告衆曰、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德山告衆曰、我這箇虛空道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空

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延壽、若人問真心曰、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染、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臥、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佛果告衆曰、若向箇裏、個儻分明、目前無法、胸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宗杲峇會天游曰、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

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直  
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  
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又告衆曰平等心  
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  
無量等體與用等這箇道理惟證者方知是則諸  
師之指亦無不如是蓋諸錄猶七偈也統而論之  
彼雖教有頓漸乘有大小法有顯密義有廣略證  
有先後機有淺深而其無上究竟之處不過曰無  
而已矣無無而已矣無無亦無而已矣無之云者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空

所謂無善無惡與無淨無垢無凡無聖無是非無  
生滅等說是也無則幻幻則空空而不空是曰真  
空空則妙妙則有有而不有是曰明妙菩提正覺  
覺此也大方圓覺覺此也頓悟悟此也漸修修此  
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  
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之說詮此也西  
佛東祖十地菩薩一切善知識之參學付授印此  
也此者何無善無惡是也然則無善無惡一語非  
禪門統會之一大宗指而何哉若吾儒則第曰

善曰性善曰明善曰止至善而已嗚乎釋氏之與  
吾儒同耶異耶其亦可以不辨而較然矣若夫天  
堂地獄利果福田與夫三途六道十二種生等說  
不過以訖惑愚俗爾鄙俚荒誕尤不足置喙

學統卷之五十三終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學

空

疏

先生講學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發明精義甚廣其為迷途之先導者則在學統一書其書別為五統以示偏全辨是非別同異而其大旨其深憂則又在陽儒陰佛之徒流弊日深為

學統

徐政

心腹之害辨之甚精言之甚切先生誠有功於聖門矣秉義不敏幸及先生之門竊聞先生之學以明善為本以主敬為要夫心性之理雖有仁義禮智之別而善其根也學問之功雖有格致誠正之次而敬其樞也

與人同者善也盡人可以克念而作

聖者敬也苟明乎善則不流於禪寂矣苟一於敬則不至於無忌憚矣先生得孔孟之真傳者以此發象山姚江之隱疾者以此學者研究於斯由正以趨不為異端邪說所動學為聖

學統

徐政

賢不難至也其有至與不至者則存乎力與不力而已願與學者共勉之無負先生之意也

丙寅孟夏崑山門人徐秉義敬題



政

天下不可一日無道斯道不可一日  
無統道之存亡係乎統統之絕續係  
乎學學統卽道統也總之存乎其人  
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開萬世道  
學之宗斯文炳如星日莫或有竊之  
者自姬室式微邪說寢熾統系不絕  
如綫篤生孔子上接列聖爲斯道之  
主傳至子輿氏繼往開來力閑吾道  
厥功甚偉而其事更難矣迨淹中稷  
下八儒三墨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  
流爭鳴輩出而道統幾爲天下裂若

學統

綱領

一

董韓諸子羽翼經傳斯文僅續有宋  
理學最盛濂洛關閩諸君子後先輝  
映鄒魯之緒庶幾如日中天而象山  
一派復行爲新會姚江之說浸淫異  
端爲害尤酷嗚乎道統存亡絕續之  
機豈不以人哉孝昌先生研極淵源  
參酌同異慨然以斯道爲已任撰述  
學統一書標舉正脈條晰的派闢邪  
崇聖倍極苦心道大而旨約文質而  
義精嗚乎盛哉茂以加矣蓋先生誠  
意正心從察識而勵躬行內聖外王  
明體達用見諸經綸匡濟者已播朝

學統

綱領

二



野茲復以微言邃論表彰絕學人心  
賴以正世道賴以隆其為功業亦豈  
在禹下哉銘不敏侍側請益稍知所  
嚮於是書之成也敬跋數語以告天  
下後世云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陽月吉旦

學統

周銘

石城受業周銘拜題



後序

君子之學何事乎將以明道也道非  
學不明學非道不正學道交修而斯  
文之宗統著焉顧統之著也必有聖  
人開其先統之傳也必有賢人承其  
後而其衰也亦必有命世之哲為之

學統

後序

正其原而障其流然後聖學一脉不  
至斷絕於天下雖然世運遷流道術  
遞變盛衰消長存乎其人苟非有定  
力卓識之儒其孰能起而任之潏川  
先生以憂世之心著為持世之言學  
統一書昭揭日月其功誠高其心亦

良苦矣蓋學者立言非難而躬行爲  
難世豈無博辯之士高譚性命稱述  
聖賢而人莫之信者言行相違也先  
生自通籍至宰輔三十餘年由身心  
意知以達於家國天下無一事不本  
之學無一念不體諸道措之躬行者  
既真純完備發而爲詞宜乎其正大  
切至俟之百世而莫能易也孔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信哉其有言也易曰  
修辭立其誠信哉其立誠也世之人  
苟能細讀是書尊吾道者可以蹶然  
而興叛吾道者亦可以幡然而悟矣

學統

後序

二

然則人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今先  
生之功豈在孟氏下哉謹序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仲秋吉日  
閩漳後學李贊元百拜題於金陵  
之遯園



學統

後序

三

後序

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學而已矣學不明則道不著即人心亦無由而得正故欲明道者當先明學欲明學者當先明統此從古聖賢日皇皇從事於斯而有所不能已也潁川熊先生固天特命以任斯道之責者也先生憂天下之學術紛紜靡定作學統一書以正之蓋先生之學以明善為宗旨故是書之作以明統為要夫明統即明善也善明則統明統明則善益明矣且善者即天理也天理既明如權

學統

施後序

一

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

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

非是是非豈復有毫釐之差哉維

先生讀書十萬卷上下數千載其間

列聖諸賢之宗派與夫三氏百家之

底蘊莫不嚴辨而論定之而悉本於

學統

施後序

二

天理之至公大哉是書其即孔子作

春秋以寓王法之意乎是書出而數

千年人物之盛萃於斯數千年儒先

之論決於斯使人一見而知正者當

宗邪者當戒斷不可容一毫含糊混

淆於其間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孟子曰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亦曰  
熊子成學統而異端邪說息將正學  
以明大道以著先生之功於是乎與  
天壤齊量矣璜不敏從事於斯道者  
有年今幸親炙先生與聞大義故拜  
手稽首而識於篇末以告世之君子  
凡讀是書者宜優游涵泳默識心通  
以造其微慎勿爲異學所惑以負先  
生明道立教之苦心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月新安後學

學統

施後序

三

施璜謹識於紫陽書院



學統

施後序

四

政

天下之理不是則非是非一定邪正  
乃明決無二者并立之途可以供小  
人無忌憚之口實此潁川先生所以  
有學統之作也東周之季孔子以天  
縱至聖謝不自居而循循然從事於

學統

劉政

下學其繫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厥後孟氏  
七篇宗旨專主性善其義蓋本於此  
然則孔孟所以為學者無他不過格  
物致知戒懼慎獨以完其本善之性  
而已矣戰國以還言性之家愈紛而

學之為統益大亂彼老莊楊墨猶曰  
其門戶異也申不害荀卿楊雄之屬  
猶曰其徒與少也若持其偏駁陽竊  
吾儒之名而陰亂其真則莫如宋之  
龜山明之陽明為最烈俗儒稽考不  
精往往襲晚年定論之繆不難厚誣

學統

劉政

朱子而又從中兩可之調停包荒遂  
使濂洛關閩之正傳坐受其搖撼而  
不之覺嗚乎其亦小人之尤而與於  
無忌憚之甚者哉先生學究天人功  
流社稷主張斯道垂三十餘年自其  
爰立之先天下已翕然為風守其成

說皆知異學之害道心誹而力攻之者不勝枚舉而先生猶懼邪說之入人深也退居之暇創為學統一書斷自孔子以來分為五類辭理嚴正條緒井然是非同異辨之不遺餘力近之可以定一世之指歸遠之可以釐

學統

制跋

三

千秋之學脉雖使孔孟復生蓋亦莫之或易矣嗚乎斯真世道人心之大幸也與 皆

康熙歲次乙丑中秋後二日西澗受

業劉然頓首拜藁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本性之中五常備具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

湯序

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耻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

兄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湯序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爲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已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



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教  
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  
濂溪周子崛起春陵直接鄒魯  
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  
有深淺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  
自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蓋道

湯序

三

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  
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  
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異親  
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  
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牒昭  
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

而不敢與大宗相抗蓋誠有不  
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  
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  
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  
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  
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

湯序

四

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  
正以爲修而合家國天下以爲  
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  
共復其性謂之王道體用一原  
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

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  
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  
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  
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  
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  
辨蓋五經四書之後吾儒傳心

湯序

五

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  
悉見於此斌謝病歸田從學先  
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  
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  
焉時內黃令張君仲誠潛修默  
悟力任斯道迎先生至署蠲俸

付梓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  
惟曰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  
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  
與我者耳吾之身天實生之無  
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  
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

湯序

六

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  
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  
堯舜同量而明倫察物不能細  
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  
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  
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誠

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顏曾孟  
由孔顏曾孟而証諸堯舜湯文  
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  
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實實  
體驗擴克使此心渾然天理而  
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

湯序

七

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  
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  
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量長  
橫分畛域妄起戈矛不幾負先  
生論定之苦心乎且亦非仲誠  
公諸同好之意矣陸子曰六經

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  
皆我註脚斌惟與天下學者共  
勉之而已矣

康熙丙午孟冬睢陽後學湯斌

謹序



湯序

八



理學宗傳叙

夫人而不讓堯舜孔子者本體也夫人而讓堯舜孔子者工夫也本體具嘗足牽制人心於天理之域而不得放肆於爲惡工夫亡則感物誘知勢又足以蔽

張序一

天理而不免于禽獸之心此天下古今所以多中材也本體者理工夫者學理者天之所以與我而無不足也學者人之所以自盡而無不能也苟從事於此皆可以悲越中材而爲堯舜孔

子之聖矣然不得其傳流爲異端不得其宗亦究于小生曲儒而已今天下讀堯舜孔子之書者止以供其辭章口耳之用無足齒數高者苦力制行卓然賢善其於本體卒無所窺則亦不

張序二

失爲義襲而取實不得謂聖人之道遂如是已焉何也道原諸天體天之理而有道之名盡天之實而有學之名非挹取其端緒倣畫其節目之所能爲也鍾元孫先生集理學之書以宗傳

爲名宗諸天也蓋八十年中下學上達有不可以告諸人人亦終不得而知者悉著諸此其書以爲自堯而下以至于孟子業有五經四子之書爲宗傳於前矣茲起漢訖明諸儒無不備載

張序三

于其中又特表十一子以嗣諸孟子之後而又爲一宗傳焉大哉宗傳乎非自爲一書特合五經四書爲一大部書也又非自爲十一子特一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一大流人也使學

者讀之不限五經四書而後無書堯舜孔子而後無人然後知人不必皆堯舜孔子也而無不可以爲堯舜孔子天也人人而天人人而皆可以爲聖人何也天無規則仰而不愧俯而不忤

張序四

卽規則也天無程限仰而有愧俯而有忤卽程限也如是而尚拱手讓堯舜孔子焉豈丈夫乎故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故堯舜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聖而于揖讓見之湯武

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  
聖而于放伐見之周公孔子之  
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聖  
而于制作刪定見之凡皆無所  
倣倣倚傍而取法於一心之誠  
然後可以無所往而不足故曰

張序五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人患不取  
之以爲用也我未見用之而有  
不足者故又曰易知簡能而已  
雖然人知本體爲天不知工夫  
爲天合剛健流行而不息者別  
無天倘有一夕之停天壞矣舍

戒慎恐懼時習而不已者別無  
聖人倘有一念之墮聖壞矣舍  
本體而言工夫固其爲工夫皆  
僞舍工夫而言本體則本體又  
附于何所乎此先生所爲宗天  
之義也歟所以挽天下口耳文

張序六

辭之士以歸于實落之地而以  
端緒節目爲學者亦可以由此  
而見其高明廣大中庸而精微  
焉耳至于以濂溪爲孟子之聞  
知以陽明爲濂溪之聞知誠千  
古不易之定論尤沐之所心折

而首爲拜肯者也嗚呼二子其  
聖乎道不求于堯舜孔子而自  
求其天直認本體而無間者卽  
以爲功渾物我通天人合內外  
一精粗坐言起行德功並著而  
究未有能窺其涯際者堯舜孔

張序七

子之道執中一貫之學于此其  
尚有遺蘊乎自周子有無極之  
說王子有無善惡之說而學者  
之議起噫此正二子之所以爲  
二子歟鹿伯順一生師陽明先  
生夙昔與之夾力並進今丙午

春沐迎先生至內黃証所學先  
生一見沐曰伯順沒再得子矣  
此豈余與先生之私心然哉或  
亦天下之同然也宗傳稿就余  
領梓事先生託爲序且得進一  
言於天下之學者曰棄其流俗

張序八

舍其故學認本體作工夫不特  
以身附于十一子之後雖直爲  
堯舜孔子可矣康熙五年歲次  
丙午仲夏廿一日辛丑後學著  
臺張沐序



理學宗傳叙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

叙一

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歛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

岐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

叙二

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攜時証諸先正之語嘗



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

叙三

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

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

叙四

數當必分正統焉邇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  
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  
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  
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  
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

叙五

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  
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  
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  
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  
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

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  
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  
宋喆納天下人士於理  
熙宣成弘之世風俗薦  
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

叙六

有習卽博卽約卽知卽  
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  
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  
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  
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

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  
孟子自負爲見知靜言  
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  
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  
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

叙七

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  
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  
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  
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  
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

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  
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  
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  
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  
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

叙八

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  
區區較量於字句且耳  
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  
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  
飾其好高眩外之智其

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

叙九

三易坐卧其中出入與借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曩知饑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

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渥城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爲叙後至蘓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攜

叙十

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爲是編管窺蠡測之見隨所

錄而箋識之宛對諸儒  
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  
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  
並以俟後之學者

康熙五年清明前三日

叙

容城後學孫音逢謹  
撰



義例

諸儒人不能盡收語不能盡錄固不敢謂無遺且不  
一敢謂無濫第存予偶得之見以質之天下後世  
唐虞之際道行於君臣洙泗之間道明於師友明良  
不作而諸儒代興總所以維持三綱五常以承天  
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是編專主躬行不在詞章  
訓詁為學也

是編有主有輔有內有外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  
輔也十一子與諸子其內也補遺諸子其外也補

理學宗傳義例

遺諸子皆賢焉然外嘗思墨子固當世之賢大夫  
也曾推與孔子並何嘗無父蓋為著兼愛一篇其  
流弊必至於無父故孟子昌言闢之愚敢於補遺  
諸公効此忠告

宗傳成或疑子叙內本天本心之說問曰虞廷之人  
心道心非心乎孔子之從心所欲非心乎何獨禪  
學本心也曰正謂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  
微必精以一之乃能執中中即所謂天也人心有  
欲必不踰矩矩即所謂天也釋氏宗旨於中與矩

相去正自千里

或問告子性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陽明大儒其教  
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得無疑於禪乎曰陽明謂  
無善無惡是無善之可名正是至善心有入心道  
心而意未動處耳然至善何嘗與性善相悖  
諸儒之評或取裁先儒之論註或獨抒偶得之見聞  
總欲暢明其說共偕大道不避雷同不嫌立異譬  
之歲功然孔子其備四時之令耶諸大儒各具春  
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其二十四氣耶再次之其

理學宗傳義例

二

七十二候耶合之始成此歲功耳

是編有素推節義者恭節義與俠氣不同學問須除  
俠氣而不能不本之節義苟有所以處死之道而  
不外乎天則非可與徒慕其名而輕蹈白刃者比  
是編成友人問傳宗者何獨標十一子乎余曰元公  
大儒而從祀獨後昔孟子與荀卿同稱今孟子與  
孔子並列天固未嘗以聰明全界一人學術之升  
降亦隨氣數為調劑此編余今日之見也敬以俟  
後之尚論者

世代以漢唐宋為治統文中山子出考稱隋儒與漢唐  
並河汾所以重隋也文靖姚許所以重元也  
子統於父弟統於師例也二程之於濂溪紫陽之於  
延平則不得以例限  
諸儒詳略各異或止存其姓氏因未得全集以俟覽  
者續考

理學宗傳義例

三

理學宗傳姓氏

卷之一

周子元公

卷之二

程子純公

卷之三

程子正公

卷之四

張子明公 弟天祺附

理學宗傳姓氏

卷之五

邵子康節 子子文伯溫附

卷之六

朱子文公

卷之七

陸子文安 兄子壽九齡子美九韶附

卷之八

薛子文清

卷之九

王子文成

卷之十

羅文恭公

卷之十一

顧端文公

卷之十二

漢儒考

董子 申公培倪公寬毛公萇附

鄭康成公

理學宗傳姓氏

卷之十三

隋儒考

王文中子 門人董常薛收仇璋姚義附

卷之十四

唐儒考

韓子文公 門人李翱趙德附

卷之十五

宋儒考

程門弟子 楊文靖公時 劉質夫絢 李端

伯顧 謝文肅良佐 尹和靖焯 游定夫醇

張思叔繹 呂和叔大鈞進伯大忠與叔大

臨 朱公掞光庭 王信伯蘋 蘇季明炳

馬時中仲 楊國寶應之 侯仲良師聖 劉

元承安節 劉立之宗禮 林大節 周子先

范異之育 孟敦夫

卷之十六

宋儒考

胡文昭公燮

理學宗傳姓氏

羅文質公從彥

李文靖公佃

胡文定公安國 子五峰宏附

張南軒公栻

呂忠亮公祖謙

卷之十七

宋儒考

朱門弟子 蔡季通公元定于仲默沉 黃勉

齋幹 李敬子焜 張元德洽 廖子晦德明

葉知道味道 李公晦方子 詹元善體仁

陳安卿淳一 傅忠簡伯成 徐崇甫僑 輔

重 漢卿廣 楊信齋復 黃商伯灝 石克齋子

陸門弟子 袁正獻燮 沈端憲煥 曹立之

建 舒元質璘

卷之十八

宋儒考

真文忠公德秀

理學宗傳姓氏

何文定基

王文憲栢

陳潛室直

金文安履祥

卷之十九

元儒考

劉文靖公因 安敬仲熙附

許文懿謙

姚文獻公樞 趙仁甫復實子聲默附



許文正公衡 附 王恂 蕭對 同恕 第五

居仁 武洛 李木魯翁 胡長孺 孫轍

黃澤 陳樵 陳傑

卷之二十

明儒考

曹靖修公端

吳康齋與炳

胡敬齋公居仁

陳白沙公憲章

理學宗傳姓氏

五

羅一峰倫

陳恭愍選

章文懿懋

湛甘泉若水

賀克恭欽

卷之二十一

明儒考

王門弟子 徐曰仁愛 錢洪甫德洪 鄒文

莊公守益子普孫德涵德溥附 主汝止良子

壁門人林春附 薛中離侃 歐陽文莊德 黃

宗賢紹 顧箬溪應祥 黃洛村弘綱 何善

山秦 徐波石懋 南大吉元善 方叔賢獻

夫 陸原靜澄 龔惟乾元亨 徐珊 蔣信

王文定道 穆文簡孔暉 劉晴川魁

卷之二十二

明儒考

何文定塘

崔文敏銳

理學宗傳姓氏

六

呂文簡紳

羅文莊欽順

尤西川時熙

鄭端簡曉 鄧文舉以讚 薛思菴敬之

卷之二十三

明儒考

呂新吾坤 楊晉菴東明

馮少墟從吾

高忠憲攀龍

鄧濟谷元錫

章本清黃

卷之二十四

明儒考

曹貞子于林

來瞿塘知德

鹿忠節善繼

呂忠節維祺

卷之二十五

理學宗傳姓氏

明儒考

孟雲浦化鯉

孟我彌秋

鄒忠介元標

劉念臺宗周

金忠節鉉

陳幾亭龍正

卷之二十六

附錄

張子韶九成

楊慈湖簡

王龍谿畿

羅近谿汝芳 門人楊魁元附

周海門汝登

理學宗傳姓氏

八

理學宗傳卷之一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魏一鰲

長男 立雅

周子

周元公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生而清明加汲汲於問學一時儒宿各頌靡不咨扣又時時從高人逸士游故問道最先其學精明微密超然自得於天人性命貞一之統於世泊如也與人語從容和毅洞中其微隱遇事幾應果遂屢嘗

卷之一 周子

時措舉之於理道用身氏龍圖閣學士鄭珣長安州分寧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得人以為神明既而安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刻核欲深文罪之先生力爭不能得出太息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為也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求罷去遂為感動囚減死移柳及桂陽令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過之嘗問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從知南昌部使者趙清獻公拈時為

學道老  
少正激  
之便及也

司中先入語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及改判虔州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為深信之執其手曰拈幾失君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永州以清獻及呂正獻公薦轉虞部郎中廣南東路轉運判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雖島瘴服人迹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不憚勞動以其身撫綏之會有疾又水滸其毋夫人墓遂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落下其有溪合於淞江取管道所居濂以名之尋解官歸會清獻再鎮蜀復薦有召命則先生卒矣年五十有七

卷之一 周子

先生清明誠一寡欲於無平居汎汎廣愛若於人無異同及判忠諫極憂患乾行豫介凜不可奪胸次灑灑如光風霽月迥然物表而不卑小官斬於人有清職思其憂所至以興學造士為首務其誠感風動吏民更相告語不以抵罪為憂而以汙善政為耻也新於化矣方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為守所知攝通守程珦見其氣貌異之與語信其知學問道也使二子願願受學焉先生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始此後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先生死

大中公能  
生為大  
自心知  
榮安得同

先生始  
不負所知

生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  
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茂叔  
來耶王安石為江東提點刑獄時與先生相遇語連  
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安石少年不可一世  
士獨懷刺謁先生伊川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少年好獵既見先生自謂無  
此好矣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  
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先  
生非虛言也先生奉已約甚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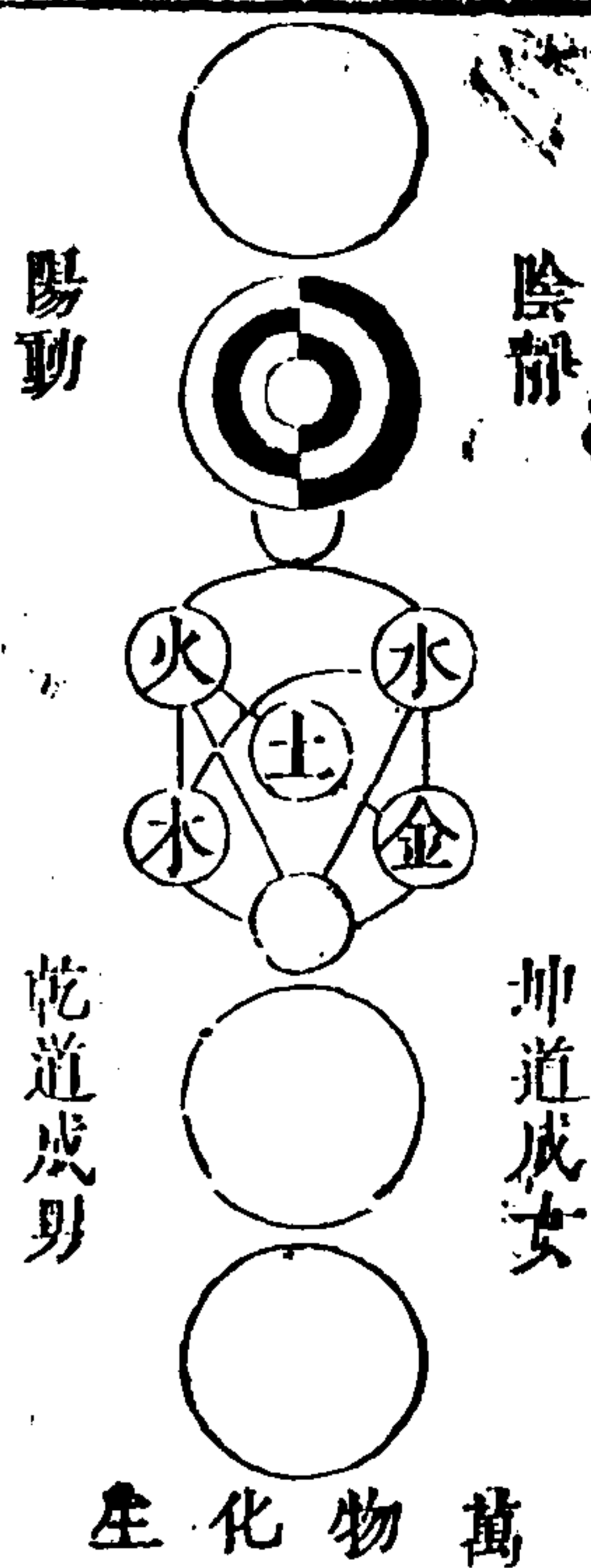
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察下逮乎洛閩請以元易名  
庶幾百世之下如孟氏之後觀聖道必自敦頤始乎  
二壽司封即中憲寶文閣待制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四

太極圖



太極圖說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五

無極而太極所以明  
夫道之未  
始有物而  
實為萬物  
之根也  
非本極外  
復有無極  
極又言太  
極本無極  
也  
看力微  
夫虛在  
動靜人極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無極之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  
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  
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闕說僅二百餘言天地古今之蘊盡是矣其說明  
白則易本無可疑無可訾而猶不免有疑之訾之  
者非好議也見未確也非紫陽力為  
表章又成眾訟矣因附其解於左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  
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  
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六

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  
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  
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  
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  
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釋故次火◎陰釋故  
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  
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  
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  
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

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  
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

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

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判圖體惟人也得其秀而

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

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

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七

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

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

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

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

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

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

○○大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

子之戒慎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肆邪

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

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

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

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後學朱熹

註

周子不以無極二字始成其爲大儒陸子不以摘

無極二字遂貶其爲大儒亦各存其所見而已周

子以前諸大聖人不聞其少却無極二字周子以

後諸大儒不聞其多却無極二字各隨所見自成

道理區區爭訟於字句

間是未窺聖道之大也

通書 朱子曰此篇與太極

誠上第一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八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

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即所謂太極也自純粹至善由造化源

頭處有是善故其性自善孟子之說本此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

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此言太極之在人人性之之聖身之之聖德是一誠非誠則邪矣故貴則邪以存誠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

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周子幾圖善出於正惡出於偏胡則善惡並出所以是周非胡已有定論

聖蘊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九

之聞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

幾曰聖人

誠神幾盡乎性焉安焉之聖人矣又曰至誠如神知幾其神蓋誠與幾可為而神不可為也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

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動而正即所謂幾也慎動正足知幾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紀

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靡耳

守之行之靡之正見知幾慎動

師第七

或問曰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

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

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

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

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十

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

廷正而天下治矣

剛柔善惡盡乎氣質之性矣然有中在焉所謂性之善也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則作師者之事也孔孟善被萬世序而天下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

過則可賢

無耻之人却多諱過所以為大不幸故曰耻之於人大矣哉

思第九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川也幾動於

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

通微不庸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通微知幾則作聖之功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

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士

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伊尹自負為天民之先覺志從學末顏子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裕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

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

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

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

多乎哉

聖人法天而巳矣天之外復何事哉故道不遠而術不多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

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

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

下治純心要矣川賢急焉

純心正所以法天也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士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

先而樂後

五倫各得其理則萬事萬化胥順矣此之謂禮樂君子謂禮則自然和樂便見先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違耻也小

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君子知過情之可耻即欲不務實不能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五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

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今開今其無窮兮

動靜陰陽互為之根惟不滯於一物所以能運行終始乎萬物可想太極神妙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

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

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五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

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此是虞廷景象武備有德焉故文中子不許房杜以禮樂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妖聲艷辭之中人也更捷更深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曰為要

此謂太極

且與此之

此復唐古

是治道之

此謂古樂

此謂聖人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

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一者純一也非無欲惡能純一此二字于匪底難要莫要於此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

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正已正人不逆億而先覺總歸本於無欲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榮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去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

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理性命三字章內各為疏解然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理一而已所謂萬殊一本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

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

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

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

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顏子不違仁者也仁者無憂故不改其樂無所以勝之矯貧賤強為樂不樂矣

化者大而化也齊者齊於聖也

師友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

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德有於身須借師友所以師等若親友為五倫之一

師友下第二十五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去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邊

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

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生無師友則一思人之身而已矣思深哉周子之意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許人規如護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有過不許人規非於滅身

敗德其愚人之心也夫問問過則喜與見過則怒奚別曰喜過者謂明果敢之氣訟過者謂酒克治之功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  
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  
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古今事勢到極重之時識與力兩無  
施焉聖人知幾故能通變於未窮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蕩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  
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七

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  
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  
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文以載道見文章即性道也故美則愛愛則傳  
非傳其文也傳其道也徒以文辭藝焉而已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  
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

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學庸二孟皆所以發聖人之蘊顏子正不以言也  
朱子謂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  
見故云天  
何言哉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  
而問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大哉易乎正所以發聖  
人之蘊教萬世無窮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大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川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  
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是修德實地功夫是  
盡聖人之蘊不獨為乾損益三卦之旨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  
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  
人故睽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

以釐降二女于鳩鬲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家人際復无妄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然須无妄則天地之心見而刑家範身俱本諸此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九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不一而足是見世間人墮在火坑中只不自覺故叮嚀如此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實至矣而言之不文亦陋也無其實而徒以其辭飾之陋矣與二十八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誠之變化實理之自然擬議之變化所以誠之之申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

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

無倫焉故得刑以治與十一情偽微暖其變千狀

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

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

天下之廣至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刑為仁政之輔總是刑期無刑之意故非中正明達者不能任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十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

天地聖人之道總一至於公而已矣公即所謂誠也至誠配天地同德久者以此

孔子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

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

世無窮主祀天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誅亂臣賊子正所以正王道明大法功德原大故孟子與禹周並稱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子乎

參贊萬世之天地者實惟孔子一人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蒙長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賣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

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

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三

四十章論道此以發蒙自任而欲覺天下後世終以良指道之本源志已忘物惡人作為以畔道其功

宋子曰被命假守南康復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非類慚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

竊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較板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潤慈且其所論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未嘗論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河圖出而八卦書於河洛書出而九疇叙孔子於

斯文興衰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

之所界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山師得默契道

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天理之微人事之著事物之象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

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

五峰胡氏曰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則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窮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

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簡也而不知其義之精

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愚人以發策決科業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

之所志也人以此識則見為得而自畫不待賢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

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

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南軒張氏曰自聖學不明治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汙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

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於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於千有餘載之後超

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

聖學宗傳

不在矣聖宗本未該貫非

關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

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

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

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

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滅源滅立之指昔也太

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一太極矣昔也乾元自

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

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用

聖學宗傳

三

道也春秋正王道明大法為萬世王者而作周子於圖發天地之蘊於書開誠明之指辭不煩而五經之理四書之要靡不包括其言曰道義山師友有之又曰師為天下善以善善天下其教思學有窮耶所謂顯學孔子者故不與諸儒較勝負而諸儒莫不避謝焉不與二氏辨是非而二氏莫敢爭衡焉孟子叙列道統而以見知自負元公所稱不待教之豪傑殆孔子之生知者耶程朱又其見知者矣

理學宗傳 卷之一 周子

濂溪於聖門庶幾此擬顏子顏子克己復禮故能不違如愚濂溪之無欲故靜皆是從乾行作工夫故曰學顏子之所學此可見其志之所存矣晁氏謂茂叔師事鶴林寺僧清淮豈其然或即類退之往來於大顛

理學宗傳卷之一終

理學宗傳卷之二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馬爾樞 全編

仲男一奏雅

程子

程純公顛字伯淳世居中山博野後為河南人大中大夫昀之子也生而神明叔祖毋柰之叙墜先生以手指隨所往得之人皆驚異十歲賦酌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川以大中公俞從周元公受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自言再見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意遂服科舉之業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二十六舉進士調玉郛縣簿令以其年少凝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驚有稅官貪怙斂力自詭能殺人先生至與其事輒宣言人謂其盜官錢新王簿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先生莞然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貪君祿為吏何恐為盜誠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然卒私備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餘其首放光遠近男女

事蹟小見  
且其之取

三

夜聚觀先生召寺僧語之曰吾聞石佛首歲放光也  
有語曰然日即復見必以告我我有職司不得往當取  
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湖上元簿上元煩衝苦  
訟劇不關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為陂池以溉盛  
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之漕  
司計功以調乃聽役不者論置典先生度以為如是  
非月餘不得報苗稿久矣立發民塞之堤成歲以大  
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  
至邑見邑中子弟持竿以粘飛鳥取竿折之教使勿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二

復為自是邑不敢畜禽鳥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  
民如傷云某常有媿此四字民有事至庭者必告之  
以孝弟忠信民風丕變暴桀子弟以不遵教令為深  
耻秩滿代者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  
安有此必有之謂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固疑  
是人惡少之弗輩者耳熙寧初以中丞呂公著薦授  
中允權御史神宗素問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  
一日極陳治道上下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  
然曰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

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  
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  
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召  
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  
使臣撥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為  
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與作監御史只是要格君心  
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  
卿戒之王安石執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  
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三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  
屈自安石用事先生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  
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  
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  
有成者又一日因論事不合安石謂曰公之學如上  
壁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遂不附已者  
獨不及明道曰此忠信人也改簽書鎮寧軍判官中  
人程昉取漕卒八百人天方大寒虛用之役不能堪  
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

卷之二

為恥若坊怒吾自任之節親往開門撫納具以事上  
得不復遣曹村埽決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  
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為請盡以廂兵見付帥遂  
以鎮印授先生立走決所激論士卒議者以為勢不  
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泐者先渡決口引大索以  
濟並兩岸與築窮晝夜卒數日而合求監局便養得  
監洛河竹木務神宗念之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  
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  
否連言佳士後以星變應詔疏朝政極切帝手批差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四

卷之二

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為害不  
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  
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曰自仁  
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  
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苟如是尚是  
為已其心却不在朝廷哲宗即位召為宗正寺丞未  
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先生充養純粹  
從視無間無賢不肖成使其欵曲自盡故教人而易  
從怒人而不怨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  
人徃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未嘗不嘆服為有道君  
子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  
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  
已功至於禮樂制度行師戰陣之法與變 情狀山  
川險易之要靡不究晰而自牧之虛清越灑然如在  
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  
居洛十餘年與弟正叔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嘗救粟  
不繼而事親而盡其歡其教學有序及門之士皆造  
就有得往來過洛造其門者虛往實歸太節文彥博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五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願表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德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一人而已子三人端懿蔡州汝陽簿端懿早夭端本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六

定性誠仁  
兩篇是統  
公大聖  
德仁者性  
之德也誠  
仁亦定性  
也

定性書

橫渠寓書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荅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率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以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繁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澹然無事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慮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七

問目了格

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識仁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八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及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右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

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守體之而樂亦不思不能守也

道個義禮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智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個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九

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

心養性以事天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

不用力

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

存不為桀亡父子若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

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六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

百理其在  
平則於精  
故堯舜不  
除加得也  
子

理惟一故  
半古之上  
四海之內  
無不同隨  
時隨處自  
已體貼原  
不可以言  
得片狀

又一理字  
受字何者  
甚是情勢

理雖有小  
大哉故精  
粗本末總  
是一統事

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舖放着幾時道堯盡若道添得些若道多舜盡子道添得此孝道多元來依舊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理則天下只是一個理故推之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十

難為名狀 得此義理在此其事不盡更有其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其譬如問視世之仁義者照照子才如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

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

御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

得王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王則實實則

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七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惡 后稷之克岐克嶷於越椒始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百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類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其遠方

不疑是合  
源流而並  
言之也總  
是聲明正  
于性善之

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  
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  
治之功故川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  
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  
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  
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  
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  
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  
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三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  
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  
臨大事乎

此有三  
聖不自亂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  
懼

既仁且智  
何怒何懼  
以善為正  
命在其中  
所以立命  
也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  
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  
以義不必言命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

此善之序  
以義命自  
安樂然

大心勢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  
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  
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窮理到極  
然其通於  
便是盡性  
至命  
謂之二字  
無苦形容  
元公之無  
狀純公之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  
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  
所感萬端若不做一个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三

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  
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  
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  
則又為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  
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  
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  
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  
心疾

體貼天理  
是治此病  
的好方面  
心疾未愈  
者藥力未  
到也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路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

道行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其尋

是何等語

大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

聖言不

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不學便老而衰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古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

守已者因而從人者輕也

志可充氣氣勝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

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

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

易者生天之謂也天地之大德曰生

合勝氣者氣之性也理勝何用勝氣天地如此而况於人乎

不或故生物不測則也

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死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

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

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是慎獨

凡人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謝上蔡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古

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曰賢讀書慎不要尋

志

行數墨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

明道見謝子記問其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

而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

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子路亦有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

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

聖言之人便是氣質

一過也只喜過則喜人品便天

聖學本天

故天理二字是先生上蔡三段

知着力便

形上在形

下中

聖學本天

故天理二字是先生上蔡三段

修辭立誠  
乃是自已  
下手處則  
解亦誠也

良存心愛  
物便是欲  
正欲遂  
皆子所宗  
如其說微  
幻不可究  
皆其誠微  
與易則皆

子

孔子實矣  
王爲聖德  
故其本則  
似者其

子之常孔  
子之常也  
不來自  
孟子則不  
得不在  
之矣

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

總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

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

處修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

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

子只闢揚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六

非揚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揚墨之害亦經孟

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

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

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

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

而思而沒  
樂於子足  
實之氣象  
則

理學宗傳  
一貫之傳

而思而沒  
之見夫之  
不欲其斯  
也

定評不用  
多說

漢儒亦有  
辨傳之功  
不可沒也

孔明自當  
是

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

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

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

孟子儘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

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

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他氣象

早終不類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徒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七

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管息只是人不

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子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雄雖少過然

已不識性更說甚道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則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

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

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

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

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

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

聖學宋傳

卷之二 大程子

大

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

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

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柯之死不得其傳似

此言語非是躡襲前人又非懸空撰得出必有所

見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豫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文之言次之

問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

儒在學後之內

學之已盡矣

或

樂天命自在其中

樂與氣俱繫在

聖明自識

在致知

悟則句句皆是這個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

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

更無別理

然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

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

聖學宋傳

卷之二 大程子

克

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

歸之命可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

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凡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道之不明與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夫更深  
其說  
非淺也  
所能規也  
意存介甫

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  
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務成物言為無  
不週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  
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  
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  
可以入道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三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禮志二字  
若已工夫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其則是天  
妄屬人偽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由明而誠  
浩然之氣

爾只着一個私意便是假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

自塞天地

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

自塞天地

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雋義所生者這

自塞天地

一個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

自塞天地

裏如此便是明善

仁體即所  
謂天理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實有諸己  
謂自體貼

皆栽培之意

凡學利困勉一生進修皆是以  
義理栽培故能知之成切一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也豈可任職分

新法將行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以順

道則事無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

無事也捨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

興治雖自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輔弼

之論乎臣庶之心戾而能有為者也况於施置失

宜沮廢公論國政異出名分不正用賤陵貴以不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三

肖治賢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

也設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

風浸衰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

心日益搖動此陛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

上殿劄子

臣伏惟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

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

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

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



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  
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  
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  
於薦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  
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  
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開燕必有誦  
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  
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  
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大程子

三

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  
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  
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  
之風未孚而薦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  
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  
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制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  
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礪

玉璽之辨  
附錄  
堯舜之道  
其有五  
子

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  
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  
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  
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  
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  
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  
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大程子

三

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  
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  
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  
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  
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  
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  
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  
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  
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

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  
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  
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  
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  
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  
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  
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  
志意惑矣今將救千言深劔之弊爲生民長久之  
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語

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  
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順理所當  
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  
循苟簡卒致取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  
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  
陛下奮天錫之勇習體乾剛而獨斷審然不疑則  
萬世幸甚

陳治法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

牛

今古人情  
無異是一  
獨血脈

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 事爲制乎然至於爲治  
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  
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其貫者如生民之  
理有窮則前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  
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  
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修名而顧忘其實  
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於治矣然倘謂  
今世人情已異於古先王之迹必不可復於今趨  
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語

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  
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  
職不修友臣之義不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  
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  
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  
也唐存其略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  
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  
斯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

界必正非地必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勝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俸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為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都遂以聯屬綽治其民故民安於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大程子

五

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有非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國力贖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日為公人舉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養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

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一週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之災或連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俾公私交務於儲蓄以豫為之備未可以幸為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恒居十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資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求自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耶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大程子

五

寡漸為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厲禁一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林木焚赭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耗竭而侵尋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逾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

救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虔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耳如科條度數施為措注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中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那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天德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然而議之至於典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无

道學之微易過鄙防成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史中樞決文法漸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明綱通儒全才矣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和粹之氣益於面首樂易多怨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  
風之容  
傳元公者伯淳也范淳夫云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則伯淳之於元公猶之乎顏子之於孔子也秦漢以來皆知師孔子氏於世者其言無考著書莫辨於程氏後之人獨取其近似於禪者以為彼皆失伯淳之旨矣  
人謂孔明善治國伯淳稱其有儒者氣象又云孔明可與禮樂人止知伯淳為醇儒愚謂伯淳有王佐才或曰何以觀之曰儒而不達於政曲士也腐儒也有天德然後可與行王道如徒言之而躬之

理學宗傳 卷二

不謂此處士則虛弊者耳何以為儒伯淳儒而醇者也果遠藝不足以擬之據其上神宗制于論王霸之辨得若行道自有可觀然不用則抱道而處耳顏子裕為邦之弊不遇彼竟與尼山空老純公於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不得行者以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於安石至誠感動意欲轉小人為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有利於社稷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物性已成勢難難挽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加害至誠動物於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為學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諒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明道主簿上元鳴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兩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自皮明道問之曰漕用役卒甚多向為不使日本草說桑自皮出土見日則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爾宰之相  
信如此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程子

无

理學宗傳卷之二終

聖學宗傳卷之三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耿

極

叔男

望雅

全編

程子

程正公頤字正叔幼高明有大志年十四五與兄純公受學於春陵年十八伏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反之爲賢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一

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公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高自標許乞召對不報已遊太學時安定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延與論學卽處以學職呂希哲正獻公子也遊太學與先生鄰齋首事以師禮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已任熙豐間累薦不起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

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召赴闕除秘書省卽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有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祇命於是得召對爲崇政殿說書念上春秋富當豫養成德疏經筵三事以上有曰今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又曰古之人君必有師傅之官使之求治正君規過養德又曰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官獨立於禮爲侍乞聽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二

太后嘉納故事暑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必使跬步不離止人以薰陶成就非徒涉書史通古今而已也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出入起居之意請令講官以六參日得上殿說書從容納誨如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預成與感動上心而講讀官以祿薄例得兼他職差別於開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於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

辭說以類謂感之不已謂乎謂不受謂以論說常於文  
義外反覆推明務歸於啓沃帝在宮中行水避蟻  
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  
心以及四海謂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謂憑檻折柳枝先  
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  
藩邸嫌名中人以黃覆之講畢以問曰人主之勢不  
患不尊患謂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請自今舊名  
嫌名勿復避時神考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  
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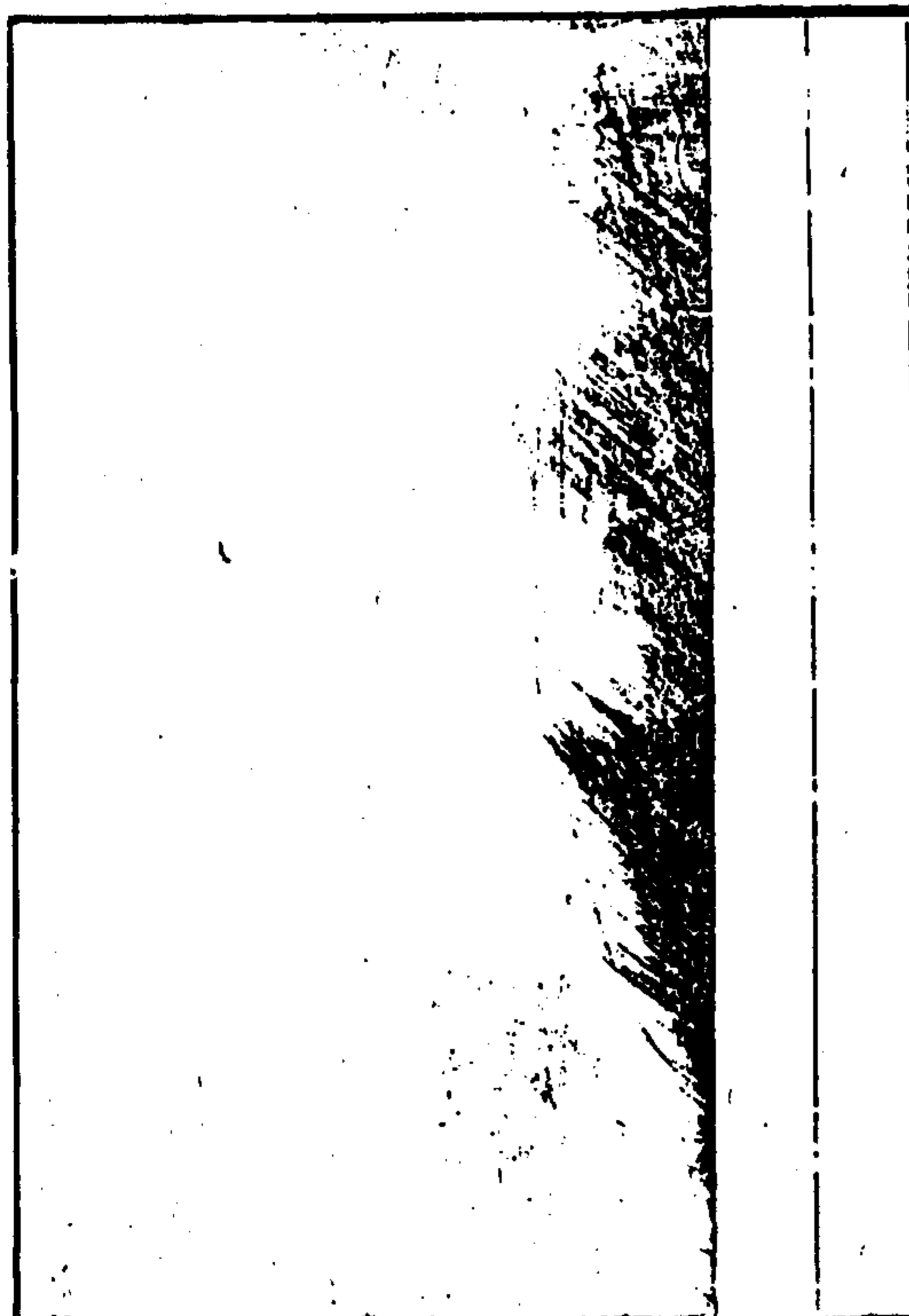
生曰潞公四朝大臣爭謂王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  
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謂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  
諸公規知之伴戶曹特給郊廟祭恩不爲妻求封或  
問之曰願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願爲妻  
子求封乎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  
下爲已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顧避大臣滋不悅  
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侮見先生端嚴  
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疾惡之於是黨論起差管西  
京國子監語具帝紀中以大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四

秘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謂監察御史董敦逸糾其疏  
有怨望輕躁語罷奉祠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謂尋編  
管涪州謝良佐曰聞之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門人  
那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  
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滅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  
覆舟中人皆驚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  
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  
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謂若無心先生欲與  
之言徑去不謂在涪託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

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  
 學之力也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  
 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焞不可先生曰上初即位被大  
 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  
 之俸然後惟所欲爾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姦黨論薦  
 得官雖嘗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毀朝政有  
 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先生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  
 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五

爲此願不及家兄處也與學者語有未合純公曰更  
 好商量正公則直謂不然純公言異日能尊嚴師道  
 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材成就則予不敢多讓先生  
 生平深心盡於易易傳成未嘗輕以示人張閔中請  
 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觀少進爾比寢疾始授尹  
 焞張繹諸語錄乃門人各記所見問答問語爲書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六



語錄

到底不論  
出亦所謂  
仁者見之  
樹之仁智  
者見之謂  
之智如斯  
而已矣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生之性便是仁故  
曰仁者性之德也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七

愛人仁者  
人也皆夫  
下所謂性  
之又不見  
所以謂學  
言仁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初念皆善  
不善其始  
念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心元自善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

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者自然完其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其盡期須只於學上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八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

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做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



猶他事如  
向得止於

多識前古  
往行以節  
其志

道切便其  
正助欲速  
之病

變得太早  
謂不能如  
此也恰好  
看工夫與  
其必如此  
也  
子不語神  
怪正是好  
學

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人之蘊蓄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九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聖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是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

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着工夫也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其盡期只於學上理會

必欲盡窮  
天下之理  
如何得  
窮的盡  
累多自有  
貫通處

是見科誠

閑邪則誠  
自存是上  
夫在閑邪  
上而閑邪  
又只在自  
然生敬重  
內養本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十

求而後得今諸公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方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着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

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功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又是主一也

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

復原工夫

因病而寒  
或因寒而病  
而長年故  
匪轉禍為

得病而  
在此便  
病處竟治

不致無惡  
心惟自樂  
又不改其  
善

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而內是本

舜華華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

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

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先生謂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

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耻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十一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

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

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

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

學切問近思者也

鮮于侁問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曰顏子所樂者

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而樂道則不為

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

名節亦是  
道不以道  
出之祇是  
一節

知得是一  
不妨說不  
一不知是  
一強說一  
亦自滋味

言近而指  
遠聖人之  
言所以為  
善

從所曉者  
入

深吾今始識伊川而

問昔時隱者或守一節或悖一行亦知道否曰若知

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

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只做效前人所為耳於道鮮

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

不知道也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

之性善性之本然者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

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十二

數者皆一也聖人因時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

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

矣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

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緊教深遠

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

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

各自立得一個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學只爲  
文辭此  
生山多  
少亦枉  
費心力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聖會文義者又滯  
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  
師之意人須就上面聖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  
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  
聖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  
之學徒費心力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  
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七

方成辭文似相如始類非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  
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  
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  
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  
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  
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豈詞章之文也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

文自不可  
醫學移悅  
人耳目則  
後善之末  
聖文害道

子願學焉

新分統

行意姓名  
別爲偽是  
聖學宗本

商治宗本

冠禮蓋冠  
祭義備行  
亦麻也婦  
喪爲流俗  
所壞禮教  
之變也  
久矣

便是自棄雖與不能躬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  
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  
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  
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偽也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  
其利心則一也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八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射獵皆知報本  
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  
可也其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正月朔  
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  
秋祭禘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  
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  
知禮義

勿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論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

古盈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

如種下種子

此喪身敗德之事皆是自下種子不下種便不受此毒

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辨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五

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

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

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

一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

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

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近取諸人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

足破釋氏

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

仲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

問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

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大凡人心不可二川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

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

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

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

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

之事也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六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施方其進退莫不闕步及到峻

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

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

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

此句說

是二說

不歷險

主敬便無

此段又開  
陽明知行  
合一之旨

理明氣充  
則理自勝

陽明謂是  
兼天精神

纔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  
為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理  
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  
時便是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  
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  
又上一等事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關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獨  
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  
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七

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  
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着他能先知者有請曰有之向  
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  
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賢使釋  
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釋子猶不肯為况聖人  
乎

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個不動心釋

此是聖  
人怕死故  
看大平  
竟能免  
得

有性便有  
情動處  
也到發動  
處便不得  
皆善然不

善非性也  
亦猶水之  
流激波濤  
豈水之性  
也哉

善云有不  
善者才也  
善者才也  
善者才也  
善者才也  
善者才也

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  
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  
此亦豈善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  
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  
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更能要終知得死  
理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

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便有性有性便有  
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  
外感於外面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哀猶水之有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六

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  
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  
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  
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  
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  
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  
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

不肯移非不移也

操存存亡心無定在見不可一足下操非

不利盡性至命如何謂得孝弟之旨

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知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至着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九

不善是放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禮樂無人無之然非有德有位不取作禮樂

他已融動得人便不肯違拘

本天本心電擊千畢

問窮神知化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為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十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玩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紂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世間有三件事甚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為故關則有周能過曆泰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三

根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

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目其所動靜起居雖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三

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

凡為聖者皆自戕賊其心者也但有甚下

三件事固人所難但人為也非不能也

孔孟論性語微不同其理自合兩程先生之言要皆

此是正分學力

字由元無兩附了自信是自然

一箇了當

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憊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已

至於喪已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陳經正問曰掘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垂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四為是聖學門戶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忤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

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忤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

辭

辭

辭

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唯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

聖賢同歸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垂

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

特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

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

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

理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垂



信道焉信道焉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若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德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不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

如顏子

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謂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大帥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當鄭公司馬溫公景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恭辭華現正承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程子

三

敬如  
此  
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若曰作此已及七分後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時歸中諸公分去以願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剛定已送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  
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好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個暖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足戒大德若夫自得者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潤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常為條

理學宗傳

卷之三 程子

卷終

例司官不以爲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  
 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  
 之獵較爲此而伊川之一則會乃孟子之不見  
 諸侯也此亦向宮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  
 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愚失所守伊川所處  
 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  
 其宜難也 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義酌  
 子所以貴窮理也 意此君  
 可明道可貴窮理也 伊川可貴窮理也孟子曰明道  
 收束檢制孟子才高恐伊川未明孟子處然伊川  
 前云其目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守守孔門之  
 訓即非列書不讀中哉泰山喬嶽人謂曰公未盡  
 純公于謂惟未盡純公  
 乃所以成其爲正公耳

理學宗傳 卷四

理學宗傳卷之四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高 鏞 季男 博雅 全編

張子 弟天祺附

明公載字子厚其先宋人世居大梁父迪仁宗朝仕  
 至殿中丞知涪州事卒諸孤皆幼不克歸倚寓於鳳  
 翔郡縣橫渠鎮之南因家焉先生少善談兵至欲結  
 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文正  
 異其氣貌又甚少惜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翮然志於道已未知  
 所止也求諸釋老者累年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  
 京師見程氏二先生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  
 卑屬也而學詣與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服服之因  
 渙然曰吾道自是何事功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當是時先生已擁皋比講易京邸聽從者甚衆先生  
 謂之曰嚮所與諸君語者皆亂道今二程至深明易  
 吾不及也可往受焉遂撤皋比輟講久之學益明文  
 潞公以使相判長安聞先生名以來帛聘延之學宮

禮在三代  
故事多後

古

禮記

禮重之命士于登式焉舉進士仕為雲巖令以致本  
 善俗為先務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縣庭與  
 勸酬為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所疾苦每  
 鄉長受事至輒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閭民因事至  
 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若豈聞  
 之乎問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何慢不傳告也  
 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丕變熙寧  
 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涇州軍事判官用中丞呂公著  
 薦召對問治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方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二

勵精於大有為說之曰卿宜日與兩府議政矣朕且  
 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觀  
 其宜旬月後當有所獻嘗時王安石執政行新法事  
 更張失統舉朝所汎短謂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  
 願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公誠與人為善即天下士  
 孰不願佐下風如教玉人追琢玉則人亦故有不能  
 安石雖然已語多不合寔不悅既命校書崇文殿未  
 得請命按獄浙東程純公時官御史裏行爭之曰張  
 載經術德義為人師法近侍以學行論薦得召對加

聖天子  
學必及聖

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儒優賢籍籍嘆以為不世遇  
 也今欲究觀其學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  
 本原關政治之大體者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  
 賢之意也安石曰激問如阜陶然且識因庸何傷命  
 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職及純公並以  
 言得罪乃謝告西歸居橫渠遂移疾不復起橫渠至  
 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而先生約而  
 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  
 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燈誦 有曰吾學既得諸心乃修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三

其辭命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  
 其學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告諸生以學必  
 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  
 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  
 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患近世喪  
 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  
 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行古禮為薄  
 俗偶期功而下為製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  
 曲盡誠祭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

者必使納酒漿以養逸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  
可使人爲之於是關中人士聞者始疑終信已一變  
而至於古也聞人善輒喜與學者問質雖勤不倦有  
不能者未嘗不委曲開曉行游所至輒訪人士可語  
者丁寧教誨翼之成熙寧九年以呂大防薦宜還職  
以備咨訪召知太常禮院先生時已屬疾力疾至都  
下公卿聞風爭造然未有深知之者每言所欲嘗試  
者於人弗信也會言者欲請行冠婚喪祭之禮以善  
俗禮官持不可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四

不致嚴疏正之又不得先生知道終不可行也復請  
告歸中道疾作抵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日視之逝矣  
年五十八囊筒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奔哭致  
贈襚乃克歛詔賜館職贈奉喪還葬於涪州門人私  
謚曰誠明先生嘉定間賜謚曰明先生氣質剛毅望  
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  
自艾卽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其  
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而行道  
見饑殍輒容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

從宋張子  
有未克之  
此

門人無貴者輒蠶蠶與共慨然有志於三代井田之  
法講畫經界爍然備具可推行於今嘗曰大都君相  
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於百  
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  
始經界不正卽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  
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  
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  
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  
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五

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蓄興學  
校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  
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識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也少莊重不與童孺狎長  
好學舉進士調陝西閿縣簿移知普潤知靈寶渠州  
懷安軍所至誠心愛人養老恤窮皆有法察惡勸善  
皆有籍民有失所者若已之致之殫心力振之熙寧  
初召爲御史裏行每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爲言  
以論新法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

徒監司竹改夏縣不數日刑清箴篤實寬裕喜怒不見容色而於人溫厚有犯樂道人善而不及其短清不以所能病人和以外物失已德大容物沛然有餘而自省雖小過不憚自訟也在司竹時愛一卒長川之及將代見其人盜菴治之無貸事已待之如初事兄極恭於姻族故舊甚恩橫梁先生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不如也晚講於學而達曰吾弟令矣既病卒哭之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詞十二納壙中呂大臨又稱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六

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是宜得善言以傳諸後云



陽春孔門  
吉仁之指  
天地間有  
數大文字

知聖之

後世非  
白鹿言  
動不可不  
誠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七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言酒崇伯子之顧養百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

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譽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証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正蒙略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緼相盪勝負相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八

緼不足謂之太和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一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能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蓋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性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無形無感... 實理之自... 然也無形... 非有無故... 適得其體... 有象非有... 常聚適得... 聖人兼人... 聚散及終... 天壽不貳... 所以存神

性無生... 氣之聚散... 有非有... 無之分也

朱子曰... 只是一箇... 太虛新和... 分得無... 鬼神與... 一而已矣

無太極亦... 無陰陽... 以天道明... 人通不外... 和而解即... 散也猶出... 太虛中... 物欲使生... 忽成而不... 容變... 天在能勝... 人人克亦... 一物兩體... 即太極兩... 體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止者可與言矣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盡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繇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九

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氣本之虛則湛而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條而生條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以風儀志壹之動氣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不測一故化於此天之所以參也

兩者以一面而神妙  
一者以由而變化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而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

日質本陰故其精開虛月  
質本陽故其魄能受日光

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

而月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十

天象者陽中之陰雷霆者陰中之陽

天陽也以有象故為陰風  
霆陰也以無象故為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錄

來德之盛者與

羅翰曰迅雷不及掩耳固速矣然藏於坤  
反於復而出於震則非一朝一夕之故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無得之謂金水內光能闢而受

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

道與黃西山曰火外景金水內景說本淮南道家

謂曰火揚光於外故有食有滅金水潛光於  
內故無窮以此為養小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  
法收視反聽潛神不嗜

天與神正  
二見真人  
即矣

而非仁也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

文王純亦不已  
即上天之載也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有天德則德行默成故  
可一言盡天地之道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

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十

大司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

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以上自是任不得然  
又不正助熟字極有意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豫

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

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

生焉

明不能合  
天人不止  
未誠且未  
明也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能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無得亦無  
生順致寧  
以盡之  
當然之理  
人必循其  
之天能大  
惟有自然  
未誠且未  
明也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主

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知性知天則鬼神皆吾分

內兩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聲聲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無

見聞不弘於性

變化氣質  
是謂善反

盡善盡美  
若致其為  
善也必重  
去則善之  
名亦在  
天理能化  
善惡志為  
天下所歸

禁止也為見聞所蔽也風雷猶有象故不如心之感而遂通若以見聞蔽其心則亦一物而已故不如此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

物物有箇天理體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

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行無一物之不體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

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主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

已朱子曰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

之謂歟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陰濁為天下大惡陽明為天下共好

非學如何能去其人惡全其共好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

德仁如天  
又與仁非  
有一

性之通者  
仁之至也  
以一順吾  
德而已

窮理盡性  
則德其氣  
故性能全  
天德而能  
順天理而  
氣變矣  
意不誠如  
何得遂成

德性全好  
則記德猶  
雖始也

德性全好  
則記德猶  
雖始也



謂終成其為

亦在此學

如何是有

身之心朱

子曰只有

私意便內

身打格只

見得自家

與物不相

天不禦

天德至

大初無止

也故非

皆意也正已而物正次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  
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  
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為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  
善耶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外世人  
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括其心其視  
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  
天大無外故有外一心不足以見天心見聞之知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齒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繇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象識心格物致知也狗象喪心玩物喪志也存象之心感滯於象也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  
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上四句言衆人之知止於聞見之狹下言不以聞見括其心即聖人之知也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  
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

謂終成其為

亦在此學

如何是有

身之心朱

子曰只有

私意便內

身打格只

見得自家

與物不相

天不禦

天德至

大初無止

也故非

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  
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  
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也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若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齒

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

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

太虛中無物不有然則只是個虛認得那一件是已有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論人者先其意而

遂其志可也恭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耳

子而學化之樂如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未向道者視如子如鳥如獸向道而為衆好者輔翼其行如鳥翼然

大海無潤因竭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

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天地父母之恩施受兩忘也若求人德我而為仁則累於物多矣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何業

之有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

輕變未服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

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聖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去

聖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

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能聞天地之化從心而不

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

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

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

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變化也

節禮樂不使流離出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禮勝則離

從來遺失

之人皆不

能而多知

能也

虎豹其

文炳然光

明之義

帶禮義而

能終日雖

矣哉

釋氏之失

一言以蔽

之曰不能

窮理而已

能窮義我

求也天用

即化育也

誣天地日

方謂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懲而後智

能著焉不懲而多能譬豺狼不可近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獻為與下民一致所

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範罔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

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瀾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

流通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

聖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七

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

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

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為妄 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

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

指遊魂為變為輪廻未之思也夫學當先知天德

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劇論要歸必謂

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

造化通或  
以老安死  
不若周公  
一身便是  
造化

困德之弊  
也聖人下  
學本固其  
日躋之妙  
宜惟天知  
聖人因材  
而教因病  
而感  
驗勝則離

來遺失  
之人皆不  
能而多知  
能也  
虎豹其  
文炳然光  
明之義  
帶禮義而  
能終日雖  
矣哉  
釋氏之失  
一言以蔽  
之曰不能  
窮理而已  
能窮義我  
求也天用  
即化育也  
誣天地日  
月一切皆  
空豈非妄  
天性者乎  
佛氏以覺  
為性謂人  
雖死而覺  
性不散也  
鬼復受  
生輪廻猶  
環逐捕為  
苦廣求免  
是不知也  
此係學  
者日漸

一過庶幾  
知崇正學  
而可與明  
道

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  
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  
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開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  
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  
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  
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  
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  
古誠淫邪遁之辭翕然并興出於佛氏之門者千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九

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  
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絳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數已

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

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

人能弘之而已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

明善固執  
專德性也  
擴充而約  
下學多識

所謂擴充  
應對即精  
要入神之  
事

謂自德行  
則所以道  
問學也  
此三年自  
經手不得

不學無  
立

學與變  
在時機有  
得

意一起編  
緒不可不  
精故聖學  
以誠存焉  
字

擴充而約  
學

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  
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  
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  
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  
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  
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  
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  
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九

禮則可以守得定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

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與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必

穿鑿刻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

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

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身自治便  
不取視外

耳目役於外攬外者其實是自情不肯自治只言短  
長不能及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

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

然後其心亨通

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

束而自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

容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

也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

以長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

多則無由光明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

乃不蔽味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長進正以

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已事而所修亦廢由

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

動靜不失  
其時便其  
知止故其  
道光明

正乃光明  
故學先知  
止

心清耳目  
手足勿動  
心不在亂  
不見聽不  
聞食不知  
味

習坎心亨  
便是生於  
憂志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三

身之直

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  
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  
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高存之口在道不窮  
於無在器不溺於有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

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撰德於卦如乾  
坤則撰至順之德也爻有小大陰為小陽  
為大也陰爻雖小亦必論以君子之義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三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

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

曰大人造也到近山曰造位天德者謂位已造聖  
人之德成性躋聖者謂性已成而躋

聖人之成性以德言若夫受命而與首出庶物則  
以位言而所性不存謂位非所與也○陳潛室曰

橫渠此說不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  
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  
用此善學易者若謂為

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

簡能虛中巷口無體者同神不滯感速者一氣所  
感頃刻不留故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不煩  
者無造始之勞施普者承天之施隨

物成健故曰坤作成物坤以簡能

化小人為  
君子其謀  
更勝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三

顧允成曰近來談道家正蒙一書未嘗過而問焉  
 一番精妙光彩如新前輩許大眾幾人曾有此開  
 工夫作正蒙來後輩許大眾幾人曾有此開工夫  
 解正蒙來莫將這公案小看了○程門單提西銘  
 朱子從而表章遂將東銘混過恐熟玩之西銘是  
 箇極宏潤的體段故推至於如化窮神東銘是箇  
 極詳密的工夫故嚴毅於戲言戲動孟子論仁義  
 之充織及無受爾汝可言未可言之間意蓋如此  
 邵元錫曰正蒙窮造化幽明出人變化之原究古  
 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等而實踐於言教  
 動法書為宥得不合於誠思之存養語上極乎無  
 形語下通乎形器語上極於無間語小人於無朕  
 造端者說成能者若知德者崇就業者廣而推之  
 無不準也自言曰吾之此書譬之木乎根本枝葉  
 悉能充榮之  
 功在人而已  
 倪元瓚曰明道復橫渠書謂所論大槩有苦心極  
 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平之氣非明府所照而考索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五

至此明府所照如日所觀纖微盡識考索至者如  
 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鳴明道其至矣乎然而  
 橫渠在嘗君子成章由誠而正視水斯坊程子規  
 以自然於何不誠若朱子以為形下未免不善讀  
 而傷  
 之矣  
 初得范文正公指點繼得兩程夫子切磋故自常  
 謂兩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造詣精深得於虛懷  
 者多矣天地聖人之  
 道無非以至虛為實  
 有力品人便有執着不肯服善明公凡事以復古  
 自在力何猛也而坐撤舉北心之虛也特甚變化  
 氣質四字是他生平學問把柄溫而厲威而不猛  
 恭而安此太和元氣無庸變化而動容周旋中禮  
 者也知廉勇藝文之以禮樂此則融其所長變之  
 化之以歸於中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果  
 能此道此則補其所短而變之化之以革其愚秦  
 者也愚魯僻陋皆由學力變化故皆能升堂入室

明公之得  
其在斯乎

理學宗傳卷之四終

理學宗傳

卷之四

張子

五

理學宗傳卷之五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之微

五男 韻雅

全編

邵子 子伯溫附

康節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賢而隱徙共城已徙洛為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於書無不讀學專苦北海李之才挺之攝共城令開之學先生說之從受學嚴事之即旅宿必禰坐必拜也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道既通慨然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還共城廬於百源之上抵洛陽以為是天下之中古賢聖所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也實始有定居之志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吟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燕笑終日不取甚異于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

卷之五

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常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雖童隸亦歡愛尊奉以為我家先生來也至經月不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望至尊重在洛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純公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為內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從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問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德篤行具為鄉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為不善毋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為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為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時州府以更法故家食貧至經日無酒不能餉客為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其乏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

曰病且老不復能為從事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

法矣明道

謂司馬光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

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

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

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堯夫曰

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

舉兩手示之曰目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

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平生

所學今無事否堯夫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三

你說一日有所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

將為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

平世處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

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

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得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

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

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眾矣况後此

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

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

內五子  
之卷五

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常

博歐陽修之子非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

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

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

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

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然識未

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

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溫良好樂

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四

六十卷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

卷自為之序

經世衍易圖

太陽 太陰 少陽 少陰 少剛 少柔 太剛 太柔

陽

陰

剛

柔

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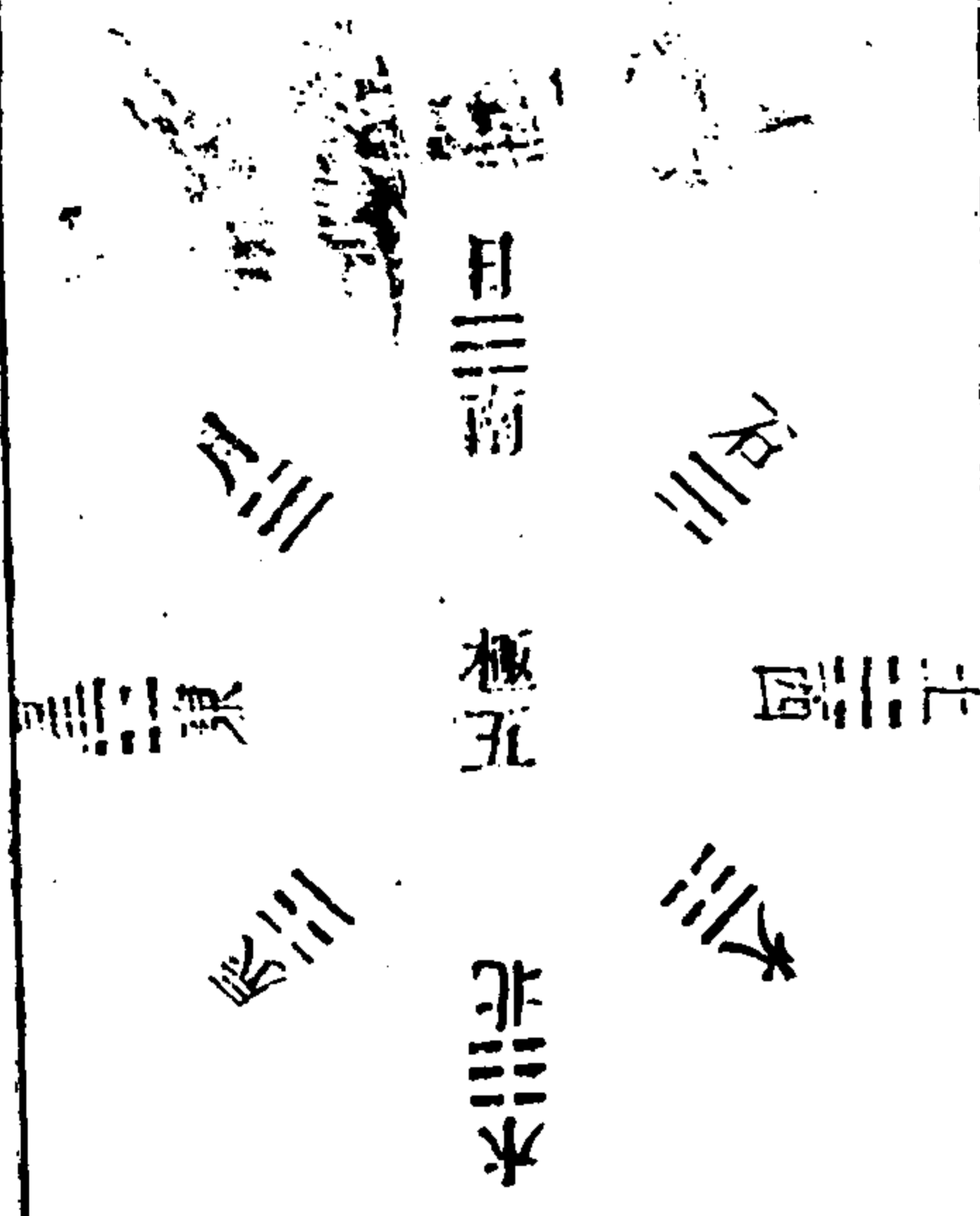
一動一靜之間

靜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五

經世天體四象圖



太陽

日

暑

性

太陰

月

寒

情

耳

會

帝

少陽

星

晝

形

鼻

運

王

少陰

辰

夜

體

口

世

伯

少剛

石

雷

木

色

歲

易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六



聲音論

邵伯溫曰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見唯聲為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為本本乎四象故也自四象而為八卦自八卦而為六十四天地萬物之數備於其間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日曰聲即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聲即元之會日之月也日星聲即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即元之世日之辰也自餘皆可類推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七

鍾氏過曰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為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為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為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為聲水火土石四象為音聲有清濁音有關翕遇音數則聲為清音為濁遇偶數則聲為濁音為翕聲皆為律音皆為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

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

又曰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嚶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齒者不利於嚶由是証正牽乎僻論是非出乎曲說繁然殺亂於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烏能正之哉

夫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關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柔一剛交而金木水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八

土備焉一關一翕交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交而開發收閉備焉日月星辰備而萬情生焉金木水火備而萬形成焉平上去入備而萬聲出焉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焉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關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音宮徵角羽之道各得其正矣陽生日陰生月剛生星柔生辰剛生金柔生土陽生火陰生水日月星辰金土水火而天地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矣日生日月生耳

星生鼻辰生日金生氣土生味火生色水生聲目  
耳鼻口氣味色聲正而人道正焉是知律呂聲音  
之道可以行人事矣目之體數十耳之體數十二  
色之體數十聲之體數十二進目鼻氣色之體數  
退耳口味聲之體數是爲正律之用數進耳口味  
聲之體數退目鼻氣色之體數是爲正呂之用數  
以正律之用數協正呂之用數是爲正音之用數  
以正呂之用數和正律之用數是謂正聲之用數  
正律之用數一百一十二正呂之用數一百五十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九

二正聲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正音之用數萬  
有七千二十四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感律而音生  
焉律呂與天地同和聲音與律呂同順是故古之  
聖王見天地萬物之情暢然後作樂以崇之命工  
以和之以詩言志以歌詠言以聲依永以律和聲  
此所謂八音克諧而百獸率舞人神以和而鳳凰  
來儀則是學也豈直言釋音文義而已哉  
祝氏涇曰宮商角徵羽分太少爲十聲音以十千  
六律六呂合爲十二音管以士麥搏之以聲音之

字母二百六十四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  
鋪布悉備以爲三千八百四十圖各十六聲十六  
音總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蓋取天聲有字無字  
與無聲字一百六十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音字  
一百九十二位衍忒而成之聲之位去不用之四  
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  
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  
以括切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何謂  
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何謂無音百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十

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  
之變反於無聲無音則備矣其間有聲有音雖無  
字皆洪纖高下遂其生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有  
音而無聲則天地不相唱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  
徒有其位實無其物也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相  
交而互變始於一萬七千二十四極於二萬八千  
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六以取掛一之二  
百五十六卦以觀天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長  
也

上官氏萬里曰自 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為翻切  
毋奪造化之功司馬公指掌圖為四聲等字蒙古  
韻以一聲該四聲皆不出了義區域蓋但欲為翻  
切用而未及於物理也惟呈極用聲音之法超越  
前古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可得而推矣詳  
見祝氏鈔而祝氏又或與康節有異同處

彭氏長庚曰鄭夾滌云四聲為經七音為緯江右  
之儒為韻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縱成經  
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今故經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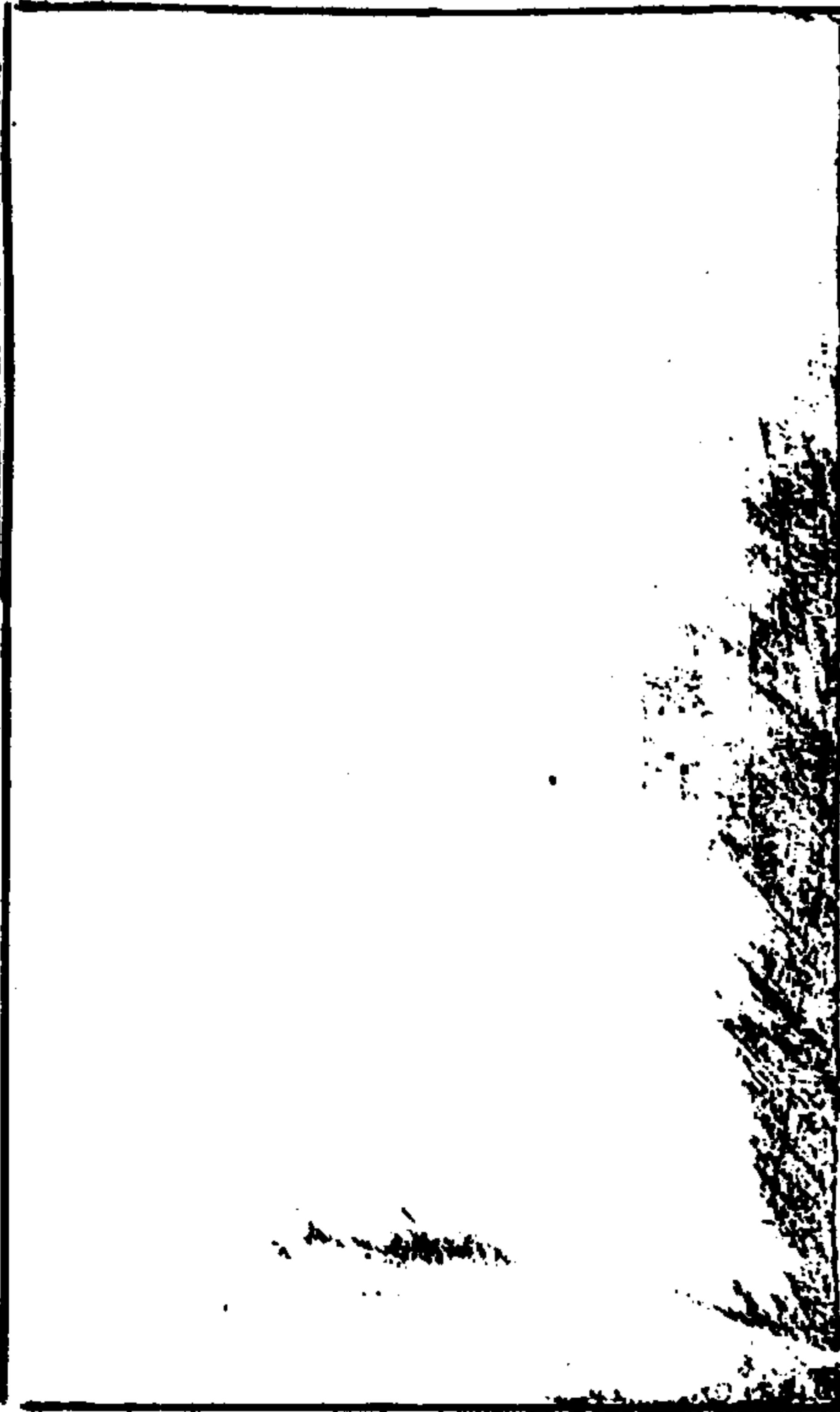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士

聲為律音為呂律為唱呂為和一經一緯一縱一  
橫而聲音之全數具矣於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  
數四十八於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知  
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生焉翁  
闢清濁辨焉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  
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色若臭若味皆在其中矣  
此所以為萬物之數也

倪生曰按先儒云經世全書六十二篇及弟子所  
記外篇上下通六十四篇內元會通世三十四篇  
橫列甲子起堯元年甲辰終五代周顯德九年已  
未繫歲紀事以驗天時人事之得失十六篇以聲

音律呂史唱迭和為圖二千八百四十一以窮萬物  
之數其觀物內外十四篇皆所以數暢前二數之  
義也前二數自溫密著一元消息等圖以括其要  
西山蔡氏又因其圖而推衍之者為經世指要以  
盡五十五篇之文朱子以為為續密近世行本不能具  
載全書惟取精要而圖增以諸家釋例纂為二卷  
列於內外篇之首亦云約矣今所鈔者惟及內外  
篇而復不能盡錄全文聲音亦僅取鍾祝等論約  
之更約然大體已備脈絡不消觸類旁通一隅三  
反固不必詞費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士



皇極經世

觀物內篇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陰陽  
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

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

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

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於動

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

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

理學宗傳

卷之五

五

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

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

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

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

陽為星少陰為辰辰者天之土日月星辰交而天

之體盡之矣太柔為水大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

為石

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

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

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

后天也先天后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

也炎者水之極也柔者火之極也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  
天地之間者水也火也土也金也木也其在於其間矣金出  
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  
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捨五  
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  
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  
其致用也皆有所至其歸則一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

儀兩儀又判而為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

而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陽少陰少陽少陰而

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少陽少陰成於天而為日月

理學宗傳

卷之五

五

星辰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少陽少陰成於地而為水火木

土八者其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

后天象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

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水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

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地成

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為石石與星本

乎一體也在地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

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土之外廣而

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

影附響之相應象見乎土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

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

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

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有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  
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木則謂之曰性萬物  
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  
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  
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  
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寒暑晝夜交而天之  
變盡之矣

水為雨水氣所化火為風火氣所化土為露土氣所化石為雷石氣所化

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  
石雨水雨則為霧露之雨火雨則為雷暴之雨土  
雨則為霖霖之雨石雨則為雹凍之雨  
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五

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  
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  
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  
矣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  
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  
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  
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  
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  
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

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  
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  
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  
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因雨而  
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  
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因雨而化  
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  
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  
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六

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性之走善色情之  
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  
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  
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  
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性之木  
善飛之性善日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  
善耳飛之情善日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  
形善耳飛之形善日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  
之體善耳飛之體善日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

不謂耳目  
之官也心  
之官也  
理此所以  
物非萬物

身非生民  
以乘學有

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  
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  
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  
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  
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  
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  
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  
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  
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七

聖人  
聖人  
聖人

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  
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  
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  
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也所以謂之  
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  
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  
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  
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於天矣天之道盡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八

聖人  
聖人  
聖人

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時也聖人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何如哉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九

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

費加倍

續

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霸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十

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揚墨之徒學者宜有以辨之尚聖人之迹而

為好為惡者則官於國家害於國家者齊中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

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

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

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

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

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三

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

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

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

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

則勸勸又不足則 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

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 則遠矣周之東遷

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

室不絕如綫 不敢居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

五霸與皇  
帝王並稱  
元非其倫  
若此段便  
是解附

之力也

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

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

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

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

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

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

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

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三

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霸之道而何十世之事

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

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

事業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

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尼曰百世可知夫

如是則何止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

之也人能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

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

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

爾所云至  
人者非仲  
尼其誰與  
歸疑仲尼  
惟天地而  
已矣



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歟夫

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謂者天也全精也陽關而為動陰合而為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潔齒與民同忠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五

作易蓋本乎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一陰之動靜遂以動為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為心隱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為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止隱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為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為心隱天地之心一歸於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為動靜之間也

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

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

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

經其為小人君子道長陰不能較陽則其

加通所注不獨釋先年之已言且能開先生之未言俾先生言賴有此支

不能離陰

將對身心上求學問把柄

善之治也三綱正而親上死長世之亂也三綱墜而親父與君

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五

其善事心者也三皇之法無殺五霸之法無生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况其不盛於漢唐者乎其與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之道盛意二道對行何

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一尚由是道而生又况靈於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矣以月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五

經月則會之會可知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

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為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為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為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為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為元月為會星為運辰為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十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五

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元之數為一元在太化之間猶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於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於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於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相乘十二三十三日月之數也其消息盈虧之說不著於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識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

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  
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  
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  
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  
以冬行冬之時也

春及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行  
天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而已

御學之經  
無遠祖文  
之事者先  
生運轉之  
本以其時  
蓋之也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  
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霸以道行力之事也  
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卷

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霸以德行力之  
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  
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霸以功行  
力之事也霸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霸之帝以力  
行德之事也霸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霸之霸以  
力行力之事也

帝皇王霸一世之事其道如此  
在萬世亦然不過因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  
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繼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竟  
可盡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  
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  
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  
未盡也小人而曰繼變是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  
餘烈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  
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  
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  
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霸日月之餘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卷

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為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  
時為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為秋五霸則殺尚  
矣故於時為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霸而已漢祿  
乎霸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霸而有餘三國霸  
之盛強者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皆不足乎霸  
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  
也皆不足於王而祿乎霸者也隋季諸郡唐季諸  
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日月  
之餘光日未  
出之星也

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  
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問或合或離或治或  
廢或強或弱或昌或隳未有能兼世而能一其風

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有其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易有數天地有數數亦理也

必解不惑解者達義先生父子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堯

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川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川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川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川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川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川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

少柔之川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川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通數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辛

日為太陽其數十月為太陰其數十二星為少陽其數十辰為少陰其數十二石為少剛其數十土為少柔其數十二火為太剛其數十水為太柔其數十二太剛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四太陰少陰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川數一百一十二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川數一百五十二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太極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也此於十二此之謂極數太極經世也此於四也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因九得三十六是謂

乾一爻之策數四四六得二十四是為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為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周二百一十六得六十九百一十有二是為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為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懸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為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寒暑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寒暑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三  
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物之變化

總歸在人

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物之氣類如此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霸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霸之民者也有霸王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霸之民者也有霸王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霸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霸之民者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三  
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霸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霸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霸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霸之民者  
世變汚隆不同如此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霸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霸民者農工也帝王之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農農也王帝民者農工也王王之民者工工也王霸民者工農也王王之民者工工也王

解讀經旨  
之以漢天  
地古今民  
物事類之  
變

霸民者工商也。霸王民者商士也。霸帝民者商農也。霸王民者商工也。霸王民者商商也。

民俗澆淳  
不同如此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體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草飛物者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體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畫

性情形體有同異  
所以物有氣類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級  
民俗所以不同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一。飛木之物一之一。

百飛草之物一之一。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一。走木之物十之一。百走草之物十之一。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一。十木木之物百之一。百草之物百之一。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一。十草木之物千之一。百草草之物千之一。

飛飛之物一之一。謂一物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草草之物。物之極細者也。故為千之千物之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一。士工之民一之一。百士商之民一之一。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百士之民一之一。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百士之民一之一。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畫

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一。百農商之民十之一。千工士之民百之一。一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為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為千之千人之賢愚如此。

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

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  
 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  
 百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一之  
 七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  
 千之士當千民十一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  
 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  
 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  
 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  
 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千之商當一民為一一之物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五

經世一書  
 大其能收  
 小其能散  
 然神之致  
 理於經世  
 之理人踐  
 形而性為  
 天地民物  
 之主故為  
 內聖外王  
 之學亦謂  
 於數也

外篇門人  
 子記其先  
 所聞於先  
 生者是  
 卷之五  
 取其是  
 明新道  
 成其特  
 然其言  
 極天公  
 之所未  
 或謂內  
 聖外王  
 詳而理  
 學先生  
 論自外

物之情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  
 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  
 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  
 有我於其間哉

觀物外篇 內篇先生所著外篇門人所記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  
 地以二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  
 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  
 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五

之一以况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  
 三以况天地人也

一謂太極四謂四象天以一而變四謂太陽太陰  
 少陽少陰地以二而變四謂太剛太柔少剛少柔  
 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陽其不用一者去  
 太陰而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陰其不  
 用一者去太剛而言也山是而知十者天地之全  
 數也包太極而言也八者天地之體數並交數而  
 言也六者天地之川數去交數而言也蓋天地之  
 用數六兼餘分為七其一者即天地之交數去而  
 不用者

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月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  
 其一是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

三月三十日川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  
故用者止於三而極於九也體數常偶故有四有  
十二川數常奇故有三有九大數不足而小數常  
盈者何也以其大者不可見而小者可見也故  
時止乎四月止乎三而日盈乎十也是以人之支  
體有四而指有十也

張氏曰大者不足天地數也小者常盈人物數也  
大者不可見小者可見故年包乎時時除時無年時  
包乎月除月無時月包乎日除日無月大者統而  
小者分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是以人知其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卷之五

前味其後而累其左右也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

日見時陽統陰也是天四變舍地四變日之變舍

月與星辰之變也是以一卦舍四卦也

天之四變日月星辰地之四變水火土石龜氏曰  
形有四方氣有四時天有四象變為寒暑晝夜舍  
此四象化為雷雨風露  
雷天足以包地也

日一位月一位星一位辰一位日有四位月有四位

星有四位辰有四位四有十六位此一變而日

月之數窮矣天有四變地有四變變有長也有消

也十有六變而天地之數窮矣日起於一月起於

二星起於三辰起於四引而伸之陽數常六陰數  
常二而大小之運窮矣

鮑氏曰陽一為奇陰二為偶是以一元之數起於  
乾為起數之端猶一歲包年月日時而為之也乾  
之後有兌兌為月其數二衍之為十二一歲有十  
二月也兌之後有離離為日其數三衍之為三百  
六十一歲有三百六十日也離之後有震震為時  
其數四衍之為四千三百二十一日歲有四千三百  
二十時也此一三四五為天地生物之始數陽之  
所以先乎陰也震四之後繼以巽五陰元之氣莫  
先於此是為巽元之年數衍之為十二萬九千六  
百為起數之端坎六繼之是為坎元之月數衍之  
為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其七又繼之是為  
巽元之日數衍之為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若  
夫巽之時數則居坤之八焉又衍之而得五萬五  
千九百八十七萬五千時此五六七八又天地成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卷之五

物之終數陰之所以示於陽也夫抵乾兌離震之  
數包巽坎艮坤在其中自子至巳上六辰皆屬乾  
謂之先天自午至亥下六辰皆屬坤謂之後天後  
天皆效先天而為之也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  
謂坤可知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於無者天辰不見也地

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為基而

常隱其基地以川為本而常藏其用也一時止於

三月一月止於三十日皆去其辰數也是以八八

之卦六十四而不變者八可變者七七八五十六

其義亦由此矣



先天八卦自乾至震天之數也自巽至坤地之數也  
也天統乎體而紀地以爲體常其體者所謂餘  
入於無而天辰不見正指地之數而言也地分乎  
用而乘天以爲川常其用者所謂地也一而地  
大常謂正指天之數而言也八八六十四即一時  
四月一月四十一之體數也七七四十九即一時  
時三月一月三十一之體數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於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  
用止於二百一十有六也六十四分而爲二百五  
十六是以一卦去其初上之爻亦二百五十六也  
此生物之數也故坎離爲生物之主以離四陽坎  
四陰故生物者必四也陽一百一十二陰一百一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五

十二去其坎離之爻則二百一十六也陰陽之四  
十共爲二百五十六也是以八卦用六爻乾坤主  
之也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也故天之昏曉不生  
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  
其有六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去其爻數取其用  
數分陰分陽陽得一百一十二陰得一百一十二  
去其離坎之四陰四陽則二百一十六爲三十六  
卦之數也餘陽之四十二其二百五十六爲去其初  
上爻之數也陰陽之陰常作餘張氏曰先天八卦  
用六爻乾坤主之者體也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  
者用也所以體數實統三百六十運之全用數止  
當二百四十運則六之四也  
體數何爲者也生物者也用數何爲者也運行者也

聖文想其  
千餘年萬  
其亦千年  
以其體  
之非其同  
人非夫之  
其同非玩

也子解字  
書一亦亦  
書在

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  
相乘而以用數之川爲生物之時也地剝而生故  
以體數之用陽乘陰爲生物之數也

用數陽體數陰故用數自相乘以陽乘陽而爲用  
數之川二百五十二生物之時也體數之用以陽  
乘陰爲二百七  
十生物之數也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圓者星也曆紀之數  
其肇於此平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  
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  
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早

無極之前陰舍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  
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  
爲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性非體不成體  
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體動者性也靜  
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  
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陽  
不能獨在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  
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  
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勢陽能知而陰不能知

陽有陰 則天地也 矣  
天向一中 分造化人 從心上起 經論

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為有故陽性  
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偏而陰無所不偏也陽  
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偏而常居者為實故陽體  
虛而陰體實也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  
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  
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  
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聖

故君子貴中也  
陰陽生而分二儀二儀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八  
卦八卦交而生萬物故二儀生天地之類四象定  
天地之體四象生八卦之類八卦定日月之體八  
卦生萬物之類重卦定萬物之體類者生之序也  
體者象之交也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  
象生則末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是故日月  
一類也同出而異處也異處而同象也推此以往  
物易逃哉

有變者 應者自 應者自 應者自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  
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  
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  
乎星月會乎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  
者依草心肺之相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  
也

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莖之  
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  
枝幹之類也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聖

是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各以類而推之  
則生物之類不逃數矣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  
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於陸者必  
細於水巨於水者必細於陸也虎豹之毛猶草也  
鷹鶴之羽猶木也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  
葉繁應天地之數也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  
而反縱也

動物謂鳥獸體者橫生橫者為緯故動物謂草  
木體者縱生縱者為經故靜非惟鳥獸草木上而  
列宿下而山川莫不皆然至於人亦動物體宜橫  
而反縱此所以異於萬物為最貴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  
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其乎指掌矣可不貴之  
哉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  
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日  
行陽度則贏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  
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  
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  
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  
夫月為婦故日東山月西出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聖

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為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為人君者可不慎哉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  
猶水火之相剋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日隨  
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日月法  
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  
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  
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雲柔得  
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陽則不能為雷用

日月星紀  
卷之五

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與雷剛也  
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  
之故吉凶為應則悔吝為變悔者吉之先而吝者  
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非聖人不  
能盡易之  
用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故易始於乾坤中  
於離坎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恒為  
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  
三男於東北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皆交泰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聖

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  
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吾於此見聖人之心矣  
道生天天生地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繼父禪是以  
乾退一位也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  
位離坎交之極者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而  
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  
當不用之位  
象起於形數起於曆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

象起於形  
數起於曆  
名起於言  
意起於用

乃及也

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  
盡也

上天下地  
古往今來  
歸萬其性  
總統是一  
理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五

出於理違乎理則八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

於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

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日人之神寤則棲心

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夫卦各有性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於

天而各為其性也在人則為人之性在禽獸則為

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為草木之性天以氣為主體

為次地以體為主氣為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聖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

自然而然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

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也凡

事為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

於六十兼之以辰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

也

夏至之日六十刻兼之以辰昏其餘分尚可辨色  
餘分侵地不過乎七故歲有閏餘畫極七分而著  
數法之也以一歲而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而言  
夜三分不用皆以存本也存本不用用乃不察故  
人事不可盡常而十之三可也若為之極後來無  
可復措手矣秦之虛階之奢皆用之而盡者也

天地也人

理盡也人

天也地也

人焉

人焉

之靈故實

而不能與

萬物為一

則則自失

其貴矣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

理盡在其中矣仁配天地謂之人惟仁者真可謂

之人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天六地四天以氣為質而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

以氣為神惟神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禽獸

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

之他事亦莫不然惟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

則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

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日月者日之影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聖

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臆情性神而情鬼

辰至日為生日至辰為用蓋順為生而逆為用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任我則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天之尊十之一不可違人之尊十之九不可違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灰者道

也

先天之學乃是心法道之體也後天之學乃是效  
法道之用也熊氏曰先天之學非可言傳當以心  
意而領會後天之學非  
字可考故有形迹可見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熱寐在腎將寤在肝又言在

膽正寤在心

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熱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暗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於心

鮑氏曰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書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

火無體因物以為體金石之火烈於草木之火者因

物而然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覽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為堆阜心一而不分則能

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

也冬則閉而無聲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為

無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

為益矣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

才德皆

不失理術  
亦遺失理  
道亦術  
心能應萬  
變全在虛  
而不動

朋來所以

事也明刺者才力也明辨者知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允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夫在得先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一矢難處矣必至於隕獲

之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布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人知曆理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學至于樂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哭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

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

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闔之

于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

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

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

為知易如孟子所謂善用易者也

善易者不  
言身徒以  
言而已用  
處便

禮非聖人  
不能用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樊助可以兼治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

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

邵某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邵後復攻

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

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

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况五霸實有功於天

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亂乎安得不與

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

聖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兗

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

義立若事求之則無緒矣

人但知春秋聖人所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

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

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

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

惟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

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山道而能濟者也不

由戶者開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則擇善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鬼神者無形而有川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

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

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

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

聖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辛

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漁樵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

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

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

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也惟

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與毀

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華名

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以不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喪實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與則實喪利至名與而無害生喪實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以因入者門戶則眾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至

謂門戶之眾者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易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矣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取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又曰康節先天之學不傳于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其蓋常玩之而兩識淺聞未足以扣其關鍵入卦有定值而先之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居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交常期其原出於繁辭而以是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草懸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平冬至卦也太懸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懸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懸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及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為冬至際監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經世紀在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不懷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宜太后惟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縷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或問朱子先生說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又曰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卦體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持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程明道曰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以其說推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懸都不濟事堯夫嘗曰大哥怎恁的聰明又曰堯夫在商州偶會章惇惇橫議論初不知堯夫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至

花鳥甚堯夫乃言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為上見葉而知者次之見蒂蒂而後知者下也惇然然後惇欲博數學堯夫謂須十年不住乃可那和叔欲從堯夫學堯夫略開端惇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堯夫曰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謝顯道云那七要學數堯夫不肯曰徒長如雄司馬康欲請開那怨召之伯溫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如何伯溫曰恕願乃或以事要公休必為其日之悔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保身全家之計蓋恕以康為溫公子曰若言確有定策功名必信之耳晁氏曰堯夫始學皇極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年朱子曰康節其初學皇極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年心只管在上而轉久之便透想得一二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衰也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

去至人物消盡之時益理不數內數在則內康節  
是他見得一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他  
知得甚事如歐陽如弼定論之類此如康節之淺  
不者也程先生有一東說先夫圖甚有理其意甚  
不此齊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個事物  
如此齊整如楊子雲便零星補奏得可嘆若不補  
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  
也下橫一畫為六橫二畫為七蓋亦補奏之謂  
又曰易是卜筮之書經世是推步之書以十二辟  
卦管十二會細定時節即就中推步之書以十二辟  
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  
推去伯溫解經只是說將去裏面精微曲折也未  
必曉得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至

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  
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問今年禹起甚處伊川  
云堯夫然他日伊川謂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  
堯夫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朱子曰康節於乾卦將終便知有個卦卦來蓋緣  
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明  
又曰聖人如天命以理康節即是術然到數之  
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他質本清明又養之純厚  
未始枉用其心嘗於百泉深山中靜坐獨處其  
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見其燈下正襟危坐惟其  
所養至靜之極故見得道理精明若是康節甚喜  
張子房以爲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  
子爲得易之用  
蔡西山曰康節之書以日月星辰水土火石盡天  
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霜盡天地之變化  
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龍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  
世幾期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

理學宗傳 卷五

一元是一  
個字是  
個字是  
宋人  
前此之元  
後此之元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至

萬物未生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也  
又曰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天人之際安  
可忽哉大哉嗚呼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  
時聖人不能違物物之順時而起者也時有消息  
而後有春夏秋冬時有治亂而後有皇帝王霸唐  
虞者其中天而與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道之  
盛時之盛也  
倪生曰學焉而不知萬物之情狀無為貴學矣易  
者所以窮萬物之情狀者也既得其情復得其狀  
萬有紛如祇取諸掌於焉裁成依物止傲于焉變  
通神明為黨物易歸元世遂超上此形情狀之所  
以不可幽莽者乎邵子有懷起嗣其體則不踰  
策乃加廣曲為引伸與彼象罔發明古經誘開蒙  
養將以彌綸庶幾泰兩豈能數了抱泰著往夫說  
易者踞離清辨供懸賞惟特鈎奇翻疑入妄章  
何淺淺未扼負項若欲備虛實而有用茂詞理而  
限限者不得不尊夫高安樂而擊擊壤者矣



又曰章耶求之而非與二程不求而欲與誠與好之分乎曰不盡在此伊川問明道加倍法如何曰已忘之矣忘之者心無所繫也惟有不繫於數之心即已得全乎數之理殆同內篇所云不以我觀物也必如是者而後可與言先天若流而谷應慧事推測工趨避神後應彼一術士此一藝師議緯之所山茲大造於焉而漸

康節先生本是經世之學為他精易數於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等得來無毫髮差錯却看小了他學問朱子亦謂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的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是事而待可處方試為之才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愚按先生之不肯深把手做者正知其不可為而不強為所

謂知幾者乎羅自沙有句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黃石齋舉其詩卷舒萬古與古手出入千層雲水身圖堯夫有此本領餘非所及此則堯夫之為堯夫也

或問邵子滿於數如何亦列聖學曰數也而不符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於理則數與理豈岐而為二雖出入殊路適道則均邵元錫謂數漸則感通則神自有生長來建天地之極極其用箕子也夫堯夫也夫

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君實二程交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溫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與黨徽故伯溫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

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于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為物物化而為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能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語錄

道生一一為太極一生二二為兩儀二生四四為四象四生八八為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為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為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為一體萬物為一身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萬物

理學宗傳

卷之五

邵子

七

理學宗傳卷之五終

理學宗傳卷之六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

垣

六男 尚雅

全編

朱子

文公熹字仲晦世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生先生於南劍之尤溪幼甫能言父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父病亟屬曰籍溪胡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一

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既孤則以奉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三泉州同安簿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之門延平於其父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孝宗即位詔求直言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講朝政雖未有闕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豫利害休戚雖不

平生所學  
在此

可徧以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陛下毓  
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  
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  
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  
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  
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  
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

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議為修  
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二

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  
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  
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賔  
客其已失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知之耳帝得  
疏大感動召對除武學博士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時  
相王和先生力辭不就尋丁內艱歸復召以未終喪  
辭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肯下言熹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特改秩昇祠太息曰是以退為進也又力  
辭乾道五年以薦召知南康軍蓋先生自同安歸家

此正行其  
所學准何  
麻

居者二十年矣四辭不得命乃赴郡興利除害汲汲  
如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首務數請郡學引進  
士子與之講論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與諸生質疑  
問難不倦風教大行七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  
害先生上疏甚懇切八年陸子靜來訪先生請為諸  
生講義利章切中學者隱微深鋼之病遂刻之石時  
湖東大饑易提舉湖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單車就道  
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而陳七事而行比至部  
米已輻輳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行部乘輕車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三

簡御徒秋毫不及州縣雖深山窮谷拊存不遺官吏  
憚風采有解印綬去者由是所部肅然事竣相王淮  
贊於上曰熹嘉政乃行其所學民被實惠進直徽猷  
閣會知台州唐仲友者暴不法而與淮同里為媼家  
業遷江西提刑矣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偽  
造楮幣等事劾之淮持章不下疏十上愈力淮不得  
已下紹興府鞠訊獄具伏則奪其新命以授先生乃  
太息曰是所謂蹊田而奪之牛也辭不拜淮大恚嗾  
御史鄭丙陳賈誼道學假名濟德軼之遂奉祠而海

內尊嚮愈益衆久之淮去位相遽大力薦除江西提刑從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即入對毋及也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爲面設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數四曰久不見卿浙東事朕自知之今當處以清要不復勞卿州縣矣時曾觀已死王莽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力論之帝曰昇有才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部侍郎林栗先數日與論易四銘不合志之遣部吏抱印迫供職以疾請遂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四

疏醜詆之爲欺慢先生力請去帝以栗言過適欲易他部兩全之請益力乃罷栗申前提刑之命力請祠去而帝意終向之未踰月復召爲崇政殿說書辭敦促之不赴具封事投匭以進反覆數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將爲燕翼謀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深中之除秘閣修撰竟中沮而帝亦內禪矣光宗卽位改知漳州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

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爲傳經女不嫁者私創爲庵舍以居先生嚴禁之俗爲大變時請學訓迪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那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耻者列學職爲諸生倡知學錄趙師處之爲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病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擘諸利病甚悉且悉究方量諸法上之而蒙右翁翁稱不便詔需后以子喪請祠除湖南路轉運副辭除知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五

靜江府又辭差知潭州又力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乃拜命至鎮途次老稚相攜扶屬路以迎幾填塞不可行修武備城姦吏抑豪民而至於童教興學長沙人士夙向學以益奮郡郡數百里畢來學至坐不能容寧宗初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烹爲本宮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入對言屬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亦猶有可議者曰

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心是心也所以行權而不失正之本也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愆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日夕怨慕號泣祈哀篤實感發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臣不信也兼實錄院同修撰始入侍奏對懇切帝開懷容納數論盤銘丹書之旨編次成帙進且而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后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六

子勉上進德又言陛下以世嫡承統承重之服著在禮經而先時倉卒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追復數千年未行曠墜之禮舉而復廢臣竊痛之既往之失不可追改惟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不報會孝宗祔廟議迭毀於朝端不合而韓侂胄寔用事以內批罷宰臣臺執念以爲國柄旁落此始也疏力爭侂胄大憾深傾之而帝亦厭其事事間適內批罷奉祠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而罷初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

汝愚在斯先生可謂知幾

引領望治先生獨以侂胄用事爲深憂數以手書啓丞相當厚賞酬其勞謹勿使頂政有微漸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甚妙易制及先生去國丞相逐而中外大權盡歸侂胄矣居無何侂胄誅丞相以不軌欲誅之舉朝無敢爲關說者先生自以繫銜侍從義不容默則灑泣草疏萬餘言明其冤辭首痛切諸生迭諫以爲必買禍不聽請策之遇避之同人乃默然取諫草焚之自號遜翁以廟議及山陵自劾乞罷職遂以疾乞休不許以監察御史沈繼祖章詆誣落職奉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七

祠尋致仕公既去侂胄勢大振鄙夫愉人迎其意峻僞學之禁而正士困辱從游之士特立不懼者密相從問學次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御遊市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久之有旨守朝奉大夫致仕而侂胄以怙縱侈益甚坐開邊釁危國見誅殛其徒黨亦根株斥戮矣先生之學主格物而莫要於敬義中庸論修道之教必先之戒愼恐懼則持敬之本也大學論明德之序必先之格致則精義之端也動靜交養誠明並進則又太

極陰陽渾闢互根之妙也又以爲致知不以敬則昏且紛知何自致躬行不以敬則怠且肆行豈有當哉故敬者聖學成始成終之要其論格物曰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有是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也近取之身則心之爲物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有則而不可亂也所當格也身之爲物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之施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則而不容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八

已也所當格也外而觀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察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所謂降衷秉彝有物有則者也學之爲道必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自身心性情以達於人倫日用由天地鬼神以極於草木鳥獸皆有以見其常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而反之於身以踐其實焉此學所以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也其平

居終日儼肅如對神明行奇而恭坐端而直日未明輒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及先聖退坐一室几案必正寒暑造次未之或問家庭之內斬斬如也怡怡如也自奉甚約而奉觴薦俎曲盡誠敬其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辨嚴不容凌躡以進雖疾病支離而講論率至於午夜晚見諸生率率於文句訓詁頗時時指示本體使深思自得而知者蓋已鮮矣學禁作屢空晏如與諸生講學不輟有請謝遣生徒者先生笑而不答有以書諫者答曰放流竄厥久置度外諸生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九

遠來無可遺去之理朝廷必有行遣亦須符到奉行若仰人鼻息爲舒慘則方寸之間長戚戚矣比寢疾猶力爲學者講太極西銘之旨丁寧以堅苦問學爲勉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所著書於易有本義有易學啓蒙詩有集傳大學中庸有章句有或問論語孟子有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各有解禮編有端屬黃幹書傳有旨屬蔡沆而手訂是其典謨所編集有近思錄小學書宋名臣言行錄伊洛淵源錄行於世而學庸論孟則更定數四沒前四日猶改大學誠意章

曰是人鬼關也其拳拳明道垂世如此通鑑綱目僅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世所傳家禮則丁毋夫人憂時具草沒後始出不及更定子三人塾塾在皆以蔭補官塾中散大夫在理宗紹定中為吏部侍郎類次先生所為詩文曰文公大全集行世嘉定初賜諡曰文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十一

心一而不二人心道心操存合心總只是此一個心非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官乎此心也釋氏說心之說是以心求心以心求心若兩物之相持而不相合教與吾儒相似而實不同

觀心說

或謂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十二

見其參于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細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二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

會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  
晝之所為得以皓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  
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若盡  
心之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  
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  
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  
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  
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士

之相持而不相合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  
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  
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乎心之謂也  
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與而心倚于衡是果  
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  
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  
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  
心如口說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  
其理虛而其勢逆悉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

釋氏之學始終未末以一念之肯綮而遂至于斷滅盡其能慮在維理而釋氏意在破理此其大弊也篇中既舉其罪狀而又

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  
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  
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  
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  
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  
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于此既有以得于心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士

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  
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纖毫造  
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  
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  
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  
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  
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  
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  
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



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  
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已隘而其勢亦已逆  
矣然以其立志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  
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  
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懸極妙有不可以思慮  
言語到者而于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  
可易之實理則反背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  
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  
不識性是以殄滅爨倫墮于禽獸之域而猶不自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古

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  
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  
然後乃有不合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  
蓋前失之意然亦其乘爨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  
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于  
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  
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  
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  
說而不累于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

其有懸妙之說而不滯于形器也則世之所謂賢  
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  
淪于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僕婢黥髡盜賊亦匍  
匍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  
而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  
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問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  
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  
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  
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至則既不得其要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古

領矣而徒欲以戎 之醜號加之其為吾徒又未  
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  
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  
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詎也嗚呼惜  
哉

信州鉛山縣學記略

子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  
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  
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

晉運之不  
亡恃民之  
乘養有不  
可成也者  
耳此論矣

尾今讀者  
四 傳子而書

數是于學者日用飲食起居之間既無事而非學于其群居翫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于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于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意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群居講習之際又不過于割裂裝綴以為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其

是以前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于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于一偏而不得以入于聖賢之域于是時也其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彜有不可得而滅絕者耳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于已

此是學問  
大綱

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仁說

程門往往  
未竟之言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志

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括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禮義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

而文公足  
務之此篇  
共大較也  
蓋一經相  
精斯道中  
天所以為  
集大成

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俄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六

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所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易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

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頤以爲與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七

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紫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答汪尚書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

這同學工  
失此是與  
學手不合

案陽一生  
實處處來  
得原不容  
說悟只合  
如此做去  
以俟一旦

易起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  
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早近瑣細不足留情  
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  
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  
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  
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  
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  
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惛然也則亦何  
以悟為哉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  
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假偃耳焉若致一吾  
宗循下學上達之序且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勿  
略寧下勿高寧淺勿深寧拙勿巧從容潛玩存久  
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  
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  
一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  
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  
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充哉

答連嵩卿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手

理學宗傳 卷六

此段公素  
兼得了然  
足登孔聖  
人鬼神生  
之理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  
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  
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  
個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  
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  
則只是于自己身上認得一個精神魂魄有知有  
覺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  
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  
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  
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  
一般懸妙道理雖若混濛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  
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個天地性中別有若干  
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自生自死更  
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  
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類以此問于晦渠必有  
說却以見論

答江德功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三

順性之  
正處事物

之當理引  
徒窮物之  
理而正物  
在共中矣

以格物  
之當理

至于物則物理盡者意何俱到不可移易其之繆  
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  
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于心餘三十年近  
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  
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  
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  
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  
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  
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三

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  
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  
所謂格物而至于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  
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  
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  
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細微之間王賓次  
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  
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王賓之分有所未  
安訓格物以接物則于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以義

一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  
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  
之差殊踈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  
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  
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為闕字增語反致讀者  
之疑多矣至于彊解程子之意以附已說其如他  
語之可證何又謂某解以格物致知混為一說則  
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  
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三

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  
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  
一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  
一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為知則庶乎其可矣  
與劉子澄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  
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  
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  
錮殺戮之禍有以蔽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

東漢名節  
自是光武  
明章之烈  
諸賢以死  
趨之遂則  
死之遂則  
注有得  
注有得

知學之大  
則道之氣  
行于山虛  
之餘漸固  
全身之計  
者今古無  
感不備理  
矣以爲也

與胡二  
新只一敬  
字便解如  
丁當此掛  
文云敬我  
尤而德不  
歌稱泰始

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于  
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衛之婿曹操  
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于凶  
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  
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  
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  
真以爲是必有深謀音計可以治國救民于萬分  
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于洪水猛獸之害  
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見得此意思分明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西

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  
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

答項平父

示論此心元是聖賢只要于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  
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  
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  
如今說則只恃一個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  
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炤管不令  
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

知  
之  
因  
人  
之  
學  
也

不可謂無  
不可謂有  
二極由是  
太極之益  
天而已  
陰陽原是  
象則

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  
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  
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三  
自相攪掣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  
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  
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  
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  
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沉深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三

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  
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

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

矣

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

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

非真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

天地  
同一不息

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氣聚而生  
氣散而死

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于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死無復更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三

性須兼論  
此二者始  
備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獨底是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

聰明  
皆氣力  
承用  
力性  
如何得復

性譬之水木皆清也以乎器盛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汚濁狎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

似行所  
無事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

才足知行  
才一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受罪非大  
勇人不能  
只滿整在  
心天下再  
無難事  
無難事  
無所事事  
無所事事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  
學者當當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

其思若思  
總自是斷  
絕不得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若見得道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三

其事體  
絕不得

理分明自無閑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閑思慮也

得其而  
萬事皆  
從小處  
會理是  
會不全

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如今日用賞罰到賜予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個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今日道他那大底是甚物

事天下只有一個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個道理這裡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若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無所屈撓于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靠得然其功夫只在自反常而仰不愧俯不怍自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五

然如此不在他求也

改過貴勇防患貴快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

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

士大夫出處辭受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最儉蓄充其操止食稿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或

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或

云似此等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底便弑父與君也敢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炤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五

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境而發路曲折恁地去

的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將與人看不得要討個無聲無臭底道理雖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

天之德居  
子之自強  
曾子之剛  
也夫子嘗  
曰吾未見  
剛者未見  
剛者未見  
剛者未見

性亦有用  
處  
實學人不  
在科舉不  
科舉

士大夫出  
休風俗不  
可不白愛  
愛官好色  
之人儉蓄  
清苦不足



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而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而看方好故非久于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個心把捉一個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在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在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三

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個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于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

學字道者

緣主敬無見太極見本性之路

修身有八任舉其一

天命之性無極之真正在日用之間合當敬此道型上故只擇

善固執中正仁義使是聖會此事的功夫

講學本行

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于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子思周子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三

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

曰然其心  
而不不知  
不求則就  
于不若矣  
其心之本  
然也哉然  
一操則心  
仍在矣

此爲于靜  
動處告

忠孝大倫  
人知矜重  
而夫婦  
室鮮不怨  
焉故非如  
幾慎獨之  
君子孰能  
體之

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  
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  
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  
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間  
處可安頓之意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  
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  
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三

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  
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  
避之也

男女居室人之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  
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閑之中雅席之上人或褻而  
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  
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  
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于乾坤  
而中于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

有此一見  
方是行間

敬回不論  
有事無事

夫子與子  
路論君子  
到只一  
敬字

其以此與

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  
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  
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  
去矣某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  
證候不同然其志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  
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  
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  
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仗倆商量講究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三

不亦誤乎

敬字工夫于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  
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  
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  
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  
而已尚何問哉

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  
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  
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于此處用

刀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  
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頓悟懸絕處徒  
使人顛狂粗率而于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  
安也

因呂陸兩家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狗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其覺不滿意應之蓋嘗學于兩家不知其于此者得果何如因話叩之因書喻及為幸也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五

此滅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誦誦涵養未當大段着力

考索也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  
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其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  
由太虛有天之名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義亦甚密皆  
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

此分疏世間幾何大眼目字與幾件大節自亦最為明析可以折衷諸家之說

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

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

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

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

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

問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

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

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

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五

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

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

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鸞飛魚躍明道以為與

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

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

目前自証証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

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

矣

其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却得

明道此語聯貫晚年方得無礙無任後學朱龜卒解

朱龜卒解

不知先生  
看其不

此緊與子  
神合此

此是符象  
山書第八  
可與到此  
實然

二人投矣  
于此見之

此與子神  
神合此

收拾放心覺得目前外而徒作不少頗恨盲廢之  
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嚴霜大凍之中豈  
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耶

某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于世者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美

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恨未得從容而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士之問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

此與子神  
神合此

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于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簡氣習偏處意欲前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美

此與子神  
神合此

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深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某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屬幾重公案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

此與子神  
神合此

夫自不能逃吾之鑒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

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

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

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

實見處事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

衣也

門人黃幹同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

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垂章較著者

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

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生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王子文成曰余論官龍場居 處困動心忍性之

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再更寒暑遂諸五經四子

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獨于朱子之說有相

抵牾恒疚于心竊疑朱子之賢而豈其于此尚有

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

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為自

証誰人之罪不可勝讀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

乃其及而論之說自始以爲舊本之誤思以附

已見固于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失相繆及者而世

此段在見 聖年有記 不在章句 則節之習

鄧氏元揚曰自永樂中成祖皇帝宗學爲道統繁

也撤國文公書自帝王國門下建閣巷山谷之氓

駭而業之竟自首遵川誦習之矣弘德來始頗有

評論差夫國家百十年守成式遵遺教于金判玉

條而風氣質淳先民言行純師純法伊誰之力也

予讀文公大全集若行狀年譜狀焉公當宋南渡

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劘君相不見所畏綱紀

國論必以其道乃極用愈亨處幽如燭諸進退取

舍之分介然嗚呼豈曾言哉豈易言哉言之立豈

不以人哉

著述之多莫過文公而後引後學之功亦莫過文

公但其意既以開發純根爲事則其言平易質實

遂有爲利浪人所誦者文公資學兼到故晚年有

誤人之悔痛自懲艾此真夫子之所謂開道也然

此一開也正從深遠之後方有此豁然貫通衆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蓋

其實錄耳必欲以未開道之先強爲既開道之後

是徒知尊崇文公却失文公之心亦未見其爲開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理學宗傳 卷之六 朱子

理學宗傳卷之七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趙御衆

長孫

湖

全編

陸子

文安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父賀教家有法兄九齡子壽九韶子美皆賢子靜生而清明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總角時常汎掃林下宴坐者終日三四歲時侍父行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始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十餘歲讀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我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中因洞悟本心渙然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內事即已分內事已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乾道中赴進士舉呂成公祖謙時為考官得其文大驚以為讀之心明目然江西小陸之文也時初至行都輒以明道講學

為已任一時俊傑輻輳造焉至數夕不寐而神采愈

精第進士除國子正遷敕令所刪定官輪對前數日

默坐澄心務積誠以動上對先夕殿劄未具也門人

屢為請不應已一時而成繕寫就即入對帝與反覆

者久之先生亦竭底蘊自盡帝獎歎焉宋朝士久次

不遷例求去或以為言先生曰吾非不能去也顧曩

奉面對時粗陳大義上應我如響更思一望清光少

自竭致臣子之義耳距當對五日存忌者忽除將作

監丞丐祠黽學者輻輳邢山老長亦俯首受學貴賤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二

老幼克溢塗巷以雲臺山泉石之美結茆其勝處以棲名曰象山從學者恒數百十人先生悼世俗之通弊啓人心之固有俾自知自信興起者甚衆所居至不能容其為教去世所謂學規者而從容涵泳切磋誘掖能令諸生善念自興容貌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也又灼知學者心術隱微之病言中其情往往汗下有懷于中而不能自達者為條析其故悉知其心之所欲言嘗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

者頃刻而不知即可以不正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光宗時除知荆門軍州於南渡後爲次邊先生初不欲以家自隨會邊有警慨然挈家往延見僚屬如朋友委心遇之伴人各自竭其論說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論以義理故境內官屬之貪廉民俗之習尚皆得之于無事輕罪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剖即手元訟牒歸之令自緩以厚俗惟怙終不可誨化者始詳具獄防異時爲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三

繼覆有訴遭竊脫無主名自出二姓名捕訊之立伏盡得所盜賍宥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莫能知也翼日有訴遭掠奪者捕之即其人吏大驚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郡以爲非急務多弛廢不省先生中嚴之盜賊屏息荆門素無城壁以爲自古爭戰之場于江漢爲走集今爲次邊城何可得已乃集義勇給庸五策于城躬自勸督役者樂赴凡二旬訖工初計費緡錢二十萬比成僅費五千緡先生平日獎激人才多所感化荐舉僚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

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此古今治亂所分也居久之治化果洽兩造有不持狀獨自請求決者答筆不施民相保愛幾至于無訟吏卒各自勉以義耻犯法也歲旱每禱輒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一日謂女兒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施以沒女兒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歿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禧雪霽降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命具浴浴罷易新衣幅巾端坐而逝年五十四吏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四

民哭哀甚歸葬攀號塞道門人奔哭會葬者千數百人先生學有契于孟子而內獨得于心其自言曰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纒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與學者言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故其教人惟自得其本心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其于人倫物理事勢中切已自反與過遷善不已也其言曰志于道者當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莫不畢于是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

帝歸女無貳女心敢少肆乎時朱陸二先生與呂成公張宣公並起交振而朱陸之交訾頗深始朱於學既有所承傳而陸兄弟崛起學無所從受又南渡後風氣裂而士習舉勁二先生稟皆剛明所從入異路而氣頗相忤陸自夬角時聞伊川語輒有若傷我者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而紫陽以爲明道語渾淪超邁學之無可依據不如伊川語的確精密耐學者咀嚼也陸以爲山萌蘖之生至于枝葉扶疎山原泉混混至于放乎四海爲物不貳故學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五

莫要於求心或勸之著書輒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故其學簡易直捷而溫存完養終未若王文中程伯子之深醇篤至也其徒輕俊者悟心自足輒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恣睢以自快爲文公所深詆紫陽闊大弘博而學守繩墨以爲累高自下行遠自邇使學者必循循于窮理讀書先知所止而後力行以求至言涉高遠輒斥以躐等于階級若已峻然故其徒陋者日研于訓詁章句而持守多不得力陸以爲是意見議論增疣益贅者爲之也其後陸旣先逝朱之

門人頗振暴其短爭門戶者至詆陸爲異端痛擠排之而忽其所長則益過矣當時陸與朱論太極圖辨論不合或以諫陸陸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有學者貽書晦翁詆子靜朱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埋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未可以輕議也又貽先生書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然要之二先生學各有造其徒亦各徃徃自立入能匡君出乃善治學則立已教以造人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六

要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子二持之循之能世其學宜通直卽先生謚文安明正德間王文成督江右褒崇陸氏子孫嘉靖九年從祀

九齡明悟端重十歲喪母毀與諸弟日切磋于道閭閭侃侃伯仲自爲師友而九齡深觀默養優游而曲暢之也其與人和不違物而非義不能干直不徇人而與處者久益有味四方踵門請益者群疑輒轉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所疑而反蓋動悟孚格者有本而用力專久人之疾病皆嘗折肱所語人者浮沉滑



濬各中其病而然也其打格不入者寬需之令自化  
皆言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適以固其意  
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第進士授典國軍教授與國  
瀕大江民寒儉鮮就學九齡端矩夔蕭衣冠如臨大  
質勸綏引翼士風颯有與丁繼母憂歸不復調比得  
疾晨興與客語舉奉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夕整襟  
正臥而卒學者稱梭山先生

九韶平居混混無留察至事理盤錯情偽隱伏析之  
如蒼素形迹可疑不輕信流言濫濫不輕揚處好惡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七  
之際逆遜其苦一不能溺也

與上下有  
本一個道  
早讀經說  
仔細玩味  
便見  
知本本字  
便是字字  
的把柄有  
本領者當  
自覺一  
夫子分付  
顏子事業  
雖云不傳  
而開諸通  
書而銘那  
一件不是  
夫子之道  
第無如顏  
子能領略  
耳

語錄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  
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  
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皐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  
佯狂不灰者正為欲傳其道既為武王陳洪範則  
居于朝鮮不食周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  
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八

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  
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甍水  
矣學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  
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  
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  
傳之于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  
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天之一字是學陶說起

儒學本天所以云此  
虞之際道在學陶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

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今人略有些氣識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

則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更離乃可失了頭緒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九

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因

有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進回不進則是未知

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也未知其保養灌溉

不知有心遂至戕賊放失知求放心應須  
保養灌溉故學問之道求放心而已矣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唯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為

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為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

知路而自謂能知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學陶

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

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

不可用心太繁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多事未必有

切己之志須自省察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語以尊德性誨人

故遊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于道問學處欠了某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十

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遊某之門者

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

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也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

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

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問之

曰誠然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時

非其端

異端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拊那個為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

異端

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

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

丈量徑而寡矣此可謂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十一

論之君子小人未嘗不分別若銖稱寸量較其一

二節則小人或得欺為君子君子或似隣于小人

邪正賢否倒置者多矣吾于人情研究得到或曰

察見淵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

持之方耳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每有陳論吾應之亦無他語數

日後所論已罄力請吾誨荅曰吾亦未暇詳論然

此間大綱有一個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

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進之為文章技藝又

大綱在除  
磨心處先  
立乎大而  
心者理會  
焉不期勝  
而勝矣

研究得理  
有扶持之  
方不獨知  
人兼安民  
實內

說他身上  
理會便是  
要正格格

論頭香頭  
相去幾何  
而理學之  
差千里

唯仁人能  
以是而度

可人多自  
愛

禮義

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抵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劉淳叟參禪其友詰之曰淳叟何故舍吾儒之道而

外求乎淳叟曰譬之于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

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今只要就

他明此手其友云若如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

此手不願就他把鋤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

喻友亦可謂善對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于姑息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十一

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虞舜孔子之寬

仁吾于四裔兩觀之間見之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

或勸先生之荆門為委曲行道之計荅云仲虺言湯

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禮義

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

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于古人

者正在乎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

禮義却只是利害

此已說盡

何向是要  
善事在學  
看自得之

自學之要

是聖人事

有兩件事  
便難矣  
所推不取  
讀若不多  
人從彼處  
出而能致  
勝者便是  
張子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一章仲誠處

一日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仙誠答曰如鏡中觀

花先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

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

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問學者

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

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

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

學個什麼審問個什麼慎思個什麼明辨個什麼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三

篤行個什麼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過人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是全是

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自今各

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惑人自

吾儒收績故能入耳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

之初不知自家已被他點檢在下面如何得他服

實地學道  
從心悟是

要安信懷  
學問人原

爾學不起

實知會道  
全在意見

善利之辨

便是孔孟  
忠願

善自本心  
孟子所以

道在善

善德是光  
王之法親

夫子無前  
文武自見

千年方進  
一步此是

夫子自己  
爾是鏡中

花

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

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願

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

却難

傅子淵自此履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

先對曰辨志正已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

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却是反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四

了方有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

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或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

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為富貴貧

賤患難動心不為異端邪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三

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

向之差別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裡多

少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

得不能

夫十年方泮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大綱捉撥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于江海之中沛  
然無礙

天來大事  
先立乎大  
是也小者  
如何得引  
得心動  
重志處

人不辨個小大輕重無盤識些小事便引得動心至  
於天來大事却放下着

要當軒昂奮發莫凭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獲他言語  
更小似他

志于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模人言語的與他一般  
是小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五

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

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

其氣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

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

子之進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

子則又不敢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

非特顏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

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

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田

其異者  
而之之大  
不淺深不  
香千萬自  
其同者而  
言之竟無  
與人同耳  
故曰亦為  
之而已矣

有甚大者  
是收拾  
對付可也

私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于事親從兄應事接物  
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  
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于  
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  
居此大小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  
等級之所繇辨也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拾精神  
在內時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  
是其次第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六

問伯敏云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且今

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為其

所當為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

神都來却無向來疊疊之意防閑古人亦有之但

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

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

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自家有底

物事何嘗硬把捉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無下

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為一件大

只要把捉  
所以精神  
都成若果  
能求放心  
立志則道  
憂之意便  
使理而出  
來我便是  
不自強之  
切在學問

事不肯做是說其底平日與老兄說求放心立志

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

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

我如何立若立得佳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

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裡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

所傳者乃外入之學會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

問近日日川常行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

不管只理會我畧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

根源也若能不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七

忠不成心只是一個心其之心吾友之心而上而千

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

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

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人就無心道不外索

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

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日問學而又艱

知有心而  
存養之便  
無成狀無  
放失又安  
有弊難支  
難運問不  
意者抑

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

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根學人言語

夫夫自有冲天志  
不向如來行處行

王介甫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

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關介甫者但

云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

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常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

嫌于同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六

居平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

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過之所以卒至于無

奈他何處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路得筵處

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摸索形似便以為堯舜三代

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勉其君以法堯舜

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

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

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

介甫當日  
即不變法  
不吉利亦  
不能致君  
手楚當道  
其人原非  
事變之人  
不曾路得  
難處而理  
自把捉豈  
有不教者

人皆可以  
為堯舜故

謂得道便其文王

說來原有

兩個甚可異一似是一而似德一物幻而情本皆若有之病而流

致意習俗其所習礙緊冠帶也不決去之知如何得至大者如

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其所能識  
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盡力焉  
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古之所謂曲學誠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頭頭狼狽如

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做古先聖賢言行依仁

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過聖

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

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九

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

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個擔板自沉溺于曲

學誠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救豈不甚可

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

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

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

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

其勇私意俗習如見現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

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德性之權

學成過去無不知而

日用行習之中却有一處余此而

高談一語是虛論夫子呼我高無以一實曾子曰唯此千古難言之事未可輕易作高言也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着眼看

破流俗方可此豈小廉尚謹所能為哉必也豪傑

之士或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

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灶

書摘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

進來書氣象甚覺齷齪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

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十

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

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

到此能有愧懼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看挺之殊

未曾如此著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

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

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用功後來遇師

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語此虛論也

真曹挺之

忘情忘志  
得道是助  
有志助則  
本心極微  
動靜安得  
合一若得  
平穩息止  
本心

心我之心  
其故也以  
斧斤之伐  
牛羊之牧

遂日就下  
帶亡其存  
也勿令有  
斧斤之伐  
牛羊之牧  
逐日就下  
長養故曰  
無則存金  
剛亡  
過而後改  
者不必言  
過而後改  
者又恐傷  
下體易而  
至害過未  
能所以孔  
子取年學

得書知為學有進其愚但所謂忘情息迫兩偏此人

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

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

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

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

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

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典潘文叔

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三

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

吾分內事日克日明誰得而禦之此事不借資于

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

耳與舒元質

夫子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謂舜跖之分

利與善之間讀書者多忽此謂易曉故躐等凌節

所談益高而無補于實行子淵知致辨于此可謂

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

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又善則速遷過則速改

焉可以無  
大過頹子  
行不若未  
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  
行是矣  
能改過之  
人其不輕  
易

兩偏此非  
道也兩偏  
道當如是  
故也提見  
貧窶不足  
為累結縛  
易實乃在  
運成尚復  
從容故云  
貧窶與家  
而云為累

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

如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

數年五十以學易夫子稱頌子好學又稱其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頌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所謂

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

傷輕易矣復傳子淵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始病于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

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于是必謂不假推尋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三

為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願索隱鉤深致遠

者為非道耶必謂不假擬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變化者為非道耶謂即

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耶是始未得夫道

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

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

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

草食瓢飲不改其樂財見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

如是故也叫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



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于七日不  
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  
子路結纓曾子易簣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  
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聞道者乎 與傳聖謨

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  
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  
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于初徒自生枝節耳  
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與色許道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  
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  
今人大頭既沒于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  
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  
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  
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  
天下澤及後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  
擊壤而歌咄咄而食饜非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歉  
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

漢烈與輕  
易均非深  
至自勝七  
是下道

主不見經  
下不底息  
此無時之  
聖也名聲  
勝其才知  
功能自亮  
靈可著處

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  
求歸于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為警也 與色  
顯道

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  
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  
一家也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裡人自相矛  
盾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  
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  
適正至其情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于四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三

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儻黨反使  
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  
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 與羅春伯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個心本來是好底  
物事上面着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  
識得一個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  
實見得一個道理焦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湖  
叫胡喊  
門人袁燮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  
未嘗不善孟子常言之矣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  
迷途如藥久病學者親承師訓向有歧望聖賢若  
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  
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  
王子文成曰世之議者以其符與晦翁之有同異  
而遂詆以為神夫神之誠一無人倫遺物理而要其

本心能明  
則宇宙一  
家也元無  
隔碍不明  
本心則一  
家之中橫  
分楚越而  
况于陸子  
之八乎

歸焉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荷陸氏之學而果若此  
有學而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與當有不得于辯  
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于言而勿求  
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與起于持勝心便舊  
習而是已見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  
棟批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何義兆問于黃石齋云朱陸初來只是一家自海  
翁至鸚湖後生許多齟齬說還是何處關繫某云伊  
兩家辨論不自鸚湖而始却是陸子美開端明刺  
極為老氏之學遂生異同其後子壽子靜原本伯  
兄與翁翁格物致知之說爭源分流學者從之遂  
分徑路其陸氏淵源本自不錯子靜識見太朗  
氣岸未融勿于廣坐中說翁翁又是一意見又是  
一議論又是定本翁翁亦消受不過所以前商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與子美爭論無極只說各尊所問各行所知足矣  
此極和平中間又露出淺狹邪說字面陸亦如  
何消受所以讀書只宜涵泳如大海分丘何所不  
有與雲致雨納吐萬流豈必與眾眾首領其深  
秀哉子靜說聖賢淵源只在愛敬二字體貼分明  
用之不盡知之為致知格之為格物此處豈有病  
痛夫子說一部孝經無一處着學問無一處是  
貧子得始自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推到郊祀  
上帝尊祖配天中間周孔多少學問一部禮記貫  
串不盡陸家淵源家庭之中有禮有法施于州郡  
象陰賦飢隨方立濟極不是禪家作用而翁難處  
之為禪宜子靜之不服也凡讀書看古人爭難處  
只是借來發端開吾窮病不得隨他詞場馬壁如  
聖門之學非如今人一向走空遂落西竺雲霧頂  
用藥方一呼名看其各應也必如高明柔克沉  
潛剛克兩克之功隨人變化用子靜以救晦翁用  
晦翁以劑子靜使子靜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滯于

理學宗傳 卷七

沉潛雖思孟復生何問之有美之云此莫近于  
一處向必若云天下事惟邪正兩家謂停不得是  
何處着眼其云見水火而可知其苦見非苦而知  
朱陸同異聚訟五百年迄今自其異者而觀之朱  
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教人  
遂若偏于道問學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遂若偏  
性也約後博覽而後使之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  
而巳南渡以來真實理會者獨我與子靜二人  
竟皆蒙傑之士異而記中經而與此中好泰公異  
密考學庸之書雜禮記中經而與此中好泰公異  
之孟子洙泗嫡傳子餘載例以子書獨韓子始表  
論語學庸列為四書元公大儒之宗朱子開圖書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理學宗傳 卷之七 陸子

之蘊最後方得從祀至子靜挺乎不拔可稱世  
為禪陽明方為解紛清議始著適黃石齋謂陽明  
全地如何作子靜事功在齋曰子靜在荆門如許  
心手豈是尋常穿家喫飯者凡事業無厭是上天  
所命道地行誼是自家成止朱子謂子靜實見得  
道理息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夫不謂子靜實見得  
有義焉愚人所知醉生夢死故其然不悟君子  
內省不疚浩然充塞天地吾父母也夫何伯子  
靜生平所言所行其直接孟子處却被文公一口  
打進出來自是傳神寫照之手愚謂小心翼翼祇  
承上帝勅諭語然出乎天而人不與子靜或有  
未逮也

理學宗傳卷之八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張燦然

全編

仲孫

詮

薛子

文清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尋改鄆陵毋齊氏夢紫衣人謁見而生先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乃舉育之自幼書史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一

目輒成誦端重不為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結為小友不敢以師自居先生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己亥從父司教鄆陵時例乏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慮之強先生應河南鄉試遂中永樂庚子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學士楊文貞士奇欲節之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得良憲臣振勵風紀選擢雲南道御史出

監湖廣銀場一日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驛

先生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嘆焉手錄性

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尺不輟有得秉

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吏部

尚書郭公璉薦先生提學山東先生欣然就之曰此

吾事也首以朱子曰鹿洞學規開示學者每誨育生

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呼

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

者皆薦先生因召為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二

用先生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為先生也振連揖之自是銜先生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姬王山欲娶其妻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先生為辯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劾先生受賄出人死請廷鞫振曰是固應死詔縛請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先生神色自若曰辯冤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先生將刑振有老僕大哭厨下振問之對曰聞今

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有兵部侍郎王偉  
出赦遂免先生家居六年造詣益遠江陝弟子來學  
者百餘人洛陽關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  
門告之曰以君敬窮理爲要正統乙巳以給事程信  
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  
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與安袁誠時  
無抗禮者先生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  
可屈耶午節饋扇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又中官  
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三

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  
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閒遠乞  
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得所薦不  
允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年近七十復  
乞致仕不允莫廟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上易  
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  
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  
尋命主考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

理學宗傳 卷八

平生所學惟此事竣轉左侍郎曹石川事遂引疾致  
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勅卽家  
塾敷教且有以資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  
勅書爲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  
若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若家八年四方學者從遊  
甚衆先生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  
凡辭受取與必授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  
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  
此心惟覺性天通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  
家忽遭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  
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  
文清成化間國子監丞李紳弘治間兵科張九功俱  
請從祀隆慶辛未允議從祀孔廟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四

三二九

讀書錄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

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

質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如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

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以性觀之無朕兆之

可窺而至理賦其即無極而太極也

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一各其一太極即一本之

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教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

聖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五

流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

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

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

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

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

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

器即道於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

也器亦道也

不律已何

不自欺

此理甚明  
人只是不  
信

即無極而  
太極

何等其切

公論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氣直是難養余克己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

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所求

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

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中孚傳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理蓋中虛者無物

也中實者有理也無物而有理即所謂沖漠無朕

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

聖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六

警默念為此七尺之軀一却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

尚不能修其身可謂口賊之甚矣

老莊於道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遂

鄙薄而不為是豈聖人入公至正之心乎

學業者讀諸般經書且多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已

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為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

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質誠所謂書

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

兼高同推  
直內極亦  
朱子極三  
子也隨地  
刑引各有  
善在

文前而推  
朱後世許  
故人有言  
許文清其  
今之許平  
仲子

至言

處人之道

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三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耶蓋三子各自為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灑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止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七

之功又當兼攷三子之書耶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為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而以小學四書為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較焉

是則處  
道

一本是

非是也

不謂非

文前而推  
有得於  
聖賢之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絨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道不外是矣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作詩作文寫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無用之冗物如梁元帝之徒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八

雖好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道理何救於亂亡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

危懼則得安平易慢則必傾覆易之教也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鬱懣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

仲尼之徒  
不遺遺文

者而悉矯之八之氣質變矣  
為治舍王道即伯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  
不自貶以徇時者為是故也

一句遺文

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  
雖垂世止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豈有異哉

聖賢所傳  
即此也

造化人事皆自眇綿之端以至千充盛而不可遏如  
坤之初爻一陰始生於下必至於堅冰當曹魏之  
時索頭鮮卑來貢贊亦猶一陰之微也直至元魏

聖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九

說斷止焉  
方若落在  
人身上

跨有中原之盛是以聖人修德為治必謹乎微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性一理也在造化為善  
在人物為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  
止焉

西聖人之  
善端只是  
一理

自太極生一奇一偶加倍至六十四卦便是易伏羲  
一元無文字至文王繫彖周公繫象又文王周公之易  
也孔子十翼孔子之易也皆發明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之理而已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

不備野  
何肯知幾

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  
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幹轉了  
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千前存  
言以周子  
為則也

見而知之者聞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可考  
周程張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  
體無為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文清自况

衛武公遠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修誠可為後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德明於已

聖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十

古之欲  
明德於天  
下者一何  
原是如此

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  
其極格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  
明德於心之所發也正心修身者全此明德於身  
心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明德明于家國天下也

射日言而  
未盡言  
在人處

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  
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即元亨利貞賦于  
人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  
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善幾其地  
不必求同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蓋天下

善觀天與  
與人

禮說聖說  
無不反理  
只是見得  
可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其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不可為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天理發見流行於四時行百物生不待言而可見妙道精義著見於聖人之一動一靜又豈待言而後顯哉

顯哉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即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士

不能入又曰中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字指外物言中無主謂不主敬即中無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得以入故曰實實即物來填塞于中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然而然止在然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也苟當動不動非止也當靜不

止無定體  
其當然不  
易之理則  
定也

禮言天理  
實感之極

合千百人  
千萬言總  
是講此義  
個字而此  
處得分統

靜非止也與夫行止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止也蓋止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止之為義得矣止在人無須更之可離當識其止之所當止者止之止之為義廣大無所不包大而人倫綱常之道細而語默動靜之間止得其止則為天理止失其止則為人欲矣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為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更失其止即人欲之私矣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士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分而言之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禮智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智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故張子曰心統性情

朱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



儒釋之辨  
既明諸者  
之功不見  
其大儒釋  
之辨未明  
儒者之見  
原自不小  
執以偏為  
名猶前篇  
而歸之者  
幾判心歟

幾何容易  
我辨于矣

一字自孟子以後荀楊以來或以為惡或以為善  
惡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于程  
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  
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  
本然之性也出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  
議者其功大矣自孟子之後漢唐以及五代之間  
異端與吾道爭為長雄至有讀聖人之書游聖人  
之門以儒自名者猶匍匐而歸之况其餘乎獨唐  
之韓子不顧侮笑力救其失而一齊眾楚猶莫之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三

宋儒  
漢儒  
天理  
程門至敬  
所以崇德  
此大端本

為之動矣  
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  
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  
所從游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  
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  
漢儒纖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  
而道術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於漢  
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四  
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  
皆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  
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  
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  
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  
德亡習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  
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  
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知禮其則  
聖賢之書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為大學之體要誠

為中庸之體要仁為論語之體要性善為孟子之

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

該萬殊也苟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

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

已矣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

無過西銘太史公謂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非寡要

也雖有約而人自不知也要者何一之外無餘言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主

也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心如鏡微如磨鏡鏡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鏡

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

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

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為萬世道學之正傳非

知言者其能然乎

如孟子者  
非兩聖夫  
子表章於  
一子書耳  
便則猶然  
至宋子始  
列為四書  
而千百年  
之宗傳始  
定程朱之  
功大矣哉

梁有枯其  
根而後其  
一理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

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

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

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

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

闢望重于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

于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

發揮其指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

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主

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

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

益以講明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關無越於此矣

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

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晉

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

導其源於前即繼以殘暴淫侈之至也

康節見盛衰之際其明

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說倏然雲聚而有形者猶精

氣為物也倏然雲散而無迹者猶遊魂為變也精

氣為物者自無而有遊魂為變者自有而無

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

為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攪按處故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七

能慎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

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

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捐

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

而然斯又為次也

關雎之類言夫頰鹿鳴之類言君臣榮祿之類言兄

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

倫之道無不備也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先儒謂莊子是大秀才觀此可見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

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忠厚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

欲句句字字盡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六

讀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亂賊內中國外

貴王賤霸而已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

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

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為易也

易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

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

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虫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

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皆皆飛魚躍之意所謂活

此天地大

此天地大

慎獨之功

不致取者  
且雖其人  
况其正首  
予見和思  
義只是不  
奇

與詩理  
於人倫也

此心便與  
天地同流

春秋辭雖  
謹嚴而意  
忠厚

潑潑地也

期應無心  
實何事也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為心累

五經四書小註不勝其繁讀者誠有文滅質博溺心

之患

非用人何  
以平天下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

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古人倫便  
是罪過何  
處繁之足

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為小節釋氏滅天理

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對處有遺  
不充處於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為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十九

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

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不怨尤須  
是聖人常  
人除怨尤  
外別無事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

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枝勞

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更清是節  
修知已

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為之興起

誠足以廉頑立懦

為儒高尚  
其志者惟  
靜修先生  
一人

劉靜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止二程為道學之宗也

元公開然不求人知到  
人知時其光輝自大

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

明道之氣象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為一

無以自樂  
通亦枉然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修朱子因

濂洛諸儒之道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

然明於萬世而其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二十

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

在孟子下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陳北溪曰理是在物當

然之理義所以處此理

昭烈孔明抑于史筆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

明於萬世

昭烈固帝室之貴而孔明為三國第一流人  
物能擇主而事故綱目得以正統大書之

元劉靜修不屑就其意徵矣

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

之非也  
不能見道  
即終日言  
理言命與  
道何干

一個忠做  
出千百個  
忠來忠是  
一起是實  
在曾子以  
第一門  
人仍見是  
忠

漢末諸賢  
未聞道

丁

不獨殺人  
者皆鬼

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  
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  
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  
可以知道矣

忠如水之源怨如水之流一個忠做出千百個怨來  
一個源流出千百道水來即忠怨而一貫之旨明  
矣自然體立川行者聖人之忠怨也盡已推已者  
學者之忠怨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  
謂學者盡已為忠推已為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三

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已推已其施無窮則  
知一貫之理不盡矣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為一異乎  
漢末諸賢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響尹曰  
譬如未撞鐘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  
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印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  
時陽已具動靜一理也

自古作史者為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

人過  
情亦不免  
自傷於非

至哉易乎

聖孝子慈  
孫百世不  
能改也

子產百世  
師

聖明天下

天也命也  
聖也德也  
聖也德也

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  
者偽辭劉靜修詩曰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  
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字  
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有物有則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天下後世有公是公非秦檜祖子孫三世領史職亦  
不能掩其奸邪之迹  
後漢嚴光有懷仁輔義天下說之言則其所蘊非尋  
常高士之可及也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三

今天地闔闔之前方其明白時天地間萬物亦如今  
之所有若天地再闔再闢之後天地間萬物亦與  
今無異誠以太極有一定之理雖萬闔萬闢而天  
地萬物不易也

朱子曰命即理也書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永言配  
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思天命之謂性命皆以  
理言也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於此

最壞人心術是利故孔孟  
嚴義利之辨

定

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音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無禮不恭只是玩字

聖人所以為聖人無一毫之不實處程子論邵子為人只是無禮不恭恐與聖人之學異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陳希夷亦遊世離群者與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為有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三

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生死之說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人耳安能以已散者為禍福耶舉前古為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有總名自有詳數化所以川流也

朱子曰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愚竊謂天道是總名元亨利貞是天道之件數

入仙是八種人言無久不可證道也

肩原遊遊篇神仙度世皆假誤耳人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本朝祀典極正以不雜於佛老

易為理道之原治書者宜存尊其清也

非知道者能知言非知言者能知入

若備不明各有二說皆非第一之又不是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再闢天地仍是此理而天地之氣機則無一日相

易雖古于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

實始于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

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

見于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

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于書也

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惟心通乎道者能之心不通

乎道而論人之賢否得失鮮不差矣

理學宗傳

卷之八 薛子

三

知言最難惟心乎道乃能知古今天下言之是非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

泊處不備也專論氣不論性則性之本善而

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

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為性而不

知性之為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

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

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

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為

性  
無  
性  
無  
氣  
之  
性  
無  
性  
之  
氣  
矣  
故  
曰  
二  
之  
則  
不  
是

程子言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木已失楊子並不識性

更說甚道然則自孟子沒道失其傳只是性不明

門人自其輔曰太極之實不過乎中正仁義而已

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太極可也

門人王英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

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原

門人李景曰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

雲消霧釋剛毅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聖學宗傳

卷之八

五

聖學宗傳卷之八終

聖學宗傳卷之九

容城孫奇逢

後學陳鉉  
季孫潛 全編

王子

文成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

月三十日生父海日公華舉進士第一寓京師祖竹

軒公攜先生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

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

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

聖學宗傳

卷之九

一

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人

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明年就塾師問何為

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先生中不然曰此未

為第一事其為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

都合巷口偶出閒行過鐵柱宮遇道士跌坐與語夜

遂亡歸冬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諒故游吳聘君

康齋門者為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壬子二十

一歲舉於鄉入京徧讀晦庵書習為格物之學署中

多竹即取竹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疾遂自委聖賢有

分且隨世就辟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爲耻者先生曰子以不第爲耻吾以不第動心爲耻戊午年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程憲復遵聊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沉鬱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己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入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錄江北游九華山宿化成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先生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再至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二

三蔡曰汝後堂後亭之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亂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先庄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鐵美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忘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山寺在京師聘主山東鄉試議振多名

士九月改兵部主事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初至此學幾什而與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退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寅奄瑾竊柄逮繫言官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收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丁卯先生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船避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益虎穴也夜半虎遠聲嗥不入及旦僧見先生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缺柱宮所暗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道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三

計道士曰汝有親在不可因爲筮得明夷遂策返由武夷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及蔡宗充朱節受學秋三子舉於鄉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虵虺癩瘡蟲毒之交錯龍人歎舌言語不通無居舍就石穴而處黠教之範土架木爲茨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而自爲石柳以待盡先生於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生死一念亦皆拚置端居澄然蚤夜參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



有神啓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証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時年三十六矣居龍久之龍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至桂陽書院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語朱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庚午量移廬陵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輩俱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四

能卓立先生色喜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覲與黃宗賢縮論學躬自言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後契良知旨始納贊稱門人卒爲先生托孤以女妻其胤子是年陞南北部主事辛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寮方叔賢獻夫時爲郎中位在先生上聞論學有契業執贊師事焉尋轉文選員外壬申陞考功

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灑泉開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從游之衆自滁始甲戌陞南鴻臚卯五月至南京薛尚謙侃陸原靜丞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初先生懲末俗卑汚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空虛爲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學只教爲省克實功丙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十月便道歸越越士王思輿語李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五

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賊不時四出劫掠爲患而時宸濠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爲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先生蒞任纔旬日即讖進剿凡三月而漳寇雖平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贛聚先生爲文諭之酋長盧河等卽率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湖廣橫水桶岡諸寇酋長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聚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魁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

削平諸地建崇義縣戊寅征三泖以書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川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泖頭酋長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獬首來見先生幣待之察其僞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先生自惜終不能化爲之眩暈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先生親率軍直搗下泖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論發所屬立社學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六

者日衆十月舉鄉約已耶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勅勸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變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並傳隣省仗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舊賊葉芳兵夾攻吉安矣先生曰芳必不叛曰彼從濠望封拜可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時宸濠已攻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僉請急救安慶先生以爲非乘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誓師樟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七

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陞副都御史蒞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必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狠達士兵食置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置司立學移驛一時經略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挽強習勞山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閒常務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麈談道未嘗以造次輟也七月刻古木大學及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錄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來學

聞濠擒衆咸色喜先生愀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衆耳亦復論學如常先生既擒濠露布奏捷不宣時奸奄導上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濠鄱湖俟駕至臨戰執之謀叵測矣先生亟從越道獻俘行在抵錢塘以俘付近侍張永永因瑞中稱長者遂自稱病卧西湖淨慈寺中候進止久之勅兼巡撫江西冬返南昌庚辰駕在南都時奸佞百計譏構謂先生有無將心且云試召必逆命先生知其謀問召即乘小舫亟趨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八

入九華山符命踰月上使校覘之諗先生宴坐草庵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命還江西過開元寺刻石記事其年夏復如贛大閱士卒教習戰法奸臣江彬遣人來覬動靜門人危疑甚俱請釋兵回省先生處之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萌逆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擒濠之功而不知其沉機曲美內城兇幸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蒸凜凜平如履春冰矣濠誅四疏乞

省獎不允聞父病亟幾欲逃奔周仲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着相先生曰此相安能不著秋返南昌泰州王良來謁稱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表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徹講擇交為勸先生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不忍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能舍沙以求金為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同門有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為異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九

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掛良知之教聞車駕還宮憂念始舒牌行金谿縣錄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未彰文廟尚缺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訪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霍韜過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木根而欲通其血脉蓋亦難矣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刑瑩錢德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為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排眾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贊見焉時輔臣惡本兵王瓊而先生捷疏每歸功本兵蓋謂平賊擒濠以收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前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命至適海日翁誕晨捧觴為壽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宅憂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厨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十

後克厚連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厨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耳時先生居里謗議日熾言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宮策問心學陰為詆闢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謂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為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學峻宋儒拘泥者謗或謂從游者眾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知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

更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先生為會試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聞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澐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稱弟子八月之望月白如洗先生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之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笑或敲棹徜徉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鏗然含蕊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濶略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為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十一

正好精請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內戊歐陽德為六安州守謂初政倥傯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傯中豈必聚徒而後講學耶是年錢德洪王畿并舉南宮俱不廷對歸示黃綰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同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十一

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子相取為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先生喜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雷露陰霧體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為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皆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謂驚曰三代後安得有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十二

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鏌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克嶺南大困乃特起先生撫勦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舟中論為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為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二子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工

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肇沿途各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年當事者處之未當至梧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皆示恩遣歸農踰年春遂班師改田州為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為交趾蔽先生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毒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蕪愛等兵相犄角立功以報左右夾翼誅

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霍韜廣人也奏言於上謂  
思田之亂往時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  
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粟遂使頑叛稽顙來  
服雖殊格有苗不過是至于八寨斷藤之舉猶有八  
善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  
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  
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  
五也極惡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六也八寨不  
平則西東合數千里共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

理學宗傳

卷之九 壬子

七

復今八寨平定則諸賊漸平兩廣樂業七也八寨乃  
百六十年不能誅之劇寇今平其巢穴即徙建城邑  
永不變化爲良民八也十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  
月二十五日踰梅嶺疾甚至南安登舟沿途候命門  
人周積爲南安推官來問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  
者元氣耳二十八日晚泊清龍舖明日召積入開目  
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  
明亦復何言頃之曠日而逝時年五十七歲風忌先  
生者從中諧於上朝中有異議爵賡贈謚諸典不行

且下詔禁偽學隆慶改元始贈新建伯謚文成明年  
子正億嗣封爲伯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

理學宗傳

卷之九 壬子

七

傳習錄

不專在事  
物上却亦  
不辭却事  
物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  
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  
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  
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物有不能盡先生  
曰心即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  
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七

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  
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  
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  
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  
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之蔽即  
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  
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  
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便是  
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

雖事人欲  
存天理便  
費用功處

日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  
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  
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  
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  
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  
純是天理是個純孝于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  
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  
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  
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七

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  
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  
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  
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  
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其君伐其國  
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  
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  
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

六經總要  
正人心正  
人心只是  
存天理

解天理志  
然何立

達此時方  
有此事

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  
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  
人欲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  
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  
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  
念存養擴充去耳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  
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

理學宗傳

卷之九

六

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  
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  
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  
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六經以詔萬  
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於孔  
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  
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  
先有個明的工作學者惟此心之未能明不患  
事變之不能盡

達此時方  
有此事

達此時方  
有此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  
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  
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幾涉精微便謂上達  
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  
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  
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  
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  
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方哉

理學宗傳

卷之九

九

故此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  
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  
一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的工夫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一惟精王意  
一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  
從來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  
意然非加春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  
也春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  
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



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

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

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

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

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

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三

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

理為王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王未必能循理

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

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立志用功如種樹

然方其根芽猶未有餘及其有餘尚未有枝枝而

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

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

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

功深力到  
自有自得  
之時要在  
勿亡勿助

不寧靜

一性字分  
明萬理

除廓清

隱羞惡辭讓是非性之表德也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至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過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萬理粲然

一日論為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三

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

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

懸空靜守如稿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

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

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

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

為快常如狗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

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

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

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已功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川克已功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三

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問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

且尋其根

利名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若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伊川謂不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合只於涵養省察上做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三

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唯此傾耳而聽唯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中字之義尚未明白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

百人不得  
已謂人之  
是處統之  
又成乘松  
矣

附九句行  
原宋宮無

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謂何而學學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五  
個其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夕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

才識事

總是本末切

體用一源

居敬即是窮理

一雙夫

先不後不緩不急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嘗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梁曰子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先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五

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就窮理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工夫慎獨是已獨知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

此處  
全體只在  
此處

體快樂  
只在自家  
一點良知  
上察討

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詐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伯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為已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美

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瞶除是稿木死灰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個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知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

見九川實  
實用功處

格物是誠  
意功夫所  
以不致和

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美

驗覺得意之誠偽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証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濟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原作不作  
不得

以稱本死  
與此正星  
對耳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  
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  
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  
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  
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  
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  
件事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  
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  
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工夫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天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  
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  
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  
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  
戒慎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  
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  
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  
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心無內外  
故須在事  
上磨練

四

五經實義  
五

六個不可  
絕見事物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  
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  
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  
外即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管照這  
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  
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  
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  
斂而實放溺也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天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處多  
一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  
以居之  
九川問此工夫却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  
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  
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  
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問之曰我何嘗教爾  
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  
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

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

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

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冗煩隨意苟且斷

之不可因旁人譁致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

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

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

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着空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眾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

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

業業盡盡翼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是生的分

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眾人自孩提之童莫不

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

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

學知利行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這天理則便

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

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成時恐不必云得不得

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

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

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

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些萌芽

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

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此小

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

聖學宗旨

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

却未嘗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

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

就將這不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

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

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個功

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

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眾人之難  
便是生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眾人之難  
便是生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眾人之難  
便是生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眾人之難  
便是生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眾人之難  
便是生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眾人之難  
便是生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眾人之難  
便是生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眾人之難  
便是生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眾人之難  
便是生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眾人之難  
便是生

聖人之不  
思便是學  
眾人之難  
便是生

惡如惡惡臭的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氏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個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三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個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

不肖相是  
看相者相  
是不肖相  
是事皆然  
三綱其大  
者

侯實良知  
即良本常  
求則無解  
解

如長之  
入人  
故須過世  
無因不性  
非矣毀壞  
且備非矣  
實務爲進  
德之資方  
不被他累

知曉人處  
一性本已  
私不惟不  
廢不致

常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功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此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三

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實落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好惡就

易學人不得之者

快意極疑  
謀及上策  
蓋自非淺  
故上益足

知神則誠  
夫誠之外  
復何事哉  
一了百當

道心若不  
得一處人

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做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  
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  
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已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已皆  
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使懷鄙薄之  
心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十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十筮是理  
理亦是十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十筮者乎只為  
後世將十筮當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十筮

聖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義

似小藝不知今日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之類皆是十筮十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  
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  
易問天謂人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惹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  
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  
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  
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此

的意思故  
須精而一  
之

強為語之  
賦夫言耳

明得自家  
本體便不  
只曉得而  
已

無須更開  
斷便是至  
義無意

人言不達  
此天

人的意思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惟  
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  
進况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  
聖人的心愛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  
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  
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  
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  
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  
自家的本體

聖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義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  
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纔活潑潑地方才  
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  
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  
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婉轉委曲保  
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



達了天理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  
不過做了百千年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  
白比于龍逢只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他的

人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  
去求靜是反養成一個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  
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  
是聖學真血脉路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美

孔子無不知顏子未嘗不知致知正是此條脉路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  
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  
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  
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  
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  
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  
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  
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

聖人之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聖人之無以其無無天之有二此則虛無也

只一服字便成精神

可上存本

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  
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  
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  
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  
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  
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  
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誌

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  
是把握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  
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  
並無假欺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  
之氣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  
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  
全體有未能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  
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

二氏二氏其類者不

獨生念頭絕不可不

非惡非非  
就指了萬  
事為變孔  
聖人終始  
天下萬世  
亦只憑此

當哀不哀  
哭不中節  
此心抱歎  
便不樂  
聖人無死  
壽正長遠  
花抄手

全體方是流行無碍方是盡性知命之學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

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

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

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

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

各自看聖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三

出於良知同便各為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

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

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

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笋也不曾

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

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

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

間人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

這說原人  
本他各人

這說心  
人亦齊備

人應化

樂感

一元亦一  
日之所積  
也古今世  
界無隔  
將所以克  
復而天下  
歸善上  
人上人

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

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

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為後妻

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

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

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

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

舜是個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個慈父

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三

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

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

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

皇世界平且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

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

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

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

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便常做個義皇以上人

在聲色貨利上用功方能不隨不逐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亮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當下消磨便是立命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早

一念留滯便乖明應

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先生常與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清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明處是處感者是

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

言快意便氣舒暢便氣舒暢便心寬心寬則有深德乘良知昏昧而有故良知一以而應自消

變是氣變已氣變

變是學問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然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變化氣質若嘗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四

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見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智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

淵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

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

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

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折心與理而為二矣夫

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親之謂也求

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

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四

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

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

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

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乎孺子之身

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

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折心與理為二之非矣

夫折心與理而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

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約吾子既已知之矣是

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為不可歟

朱文端公云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格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致知者可以忘同與之辨

於有事時則有事於無事時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

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

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

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

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一

則比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

言而喻矣

近來學者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

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四

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然然無

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

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

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

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

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

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

間斷即不必更說勿忘勿助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

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簡易灑脫今却不去用工

折心與理為二之非

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一鍋內不曾澆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境煮出個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

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功故區區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實致其良知則

理學宗傳 卷之九

自無意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向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

只有此一件事說和兼搭便頭說

根本源源之論以字宙為一天地為一

集義令人物皆感然猶慎然足於中

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功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微也夫板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

理學宗傳 卷之九

于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滂于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聖人也特其間于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

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吳

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唯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于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

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智之下者則安于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聖

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川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商者之徒

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侈之以爲麗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遊遊沓息其間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矜以知相札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于銓軸處郡縣則思籌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四

泉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泉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

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朽蠹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與者吾誰與望乎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譽蓋公功名昭揭不難行媚心利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兒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傳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而卒平大難宜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焉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四

鄭氏德溥曰從祀四子其品則有辨矣河東粹質純行見亦彷彿及之新會深造自得語多引而不發令人有餘味焉餘于端憲篤中臆論自飭抑錫在河東之後乎會稽則直按孟氏之統無論數于不可伯仲即有宋諸大儒未能或之先也凡吾所以篤信會稽者會稽之學取諸吾心之本然者而足一無假借以爲其約矣然乃隨事而裁之各當其則抑何周也遠探乎先天之秘以爲其微矣然乃即夫人倫庶物抑何顯也懸解獨契有握千聖之心印以爲高矣然乃要諸衆人之所與知與能抑何平也順帝之則不以一毫人爲與之以爲其超矣然乃反身自治孳孳乎遷善改過抑何實也是故卒然聆其說而可解愈玩而意旨愈無窮也生小子由之而可入宿學鉅儒有所不能殫其蘊孔氏所稱下學上達之旨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世人不不能掩其勲業則舉而歸諸其才不知此自其學明所致非徒才之也以也自曲儒不識于川而論治者始倚辦乎才矣古者徒稱以道治天下乃樹

徒以才說道之既明何適而不可善乎我皇上稱引世宗之言曰王其有用道學夫均是學也彼胡爲而獨有用夫惟知其學之所以有用則知其學之大矣

讀前聖前賢之書總借以觸發我之性靈不能觸發性靈不能強爲之喜也鹿伯順謂諸儒語錄有打不喜也少壯時與吾友鹿伯順謂諸儒語錄有打格處取陽明語証之無不豁然立解因妄意以聞知之統歸之陽明非優于宋之諸大儒而詞章和沒之後有掃蕩廓清之功則宋諸大儒之忠臣也孝子也即有一二段效忠於前儒者正其苦心共階大道前儒自當引爲面諒多聞之友若因之而開隙生釁則諱疾忌醫豈不爲子路所笑哉

理學宗傳卷之九終

理學宗傳

卷之九

王子

五

理學宗傳卷之十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志

四孫

序

全編

羅文恭公

文恭洪先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水人父循仕至憲副公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識者知非埃壚人也年十四未屬文其女兄夫周汝方爲語舉子業後汝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一

方師陽明于虔時時語學問正傳公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謂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於鄉以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李谷平谷平端嚴有守學以閑邪爲訓者及計偕聞同郡黃洛村何善山曾受陽明學附其舟嚴事之時公兢兢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君言動如常衷疑之一日論學善山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真微類無人心耳公撫然內省自是學求近裏日究陽明致知肯嘉靖八年



廷試世宗親問所對策批云學正有見言謙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第一人時外舅曾其官太僕卿報初下趣告公曰喜吾塔幹此大事公面頊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過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授翰林院修撰明年請告歸謁谷平於浙邸訂舊學後日侍憲副公於家訓公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公忻忻從事焉入京補源職時歐陽南野徐存齋共事館中公理學宗傳

卷之十 雜文恭

二

每從論學遙輒紀嗣克經筵尋丁外艱避居喪蔬食飲水三年啣哀不入室每寓近里玉虛觀四方士因而依歸者眾或諷以居憂講學非宜公曰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服闋彌年丁母憂執禮彌殷一日玩內典得及問之古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視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友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春坊贊善赴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龍谿諸公質辨累日至維揚趨泰州安豐場訪王

心齊心齊時病公就榻勿與語述近悔恨處求益心齊不吝但論立大本以為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抵京與其友唐荆川趙浚谷交好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稱曰三翰林時儲位未定浸聞有他議公與之各上疏以預定東宮朝儀為言忤旨罷為民公出京與荆川各買小艇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史學書寓運甓意既適二年庶弟請析居公盡推先世田宅與之自別建一宅僅蔽風雨削跡城市辭受取予咸裁以義不循世

卷之十 雜文恭

三

局時格嘗曰此吾當然非期免毀譽也郡中東郭南野雙江諸公咸家居講學常至數百人公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快觀景行有不假言詞之求者遊衡嶽僧楚石私曰吾嘗受異僧外丹誓非人無傳今以授公公拒之丙午過毘陵訪荆川夜語心昇躍然曰庶幾千載一遇乎然荆川自以博大不如也冬闢石蓮洞自是多洞居同錢緒山王龍谿赴青原之會士友至者益眾已酉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灑然自得邑令以講聚無所為葺

須思樂之  
之策

懸潭雪浪閣庚戌聞都城被逼公目不交睫者月餘  
甲寅會王龍然游海天遂同舟西歸會于懸潭乙卯春  
偕龍谿游楚寓黃陂深山中龍谿先返公獨留樓一  
樓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九月返舍贛  
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  
故窶而嘗郤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為構  
室助竟辭之荆川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  
為之非甲則乙某欲為未能者得死任之即比自效  
可奚必我出時相亦贈書致意公答願畢志林壑季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四

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  
者三年事能善知人或訝之曰是偶然不是道比荆  
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瀝重為民病戒  
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  
宿弊頓革貧者懼若更生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  
請校裁既竣序之時年六十矣四方士叩請日繁公  
教先默識重躬行凡初至者誨令靜坐反觀俟稍有  
疑然後隨機引入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後不絕  
公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盎飲其和

元氣流行

者自不覺入之深也明年八月疾作于世光適赴省  
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勉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  
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然而卒  
年六十有一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五

良知辨

余問於龍谿子曰吾記熒光樓若何曰將以抹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為余不荅也而腹飢索食龍谿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余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餐餐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谿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趨寂趨寂者必稿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熒應熒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余曰吾人嘗寂乎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六

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趨寂于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容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立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之真性失之鑿見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谿子曰若子之言固未足以病

地反其師  
係陽功功  
以龍谿蓋  
女

良知也

中庸解荅門人

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原民鮮能之故天下人品只智愚賢不肖四種智者是了悟的人其知解伶俐似於道儘能分曉但認定了悟處便是道又被知解超脫太甚看得道之條理都沒緊要不肯盡分幹當事稍涉於卑近便忽易之如莊子謂曾史之行是也故其於道不是不明却是不行至於愚者雖無此病又懶突了縱說亦難曉安望其有為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七

也賢者是篤實的人其執持嚴密似於道儘有定守但認定篤實處便是道又被執持苦迫太甚看得道之體段過於狹小不肯開拓推求言稍涉於高深便信不及如子路疑佛肸之往是也故於道不是不行却是不明至於不肖雖無此病又被放肆了縱束縛尚不受安望其有知也故道之在人固是懶突不得知解也用不得固是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近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為此道原是中原是庸與家常茶飯

相似人人日用而不知却是常面錯過也愚不肖者不足貴所賴以明此道者賢智耳又爲知解所悞執着所拘是以千古聖人不數數得見故曰道其不行矣夫蓋甚嘆之也然則如之何必也大智大賢之人乎大智必如大舜之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民之中自己一切知解俱忘始無智者之過大賢必如顏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勿失只是一處緊要始無賢者之過能如此道豈有不行不明者哉故事物有智慮可能得志行可能得氣魄可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八

能得惟中庸不由人聘得夢子精采只不混淆於內不受變於外便是能自強也凡思而不學者近於智者之知解故謂之始始則不能平實正不行之驗學而不思者近于賢者之執着故謂之罔罔則不免瞞昧正不明之驗此漸入智與賢兩邊路徑也夫賢智之與愚不肖遠矣至其無得於道相本不能以寸學者可不就其質之所近與學之所得察其不足者而善友之以求免于賢智之過哉

書龍華會語後

丁酉  
二月  
十日  
之旨

嘉靖戊申仲冬西石王君聚九邑士友於龍華旬餘將別求東廓先生之言以爲久要先生於是追錄其講語條列而聯次之以致切磋之意明年持示不肖俾續其後不肖反覆先生之言於經中所載大約解釋明白令人反身自省較之平日書冊之研窮若談異時他人語者萬萬不侔從此而善進可以自得無疑矣嘗自病資質凡庸談學者二十有三年往往逐人口吻學人步驟未嘗有特立不拔之志邇來自驗凡所以如此者皆緣欲根未除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九

故隨在染着耳既有染着縱令解釋得去亦與自己無干當下循省不爲無功其視德性相將背馳與談異時他人語又何別也欲之有無此心自能覺得是謂明德不由安排推測時時斷絕不得是謂德性覺處無有不是是謂善無有別物是謂約無有不宜是謂義此件原無奇特聖人如此愚人亦如此是謂庸庸言從此處作用是謂發育峻極爲三百三千又謂之博雖屬作用却又原無物謂之靜動無端無二物也嘗存此覺不得有混是

謂戒慎恐懼有未至者求以至之是謂徙義錯後  
日反不容停留是謂改過全體完足是謂復無二  
功也而所謂官職貨賄技藝事功雖若甚粗然人  
人未有能出脫得盡者則皆所謂欲也夫覺處人  
人有之宜易存也然所謂欲者亦人人未能盡皆  
出脫則所謂雖有存焉者寡豈不為世人之患歟  
夫欲者我自欲而覺者亦我自覺也我既欲之而  
亦覺之又從去之而欲竟不盡出脫然則所謂德  
性者果安在哉我自不欲則無所用其去之之力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十

而所謂覺者曉然其中若是者亦嘗試有之乎有  
之則欲之易以去與覺之易以復者其幾在我顧  
自斷者何如耳未有為之而不成求之而不得者  
也然非未可以解釋求之得其似未有不阻其真  
者也此不學者之始事也不肖資質凡庸年久而  
猶不能出脫于是視君之銳志誠當多讓故申東  
廓先生之語復之俟若山脫盡時書以報我則諸  
解釋語可以一笑而破矣

書萬曰忠扇二章

心之虛

一不  
二不  
三不

益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  
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  
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于有是  
謂研幾真能不雜于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  
是知幾之神謂幾為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  
能以天地萬物為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為累則  
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為體者與物為體本無體也  
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常發也靜坐而  
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十一

能以為體常寂常虛可舒全體廓如

龍塲陽明祠記

陽明王先生揭良知之學倡於天下天下之人師其  
說而鼓舞不怠者所在祠之無間曾至其地與否  
龍塲故講官處當時所居皆手自築樹其棲遲詠  
歌之跡至今宛然能無思乎葺何陋軒君子亭之  
腐撓復亭其北龕室以奉之者始於憲副雪山某  
公某撤亭北壁平坎剔穢中堂三楹旁翼兩序前為  
門題曰遠圃書院周垣繚之守以傳入者皆仰麟

陽趙公錦趙爲先生鄉人有氣節而又嗜學故其勤若此祠成致侍御之命索予記者爲憲使仰齋胡公堯時增飾未備親視其役復自爲文以祀且遣使速記者今巡撫都御史須野張公鶚翼與憲使龍山張公堯年叅政楓潭萬公康愷學憲高水謝公東山也余嘗考龍場之事于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于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敘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甚不易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者則又何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風露之凝薄霜霰之嚴凝隕獲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發萬中卉苗氣氤動盪于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轍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肩仲劍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于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于逆瑾熈政之時據

三

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愀然意氣激烈議論鑑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于萬里絕域荒煙深箐狸聽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駟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于中志之有不能勢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替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益吾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歿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狀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于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于枯槁寂寞而求之矣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于中否乎夫良知之處寂無不啻風霰之歛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恐喜嗔順拘肆之

態藉禍出沒於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  
場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若彼其根株蔓引之潛  
滋而勉強格禁于既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  
何益于進退也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豈亦有待其  
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天壽而後可  
以言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繫者也苦難而  
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遇之  
一以為風霞一以為雷電非先生其人荒烟深箐裡  
飛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為過之誰為祠之世之勢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古

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人之遇  
之者亦如逆旅之過日吾又未嘗不有感于賢愚  
相遠而嘆先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  
年而後有祠又三年而余始為記須野公持節來  
鎮夷獲底定群公當藩維之寄庶政修和頓乃出榛  
莽履幽巉徘徊其地信宿不能舍去復走一介索  
鄙言于數千里外果何所慕也哉後之觀風者試  
思之

韶州南軒書院記

其錄

不

居

不

司馬晉江張公岳鎮嶺南之三年民大和兵戢不  
舉考故正典以嚴神人曰惟余姓出南軒先生先  
生實後文獻部無特祀不可以概郡守于是韶守  
南寧陳君其祇相其役建南軒書院中為希顏堂  
若干楹門垣寢廡牲帛器物咸秩以度訖工陳以  
余厚善俾為之記且曰幸有以告希先生者昔者  
誦先生之言曰學者莫先于義利之辨義者無所  
為而然意之所向一涉于有為皆不免于利之也  
當是時余持虛妄之見而未嘗實致其力以為吾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古

之日用苟未至於有所為斯已矣而豈必盡絕於  
其意意之所向苟未沉溺斯已矣而豈能遂無少  
於偏故聞沉溺而害甚者若將挽焉而自視固義  
之歸也已而求之動靜之間而後負大慙焉夫天  
之於人不能無食色居室貨財以相養則亦不能  
無爵位聲譽技能以相別也吾以有生重其累而  
又以有知雜其誘以外誘之知而觸有生之累其  
心既無以自勝矣則亦不得不從而寄寓其間故  
意之所向不之於食色則之於居室不之於貨財

天入最深處

此物深

則之於爵位聲譽技能而心之無所為者日紛紛矣方其始也固知其不可以相兼也及其緣業當機輾轉依附失者之慄得者之燥營營然且滅且生而不知悟也然以其虛妄之見則亦豈無驅逐懲創之力哉惟其強於暫者不能自必于其久勉於外者不能盡忘于其中吾之日用以為未嘗有所為者乃其勉強之少間而意有所向固即彼之所以為沉溺特吾有以文之不若彼之暴露焉耳嗚呼植其根而惡其枝蔓濬其源而禁其末流豈徒無益而已哉不知吾心之無所為足以自勝而不羨于彼者自作止息以至出入進退之有節也可以免于從逆之凶自應酬宰制以至家國天下之有道也可以周其一體之愛用之而不見其窮測之而不見其兆極于天地而不為大橫乎四海而不為遠傳之萬世而不為久貴而無足以為榮賤而無足以為辱生歿而無足以為變而輕重低昂之勢有不待于論量者而以較吾之所謂營營此何啻康莊之于荆棘清池之於汙淖也而猶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七

此其情

以驅逐懲創之力交戰而迭為之主不已深感而可哀矣乎嗟夫三代而下父母于慈而子薄于孝君德其下而民慢其上反唇鬪牆之怨譎張詭諂傾奪爭鬪之禍接踵而不休者果孰為之其能足以自勝而不屑于泥已者幾何人哉此先生不能已於言也吾因慙于先生之言而有憤焉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今之有以小人相毀者夫人莫不怒之夫直毀之而已不必其嘗為也而顧以怒焉怒而不出於偽是小人之不可為而利之不可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夫人莫不喜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為也而顧以喜焉喜而不出于偽是君子之不可不為而義之不可舍者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為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免於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趨之知君子之不可不為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出於天下之公則是可喜者又將違而去之夫喜怒之于毀譽若彼而于其身又若此非弗思之甚也乎以余之不肯懼人之不相遠也故不諱其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七



愆憤者而其以為告雖然苟未有志於希先生者亦孰聽而信之哉先生蜀產而楚寓也非文獻無所徵於韶非欲希先生韶不必于特祀嗚呼即祀事之行可以知其人之辨已

寧國府學門記

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者何也古之志道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恒不一今之專一以志道者既鮮而問其所入者恒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槩人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之之難無足惟矣蓋

理學宗傳

卷之十 雜文恭

六

嘗讀魯論而疑之孔門以求仁為教宜其言無異同也粵考弟子答問乃有大不然者克已復禮惟顏子得聞之至仲弓慨易其語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則三問而三變抑又何歟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則亦不得不時其進而善誘之而後無扞格齟齬違越不達之患資稟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為心與即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

與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即吾一人之身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亦有不可得而必者非徒一身為然也即吾一日之閒自朝至晷自晷至夕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况于人人哉故經嘗不周則改過不密踐履不久則實際不純非忘成心去故智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艱厲矣雖然不如是不足以致曲而極深以吾之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故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得門者寡在夫子之時已然吾何疑于今之世乎是

理學宗傳

卷之十 雜文恭

十九

知魯論答問之不一者乃其所以為致一而欲以一言槩人不計真偽不量淺深獨倡羣和即見成能伐異黨同應聲擇合求簡易者未得其約而先失之輕務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者不能內固妙懸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之所載矣寧國府儒學在陵陽峰之南其形勢左昂右傾而午而道出於子形家忌之建昌東源朱君自秋宮大夫來守是邦潔已愛人治行稱最既多休暇乃日校視諸生課業而口授之尤拳拳於

藏修之地築臺崇宇輔其傾仄於是文昌閣辨志堂龍首亭既而嘆曰形家相宅數起于步猶學必有所從入之門也而向背錯抵于法不可乃毀舊塗立新門於震方若曰庶其有振起者乎工始於戊午某日又幾旬而告成復遣諸生某齋書幣問記于余且欲告諸生俾知所由以入聖人之門者余觀朱君不憚更置室闢之費以求形家之善利其於聖門所入豈有遺哉夫不捐其故不可以圖新猶不改性不可幾于修業也彼可以力致者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二十

若易然矣吾之于學不有甚難者乎談聖人之道之所從入若易然矣及其身求與道合不限于資之所稟而各得其本心不又有甚難者乎不惟其言之一而求其所至之不一歷艱厲而底實際必自改行始能改行者可以由是路出入是門不負於朱君也已朱君名大器舉嘉靖甲辰進士是役也時請而用不告置事集而力不知疲其勞宜特書而是時虞君某韓君某為郡倅江君一川為郡司理皆樂其成朱與江山余同鄉而余于寧國又

多有故交故委記也不能遜

南譙書院記

嘉靖己亥冬余入京師訪南懸戚君賢于全椒入南譙書院會聚樂堂初成遂借落之將行戚君率諸生康貢等索余言為記且曰毋令他日忘斯遊也余諾之未幾謫歸不果為後十二年為庚戌之冬戚君書來理前語而余方病明年辛亥夏走使敝廬促曰碑人藎矣病不得謝因追述其事以復之憶落成之日諸生有問可欲謂善之旨戚君遜余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十一

余出所問為答不以自疑問者莫不首肯亦未有以余言為非者自今視之固不勝愧發也夫所謂可欲云者猶曰自慊云爾天之與我者至善也而不可以指陳於不可指陳之中而欲言之以示人則亦不得不即人心之所自疚者使自求之當人心之自慊也必有可欲者存不啻如芻豢之悅我口而不容已焉苟為不然胡為而不厭棄之乎故即其可欲而善可知矣當人心之自疚也必有不可欲者存不啻如疾痛之危身而恐相免焉苟為

可以自慰

不然胡為而不隱忍之乎故即其不可欲而不善可知矣是心也不特好仁者為然有積善而告之雖庸夫稚子亦將感激而動于中不特改過者為然有積不善而告之雖元惡大憝亦且沮喪而掩其外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也異時所答固不能詳然于善不善之間不以自疑亦曰余既已知之矣而十有二年以來謂之知善矣而自慊或不在是是未嘗知其可欲也不知善之可欲猶不知芻豢之悅我口者也不知芻豢悅口者未嘗遇芻豢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焉耳世有遇悅口之味而不好者乎則亦未嘗知善之謂也謂之知不善矣而自疾或不在是是未嘗知其不可欲也不知不善之不可欲猶不知疾痛之危身也不知疾痛之危身者未嘗蒙疾痛焉耳世有蒙危身之禍而不惡者乎則亦未嘗知不善之類也未嘗知善與不善而不以自疑人亦不以為非何也此出于口彼入于耳皆未嘗求諸己故也夫以庸夫稚子之惘愚猶知感激矣而出于口者顧無得于體會之餘以元惡大憝之悍厲猶

令人太息

知沮喪矣而入于耳者竟無得于悔悟之後則又何也天所與者為性而求諸己者為學彼庸稚陋惡之可與于知者天性之所以不泯出口入耳之不足以為知者以其無益于學而又適以害之也知口耳無益于學而後知求諸己者之為功余勉焉而未之得也有能終免于愧心乎而尚可以有言乎若諸生則亦有責矣國家養士于學建之師長別之齋署厚之餼廩肆之器業可謂備矣有司推法外之意擇名勝而館穀之以有書院之役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遊亦曰善游息之地以順遂其性將無有相觀而善者出于其間近之足以善鄉國而遠之足以善天下其猶勞來弛張之道哉而諸生者亦既羣聚而樂其成矣苟于善不善之間萬一有如余所言者惟口耳之傳而莫知在己之所得不亦負有司之望而重養士之累哉是在戚君倡率之者何如也書院舊為尼庵嘉靖壬午有司逐其侶而屬之學後署為南譙書院前廡後寢庖滷有序繚以周垣垣下為池外為門而聚樂堂在其左山羨格而

嗣葺之者清屯御史項君湖巡鹽御史陳君縉吳君悌知縣李君舜民董其役者義民彭齡吳橋王釗堂則士民所自治也全椒邑僻而曠惟此地溪谷稍遠近以戚君之故游人過客無虛歲諸生相從登眺于斯有如誦其愧心之言而取以相益又思有以正之則是記也獨舊遊之私而已乎

荅蔣道林

往承惠書論大學之旨并孟子講義縷縷數千百言極感提誨當時讀之至再至三理極明暢第于言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二五

下未有灑然快心處以是未敢率意奉答未幾入深山靜僻絕人往來每日塊坐一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越月而旋以病廢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經吾之目而天地不滿于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于吾聽順吾之心而天地不逃

此一覺正是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象象如湯生後山河大地一齊穿却無隔碍

于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存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愷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怵然矣乎是故感于親而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于吾與親斯不親矣感于民而仁焉吾無分于民也有分于吾與民斯不仁矣感于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于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于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二五

即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為一體則前所謂中虛而能旁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也者與之為一體故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盡己之性則亦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東西南北之四海與千萬世之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其有不同焉者即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非自任也先

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匹夫匹婦不蒙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天下之飢溺山已飢溺之也孔孟之皇皇豈孔孟之得已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舍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之時蓋已未見其人况於學絕道喪之後哉是故自小其心自私其身執一隅之見以為學者二氏者有見于已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于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於掃除防檢之勤而迷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二

謬于體統 之大安於近小而弗賂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于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傾棲棲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與未窺其積聚未復終無逃于樊遲鄉民之譏其於夫子禮義與信之云終莫知其為何說也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也哉自是而後回視向之有若先得我心之同然向之心志所趣又若未嘗必以聖人為可學蓋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

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耳持以語之人人第應此萬物一體之舊說未有省也歸而復取執事數百千言反覆觀之而後知良工苦心不覺有默契者凡余之所欲言固已盡於執事而執事之所未言者又若有待于余獨不解前之未快心者果何為今之有契于心者復何自也以執事之懇到與余之向慕有年矣猶然參差若此彼一時議論之異同一言意氣之賞許又烏足稱為合離哉且所謂大學者蓋言大人之學將以別于異端則明德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親民是也至善言其體也虛而能通何善如之知止則自定靜安慮復其虛而通者是謂能得知止者言其功格物以致知知止矣通天下與吾為一物莫非物也而身為本有身則天下國家兼之矣莫非事也而修身為始身修則齊治平兼之矣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一萬事畢執事所謂觀破此物是也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咸動交涉通為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是故知所先後真知

學無止法一見焉  
了當便成  
前隔

也所謂識仁所謂明善所謂知性是也致知而不  
于格物則不足以開物成務此聖學與二氏

同異所由辨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

功也白沙所謂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

當理會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者正所以格物

而不使間隔非必覷破時一齊便了只須守之而

已此執事所未言者今果以為何如哉所恨年來

衰病日侵禍變繼作將來日月幾何不知能了此

事否尹道與行值有喪事不暇裁問非有他疑面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二天

質無從顧各珍重

荅友人

前獲來書知與友人究竟此學既敬悅之又糾正之

且憫悼之愛人之誠與術道之切並行不悖視世

之言說雖一猶不免于人已之別亦豈得為虛受

哉今使甲語乙曰吾不能從乙以為虛吾執吾之

中而已乙語甲曰吾不能從甲以為虛吾執吾之

中而已夫中無定體非可言說甲不能信乙之為

中猶乙不能斷甲之非中也甲一亦是非乙一亦

是非安知其不以執已為執中而能執中者安知

其不在於用人之中哉使中而可以言說則不必

回能擇之也使中而無所得失則不必回能擇之

而既得之又須拳拳服膺也即有應者曰吾能執

中而又能用人之中即可許其如舜否歟知其未

能而數語之即可許其擇而得之又服膺之如回

否歟象山有言敬仲說一其不說一其常箴他當

時讀之不知所指而今而後乃知古人不貴言說

且病執言說者無益有害固莫若躬行密實使人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相觀者之為得也象山箴敬仲矣魯湖之會後人

疵之非謂陸之言說未歸一也為其勝心習氣猶

有未化即非德性之用烏在其能尊之也故曰以

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

下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人自化不戰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雖然以善養人亦非以此

致其終屈於已也彼通天下為一身與萬物為一

體視在人者猶其在已故善則極揚之惡則極掩

之其情通故其感速理固然也苟誘其善矣而不

免好臣其所教而者其能以不耻乎苟求其過矣  
而未能無有於作惡問者其能以不責乎彼憤而  
耻者誠早矣吾問進之又動其憤耻以阻其入譬  
之愛身者於癰疽也將不顧其痛楚毒其體而割  
裂之乎亦將從容待其將潰而後決之乎形踪疑  
似之間傳迷影響之事所宜屏人耳語深求其故  
微辭曲譬共成其美衆惡必察固未可輕信而公  
言之也其或違已之責望而遂忿疾于頑防人之  
流弊而豫文致其罪播騰論列載之簡書雖出于

存是書厚  
時人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愛人無已之心然使人人據爲斷案指其舊瑕掩  
其新得不知於欲並生哉 之意又何如也數年  
以來朋友凋落此學不絕如綫所賴於諸君子培  
養者不小非積誠潛移之未有合并光復之期也  
偶感高論自悔往愆不覺冗贅惟執事正而教之

荅郭平川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  
提愛敬平且好惡之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  
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

續考其  
終身能  
以一念  
之明自  
之則知  
善味故

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且好惡蓋指日夜所息  
特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  
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  
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  
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  
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  
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試以  
三言思之其言克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克之乎  
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  
將求之平且之氣乎無亦不特于且畫所爲已乎  
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  
提之心乎無亦不涉于思慮矯強已乎終日之間  
不動于思不特于爲不涉于思慮矯強以是爲致  
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  
附益之也今也不知但取足于知而不原其所以  
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  
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

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  
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奉已以逐物來教所謂  
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炯炯  
又况自私自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已  
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  
實而不澆其根飲流而不瀦其源世以爲忘本者  
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  
不已過於鹵莽乎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  
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答胡青崖

舟中奉懷漫有所呈返棹又嘗往復一書然十五年  
別來彼此用功節次與所經營者未嘗細扣近過  
懸潭見手題徘徊久之念人生如隙駒消却白日  
竟何所成容易嘆老而悲窮朋友分攜安能爲謀  
徒以切磋之誼慷慨相許不爲有識者所笑乎於

是獨卧蓬窓愴然抱千古之思歲年云暮百感方

集忽沈文學親持書幣多儀及門發絨琴教耿耿

今昔又若神交然應者亦何奇也既感善念無以

爲報復愧學未成章不足以酬嘉惠茲土之盛心

躊躇自顧又不獨徘徊雪浪之上而已夫學貴近

禮客實有足安頓然後從此論進退若一向支吾

於見解議論之間縱得友切磋無益也近裡安頓

乃在收斂枯槁一番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

至此方可語良知之通塞論語所論耻惡衣惡食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不思人不已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

是枯槁收斂之功若不從此處磨到至極便欲隨

事隨物流行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已兩年走

匡廬與他境屏棄外物默默料理正在於此今歲

體得內外兩忘一言真是致良知之功良知本無

內外今人未經磨到却都在逐外一邊走走透稍知

反觀而不得其要又容易在守內一邊執着脫此

兩種始入內外兩忘路徑始是近裡有安頓人此

非收斂枯槁後不易言也兩日正作龍場祠記發



揮此件意味只是不工於文又無筆力不得此件  
意味明白顯露以為一快俟思稿請正白鹿之聚  
所謂嘉惠茲士盛心耿耿不已必有能應之者  
區區非其人也夫學之在己者既不可以見解議  
論抵當支吾其推以教人者亦不容以見解議論  
鼓舞與發即能鼓舞與發所令反所好民且不從  
况士人乎精神感召有不符言說而疊疊焉者此  
則誠動于此而機動於彼教之不倦乃學之不服  
者致然非有二事也執事其務近裡俾有薰蒸融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液之益而毋汲汲于匪人之求以辱多士哉然此  
處亦發揮不得明白顯露為執事一快又足以驗  
區區非其人矣何日相對盡此懷抱

荅門人問學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路其自注云無  
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呼援無  
然欲羨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立極種子  
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為此  
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

無極之學  
則大以教  
一切染不  
得動不得  
事亦所謂  
一節見全  
也

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  
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  
吉恃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囚即欲  
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卧疾敵篋無錢行部深入  
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處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  
則行憂則違或為季桓子之仕或為臧肉之去孔  
門相傳脉絡至周子始相續也若識認幽閒暇逸  
以為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  
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狼狽之弊紛然潛  
入而不自覺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  
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  
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荅何善山

日昨曾往一東巽此後別有教然後方敢以言句相  
荅不然縱兄積疑不敢輕有所言非不為言實非  
言可及也夫能自信者乃能取諸人以為善執一  
說者必見善而不能遷此二句亦姑據來章言之  
耳猶未足以盡弟意也弟之取諸人者但能于自

性自命與緊用力有稍傷損即如眼中釘時刻無  
可停留無可替換自朝自暮如絲過細斬釘截鐵  
放過不得此纔是有求為聖人之志為吾益友不  
知向此用工即在話頭上拈弄至于自性自命既  
已傷損尚不能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為發強剛毅纏  
粘處自以為文理密察加意奉陪却謂恭敬明白  
依阿却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  
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突到了雖自稱為學而于  
自身逸不相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六

豈特騎驢覓驢已哉吾輩如今但可自謂挨傍度  
日非真知痛癢與所謂能知言也往替舟中所論  
亦實有見於當下痛癢然猶寬鬆未是很手猶被  
道理作障容易遮瞞弟雖不才却有隻眼自照不  
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  
不容時刻粘帶纒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為  
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辨未有出  
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  
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于吾身何干吾

身若既了時縱不開口誰不取證見豈不將此等

作大事件以為講論不謂將至誤世弟則以為伊

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

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

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死生拋

却名位此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

犯自可無憂見無為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

亦姑據來章言之又涉分析吾輩一個性命千瘡

百孔醫治不服何得有許多為人說長道短耶弟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七

願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  
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  
設計平妥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  
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弟有  
附會包裹之病即直言攻之非以相勝欲同歸于  
是也兄有執泥糊塗之病即誠心改之非以自卑  
欲各歸其極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卑  
已乎舍弟促促言則信口直言以復來章如不責  
其不遜欣然覽之豈特弟之幸將嗣後友朋言廣

受善者必自見始矣中未有得故發已意不整惟不妨再四經目指其瑕而揀正之

芥威南懸

來諭辭受取與雖剛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開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天來大事看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非義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故弟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興氣魄和和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三

得于此未能究竟即是自身不離凡胎終日談懸說妙總是俗套耳

荅同年

吾人歲月甚速百凡自宜醒心省力獨往獨來儻然無累便是到頭好結裝一切貪着俱成魔障吾兄自覺比前如何長生一念已勘破否古人言此者藉以引誘愚人觀於純陽長春可見既云酒色財氣生利害盡須拚棄方可入道則一身所享更是何物世人捨性命不得者只爲此數者未盡受

用既無數者望生何爲乃知所指長生不在年歲於此有悟始堪承傳故其書中往往以忠孝淨明四字爲首務云淨云明正爲一切不貪着一切不糊塗此其宗旨端的了了可想後世下根妄求多壽其言雖似其心去俗流不減分毫亦云冷淡亦云快活至究其冷淡快活只是恣情縱欲不與世人着力任其理亂漠不動心晉室坐此以喪其國文成五利坐此以殺其身此正與忠孝淨明四字相反烏得自欺欺人附于仙家耶弟亦剖判未早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五

兩年以來始盡掃除不復入念縱饒真仙乘雲下界旌幢笙鶴擁車道迎王母聖童左右抹侍亦只作一段綵霞過目無意結攬此可與神明對者也吾兄此處能更不犯手否萬萬澄慮洗心堅守高皇國法孔門名教一舉一措務合民心勿以此身拋作謗實令人指摘造積果報不特吾兄自受清福近而朋友遠而子孫咸被借榮光愈於舉族飛昇矣

文恭少學文傲李空同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官寮又與唐荆川趙汝谷相講磨大放於文久

以爲自  
與大節  
之人進此  
一步幾行

結集  
得如

之語人曰吾無意為之矣學之有本猶水之有源必其中有自得是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為波濤淵淵之類不可得也故其學一主無欲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微而後知無不良所來主靜歸寂辨於數千言要皆不勝其力踐之二十餘年沛然自得始至于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微也陽明門下尊所聞行所知者儘不乏人而真實得力萬不可少其人者則羅文恭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四

理學宗傳卷之十一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陳奉勅 全編 侄孫 永興

顧肅文公

婦文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幼讀韓文諱辨每至父諱輒婉轉避之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書其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頽巷不為貧一日從師講孟子養心章前請曰竊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主強則役退聽其英穎多類此萬曆丙子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一

舉鄉試第一文章獨開堂與天下宗之顧自謂此非吾安身立命處乃從事性命之學日取濂洛關閩諸書究極其旨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友善時相張居正病舉朝若在為設醮以禱同官代憲成署名間即馳驛往齋壇手削去之居正卒調吏部丁亥有齟齬總憲辛自修者憲成上書語侵閣臣王錫爵謫刑桂陽已復司理處泉二州壬辰大計羣吏憲成舉公廉寡慾為天下司理第一尋入吏部考功旋領銓事命三王並封議起首疏

羅文公及莊克山書殿柱照

力爭與王錫爵往復辨論事得寢癸巳內計越南星  
 為政盡黜要人子弟及其姻婭之失職者憲成實左  
 右之趙忽奉旨罷顧亦疏請同罷不報居無何復入  
 選司自矢以扶陽抑陰為體以不激不隨為用然所  
 推薦卒多與錫爵齟齬及會推閣臣憲成舉舊輔王  
 家屏以對遂削籍歸益潛心理學集同志講論於三  
 泉與姑蘇管志道力辨無善無惡之說管之學一貫  
 三教而實主佛氏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  
 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觀七佛偈了然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二

矣吾儒何必以此為學又謂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  
 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  
 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  
 在吾儒陰壞實教也語語破的為一時正學表儀城  
 東南故有宋楊龜山東林故址同邑高龍謂之曰  
 此地乃造化所留以待叔時也憲成因首倡議復構  
 講堂書舍居焉集吳越士歲一大會月一小會條約  
 一宗朱子白鹿洞規而大旨在教育人識性嘗曰論本  
 體只性善二字論工夫只小心二字戊申起光祿辭

此處有  
 一說公  
 理以中行  
 府君顧氏  
 叔季

不赴壬子卒于家憲成有絕人之資而以全力用之  
 於聖學故不為一切懸虛奇妙所惑居官雖未得究  
 其用而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  
 猷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  
 氣象然于邪正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自熹廟之  
 季以訖國變東林忠節輩出而不減東京風俗之美  
 者實憲成所風勵居多也當時目為東林邪黨魏忠  
 賢痛恨東林擊殺待盡又立碑如元祐故事公歿後  
 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初贈吏部左侍郎謚端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三

文所著有涇臯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通考還經錄  
 証性編桑梓錄等書

語錄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合而參之始得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端文 四

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典與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為之開厥始流傳浸久分裂失真於是乎有神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為之持厥終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明道見處極高便有懸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

狂語惟元公其不可及也夫

顧氏曰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為心也皆喫緊為人語或問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說者以為未發非時蓋指本體而言也此說似與朱子不同何如曰朱子原有兩說此說即其前一說

或問說者云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言良知在我隨感隨應自無不知若乃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五

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此為專求諸見聞之末者言誠頂門一針然而體察孔子當時口氣似乎不類何者孔子自謂無不知而作今如所云是孔子自謂無不知也自謂無不知而作其辭平其意虛自謂無不知其辭矜其意清矣且多聞而擇能擇者誰所擇者何物多見而識能識者誰所識者何物易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這個功夫若專求諸見聞之末則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耳是乃知之蠹也何但

二義而已乎

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  
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  
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  
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  
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  
本體只是一個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  
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六

孔子表章諸大聖朱子表章諸大儒其意同其功同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義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  
能易也朱子表章六經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  
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  
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  
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大  
學魏揆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  
者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  
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并誣通書穿鑿害道

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  
時為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  
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脉其功大  
矣

周元公尚矣明道晦菴兩先生各有獨到處未易以

優劣論也

既云伯子未能盡元公叔子未能盡元公且未能  
盡伯子又云元公尚矣明道晦菴未易優劣則叔  
子可知已然勝翁於叔子却極推重

慈湖曰濂溪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七

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為甚愚竊以為更  
有甚焉文王于天下至一之中忽起元亨利貞之  
異說是穿鑿之宗也庖犧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  
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異說是穿鑿之祖也此之  
不問而獨于濂溪乎求多何也慈湖之學以不起  
意為宗試看此等處有意乎無意乎皆在慈湖獨  
知之中非吾所能懸度矣慈湖又曰洪範惟言思  
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  
思也思曰睿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

意謂不起  
意之說自  
窮矣人謂  
慈湖之病  
也

子書卷之十一 六

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審如是慈湖之必取乎不起意何也

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慎思繫辭言無思各是一個道理會得時又只是一個道理是故其言誠且慎也非慮言無者之蕩於空而借此以實之也其言無也非慮言誠且慎者之窒於實而借此以空之也若以不起意格誠意以思格無思此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八

正所謂穿鑿耳

五宗旨而虛無寂滅之教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吾儒之道之常來而歸者周元公也程朱沒而記誦辭章之習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反而求者王文成也

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為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裡其言約其旨遠其辭文其為道易簡而精微博大而親切是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

真會理也  
術至陽明  
又一開闢  
也于公言  
遊也

真會理也

備用者  
長之

獨由手學  
為定此三  
大儒之系  
其言正非  
真也

鍛鍊中士可以以閉下士未嘗為吾儒標門戶而為吾儒者咸相與進而奉之為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為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重而不惑矣陽明先生開發有餘收末不足當士人桎梏於訓詁詞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然而此竅一鑿混沌幾亡往往憑虛見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就業陵夷至今議論益懸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九

習尚益下高之放誕而不經卑之頑鈍而無耻仁人君子又相顧徘徊喟然太息以為倡始者始亦不能無遺慮焉而惜之此其所以遜元公也然則朱子何如曰以考亭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為宗其弊也蕩拘者有所不為蕩者無所不為拘者人情所厭順而決之為易蕩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為難昔孔子論禮之弊而曰與其奢也寧儉然則論學之弊亦應曰與其蕩也寧拘此其所以遜朱子也



知禮謂有  
人指稱一  
字便是破  
綻夫子子  
子處每作  
張語初失  
爲大賢

理會道理  
其是活潑  
靈通

孔子誨子路以知而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指本體當下即了其誨子路以敬而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也究竟功用到底不了此最易簡最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則孔子之所以注意於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爲亦可知矣子思班諸舜與顏之間孟子班諸舜與禹之間有以哉

溫故而知新這溫字下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十一

溫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裡醞釀出來所謂新也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條始之以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終之以敦厚崇禮可謂十分周整却於中間點入此一語更覺活潑潑地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陽明先生此說極平正不知晚來何故却至無善無惡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直子皆不敢知也

此是學人  
之病

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全局讀誰毀誰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看此學人  
之病

唐荆川先生所著春秋論甚佳其說本孔子禮樂征伐一章却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又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隱然寓無限感慨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春秋論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十一

曰春秋王道也禮樂征伐出于天子無或有一人之政橫行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余欲竊取孔子之言以補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道也如此看方成一部春秋然則孟子何以但言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曰自周之臣子而觀一十二王皆君父也春秋托始于平王正以其忘君父之仇爲亂賊首而治諸侯治大夫治陪臣則以治其徒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

者

焉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  
用一原顯微無間

言事者率諸當事者為攬權雖曰局外不知局內之  
苦然而確有中於當事者之膏肓也當事者率病  
言事者為偏執雖曰局內不及局外之情然而確  
有中於言事者之膏肓也二壁不除而欲天下治  
且安必無幸已噫此古今之通患也

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  
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聖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七

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  
性澄則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忘于  
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是夜迷悟

從來無人  
說到此  
眼有破

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於道往過來續繩繩不已  
余謂季時曰即此可以辨儒佛已季時曰何曰凡  
所以為此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為禍福而求諸  
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而使來吾聖人何嘗  
非之而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  
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真精神迥然不

步

同處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為耳有識者必不其  
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為感也真應至於  
愚夫愚婦而後其為應也真真之為言也純乎天  
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

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性善愚竊以為氣質之說  
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強弱千萬不  
齊自未有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為性槩曰  
性善猶在離合之間自既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  
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即欲諉不善于性不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七

可得已故曰氣質之說正顯性善

或問不學而能良能也學而能非良矣不慮而知良  
知也慮而知非良矣吾儕須從不學不慮起手方  
是入聖真路頭若去學且慮使成胡越矣如何曰  
此處須要善看語有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始委如所言孔子非歟曰然則孟子何以云爾  
曰試檢孟子七篇之中原自說的明白何必捨定  
不學不慮四字聊舉其畧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

只從四書  
白文即知  
休說便自  
分曉先生  
有孟子之  
學之才

原無矛盾  
孰者自生  
原身

也豈不在在圓滿孟子却與他拈個充字出來  
謂之充即不免學且慮矣噫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義也是不學而能不  
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分曉孟子却又與他拈個  
辨字出來謂之辨即不免學且慮矣若然者孰為  
良能孰非良能耶孰為良知孰非良知耶曰然則  
良能有不能乎而待學乎良知有不知乎而待慮  
乎何其說之自相矛盾也曰非也良能不學而能  
良知不慮而知天命之謂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十四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率性之謂道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修道之謂教也夫  
如是何矛盾之有且君之言曰從不學不慮起手  
試味起手二字莫便是學否莫便是慮否還以質  
諸不學不慮四字莫便自相矛盾否夫如是又何  
疑于孟子哉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  
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  
紂賢文王為三公矣此解最精太伯為太王長子

以天下讓  
纔了於

方是泰伯  
心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十五

一旦借仲雍去而之荆蠻這事最做得奇當時人  
見了必定大家去推求個中緣故亦安有不知即  
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  
及昌亦是當時傳流下來的話何以云民無得而  
稱只是據這話頭一似在太王身上起念是以父  
子讓也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讓也這也是  
十分好了乃泰伯更有大焉却是在天下上起念  
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  
家公共的文王就太王王季看來泰伯真是至公  
而無私就天下看來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  
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就天下看來猶曰太  
王之聖孫王季之聖子就泰伯看來即太王王季  
不得而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何等心胸勘到此  
處非惟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必能知  
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以為民無德而稱至伊川  
直將天下二字毀破千載而下有知已矣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  
事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

宰萬物者也。此為親切。若以意念為心。與察為知。未免落第二義矣。

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是說功夫。陽明疾革。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惟曾子疾革。謂其門人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即本體即功夫。和盤托出。而兩賢俱在範圍中矣。

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傍。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六

矣。今考年譜。則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說。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是亦未嘗不從念慮入也。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近來信得良知二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尚有微動于氣。所在設今處之。更不同。是亦未嘗不從事而人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証之莫

千言萬語  
不過了當  
此字

各處事也  
文字講論  
傷是少不  
得俱亦其  
不得是者  
言知

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嘗

不從文字入也。予昔聞季彭山言。山陰有黃舉子。讀書不牽章句。成化弘治間。儒者守成見。莫之信。惟陽明與之善。又聞陽明遇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見投契。嘗為文別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於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說。而求焉。岌岌乎。什而復興。晚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遇。至於門人徐曰仁。陸原靜輩。始亦不無牴牾而已。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七

竭所疑。反覆辨折。而後歸于一。由此觀之。其所商求印証得之。朋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嘗不從講論入也。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何同異。可以忘言矣。再閱陽明與羅少宰書。有云。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竊惟朱子平陽明高朱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子精實陽明則大朱子即修即悟陽明即悟即修  
以此言之兩先生所以考之事為之著察之念慮  
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者委有不同  
處要其至于道則均焉固不害其為同耳若曰是  
起千里之謬至推而比諸楊墨試換諸此心之良  
知其果然乎否也

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

篇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

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六

目有功夫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  
等易簡而明白又貼實理會白天開地闢生山無  
限英豪惡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  
精微嗚呼至哉

河圖洛書是為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為河圖洛

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是就

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

極圖說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做

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

謂於人微  
知大人不  
天赤子則  
知人皆可  
為聖賢

予少時說  
一先素先  
軍問曰愛  
讀佛經否  
子曰不愛  
讀佛經愛  
讀佛書矣  
先聖自佛  
言後極理  
如何何得  
他心服乎  
曰他即不  
服聖人  
論成何世

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恰好完却天地間  
一個公共的大勾當也

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為  
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  
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是  
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  
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  
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  
二之也原來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何處放個到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九

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為粗之乎其闢佛者耳年來  
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  
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  
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  
沒於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人而上之然者  
即欲歸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  
以解且既於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說亦不攻自  
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為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

界會得  
先生北言  
舉而考之  
九章未必  
不原

眼前處若  
得極精微  
得極處者  
得極果得  
總是顯微  
無別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為幻迹其  
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  
即口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  
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  
堂之陣正王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為粗之乎闢  
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首適不免走  
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三

夜來偶思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  
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  
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脉極其懸遠如此不得  
丟却原頭認形骸為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  
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為來自於穆窈然而  
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  
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其切近如此不可丟  
却見在認於穆為窈然之物也故曰歿壽不貳修

只是這理  
幾便幾說  
豈說無不  
盡其

發原上  
若方是  
不可言法

夫天大  
聖不能合  
也克已特  
已其理已  
知者實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嗚呼微哉

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  
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  
不是截然兩物也乃孟子論性命二條實備發其  
指是故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為舍  
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  
人心以為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  
蓋如此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  
至命非深於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三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為不知其仁及顏子問  
仁却告之克已何也曰己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  
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  
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即微  
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  
可同年而語也  
所謂己非特衆人有之雖君子亦有之非特君子有  
之雖聖人亦有之故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  
舍己論語記孔子絕四亦以毋我為究竟毋者禁

止之辭以用力言謂之克以得力言謂之舍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

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

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

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

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

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個道理流出

非故為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博個名兒世間有

艷慕而依倣之如子哈子之流者既屬可笑况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三

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取以為可得

而取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

也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

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

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猶屬可懼以故特尋

這話柄將來做個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為深至

孟子答的却又大奇徑把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

說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上事

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

此段論論  
萬章大奇

萬章大奇  
生詞

無向不轉  
無向不轉  
從來論性  
論理氣者  
千百萬言  
有如此之  
明快簡實  
君子

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問出古

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

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為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

天下為輕藐而置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

誅之跡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固有百神管

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

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姦雄亦可消却多少痴夢其

有功於世教大矣

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曰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三

厥初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宰

言之也曰如此得無遺氣曰既曰自其主宰言便

是就氣上點出理來易嘗遺氣吾儕要認性須從

主宰處認取方有下落性不離於氣亦必知其有

不墮于氣者存而後性之真面目始見耳若向氣

上認取他這個紛紛紜紜清濁純駁千態萬狀將

指何者為性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識得理是氣

之主宰如何分而為二曰然則理與氣一乎曰識

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混而為一

或問佛家  
謂來世無  
常

或問因果有諸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類而求之不可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推及子孫是亦未來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來非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第言其所謂過去未來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二

不知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曰不知也請舉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為報風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為報風生之怨而來及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廢矣大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不容或

道法兩度  
佛世之百

功至此  
無入不自  
得

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為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為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買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義農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必至於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子又何疑于聖人哉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三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裡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亦何待分別只覺下個直



且身今人  
怒狂身今  
人喜所以  
舉節之難  
常見正人  
君子受此  
兩之傷者  
正焉不知  
其為狂也

字枉字更有方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  
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畧  
無些子依違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  
却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為難謂之枉必然是可  
為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為是又能阿人之是曲  
意求媚畧無些子執持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鄙  
薄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為難是故  
均之為君子也而其品不同若一味清苦的朴實  
的忠厚的謹飭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三

棄惟危言危行敢於犯顏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  
取忤矣均之為小人也而其等不同若一味貪污  
的虛浮的苛刻的恣肆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  
盡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指的縱清明之時  
亦往往被黜矣乃知槩曰用君子猶未有以見其  
用之之實也必至連直者都用方纔用的徹底方  
纔喚的真能用君子槩曰去小人猶未有以見其  
去之之實也必至連枉者都用方纔去的徹底方  
纔喚的真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

說得十分  
痛快只是  
贊揚也

注于夫字  
是春秋大  
綱

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則將時君  
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強不得處其指精矣長  
國家者誠於此一參証焉所舉吾所好乎民所好  
乎所錯吾所惡乎民所惡乎孰為直乎孰為枉乎  
民服乎不服乎自應惕然有醒豁然有悟亦何至  
忠正是讐邪媚是僂棄藥石而懷鴆毒公然馳而  
納之危亡之中而莫之避也

或問春秋大旨曰春王正月已而又曰天王使宰咺  
來媿惠公仲子之問曰何言乎春王正月也曰這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三

裡要一看一王字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作  
春秋却表出一王字來意豈不曰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即為有道自諸侯出即為無道乎於是而書  
會書盟書聘書伐又豈不曰是果自天子出乎抑  
亦非自天子出乎如此不特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者無所復容即桓文輩自詭能為天子分憂  
捍難有功于王室者亦與亂賊同利一切假仁假  
義之說無所復施矣這便是孔子撐乾拄坤變無

道為有道的規模曰何言乎天王使宰嚭來歸  
 惠公仲子之賄也曰這裡要著一天字蓋天下有  
 道非天下自為有道也惟王帥之以有道則有道  
 矣天下無道非天下自為無道也惟王帥之以無  
 道則無道矣故春秋特揆所由提出一天字來意  
 豈不曰天下受命于王王受命于天能奉天即是  
 帥之以有道不能即是帥之以無道乎於是而書  
 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賄又豈不曰是果奉天  
 而行者乎抑亦悖天而行者乎循名責實將無愧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頤文端 天

新善無惡四字為禪宗所不知晚年何故却注墨筆無之

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  
 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陷篡殺之罪得之已  
 矣  
 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  
 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  
 永嘉証道歌謂乘有而着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  
 氏未必以無為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  
 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乘有以有為惡也  
 着無以無為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着有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頤文端 无

或問聖人之不勉而中即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即孩提之不慮而知信矣論者又以為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消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消之而愈清矣故不同也且易言百姓日

辨人

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道兩不知同乎不同乎曰恐不同曰孩提之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以此而論謂之不同也固宜曰然則于其同可以識取本體矣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功夫矣曰如此看甚好

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怎麼樣小心若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三

不問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拈個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却是個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尾呼應最可味是故謂之學便是雖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訣曰天命云何曰臣受命

小心謹  
尾小心訣  
非括出不  
知

於君子受命於父人受命於天不知有君不可以為臣不知有父不可以為子不知有天不可以為人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之謂也曰小心是個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焞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即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却少他不得而今須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一 顧文端 三

要實實調服莫只把來做個好方子隨口說過隨手抄過却將自家灰生放在一邊也  
同安蔡獻臣曰先生之學直窺本原先生之志力擔世道先生之風千仞高翔先生之言百世可俟或曰薛文清陳白沙於論前輩得失處決不輕管人語一語涉陽除濂溪外二程張邵朱陸以迄陽明皆厚有可摘得無涉于躐且慢乎曰文清白沙固是以求一至當不易之理非故苛責其人也孟子願學孔子自孔子之所稱許者而孟子直鄰之至伯夷而曰隘柳下惠而曰不恭此豈故與孔子相左正離合而與之相完蓋孔子以匹夫而定湯武伊周微箕之案則定贊修無已時者皆純乎天而人不與孔孟所以主其數千年之名教而備之統與治統相維而不離此是等關係而徒傳一渾厚之名故源能位置諸大儒乃可以為字兩渾厚

主持可... 子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固多... 頌言問亦有摘及之者于詢學士年長者東林人... 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 盟者則真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入可知已嗣... 後五十年文章節氣大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 陽諸集讀之開豁洞達晰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 人處不徇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子謂文成五... 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巷涇陽則及其見知者矣

宗傳一編已就緒而及門士仍有疑涇陽者曰子... 何疑曰疑其人萬曆年之黨局始自涇陽國運已... 終而黨禍猶未已也今日東林明曰東林非作始... 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嘆東林豈非作始... 無黨無偏王道平乎尚謂無黨無黨王道蕩蕩... 時孤陽一線則東林實係絕續之關乙丙亥魏逆... 諸臣甲申殉國難諸臣屬之東林乎屬之政東林...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頌文端 三

乎諸君子之所以為忠臣而梓柱天地名揚日月... 者在五十年之後而其鼓盪靡靡者在五十年之... 前則涇陽之氣鬼神度越諸子遠矣豈向俗儒... 曲學問毀譽定是非者耶子之所見短者子正... 於此見長文成有安社稷之功而身名幾不保程... 朱當偶學之禁而當時亦不敢信其為千古之大... 儒也質鬼神而無疑後... 聖而不惑須大開眼界

以其終... 而柳之... 疑正其... 王三問亦... 不可遂非... 何也... 人者... 學因與... 侯齊其

理學宗傳卷之十二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陳遇菴

任孫永徽

漢儒考

董子 甲公倪公寬毛公附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 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 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 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 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聞魯... 日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 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我... 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序絲此言之... 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是以仲舒之門五尺之童莫不指為其先

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仁猶砥礪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入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二

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人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仲

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玉杯蕃露清明行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才而向子歆亦言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云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三

上海新華書局出版  
中文系編印  
林業與林業自出油器之平水以

天人相與之際此句

三策

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作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見聞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四

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造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義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決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箏瑟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

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五

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躍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

君子所以  
造命萬物  
歸於一理

聖人教有

所為宜求  
端於天是  
至屬

在德教而  
求在刑刑  
是求端於  
天也

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  
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  
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  
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  
惟冶者之所鑄緩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  
謹按春秋之文求王者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  
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  
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六

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於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  
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  
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  
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  
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  
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  
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

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  
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  
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  
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  
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  
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  
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七

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  
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  
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  
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  
民而好士可謂誼王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  
至者何也此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  
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

也是故教化立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八

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過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不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月殊打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其

更化善治  
又教化之  
大務也

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罔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九

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神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異焉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其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



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  
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  
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  
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  
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  
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  
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  
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  
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十

王悼痛而欲存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  
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  
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  
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  
采 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  
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  
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  
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

而自知也然則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  
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  
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  
禮義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  
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  
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  
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  
以貪狠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  
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十一

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  
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憚酷之吏賦  
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  
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  
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  
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聖德昭然施於  
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  
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

尊尚行如  
見道之旨  
設誠致行  
尤中武帝  
觀察

漢書守照  
令一段于  
宮不勇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  
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川所聞  
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  
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  
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  
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  
之所關也教化之本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  
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七

實舉以觀  
大臣之能  
亦是漢廷  
良法

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  
是以有司竭力盡職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  
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亂賢不  
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  
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  
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  
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才則三王之盛易爲而  
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七

爲市貧窮孤弱  
陰陽錯繆氛氣  
充塞羣生寡遂  
黎民未濟皆長  
吏不明使至於  
此也夫長吏多出  
於郎中郎吏二  
十石子弟選郎  
吏又以富訾未必  
賢也且古所謂  
功者以任官稱職  
爲差非所謂積日  
累久也故小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  
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貫條靡竟統  
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  
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

先生曰有  
春秋前  
禮而不  
後有賦  
不知為  
臣者不  
罪守經

事而不知  
宜禮樂  
而不  
為人君  
而不  
秋之義  
者為人  
子而不  
春秋之  
之罪此

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  
天而立道亦博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  
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  
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  
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  
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  
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  
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  
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古

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  
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  
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  
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以千萬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  
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  
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

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  
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  
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  
驪然有恩以相愛此入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  
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  
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  
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知自貴於物知仁義  
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  
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古

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  
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  
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  
堯發於諸侯舜興與康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  
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  
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  
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  
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  
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

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  
不見也非明性情察序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  
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  
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  
並進賢知隱伏惡日熾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  
天終陵遲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  
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  
寢微寢滅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  
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六

不亂後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  
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能  
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  
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  
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  
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  
者所繼之據常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

禮本原  
所以遷延  
論子

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川以此三者矣夏  
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  
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  
言其所損益也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  
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憲嘉道愍世俗之靡薄  
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  
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定太平之道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七

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爾  
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  
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  
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  
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  
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罔圍  
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  
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遲若  
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倘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商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以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驚驚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楚民民日削月廢寢以大窮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六

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極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闕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

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七

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說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朱子曰仲舒所事其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 亦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

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西山真氏曰仲舒純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

此二條最自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

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傳學篤

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

此豈諸儒所可及哉至謂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

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

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

可嘆哉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董子

辛

暴秦焚坑之後漢高繼之雖云路遠大度然不事詩書素輕儒術聖學不絕如綫矣江都崛起制策三篇洋洋乎天人古今之統也匠心獨詣無所蹈襲惟儒也哉至正誦明道語真王佐之心劉中壘以為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佐嗣者不及也於論篤深矣乃世儒猥以言災異為太過是何足為江都咎也

申公倪公毛公

申公培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

祖於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鄩同師

浮丘伯已而鄩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

學病申公及鄩率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

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

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

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

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申公

三

書宿衛一歲中累遷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

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

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

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

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

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

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皆自殺申

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

倪寬千乘人也事同郡歐陽生伯和歐陽生事伏生

受尚書成學者也業既通以郡國選請博士孔安國

受古文尚書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

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寬為人以廉知自將

善屬文然懦於斷口弗能發明也張湯為廷尉廷尉

府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進見謂不習事不署曹

遣之北地視畜會廷尉有疑奏再上再見却椽史莫

知所為寬從北道還問之以意對椽史皆服因推使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倪公 三

為奏奏具湯大驚召與語奇之奏上即得可異日湯

入見帝問曰前奏誰為之者非俗吏所及也湯以質

對帝召見寬悅之從問尚書以為侍御史遷左內史

寬居官一意古教化勸農桑緩刑法理獄訟務在得

民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信愛之

開六輔渠定水令以溉田賦租時裁闕狹與民相假

貸以故租多不入後軍興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

民間寬常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相

屬不絕課更最帝由此奇寬及議封禪諸儒各以臆

內實志類  
公曾為邑  
令不見於  
史何也

善者之言

說對數歲未有定寬進言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

元精神所躬徵兆必報然薦饗之儀不著於經惟天

子建中和之極祇戒精專為之本百官之職各稱事

宜為之文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大慶帝

曰善乃自製封禪儀頗采儒術文焉

大毛公萇趙人也善說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其學術

淵源出於卜子夏為訓詁傳其家而貫穿先秦古書

其釋鳴鴉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吳

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頤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大毛公 三

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其時左氏傳未出孟

子國語儀禮未甚行學者未甚信也惟獻王博見異

書心知其精以其書獻天子而毛公弟小毛公為博

士或曰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

延年授徐敖然不列於學宮其後魯齊燕詩不傳而

毛詩最後出獨傳以解經近古深密有遺味宋程純

公顯於漢儒最董生大毛公云

漢儒去古未遠猶行意多觀此三人其見然當秦

火之後天子皇后多尚黃老而特立始終不變以

儒術者稱者蓋亦難矣薪傳之功豈容易視之耶

鄭康成公

鄭 宇康成北海高密人尚書僕射崇八世孫也康

成少為鄉嚮夫休歸常請學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

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

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美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

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

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

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

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鄭康成 五

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圖緯問康成善美乃召見

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明然謂門

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康成自游學十餘年乃歸

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

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

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

氏帝育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育起廢疾休

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

後范升陳元李育買達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

聖不稱而

何進表

名飲假以

為重至孔

女樂暫和

以偽來也

而黃巾羅

拜約不入

境更不可

以偽來也

康成其有

厚德我學

則其解

對其破又

其後者耳

北地太守劉瓛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山是古學

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

威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

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

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康成

屣屐造門告高密縣為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

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

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鄭康成 五

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輝世嘉其高皆悉稱

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居

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

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令

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為

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冠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

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

黃巾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

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



至乃延升上坐康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  
容儀溫偉紹容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  
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或出  
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  
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  
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  
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  
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  
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鄭康成 庚

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  
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  
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  
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練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  
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  
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  
傳中侯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  
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林孝存周禮難凡百  
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

熟稱為純儒齊魯問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  
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瑗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  
殿時並童幼康成稱淵為國器般有道德其餘亦多  
所鑒拔皆如其言論者曰毛詩鄭氏箋其失愈多不  
諫而入鄭以為入宗廟狠跋言周公安閉自得於讒  
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  
孫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為不設雞人之官緣  
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為祿諸類此不可悉數康成注  
書序舜典云入麓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鄭康成 毛

汭注胤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胤 黃昭我周  
王又注成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  
曰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腰又注旅熬讀曰毫謂是  
道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  
云亡其汭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在而云已逸是不  
見古文唐太宗貞觀間從祀宋真宗追封高密伯嘉  
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於鄉後有云傳經功大後  
鮮其儔且稱慈行君子宜復其祀  
鄭氏元錫曰自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通而離  
全經之日遠其頗有評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

固滯於所聞至康成特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其時經師以守經訓為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專教授願從於欲為奢淫于是乎簡行振而經乃下衰悲夫康成生平學行俱無可議畢竟是東漢第一人以訓詁日之宋儒議漢儒未免太過著述之富莫過康成而以學未顯著改祀于鄉蓋因宋儒以訓詁日之未許其見道遂沒其傳經之功夫不見道而何以為懿行君子耶位置前賢須俟後聖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鄭康成

天

理學宗傳卷之十二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三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 杭世拯 王餘佑 全編

隋儒考

王文中子

門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姚義附

有志神樂 便是夫子 為東周之 著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

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嘗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嘆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十八年父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仲淹於是

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游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  
 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  
 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仲淹冠  
 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  
 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凡策十  
 有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  
 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仲淹知謀之不  
 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一  
 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二

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  
 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  
 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乃續詩書  
 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  
 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  
 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 齡鉅  
 鹿魏徵太原溫大雅顏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  
 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  
 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  
 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僕  
 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慮足  
 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餼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  
 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  
 願仕也或譖仲淹於素曰彼實嫂公公何敬焉素以  
 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嫂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  
 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都難  
 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  
 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三

七日而終門人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  
 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歿有謚所  
 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  
 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育天下之能事畢矣仲  
 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  
 曰文中子初仲淹謂弟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  
 樂子孫當遇王者得中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  
 天乎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爾輩雖聰明特達然非  
 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徵徵有不平之

色仲淹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  
貞觀初諸賢皆亡而徵與房李溫杜獲參預朝政帝  
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養養於張純  
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  
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  
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 齡與公竭力  
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  
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  
在遠不至此仲淹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 四

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並未及  
行貞觀初其弟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  
曰王氏六經又取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勅  
成中說一卷文中子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  
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少  
者溫溫然如有就其與人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  
常居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  
君子樂其道小人悅其惠鷄初鳴必盥漱具服服儉  
以潔無長物焉銅川府君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

營葬具必儉曰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  
車而載塗車芻靈蓋不從五世矣銅川夫人病目不  
交睫者三月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  
飲容或問人善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  
也公宴賓無二饌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  
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公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  
道也今亡矣吾從古公躬畊或勞之曰庶人之職也  
蕪蒸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昏賓客之用也  
成禮而止嘗自言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 五

廣求故足不難學故明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  
朝廷論禮論樂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  
夫子之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夫子以孝悌爲社稷  
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歿生天  
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中說

子謂房 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也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

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或曰

禮豈為我輩設哉子不荅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

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六

為美也

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

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

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房 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

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

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 齡曰如

王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

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

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

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

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

一而經制大備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其道

則一而述作大明千載而下有行周公之事者吾

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修仲尼之業者吾不得

而讓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七

賈瓊問君子之道曰恕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

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

而達之天下斯可矣

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瓊曰

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

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

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

人多怨

足後千古之說

所以不與

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及不強人以所不能不苦人以所不好夫如此故免

璉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見義爭為有不善爭改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八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

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

處貧賤而不悒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哉

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吝乎吝者不妄散

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夸術若愚似鄙今人爲恥我則不恥也

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疑滯者智之蝨也忿憾者仁之蝨也纖佞者義之蝨也

問羣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九

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禍也

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

道也  
棄德背義而惡人之不已親奸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難矣哉

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

何必定法其道甚濶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

道亦曠不可制於下周公之道曲而當和而想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

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

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

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

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

蒼生也故遷都之議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

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子游孔子之廟出而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十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

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

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

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

母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焉吾子汨彛倫乎孝逸

再拜謝之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則何勞也子曰有之矣

其勞也敢違天乎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

元禮如於  
得終子以  
父任之子  
建之

其德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

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

約諸侯以尊王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

其以民無定主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極

明神器之有歸

房 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

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

使諸葛亮而無歿禮樂其有興乎

問田疇曰古之義人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七

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惟

問陶元亮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

生傳則幾於閉關矣

明道先生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

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陽明王子傳習錄云徐愛問文中子答曰賢儒也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者述

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者述

近名之意不無然則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先生

曰若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愛曰孔子刪述六經

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又曰天下之不治山虛文勝而實行衰使道恒明

於天下雖六經猶不必刪述刪述非孔子得已也

只如伏羲畫卦至文周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

屬已紛紛藉藉不知其幾而易大亂孔子憂之曰

取文周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而天下  
之言易者始一今如詩書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  
語今之禮記皆漢儒附會非孔子之舊至春秋雖  
稱孔子之作其實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削  
者削其繁是有其無增自秦漢來文又日盛欲盡  
去之有不能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  
之則他說亦漸日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  
如何其切深有取於其事也  
程子謂仲淹隱德君子思謂仲淹太平十二策是  
隱者所為耶因情無可行道之機故隱居教授以  
洙泗之事為事粹然無復可議者而後之學者獨  
指其擬經之失程子以為擬經之類皆非其作不  
識又何從得辨其非也朱子亦曰其書多為後人  
添入就中論世變因革處極為條理通陽明乃取  
其擬經近又有謂秦火之後乃為字由學脈已中  
絕矣不知何故而隋有王仲淹氏無乃天地之密  
不能盡藏而時有所寄耶惜乎無有能繼之者又  
中絕以至於宋而周元公出焉元公之學固的有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 三

董常字履常河南人文中子稱之曰其動也權其靜  
也至又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  
則或妙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彦博  
曰何為其然子曰是究是尚宜其然乎彦博未達退  
以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常  
嘗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諸子曰有之又  
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侮者焉常曰  
濁而不穢清而不佞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悅常嘗

所自

孔門之類  
子乎

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曰仁亦何  
遠姑處而行之爾無苟美焉惟精惟一誕先登於岸  
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慮焉能無咎焉能不違子  
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對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  
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汝於仁義未數數然  
也繁師懸問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冠始矣師懸  
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陳留王孝  
逸先達之傲者也白首北面豈以年哉瓊聞之德不  
在年道不在位其沒也文中子哭之寢門之外拜而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董常 三

受弔曰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沒明王雖興無與  
定禮樂矣  
程元南陽人因薛收來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  
曰夫子載造彛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  
矣元又問過而能喜  
薛收河東人內史道衡子也內史見子於長安謂收  
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母失也及內史以  
非辜被戮收遁於首陽山既免喪服不除子曰孝哉  
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又謂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



有體有用

而不狎頽如也聞三才之與退而學易曰乃今知人  
道修而天地之理得矣聞六經之旨曰乃今知天下  
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  
達而賞罰明聖人窮而褒貶作此皇極之所以建而  
斯文不喪也房 齡曰道之不行久矣夫子何營營  
焉收曰子非夫子之徒與天子失道則諸侯修於國  
諸侯失道則大夫修於家大夫失道則士庶人修之  
身修之道從師無常誨人不倦窮而不濫歿而後  
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道之所以不墜也古者謂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程元薛收

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齡謝之唐初興收

請秦王上謁延見問方畧語合意授記室參軍時軍  
務勞午收作書檄露布於馬上占辭該敏如宿構王  
討王世克竇建德來接收定先建德之書語具帝紀  
中王入觀隋宮室見壯麗歎之收曰土階茅茨唐堯  
以昌峻宇彫牆受辛以亡始皇興阿房而促漢文罷  
露臺而長此百代永鑒也王曰善從平劉黑闥有功  
封汾陰男嘗上書諫收游王喜賜金武德七年寢疾  
王遣使臨問者相望卒哭之慟贈帛三百疋既即位

謂 齡曰令收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惜夫

仇璋字伯成爲龍門關吏子之韓城自龍門先濟賈  
瓊程元後璋止而問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頽頽如  
也重而不亢目黎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  
張鳳頸龜背髮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  
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掩旋而不懼吾聞之天下  
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豈其人乎程元曰子知  
人矣是王通者也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聞  
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仇璋

五

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璋嘗謂薛收曰子聞三有  
七無乎收曰未也璋曰君子無諾責無已怨無專利  
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問三有曰有慈有儉  
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璋曰此君子之職也  
璋何預焉子聞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時居文  
中子之門非專經不以授而董仇程薛備聞六經之  
義叔恬曰夫子得四子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子  
之力也

姚義太山人篤信好義不忍捨道而干祿困於寒房

七無三有  
想見其人

身從師

齡曰盍請乎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  
况為已乎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難進而  
易退子謂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為能也又曰廣  
子曰簡而能廣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問孔庭之  
法曰詩曰禮而不及四經何也義曰嘗問諸夫子矣  
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德全而後及也  
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  
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  
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  
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  
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恭慢矣約之以禮  
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  
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尊  
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  
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  
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  
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  
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然後備諸物先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姚義

七

濟乎近然後行乎遠直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  
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敬出子曰賢哉敬也  
以禮樂為問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  
瓊曰樂聞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  
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  
亦樂乎

董薛諸君皆文中子門下鈔錄之士也其所蘊蓄  
不在皆有聖人一體者之後文中子之賢益見即  
房杜李魏亦非等閒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姚義

七

理學宗傳卷之十三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四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

劉鴻聲

全編

錢佳選

唐儒考

韓愈字退之修武人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宮市理學宗傳

韓愈字退之修武人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宮市

卷之十四 韓愈

一

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為佛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退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之歎裴度崔羣請少寬假帝曰愈言我信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成天

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與潮僧太顛游人傳愈信佛氏愈發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至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為別乃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為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韓愈

二

日本盡涸而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退之至悉計備所得贖所沒者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奏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衆慄縮退之勇行元稹言于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仁歟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

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授指皆稱韓  
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  
嫁遣孤女而郵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愈嘗謂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作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與  
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其徒李翱李漢  
皇甫湜從而効之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李翱  
趙德學有所窺附於後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韓子

三

韓王平治 天下全在 人倫日用 上經給位 聖如成倫 常道事物 便不成世 界此韓子 展道大頭 願論論平 實原今二 氏無去類 處家福苑 以是傳之 在也以此 傳二得一 際高誰創 論地乎不 胃及也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  
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  
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  
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  
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  
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  
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韓子

四

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  
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  
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  
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  
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  
墮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  
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  
吾師亦嘗師之云耳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

昔愷後之人雖欲開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韓子

五

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歿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溼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勅為之刑以釁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效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

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韓子

六

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湯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

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川禮則  
 之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  
 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  
 爲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  
 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  
 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  
 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韓子 七

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  
 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厥寡孤獨廢疾者有  
 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趙德序其文錄曰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  
 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孟軻楊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  
 其傳由佛及明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  
 以是光乎今大子後  
 金石樵樂斯文燦然  
 明道先生曰退之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  
 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  
 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醉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詳若不足他見得豈千餘年後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韓子 八

更能斷得  
 如此分明  
 歐陽永叔記韓文後云孔孟遠遯於一時而師法  
 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  
 施于今此文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  
 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于無窮者此道當然也  
 蘇子瞻潮州廟碑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散異端  
 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  
 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  
 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  
 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  
 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願涇陽曰于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關  
 佛者耳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  
 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  
 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  
 九淵能使人沒于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人  
 而上之然者即欲關他何處下且惟就人倫上斷

置方纔無辭以解曰既于此無辭以解印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理人以人倫為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為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一顯微打成兩截矣即此亦何說之辭故關佛者只應問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關佛者只應問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為粗之乎關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之不免走入他圈子矣如何關他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者之曰體則寂無朕兆所謂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謂易別子開之為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核其所謂易混信乎心性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或問余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以是傳之禹湯文武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九

以是者何物也曰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孟子所謂湯亦曰執中文王之以服事殷武王之觀政於商周公之制禮作樂有一不從中出者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曰聖之時者也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辭受取予一歸於是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仁者中也自軻之後以至韓子中難言矣曰不得其傳知言哉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後裔也貞元中舉進士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天子克淮蔡天下想望治平而帝意稍益怠黜疏納忠上正本六事語具帝紀中又以其職言人之行自非大善大惡暴著於世必訪之于人人不能周知必取其家行狀謚牒考績之

惟其賢乃

誠欲得其實不敢苟也然為狀者類皆故吏門生不遇欲苟加虛美於受恩之地溺於文而忘質故無所考信請自今作行狀者必且指事實明載功狀則賢不肖自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為直言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無為浮稱不者救考功勿受文依質者始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詔從之再遷考功員外郎翱性剛直論議無回避嘗入中書百數相逢吉之過退移病滿百日欲自免去逢吉表為廬州刺史州早疫述亡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十

載路權豪市田宅予之直攤其賦窳戶歲仍輸如常翱下令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太和初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擢中書舍人坐舉諫大夫栢耆宣諭滄州不稱左遷少府少監刺鄭州歷桂管湖南觀察使徵為刑侍郎檢校戶尚書出鎮山南東道卒翱博雅好古為文尚氣質好推轂賢士韓愈嘗與翱言今天下汲汲於士者獨君與愈耳翱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不然則不能翱惟其賢以是不同又嘗以書貴裴晉公居相

聖人豈無  
情乎  
聖人豈無  
物而無情  
聖人豈無  
常入於無  
在交相攻  
長雖有存  
焉若寡矣  
是所貴乎  
復之也老  
舞性之不  
得復湯武  
身之皆復  
之之功也  
孔子不待  
復顏回思  
孟也下  
之人也下  
此難言矣

聖之矣

位道不行忍恥內愧不引退其忠告如此是時士並  
學古文辭游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躬  
獨求端于性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  
三篇吳郡陸倕見而嘆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聖  
人復作不出此不息之而已矣翺又以爲生民之大  
法莫大于井田著平賦書以明其可復嘗言曰行已  
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  
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

復性書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李習之

十一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  
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  
克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  
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鬱光斯明  
矣情不作性斯克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  
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  
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  
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

聖之矣  
聖人之性  
動之也而  
情者其言  
三篇有守  
先特後之  
功其謂也

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  
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  
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  
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無差也雖  
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  
能觀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  
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  
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  
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李習之

十二

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  
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先覺則明  
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  
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  
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  
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  
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  
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李習之

三

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弗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其所以未至于聖人者一息耳力不能也短

息之重

命而歿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歿也石乞孟獻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歿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其得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李習之

四

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行文章章句威儀考擊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十年矣與人言之陸慘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

此篇乃後  
性功夫未  
清其清  
而復淨  
動不復源  
處而性如  
覆矣

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  
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  
其心以傳乎其人嗚呼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也有漸敢問其方  
曰弗慮弗思情乃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  
者無思無慮也然此齋戒其心者也猶離於靜也  
有靜必動動靜不息則情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  
動焉能復其性耶惟方靜之時知心無思是齋戒  
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而寂然不動是至誠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李習之

五

曰不思不慮之時物至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其  
可止也以情止情也則何如曰情者性之欲也知  
其為欲本無其欲寂然而已惟性明照邪何所生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是也如以情止情是大情也情之相  
止庸有極乎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則聲之來也  
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見不聞則非  
人也視聽之昭昭不起於見聞而無不知也無不  
為也是誠之明也曰大學言致知在格物何也曰

物者物也格者至也物至知知其心昭昭辨焉而  
不應于物也是致知也曰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何  
也曰性者天之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性之謂  
道何也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定而不動者道  
也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教者人之道擇道而固執  
之教也道不可須臾離何也心不可須臾動焉故  
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也  
夫不視之視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  
不動是不視之視不聞之聞也復之不遠矣故慎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李習之

五

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昔之注中庸與生之  
言殊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也曰如子之言  
修之可以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但止之而求  
至焉孟子所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止而不  
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食不違則能終  
身矣造次必于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聖矣  
問聖人之性將復為昏然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欲  
者妄與邪也無因而生聖人既復其性妄情滅息  
本性清明周流六虛覺則無邪邪何自生伊尹曰

全為修終  
起忽不盡  
求所以後  
性究意深  
禽獸不遠

天生斯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復為  
嗜欲所渾是尚未能自覺也安能覺人

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其昏不思何也曰天地

之間萬物生焉人萬物中之一物也其所以異於

鳥獸蟲魚者非以性之全哉受一氣於天地而一

為物一為人得之其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

也以非深長之年行至難得之身而不專之乎大

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無幾

矣乃昏而不思嗚呼人之生也雖饗百年若雷電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趙德

七

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回視前所歷之年

時如朝日也况千萬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

故終日志于道德猶惧其未也彼肆其心之所為

者亦獨何哉

唐文原道與復性書三篇是故有題目大文字而

原道論人雖取之猶告其不醇至復性書罕及焉

歐陽文忠亦謂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常

復思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愚謂翔之時諸

儒未起理學未明而鑿鑿然以四子為歸且當少

時真切為性命之憂此而非儒也誰可以當儒者哉

文公為湖州刺史湖人未知學乃與士於學牒諸縣

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之以政刑也欲用德禮

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百十年

間不聞有進士明經業成貢王庭試有司者人吏

日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

不勸此其所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萬

有餘戶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勸里

閭後生無所從學此亦縣之恥也秀才趙德沈雅

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之且排

異端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

理學宗傳

卷之十四 趙德

八

官專筦州學以督生徒與惺惺之風刺史已出俸

百十為舉本收其贏為學生厨饌而湖文學始於

此

唐自中葉老佛顯行儒道始末濫竿顯仕稱儒者

顧相助為惟神文公鏡然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

乎四海之惑屢踰後復振管恨當時無羽翼之者讀

兩史學校志得趙秀才一人能排異端宗孔氏便

可為同心之人矣後真元間常袞以故相出為福

建觀察使闕越尚未有學乃設鄉校與學者未幾

翁然化之故湖海闕越之人舉進士仕上國自韓

昌黎興學始嗣是而後天下競于聲偶為祿利資

視梁昭明所輯文選為六經末益漫漶噫學術關

理學宗傳卷之十四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五

宋城孫奇逢輯

門人

郭治化  
住宅心  
△編

宋儒考 程門弟子

楊文靖公時

楊文靖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第進士調官不赴杜門力學時人莫測也已調徐州司法又不赴請穎昌以書謂程純公從受學純公大說之每日中立最會得容易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反求時渙然有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一

覺也歸純公送之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及明道歿復事伊川於洛一日見伊川伊川瞑目坐偶假寐時與游酢侍未命去不敢去也伊川覺乃曰賢輩尚在此乎歸休矣乃退出及門門外雪深者一尺蓋篤謹如此授虔州司法參軍當疑獄立斷與郡守爭事守正不阿撓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有惠政民思之浮沉下位望日起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游天下稱為龜山先生遠逮 雖高麗國王亦從使者問龜山先生何在也會蔡京以張昞言欲引舊德置左右

乃召為秘書即時年已七十有二向執政言今士大

夫不敢盡言天下事者不過為保身計耳不知謀國

乃所以謀身天下喪亂而能保其身生民以來未有

也欲格其心條諸蠲賦茶鹽撤糶市易坑冶諸弊事

以告一主於寬民入對言今大難蓄而將發正君臣

交際之時請作宣和會計錄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

數條祖宗法為綱目元祐熙豐實勿問但宜於今者

舉行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郡省轉輸亟修戰守備

帝甚嚮納除通英殿說書及金闕京城勤王兵四集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二

而莫相統一時又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講和又極言其不可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龜山得召對欽宗乃以龜山兼國子祭酒言王安石宜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獬力主王氏上疏詆之

龜山遂請開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典學為務已而告老致政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龜山在東郡所交皆天下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後學者推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龜山浮沉中外四十有七年晚始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龜山卒年八十三謚文靖胡文定銘其墓子迪字遵道兒時能力學措物即賦少長孝友和易中外無間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三之六

學不經動 惑不實

學不經動 惑不實

語錄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可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臯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七

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

有勝物之心便非一體之物

天之德曰生君之德曰仁

義利之界  
義勝元不  
隨多寡

的然的直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

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

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

不得不下耳問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

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

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

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八

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

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

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為

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

於義而已予之濫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

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

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無所不察

又一介取

于不妄此

之謂致廣

大而盡精

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

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

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

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

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

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

與亦不妄取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九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

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

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

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

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

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

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

容問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

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  
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  
尚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

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

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

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十

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

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

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至者敬而義則

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

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

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

聞和聲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

莫非誠也  
經  
禮有是吉

發

理原不  
論語

克已別  
無操心之  
法

操二之  
不切

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  
奕非君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  
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  
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  
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  
中認了自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  
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用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七

子止言其不為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已

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

楊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

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

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

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

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

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聖人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

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三

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

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

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正心二字  
一丁百密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使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三

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楊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



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  
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此病後不  
若已者且  
不免而况  
與下者乎

人亦有生  
而即焉者  
非本性如  
此亦非有  
習之如此  
只是得氣  
之偏耳特  
如禽獸草  
木何嘗不  
本之天地  
而能養較  
然只是有  
氣以養之  
耳橫渠精  
用氣之  
性使木體  
不受翻變  
氣為有功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  
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  
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  
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  
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  
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其器者不  
可謂性然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可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古

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  
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  
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  
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  
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所謂天地  
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汩濁則沙  
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  
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議與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此是性  
是性

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  
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  
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

聞道二字  
是聖學端  
派類皆而  
外未改等  
許

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  
非義之士而已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  
人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

無毫髮髮髯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

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聖賢之道略  
無毫髮髮髯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

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  
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今古為文章

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  
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五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  
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  
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為者如此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  
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

仁人心也  
明仁何處  
明心

私淨始極  
明天下之  
明則無於  
天下

如何能  
行所無事  
如何能  
一以貫之  
比處正當  
理會

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  
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簡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  
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  
心則知性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  
要學者求仁而已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  
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  
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  
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理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去

其蔽於私乎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  
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  
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  
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說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

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  
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  
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  
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  
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  
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  
最為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  
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七

夫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  
為弗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  
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饑渴者  
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  
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俟俟然莫知所之而欲望  
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武 胡氏曰龜山天資宏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  
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  
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  
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嘿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  
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  
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當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

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獨理甚明泥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廷咨訪裨補外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材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山人非假學力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矣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于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道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

龜山嘗自言曰平居欲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皆未開道者也此其所學可知已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楊文靖

六

會得容易而歷鍊又復長久故能衍程門之旨開考亭之傳厥功大矣

劉質夫 李端伯

劉質夫河南人結髮事二先生從受學純公語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而未易保也之子之志吾無疑焉以祖蔭為壽安主簿遷路長子令邑俗故淳古而

絢又誠心愛利丁母憂去父老數千人遮道留久之乃得去終其去未嘗咎一人富鄭公歎以為古縣令也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

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博士卒於官絢明粹溫恭既聞學內日加重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劉質夫 李端伯 六

無交戰之病故行果而粹氣和而莊跬步不忘學既病謂學者言吾病每眩昏但正心端坐氣即下得終

啓手足盟蟻安然逝絢在程門與人但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興絢及李籲端伯有力焉正公曰

質夫久於所事自小來便在此又曰質夫沛然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質夫外兄弟維氏端伯元祐中仕秘書郎闕肆開發能自振於流俗正公期其遠到與質夫相繼卒正公

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呂與叔祭文為與人交洞照

約似明道 應何等心

其情而終靡有爭於事如控六轡逐山舞交周折畢如意云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謝顯道

幸

謝顯道良佐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少博洽見純公扶海從受學語次舉書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憶何多也抑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慙汗浹背面發赤純公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已謂之曰賢輩相從於此獨學某言語耳故學心口不相應盡行請請問焉曰且靜坐於是良佐遂時時靜坐質小粹然誠篤每理會未深徹其類有泚也與劔州楊中立俱純公每言楊君會得容易謝君如水投石然未嘗不稱其賢久之純公語焉飛魚躍曰此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美精魄已又曰奮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純公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可望矣後卒業正公所正公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正公曰是則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其力作簿自記日用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已須從性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謝顯道

幸

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且於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患長愛欲書令壞乃已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正公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良佐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內語人曰是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良佐患學者以見性爲極則輕自大而誕故省克至深正公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學者皆流於矣惟楊謝二君長進晚益平質不啻於素位日用戒問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謝顯道

三

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監京西竹塲太學博士朱震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今日晷迫暮何從得款侍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理居游語如常已忽掀髯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見師冕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由灑掃應對進退卽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震大有省晚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問學良佐語之曰游子嘗問其一切外物能放

公密三要在勿忘勿助長之問

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來胡問何也良佐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剪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終誠篤如此初良佐事純公扶溝時請歸恭應舉公曰何爲其不就太學試也對曰蔡人珍習戴記夾科之利耳純公曰是心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豐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故謂之不受命志道者必去此心而後可良佐留太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謝顯道

三

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命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謂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搖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良佐舉進士歷仕州縣建中開召對除書局後斥爲荒庫以飛語繫詔獄褫官謫文肅

語錄

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

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

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

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

我有二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

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謝顯道

語

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

時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

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

克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克廣得去底氣象曰

天地變化草木蕃克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

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

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

來甚可羞事到強為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

中龍虎志看守碁上河山廢講求又詩云斟有淺

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與亡手出

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謝顯道

語

學須天人合一始得

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

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與喪在

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

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

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

天所命未能合一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謫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

元氣流行  
實不待一  
毫勉強

仁民者保  
其所為民  
與也

仁  
生之謂

才  
力工夫

正氣

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闊闊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替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若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為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而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謝顯道 著

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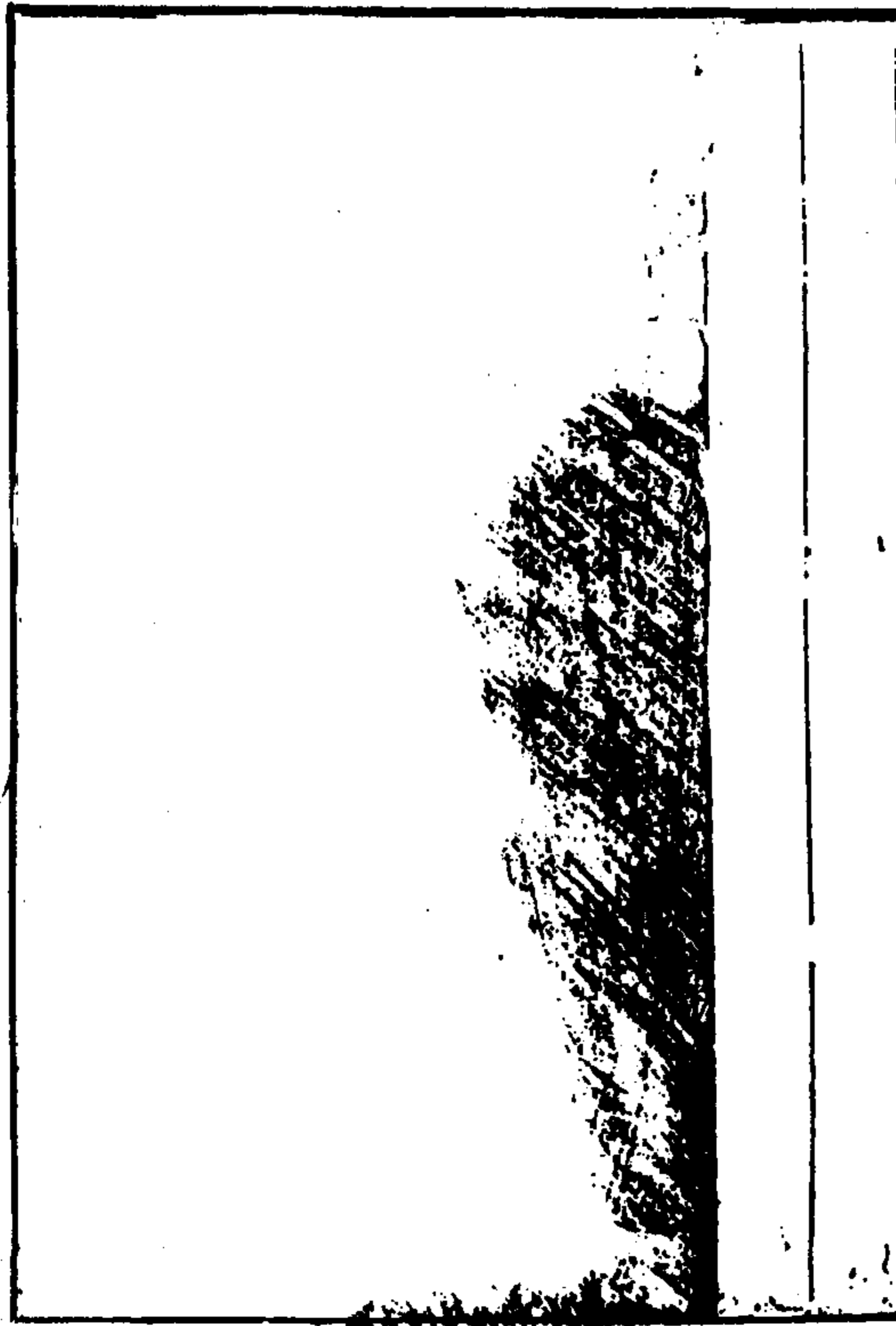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

則皆發  
顯乎

于儒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上蔡固真實學力人而具師指點却極切至傳中俱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謝顯道 著



尹和靖焯

焯字彥明世洛人少孤事母陳氏至孝爲舉子業年二十事伊川受學伊川告以敬問敬曰至一之謂敬問至一曰無適之謂一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士舉主試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焯讀之慨然曰噫是尚可干祿仕也乎哉不對而出歸以告程子子曰有母在宜未容廢祿仕也焯又白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程子太息曰賢哉母也遂卒業伊川最專篤學子及門者正公輒令詣焯開誘之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尹彥明

天

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大觀中御史范致虛言程頤倡爲異端而尹焯張繹爲之羽翼乞錮勿用而聲聞益盛其後正公沒焯修其學彌篤深居持養非事喪問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靖康初宜撫種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不往趣召至度時不可爲力謝病賜號和靖處士而歸金陷洛陽家盡覆避長安山中劉豫陷京師聞焯名遣使者以卑辭厚禮召其供帳山中必致之焯夜爲赴水自沈者得亡去匿剡水山中轉徙闌止於涪曰先師之

本傳門  
何是行所  
學矣

所嘗讀易也關三畏齋以居紹興中以侍講范冲薦召爲崇政殿說書辭勅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輔誅程學焯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焯濫經筵所敷釋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顯言焯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詔趣行既至召見曰朕渴卿久矣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焯退喜曰聖主也道幾可行乎乃就職每赴講先夕必沐浴更衣几香再拜齋燕室夜定乃就寢或問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尹彥明

天

之曰欲以所言動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天下蒙其福不入反是安敢不盡誠敬會和議作其疏爭又與秦檜書力爭皆不報乃力疏言臣愚不量分守言及國事不蒙省可識見迂陋已驗於此又年齒已及加之疾病乞檢會累疏賜歸得奉祠尋致仕焯莊敬弘毅不欺暗室直方之行動合矩矱晚益和粹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末也不辱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曰觀尹焯所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焯矣疾革呼門人問



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不妨蓋純至如此年七十二歲  
娶張氏生子均仕將仕郎洛陽之陷與張皆死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尹彥明

三

語錄

學自已  
體方事  
所傳  
所存如何  
亦可惟其  
是而已

通天不立  
易而難  
難而易

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

之事耳焯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

之忽有所得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

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

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已各有其

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尹彥明

三

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

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岐未為知孟子者

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

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

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

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

在經綸最為盡之

問如何化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也

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

呂獻可常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常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尹彥明

三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克己雖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個甚如好財

克己

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為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

錯

人有避事欲不為者曰事當為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丁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

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謝子見正公辭歸焯送之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如服烏頭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則如之何宜善自持也正公聞之曰可謂益友矣

鮑若雨劉安世安節自太學請告來見問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子曰曾問尹焯否對曰未也曰盍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尹彥明

三

往問之焯曰堯舜之道非止於孝弟而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又至於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

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至通於神明光於四

海非堯舜大聖人豈能盡三子反以告正公深然

之

邢寬問王一日只收斂身心便是王一旦如人到神

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王一

而何

而何

朱子曰和靖主一之功多而龜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蓋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啟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麼只說得此一自然只如此說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真者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悟者益人主不此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厚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西山真氏曰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開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由諸已  
在氏銑曰程子之徒其劉綯之平正尹焞之強毅乎確守聖經異端不得而惑之尹子庶乎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者論者謂其無川豈有別見與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尹彥明

三

游定夫

游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醇雖少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始受學二先生正公謂其德器粹然可適道半年後授以西銘讀之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正公歎其能於言外得意後明道為扶溝令招使職學事盡得其微言故於學與深心到自得誠中形外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第進士知河清范忠宣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醇自隨入政府復除太學博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游定夫

三

士忠宣罷政醇請外後為監察御史出守卒年七十  
一楊中立稱共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流官遇僚吏有恩其遇下使人樂自盡而無敢慢其令也歷漢陽舒濠衛四郡民戴如父母去愈久見思於程門與楊中立齊名稱游楊朱文公謂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雖事業不得大施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有可得而推者矣嘗問謝上蔡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

此正本所  
以重定夫

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  
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又言人所不睹可謂隱  
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  
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  
是謂自欺也其離道遠矣觀此定夫所學可見云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游定夫

五



張思叔繹

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  
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  
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  
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  
能文入縣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  
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  
已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侘日程先生  
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思叔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張思叔 五

年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謂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後  
窮理造微伊川甚許之妻以族女家居壽安學者從  
之漸衆尹焞嘗謂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  
下解悟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  
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爲然伊川嘗言晚得二  
士又言張繹俊尹焞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  
也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辨事先生沒一年思叔亦沒  
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  
世齊記伊川言行一編名曰師說

呂和叔大鈞 進伯大忠 與叔大臨

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祖太常博士通蔡藍田遂為藍田人父比部郎黃賢生六子皆賢鈞第三子也仕三原令以父老當官蜀請代移知巴西父致仕遂移疾不起移官不調以薦授官郎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之已棄去家居講學者數年仲兄大防官鳳翔就視之會詔伐夏郎延轉運使以禮命辟之法可辭大鈞以禮際善就之為盡力不違難疾卒官年五十二大鈞純直明亮始與張先生為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呂和叔

三六

同年生已聞張先生論學厭服之師焉見正公與語見以謂當滯礙而沛然以心誠信之也張先生教人約之禮後進生蔽於俗習鮮由禮大鈞乃取古禮釋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毅然不恤人之非問已也居諫議喪衰麻飲奠比虞禘一襄之於禮已乃寢行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間文飾粲然可觀又時時為人講說又與兄大防為鄉約以敦俗一德義相勸二過失相規三禮也張先生歎以為秦俗之化和叔有力焉又歎以其

勇為不可及也張先生沒益修明其學期於其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乃撰其非川兵制選舉之法議小臣宿衛議邊郡世守皆經世遠謨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始大鈞博學力行先生語之曰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君後當自悟時大鈞以為躬行久禮義當自熟也晚乃以造約為先務於子厚趣時求中之可樂始嚴於率人既乃道而不牽使學者樂趣而不厭以性之所得者盡之心以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又久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呂和叔

三六

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也可謂造約矣既得疾命內外汎掃齋居湛然客至與宴語如常卒妻种氏治其喪一如其治比部公之喪諸委巷浮屠瑣鄙不經之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於妻子云真西山曰和叔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清不頁

大忠字進伯剛毅質直第進士歷寶文閣待制知秦州治有聲馬涓以進士舉首為判官頗倨矯時切偃柔其心謂之藝科舉之學今無所用修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以臨政治民之道告之涓後有立自以為得師謝良佐時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從問論語必正襟歛容俸之子將請大學欲求見相汲公請為容大忠曰微仲不必見不若見大臨弟也紹聖中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為量移正公稱其老而好學理會到底云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進伯 聖

大臨字與叔少學於張先生先生卒乃東見二先生卒業焉大臨故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為其學也純公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大臨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吾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燕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為寇讐今則臣僕方其未克容我室虛婦姑勃怒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

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痲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願何人哉昨之則是始大臨於羣書博極能文章已持養深醇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子得心齋其克養如此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為督矣以門蔭入官遂不復應舉曰某何敢拚先人之德元祐中官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克勸講未及用而卒程子謂與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呂與叔 聖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呂與叔 聖

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又日和叔任道擔當風力甚勁然深潛緝密有不逮於與叔又曰與叔六月中自緱氏來燕居中順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朱子曰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其若只如居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個剛底氣質滿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邪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然後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成與叔論選舉狀直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欲才正試法以試用養才直辟法以興能備用直舉法以嚴實得人直考法以責任考功其論甚高使其不地必有可用

呂氏父賢生六子皆賢和叔進伯與叔尤鍾錫者  
也試有此一家人父父子兄弟夫夫婦婦  
太和元氣真是唐虞三代而秦俗之化與有力焉  
此固不問而知也所更難者三兄弟同德一心勉  
勉於修身為己以造約為先務則其所自得深矣  
吾不能不醉心於三難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呂與叔 聖

一書語十  
年書現生  
三月

朱公揆光庭

光庭字公揆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純  
公王鄂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溫公薦入為  
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  
講習輔聖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宣  
仁甚容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  
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政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  
人尸祝之改潞州鄰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為  
飲食之至不暇食遂病卒光庭少受學於胡安定已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朱公揆 聖  
從孫復愛春秋已又從二先生於洛服行所聞造次  
不怠見善如責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  
及之後謁明道於穎昌退謂人日光庭於春風中坐  
三月矣愈益渙然歸坐卧一室室兩旁各一牀牀各  
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  
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  
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鄉諸弟友家人惇睦無  
間言為人方正望之可畏而即之謙恭虛已常若不  
足也常謂釋氏為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

宗中下之材又纏縛於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  
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厭其沒也正  
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至於沒齒不渝蒞民臨事  
造次動靜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尚論古人  
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朱公揆

四

王信伯

蕡字信伯福州福清人清粹純固平居恂恂儒者與  
之語當世之務及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蓋其  
達也未嘗微名當世世亦罕知之以朱震胡安國尹  
焯薦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爲帝言人心廣大無垠萬  
善皆備盛德大業皆從此出欲行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擴克此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無徒事章句  
文義爲也每與學者言試卽爲長者蕡之禮學之體  
究此時此心如何卽其理微乎微矣此微上徹下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王信伯 聖

卷之十五

王信伯

聖

道楊文靖嘗言同門後來成就無踰信伯者官至左  
朝奉郎年七十有二

尾知信伯



蘇季明

明字季明武功人事橫渠最久後卒業程氏時尹彦明焯方業舉造之明謂之曰子應舉得狀元及第也是乎曰何敢望此明曰子謂能狀元及第也學盡是乎為復此外有學也焯不省明日復造問之明茶次舉孟曰即此是學焯有省明令請程先生受學以呂進伯薦召為博士坐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頗以遷貶為意彥明日當季明上書時為國家計耶為身計耶若為國家計當忻然赴饒州若為身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明演然彥明始學本季明所指勞已危幾賴彥明而安故學須友以成也

季明能成彥明於始彥明能成季明於終友朋之益大矣哉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蘇季明

吳

即西不

馬時中 仲 楊應之 侯師聖 劉安節 劉

宗禮 林大節 川孚先 范育 孟厚

仲字時中東平人弱冠登第崇寧中禁元祐學術程門宿學老生有叛去者仲自吏部求官西京法曹鏡然往依焉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求受學先生以非其時恐為累辭之仲執費十往愈益恭且曰使仲得聞道即死何憾况未必死乎且欲棄官而來先生歎曰能棄官則官無用棄為也見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造者三年同僚以飛語中之不顧也靖康初以薦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馬時中

聖

得召中丞秦檜高其節迎辟為監察御史會金階京師劫遷二帝仲為議狀請立趙氏復嗣君及張邦昌立移書勸推戴書曰閣下為國重臣比者不幸迫於狂使當偽號非常之事於斯時也閣下豈顧以大義為可犯大君為可忘宗社神靈為可欺耶其所以恐須臾無死而詭聽之者必將曰與其虛遜於人而亡趙氏之宗不若陽受於已易為反正而復辟也凡今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域中之人不即生變獨諒相公之心為必出於此也故耳今金人既北康王以上

皇子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閣下義當退反初屢  
發使通問率羣臣迎而立之然後引咎自刎身爲人  
臣聞於防患不幸爲寇讐脇汗忍死舍垢以待陛下  
請歸死有司退伏俟命如此則閣下忠實存國義不  
苟生明主必能昭察而身名俱榮矣今謀不出此金  
退日久尚當非據假寢禁園道路流言以謂相公外  
挾強敵之威使人遊說康王風命南遁然後據有中  
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仲知閣下必無是心獨憚敵去  
未遠因循有待然羣心狐疑莫知所伏成敗之際間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馬時中

哭

不容髮竊恐禍作閣下雖有忠義之志一旦有不能  
自明者矣伏望渙然覺悟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間  
若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事端惕日待期內結  
仇讐合從爲亂雖九廟在天萬無成理然仲生不願  
與叛逆同朝請先服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大  
懼實始定推戴之計高宗卽位以城陷不能救主遷  
不能死自劾請竄謫帝慰諭擢殿中侍御史撫荆湖  
廣南還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汪黃恚以濮  
迎寇境貶監醢酒稅以襪被就道卒於道紹興初追

贈諫議大夫仲勇於爲義在臺所薦達皆清強不撓  
之士晨興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若  
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時何時  
溝壑乃吾死所也又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  
念卽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卽爲妻子所累  
是道終不可得行也故竟信其志云是時及程門受  
業稱高弟者又有楊學士國寶應之侯仲良師聖劉  
元永安節劉立之宗禮林大節周孚先范育之倫先  
生言應之有英氣偉度而樂善向德論議不苟可望

理學宗傳

卷之廿五

楊侯劉林

哭

以託吾道仲良安羈旅守節不變有欲節之者造焉  
則壁垂佛像凡所積佛書也遂謝不復往晚通貫經  
術洞悉時事胡文定亟稱之安節溫然有容遇人無  
貴賤大小一以誠常引其長而覆其所短立之河間  
人二先生故人子也早孤二先生收養之娶以宗女  
常自言事明道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問  
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其  
後官晉城以循吏稱大節孚先不詳其行實而程先  
生稱孚先純明可入道大節差尊然所問便能躬行

范育字異之三水人爲涇陽令以發親詣歸從張程  
兩先生學薦授監察御史上疏論棄地西夏及進築  
之策不報程先生云與異之語問而多礙者先入也  
與呂與叔語宜礙而信其致誠也孟敦夫厚洛人始  
治王氏學特精處一室不除糞穢伊川曰孟厚不治  
一室者何學不在此也假令洒掃得潔乎莫更快人  
意否然伊川沒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焞  
范楫邵溥弔哭焉蓋程門得人稱最盛後轉相授受  
雖彌熾然稍益濫矣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五 周范孟 卒

元公曰何爲天下善曰師則杏壇一席周天地開  
闢來之一奇觀也七十子之服孔子人謂其廉於  
道途而不知其達於師弟樂莫有大焉者矣千百  
年後續此脉者代各有人雖命世之才守先待後  
者如孟氏之門指未敢多屈也文中子河汾之選  
殆庶幾乎然而道未大光前至程門師弟之盛可  
追洙泗自楊中直以迄游謝尹張之輩二十餘人  
言行政事無不備載而理賢相傳之道炳然見於  
其中如五緯之麗天百川之行地諸無紀述文字  
者伊洛淵源錄中所載尚二十餘人而姓名不著  
者仍多矣兩程先生以兄弟之樂業師友之樂是  
又洙泗後之一奇觀也倚與休哉

理學宗傳卷之十五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六

吳一邠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韓門業全編

宋儒考

梁廷援

胡文昭公瑗

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其先世  
本長安祖司寇叅軍修已卒葬如皋廬墓因家焉父  
訥爲寧海節度在任生翼之故爲海陵人也翼之甫  
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家貧甚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胡文昭 一

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十年不  
歸有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悅而置之弗視恐有  
所牽也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  
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  
乎仁義禮樂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  
乎水利兵農筭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  
之宋仁宗皇祐五年十月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  
遂居太學遷大理寺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  
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

銀魚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於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翼之爲首稱焉年六十有七卒於杭州謚文昭葬烏程之河山清陽蔡君謨爲墓誌殿陽永叔爲墓表程正叔爲傳子三志康舉進士志寧知永州志正爲學孝友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湖文昭

二

羅文質公從彥

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薦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熱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以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仲素者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日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龜山以孟子饑者其食渴者其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羅文質

三

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彙聞伊川先生說得其好仲素卽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於龜山樞衣侍席二十餘載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克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

愚果則近  
無其事

三子者知  
所止也

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則要以正直忠厚為本論士  
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  
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  
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  
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  
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  
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  
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古人所以進此  
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羅文質 四

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  
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  
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  
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  
幾蓋許其進也此三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  
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郡人李侗新安

靜是學  
第一功

朱松執弟子禮從之游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喜  
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侗退居室中亦只靜坐相  
從累年盡得所傳之奧紹興中就特科授惠州博羅  
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無子門人李愿中始為歸  
葬學者稱曰豫章先生謚文質

或問人有謂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禪  
者何如曰非也此正程門指授人做戒慎不視恐  
其氣未正也夫喜怒哀樂未發時容不得一念不  
慎一念不恐慎周子無欲故靜亦是這箇工夫龜山  
得兩程子之秘而傳之仲素仲素傳之延平延平  
傳之元晦一燈相續直接處延平執厥中之脈此  
段關係甚大只為無可把握遂起疑端仲素之言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羅文質 五

曰中庸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終則曰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  
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  
止而已知所止方做得此件工夫

李文靖公傳

李侗字愿中世稱延平先生劍浦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以書謁之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况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箠篲以供掃除幾年於茲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李文靖

六

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克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其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克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克饑禦寒之具也此侗所

以愿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趣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開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常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川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克而怡然自得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李文靖

七

既得其本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見性剛多忤愿中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焉其接後學答問寤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反身自得為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

然不違乎心日之間然後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  
中庸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澠然冰解凍釋處  
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是者恐未  
足道也如孔門諸子萃若終日相交切磨又得夫子  
為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  
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  
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  
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李文靖

八

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心者貫幽明通有無論性曰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  
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  
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  
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  
可見矣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  
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  
一致其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謝上蔡曾有  
手簡云大事未辦延平云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

一見二  
物中後

是辨又曰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柰  
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積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  
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為何而來就本源處推究涵養  
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建安朱韋齋  
松與延平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汝縣鄧迪語及  
延平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其後元晦從延平游延平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  
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賴倍  
力行可畏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李文靖

九

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此子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繫  
今漸能融釋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  
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又謂元晦曰  
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尚前事却理會不  
下道亦無他懸效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  
見得晚年關隴注應辰來迎將刑典講所疑延平因  
往見之至師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謚文靖  
子友直信甫同舉進士信甫仕御史出知衢州擢廣  
東江東憲以特直不容外

答問

夜氣之說所以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且晝存養之

功不至皓亡即夜氣清若且晝不能存養即夜氣

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

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

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

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

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

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李文靖

十一

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

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

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

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

為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耳

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

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論應

靜坐養心  
養心正進  
學也

理會分殊  
廣大中精  
微也

盡放習氣  
鞭所不及  
處自有得

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  
知覺之効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無情詳及庶幾  
彼此得以自警也

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

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

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

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

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

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李文靖

十一

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

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

以今日事勢觀之處此時惟儉德避難更加韜晦為

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

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

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

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

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

學力其切



程朱關通  
處延平實  
作之合

涵養精研  
得聞然意

冥然  
不應事便  
宜靜坐

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  
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  
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  
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着蓋不曾如此用功  
也自非謝先生確然實於日用處下功夫即恐明  
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  
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何  
惟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李文靖 三

漸可合為已物不然只是說也  
此箇氣味為上下相咻無不如此者這箇風俗如何  
得變其於此有感焉當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須  
大段涵養精研始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雖去  
流俗遠矣然以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  
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  
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  
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  
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矣

此段是明  
而

物與氣味  
之皆散也  
如何得靜  
是經歷過

身命古人  
所遺思難  
便可自慰

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  
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  
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几蹈危者慮深而獲全若安者患生於所忽人之常  
情也  
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  
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  
不中節矣  
思索義理紛紛亂空寒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李文靖 三

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  
異  
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  
持以自慰則亦可以少安矣

文公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  
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  
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  
善惡冥然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  
云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當時既  
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跎誤負此翁耳  
庶少時亦曾學禪其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  
究畢竟佛學無是處

人固有無立怒矣察之嗚然中無所主冥然不覺  
與醉農何異固不可謂之未發未發謂中發而中  
節謂和弗成但與獨之後焉能有此中和乎延平  
以此指授助翁其所問請詳矣

康侯風翔  
十勿請子  
可謂風毛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李文靖

十四

胡文定公安國 子五峰宏附

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康侯自幼時已有出塵之  
趣疆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中進士第靖康初康侯  
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  
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  
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欽宗每見臣  
僚登對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  
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如胡安  
國者實鮮朱震被召見康侯問出處之宜康侯曰子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胡文定

五

發學易二十年此學當素定矣行已大致去就語默  
之機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有斟酌不可夾諸人  
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  
名如蟻蜂過前何足道哉子發震字也康侯所與游  
者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程門高第顯道常語人  
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  
者也康侯罷官僚友餞行呼樂戲以待而楊中立具  
朝膳留康侯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座  
講論不覺日暮之云暮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

學宮康侯訓先聖手所筆削之書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康侯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紹興八年卒謚文定子三寅寧宏皆以德學著稱寅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太常丞所著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初以春秋傳列於學宮

宏字仁仲稱五峯先生康侯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仲良於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胡五峯

共

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所著書曰知言張栻求見仁仲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儒而告之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正儒以語栻栻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受學焉仁仲初以蔭補官不調奏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仁仲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仕右承務郎

答問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仁仲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

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何如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胡五峯

七

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說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若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應酬參天孰備萬物人之所適至天也至地也放而求之則求焉目見

振海軒乃所以成兩

為已蔽父子夫婦為已累衣裘飲食為已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長短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道克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為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為有累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為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為傷德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李五峯 夫

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為非達也聖人不忘愛人以怨為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于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為是不中節者為非挾是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正者為善邪者為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逸乎遠哉

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在祀安國言京罪已正于孫編置家財沒人已無存其矣則向為京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刑乎倪生日黨禍山激而成國禍山黨而變則朋黨一曰不息社稷一曰不安也然河北賊易朝廷賊難避文定之論不禁為之太息

張南軒公杖

杖字敬夫學者稱為南軒先生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舉之後忠獻後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公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峯胡宏五峯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父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敬夫以少年周旋其間間以軍事入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張南軒 夫

奏因退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矣孝宗異其言明年召為吏部侍郎敬夫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者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帝常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對曰當於犯顏敢諫

中求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  
 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  
 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  
 未必非斯人也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明  
 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敬夫閑居累年矣上復念之  
 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敬夫汰冗補闕  
 籍請州黥卒伉健者以為用改知江陵府抵境首勅  
 大吏之縱賊捕姦民之舍賊者羣盜遁去卒年四十  
 八元晦與黃幹書曰吾道孤矣敬夫嘗曰學莫先於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張南軒 辛

到成其下學

下學

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  
 所為而為之者也凡有所為而為者皆私也非義也

語錄

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  
 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為一物將  
 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  
 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

誇勝之為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道更須深思誇  
 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用工消磨若只待其發  
 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張南軒 三

寢密則所謂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  
 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  
 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

心本無出入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  
 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  
 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  
 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耳

倪生曰即以宋臣論之曉事又辦事韓范諸公是  
 也辦事不曉事王介甫是也徒曉事而不辦事即  
 先生之父忠獻公是也受命當征與尸屢蹈既柱  
 曲端又禍呂祖廉使覆矣嗚呼國家間暇可以優

游崇說若夫大厦將圯工師束手爾時能辦事者愈手抑徒耽事者愈手是則講理者有其本末而審勢者不廢重輕君子成務必不守一槩之論也敬夫直身持論取友親師忠獻之孝子孝宗之忠臣也故其沒也賻翁曰吾道孤矣

東家文獻世家謙以  
更于祖德  
有光聯翁  
稱其變化  
無質其自  
歸可知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張商軒

三

呂忠亮公祖謙

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人其先世萊州人徙壽春六世祖宰相夷簡徙開封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十居金華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伯恭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若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改嚴州教授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理學宗傳

檢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盡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請歸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朱文公書碑云宋東萊先生呂伯恭之墓伯恭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

卷之十六

呂忠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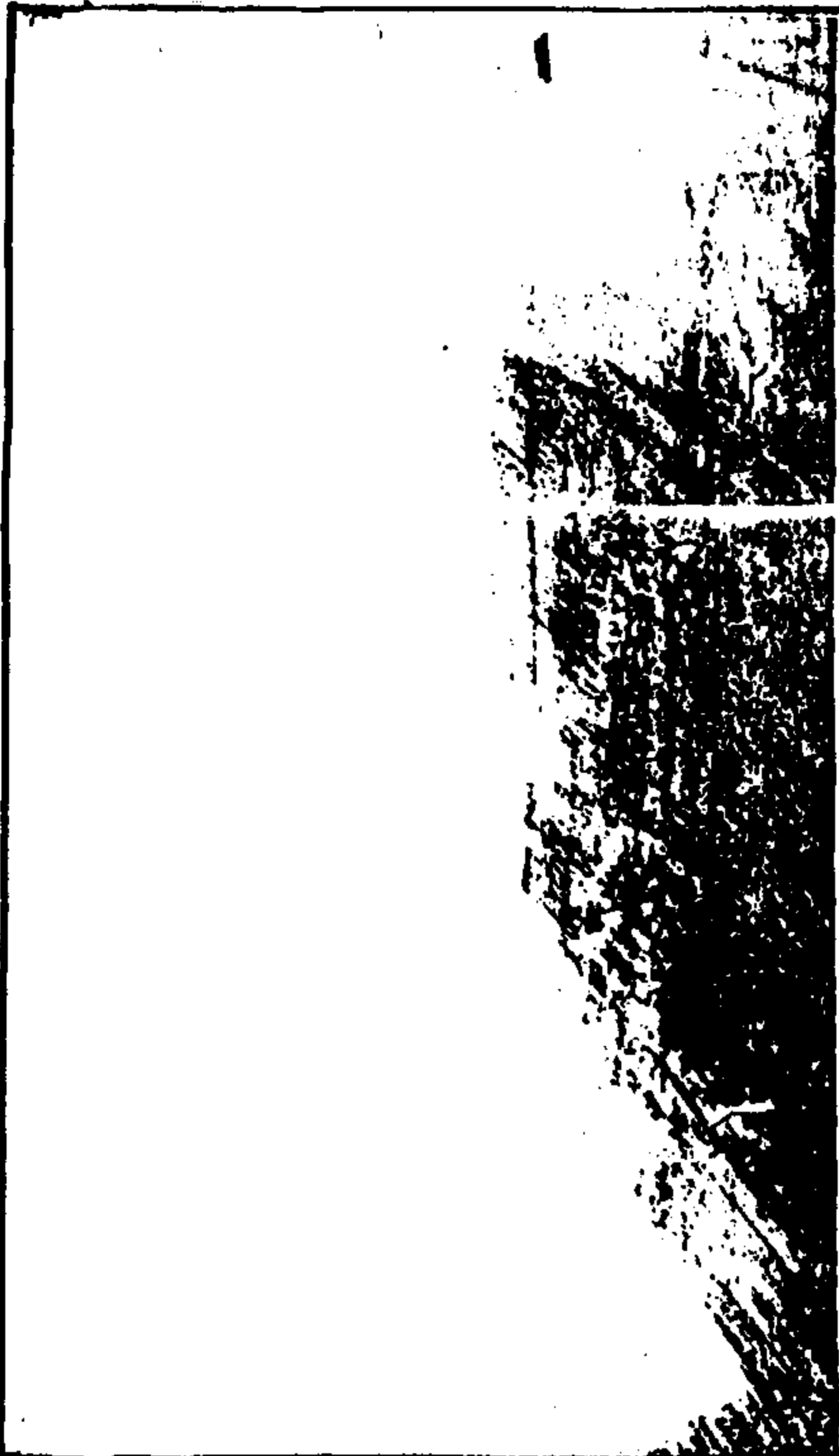
三

直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一日誦孔子  
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文  
公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  
開物成務既因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家姑之政  
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告  
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  
景定二年從祀初寧宗嘉泰八年賜諡成理宗二年  
改諡忠亮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忠亮

五



語錄

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  
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然而識  
之

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為草木  
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為格物

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為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  
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恐雜務紛擾無專一

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忠亮

五

涉顛預爾

有以論語是非問者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  
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

用入之道誰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  
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  
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  
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  
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  
束帶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後學讀書未自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  
害事為學自有等級

耳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

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  
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  
之簡公是公非衆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  
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呂忠亮

美

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于汗簡貽萬  
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勢利而下制于一臣哉亦  
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  
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為史  
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趾勒成一家世號實  
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  
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夾竊則通縱能削一史官  
之書安能盡杞天下之筆乎

理學宗傳卷之十六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七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尚

重全編

宋儒考朱門弟子

蔡西山公元定

于九峯沈附

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父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  
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天資高承父  
志聞道甚早于書無所不讀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  
今盛衰之理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蔡季通

一

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使千古之  
誤曠然一新而迥其源流皆有成法從文公學扣其  
蘊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每來文公必留  
數日通名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其家聽  
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克然有所得也凡古書奇辭與  
音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  
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  
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季通處家以孝弟忠信儀  
型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



北溪集

源而流... 起學禁作編管道州季越方宿  
留文公所問之笑謂學者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不  
辭家就道文公與游從者數人饒別蕭寺坐中有太  
息泣下者而元定咨疑質是灑如雍如文公喟然曰  
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文公論易  
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與元  
定往復發明云

神與之教以教其子若孫其語三子曰淵汝且知  
吾易學沉汝且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  
且沉之子仇博通經史尤達于理學卒謚文肅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蔡季通 二

四世一轍矣宋在 闕聞之盛當不作第二家此神  
與不教其子以干 祿之明効大驗也

沉字仲默西山元定 仲子也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  
父教出即從晦翁遊 晦翁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  
屬仲默洪範之數學 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  
未及論著口成吾書 者沉也仲默受父師之託稟稟  
焉常若有負沉潛反 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  
範皇極內篇往往有 先儒所未及者寧宗慶元三年  
從西山謫道州跋涉 數千里道楚粵竄僻處父子相  
對常以禮義自怡悅 西山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

第八卷

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  
僅三十屏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  
卿物色相薦川之仲默不屑就其文長于論辯詩早  
慕太白晚入陶常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  
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李士英曰仲  
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林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  
萬物之情反求諸躬眾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  
也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有四世稱九峯先生謚  
文正子枕博通經史尤達于理學理宗紹定初登進  
士累官諸王宮學教授疏奏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  
可不早定帝善其言累遷端明學士蔡知政事謚文  
肅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蔡仲默 三

聖賢之旨  
不枉了沉  
潛反觀者  
數十年

書經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  
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  
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  
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  
請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  
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  
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  
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蔡仲默

四

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  
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  
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  
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  
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  
者也太甲成王因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治亂之分視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王有  
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  
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

洪範之教  
久失其傳  
西山心得  
之未及論  
之非仲默  
之賢能  
竟其志而  
附錄編予  
可謂不負  
父師之託  
矣

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  
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違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  
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  
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  
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于書猶化工之妙著  
于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書因是訓誥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洪範皇極序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蔡仲默

五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  
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  
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  
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  
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  
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  
昧象數之源室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  
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率合附會  
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

以生萬物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川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

洪範皇極內篇

冲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致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恭仲默

六

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為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為難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也渾渾淪淪而出入

異門繩繩非非而形色具其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非可一言而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如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互藏其管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恭仲默

七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至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溟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

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化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筆稽疑九章命筭九職任萬民九賦歛財助九式飾財用九府立國法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恭仲默

八

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充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黃勉齋

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志堅思苦文公以其子妻之文公嘗曰南軒云吾道益寡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肅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輒後遺書曰他時直卿可代仰講席及病革深衣及所著書授之曰吾道之託在此矣直卿剛介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遺力雖暮齡宿疾未嘗一久倦也已相宅兆於山構數椽其間名其泉曰逝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已學者稱爲勉齋先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黃勉齋

九

語錄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  
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  
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個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  
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

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心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  
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  
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  
禮難從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黃勉齋

十

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肯戒懼慎獨為終身  
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  
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  
一也

古人為學大抵先於心身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肯  
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  
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  
人口授故必識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  
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

存天理  
無像  
心之法

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  
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  
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  
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  
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  
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知省  
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即此便是學問退而  
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  
聖人教人決不若是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黃勉齋

十一

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  
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  
者既有問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  
此便道為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  
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  
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  
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  
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  
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

都了都不  
是便是

無朋友之  
人安知明  
友之關係  
如此

此段見  
齊學力之  
論所以能

傳朱子也

真個無歎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

朋友者志同而道合者也朋友道絕則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

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

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

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而世莫

之重焉可不為之歎耶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

而是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黃勉齋 十一

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

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

不自知也孟子闢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

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

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

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

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為是名耶抑亦有自來

也且何以知其為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

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

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

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為體則具仁

義之理以為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

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

者分而為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五

分而為老少則為四矣陰陽五分而為老少金木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黃勉齋 十三

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

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

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

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自

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為殘忍矣

羞惡者變而為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為傲慢矣是

非者變而為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

異於禽獸哉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

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  
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  
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  
之所爲此道之原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  
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  
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  
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  
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  
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黃勉齋

十四

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  
之得統于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  
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  
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  
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  
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  
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  
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

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  
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  
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  
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冊書之  
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  
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  
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  
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黃勉齋

十五

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  
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  
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  
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  
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  
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  
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  
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  
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戒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董氏誦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虞廷授受一中而已然中無可把捉湯得之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於是乎中始有所持循矣文王武王周公父子兄弟其所作為各不同要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各得所謂中焉者也孔子與顏會思孟師弟祖孫其所作為俱有不同亦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各見其所謂中焉者也通及周子以無欲繼孔孟不情之緒而程子以主敬繼周子之緒朱子以窮理繼二程子之緒總不離乎義制事禮制心不失其中焉而已勉齋一眼看透毫無隔碍朱子所云他時代印講席罔已預窺其微矣

李敬子燾 張元德洽 廖子晦德明 葉知道味道 李公晦方子 詹元善體仁 陳安卿淳 傅忠簡伯成 徐崇甫僑 輔漢卿廣 楊信齋復 黃商伯瀨 石克齋子重

李燾字敬子南康建昌人舉進士授岳州教授未赴從文公學公告以曾子弘毅語曰致遠以毅而任重貴弘蓋靡之也燾退以弘名齋至官日造士以六經關射圃習射曰文武並用古之道也改襄陽不調請文公所卒業學益深公稱之曰他日任斯道者燾也

學禁嚴人莫敢至燾獨益親文公卒敦葬事後南康守請為白鹿書院長燾與黃幹陳宓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師迹日講切於學學者雲集燾喜道有明以為雖三公九辟不與易也嘗從江西漕帥辟撫洞寇平之判潭州真德秀為長沙帥事小大咨焉燾嘗言中庸謂素富貴行乎富貴正以堅志熟仁不令居養移氣體耳又誦古語言分之所止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又言人不必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所及盡其心及物即修業之實故能仕止窮



元德出處不考

子厚學道受人之君

尹彦明不對而用知道未伊川說無遺是死入

通皆若素有學者與黃直卿共稱曰黃李云時朱門高第弟子有清江張洽元德南劍州廖德明子晦温州葉味道知道昭武李方子公晦浦城詹體仁元善漳州陳淳安卿之倫洽深取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之語為窮理之要以王一名齋仕為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參軍聽獄訟愿款惻怛素狡黠者畢自輸其情所至伸冤抑懲猾胥民甚德之江右提刑辟于白鹿洞喜曰是先師之遺也何敢廢招學士講切與舉廢墜而汰其不率教者學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李敬子

六

傳三君品亦相似

方子于大本有見體仁以慎獨為至學行類

傳結不散者變也伯有得罪而死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理固有之於是為之後則鬼有所歸而和寧此至理也時濟邸事久未雪故以諷三京師起味道議以為邊境浸廣應援倍難而科配餽餉將日增民不堪命是先播其本也龐助黃巢之禍且起矣遷著作郎卒帝悼惜出內帑銀帛賜焉當是時朱門傳伯成景初吏侍郎徐僑崇甫並負天下望語國事深切具帝紀中伯成表裏洞達稱人善不啻已出而疾惡無少借且死暴尸諫疏國事甚切朝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李敬子

九

服拜造而逝謚忠簡僑清苦刻厲倫輩自以為不及人勸講剖析理欲為陳閉遇事盡言以實謨閣待制奉祠卒方子故謹純見文公公曰子為人自足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因以果名齋平居竟日危坐未嘗傾仄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學問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木處有見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擾耳體仁故穎邁比同學以存誠慎獨為主郡人真德秀從之游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陳淳初得近思錄讀之

陳安卿  
能者立

志於學會文公來守漳從受學公語人曰南來喜得  
陳淳卒有立而慶源輔廣漢卿深於詩精而通泰溪  
楊復信齋精於禮密而邃各著書發明師說行焉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第進士知德化縣以興學

校為本遷太常寺簿論禮教廢闕請勅有司取政和

冠禮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閔等書參訂行之知常州

值草薶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

道欠灝見之蹙然時有旨停開夏稅遂奏乞併開秋

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若筠州已而寢謫命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黃商伯 三

止制兩秩而從其蠲開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

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移廣東提點刑獄以

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文公守南康灝

執弟子禮質疑問難文公歿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

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石子重字君重台州臨海人年十二即刻意為學晝

夜不怠十八擢進士第官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以

請蠲歲租太守怒檄君重杖主吏君重移書太守曰

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係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為命

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守怒遣幕官按驗希守意  
為不當蠲君重爭甚力部使者以其事委之行視歸

既榜論蠲什之九然後言府于是不得變其說所至

興學校選邑子克弟子員異邦之人皆來累糧就學

君重廣其學官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

成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于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

為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

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自律甚嚴自處甚約由疎賤

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為迂回避就之計聞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石克齋 三

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晚名其室曰克齋朱文公

誌其墓

往問程門弟子多賢朱門似為少讀以今觀之季

通仲默若橋若梓始所稱千人之英萬人之傑者

乎直卿歷叙道統直自堯舜湯文孔孟而歸之於

朱子此段公論在今日固為定評然直卿當年何

以預知其必如是而遂為成案乎見道明故確乎

不易非揣模臆度之言也其餘諸子各能自立以

發明師說儘無遜於程門說者則程門作師者二

陸門弟子

袁正獻燮 沈端憲煥 曹立之建

符元質璘

袁燮字和叔四明人生而靜乳媪置盤水其前輒危坐玩視者竟日夜臥醒然睡不酣寧宗初舉進士累官太學正黨禁作失官久之以司封輪對勸帝存此心勤學好問帝曰善好問則明燮曰陛下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暗累秘書監國子祭酒教諸生以反躬切己忠信篤敬為道本聞者悚然兼崇政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袁和叔 三

殿直書禮侍郎忤史彌遠罷奉祠燮初入太學陸九熱時為學錄事之而日與同里沈煥楊簡舒澣以道義相切磨後見文安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卒謚正獻楊敬仲志其墓曰和叔之學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為子甫字廣微少服父訓學以自得為宗已從楊敬仲學益深篤舉進士第一為青田令敬仲勉以念千里生民之寄甫心識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曰君天下不可無懼心因故舉時事可懼者以問曰可

懼而不之懼大懼至矣出判湖徽衢州治先教化崇學校日夕訪宜民事力行之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發廩賑貸提點刑獄每行部問疾苦次滯獄所至講說泐書院於貴溪祠陸文安前後持節江東救荒療疫全活不可計以直徽猷閣兼福建轉運判召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甫因言無逸之義當先知小民稼穡之艱難即逸欲之念不生乞力守更化來求賢若不及之初意兼崇政殿說書為帝言君德貴剛漢元帝唐文宗之果斷不用於斥邪佞而用於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袁和叔 三

逐賢人此其柔也兼中書舍人史嵩之擢尚書不書命出知江州為御史徐清叟論罷久之與清叟並召清叟辭不赴甫言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耿然如清叟宜在朝廷乞趣召累官吏侍郎兼國子祭酒即諸生同學講習之益旦夜不倦權兵尚書卒謚正肅

沈煥字叔聯定海人人品高明學造深密初與二陸為友已從受學內省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之婁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舉進士累官

太學錄以所躬行者為教蚤暮誨誘長貳及同官咸  
忌之或勸其姑營職事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二  
乎出知婺源判舒州病不廢學卒周益公必大曰叔  
晦于益友予在位不能進予愧叔晦叔晦不予愧也  
追贈直華文閣謚端憲

饒餘于有曹建立之者始從陸受學子壽深許之立  
之未敢以自足也寓書講於張宣公已請南康從朱  
文公學大悅之實始疑文安語人曰學貴知道而道  
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由淺而深由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沈曹舒

三

近而遠庶有造乎期於一悟棄百事以超之恐未悟  
之間狼狽已甚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乎於  
是窮理益精及躬益力事親孝與弟切磋如嚴師有  
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心所不安  
必求歸於是而後已急人患難盡其力榜其齋曰無  
妄嘗娶婦婦不悅於姑夫之卒無子疾革猶書其牖  
曰未死一日一日不可自棄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  
如平時語其弟廷曰吾病甚而學益進此心熒然無  
復纖翳就枕未安而沒朱陸更相吊深歎惜之

奉化舒璘元質從張宣公游朱呂講學婺州徒步往  
謁做席跪食柿風沐雨安以為佳趣美景也已悅陸  
文安學焉表爨稱其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偽楊敬仲

稱其道心融明如熙然陽春云

或問陸門弟子楊敬仲為最何獨置之曰學以躬  
行實踐為主聖門高弟回之克復參之忠恕損之  
孝友雍之簡默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皆取其實  
德而有適於用非徒言而已也故夫子曰文莫吾  
敬仲以不起意也為宗令人無所把捉然按其言  
亦何能不起意也至誠思孟為小覺未免失言矣  
子靜之學意如是乎求放心先立乎其大自謂誠  
足恐不可以為訓故於敬仲不敢不嚴其辨此亦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沈曹舒

三

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理學宗傳卷之十七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八

郭廷熙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耿帝德全編

宋儒考

郭遇熙

真文忠公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稱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人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嘉定元年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言侂胄倡為偽學之論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真文忠 一

同是先見  
亦理勢所  
當然也

之德秀恬不與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初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郭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補拂已

大凡

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不安危大利害羣臣暗默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史彌遠方以爵祿廉天下德秀力請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胡槻等每誦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舉日聞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宥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庶吏希元以知袁州趙鉞夫對上親擢鉞夫直秘閣希元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諸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屢陳觀言上皆虛心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真文忠

二

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落職歸修讀  
 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  
 以往紹定間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歲之老  
 皆扶杖而出權聲動地召為戶部尚書以大學衍義  
 進改翰林學士踰年拜叅知政事三乞辭祿疾亟冠  
 帶起坐卒謚文忠希元長身廣額容貌如玉立朝不  
 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  
 朝廷宦游所至惠政深洽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  
 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希元晚出獨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真文忠 三

慨然以斯道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  
 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先嘉定初居館職時秘  
 書郎楊敬仲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  
 達何也希元恍然莫知所謂敬仲徐曰子嘗以命訊  
 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  
 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守泉州日著心  
 經始自舜禹授受繼以詩易四書禮記周程朱之言  
 几謂心之說靡不畢備

之篤矣此便見真實向學勇於任道憶南阜當國  
 事急迫之時起之田間至任縣停驂問門以合家  
 之命訊日者斯時有敬仲其人焉當必投袂而起  
 矣噫品地高則人屬望切責所嚴不可不益加學  
 功

語錄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于惡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真文忠

五

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更之寧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心累事只  
此不能行

改過是聖  
學第一事

魯不誠  
敦不立誠

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故禮屬陰樂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真文忠

六

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和而節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

紛擾然後有以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

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個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于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山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卽此意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真文忠

七

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離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敬爲始誠  
能終初主  
敬時未必  
通能一到  
無二無雜  
則一即誠  
矣分先後  
也

善門之學  
行上取義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謂之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真文忠

八

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奸邪以偽學禁錮善類此斯文之大厄也公曉出慨然以斯道自任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至大學衍義一書本聖賢之學明帝王之治真是有體有用吳郡李氏稱其衣被萬世與朱子見道同利澤同當非謬也

道性粹就  
其本然者



何文定基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慧為臨川縣丞而黃  
 榦適知其縣事因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  
 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  
 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與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  
 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狷人而少變凡  
 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講說而自見者  
 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眾嘗謂為學立  
 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何文定 九

掃蕩膏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  
 方為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  
 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  
 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其確  
 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栢既執贄為弟子基謙抑  
 不以師道自尊栢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  
 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嘗曰治經謹守  
 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  
 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

疑則既不  
 能即發好  
 且放下何  
 如

明精義愈出不窮文集三十卷而與栢同辨者十卷  
 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從  
 官列薦通判鄭士懋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  
 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  
 州學教授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惇初授史館校勘  
 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不受  
 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  
 大學中庸發揮大傳易啟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何文定 十

王文憲栢

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揚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拭呂祖謙游。父翰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王文憲

十一

之質實堅若有疑必從其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柱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風興見朝治家嚴飭當暑閉門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其事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閒之沒家貧為之歛且葬焉來學者甚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制服臨于郡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

河圖者先天後天之祖宗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體統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王文憲

十二

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知致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幾正傳續國語圖學之

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瀟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  
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  
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祿志周子發  
道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書詩類家乘文集  
會之古博之士在辭藝上做工夫者故質疑問難  
或一事至十往返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王文憲

三

陳潛室墳

墳字器之浙江永嘉人學者稱潛室先生所著有木  
鍾集十一卷 傳錄

答問

問夫子賢伯夷首陽之節孟子譏其隘夫子仁管仲  
糾合之功孟子以魯西之所不為曰孔子雖尊伯  
夷然只列於逸民之目而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  
隘之語起於此雖稱管仲然小器不知禮之譏黑  
白較然孟子羞稱之語始於此孟子願學孔子故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四

不與諸子處乃真與聖人同符末學所未喻也  
問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  
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  
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  
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

問孟子三自反與顏子犯而不較氣象如何曰顏子  
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  
知反已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但欲學顏

乎先學孟子

問夫子告曾子子貢以一貫之道晦翁謂彼以行言

此以知言既是一貫如何分得曰以忠恕而明一

貫驗得是行以學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

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耳

問夫子之道忠恕晦翁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

伊川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二者之說有異同否

曰盡已則忠實無妄為恕之體故言天道推已則

公恕流行為之用故言人道天人之分體用之謂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澧室

五

也

問遯豆之事曾子以為末俎豆之事夫子則嘗聞之

矣不以為末何也曰軍旅對俎豆則軍旅為末道

德對遯豆則遯豆為末

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幣周冕是也孟

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巾食肉經界井地是也

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曰孔子

為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

濟時之急務

問子罕言命中庸首言命何也曰性與天道聖人罕

言乃不厭等之教學問之家所理會者何事却禁

人口不言邪

問子在川上一章孔子只是說天地間道理流行無

有窮盡如水之更往迭來晝夜常恁地初無一瞬

停息卽此是道體大意亦可見集註云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如何曰自漢以來號為儒者只

說文以載道只將經書子史喚作道其弊正是鑽

破故紙不曾問道所以道體流行天地間雖匪匪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澧室

六

都是自家原不曾領會得然此事說之亦易參得

者幾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

見天理流行也

問明道云忠恕兩字除一個不得而夫子曰行之以

忠是除却恕又曰其恕乎是除却忠忠恕果可以

盡一一果可止於忠恕乎曰此一設故宜詳味是

論語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

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一個不得也

問孟子論不動心歸之持其志無暴其氣二者同當

兩下工夫至公孫丑問孟子惡乎長復告之以我知言我善養浩然之氣而不及志何耶曰持其志處即義理之養孟子養氣全在集義乃持其志也孟子細密工夫只如此不肯下敬字先儒謂其才高難當

問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何以觀曰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問湯事葛文王事比夷正耶譎耶以言其正何詩書有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比夷駭矣維其喙矣等語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七

曰事之者樂天之仁伐之者應天之義處處是道理豈有計較心執俗心以觀聖賢陋矣

問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曰夷惠皆絕德而不合中庸故好處直是可學弊處却不當學

問伊尹之任非夷惠比蓋夷惠一流於清一流於和伊尹未見其偏也並言何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算其弊與二子同

尹為元理  
比非二子

問子貢稱夫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所以成已教所以成物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何其言之相反曰仁智互為體川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為體則仁為用仁為體則智為用

問正心存心之分養性知性之辨曰不起妄念是正心不令外馳是存心存此天理是養性明此天理是知性

問正命知命立命之所以殊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比于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一成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是了盡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是道理了恁時死方無憾是謂正命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六

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

問春秋明尊王之法孟子乃專以王道與列國言曾

正命知命  
立命知命  
於身以  
後君子所  
涉易也

正命知命

明太祖黃  
備孟子亦  
此意孟原  
發孔子一

無一語及於周室母乃周至此時決不可以有為  
耶然君子表微天下大分要不可一日此也有他  
說否曰此是孔孟灼見天心以天自處周有一日  
天命便當為周文王孔子是也一日天命去周便  
當繼周武王孟子是也

問繼善成性繼與成字如何曰凡物之生先有理而  
後有氣善當作理看此性謂氣道即太極也太極

才動首先撤出者便是理故以繼善言隨太極之  
後次漸成就者即為性成則自孟子說性善是第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五

一義從他繼之者諸子說不善是第二義從他成  
之者

問修辭立其誠是修辭了又着立誠還是修辭立其  
誠曰一事苟則事事皆苟先聖說此語非是修飾

言辭要人說好只要欲體當自家之誠意修語纔  
不精擇即心裏潦草可知

問騶征苗而班師與東征之役如何曰唐虞之道直  
以大故以揖遜終焉處處是揖遜意商周之道直

以簡所以吊伐與焉處處是吊伐意帝國戰德王

聖凡帝王  
氣象

言無所苟  
其誠可知

乃解紛

此

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聯  
翁謂兼內外該本末曰祖述者道法在其中憲章  
者法道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小則服  
食寢處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  
細底道理為本為內籠底道理為末為外

問不觀不聞晦翁謂喜恕哀樂未發之初至靜之時  
也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着落曰此問  
最精前輩於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着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五

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說戒謹恐懼蓋雖是未發  
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  
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蓋雖  
是持守體段却不露痕跡

問不觀不聞若無恐懼則是稿木死灰全無知覺此  
心既無知覺到得發時却是外面更生一道理也  
中庸大意雖不在是然說持養話頭認此意如何  
曰便是此話頭執着不得才說知覺持養即成已  
發雖必有事而不可正其心此際如灰乘養火冷

只在人所  
不見處著  
力不必說  
又發

如是而已

灰中煖火自在不宜撥着才撥着則見火矣

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曰義理

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

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為

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

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真

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

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實已是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三

有所倚着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

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

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

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問明道曰在人為性王於身為心心發於思慮為之

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為以統性

情如何曰心居性情之間向秉即是性向外即是

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

秉着到一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於後學

橫渠正學  
明道之言

赤子之心  
不可恃不  
夫其心特  
全在存養

德性之實

問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

以其氣稟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

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

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

義理必無附着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

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

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

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

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三

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

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

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

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

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

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

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

矣

問程子以權即經而以反經合道之說為非晦翁引

立言各有  
對症死執  
是非

精非經及  
經文非推  
故推非指  
人不能用

體物不遺  
見造化之

三子定案

自得之妙  
如此

孟子說為經權亦當有辨曰權乃權衡之權即隨物以取平者古人借此權字以秤量事理即所謂

義之宜即所謂時中也既曰義與中又何嘗自反經來但以變通從時求合于經不可直謂之經耳

問造化曰天地造化萬物萬物露生於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為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於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

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於人間是孰為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五

問集註云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

曰功大而器小是德不勝才惠而不知為政是不勝德

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自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設施以安排

布置為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

之勞逆施倫作之病才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且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

心通不川安排布置也

問古今風氣人物之異程子謂氣有淳漓自狀之理

有盛則必有衰既衰了還有淳時否曰有大盛衰有小盛衰則三代不似唐虞秦漢不似三代晉

宋不似秦漢隋唐不似晉宋小盛衰則商初勝如夏末周初勝如商末漢初勝如周末晉初勝似漢

末唐初勝如六朝之類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五

問晦翁說仁為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

性心統情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合性在裏面是愛之所

以為愛而心之所以為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為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為

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為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

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問他怎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

此段是孔門大關係

商初勝夏末周初勝



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

問明道云天地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莫是動靜

無端陰陽無始底話曰一往一來一屈一伸一闔

一闔一畫一夜一寒一暑無處不是此兩扇物事

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備此三句

方是無端無始意蓋感應二字貫通陰陽動靜謂

陽動為感固可謂陰靜為感亦可謂陽動為感固

可謂陰靜為感亦可蓋今日之晝固起今日之夜

而今日之夜又起明日之晝天地間不過如此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五

問為人為己如何曰為己是真實無偽為人只是要

舉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

士大夫謂為己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才說有求天

知意便不是為己為己者只是屈頭擔重擔不計

窮達得喪也

問橫渠曰未知立心思思多之致疑曰立心持敬之

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

問陽者陰之根陰者陽之根不知周子以陽具於陰

靜內陰具於陽動內還是說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還是說陰了陽陽了陰乃若水為陰而生於陽之

變火為陽而生於陰之合又何也曰陽生陰陰生

陽猶今日之晝固生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生

來日之晝晝之根在夜夜之根在晝所謂互為其

根也根者生之義二氣無判然兩截之理本只一

氣分而為二名耳陽變生水即天一生水也陰合

生水即地二生火也

問近思錄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忠不能入伊

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美

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

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

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

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

問程子曰冬至一陽生却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

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所侵過便是道理天

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

理最妙曰大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損消不損

長欲消之氣却侵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

古今大治  
思後明道  
一口道盡  
得字能關  
對題之意

避世無明

陰陽以氣  
於太極之  
中原只一  
氣

續修四庫

備帶些在欲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與處  
須兩下侵帶些所以長居八卦之終宜只是止萬  
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接坎之殺氣固是終萬  
物一頭接震之生氣又為始萬物蓋震豈能類生  
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侵帶些子氣了故至震  
方發生也

從來見諸儒之有發明理學者每列潛室陳氏但  
未得讀其全文遍過成安見書肆中有木鍾集者  
則潛室與及門士問答五經四子及近思錄論史  
之書也學守程朱上遊洙泗無一言不几于道夫  
文不載道不足以為傳載乎道矣而不得其傳君子  
其能已哉出宋而宋五百年於此求道而未儒始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陳潛室 三

昌蓋程朱儒之宗也身居儒學之禁潛室獨超然  
免於評論亦可謂善用潛矣

仁山受學  
林王何而  
傳之自漢  
白雲又復  
傳之於後  
此是一派  
學問端入  
聚友必端  
與此見之

金文安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幼敏康父兄稍授之書  
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山乘兵  
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  
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遠  
時宋國事已不可為履祥遂絕意進取會襄樊之師  
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救履祥因進牽制搆虛之策  
請以重兵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  
自解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鴨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金文安 末

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  
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  
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  
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  
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  
世故泊如也若平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益然  
和惻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  
坐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資營贖  
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

而已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  
 當時始知師弟之倫履祥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  
 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紀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  
 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  
 夫子所定周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  
 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  
 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  
 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  
 統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金文安 无

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  
 前勅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  
 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授門人許謙  
 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  
 中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  
 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  
 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校定天曆初  
 廉訪使鄭允中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栢問爲  
 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

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  
 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  
 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  
 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  
 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  
 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元統初吳  
 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謚文  
 安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八

金文安

三

理學宗傳卷之十八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九

李體天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元鑣全編

李合天

元儒考

劉文靖公因 安敬仲熙附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因生之夕父述

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日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

日明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

日記千百言過日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劉文靖

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

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視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

遊同舍生皆不能及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極

嘆日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

一見能發其微日我固常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

而日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

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早喪父

事繼母孝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

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

過保定者聞因名往往來謂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

知者或以為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

語表所居日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薦於朝至正十

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

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

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

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

朝廷不强致帝聞之亦日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

人之徒歟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劉文靖

二

子聞者嗟悼虞文靖稱公人品英邁卓然不可企及

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

謚文靖殿陽懸嘗贊因畫像日微點之在而有沂水

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

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

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

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

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

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為知言因所著有因集精要三

續修

十卷詩五卷說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

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

因病中親筆云至正九年下詔訪求公遺書有云漢

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仲庶乎可繼考諸學官或

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鈔梓以傳浙西僉憲哈

刺那海刻於嘉禾元臣李世安等累章請公與許文

正同祀議者不知學有原末言於經籍無所箋註不

報明禮部尚書王沂翰林學士宋瑛等以公從祀請

成化元年助教李仲請祀三年允學士劉定之議準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劉文靖 三

楊時事例今容城建祠弘治元年禮部尚書周洪謨

等議薛瑄與元儒劉因并祀正德間容城張紹烈復

以是力言宜準楊時例從祀未允

希聖之別 只在無欲 故周子為 諸儒之宗 先生其學 周子之學 希聖

希聖解

歲丁卯是月望秋容新沐明河皎潔天高氣清萬動

俱息於是易川劉子乃起坐中庭有酒一尊飲之

無味有琴一張絃之無聲有書一編周子所得是

謂易通微妙難詮仰而求之高入青天即而探之

深入黃泉余乃取而讀之星月之下至士希賢賢

希聖聖希天余不覺而嘆曰廷哉言蕩蕩乎浩浩

乎天高明神睿孰可希焉欺我後人廷哉此言於

是乎吟清風弄明月扣大塊飲太和誦太古滄浪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劉文靖 四

之詞仰天而嘯問而歌曰湛爾太虛兮性命之所

居兮皓爾太素兮元氣之所寓兮義軒遠兮吾誰

歸兮孔吳邈兮吾將疇伏兮諷咏不已坐而假寐

良久而起忽見中庭勃勃然有佳氣如聞足音拾

級而視之三老丈也其一人襟懷洒落如光風霽

月其一人有風月情懷江湖性氣其一人有淳古

君子之風三人同行謹迎揖延之上座乃再拜下

風進侍於前請其姓字與其所安止一曰吾稟太

極之真三五之精而生位太極而君天下今老矣

無所成退居涪溪拙翁者也一日吾借太極之面  
假太極之形先天而生太初氏吾母皇極君吾兄  
欲名之而無名閒居西洛無名公者也一日天地  
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軀吾父坤吾母吾  
其子焉藐然中處寓居西土誠明中子者也余聞  
而疑之神耶人耶出此言耶且喜且懼且驚且怖  
乃上手而言曰駟也庸俗鄙陋後學晚生未嘗接  
縉紳先生之談論觀大人君子之儀型庭無人迹  
門無車聲窳窗屏息終日冥冥者蓋有年矣吾三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劉文靖

五

先生之言如是高大何不遊乎神明之域與天爲  
友與造物爲徒胡爲乎來哉無名公曰子向者招  
我以太虛之歌引我以滄浪之詞吾不子拒今子  
赴之子何忘之母乃昧乎天理蔽於人欲耶誠明  
中子曰子吾同胞之弟吾不忍子英才而墮於不  
肖之地吾欲子育而成之子何棄我而忘之耶拙  
翁先生沉默不言久之乃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  
天小子疑吾言乎吾應之曰聖可希乎曰可有要  
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何曰無欲孰無欲

曰天下之人皆可無欲然則天下之人皆可爲聖  
人然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而不可解矣先生曰  
子坐吾與爾言子其問之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爰  
其厥中散爲萬事終焉而合復爲一理天地人也  
人天地也聖賢我也我聖賢也人之所鍾乃全而  
通物之所得乃偏而塞偏而塞者固不可移全而  
通者苟能通之何所不至矣聖希乎天至則天不  
至則大聖賢希乎聖過則天不至則大賢士希乎  
賢過則聖至則賢不至則猶不失乎今名此聖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劉文靖

六

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也子受天地之中稟健  
順五常之氣子之性聖之質子之學聖之功子猶  
聖也聖猶子也子其自攻而反以我爲迂子迂乎  
先生迂乎苟子修而靜之勉而安之踐其形盡其  
性繇思入睿自明而誠子希聖乎聖希子乎子其  
自棄而反以我爲欺子欺先生乎先生欺子乎子  
於是叩首而謝曰駟也昧道惜學佞僞顧蒙坐井  
觀天戴盆仰日捫舌之罪豈敢避之然而辱令教  
命別開茅塞洞見天君駟雖不敏鑽仰之勞豈敢

清才二字  
惟先生是  
得之

會得此  
無不自  
得

負先生之知乎無名公誠明子捐吾背曰吾子勉  
之他日問天地間有一清才者必子也夫余辭而  
不敢當三先生不以留余亦驚悟醒然視之不見  
其處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為善而不為惡曰為君子而不為  
小人如是而已苟為善也為君子也則其初心遂  
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為善為  
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劉文靖

七

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  
苟時命不存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  
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為者矣若曰吾之初  
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存釋焉則亦終身不  
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無所可  
為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  
為最深蓋樂為善而惟恐其不為君子者也今築  
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為詩文  
以題咏之者以子有期望甚重才業甚備人皆貴

無矣

取于其物

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  
皆吾所當必為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  
而後為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  
於一隅道體本別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為累也甚  
矣子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

宣化堂記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  
之理其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物  
人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劉文靖

八

五行運行乎天地之間綿綿屬屬自然氤氳而不  
容已所以宣其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  
焉人物生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朋友之道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於鸞飛  
魚躍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  
不能使之不違其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  
制刑政以修其道以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  
化而性情呻吟化而謳歌慕天化而仁壽洋洋乎  
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盤亘天地貫徹古今而

莫之違者此聖人宜天地之化以立人之化而使  
 天下後世宜之也於是時君宜聖人之化大臣宜  
 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宜大臣之化至於一家宜  
 一長之化一身宜一心之化一事宜一理之化一  
 物宜一性之化化而宜宜而復化宜而不已至於  
 不宜化而不已至於無所化故人仰天化之上天  
 隱人化之中令人物於我合我於天地融溢通暢  
 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壅蔽人化宜而天化成  
 矣自世教衰主德不宜恩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劉文靖 九

不能承流而宜化所以陰陽錯謬氛氣克塞而天  
 化空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噫天地之化  
 會於人心聖人之化布於方策顧人之宜之者何  
 如耳順天治中則侯孟賤故都運公之長子也學  
 業淹備才術通濟而深識治體郡牧劉公病且卒  
 而繼者未至侯以獨負主治有聲嘗於時豈政暇  
 之際親其府之公堂謂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  
 上之化由是而宜乃大書其扁曰宜化蓋亦有意  
 於宜其上之化也且請予記之以爲執事者律予

極登化

中之曰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  
 以變風俗思所以息獄訟上恐負朝廷興化之意  
 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  
 名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苟俸祿於此待日月於此  
 行賄賂於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  
 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川斯名嗚呼堂既以是  
 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我侯無愧斯名

按後漢書曰劉子閔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中之曰  
 哀之也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朝處士  
 家日恐江南春城猶夫賦也或譏其爲元 尊曰  
 病宋許子不陳我宋之謀欲修德以來之丘仲深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劉文靖 十

亦有言其昧於實而  
 肆聽取不亦冤乎  
 靜修生有元之盛開明絕學復能高齋之上九人  
 謂元有許平仲之興學耶律晉卿之諫試劉靜修  
 之不在三儒而已子謂大義翻然體純學粹先生  
 一人也

按靜修產於容城祖父俱爲金元人於宋實無故  
 土故至之而渡江賦深心隱痛蓋王景畧不欲滅  
 晉之意也任瓊山以爲幸宋之亡何哉余曾有渡  
 江賦以贊之海內有心者

先生之請從祀也屢矣議者謂於經籍無所箋註  
 累章不報此衆人之所不識也顏子有何箋註  
 而列於四科之首古今無敢議者况有四書精義  
 易繫辭說其箋註莫大於此矣至如病其爲獨善  
 而不能爲兼善此又衆人之所不識也夫獨善有  
 獨善之美獨善有獨善之時時可獨善而必欲兼  
 善則兼之所不敢出也不召之臣是何等風義此  
 正孔孟行藏進退之旨豈足爲先生病哉予考聖



敬仲不謂  
紀其辭修  
而修得  
紫陽道者  
而修行之  
亦可謂能  
得仰矣

門從祀志已久而無者若而人未入議入者若而人  
 一 是必久而後定尚論君子考乘焉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  
 鄉人熙少承家學聞保定劉靜修因之學心向慕焉  
 熙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開熙力於為己之學  
 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  
 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  
 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為人高明堅勇其  
 進莫過熙則簡觀和易務為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  
 有口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安敬仲 上

學文竊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  
 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  
 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  
 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為立祠於藁  
 城之西築鎮其門人蘇天爵為輯其遺文而虞集序  
 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席之以高明勵之以奮發則劉  
 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靜修遺文皆熙所輯訂嘗  
 語門人曰吾勿閱一過於經必有新得彼第以詩文  
 視之何啻千里

余嘗至靜修書院與竟記有云先生同時有藁城  
 安熙庵嘗有私淑之益其為人可謂同道者崑山  
 周倫復得其遺文刻之余訪其遺文已不可得讀  
 元史錄公傳於公之為人可卜其所學矣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上

許文憲謙

謙字益之金華人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雖疾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煩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與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同也有四書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其在四書而四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許文憲

三

書其說教四字以義

理典章刑法字學醫術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曰苟不深探其隱安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耶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學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謙篤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過其鄉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許文憲

古

為之折衷無不厭服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文衡皆莫能致晚年身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安危為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稱白雲先生謚文憲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道益著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祠之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弟子清修苦節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白雲博學著述富且釋老之言亦為究析故賀醫  
問謂不免於文士浮華之習佛老異端之惑淫蝶  
鄙猥之賄也傳稱其學顯道著為紫陽世道見自  
雲之局大醫問之守嚴二千正可作華統之佩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劉文靖 五

姚文獻公樞 趙仁甫復 賢子聲然附

姚樞字公茂其先永平柳城人遷居洛陽自幼力學  
志期甚高宋內翰九嘉石重名梅公茂有主佐之畧  
與揚惟中北觀太宗甚重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  
郎中牙魯瓦赤行臺於燕時臺長惟事貨賂遂棄官  
携家來蘇門墜荒雲門誅茅為堂作私廟祠四世堂  
龕宣聖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子像讀書其間  
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作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  
而樂天若將終身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姚文獻 六

語孟諸書傳之四方時許衡聞公得伊洛性理之學  
盡室來蘇門相依以居世祖在潛邸以禮聘至教陳  
治道數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為太  
子太師不拜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  
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承旨後二年卒於官年七十  
八謚文獻子煒年十六世祖官以禮部郎中居官忠  
厚清慎克紹先烈至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謚文忠從  
子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衡與樞講道蘇門燧  
年甫十二即從之遊十八始受學於長安至元七年

姚文獻

姚文獻

衡以祭酒教貴冑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元貞初詔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徵四皓故事起燧為太子賓客尋拜太子少傅燧辭曰昔臣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承旨又四年以病告歸卒於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圖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子凡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姚文獻

七

之後其學有得於許衡器識豪邁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世名儒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學者稱為江漢先生方蒙古南屠德安時姚樞以行臺即從軍得復異之釋與語賢儒也執手定交復以九族盡殘毀不欲生與樞訣求死樞勉譬不聽恐復去自裁挾與俱臥起復伺樞寐熟亾去樞中夜寤急起視亾矣遽乘月馳馬走積屍問號之至水際則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號欲自沈樞手挽之曰徒死何益今家俱盡惟君存祖宗百世宗

想見亮死之

形其素

復不

復不

復不

紀在若當自愛徒死無為也於是復乃動勉從樞與俱北是時洛陽學未行於中國獨金儒張持立文學者頗以程易教授未廣也至是復乃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錄出之以傳樞與中書楊惟中大好之受其學會樞與行臺長不合棄官去隱蘇門山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乃原義農堯舜所為繼天立極孔子孟軻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趙仁甫

六

緒而學傳本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之力也復為人樂易耿介與人交分疏至篤世祖伐宋終不答曰宋吾父母國也忍伐之乎與學者語毋以博溺心未喪本為戒竟不仕而終

實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幼讀書毅然有志避亂德安得伊洛性理之書以歸與姚樞許衡偕道蘇門旦暮講習至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世祖在潛邸遣使迎致之避不見使者微服往何得以來問治道首以三綱五常為對已又為言誠意正心之學

世祖悅一日三召敬待有加禮不令暫去左右中統  
 初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默入侍言治亂休  
 戚必以義為本文統忠之且默在世祖前屢斥其學  
 術不正乃奏默為太子太傅外示尊禮內欲損使既  
 遠默與樞拜命將入謝以衡議還制文統遂寢其命  
 改授默為翰林侍讀學士官至昭文館大學士卒贈  
 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默平居未嘗以一言方人至  
 論國大事面折廷諍人比之汲黯帝嘗言朕求賢三  
 十年得一寶漢卿本元有天下頗以文治更故習默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寶子聲 疏

及姚許之力也  
文木表天道無墮地全賴數君子之力而教君子  
 又皆起家蘇門則蘇門一席地可謂有靈矣

曹孝子曰  
 仕元而辟  
 魯齊之大  
 用而世能  
 雖與知已  
 感矣

許文正公衡

許衡字平仲懷孟人也幼端慧為兒時塾師授之書  
 輒了義問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衡曰  
 如斯而已乎少長父母以家貧令為郡從事見州縣  
 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而督責吾不忍為也遂  
 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學無師授又艱得  
 書籍衡於日者家見尚書注疏皆散缺請寓宿手抄  
 以歸避亂岷嶽山得王輔嗣易說讀之兵亂中晝夜  
 誦思不厭也言動質諸經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道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許文正 寺

賜甚道旁有梨眾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  
 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王曰梨無  
 主吾心無主乎轉魯問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  
 子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不  
 研究稱師矣居久之還懷從姚樞所得程朱書讀之  
 津津入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悉取向  
 所謂簡帙悉焚之俾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  
 掃應對進退之節為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  
 之雖隆冬盛暑踐習不廢也諸生出入視繩尺惟謹

與人交肫懇延接莫不惻然動感漸滯善意而去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己移家蘇門依姚樞以居使講習樞被召獨處蘇門山慨然以明道爲己任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侷俗從學者彌衆家貧躬畊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茹菜食之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聞戶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饋遺毫勿受也庭有果熟爛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詩文正

三

墮地童子過之不暇蓋其感如此元世祖以姚樞薦召提京兆學時郡縣始建學衡以其學爲教風化大行世祖南征乃還懷北卽位召拜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命議事申書省四年復請歸五年召定朝議官制時阿合馬擅權寵放橫大臣阿附之衡正色不憚會命其子簽樞密院事衡曰國家事惟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也不可帝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對曰雖不必反然此反之道也退論列其事

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以聞又謝病歸八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召守國子祭酒世祖親擇蒙古弟子仰教之衡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淫養數年必且爲國用乃受命且請驛召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以來致館下爲伴讀欲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時所選弟子皆幼樞衡待之若成人愛之如己子出入進退嚴之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課誦少暇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詩文正

三

卽習禮習射習投壺書策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之儀其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令推之日用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及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略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詩煦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也衡自

諸學一不問家事實容皆謝絕曰學中若應接人事  
 業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  
 而教成請還懷十三年詔王恂定曆恂以為曆家知  
 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  
 史院事曆成復還懷太子真金請以其子師可為懷  
 孟總管以其祿養之且手書諭衡曰公勿以道不行  
 為憂公身安道有時行矣惟勉自愛衡既歸絕人事  
 居山中課傭自治誠切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  
 家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許文正 五  
 年百歲餘持律清端誠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終不能  
 佛徒為不孝子汝輩還家盡人道可也自是不復度  
 弟子十八年病革直家祠祭起奠獻如儀既撒家人  
 餞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  
 能辭官死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  
 其處足矣遂卒懷人無貴賤少長皆禔哭四方學士  
 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衡所至人樂從之  
 遊所去人不忍舍服其教心感誠服終身不敢忘  
 其言雖武人悍士無不感悟也或末嘗及門受業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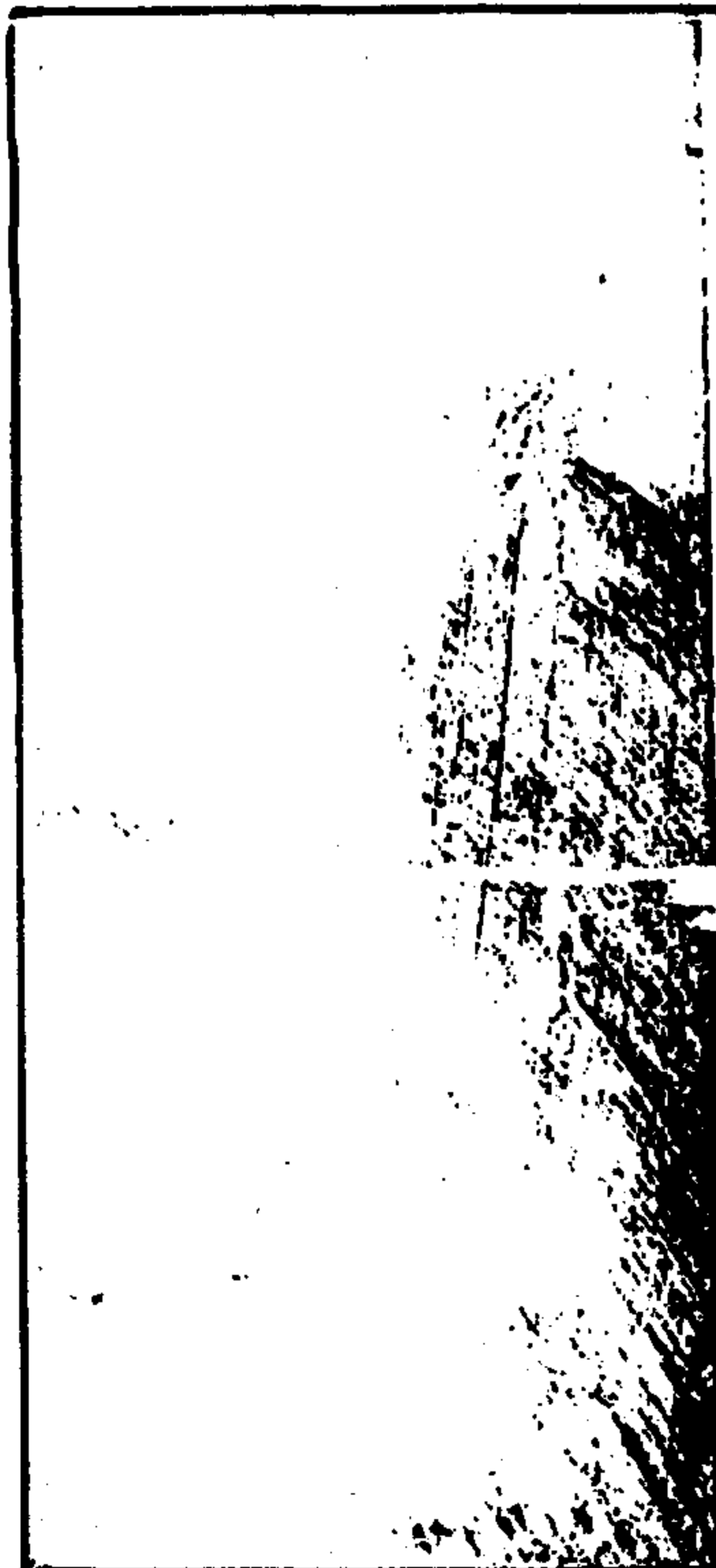
承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名於世者甚眾翰林承旨  
 王磐豪俯視一世少與可見衡心降之曰先生神明  
 也謚文正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許文正

五



行其法  
是則其  
道此是知  
神字矣

五事疏

一曰立國規模言有中夏必行漢法乃可久可傳猶  
陸之宜車水之宜舟也反之則亂然西世國俗累  
朝勳舊一旦驅之從臣僕之謀就亡國之俗其勢  
甚難夫寒之與暑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  
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  
變寒也亦然則積久之驗也在陛下尊信而堅守  
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而後致治之功  
成二曰中書政本不過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許文正

五

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器不以  
手取而以匕故為治者務用人然人之賢否未知  
之固不可得而遽用或以知其為君子為小人而  
進退輕驟是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也亦何益  
哉人莫不飲食惟膳夫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  
日月獨星官為能步虧食之數者得其法故也曰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  
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為新戲不知今日之所食  
身之所衣皆古人所遺而不可得違也况治天下

之大而古法顧可違耶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守  
法者人人法相維而後上安下順而治成今立法  
用人雖未能盡如古然已仕者當給俸祿以養其  
廉未仕者當寬條格俾效諸用外設監司以察污  
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所  
謂法也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天眷命作之君  
師此蓋以至難至重之責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  
而娛之也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  
難患踐言之難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許文正

五

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  
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亦有今之  
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天下之  
人疑惑驚駭則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  
故也為人上者樂舒肆為人臣者事容悅容悅本  
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  
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合  
則其所務者快心事已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  
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



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其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譽之使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許文正

五

而至此尚可防耶故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夫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靈之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然賢者遭時不偶務自翫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有如厮養賢者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用其言矣而復使小人參之賈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素以取譏

九段論用賢矣邪而

哉此特難用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而後已勢必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乎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進而輕退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賢務以窺人君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許文正

六

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正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耳雖其悟之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此去邪之難也四曰語古之賢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以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贊之也夫天道好生而不

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於黎民於  
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  
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  
堯舜之實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  
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民之善徒患法令  
之難行而不思法令之無可行也誠能優重農民  
勿擾勿害殿游惰之人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  
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自積此生財之厚自都  
邑而至州縣皆立之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許文正

五

萬日斯舉

王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克而至於天德  
至道之盛故杏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  
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其  
君克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  
雖制切終無所不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察若萬大  
之勇向可以刊祿誘而威武植也晚年義精仁熟  
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  
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  
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  
而知畏理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

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  
語然無往而非道之著形也  
薛子文清曰魯齋余誠實仰慕窮不自揆妄爲之  
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  
其條理精審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  
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  
意朱子之後

一人而已

陳氏剛曰文正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  
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子之書以至於今者公  
之力

崔後渠銑曰元世祖知許子於潛尊其道以隆禮  
故階之以敕亂然未嘗以其君帝也召以議道則  
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  
舍是則無往焉故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不  
去則辭卿教有敕則不宣問伐宋則不對居於朝  
未嘗三年淹也儒學禁於宋滅於金而衡起之元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許文正

三

在川也夫故危邪既朝任道則行徒祿違焉可也  
尊德則就其臣避焉可也

王恂 楊恭懿 蕭鞠 同恕 第五居仁

韓擇 侯均 武恪 李木魯 胡長孺

孫轍 黃澤 陳樵 陳傑

王恂中山人楊恭懿奉元人皆篤信開學至元中恭

懿與恂俱召辭不至以恂薦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

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乃入見議科舉言士不治經學

孔孟之道而日攻詩賦為空言害治宜敕有司舉行

誼通經之士無投牒自售帝曰善會北征予告歸已

徵收曆授集賢學士尋辭歸後數召皆不至卒恂為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蕭鞠 第五居仁 主

太子伴讀太子問學恂曰在正心詩衡言人心如印

板板不差雖摹千百本不差板一差摹之無不差者

故要在正心太子深然之起國子祭酒師道卓然居

父喪致毀卒

蕭鞠陝西奉元人力學行義三十年鄉里字化稱之

曰蕭先生鄉人有暮行遇盜者自詭曰我蕭先生也

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

學士國子司業皆不赴武宗初徵太子右諭德扶病

至京師觀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時尚消也詔解去以

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召不至卒謚貞敏

同恕字寬甫亦奉元人安靜端凝雖大暑不去冠帶

其學由程朱派孔孟務貫串事理以和於行教人委

曲開導使知所向方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閒言

母卒事繼母如母父喪致毀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

中有繩尺扁所居曰樂庵時蕭鞠道高當世入城府

必主恕家士稱之曰蕭同延祐中以奉議大夫太子

左贊善召以疾辭致和初拜集賢侍讀以老辭年七

十八卒謚文貞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同恕 第五居仁 主

第五居仁字士安恕高第弟子博學通經史躬率子

弟躬畊而從學者如雲遊其門者學明而行修卒門

人私謚曰靜安先生時北學奉元最盛有韓擇從善

侯均伯仁均事繼母孝樸槩以給奉養而讀書不輟

擇信道不怠其教人雖中歲後必使自小學入或疑

之曰人不知學自首童心且童蒙當知而自首不知

其可乎

武恪宜德府人以吳澄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為說

書命鎮雲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南於國為君

書命鎮雲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南於國為君

命於家為叔父命何可違也南何崇非禍若向京師  
發一矢史官必書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  
居陋巷教訓子弟屢薦不復就格好讀周易日靜坐  
或問學以何為本恪曰以做為本其知要如此  
字木魯辨字子登其先隆安人少力學從新喻蕭克  
學已復從蕭軒游學益宏官近侍文宗字呼之不名  
遷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帝師至自西蕃有言朝臣  
一品而下咸郊迎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辨與觴進  
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辨孔子之徒天下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宋 李 燾 著

五

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之視  
者悚然辨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學本於性命道德而  
記問宏博文章與雅天下以為表儀在國學久議者  
謂自許平仲後能以師道自任惟耶律有尚及辨而  
已子遠以忠義死賊妻從死人以為辨之教行於家  
云其在南有婺州胡長孺汲仲吳興字文諒撫州孫  
職履常  
胡長孺永康人初師青川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夢  
松夢松受學朱門葉味道長孺學既有所受行游四

方旁求其青趣益信泚秦川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  
然自得慨然以孟子自任汲汲勸誘如不及一時學  
士爭慕之方嶽大臣及郡二千石聘致說經環聽者  
數百人長孺言入雖最靈與物同體初無二本此學  
之大原舍此而學則學非其學聽者為雖如有興起  
也又博學能文章非其人雖數金易一字不聽晚寓  
武林病喘上氣者久一日具酒食召比隣別云將反  
故鄉門人曰先生精氣不衰何云反耶長孺曰精神  
與死生無涉至夕喘忽止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孫 燾 著

五

端坐逝年七十五矣公深自操行平居雖暗室亦正  
冠危坐手記所為質天地鬼神不敢苟門人謚純節  
先生  
孫轍臨川人幼孤母蔡親教之即警策自勵比長學  
行純篤事母孝家居教授庭外蕭然而考德問業者  
無虛譽與人言以孝弟忠信為本辭溫氣和聞者皆  
油油乎其有感也待親戚鄰里禮義周洽未嘗幾微  
攻人過部使者若郡縣長吏仁賢者畢慕造焉監司  
屢辟皆不就吳澄叙其文以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也時同郡吳定翁清修文雅與轍齊名而善詩居恒  
言士無求川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為名言

是朝儒者  
三復令人  
起敬

黃澤字楚望蜀資州人生有異質見仰子天地自相  
依附語窮晝夜以思因玩河圖洛書及渾天蓋天曆  
術之數而深研於吾道異端不同之辨以為是格致  
之端也久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行省屢署書院  
山長時一赴非其好也杜門取六經傳註疑義離析  
辨難致其思始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屢夢見之  
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經字畫如新覺而經傳諸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黃楚望

三

隱贖犁然盡解寓居九江家無一畝之宮陋巷破椽  
不庇風雨而好古樂道晏如也二親年高州郡月致  
廩贖其養菽水嗶然居十餘年親沒澤年既六十矣  
有慕提學者考學糧籍謂澤一耆儒費月廩已汰削  
三之二於是乃大困而澤日瞑目端坐涵泳優游不  
少變容至與竟日語愉懌如平時乃客不知其糶絕  
未飯也終不少降抱以卒年八十有七澤於經以積  
思自悟為得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極自天地定  
位人物未生以前治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原

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然後山義農以來下  
及春秋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  
之妙起數立象之幾非田區畫封建自然之勢鬼神  
祭祀神物前民之用忠質文異尚之體與夫世變禮  
之由下至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處其間而目擊其  
事謂易主明象因孔子之言以上求文王周公之意  
而其括在十翼作十翼舉要謂春秋主明法考覈三  
傳以上求聖志之精作筆削本旨三傳義例考於禮  
謂鄭氏深而陂王肅明而淺作禮經復古其辨釋諸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黃楚望

三

經要旨詆排百家作補註作翼經罪言蓋專力積久  
而歷代紛紛聚訟久莫能決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  
得其所安吳學士澄太息其著書以為前無古而後  
無今也學士李洞者過九江請澤於濂溪書院會寓  
公縉紳之士執弟子禮從受經且將紀其家澤謝曰  
以君之才輟菽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  
義已耳若子則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  
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歎息而去新安趙涉  
子常見澤問治經之要曰致思問致思之道澤曰當

禮之學大  
有宗統  
何新一再  
往以舉其  
觀耶

以一事為例而思徐久自有得即少得益完養而慎  
思無輕發可也蓋以思為學也夫思有明暗通室何  
可以率人而慧者卜億宛然顯者固守一察故仲尼  
以為殆抑楚望父可謂思通矣抑勤而遠矣涉後深  
信陸學作陸支安像贊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  
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陳樵字君采金華人好學有遠悟元末戴華陽巾製  
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入太霞洞著書郡人宋濂  
景濂往謁之樵步從出速戒侍子治酒醢執葷醢為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陳君采

五

獻酬歌古詩為飲已執濂手慨然太息曰漢太師說  
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來群儒之說  
與洙泗伊洛尤不類曩余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  
之四十年一旦神會心融灼然有見於聖賢之大指  
也蓋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氓隸莫  
不悵悵然索之而終不可致牧豎於大澤之濱偶獲  
之豈可以其賤忽之乎濂避席而請曰願遂聞之乃  
言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為易象以片  
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旨而野

守先待後  
之義

人君子無異辭夫神之所知者智也知天地萬物一  
體之謂仁知天下分殊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禮  
復而和之之謂樂故天地萬物一體者是經史之會  
委也能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  
平矣今夫家國天下一枳也枳一而穰十焉枳有穰  
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矣發而視之穰有十則其等  
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  
殊分者之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  
者仁之同分愈具者致愈同禮愈嚴者仁愈篤此先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陳君采

五

王之道也治天下國家而不以禮則藝倫斃禮樂廢  
而仁於是故洙泗濂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  
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焉耳故一體萬殊  
者孔子之一貫於言無不統者也章句析而附會與  
操其枝葉舍其本根洙泗濂洛之會要不可見而遺  
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而傳經者頌言伊洛之  
學大明於淳熙何可少也於是不復往畢其說而樵  
益以斯道為己任著書窮晝夜不怠遺濂書曰吾且  
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胡不一來來片言可

盡也會世亂家燬於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卒且卒默坐一室不食飲踰月縣令遣人以醫來視磨之去曰吾年八十有八死可矣脩然逝

陳樸字壽翁徽之休寧人三歲祖母吳口授孝經論語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仁宗舉廢樸

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謂朱氏歿而諸家之說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凡諸說有畔於朱氏者悉刊去之

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強之試鄉關中選遂不理學宗傳

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不倦吳澄嘗稱有功於朱氏凡受業於澄者

盡道而歸樸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

宋之大儒錮於本朝而昌於明代叙理學者往往不及元儒愚謂元之立國非五胡割據傳也天固

全界以所覆命之為天下君矣無論中國君臣一倫不容頃刻而古帝王自立之區坐視沉淪中

之上曾無一山而手授之者恐乎哉余固叙列詩不仲劉靜修而下若干人或出或處各有本末以

俟後之君子考或曰吳草庵自負其儒元儒無出其上何以不列曰從祀孔子廟庭者皆理學

之最著者也弘治胡祭酒謝鐸請進朱儒楊時從祀元

禮元

理學宗傳

卷之十九 陳君采 五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曹靖修 一

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

王際三

容城孫詩遂輯

門人田存芝全編

明儒考

景應熊

曹靖修公端

端字正夫池池人永樂戊子科舉人學者稱為月川

先生天資穎異造詣篤實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

述坐下足兩磚處皆穿得之專靜事父母最孝及遭

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曹靖修

不用浮屠巫覡詰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

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

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

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

由之路其言甚精為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

其教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忤重職不敢以屬禮待

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

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留之蒲庠弟子亦上

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免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

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之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宣德九年卒後謚靖修薛文清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開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為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為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曹靖修

二

心在事

語錄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

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

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

克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

太極

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

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

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曹靖修

三

大者莫切於此

非禮勿視則心自靜

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是事心關要處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

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

靜也

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

天理本無隱顯內外要當時時省察常瞭然於心目

之間不可使有須臾之離以流於人欲而陷于禽

不妄動  
不之無欲



獸之域

能真知義理之味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

聖人所以為聖人只這憂勤惕勵的心須更毫忽不

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

不死

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他恁地聖人

仁便是真箇仁義便是真箇義更無不實處

無欲便覺自在

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曹靖修 四

事尚不能成况可學聖人耶

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生死富貴

之要

大抵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不能使之必

從也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

進德者必致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

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

為善不中節者為惡

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

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

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

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

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

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夫四書者孔曾思孟之書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于

聖之心法也語其要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曹靖修 五

誠孟子曰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也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一章書亦孟子拔本塞源之

論帝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如此者况後世乎邪

誕妖妄之徒索隱行怪欺世盜名之所作不曰經

則曰書者又可信耶適足以戕人之心壞人之性

導人之惡指人之迷而已故朱子詩曰誰哉繼三

聖為我焚其書

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且晝之必然也安有死而

復生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不已而為輪

聖人與天  
德之誠  
而已

晉身命

不能行于  
妻子豈能  
行于他人

須是此理  
方可讀古  
今人每

足善人  
之

虛而無寂  
而寂處三  
綱五常佛  
老之案定  
於此

異端非聖人道別為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

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之德人倫日用之常

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非理之

有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却說未

有天地萬物之物有個虛空道理在乃與人物不

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吾儒之寂寂而感如

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心方其寂

然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其中感而遂通範圍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曹靖修

六

不出一心耐酢之通乎萬變為法天下可傳後世

何往非心之感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為宗

未有天地之先為吾其體以天地萬物為幻人事

都為粗迹盡欲屏去了一歸真空此等烏能察夫

義理措諸事業朱子謂門人佛老不待深辨只廢

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他不消說

使天下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

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

之誠則知後世潘祀之幻妄者非誠矣

愚者力  
愚者力

夫婦之倫最宜著力處朱子曰夫婦之間居室隱微

之際尤見道不可離處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

宜無不至易首乾坤重咸恒詩首關雎戒淫佚書

紀釐降禮謹大婚皆此意

按論語孔子曰吾從周中庸孔子曰吾從周其旨亦

有異乎及答顏子為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又不純從周者何蓋論

語從周以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從之也中庸從周

以時王之制從之也至答顏子之言所謂垂百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曹靖修

七

之大法立萬世之常經也故曰孔子時中

狂簡之人只是自立高了都不理會世事所以易入

異端大率異端是避世高尚索隱行怪之人其流

為佛老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

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子桑戶死琴張臨

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蒂便如釋氏如此等人

雖志意高遠非聖人裁正之一向狂太更無收煞

便全不濟事了

後世不知學者所為淺暗拘滯徒激其君而使之距

吾說耳若孟子對君事亦勉強不得須學到孟子地位能如此知言養氣後自然這等功用

此與二天各有其法正不與相附

或問朱子曰夷子學堪必推其說求合於儒何曰天下之理其初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天下之勢正而順常重無待於人邪而逆常輕不得不資諸人胡不自近世佛學觀之吾儒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附吾儒不如是則尤反側無以自安矣其理之特說之窮此亦可見

一而不能辨實不竹相

觀人必如孔子視觀察自不能隱不然做宰相不能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曹培修 八

進賢退不肖為學不能辨益友損友可乎

可知已學不能辨損益學可知

天生成一箇鐵板道學公真明代開山不獨冠冕中州也

羅修撰倫

倫字葵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裁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于時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大學士李賢遭母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詰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其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羅修撰 九

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及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憤發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

羅倫人未

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終倫之世莖者未聞有起復者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于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

已無可如

文奇備之節果收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  
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  
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  
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  
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  
為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  
即放遣之不復問結茅以居取給于糶而往來共焚  
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  
而人亦莫知之也陳白沙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羅修撰 十

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狗人雖欲窮晦其身  
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于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恠  
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  
豪傑非歟無導于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  
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陳恭愍選

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修獨詣惟以古  
聖賢為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  
古君子也真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  
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  
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  
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  
也人臣觀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  
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恭愍

七

而競為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  
為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為彌封曰吾且不自信  
何以信于人即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  
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馨折絃歌遵亘古風郁  
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于衿佩而成就典起至  
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孫慮陵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  
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祭  
布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制制趨拜公獨  
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

卷之二十

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正  
 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  
 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  
 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除苛  
 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賦吏不貸自是官屬歛  
 戢未幾聞母喪卽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  
 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推剝公  
 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具災  
 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恣勒索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泰愍 十一

民供辦公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馬知縣高瑤  
 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晏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番  
 人馬力麻者質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眷利  
 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  
 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稅稅入貢  
 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  
 南諸 笑不報眷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撫公黨比高  
 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  
 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

張襲令誣執公襲不從行等阿眷執襲拷掠襲曰死  
 卽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  
 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山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  
 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  
 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  
 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絡或咎其魯元禎曰公生  
 平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襲乃上言臣聞周公元  
 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  
 之言不免播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泰愍 十二

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  
 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權屈抑獲益之下復有沉  
 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  
 群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  
 高瑤按法持之遷移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  
 奈何宋晏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眷橫行  
 胸臆污穢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鍛鍊  
 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實  
 臣自取眷妄意臣心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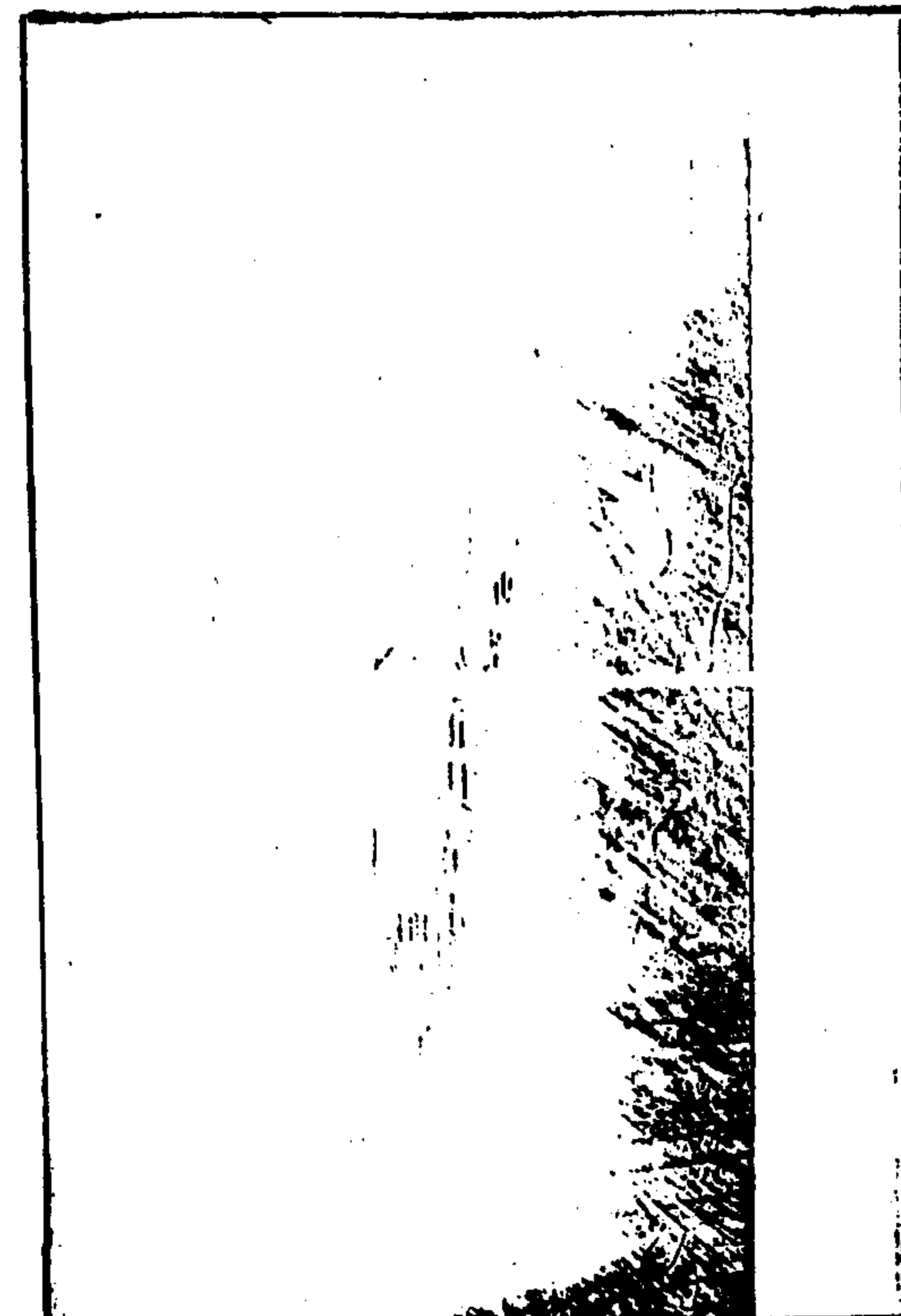
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奈既知臣不可  
 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其  
 死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劾選  
 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其美  
 為夏姬詭夷齊為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  
 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蒲泉若  
 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  
 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  
 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恭愍 十四

元初公  
尸表公墓  
皆知之

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  
 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張氏元積表公墓曰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  
 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因  
 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  
 之功或歎焉故其發之也不難而其持之也不恒  
 如公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格然一出於誠  
 其於此官仰欲盡此職其行此事仰欲盡此心其  
 視去就非沉其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  
 也  
 衆小人之罪害一君子方成就一個大君子士賢  
 於此見學張張此疏陽青雲而澤施後世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恭愍 十五



章文懿懋

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入翰林  
 為庶吉士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景  
 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燃燈朝士踏歌  
 蓋天子仁聖孝奉二官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  
 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為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盡諫明  
 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為言上怒杖三人闕下  
 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倫論內閣起復非禮  
 亦謫官稱為翰林四諫給事中毛玉論救收公南京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章文懿 七

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  
 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秦  
 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  
 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掃足跡弗入城府四方  
 子弟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  
 間召謝文肅為北監祭酒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  
 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服闋上任尋上修舉  
 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  
 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

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嗣陞南禮部侍郎辭嘉  
 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  
 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與之交則親與  
 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  
 同至臨大事決大義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居官不  
 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其言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  
 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故學者  
 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章文懿 七

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  
 妄矣養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繫於心  
 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  
 自揜以開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曰儒雅如黃  
 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  
 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  
 收四海無取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  
 未有或之先者乎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  
 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

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始同以風節見迫其後也欽非就實既博復約則不得以風節祭之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章文懿

六



吳康齋與弼

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江西崇仁人父溥為國子司業  
事建文永樂中為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  
讀書鄉塾已疑然不九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  
翫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  
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  
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  
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  
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吳康齋

七

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為草疏薦留中數日  
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  
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善即令  
南陽草勅加束帛特遣行人曹隆聘之比至上問南  
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察侍太子講學上曰與  
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顧問又乞與館次供張  
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上曰久聞高  
義特聘爾來何為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  
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贖

遺行人聘  
吳子於康  
齊以為過  
分然以成  
一代君相  
直學明道



聖明過聽龍書東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  
 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寮優閑不  
 必辭公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  
 館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今就職公三  
 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南陽曰與卿召至何為不  
 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錄之終  
 身不亦可乎卿為朕論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  
 月求歸益切南陽為上言與卿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 吳康齋 主

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卒年七十九

清江有陳海雅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述世無窮  
 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  
 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汝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甲  
 蓋葉聲川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

此酒掃地  
 將之事白  
 汝為此似  
 斷而下之  
 何用許多

汝曩服而法龍潭龍見章曰吳康齋非愛我  
 者  
 白沙來受學公絕無講說使白沙斷地植蔬編籬  
 公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則令搗茶如是者數  
 月而  
 公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窮甚不堪其處屢  
 思之不得其方日吳未處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  
 法只隨分節川安貧而已嘗雖寒餓死不得易初  
 必也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

吳康齋

主

胡敬齋公居仁

居仁字叔心別號敬齋江西餘干人七歲受學於家  
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往從  
之游遂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絕  
意仕進充養日遠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  
要以敬為所居常端莊凝重對妻子若嚴賓簞食瓢  
飲處之泰然四方樞衣及門者衆日聚徒講學語學  
則曰為已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  
二怕工夫間斷其學術之正類如此所著有居業集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胡敬齋

三

卒年五十一萬曆己酉從祀孔廟

簡其言  
知其為小  
心敬慎人

語錄

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  
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  
教無主學者纔要自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  
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為真  
故也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此自然之理非有  
毫髮之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胡敬齋

三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詞章  
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  
反為心害

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教學者之徧亦所以定其紛擾  
之心

今人屏絕思慮以為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  
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

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讀書須着實理會既曉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

學者之患只是惰與輕惟敬可以治之

要治氣質之偏須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進學箴畧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于禪蓋靜者體動者川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胡敬齋

十四

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于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

程子察心有主之說擴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虛之

惑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絕滅思慮固不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個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了照看其心兩相持攬如鵲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斂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胡敬齋

十五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少持養之功也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

而後獲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

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

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者察於日晝之間不

為物欲所汙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

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為倡者薛敬軒讀書記胡敬齋若業錄粹然一出于正

王文成道高毀來功高招忌時方有偽學之禁陳白沙以主靜人又疑其神也叔心原無可摘之瑕

類立孔庭三人並議人既苛求于彼則不得不寬論于此勢使之然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胡敬齋

三

陳白沙公獻章

獻章字公甫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人宣德戊申生

父先一月卒母抗節鞠之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過

輒不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備人笑謂曰

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曰

號石齋讀孟子有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遂自

盟曰為人當如此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從吳康齋

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治田遇白沙

亦如此自臨川歸閉戶讀書徹夜不寢築陽春臺坐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白沙

三

其中足不出闕外者數年嘗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

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番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

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亦

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繁求約惟在靜坐久之見

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卸

脚勒也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

功其在茲乎成化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龜

山此日不再得詩讓得之驚嘆屢言於朝以為真儒

復出名振京師賀欽時為給事中問白沙論學數曰

至性不顯寶藏猶龜世卽我用而我奚以爲用諷自  
沙執弟子禮卽日抗疏解官還家肖白沙像懸于別

室出告反面白沙既歸四方學者來從日益衆自朝  
至夕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疊疊不倦楚人李世卿

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留凡七越月別歸白沙語之  
曰子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恣

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  
能與我合也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見

聞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  
理學宗傳

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于溪  
思而自得之非有愛于言也世卿歸登大崖山吟美

風月余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進士姜麟使貫  
州特取道新會以師禮見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

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  
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久之地方官交薦召至

京令就試吏部辭病不赴懇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  
謝恩歸時年五十六後屢薦不起白沙事父母甚謹

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信浮屠法及

病命以佛事禱從之戒勸之著書不答弘治戊午遊  
疾越二年卒萬曆己酉從祀孔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白沙

无

語錄

屬之生也  
物足愛矣  
死可矣何  
足

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  
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  
尚笑服銖軒冕而塵金玉哉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  
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  
利得喪相仲子奪之間哉

此理于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  
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白沙

三

得如此

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

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

色信他本來何用你脚勞手攘舞零三三兩兩正  
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

併出來都便是焉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  
之以曾點見處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

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

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終日從事於學亦為人  
耳始終一意勿助勿忘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

而不知者自此迸出來面目也

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其視於天  
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  
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綬行  
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為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  
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或至大者道而  
已而君子得之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  
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白沙

三

地之太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  
歸于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  
不足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  
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  
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  
反惑惑則徒為狂妄耳

學問大總腦要見見則便自快活便肯向前下面箇  
節推去無非一個道理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

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其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

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

此等說此說死生直

謂馬伯幹曰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白沙 垂

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伯幹病至此當大為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挽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于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之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為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鷺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學者果能默契乎此則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堯舜事業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白沙 垂

治心之法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又不可太漫漫則流于汎濫而無所歸

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醉以洞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于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

藥也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

覺耳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答其去仲

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

嗚乎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食陋

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

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其亦慎求之毋惑

於坐忘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陳白沙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

惟大木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

雖有聞於世亦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群書不害為末學道不行

雖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為私意

受朴於天勿鑿以人稟和于性勿滯以習故七情之

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

謂羅一象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

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

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

今人大抵無識見早聞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

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

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

可也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用又安

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支節

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此取怨之道也

學者不可不戒

薛氏侃曰白沙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意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陳白沙

賢之為德胡叔心云公甫與賀克恭云為學須從靜中坐養

出個端倪來又答張東白藏而後發皆不是順其

自然此見二公之學亦微有不同處真儒正不在著述以著述求之則顏淵問于憲冉

伯牛仲弓皆見點矣

考下死

凡非極憤  
為科樂類  
非過才鳥  
得欲不



湛甘泉若水

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舉於鄉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旨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命出僉事徐紘為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略而益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積楊廷和王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拔第二名選翰林庶吉士罷編修時陽明先生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修撰呂柟主事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湛甘泉

三

崇輩和之學日以著學者稱為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册封國王黎嗣却其謁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為孝感所致卜築西樓多士來學至齋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朝陞侍讀尋陞南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為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書

院所在而是年逾七十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祠白沙嘗於所居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為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日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為本體以勿忘勿助為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為多白沙嘗謂曰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湛甘泉

三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公在南都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閱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有劉公廟聚眾燒香為沈其像於江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為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剝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語錄

甘泉與文成初共倡道京師其說也名震

勝地各往往往以王湛所名學建書院二公相得益解問于死生云

行已有耻宜常自佩服暗室屋漏中有一毫未可質

於鬼神者無耻也言不符心色厲內荏其為穿窬

之行者無耻也有耻則體之為德守己為廉遇親

為孝遇君為忠無耻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於君

臣父子兄弟間無一可者安望其使不辱命孝弟

見稱哉

心無一物則浩然無一物不體則浩然是故知無一

物與無一物不體者斯可與語性矣

見其參前者儻者雖如者皆自然焉真見也其在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漢井泉

天

勿忘勿助之間乎

欲知道者請于體認天理上用功凡平生一切好樂

一齊掃盡非但去好利之心盡去好名之心非與

去私欲之心盡去私見之心乃可入也

學何學曰心故善學者如貫珠不善學者如觀珠曰

觀珠與貫珠之形何以異曰觀珠者觀他珠也多

學而識之之謂也貫珠者自我得之也一以貫之

之類也識前言往行以善德也

學以天理為本以涵養為功以變化為貴以問道為

至且察見天理純粹守正將來涵養則四病五賊

自退舍矣不然舊習未去恐不知不覺又落向時

窠臼裏

以書蔽志者窮年不能明其理以鑑掩面者終日不

能見其形故主敬然後我立我立然後不蔽於物

物窮格而天下之理得

賢智過用其心者也愚不肖不用其心者也過用與

不用其心之不足與道故必有川而不用之機暗

天地自然之體勿忘勿助然後可以獨得斯道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漢井泉

天

大全矣

與其習靜以養動不若慎動以養靜慎動以養靜不

若動靜之皆忘時動時靜察見天理而存養之也

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故煎銷

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工夫到得天理時習心便退

聽

抱一有似主一儒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老子有意數

營魄可謂無適乎連抱一亦不是矣

為學患不定只是煎銷習心三層五層如煎銷金銀

一番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為大賢

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為言者以靜為言禪也故孔門

之教皆于下工求仁動時着力何者靜不可以致

力纔致力便已非靜矣故善學者必動靜一于做

人生合下有幾個氣質中平的善學者以學力融氣

質不善學者以氣質困學力

昔人謂讀書如煉丹吾人求道亦然所學非以道是

求煮空鑪也然非大發猛火于先調停文武火于

後亦終無成矣道即吾性命之理此正頭腦所在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洪其泉 聖

非方法也造者向往而修為深造者用心用力非

朝夕之故也

煎銷習心煎銷盡便是大賢然其用功却在勿忘勿助此是洪其泉主腦亦是白沙宗旨

洪其泉聖  
俱案切實  
管一段更  
中病發後  
理學宗傳  
變公若先  
見之矣

賀叅議欽

欽字克恭別號醫問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戊廣寧後

屯為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似得近思錄朝夕翫

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

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即我用而我奚以為用即

曰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省其像懸室

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

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

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訓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賀叅議

聖

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為士大夫之矜

式宜以非常之禮起或任內閣伴參大政或任經筵

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

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

出入等事而已近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

玉江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沙漠身叛賊境或

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

啓釁泥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贖或引用左道

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蠱

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蹟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官官無疆之福也四曰典禮樂以化天下訓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滯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賈泰議

聖

論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眾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有爾無恐眾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川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恭鄉貢士博學篤行嘗

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語錄

先生每言後世之人知遷善改過即可與之有為嘗欲取古人改過成身者錄為一帙以化鄉閭竟未果也

一人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奈何先生曰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家有和尚乎其人遂服

或以吳文正學統學基為問先生曰聖賢氣象不如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賈泰議

聖

是也視論語可見

韓文公上宰相書亦甚陋矣謝登山却還稱他善占地步已是放倒旗槍者更說占地步耶

問古人數世同居者其廟制當如何曰此亦不難處既立繼高祖之宗所未祀之廟於中却于其旁其後別立祠堂以為其餘繼祖禰小宗等奉祀使之各主其祀外則合為一垣四時之祭以次行禮如此方為得宜若只合祀於一處便只是苟且將就必不能得停當矣

其人以此  
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事非

聖賢誤人人自妄引以為口實耳却不道若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因論為學之道嘆曰人須是信方可望不信則心不相符决無所成

草廡看來只是聰明博學躬行切實意思少故其出處著述皆有可議

今要躬行須先以敬為主不敬便不是聖門家風今後放曠之言放曠之事便須收拾起方可望進經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負參議 聖

書中說自古賢聖未嘗不以敬為首稱昔程夫子專以敬字至今視之程夫子便是賢聖之學東坡不免於小人而無忌憚也

禮記有可疑者蓋當時記禮之人非是深於道者是以多差誤有聖賢之言當記而誤遺之者有不得聖賢之意而妄為增添者有他人之言適其意而取之者有相傳之謬誤不決擇而遂書之者故他經皆精純而惟此有雜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終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一

戴王統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戴王紱全編

明備考 王門弟子

李中節

徐日仁愛

愛字日仁餘姚人陽明妹婿也少陽明十六歲陽明初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永當以聖學為已任者愛時年二十獨奮然有志於學北面納贄焉是年愛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祁州知州愛始聞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徐日仁

知行合一之訓泐沒舊說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壬申愛以知州考滿入京師即同穆孔暉等朝夕受業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陽明同舟歸越舟中請問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胸中混沌復開如狂如醒者數日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甲戌愛在南京而陽明為南鴻臚卿愛與黃綰等日夕聚師門精礪不懈同志益親愛率之也陞南京兵部郎中丁

丑告病歸與陸澄等同謀買田雪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陽明聞而貽詩慰之戊寅愛卒年三十一陽明哭之慟愛及陽明之門獨先問道亦早嘗游南嶽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陽明每語輒傷之薛侃刻傳習錄首卷皆愛所記愛問陽明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面治國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如何陽明曰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未嘗離却事物問至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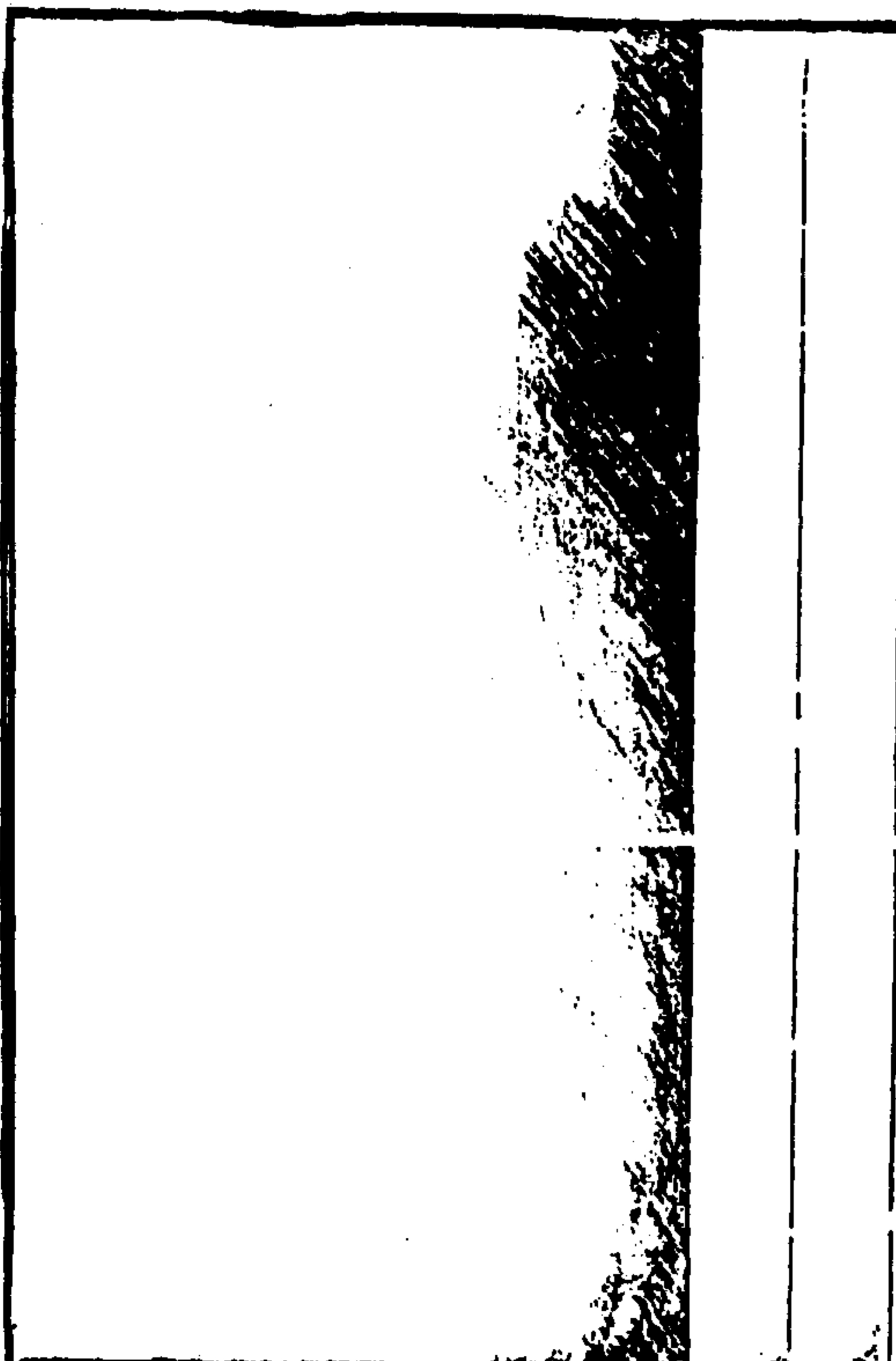
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至理有不能盡陽明日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問道心嘗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此語似有弊陽明日然問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日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歎後謎語矣愛曰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又曰先生之說若水之寒火之熱斷斷乎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居貴已超入聖域愛朝夕門下但見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云

曰仁純粹之資方銳意於學而天奪之速既與顏回同德卽與顏回同壽亦可無憾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徐曰



錢緒山德洪

德洪字洪甫初名寬後改今名號緒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博綜朱氏之學久之讀傳習錄與所學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歸越往師事焉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謂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人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睹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眾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錢緒山四

聞之躍然如大夢得醒緒山倡之也緒山篤信其師學文志曰爾爾得所師矣如妨試事何對曰洪開教以來心日開明科第逼予則有之入試胡慮哉明年嘉靖壬午舉於鄉方文成返越惟緒山與龍谿兩人最先及門咸共誦誦兩人毅然勿顧也後師門來學者眾文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使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自是四方來學者日益雲集與龍谿往來參究一批師門宗旨歸之自得翕然有風動

之機戊子冬方治裝北發途間師變往迎喪至廣信且馳書於父其陳父生師教願為服喪父曰吾貧莫祿養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後師喪歸越權貴忌嫉文成德業之盛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於鹿子內訌外侮並作緒山與龍谿相與保孤寧家日久不相離且築室於場約同志數人輪守文成廬室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聚會以廣師門遺教壬辰與龍谿同北行終試事視政吏曹時與臺諫部院諸同志舉月會商究舊學動以數十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錢緒山五

舊會以官為序緒山與龍谿告眾曰同志為道而來須以齒序為宜眾曰然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乙未丁內艱歸修復中天閣之會服闋補監丞尋陞刑部主事時缺大理丞林文選奉與緒山善欲以推授曰一見執政可得也緒山笑而却之循例陞刑部員外即以奉法忤旨被逮下詔獄身嬰三木日與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又為趙講易每廣歌以

不虛死  
之介其性  
不得出耶

祭幽思矣那放歸農緒山之學得諸生死真境中益  
覺自信獄中嘗書示龍谿曰上天為我設此法象本  
來真性不容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力古  
人處動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戒制則已盡  
矣緒山生還益切切以取友論學為事江澗宣欽楚  
廣會城名區皆有講舍書院隨地結會文成年譜緒  
山實成之年七十作願閑疏馳告四方自是不復遠  
游相期同志春秋會於天真甲戌卒於湖上之表忠  
視其先祠也年七十九師門嘗以虛寂之旨立教聞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錢緒山 六

此謂說何  
皆不是以  
為四字係  
神門宗旨  
失於理體  
遂招指摘  
愚謂理與  
不唯正說  
其行事上  
論皆有指  
凡此以安  
此理即謂  
之理若耶

語錄

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  
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  
又為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  
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即目之明耳  
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有乎善即明之不可有乎  
色聰之不可有乎聲也目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  
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  
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錢緒山 七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錢緒山 七

者固然若為佛學公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  
為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絕學者  
執於典要泥於思為變動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  
乘其衰而入印吾儒之精體用之以主持世教為吾  
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  
及虛寂及從而避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  
淪落失傳以至此耳譬之東晉南宋之君不能為王  
偏守一隅將中原讓與不復敢與之抗言及恢復  
之期者皆然曰以為迂亦可哀也



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  
有乎善也赤子匍匐將入非自聖人與塗人並而  
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  
嘗減也但塗人擬議于乍見之後已流入於納交  
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  
之中而流入之私豈非蔽於擬議之後耶然則塗  
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  
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不  
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于中積而不化已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錢緒山 八

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  
隱以保四海自孩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  
實無俟取足於外而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問之  
功雖自人一以至已百人十以至已千亦不過反  
其初焉已矣真體之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  
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  
足以盡聖人之知見俛俛焉求索於外假借影響  
測億之似自信以為吾心之真得是矇其目以擬  
天下之色塞其耳以億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

大體論說

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真體礙吾順  
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衡能一天下之輕  
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別天下之妍媸而  
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存  
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瑩靈  
網縕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為太虛之有故曰一  
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  
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  
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錢緒山 九

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  
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  
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  
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慮也  
此心不有乎善是至善之極謂之無善也故先師  
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至善本體本如是未嘗有  
所私意撰說其間也

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如舉網得綱挈之自易良知  
者事物之綱也良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

本來至善  
以無善可  
有此語未  
實則

無間機不容已發於目為明發於耳為聰發於口  
為義發於四肢為禮發於心思為變化週之事父  
遠之事君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內徹外而內  
外無間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  
可除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達之家國天  
下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  
始終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  
自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無始中來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錢緒山

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  
原來本體常寂只為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  
見自作憧擾始不得止今既信良知須將此等習  
心一齊放下不容絲髮牽掛始信得本來自性原  
是如此定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汝禮自嘆平日多過口只要立得真意一念真時便  
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雖惡人齋戒  
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無前後一是即是一非即  
非計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功夫

操字

雖知事物  
便無超脫

良知不在  
事求

問人生而靜初念最善動而後有不善良知隨覺隨  
消固是格致而保任此念無有動處日若日察亦  
格致也如何曰此是有意求靜執知見為保任非  
格致實功也致知之功只從見在心體上取証心  
體自能無欲不必言靜自無不靜不必言初念自  
無初無終不必言著察自誠之不可掩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曰只這一操字幾千  
百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  
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效在舵舵不是死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錢緒山

操得操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  
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個死寂如何謂之  
操  
問學問須要超脫曰汝之所謂超脫只是心不掛事  
却遇事便不耐心我說超脫異於是目不累色便  
是目之超脫耳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脫心不累私  
便是心之超脫非是離却事物以為超脫也  
問家有父兄宗黨見義當為而眾情未協若同眾則  
徇俗違眾則傷情如何曰此只在良知上求良知

自能委曲可同則同之不可同則違之此亦不在  
事上良知自能盡人之性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衆曰學  
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問曰  
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  
虛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  
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凶  
矣誠可懼也

教與學  
分不可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錢緒山 十三

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  
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  
人之過而反益己之過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  
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  
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  
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  
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  
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人而後

聖在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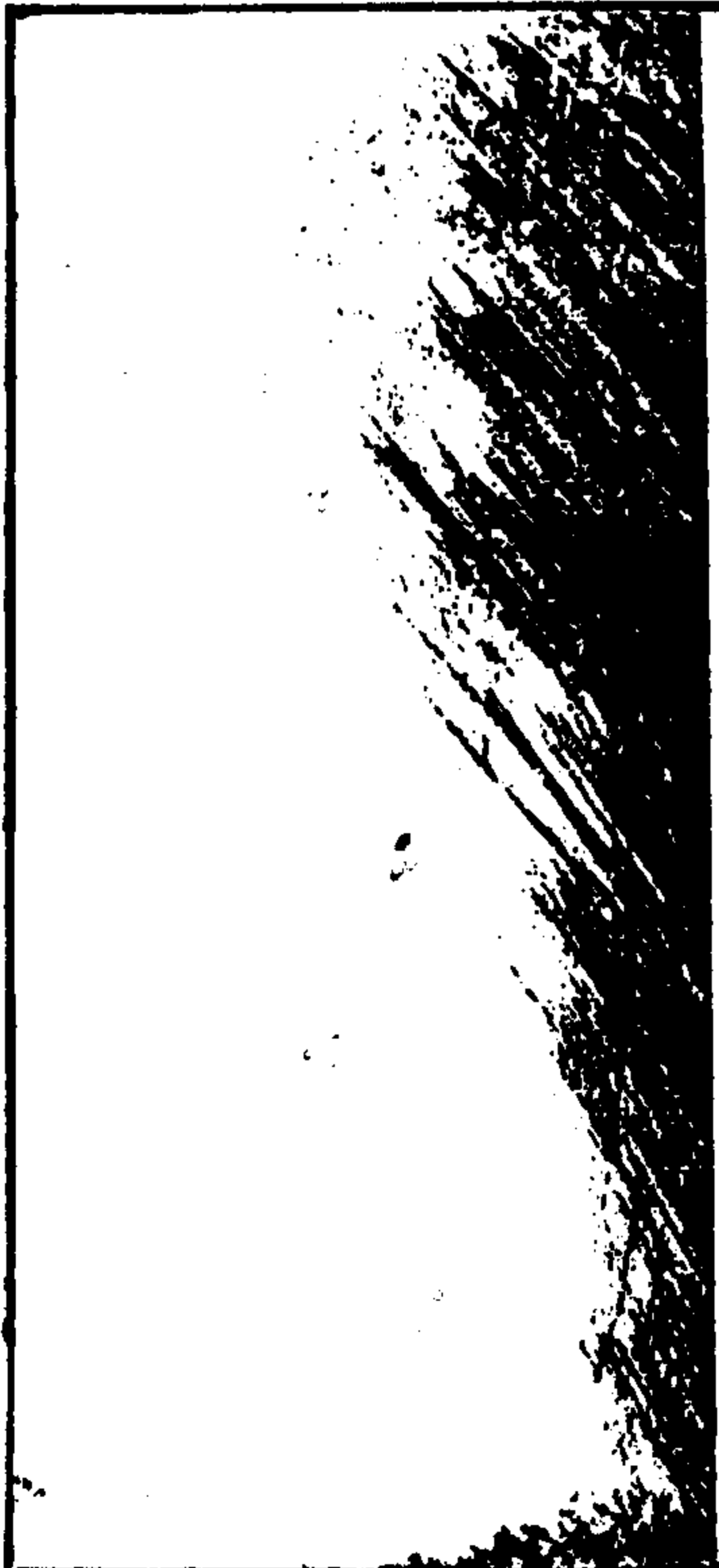
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

緒山龍谿最先及門後來學者各以資之所近分  
送兩人今先指授此不獨嘉惠後來蓋亦所以儲  
鍾子也師爲天下善人家發明理蓋頭露况師  
嚴友切尤令人樂就也從門亦嘗令諸尹序俱有  
意在緒山龍谿發揮師說讀其語自見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十三



鄒文莊公守益 子善孫德涵德溥附

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南大理  
官郎羅整菴見而奇之棘寺察家相慶署中有顏子  
云正德丁卯中鄉試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  
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引疾歸一日讀大學中庸訝曰  
子思授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  
積疑不釋已卯就質文成於虔臺文成曰獨卽所謂  
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  
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郭豁然悟遂請贊師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東郭

事焉逾月再如虔臺未幾宸濠反東郭聞變率昆季  
群從趨吉安從義起兵文成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  
舉矣世宗登極錄舊臣東郭始出如越謁文成參訂  
月餘既別文成悵然不已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  
之深也文成曰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  
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典經筵會大  
禮議起東郭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上怒下詔  
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於越省文成而後復任東郭  
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

稱神明而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未能也撤淫祠建  
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暨諸賢講學典禮風動鄰  
郡丁亥陞南正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東郭服心  
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  
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戊戌起  
南考功郎中己亥簡官寮召爲司經洗馬克經進講  
官上薛文清從祀議時與徐文貞羅文恭唐荆川相  
資切士類興起甚衆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  
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遵成憲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東郭

章矩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  
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九廟災大臣劾自陳東郭疏  
中寓交輟意譏者因中傷之解官歸壬戌年七十有  
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承冠而卒謚  
文莊五子義美舉鄉試善登進士刑部郎中太僕卿  
十一孫德涵按察司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  
世其家

語錄

立有的頭

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足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達則為伊周窮則為顏閔何嘗無功名何嘗不富貴富貴不繇于道德則播間醉飽祇為妻妾之泣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且耻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

盡的心破過是不

古人以心體得失為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為吉凶作德日休作偽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外物事

祥之大便漸知身

事整飭而自家身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脫去凡近以游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喚醒來學趨避關頭

善其大休為大人

吾儕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一體之間心腹至髮膚兼所養何處下刀割之使小故纒繞第一等與人于範開曲成體段多少外裂學詩學文皆學也以道為志乃是第一等學術詩人文人皆人也以聖為志乃是第一等人品

世界安能磨人人自磨世界耳薰風吹林蒼蔚不能

換過風俗

障果日常空江湖不能浸矧靈於萬物者乃被縲華拂靡磨殺耶故善學者以拂靡為玉成不善學者以榮華為桎梏

古之不入俗久矣求合於古則必拂于俗而剛然媚於俗者且將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俯仰尚友於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

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

才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視兩聽之類也

見可欲而亂只是此志不堅好仁者無以尚之何畏乎聲色

善學者與古人相較量則日覺奮勵若與流俗相較量則不免頹塌古人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自家因

何怠弛古人聞義必徙不善必改自家因何退縮古人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自家因何不相關

鄉愿獨為聖門痛斥者以其似忠信廉潔無可舉

真與真流格和較處發作不

如人知  
自已而  
其誠實  
便已

起脚不  
切到底  
不得力

鹿伯順曰  
其言似  
實誠然  
只言誠人  
不做人便  
不成人

神如此

可刺最能惑眾亦易自安故眾皆悅之誤人也自以爲是誤已也孟子指出剛然如於世處是華佗破腸洗癖妙手聖門只顧明命順帝則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光光明明潔潔淨淨何嘗有一毫

漏縫

吾儕學不得力只是起脚一步未曾真切潔淨有愛人道好的念便是要譽有怕人說不好的念便是惡聲有求知於人的念便是納交若此者日救孺子於井猶於純王殊科矧念頭紛雜則多少容隱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東郭六

多少因循又安能一一以救孺子耶

仁者人也是聖門提出做人的正脉人要做人便須仁以爲己任方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極否則無懼隱羞惡之心便近於禽獸人教人學做聖人學者却有推避處若只教人學做人如何推避得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故痛癢漠然曰憂曰樂向外馳逐舉不得其正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錯路頭必須走轉故曰改若人拋家担產轉轉流離安得不憂

周不勝等  
侯却一生

聖賢度人  
必本方好  
立必爲聖  
人之志

見在磨  
業也

王仲大常學仙學佛復初從問聖學曰二氏之學皆從心性上用工然立在懸妙中不似聖學平平坦坦在人倫庶物內精鍊故佛自是佛作用仙自是仙作用汝只一雙脚如何踏得三條路須收攝精神歸一始得

世俗通病只認得冇才能有勲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才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江門之詩曰却憐夜半留雙曉早爲人問了六經六經之了繼往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處事業自堯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東郭六

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假使舜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得爲天地萬物一體乎太宰以多能爲聖而子貢言又以謙之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病既學做聖人又須學做多能故喫緊以療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事業如浮雲乎果能以夜半了六經爲憐乎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時時照見在工夫如臨溪履薄即思雜慮自不能容常因行路時

然二  
聖宗

孟子道性  
善其功大  
其心苦

悟得此病若回頭看過去路及仰而探未來路脚下便不免錯跌

然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肯學者以此為學誨人者以此為誨非別有所學所誨者

孟子于十辛萬苦爭個性善正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身立命自成自道更無寬解躲避去處中間種種

過惡皆是自欺自畫原不是性中帶來其在醫家直所謂頂門一針矣夫日之分皂白心之別是非

其精明一也離婁之明非有加于目也能不失其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第一節 東郭子

本明而已矣堯舜者性中之離婁也萬古此天也則萬古此日萬古此月則萬古此明故堯舜皆可

為文王皆可師直是無可疑者吾輩不及古人只是少却瑟個二字古以嚴密今以

疎淺古以武毅今以息緩如何得三百三千流貫周匝

象山先生曰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恣情縱慾便是各執己見古哉其言之也師友箴砭不肯着實

則勸善而未純孰過而未爭故卑者滯情慾高者

明德於  
天下只是  
日用事

倚意見雖清濁有差而障道則均

問明明德于天下曰世儒說是極高遠事聖門只說

日用事所惡於上德之本明也毋以使下則明明

德于下矣所惡於下德之本明也毋以事上則明

明德于上矣所惡於前後右左德之本明也毋以

先後從前而交左右則明明德於前後左右矣堯

之克明峻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只是六合之內

皆日月貞明容光必照自天子至於庶人位有尊

卑而工夫更無二年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第一節 東郭子

問變化氣質之功曰聖門教人曰愚曰明曰柔曰強

何嘗不說氣質只是果能此道便是變化的訣竅

反身而誠便是與天合德強恕而行便是與理同

歸孟子引在下位一章只收誠之者為思誠何等

緊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之皆指誠說

問致良知之旨大學未嘗指出曰誠意一章指出一

個致良知的以為法指出一個不能致良知的以

為戒何等分明平居為不善至於無所不至則小

人之良知疑於火滅無存矣而一見君子厭然自

應酬功夫  
難只為定  
此意宜

小人良知  
不在於致

便是君子  
一物皆用

愧其不善而著其善夫不知善之可好也何為  
而著之不知不善之可惡也何為而拚之見其良  
知固在也而病未能致之耳使小人而能致其良  
知知善必為無以尚之知不善必改不使加乎其  
身則幡然為君子孰能禦焉故慎于獨知以超狂  
而入聖不是先師杜撰出來

不遠是  
誠之也

問內外賓王之辨曰橫渠研之精矣自外而入曰至  
至猶是賓自內而出曰達不達乃是主顏子語之  
不惰退省足發正是不違仁實功然日月至亦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柳東郭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問戒慎工夫與誠意致知格物之旨同異何以別曰  
戒慎恐懼便是慎不觀不聞莫見莫顯便是獨自  
戒懼之靈明無障便是致知自戒懼之流貫而無  
虧便是格物故先師云子思子撮一部大學作中  
庸首章聖學脈絡通一無二淨洗後世支離異同  
之窟正心是未發之中修身是發而中節之和天  
地位萬物育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詞有許畧此夫

無詳畧

懸空超脫可入寒地工夫只從孝弟真切處學下  
文引詩及孔子之言正指孝弟之寔只在翁兄弟  
和夫婦以順父母之心從此充拓將去便是中和  
位育之道下文承以鬼神之神者明孝弟之道通  
於神明齋明盛服正是恂慄威儀脈絡非誠於孝  
弟者不能故曰誠之不可掩下章以大舜武周之  
孝乃是指出通於神明的格式郊社宗廟運天下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問之功必從實地上做起非  
懸空超脫可入寒地工夫只從孝弟真切處學下  
文引詩及孔子之言正指孝弟之寔只在翁兄弟  
和夫婦以順父母之心從此充拓將去便是中和  
位育之道下文承以鬼神之神者明孝弟之道通  
於神明齋明盛服正是恂慄威儀脈絡非誠於孝  
弟者不能故曰誠之不可掩下章以大舜武周之  
孝乃是指出通於神明的格式郊社宗廟運天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柳東郭

於掌更不在仁孝之外孝經通神明光四表無思  
不服一章與此互相發明正好玩味

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  
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  
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  
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  
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  
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友更不明除却氣質何處  
求天地之性



大運進步  
合兩義始

孔不論矩  
失之極希

德不以人  
為加損其  
間此之謂  
良知此之  
謂至善

二友論孺子入井一謂怵惕惻隱是指出本體一謂  
常人雖是本體却與聖人的本體有間爭論未已  
時方對月指而論之日滿天一雲障露出一隙月  
光不可謂非本體雲去全體光明自當不同知一  
隙之為本體則學問可以入頭矣知全體未透之  
為有間則學問可以進步矣

先師有訓孔門志學便是志不論矩之學其揖上帝  
降衷之蘊群聖執中之脈乎矩也者天然自有之  
中即所謂良知即所謂至善加焉則過損焉則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東郭 詩

及不及與過雖異科其踰矩均也故天下可均爵  
祿可辭白亦可蹈而依乎中庸為難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此正文王不論矩學脈不識者非無識也  
不知者非無知也所識所知一於天則一毫聲色  
不逆其間有所欲羨便是作好有所畔援便是作  
故曰帝謂文王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與  
孔門知天命知我其天一揆禪與繼異矣而與賢  
與子皆曰天征伐與禪繼又異矣而曰予畏上帝  
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古之人游衍山王無非此

無交換便  
無接續此  
謂用死不

其志定行  
德不離庸  
卷之二十一

學敦典庸禮命德討罪皆從天叙天秩天命天討  
中來不敢以人為加損其間  
良心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  
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時須有接  
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  
其善發良心之神乎

學者不立真志以小成自安縱勤持守終欠著察不  
修實行以虛遠自驕縱精擬議終無所歸宿故庸  
德之行庸言之謹以慥慥為準一毫不敢放過方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東郭 五

是聖門全生全歸相傳博約正脈  
學者從明德本明處時克拓如火燃泉達真機勃  
勃平日氣稟偏重俗態膠固猛自克治不敢輕易  
放過方是致良知朴朴實實課程不落虛見浮說  
先師提出致良知三字貫微顯體用而一之其詩曰  
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體物不遺而  
不見不聞也曰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  
基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也世之傳者往往裂之  
摹方效圓踐履可觀矣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其蔽

其類深遠  
下學也支  
與虛正相  
反

聖門之規  
聖教學也  
下學言行  
二者

體按學也  
而常照之  
体自亮

也支探懸測與性命鏡矣高不自卑遠不自邇其  
蔽也虛故下學上達聖門有莫我知之嘆學是學  
個甚麼達是達個甚麼須是自戒自懼頓認帝則  
勿尚口說勿落測度及躬而深造之庶其勿畔矣  
乎

天下之道二誠與偽而已矣天下之學術二言與行  
而已矣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時措于子臣弟友相  
顧而慥慥是聖門之規矩彀率也言弗謹則無物  
行弗信則無常將奚以拔於凡民故曰視其所以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東郭

式謹式信顯明無愆矣而是中隱微未能潔淨焉  
不免於義襲故曰視其所由由衷而發明物察倫  
而一簣或虧焉猶為大德累故曰察其所安于焉  
自考于焉考人則其旋弗旋吉弗吉明於觀火矣  
日用工夫只從心體上點檢使精明呈露勿以意必  
障之如日月之照樓臺殿閣糞壤汗渠境狀萬變  
順應如一稍有障蔽即與掃除雖微頃刻息之而  
不可得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  
常照之體耳

良德不  
明不亮下  
也

非知誠者  
其學與一  
之

夫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言書  
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  
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慎恐懼以致中和則可  
以直天地育萬物而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如  
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為未足則多學而識  
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之明也譬諸鏡然廓  
然清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  
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誦書以尚友也前言  
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東郭

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  
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為不  
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摹愈巧而  
本體障蔽愈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即  
戒懼擴克一個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為有二者則  
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聖學之裂也久矣而誰與一之大學中庸天下重而  
習之也謂打去外物而後可入道則有物有則者  
裂矣謂即物以窮理則萬物皆備於我者裂矣謂

先知而後行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裂矣謂靜存而動察則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裂矣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功而及門之士猶求之於外井有人而從之則求諸形迹矣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則求諸事為矣博施而能濟眾則求諸成功文章矣獨如愚之顏見稱為好學而夷考其功專求之於內克己復禮毅然請事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其學之彰明顯著者也先師良知之教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東郭

正欲學者用力于心術之微

子思子費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脈絡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散於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酬酢變化宜於口而成章措於身而成行誓於冊而成訓三千三百罔不周備是文也命之曰費是孰主宰是孰綱維是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超然群矣其可窮詰是禮也命之曰隱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吾侪果能知費而隱隱而

費隱即禮  
約元無二

卷之於外  
不盡其意  
故獨以不  
達仁窮理  
子

費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日用云為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也斯可以語欲罷不能矣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斯可以語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學者見有矣未嘗見真有見無矣未嘗見真無故見見矣未嘗見真見將鑿窳穿坯道術必為天下裂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東郭

古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教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後世陝小學大學為二而謂帝王經綸之業與章布章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也將望其為經綸乎將望其為章句乎古今學術之同異孰是可以稽矣古者灑掃應對造次顛沛泰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諸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慕擬於事為考索於鳥獸草木以一物不知為耻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孰規矩以出方員也求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

費隱即禮  
約元無二

下見其也

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達道也。而其口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修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博施之道乎。

文非語。開大精實。令人鼓舞。至剛發。陣門宗旨。尤非切著。明文成。門人品行。議論。耐于不難者。必以公為第一。

鄒穎泉善語錄

學者真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則反而求之於吾身可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東郭

也。人倫庶物。一刻與吾不相離。時時強盡吾明察

之功。卽時時是希聖功課

和靖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或以問。明道令於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上求。此是孔門庸德庸言。慥

慥一派。的脉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

不可奪志。惟患不能堅勇。橫渠先生此言。欲人先

樹根本。無根本。培養個甚

孔子一生。只是下學上達。無內外無顯隱。一以貫之

學不明。諸心則行。為支明。不見諸行。則明為虛。明者

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孝德。非超

悟乎孝之理已也。真焉。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

之德。以明欲明弟德。非超悟乎弟之理已也。真盡

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為古今大

聖。亦惟曰。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

用。其明察矣。若本吾之真心。以陳說經史。卽此陳

說。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為逐物。本吾之真心。以

習禮講小學。卽此講習。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為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穎泉

末藝。然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

義耳。果超果神者。誰歟。若能神解。超識。則不離日

用常行矣。故下學上達。原非二時分之。卽不可語

達。卽不可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丘也。作與語。固為行止。與默亦為行人。一日何時

可離行。耶。行本重。然實不在明之外也

承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程子數年

始去一矜字。何其難。子曰。欲仁而仁。至又何其易

切問也。夫仁何物也。心也。心安在乎吾。一時無心

不可以為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求吾之與生俱生者安可以時日限試自驗之吾一念真切惟求復吾之真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何有於妄何處覓矜無妄無矜非仁體而何至於力行之熟消融之盡則不能不假以歲月耳今高明既信吾夫子欲仁仁至之語則仰此處求之足矣不必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

鄒聚所德涵語錄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聚所

三

問欲明明德於天下的心不如欲修其身欲齊其家的心欲得真切曰此是欲不污其身不亂其家的心若是欲修其身須是如三王之身欲齊其家須是如三代之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不真切等不得修身等不得齊家本是一件如何二得

九二示相

先生謂康曰為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曰如此却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却有許多時不是堯舜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

以是堯舜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

問心性才四者之別曰譬之物然以表觀之則有二三自根源觀之則一而已譬之汝有名有字有號尊者呼汝名及汝字並已者呼汝號其寔只汝一人耳又曰凡解不得只及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不要只管泥人口頭上言語

先生謂康曰爾近來有自得處否康曰承老師教常靜坐却思慮思慮近覺少些至應事接物亦覺有個主宰曰你須自問自見若在師友口吻上接得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聚所

三

些話頭書冊上看得些說話終是外聞外見無自得處縱是應事接物亦是硬把持縱是却思慮亦是硬把持只做得五伯的學問只是換傍格式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又曰慎思之又曰近思只要你慎思近思非是全不要思思而外於天理便是慎思近思天理本是慎的近的凡古人言語是古人底不與你相干且如陽明先生說致良知豈是漫然說的山他在龍場三年不帶一本書在自家心上理會得體察透透方說出這般正學出來

大比古人  
處不難行  
已相于猶  
是則家休  
解

汝須是及身靈識見得古人言語宛然是自家體認出來的這裡明白了就是一貫之學天下道理無一不明得去又曰思也不是苦思

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為善方是即平常無善念無惡念時恐也美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無惡念便是善念更有何善念却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善念是良知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聚所講

知此惡念亦是良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却是志氣昏惰了古人有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

有疑於當下便是之說者乃舉孟子之擴充為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何有不仁不義無禮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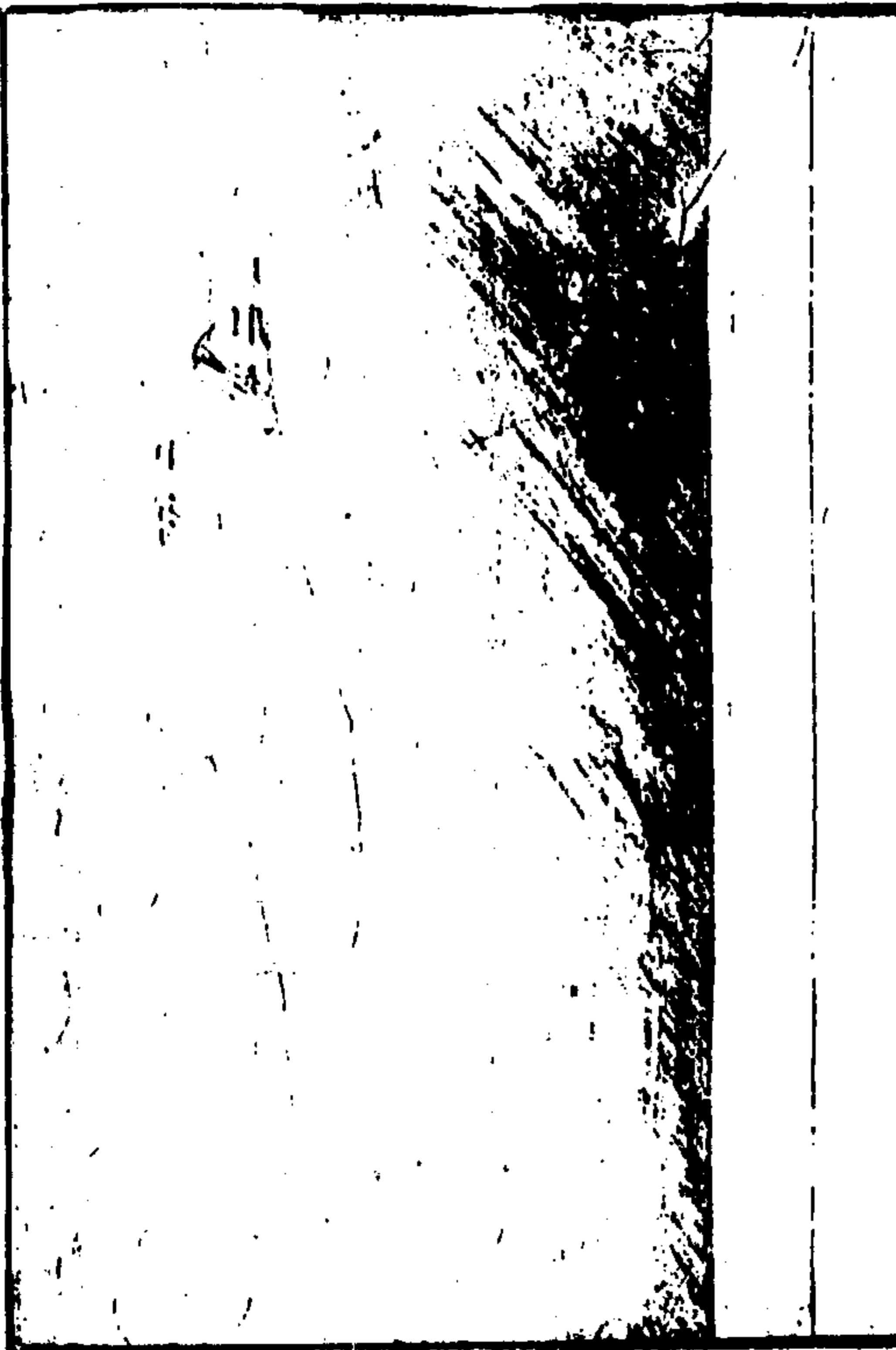
良知元氣  
不知何處

知之失孟子所謂擴充即于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添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兩蛇添足之病

文莊謹水師說雖有時發文成所未發然皆意中所欲言非更端也詩切於成慎思慎致於子臣弟友以底於全歸其道至大而其學至近子類聚大常孫聚所處金續承家學一遵文莊之旨鄒氏之家學出而文成之道益以大光其所附匪淺也其曾孫泰亦知向學文莊之身型恭典恭神與之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同一誠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鄒聚所講



王汝止良 子壁門人林子仁春附

王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家貧父使治商又業醫皆弗竟二十五歲過闕里謁孔子廟慨然奮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同侶咸愕之歸取彖經論語大學日誦之務見之行父役之官天寒晨起以冷水盥面良痛自責為已罪自是出代父役入則晨昏定省禮益虔隨時默自體究證悟有得而人未之識也乃製古衣冠條經播笏所至與人講授榜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論老幼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王汝止 著

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居常以經證悟以悟証經發明自得不泥傳註有黃塾師者吉州人聞良語詫曰此類吾陽明公之論學良亦訝曰有是哉不可不往見請於父即日登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二詩為贛山中前入陽明階階迎之良服古衣冠執木簡踞上坐問何冠曰有廣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口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良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良大嘆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辭出就

色動形為 耶人動是 亦非并合 之

館舍繹思所聞問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拜請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可苟從其善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今却為斯人動此真學聖人者也居七日告歸陽明日何返也良曰事親從兄無非實學何必遠遊乎陽明日孟軻寄寡母居鄒游學於魯七年而學成我力量不逮子學問路頭我則先知之良然其言以父命不敢後遂歸無何擬再往父以險阻難之良堅請時天旱族長老曰試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王汝止 著

穢爾得應信天可動也良虔禱雨下如注得父命行過金陵至太學前六館士視冠服異常環聚問六經大旨良曰吾治總經惟事此心耳大司成汪延入與語問曰古言有所乘矣云何良曰公何不問我無所偏倚有無所偏倚方無所乘矣汪敬而憚之再抵豫章而返久之陽明下外艱家始四方來學者日衆良至越為調度館教以居之而鼓舞開導其間一日入告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聞此學乎既辭歸製一趙輪沿途聚講直抵京師為書

千餘言擬伏闕以上同門阻之乃止時陽明論學與  
 晦菴頗抵牾世方非詆而良復講論勤儉冠服車輪  
 悉古制度人皆駭異歐陽德諸人在都下者力促之  
 歸還至會稽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送  
 客出門良長跪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良隨入至庭  
 復厲聲曰仲尼不為己甚陽明揖之起自是益欽主  
 角就平坦養粹氣和令人意消戊子陽明卒於師良  
 迎哭於桐廬經紀其事而還至家開門授徒遠近皆  
 至嘉靖乙亥良造疾羅文恭造廬林子仁率同郡諸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王汝止 美

矣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  
 梯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為契聖歸真  
 生知之草屨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年五十八五  
 子衣壁禔補雍皆自立而壁最知名  
 汝止衣冠言動行事亦多刺目蓋未經學問直率  
 本質然非陽明極力錘鍊則汝止終一狂妄之人  
 而已矣歸葬狂簡  
 此見陽明之大  
 璧字宗順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  
 人公命童子歌多需需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  
 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為心齋子詭曰吾固知越中無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王汝止 美

此兒也轉音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  
 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論十年歸娶已之越復  
 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鍊神涌耳新日明沛如也  
 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長徒淮南宗順相之置思  
 講論心齋劬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  
 近蘇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  
 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董郡丞迎  
 之建寧徐給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大小扁舟往來歌  
 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有舞雩詠歸之風耿天



臺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問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本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廢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王汝止 學

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一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日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為鵠宗順嚴取子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川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母使近論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心齋之興從游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為第一林春字子仁泰州人會試第一官文選郎中嘗挾衣被往宿觀寺中與王汝中羅達夫講學竟夕是時紳士以學萃京師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王汝止 學

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王汝中志行惻惻則推子仁與羅達夫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子仁猶而疵之以其露才也子仁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養

薛中離侃

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人舉正德丁丑進士官行人  
司正年十六開講中庸遂志聖賢之學已而受業陽  
明踐履益篤嘉靖改元上方啓禱室虛懷盡下侃投  
匭上封事有范蜀公朱紫陽之遠慮為權幸傾搆詔  
下廷訊備極慘毒侃從容應對之死不叫上察無他  
放歸田里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日當是時吾子如  
何侃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爛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  
由是退處中離山中二十年一意講學學遂養純語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薛中離侃

門人曰欲致良知者其研幾矣乎於是門人自記所  
問萃為錄命曰研幾

語錄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曰知德者鮮矣  
如何是知德曾點濂離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  
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  
學問却去問理會何益  
孟子只說是心足以王克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  
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  
傳受之要加一毫是世儒戒一毫是異學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薛中離侃

後儒謂釋空老無為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  
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為非以是罪之故弗服  
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  
無臭雖至懸渺不外髮倫日用即聖學也安可以  
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  
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

要知此理人人為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  
無有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  
蔽耳於此矚破信及真可一直便起一得永得  
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

淺狹則拘促矣試於心平氣和與忿生慙發之時  
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慙發一物  
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

大游問治世以何為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  
事緊要只為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  
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疾本然為善  
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為法

王道即是天理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薛中

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為之非廓然順應  
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  
得其宜此在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為耳後世  
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  
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為石  
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齊  
見在分祈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體用為二源

形影為二物益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疾本體之  
謂也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及生文過遂非  
之惡曾子易簣古今利美然易時是則川時非非  
過乎極鯨為是則任鯨為非非過乎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薛中



歐陽文莊德

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弱冠舉於鄉時有遠志以聖人必可為問文成論學仰慕悅之禿度臺上書師事焉研窮剖析至忘寢食不赴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士知六安州適歲荒捐俸倡賑隨所在設粥活數萬人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尋擢南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修身之學遷南尚寶太常少卿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守益壽貞襄豹羅文恭洪先諸公聚講於青原梅坡之上及門之士益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歐陽文莊

其

致知者說此良知也

語錄

或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有認氣習為本性者須有以救之不若說致知工夫不生弊端則謂今之認氣習為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靠寔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所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為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良知為所至之域以致知為所入之途未免岐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歐陽文莊

其

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  
孺子入井之惻隱孱蹠之食之羞惡達於而目之泚齟齬之牛之戚戚發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為親切後世之學正坐信此不及乃自生支節自作艱難以成其意見不思吾身動靜語默行止久速視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為而一毫之人力無所與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奸作惡用智自私是動靜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莫不飲食鮮能

不自私用  
習用成  
俱工夫

知味也故君子之學循其良知而不自私用智以鑿其天命焉耳矣

良知心之本體也孟子知愛知敬知是知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以為良知而即此亦未足以盡良知良知不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為知而惡聞見專以天德為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為聰明而惡視聽矣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見是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歐陽文莊

聰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視聽矣夫狹提知愛敬乞人知耻嗾蹴皆不山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乎

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必不通未能廓然大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為廓然也蓋即喜怒哀樂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

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已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工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

世情遞迷猶易警發意識視聽卒難破除諸友精粗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落此二病為其不徹悟良知則一而已良知不得徹悟縱有格致工夫終是影響

近日朋輩中往往以意念知識為良知意念知識所謂幾善惡者也良知所謂誠無為者也無善無惡而知善知惡故良知雖不離於意念知識而不可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歐陽文莊

以意念知識為良知

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著處君子之於天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視吾良知之非不容已者耳故通國譽之而不喜舉世非之而不顧益痛癢固自有在而吾之所以自撥自摩安得人人而喻之

近時士大夫雖名為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借號以為但當潛修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裡許畫是媚世趨避私意果何

理學宗傳

所修而亦何進也故僕嘗謂為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為真小人為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為真君子

自見已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工夫如睡者欲醒眼自不容不睁开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撐拄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強亦即是自然若以不費力為自然却恐流入恣情縱肆去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嘗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修作用何嘗於本體上添得些子又何嘗不自然今人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歐陽文莊

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

戒慎恐懼亦即是不憂不懼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只守得個虛靜習得個從容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

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知也者神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為視聽為言動為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有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為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

人與天地  
同休只在  
直心處  
理學宗傳

聖賢

生化化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者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或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哀樂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哀者有見于神通天地萬物而為言後之言視聽喜怒哀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歐陽文莊

怒者有見于形對天地萬物而為言通則一對則

二不可不察也

自古聖賢及復闡明無非此事然自實體實功視之雖聖賢之言猶為影響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逾遠矣

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即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不從軀殼起念離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

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

日與諸友求歸根復命之實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所以放舍生產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礙種種談仁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真志真功不容以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歐陽文莊

古之責善者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于善今之責善者是已而非人故與人皆陷于惡  
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無常矣  
文成門中兩文莊皆近裏若已絕無浮游影響之語非其人必不能傳其師良知之吉昭然于天下後世者二公之功為多

黃宗賢

縮字宗賢號久菴紹興人成進士官後軍都督府都事陽明適以覲入京縮因儲柴墟離請見陽明日此學久絕予何所問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陽明日人患無此志耳縮始奮志於學遂執贄稱弟子或相見問難或寓書請益陽明甚重之嘗陽明沒於師朝中有異議爵廢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偽學縮官詹事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為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為舉人取其大節與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黃宗賢

之交友及臣為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倖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為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

真劉剛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勸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美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洲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播磨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徃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黃宗賢 語

難其四自來入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柰何守仁假承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美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卽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

理學宗傳

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勿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尊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尊是也况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綱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黃宗賢 語

骨骸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是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難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漢者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尊爲小人所纒臣爲之憤旣而得自釋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尊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尊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



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尊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陽明既革錫與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胤子正億方四齡典繼子正憲蕩析厥居縮陞南京禮部侍郎以女許正億為經紀其家壬辰以進表入都與方獻夫合同門會京師發明師言官至禮部尚書

功高見忌從古為然學古人不識惟不識便相擊矣故歷學到底一着日不溫無開陽明已蚤見及此宗賢此麻極言其功不可泯學不可廢却是人心之同然千秋之定案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黃宗賢 五

顧憲溪應祥

應祥號箬 人正德初官錦衣幕與黃綰同寅日夕講論給因導之見文成公時文成為司封郎中首講顏淵問仁章及大學格致之說應祥偶有所見文成是之應祥遂受學焉既而轉廣東按察僉事提兵嶺東與閩省夾勦汀漳寇文成以御史中丞提督南贛軍務嘗於文移往復寓書請益後巡撫雲南以奔喪落職起廢歷官刑部尚書文成歿門人傳良知之學者日流于無善無惡應祥乃作致良知說以告同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顧憲溪 五

門者曰先生之學大要在致良知一語在中庸謂之謹獨在孟子謂之幾希一念之差舜蹠之所由分也今之講致良知者非不明白透徹考其行事似有大不相類者無乃體認之功未至而有認欲作理之病乎讀王龍谿致知議畧應祥摘其中可疑者數則以辯明之又讀續刻傳習錄見門人問答之言多有未當於心者摘出作傳習錄疑曰非疑陽明先生也疑門人傳錄之謬也

應祥此一疑門人死生也

致良知說

良知者人心本然之知也性之所發也性也者人所  
得於天之理也以其慈愛惻怛而言則謂之仁以  
其裁處斷制而言則謂之義以其條理節文而言  
則謂之禮以其明察辨別而言則謂之智是之謂  
四德而實未嘗有四也百行萬善隨感而異其名  
也方其未發也渾然天理而已及其感物而動發  
為喜怒哀懼愛惡欲是謂之七情七情發而善惡  
分矣善者天理也惡者人欲也何以謂之欲也情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顧若溪

因形而感也形者耳目口鼻四肢之類是也耳之  
欲聲目之欲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  
逸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一有過焉則涉於形氣之  
私而謂之人欲矣七情之中欲尤難制而害道為  
甚故以人欲對天理而言之然天理人欲不能並  
立者也天理微而難存人欲蕩而易放人欲肆  
則天理日滅天理日滅則失其本然之性凡可以  
濟吾之欲者必求遂而後已放僻邪侈靡所不為  
遇父則不能孝遇君則不能忠交友則不能信名

雖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矣君子之學所以反吾  
本然之性以求盡夫為入之道而已欲盡夫為人  
之道必先去人欲而存天理欲去人欲而存天理  
必自其本心之明者而通之是即所謂良知也是  
知也人皆有之與生俱生者也聖人之心不為物  
欲所蔽故其心常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待勉  
強而從容中道下聖人一等則未免有蔽蔽有淺  
深則用功有難易於是乎有學知利行者焉有困  
知勉行者焉皆所以致吾之良知也下愚之不移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顧若溪

者非不可移也自暴自棄也何以見之夫極殘忍  
之人見孺子入井未有不惕然于中者是惻隱之  
心也極無耻之人陰為不善則陽必掩之是羞惡  
之心也皆良知也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吝者惟  
學與不學則聖愚之相去遠矣今夫人於日用之  
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正  
所謂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者也知其不當為而  
猶為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于  
念慮一起之時察其為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

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非別有善念也去其惡即為善也念念皆去惡而為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得以役吾之心矣是之謂知行合一而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者亦如是也然是學也知之非難而行之為難行之非難而持久為難顏子亞聖也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其下者乎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此學而弗行行之而或作或輟者吾未見其真知也今之講致良知者亦既明且盡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顧若溪 李

矣而考其行事則有大不然者是何也講之雖明而體念身心之功或有所未至也孔門弟子各因其材而成就之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非不可語上也恐起其躐等陵節之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夫一念之善即堯舜也一念之惡則又桀紂矣今日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即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不善觀者遂以為吾心中自有一聖人也自能孝自能弟詭詭然較諸說之異

同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為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夫人心猶鏡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固其所也常人之心未磨之鏡也不加刮垢之功而自謂廓然之體已具於我是猶懸未明之鏡以照物鮮有不以蝕為妍者矣或者又曰鄉原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而孔子惡之狂者行不掩言而孔子取之吾寧為狂也弗為鄉原也是大不然孔子之思狂狷也為不得中行而與之也今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顧若溪 李

之學者將欲學聖人乎將欲學狂者而已乎孔子之惡鄉原也以其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似是而非恐其亂德也若有慥慥篤實之君子言顧行行顧言孔子豈惡之乎  
致字如致曲之致由曲而有誠全慧學力如不加學力則恃此依稀乍見之良是火也不能燃則成矣泉也不能達則寒矣濟得甚事故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皆能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然此說正為龍溪下段見朋友切德之意

黃洛村弘綱

弘綱號洛村江西雩縣人武廟末年陽明以節鉞鎮  
虔軍務之暇與諸生講學不倦弘綱時已舉於鄉借  
計歸往謁而聽之凡三日忽悟心理合一之旨始信  
聖人可學而至遂以所聞告其友何善山管義泉相  
率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又相率趨南康共執  
贊帥事焉弘綱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  
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  
體其語學者每日學務無情漸滅天性學務有情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黃洛村 奎

情起發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而論莫若  
兩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有情無情自無  
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弘綱苦心察識悟之甚艱  
執之甚確官至刑部主事羅念菴銘其墓

身之所接  
與我之所  
情亦有而  
與我心廣  
助入未

語錄

治病之藥利在去病苟無病矣傷神奇同為元氣本  
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  
喜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云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六也  
曾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非時則體道  
之功似不專于歸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  
蓋合寂感以為功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黃洛村 奎

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明是即天然  
良知無體用先後內外深淺精粗上下一以貫之  
者也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哀  
諸物舍此更別無着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于前  
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身心無能離天下國家  
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為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于  
我者雖視聽喜怒哀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實至則  
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于聖人者正惟差  
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

不補主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為二矣

自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說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為良知以意念之善者為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為有意之知覺為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

綱往歲讀先師書有感而未通處即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着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黃洛村窩

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感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夾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念卷稱洛村之學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願自然為主至其平生終始曾未少變大抵厚于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會率不誠可以鎖煉心環屑不入可以消解見蓋望而知為有道也侍文成不惑離者四五相接引後進文成沒門人做築場義歲梅一人紀其家公守二年內外信服

何善山泰

秦宇廷仁以字行復字性之號善山江西零縣人為諸生時同邑黃洛村以所聞陽明之旨盡告之善山曰我昔與子恨不及白沙之門意斯道不復有聞于後也山今所聞又奚他求是不可不聞於管義泉義泉曰然則然矣恐不利舉業家貧親老奈何洛村曰嘗質之師道也藝在其中矣道猶根株藝特枝葉耳于是同趨度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又相率趨南康執贖焉是時善山有繼母之喪斬然以衰服見陽明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何善山蓋

曰是可謂不學以言而學以躬也善山既聞一體之學得良知之旨友朋中更篤於切磋四方同志來謁陽明者咸咨請於善山善山不喜佔俾雖在膠庠漸欲脫去然每試輒居上等嘉靖壬午與義泉同領鄉薦已而陽明在南浦則左右於南浦在越則左右于越陽明既沒辛丑始謁選為令得新會喜曰茲非白沙先生之鄉耶數十年夢寐今始及門至則掃祠宇設教條召諸生以期會環祠門而聽者踵相接也乙巳陞南工部主事辛亥卒

語錄

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為無意是亦不可謂非  
意見也是故君子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識本領耳  
苟識本領雖日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曰  
欲無意只是影響

幾心以為  
持得便不  
是知無所  
得即有所

信得是足  
知

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為蕩無定守夫良  
知在人為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  
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為無  
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何善山 奏

實功乎况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  
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豈真無所得耶  
知無定守即有定至矣豈真無定守耶

後世儒者不能以至聖人其毫釐之差只不信此使  
果真知即刻一了百當自足了得終身見在此心  
合下四成合下其是更有何意可起何理可思苟  
有所思慮益不過殊途同歸一致百慮而已

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習之則悅  
順之則裕真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

大人於  
日用間  
無礙  
皆於手  
欲也反  
而欲無  
大焉

既知人情  
物理良知  
於身處

志者喜虛懸之說勵敢確之行者樂繩墨之趨意  
各有所用而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為鮮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時動于容氣格於物

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即已翻覆親而父子  
兄弟進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好至於  
山川草木雞犬椅桌若無相干也自不好天下雖  
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少即平其心易其氣良知精  
察無有私意便覺與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  
童僕自無不好而天下之人亦無不好以至鷄犬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何善山 奏

前掉山川草木亦無有不好其見萬物皆有春意  
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自惻然相關必思處之  
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只是自盡其性

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吾與天地萬物既同一  
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却人情  
物理則良知無從可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曰常  
感要之感而順應者皆為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  
知無欲雖曰常寂要之原無聲臭者恒神應無方  
實則寂而無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

所以實致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了便了於此可見

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聖賢不貴無病而貴知病不貴無過而貴改過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即改却只慮有病豈知今之學者要皆半路修行者也習染既深焉能無病况有病何傷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來不染而工夫要亦為精一實學耳

謂近來勉強體究凡動私意一覺便欲放下如此夫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何善山 袁

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說得似易放下甚難若私意已嘗掛根雖欲放下卻不能矣須有好仁無以尚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

是潔淨精微之學而子更求真切方法予謂此外更無方矣

徐波石樾

樾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為諸生時即知事性命之學其為舉子業不徇時好意之所至候所自得而已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卒業心齋之門陶鑄益深登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部曹梟藩嘉靖壬子任雲南左布政使值南滇土司為亂奉命聲討波石奮不顧身直入沅江仗義撫剿賊詐降縱兵象衝突遂遇害死之詔贈官錄蔭其子波石嘗曰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徐子直 堯

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知綱紀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又曰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貴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

節義之骨換語多靈快正談良知處說得太自然知夫師門宗旨

難識病更

私意海浪  
便難放下

南瑞泉大旨

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西渭南人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五公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子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并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如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公卒

理學宗傳

卷之三十一

南瑞泉

字

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任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公謝別而去于是開橋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為傳習錄序列以傳越丙戌公入覲以考察罷官公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故斥之公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畧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通觀傳誦相與嘆

理學宗傳

卷之三十一

南瑞泉

字

未座主也公既從文成學得實踐致力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矣必他求于是時時就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公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公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公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為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公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王公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含鏡



以橫厠改過為工夫躬躬勵行惇倫叙理非世備  
齊解悟而尋檢加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之弟子  
必稱渭南南元云所著有瑞泉集若干卷

方叔賢獻夫

方獻夫字惟賢 人與陽明同為吏曹位在陽明  
上其間論學深自改悔送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即告  
病歸西樵先生為叙別之後歷官大學士陽明沒獻  
夫署吏部擇刑部郎王臣陸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  
家奸黨稍阻時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方獻夫

譴京師諱言學獻夫與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侍  
即黃宗明給事成賢魏良弼沈謐等定日會之期聚  
於慶壽山房守師說不少變

陸原靜澄

陸澄字原靜浙江人陽明先生官南京鴻臚卿澄因  
徐愛受學刻傳習錄于虔澄為刑部主事時御史程  
啟元給事毛玉承率輔意倡議劾陽明以遏正學澄  
上疏為六辯以析之先生曰無辯止謗惟反求諸已  
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歟則當務求其非不

得輒是已而非人也苟其言而非歟吾斯既以自信  
歟則當益求于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  
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  
地乎澄晚多病常論養生術陽明以正學喻之

冀惟乾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湖廣武陵人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  
欺為主而謹於一念從陽明先生學能卓立有發明  
先生以子正憲師之宸濠先是攬結名士助已先生  
以元亨忠信可託故遣往伴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陸原靜

疑乃至此耶立與絕北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  
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繫不得遂逮元亨備  
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  
部院自其寃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  
於獄陸澄應典葦備棺殮計問先生為位慟哭之元  
亨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  
學自慰湖廣建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  
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枲不輟事自守者欲  
山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

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四服不釋麻象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闔門稚席間問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

徐珊

人師陽明之學舉鄉試癸未南宮以心學爲問陰以闢陽明珊讀策問嘆曰吾烏能昧吾知以俸時好耶不荅而出問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吾學既非天下必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三

有起而求真是者陽明沒後珊爲辰州同知請於當

道建祠以祀先生鄒守益羅洪先俱有記

薄道林信

信字道林常德人陽明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湖音聞有醫氏杜仁天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嘆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遂因杜氏借閣齋冀公見之陽明先生後語冀公曰如鄉實便可作顏子矣無何先生抱痲疾歲乙亥病益甚嘔血幾不可起先生乃謝却醫藥借寓道林寺一室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跣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薄道林

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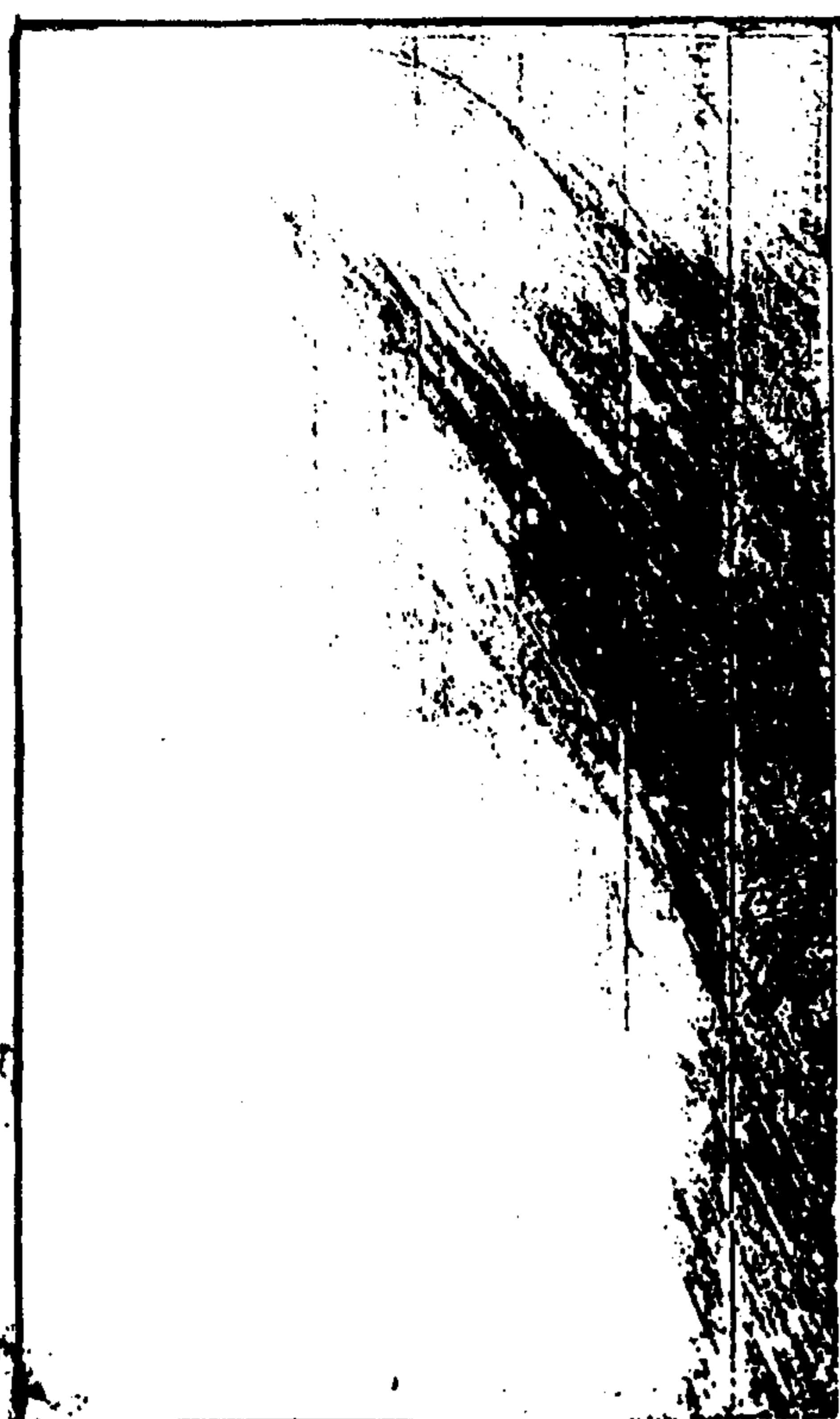
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腴一片虛白爛爛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疴已溘然去體矣先生嘗曰信初讀論語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元只是思索去默識

尚遠向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還是個光景這  
聖學立根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入時時有  
風波偏好試操舟及手段入雷風力量翻天地之句  
又嘗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里人嚴氏  
病瘦闔室不起雖親族無往來者先生朝夕躬持飲  
食之一室賴以全活柳宜人謀所以侍先生巾櫛者  
乃置一婢為之具衾褥以請於先生先生不應宜人  
知先生意遂更嫁之官至貴州提學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諸道林

美



王文定道

王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未冠登鄉試正德辛未進  
士選庶吉士時山東盜起將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  
應天教授召為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司郎中大學  
士方獻夫薦其學行淳正可任官僚擢春坊左諭德  
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為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  
官人臣惟義分是安當致謹于非分之獲凡三疏始  
得旨以病歸而聲望益重居一歲起遷國子監祭酒  
拜吏部右侍郎僅閱月而疾不起矣道英敏絕人精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王文道 美

擇強記于書靡不究其要指已歷博反約紬繹聖經  
不欲標門戶自表著久之神解渙然自信盡破世俗  
拘學之見所著有易詩書春秋大學億持論多前儒  
所未及兩掌書監端軌中約六館諸生翕然向風人  
比之宋仲敏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定

穆文簡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淳懿溫恭早負文望弘治甲子王文成主試舉第一登乙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正德間官瑾擅權卿佐皆伏謝跪拜孔暉與安陽崔銑獨長揖瑾怒矯旨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原官進南京國子司業左庶子克經筵講官因據所得懇惻規切嘉靖初進學士掌院以忤權相改南京尚寶司卿給事中葉淇上言學士某昭代淳儒留之左右足以裨益聖德不聽尋遷南京太常寺卿致仕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穆文簡 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穆文簡

三

王門弟子濟濟彬彬響臻駢集極盛矣天泉証道龍溪淵洩天機雖云慧悟幾墮虛無所賴前後從遊之人各有不移之見而鄒文莊守益歐陽文莊德先後為前師主其賢開師說蓋著於其名區勝地往往則建書院荷人上考德問業於其中自文成之說行則守程朱以及身實踐不變者獨羅文莊欽順古侍即補由人耳噫學以孔子為宗居敬孔子之居敬也窮理孔子之窮理也致知孔子之致知也有衆人之同何妨存二子之異哉

劉晴川魁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黃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一終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二

張興泰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耿振采全編

明儒考

何文定公塘

塘字粹夫懷慶武陟人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學者稱為柏齋先生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為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何文定

人皆大駭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嘗問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官庶吉士時閣試克已復禮為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有人能無為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逆瑾竊政一日贈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塘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跪謝塘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修撰何塘知必不為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

誅復原職以經筵綱犯忌諱調同知開州修黃陵廟隄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即乞歸肅皇帝嗣位起提學山西以父病不果再起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太常少卿與湛其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戶禮三部侍郎晉掌南都察院事竟不就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以道學名於時塘獨默如日事二親躬教水率子姓後進以修孝弟忠信非義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毀瀕死若不能更生門人請粹文錄曰聖賢之道昭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何文定 二

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家於十餘年為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夜半有星隕於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疾革七十歲有柏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儀封張崗曰問諸先正有言明與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為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及關中林對山常言當柏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為高論以爭相陵駕惟柏齋不言而躬行及關中馬谿川却謂公家君時東南學者入于達磨之

門更相傳習，精齊力距而闢之，以此觀之，若吾人實行不修而徒喋喋然與人角，是非同異之辯，誠多言矣。

儒學管見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請問其指，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何文定 三

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于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于明德之體。蓋內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于後。故聖經有知止能得之訓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念慮恐懼

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于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何文定 四

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卽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此

則君子有所不免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而聖人之能事也然五者之情各行于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益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情之正者善也不正者惡也行於家則有孝弟慈焉有仁讓焉善也不孝不弟不慈貪戾惡也行於國則有事君事長使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何文定 五

衆之道焉有與仁與讓之教焉皆善也反乎此者惡也行於天下則有與民同好惡者焉不備利者焉善也好惡徇一己之偏者焉專利而病民病國者焉惡也格物致知云者格修齊平治之道而真知孰善孰惡者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于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為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

或曰中庸語孟五經何如曰中庸與大學相表裏者

金要

也然詳於善而畧于惡有所勸而無所戒故視大學為緩語孟則或因一人一事而發五經各自一體亦多因一人一事而發非統論也學者誠能於大學而有得焉則三書五經所載者孰為修身孰為齊家孰為治國乎天下孰為通論可以一貫而無遺矣儒者之學豈復有他蘊哉或曰論學可矣如為政何曰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為大餘小節也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乎天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國與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何文定 六

仁讓之善則禮之政也而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然國與天下一也傳者特就其遠近大小而互舉之耳實則無二道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徇一己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為聚斂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為政之道思過半矣嗚乎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

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嘆者  
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宜  
朱子之太息也

公生平不屈逆進退有禮唯列文學科其詩不  
必法唐文不必法漢議論依歸宋儒殆所謂躬行  
君子也不事著述且不欲梓其文錄謂自宋以來  
儒者之論方苦太多吾之所深恨也斯有道之有  
與說者謂當以閔冉無所著作想公聞然自修絕  
表暴之意此為已之儒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何文定七

崔文敏鏡

鏡字子鍾一字仲冕父陞叅政以清著鏡資稟穎敏  
誦覽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  
馬理呂柟寇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  
慕高虛毋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為師弘治十八  
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修敬皇實錄同考會試  
宰執託私其子鏡拒之逆瑾竊政鏡見瑾不屈瑾怒  
欲加以罪其黨張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學挫抑之  
不可實錄成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為名出翰林諸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崔文敏八

於外鏡訓南京稽勲主事益約名流講評經史瑾誅  
召還職時輔臣以文藝籠絡縉紳漸成風致鏡上書  
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瑣末懇懇  
千餘言時論避之經筵進講以樸相輔德納誨去說  
頑戒逸豫為勸時權倖錢廖輩在側大街之九年考  
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董晘授徒意泊如  
也世宗即位起修武廟實錄仍克經筵講官擢南國  
子祭酒鏡開誠心崇正義闡經學正文體獎傳彥儻  
遊惰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響答不倦且周



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甲申議大禮有秋引銑  
 爲助者耻于党附拒絕之乃抗疏勸上勤聖學辨忠  
 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遂致仕歸遠近從學者衆  
 銑教以研經傍行日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  
 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家  
 居十六年杜門著述日坐不二軒非聖人之志不存  
 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己亥皇  
 太子立慎選宦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轉南  
 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暉言句容朱家巷爲帝祖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崔文敏 九

編歷之上  
非於立  
言於人  
以  
即疑  
殆不

語錄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  
 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不樂乎斯焉爾  
 諸子賦乎文者也六朝賦乎詩者也無與忘賦乎學  
 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蕪則以爲大  
 美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闕  
 而廢之矣今儼之以爲奇珍之以爲重眩視發聞  
 六經又晦矣哉  
 士子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日匿二日譽三日便夫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崔文敏 十

事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  
 忽非譽乎而懸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  
 操縱由己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王  
 忠信而已矣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子嘗思之矣有至理存  
 焉春夏陽也陽生于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  
 於午而極于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謙禮也春王  
 正月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  
 兼存數之在人若曰夫子裁其冬而首春則試君

變古者何以易其文哉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

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

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

形心宰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

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崔文敏

能是非學者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

弱輕之失殆疏之失終弱之失廢

中人不怠可以寡過老而懋學謂之有終

知之斯果行行之斯真知夫帝都之盛賢愚皆聞之

問諸人者請圖參伍比量以求實不若身造而觀

然後心說其盛矣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觀也貪其所可

致觀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即

思覺之即截或澄心以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

矣

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讀經見之行事因以驗其經言是故卒至不駭可以

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山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

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問者曰程氏夫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銑曰

伐偽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

之嚮使二夫子之道消其游謝之罪與鮑氏而下

何讓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銑竊取鄙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崔文敏

氏門人之意曰志欲為孔氏其必由是而基惡乎

繆 問者曰何以法純公曰言取其達行取其仁

夫靡文蔽理刻飾傷恕至哉夫子之學也經無故

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循者性仕不以能見讓

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念已而繫眾譬者贊其忠

信頑者說其德有宋以來斯人而已 問者曰何

以法正公曰夫正學至宋而支是故易舍文而浚

畫治外道而衍數學畧敬而飭文心離事而求體

道析於理氣煩訓散經約哉夫子之學也釋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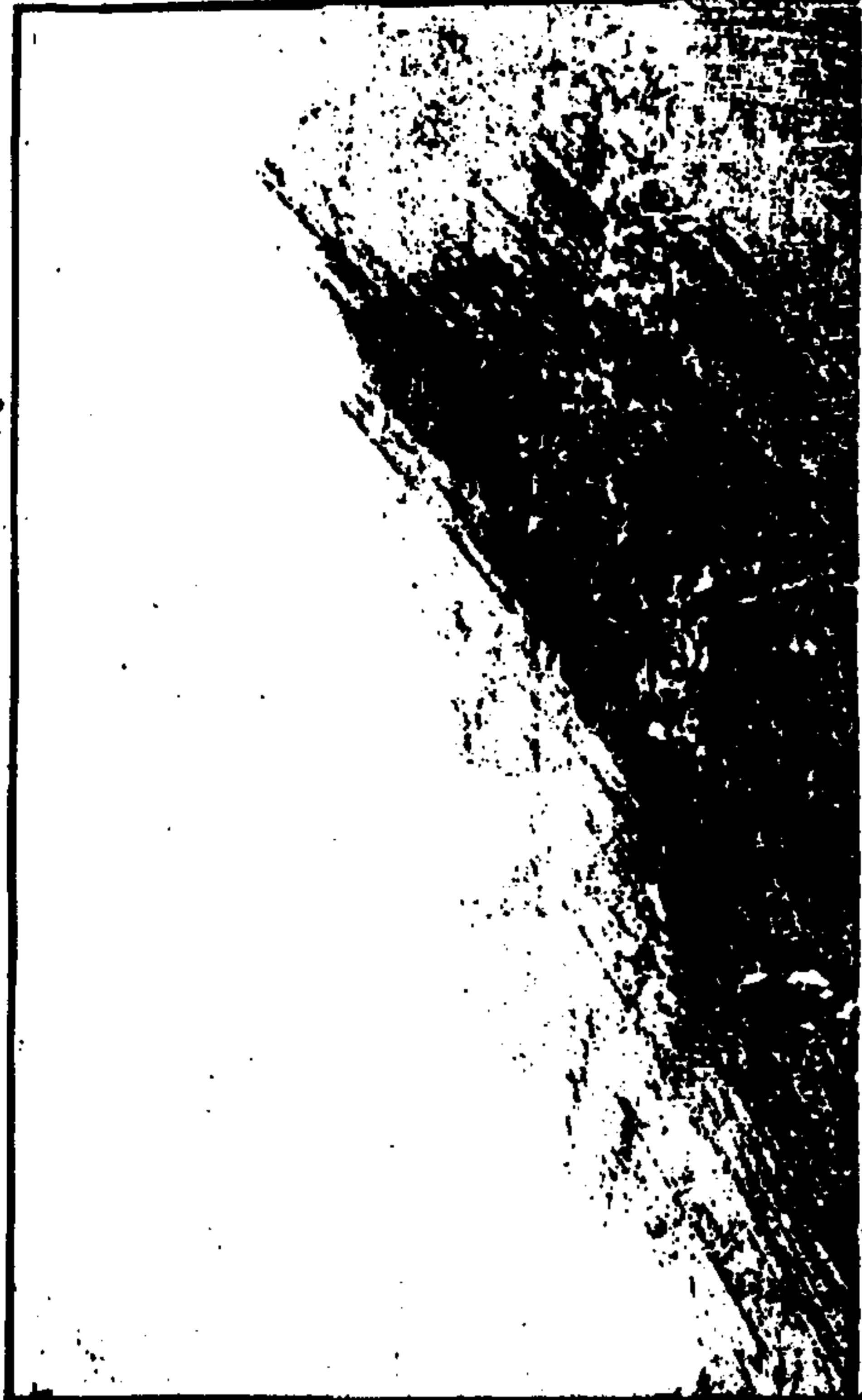
混見奇不問敬者合內外之道也理性即命至矣  
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可賤可難矣非君子其孰  
能之

文敏謹守程朱之學品行自無可議獨於子靜陽  
明必以為神學為異說則刻矣夫二人者且不必  
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寧無之事拚九死  
以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  
未免為傷

公同時有唯州魯性卷邦彥學術純正風節最著  
所著有古本大學解性卷語錄惜未得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文敏



呂文簡公傳

柵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學者稱涇野先生資性穎悟  
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州即志聖賢  
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  
孫行人昂充然有得督學楊遠菴王虎谷拔入正學  
書院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  
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  
見林縣馬敬臣講明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孫行  
人歿為之服衰戊辰中會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授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呂文簡

修撰逆瑾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  
且却其賀瑾不能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上入宮  
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  
遂與何栢齋相繼引疾去遣官校偵其過不得至半  
途返抵家數月瑾誅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科道  
交薦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誠和  
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恣太祖一舉而  
取之可為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為喻  
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為

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六事  
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  
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衣帶不解及歿葬畢  
廬於中門外自成服至祥禱斟酌損益各有儀注鎮  
守太監廖鎰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  
金求書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  
相視也客慙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  
珪累薦適世廟入繼大統首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  
壬午修武廟實錄上御經筵常進講是日值仁祖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呂文簡五

皇后忌辰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  
之疏勸勤學以爲新政之助畧曰學貴力行而知要  
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  
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與意見  
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  
不宜引爲己責因下詔獄尋謫解州判攝行州事恤  
災獨減丁役勸農桑築隄以護菑池開渠以興水利  
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  
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隣近及遠方學

者日衆御史爲開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  
弟習小學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  
累薦稱其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  
哭送河干陞南考功郎尚寶司卿吳楚閩越士從者  
殆百餘人陞南太常少卿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  
允陞北祭酒敦禮讓勤講習稍不率者卽繩之以法  
有以敷教在寬規者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削而不  
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  
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呂文簡其

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病者醫之死者賻歸之間取  
儀禮及爲詩樂圖分日講解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  
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  
孝陵衆將著緋公曰望墓生哀宜著青衣角帶衆從  
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上將躬  
視顯陵累疏勸止不報值天變遂乞致仕歸年六十  
四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  
皆設位持心喪計開上輟朝一日賜祭葬公雖官三  
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室無媵妾家無長物門人

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情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劫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偽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問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真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義著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

學者須有一段高明廣大之意方能容納群言折衷聖統公于朱陸異同王漢學術千萬人之疑端

務粉聚訟無已時者不平數言各歸無事此其識度過人遠矣文成之學與公獨尊所聞行所知屹然不變而其言如此其不覺同侪異益見學力之深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呂文簡 七

羅文莊欽

欽順字 號整菴江西泰和人官吏執尚書傳錄

兩知記

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咏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堯典有知人之道四鬮訟一也靜言庸違象恭二也方命圮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鬮訟與圮族皆所謂剛惡也靜言象恭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羅文莊 六

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可以概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士然能使頑父歸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堯典所載曆象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舉措之大者所舉若此所措若彼非萬世君天下者之法乎

春秋殊未易讀程子嘗言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如歐陽文忠所論魯隱趙質許止三事可謂篤信聖經而不惑于三傳者矣及胡文定作

傳則多川三傳之說而不從歐公人之所見何若是之不同耶夫聖筆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淺近窺測然求之太過或反失其正意惟虚心易氣反覆潛玩勿以衆說汨之自當有得也三傳所長固不容掩然或失之誣或失之鑿安可盡以爲據乎竊謂歐公之論恐未可忽舍程子兩言亦無以贖春秋矣

易逐卦逐爻各是一象象各具一理其爲象也不一而理亦然然究而論之象之不一誠不一也理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羅文莊

五

不一蓋無往而非一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而百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爲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倪焉而伏也

周子太極圖說篇首無極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釋可無疑矣至于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則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

羅文莊

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愚也積數十年潛玩之功至今未敢以爲然也嘗考朱子之言有云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若然則所謂太極者又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物之根抵耶惜乎當時未有以此說叩之者姑記於此以俟後世之朱子云

張子正蒙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羅文莊

三

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于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亾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

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亾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亾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廻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誤如此

曾子易箒仁也子路結縵勇也恐未可一而視之

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雜文 莊

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于數

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為二也故其出處語

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時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

者云賢者某如此其然用功夫蓋必反身而誠斯

為聖門一貫之學耳

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此處間不容

髮最為難言要在人善觀而默識之只就氣認理

與認氣為理兩言明有分別若于此看不透多說

亦無用也

或問揚龜山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日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說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明直是看得透也然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立說須于細體認可也

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儘有人儒道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雜文 莊

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當時

宋潛溪為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于朝廷而達之

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

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山博而

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為一代之

鉅儒哉棄周勃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為潛溪惜

也

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一

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

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為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

自快者也自快已不可况快人乎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羅文莊

吳康齋之志於道可謂專且勤矣其所得之淺深無所考見觀其辭官後疏陳十事皆組織聖賢成說殊無統紀求之孟子反約之肯得無有未至乎其辭官一節其足以廉頑並懦察其初意亦非以不屈為高蓋欲少需歲時有所獻納觀其合否以為去就之決也但當時事體殊常形勢多阻淺深之際固附為難諸老所以不復堅留其或有見而康齋之決去所得亦已多矣寒齋瑣綴錄記康齋晚年一二事雖未必誣然好學如康齋節操如康齋

何可多得取其大而畧其細固君子之道也

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于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為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於理氣亦始終認為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夫理精深微妙至為難言苟毫髮失真雖欲無窒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羅文莊

碍而不可得故夫子有精義入神之訓至於入神則無往而不通矣此非愚所能及然心思則既竭焉嘗竊以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碍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不識知言之君子以為何如

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



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為此言而已大抵能至忠信以為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為學之日

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為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切雖不為白沙而餐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為余言其為學本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龍文莊

末固以禪學日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整葺學有所鏡力能孤往其十疑未必盡悟然意在忠告非影響浮游之言存之以備參考用知錄於諸大儒皆有所疑而攻于靜特其病所及及諸推後與整葺書曰今之論學者有象山表蒸湖小程氏斥文公則守程朱之學者無怪言之激而求之深也

尤季美公時熙

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嘉靖壬午領鄉薦受學于王文成之門人劉晴川尊信師門良知之說授戶部主事權稅濟甯關尋以母老乞養里居三十年遠近學者宗之號曰西川先生常言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為紛更是妄也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此師門宗旨也後御史董定策薦曹端尤時熙孟化鯉於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尤季美

朝曰古人以學為實今人以講學為名若臣鄉三賢皆務實也其門人孟津李根能崇師說官至僉事

語錄

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悅若鬱惱必有私意隱伏禮曰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人之者正謂此

也便當覺破

毀譽皆是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毀者告我以

險阻

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

人雖下愚亦能自覺不是只是不能自改遂日流于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尤季美 五

汗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稟賦

不要因一兩事過失便放恣不顧亦不可以二三事合理

理便自足古人許人改過戒人自足

人有過失為人所攻雖知改悔又以不得為完人自

阻仍復放縱此只在聲名上見不知性無加損若

能真改完人即在

吾人為學大抵猶是近名故于人不知已處不能甘

受常有表白之意又恐形迹疑似是以損傷名節

故于事多躲閃修補雖所當為亦多避嫌不敢承

當此病根甚深

世俗人見有過則爭毀之又從而粧綴以誣之見人

學好則爭笑之每加誹謗此皆幸災疾善之心學

者專於自治常見自家神明澄湛在此則於世俗

此等病痛不沾染至開毀譽加于吾身皆當自省

譽則勉以副之毀則自磨自勵行有不得友求諸

已自然譽無過情毀不終熾且能體悉世人之見

故欲作好作惡乃是習染所為使其稍肯自省豈

其如此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尤季美 五

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怵者多是自己勝心浮

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稍有所

見即思歷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即申己意

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

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

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已下

人求益不求勝可也

為學全在擇友若無可交寧是獨處在書冊內尚友

古人可也不可妄交然亦不可因此却起憎惡之

恐傳名節  
事多躲閃  
自為損是  
好不是也

地亦通病

須時友古  
人方能友  
一國友矣

念須是汎愛眾而親仁

前輩讀書少見一句行一句今讀書多却不行是為

侮聖人之言

古人讀書主於培植此心灌溉真機故一番看一番

新若只解說文義一過成故紙矣

聖人不作學者遂無師乎人孰無知大知覺小知小

知覺無知期以共明斯道可矣似不當以師自處

也

人必實心為學然後有可商量狂狷雖非中行却是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尤季美 手

實心為學者故聖人思之鄉愿只是周旋世情不

是實心為學故聖人惡其亂德

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即在未悉

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否處

眾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

塵

善惡禍福之辨不可勝窮然其近而易知者善則心

安心安福之源也不善則心必不安不安禍之源

也天下事皆起於心善惡禍福之理宜于此求也

經權一也經即權權即經權字不必聖人事有輕重

酌而用之即是權亦是經不酌輕重何以應事

大凡人只有德性川事與血氣用事兩路便分君子

小人古人學問之道只是變化氣質靜坐是攝其

稟穴之法撮根換過

人品有上下道理初無上下人品之上下亦存乎志

而已矣所謂幾也

聖人言功夫不言道體功夫即道體也隨人分量所

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尤季美 手

分殊只理一學者泛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此是濂溪諸

儒直接孔門命脉處至於言道或有未精正賴同

志繼續發明期以共明此道可也若置偏私於其

間則失一體之意亦恐非諸儒之心

能繼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為紛

更是妄也

聖人通天下為一身其于為善曰位天地育萬物其

戒為惡曰禍天下及後世不以一人一時論也

變化氣質  
聖人言

是聖人

諸子是慕做孔子顏子是學自家

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即一之萬也

金鑑

子路之學在事故唯恐有間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情子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

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此言自靜中端倪之說做之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此異學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尤季美 注

舍見在乍見皆有之幾而另去默坐以俟端倪此異學也其不至於外人倫遺物理者鮮矣

道理只是綱常倫理愚夫愚婦皆可能的乃是家常飯

舍却見在職分只晉推原道理起處此晚宋談學之弊也

西川

西川要語一編最喚醒人世以爲傳陽明之學愚謂陽明之致知非陽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陽之窮理非紫陽之窮理孔子之窮理也總不認於孔子而已矣何至相抵牾分水火乎即如格物之說紫陽而在亦可以商賈其借大道爲諍友爲功臣處不可由也不管不說於夫子乎如懼見付

是哉子之迂等類夫子雖折之未嘗不重其人自志意不立子路何至以朱陸同異聚訟於生簡朱王同異又據於子身後後皆錄不明於學者助之波耳失紫陽意  
中州有兩路學脈月川尺尺寸寸不失朱紫陽西川字字句句不失王陽明是皆深造而有得者非別竊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尤季美 注

鄭端簡曉

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海鹽少有異質十歲即能通經傳子史父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為此不得為彼故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為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衷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學士中峯董公力薦之政府亦夙知其名曉竟不一謁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二 鄭端簡 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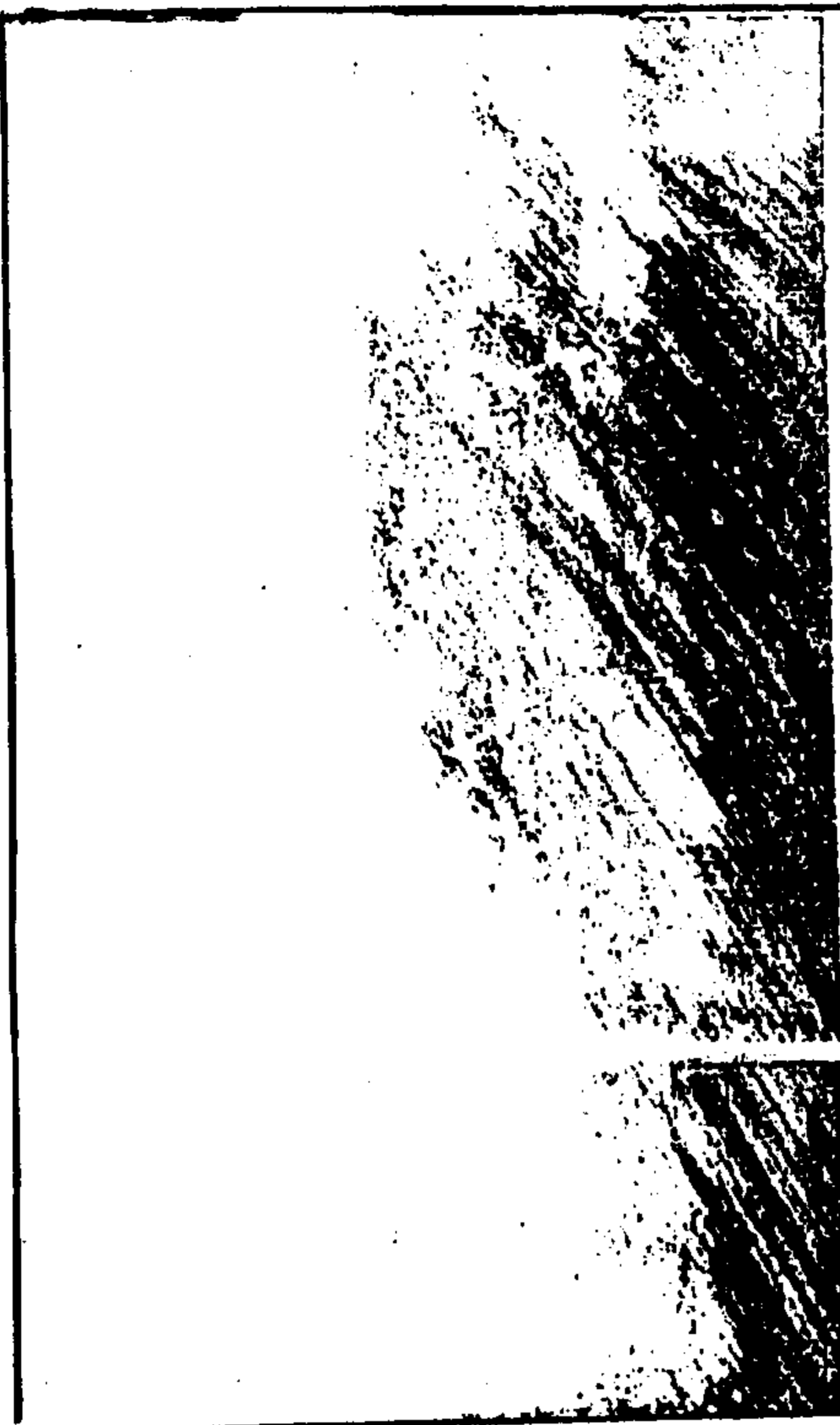
九邊圖誌三十卷人手借其草錄之甲申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以為不可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家居八年世宗特詔起調考功逾年始至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曉更黜其所厚若干人癸卯分宜于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曉謂非故事不應分宜益怒密疏抗上市恩詔貶和判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

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南北運道為梗上下憂之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岡以通漕渠開湖楸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以舊念抑之僅擬資子加佈曉素以文學聞海內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二 鄭端簡 益

京吏部尚書未幾世宗以其知兵特旨留為右都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眾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城楊公總督宣大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久鎮北門固上疏還楊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恃以無恐寧獨宣大邪乃詔楊還本兵曉還刑部奏論備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漸不可長幼分宜張紳董傳策與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前鎮固廣提督憲臣王擢阮鶚悞事之

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讓不合時御史鄒存仁者善  
揣時宰意妄以蜚語中之而曉疏逃故事甚悉分宜  
不能奪乃中構落職性儉朴尤審於辭受丙寅秋病  
卒子履淳等訟誣於朝詔復其官穆宗改元賜祭葬  
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  
戌進士歷尚寶丞曉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  
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宜寢堂與華亭徐公謂其  
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  
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鄭端簡  
言表議諸經解行於世



古言

乾象見文王造周之德坤象見文王事殷之心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議  
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于漢儒  
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  
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  
又譏宋儒太過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鄭端簡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  
仲舒而純不及余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  
傳過董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  
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  
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慎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苟文若身名俱喪爲何只  
爲恐不住這一段才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  
才得脫去環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  
卽文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

耕南陽不過先王不相從耳先王本漢宗人獻帝  
 衣帶中密詔禪位稱爲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而  
 不能舍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孰是禮哭師哭  
 友各有其處朱子帥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靜斥  
 爲禪學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佛  
 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  
 時典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鄭濬泉 手書

禮之難士  
學之難  
君子之難  
禮之難士  
學之難  
君子之難

禮完視聽言動無非禮即喜怒哀樂之節中即所  
 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註約處更詳  
 之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  
 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  
 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實自此始商賢聖之君  
 六七作至于紂凶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九  
 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豈  
 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狹待之甚輕大馬草芥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鄭濬泉 手書

異于商矣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有增無增  
 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  
 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于人也形體有增無增  
 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  
 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  
 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  
 以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粹博叙

吾國所關  
繫者殆無  
窮矣  
七馬一版

五典性行和平足為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  
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  
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  
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  
臣始發之及其亾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  
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為學者皆  
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  
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  
由來遠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鄭澹泉

三

介甫作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試孟子兩程子改  
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鄧文潔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江西新建人丁卯舉於鄉辛  
未江陵王會試擢第一人廷試賜進士第三人官編  
修不妄交遊慎取子茹茶飲水嗚吟自若萬曆初江  
陵當國欲重用公公時有匡拂江陵弗喜遂請告會  
山陰王龍谿講學西湖公往叩龍谿問曰子何功對  
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為功又問曰信得良知否對  
曰惟以知是知非為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谿首  
肯之已江陵專甚群望公出山言或有入起公原官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鄧文潔

三

所條對終不行復歸里有友人以用世進者公語之  
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嘗書屏凡曰吾學用  
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倘乘雲  
霧上青天使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密  
書之微詩之綱皆是義也戊子臺省特疏起纂修不  
赴辛卯起官先已拜司成晉吏部侍郎乘大計人咸  
稱服于何者宗伯疏請建儲至再至三忽有三王並  
封之旨公抗疏力爭事遂寢時以內艱感疾端坐而  
逝守臣以聞詔贈禮部尚書諡文潔



動靜說

揚貞復從事于學有年矣予方幸同官頓然請告予就而問之見肩髻之間若不得其所止而幾求之靜也鄧子曰不然夫學之為心性也靜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為視在耳為聽在手足為行持安往而不存焉惡在其必靜也故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於知能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鄧文潔

而觀其良要以直參其體而已然則動乎口不然予固前言之矣安往而不存也善乎古之人曰動靜者時也夫有時而不在非體也有時不可用非功也故夫可以動不可以靜與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其病一也子勉乎哉予不敢謂良醫亦嘗折肱焉決不相誑

原心論

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陽之初動也而

順其初是心之本體

天地之心見焉矧人心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曰如將戕賊把柳而後以為杯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是皆欲率其本真而不涉於矯拂順其初之謂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吾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尊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鄧文潔

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徇外之心為入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之原不墮方體不落計較條然而往條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顧人亦莫之察也有物於此使辨其色必青青而黃黃也白白而黑黑也又使其權量之亦必輕輕而重重也長長而短短也此亦所謂初之自然者也而世人忽之以為俗心藉令賣於三家之市即其色與權

量而上下其直則其論能與前不異哉非其論故  
異之心定味焉夫知向也明今也昧則言之語黑  
身之動止毫渺之間倏忽之際皆必有初有並與  
繼者存矣雖然有帶之友覆而夜氣不足以存者  
則其初心亦未可為是也予又有疑者焉夫心者  
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何以異之胡為而能喜胡為而能怒其思也於何  
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歛人皆曰莫為而為莫致而  
致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無以至張是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鄧文潔

語錄

或有問體用者曰體用原不相離如手能持必能持  
然後為手足能行必能行然後成得足以至視聽  
言動皆然煩而不惡乃所以為簡也垢而不厭乃  
所以為淨也

居家處事有不愜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毫求人  
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

吾人耳日口鼻雖是箇人中間還有個生意貫洽於  
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

聖門高弟  
足發其端

何文潔可  
經及門

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故曰成已  
仁也智如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平  
日重積力久故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此乃決辭曾子直應之曰唯畧無疑難至子貢之  
穎悟於道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予云試  
以疑辭子貢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辭後乃決之  
倘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  
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鄧文潔

明夫子之道此句甚汝輩須細思之直到亦是  
以發地位方纔與汝說

假年學易聖人非是只將易書去學天地間皆易即  
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一  
落一交過非是有差失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着  
即是過處此功夫甚難吉內悔吝生夫動者也吾  
人到得知過也是好處

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  
徒陪奉世情愈周家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故孔

身功名白  
不離道

子有古今人已之辨

富貴功名是兩事不要看輕功名今世皆富貴之士

少功名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聖人過化存神如非禮之色在前存此心不動被非

禮之色自然覺得化了非禮之聲亦然此就是幾

化存神

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內不在形色之外如

眼能視耳能聽手能動足能行這是甚麼就有個

天性在聖人之踐形全得這個視聽言動以禮自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鄧文潔

然聲為律身為度耳成個耳目成個目手足成個

手足賢知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內是

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肯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

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踐形辟于面蓋于背施于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以謂之踐形

行之不掩必不可以為實悟托辭于狂而以行為第

二義者大誤人者也見之不透必不可以為實踐

借言於躬行君子而以悟為第二義者大自誤者

也

文潔發跡修廟天下人讚其文後神廟賜官司成  
天下知為聖學士學子老年則諸儒考江右人亦  
極推重之學術醇謹無可間然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鄧文潔

星



薛思菴敬之

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黧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人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言動必則古昔鄉間稱之曰薛道學為文說理而華每為督學所賞鑑應試省闈至十二次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貢入太學人接其言論咸為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稱由是名動京師聞父母相繼歿徒跣奔葬時大雪盈尺日行泥濘中不知避後遂病足每冬月輒發母嗜韭母歿終身不食韭丙

理學宗傳

卷之三十一

薛思菴

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公首勸民耕稼紡績常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種者資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之買特畜數十給之貧民令孽息為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常備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窳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山是屬邑間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于道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為文祭之旬日間虎死于祭已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基水湧出一寨幾至沉陷公亦

為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王公讓碑記中公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為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學泰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振衣門墻居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又四公嗜道若怡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人問無人省解不即為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印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

理學宗傳

卷之三十二

薛思菴

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呂文簡公誌其墓

語錄

五經四書今之學者問着口便能道只是去做釣名利底竿子着了竟不知道為何事

心乘氣以管捫萬物而自為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而亦自為氣之主

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隨氣而為浮沉出入者是心

也人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

心本是箇虛靈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便却昏蔽了連本體亦自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

學者始學切須要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王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着力進裏面去

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薛思兼 巽

小德川流是已發之中時中之中也大德敦化是未發之中大本之中也時而益背非有物能點然不知道者不足以語之

天地間凡有盛衰強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強弱之異先儒謂至誠貫金石則理足以馭氣矣

賦于萬物生生不已則曰天命化育流行各以其時一則曰天道冲漠無朕化育自然則曰天理生物不一已各有其德則曰天德曰命曰道曰理曰德名雖不同本諸一太極也

心便是個官人性便是個印信情便是那文書命便是那文書上說得事物文書或寫得好或說得利害緊慢便喚做才這一弄事物不是氣怎麼做的便喚作氣故心性情命才氣本同一套的事更何異朱子曰一套來說的甚好

聖賢千言萬語須體貼向自己身心上方覺有味若不如此只是做一場話說

看周程之書便能疏通心渠了脫滓垢自然令人會省牽轉活動處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薛思兼 巽

德無個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于枝萬柯都是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接事多自能令氣觸動心敬則不能為之累否則鮮不為之蔽

心之存則海水之不波不存則沙苑之揚漢

仁只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仁觀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個正當底心心外無餘事

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

夫子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本易而言便是標貼出箇心之體用來程子因而就說個體用一源頭微無間包括這兩句

立言不本諸道自令人厭老莊荀列之徒是地從政不本諸心不為孫吳必為申韓其于民何補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

道學與天地相為盛衰天地迹也道學理也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鳶魚也便見得理氣說得面前活動如孟子躍如如顏子卓爾模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薛思卷

天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而自不能不物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不事

而今天下只是一箇名利關在札了聖在多少俊才可勝嘆哉氣化然也

理氣不可見即于堦前雀躍觀之便是誠之不可掩如斯夫氣象

氣化人事不可岐而二之須相泰而究之然後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替

道德之學師天地也氣象自與功各富貴之習殊別人無妄心便自神明可質中庸曰尚不愧于屋漏只是慎微至密

理無氣何所附氣無理何所依獨理不成獨氣不就然理與氣二之則不是

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方類物群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此聖人原易之張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

某看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曾離了氣先儒解太極之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薛思卷

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曰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却是說了氣恁看理氣何曾斷隔了

雨暘煥寒風之有無見得天無心處風雷變化氣使然也天本無心以人為心聖人本有心以天處心其未至于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之學曰自微始

凡所作爲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物不能奪雖有所爲亦不能動昔程子過漢江誠敬

自如是其驗也

在天之風霜雨露者陰陽之質在地之草木水石者

剛柔之質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陰陽一

剛柔也剛柔一仁義也

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也離那氣不得仁義

性也離那氣質不得未有無氣之質未有無質之

氣亦未有無氣質之性

偶于園中觀小兒摘杏實覺得一本萬殊道理或問

曰何謂也曰當時種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百千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薛思卷 兪

萬箇不亦殊乎一木萬殊萬殊一本有甚時了期

就見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象出來

古來大臣用智莫過伯禹觀治水一事只把一江一

河便分天割地開乾軸坤最甚停當至今泥洩不

得萬世之智也

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識緯術數之可言漢唐以

下偽學日滋故有識緯術數之事

四書最要于五經五經只是各就一事上發揮四書

凡五經之道無不具載如言未發已發處便是先

天後天易存焉如言事君使臣處便是君臣告戒

書存焉如言存心養性處便是調理性情詩存焉

如言好惡枉直處便是褒貶善惡春秋存焉如言

立禮成樂處便是品節和樂禮樂存焉學者終身

用之有餘

周易明理以象春秋因事以索理

大學專言學而成德處少中庸專言道而成德處多

古人之論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淡義字

有正救渾然獨用忍不得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薛思卷 華

分不得不用義出入口用不得不用忍義與忍相

濟而後處家之道備矣

程子進劄于要墩上坐講以養人主崇儒重道心其

亦進君德而退嬖倖也如唐虞君臣進納相拜有

何不可顧鄙之反以為山中野人不知朝政縱使

坐講不為人臣乎

正學一事乃天開地闢凡聖贊出世來之正脈人生

而不知不幸莫大焉

正學者格物窮理之學也不高厚不幽明不動植不

鬼神不枯不窮達不物我不精粗一以貫之者  
當時孔子在魯得三千之子優游涵泳終日只是調  
護簡德性好凡問政問仁問士問禮與行不過令  
氣質不冷走作只是欲歸得活水出來所以只與  
顏子告簡活水要約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章乃得孔子不  
傳之秘孔子默而識之孟子自得之謂也

夜氣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全體言此以生息言但

浩然章至于氣牛山章至于性學者互相考之則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薛思卷 五

有以知性氣之不相離也

著筮者伏羲之易也卦爻者文王周公之易也繫傳

者孔子之易也傳者程子之易也卦不出于著而

生于河然河圖者作易之源筮著者學易之教

伏羲只是在天地萬物上模範出簡位次以體言也

到文王時開口便把天地萬物撥剔出生意以用

言也

孔子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箇箇人底氣質何嘗有

一言欲天論地收人高遠真萬古聖人之德音

茂叔命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然樂非可  
尋尋之一字謂非見道脫洒分明實有如何道得  
山

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簡禮樂自然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地之禮樂也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人之禮樂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萬物之禮

樂也學者要識得儘見識不窮若不識得則一物

亦推將不去

舊聞其人未見其語壬子之春始得其真錄病中

讀之可以療疾亦可謂深造自得之士也今書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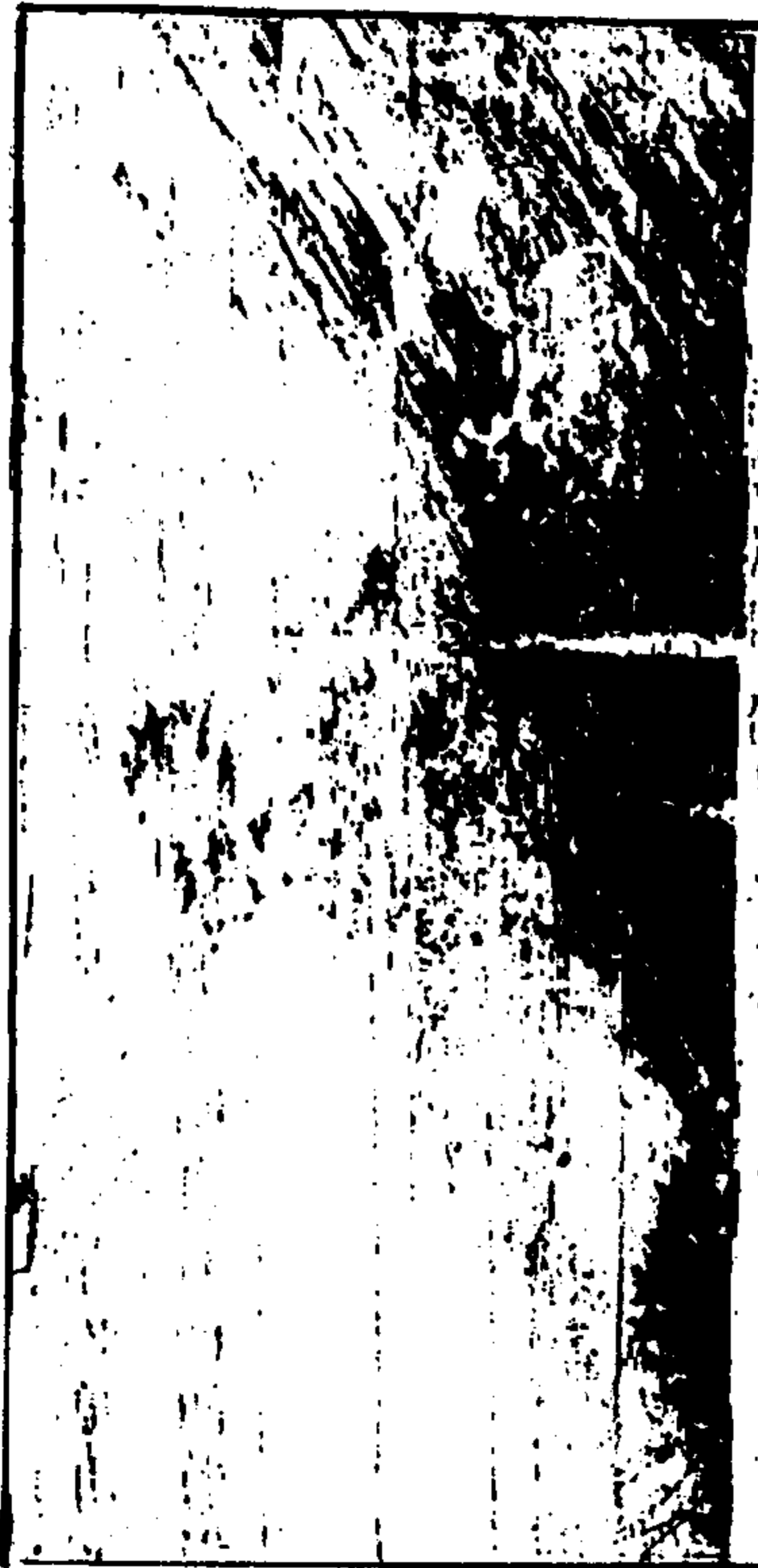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薛思卷 五

明代開基功德度越漢唐宋三君故其備術亦不

敢多讀五季之聚東非也余收入宗傳者已得五

十餘人續收者尚有其人嗣為

續錄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三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

馬淵錫 馬載錫 全編

明儒考

呂新吾公坤

坤字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人質稍鈍讀書不能成誦苦訓誥家言亂之益不能解坤乃一切棄置澄心體認本肯久之了悟入日即不忘年十五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降慶辛未成進士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呂新吾

一

丁母憂萬曆甲戌廷對授襄垣令襄垣劇尚嚴明明年調大同大同貧尚撫字培植桑良裁抑豪橫兩地甚德之先是襄垣土豪某被坤大創幾斃去之日送數百里曰蒙創誨今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同時有人命坐抵其如王家屏係鄰邑大紳向坤言之答曰獄已成不可及嗣家屏任吏部與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托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坤陞吏部主事

年七轉御史山歷山東濟南參政按察山西右藩

西旋陞山西巡撫所至皆正已率屬務致之行饒遺贖羨盡杜絕之尤加意蒙養孤寡無依者值天下將

多事更嚴邊防迄後有成法不廢陞協理院事明年

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

之議石門之議堅守一說屹屹不少動惡之者中以

奇禍舉朝為危坤一票大目不懲始念戴士衡疏論

劉道亨救之坤不辯引疾乞休疏凡五上子歸家居

遇邑疾苦軀身任之不少奔仰多口弗恤也有自京

師來者要津寄字云葉臺山嘗薦于上當為致謝坤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呂新吾

二

口宰相為國薦人公也若子致謝是以謝為求也竟

不問推瑞善官資書帛至坤曰大臣交結內侍律有

明禁弗受其守正不阿類如此家若四十年自奉儉

約不置生產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

里來者咸推沙隨夫子云坤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

儒因之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遠夫

其旨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

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

之興也聖人之言道之鑰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

之與也

之與也

以道鑄天下又曰世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  
 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之存亡民之  
 生死于是乎係巢山披卷佛老莊列次禮法之防而  
 演之近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勵憂  
 勤拾遺禁餘雖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  
 意薄庸言庸行爲上且視三百三千爲枉桎世教蕩  
 無吟賦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竒真妄誕之  
 言悉付諸火作道脉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  
 當五官百體無非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  
 物無罪作呻吟語嘗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說以警世  
 復爲圖以廣之謂凶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  
 也潛滋已久不覺自移故舜跖只爭一念年八十三  
 卒於家臨終作友輓歌自撰墓誌銘述性直不委婉  
 嚴毅少溫煥居官持法而情涼居家義勝而恩薄當  
 事過激活養功疎奉先人天理二字於磨堂不敢失  
 墜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所著有家禮真家禮疑  
 去偽齋集問範安民實務交泰韻等書贈刑部尚書  
 賜祭葬

語錄

正命者完却正理全却初氣未嘗以我害之雖桎梏  
 而死不害其爲正命若初氣斃喪正理不完卽正  
 寢告終恐非正命也

真機真味要活善休照破其妙無窮不可言喻所以  
 聖人無言一犯口頰窮年說不盡又離披澆漓無  
 一些咀嚼處矣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資質  
 聰明才辨是第三等資質

理學宗傳

凡人光明博人沖厚含蓄是天地之氣溫煦和平是  
 陽春之氣寬縱任物是長夏之氣嚴凝欽約喜刑  
 好殺是秋之氣沉藏固壽是冬之氣暴怒是震雷  
 之氣狂肆是疾風之氣昏惑是霾霧之氣隱恨留  
 連是積陰之氣從容溫潤是和風甘雨之氣聰明  
 洞達是古人則月之氣有所鍾者必有所似  
 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之氣擴克之必極  
 分量其實分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若毫釐中合  
 下原無便是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已才情種種

身只是  
個字

無非身要  
無放

可驗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髮  
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  
還天之初無些欠少天之孝子也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個氣質之性來省多少

口吻

不動氣事事好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

山林游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呂新吾 五

婦懷夫這是個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

是禪定之學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纜歇方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

之樹才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

畏也

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或問鷄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于

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賢人

以下時時合下便動個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

禮是守禮  
人不能守

無非身要  
無放

心之病其  
丁念

不能無欲  
心不放

不能無欲  
心不放

法法都歸  
在心上

心氣不足  
不養也

心氣不足  
不養也

心氣不足  
不養也

今日當行事便求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

向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

跖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却有所為這又是舜

中跖漸來漸去還向跖邊去矣此是悟頭工夫此

時克己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繼

微持善在根本也

忘是無心之病助長是有心之病心要從容自在活

潏於有無之間

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呂新吾 六

靜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真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

作熱鬧人說孟浪話空無一得皆偶合也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

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

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士君子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

再有只是個心氣不足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

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一且不二

塵生虛死

人人有此

到底幾點

或不動

二字是實

只有一毫籠跡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衆

論消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使守理不定所

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屬纏之時般般都帶不得惟帶得此心却教壞了是

空身歸去矣可為萬古一快

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個

事物纒問他索時般般是樣樣有

無技養心是多大酒養故程子見獵而養學者各有

所養便當各就養處播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新吾七

每日點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

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

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定靜安慮聖人胸中無一刻不如此或曰喜怒哀樂

到面前何如曰只恁喜怒哀樂定靜安慮胸次無

分毫加損

治心之學莫妙於瑟調二字瑟調嚴密譬之重關天

險無隙可乘此謂不疎物欲自消其窺伺之心個

訓武毅譬之將軍按劍見者股慄此謂不弱物欲

自奪其猖獗之氣

室中之鬪市上之爭彼所據各有一方也一方之見

皆是已非人而濟之以不相下之氣故寧死而不

平嗚呼此猶愚人也賢臣之爭政賢士之爭理亦

然此言語之所以日多而後來者亦莫知所夾擇

也故為下愚人作法吏易為士君子所折衷難非

斷之難而服之難也根本處在不見心而任口耻

屈人而好勝是室人市兒之見也

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為上事身次之故下事身而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新吾八

恤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

孝子之于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

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

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為主蓋悅之一字乃

事親第一傳心口訣即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

字上用功夫幾諫積成耐煩留意委曲方畧自有

回天妙用若直諍以其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

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諫多

三友自任  
事立於之  
為難

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  
得三友難能為人三友更難天地間不論天南地  
北縉紳草莽得一好友道同志合亦人生一大快  
事也

豈存其是  
不可相非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  
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為君  
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  
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為  
民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新語九

豈存其是  
不可相非  
天地清寧  
居於世太  
不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君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穀  
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母無  
疾是人子太平胸中無累是一腔太平

天地四時  
長短能不  
得

中之一字是無天子無地於下無東西南北於四  
方此是南面獨尊道中的天子仁義禮智信都是  
東西侍立百行萬善都是北面受成者也不意字  
宙間有此一妙字有了這一個別個都可勾銷五  
常百行萬善但少了這個都是一家貨更成甚麼  
道理

易是二部  
易九子是  
一部易

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  
爻聖人特拈起三百八十四事來作題目使千聖  
作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說都外不了那陰陽  
道理後之學者求易於易穿鑿附會以求通不知  
易是簡活的學者看做死的易是個無方體的學  
者看做有定象的故論簡要乾坤二卦已多了說  
窮盡離萬卷書說不盡易的道理何止三百八十  
四爻

公卿爭議於朝曰天子有命則屏然不敢屈首矣師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新語九

以勢形理  
能者不辭  
謂孔子之  
森然朱子  
之謂曰

儒相辯於學曰孔子有言則寂然不敢異同矣故  
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  
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  
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  
聖人之權也帝王無聖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  
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為存人者也以莫大  
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辭而敢于任斯  
道之南面也

正學不明聰明力辨之士各枝葉其一隅之見以成

非孔子不  
能於其言

一家之說 而道如千岐百逕矣豈無各得終是偏  
得到孔門 只如枉木着繩一毫邪氣不得

莊列見得道理原着不得人為故一向不盡人事不  
知一任自然成甚世界聖人明知自然却把自然  
閣起只說 個當然聽那自然

變化氣質  
便是復性  
功夫

有善有惡者 雜於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  
之性學問之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完復吾降  
衷之性

乾坤大消

乾與垢坤與復對頭相接不間一毫乾坤盡頭處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呂新吾 上

垢復起頭 處如呼吸之相連無有斷續一斷便是  
生死之界

隱隱無也

學術要辨邪 正既正矣又要辨真偽既真矣又要辨  
念頭切不切向往力不力無以空言輒便許人也  
予欲無言非雅言也言之所不能顯者也吾無隱爾  
非文辭也性與天道也說便說不來藏也藏不得  
然則無言即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天地何嘗  
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流行於事  
物者也

非聖人不  
能於其道

率真者無心過疎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  
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  
薄臨深其惟君子乎

身是心當家是主人翁當鄉已是守令當九邊是將  
帥當千官是家宰當天下是天子當道是聖人當  
故宇宙內幾樁大事學者要挺身獨任讓不得人  
亦與人計行止不得

做人要做個 萬全至于名利地步休要十分占盡常  
要分與大家就帶些缺綻不妨何者天下無人已

隱隱之言  
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呂新吾 上  
俱逐之事我得人必失我利人必害我榮人必辱  
我有美名人必有媿色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辭  
完而處缺使人我一般不嘵嘵露頭角立標泉而  
胸中自有無限之樂孔子謙已嘗自附於尋常人  
此中極有意趣

進道入德莫要于有恒有恒則不必欲速不必助長  
優優漸漸自到神聖地位故天道只是個恒每日  
定準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毫不損不  
加流行不緩不急而萬古常存萬物得所只無恒

夫子所以  
思有恒也

加流行不緩不急而萬古常存萬物得所只無恒

了萬事都成不得余最坐此病古人云有勤心無遠道只有人勝道無道勝人之理

無以小事動聲色襲大人之體

已盡得他  
又進即也

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

體聖賢無快足之心而况瓊屑群氓不安淺薄之

分而欲滿其難厭之欲豈不妄哉是以君子見益

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敢恣無涯之望

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呂新吾

堯舜事功總是一個念頭

默契之妙越過六經千聖真與天談又不須與天交

一語只對越仰視兩心只一個耳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

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那自家不好處便

了

各自責則天清地寧各相責則天翻地覆

扶持資質全在學問任是天資近聖少此二字不得

三代而下無全才都是負了在天的欠了在我的

縱做出掀天揚地事業來仔細看他多少病痛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

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

簡傲人爭禮節不與勝氣人爭是非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

之法不可使動氣兩個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無用之朴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至於德慧術

知亦不可無

日用酬酢事事物物要合天理人情所謂合者如物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呂新吾

之有底蓋然方者不與圓者合大者不與小者合

缺者不與正者合覆諸其上而不廣不狹旁視其

隙而若有若無一物有一物之合不相若窾萬物

各有其合不相假借此之謂天則此之謂大中此

之謂天下萬事萬物各得其所而聖人之所以從

容中賢者之所以精一求衆人之所以醉心夢意

錯行亂施者也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其貴神速也須從此

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

德中處  
也只是個  
安詳

德中處  
也

不爭是非  
德中處之

理我其天

發於疑定之中耳是故不聞則不學不逸則不勞  
若先怠緩則後必急驟是非之效也十行九悔豈  
得謂之安詳

果次人似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  
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有從容閒暇時便好  
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挂極是喫累的

孔子是五行造身兩儀成性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  
則剛明果斷得水氣多者則朴素質直得火氣多  
者則發揚奮迅得水氣多者則明微則融得土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新語

多者則鎮靜渾厚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得陰  
氣多者則沉默精細氣質既有所限雖造其極終  
是一偏的聖人此七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  
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節耳

聖人不落氣質賢人不渾厚便直方便着了氣質色  
相聖人不帶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吳越則  
竟柔就紫了風土習氣

清任和時是孟子與四聖人議定的謚法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是子思作仲尼的

贊語

明道答安石能使愧植伊川答子山遂激成三黨可  
以觀二公所得

平生不作剛強態此是丈夫能軟而不失剛方之氣  
此是大丈夫聖賢之所以分也

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言  
天命并不知回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

為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歸穢徹頭徹尾無毫  
子波纒尤難惡且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聖人都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新語

是半截人前而破綻後來修補比至終年晚歲纔  
得乾淨成就了一個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  
賜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及之前便有欠缺處今人  
有過便甘自棄以為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盜  
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為有過哉只看歸宿處  
成個甚人以前都就過

聖人胸中萬理渾然寂時則如懸衡鑑感之則若决  
江河未有無故自發一善念善念之發胸中不純  
善之故也故惟有日善之精然後有夜氣之清

用其和共  
立一制共  
事一不  
能保其此



明聖人無時而不夜氣是以胸中無無故自見光景

聖人心中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卻是畏天命悲人窮也

是上所謀便是凡病

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

非大儒便不能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益能奴僕四民而不為其所用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呂新吾七

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默識得

明道在朱陸之間

七情總是個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個

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朱子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為初學言也君子為善

只為性中當如此或此心過不去天知地知人知

我知渾是不求的有一求心便是偽求而不得此

念定是衰歇

以吾身為內則吾身之外皆外物也故富貴利達可

生可榮苟非道焉而君子不始以吾心為內則吾身亦外物也故貧賤憂戚可辱可殺苟道焉而君子不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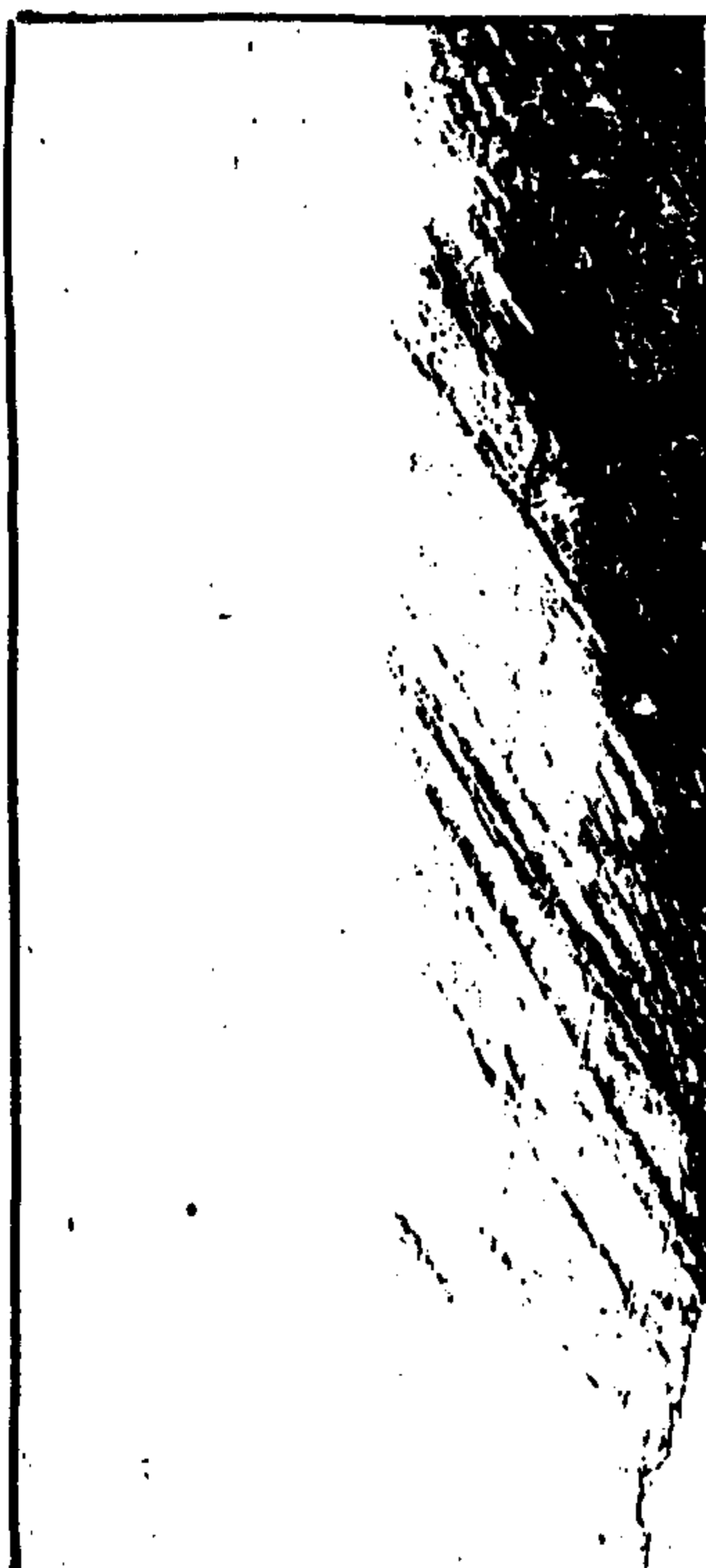
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其學識其氣度甚作用漢之粗淺便著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見

三代以前景象

子翁冠問公名後讀去偽齋集吟詩語甚奇而素之時公為少司寇家居天下其一出以泰平明之治而公竟不出公惟不出而天下益高之公之學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接于子思子與之傳有宋諸儒非之或先也學至于是又何憾其用與不用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呂新吾八



馮恭定從吾

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官至副都御史在京師  
與高景逸邵南阜倡明理學家居建天中書院四方  
從遊甚衆有辯學錄闡性命之秘辨似是之非如所  
云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只在無善二  
字又曰吾學只有一個善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更  
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  
孟子性善又曰學學爲善善總是一個善爲總是一  
個爲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無善之善嗚呼盡之矣善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馮少墟九

即理也即道也即中也精乎此謂之惟精一乎此謂  
之惟一執乎此謂之執中以之爲君謂之仁以之爲  
臣謂之敬以之爲子謂之孝以之爲父謂之慈以之  
交朋友謂之信以之視聽言動謂之禮以之臨大節  
而不奪謂之節皆理也道也中也此吾儒之正傳孔  
孟相與講求切磋以教天下萬世只此一脈以維持  
宇宙更無餘蘊矣少墟辨析精詳凡世儒所易惑處  
輒爲道破吾儒之家寶始復其舊佛氏之流弊始塞  
其源虞廷心法於是乎曉然復明於天下矣其功不  
亦偉歟

理學宗傳  
馮少墟九

語錄

孔門不言心其自叙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稱曰曰  
其心三月不違仁其警人曰無所用心難矣哉言  
心便言矩便言仁此道心之說也言心便言用此  
精一之說也以道心爲主則心有所用而不落于  
空人心悉化爲道心即心即矩即仁即心是言仁  
即所以言心也又何必數言心哉不然舍矩言心  
舍仁言心又舍用言心則此心了不可得而左袒  
人心者得借口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馮少墟九

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  
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工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  
存舍則亡正孟子得統於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  
義則本體泯於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工夫流于  
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言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夫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  
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  
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  
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

便是人心非樂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夫理字說心說知覺便是其端

陸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達會之為一朱晦翁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者即是裏面本來有的陸象山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理又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薛文清亦曰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陰陽而王陽明亦曰人心一刻純乎天理便是一刻的聖人終身純乎天理便是終身的聖人此理自是實自來吾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馮少墟

儒論心都不曾去過理字若去過理字可以言心則先儒之說皆誣而象山心皆具是理此理同也二句皆剽語矣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有人說無心伊川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說無私心無私心三字可為千古名言程門之所謂私心即廣廷之所謂人心也此不可不無者也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音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而消着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正

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

天命之性如一陽未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于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泯泯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夫命的是個甚麼便於天命二字說不夫矣

佛氏所謂直指人心指的是人心所謂見性成佛見的是氣質之性所謂真空空的是道心義理之性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馮少墟

只是他諒論閃爍變幻不肯明白說破所以易于惑人耳

不講孔孟之學不在理字上用功縱閱窮載籍坐老蒲團依舊是個俗人

問仁者人也曰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仁也何如曰此惑于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為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也視聽言動之禮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

天命之性  
原音一善

理自是無  
附障不足  
理真是那  
移不得

忠孝一死  
人未嘗俱  
是問道難  
也者而古  
問道受天  
之矣

聽能言能動為仁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此正是夫子教顏子為仁高不驚懸  
遠卑不墮情欲處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  
視聽言動為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名雖驚懸遠  
實則墮情欲矣自古學佛者多恣情縱欲無所底  
止非獨學者之過亦其始教之差誤之

理障二字固是佛氏差處吾儒不能關之已不是或  
又從而附和之何也理之一字乃天地間自然那  
移不得的道理正程伯子所謂不以堯存不以桀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馮少墟

重

亾者佛氏要戒也戒不去吾儒要添也添不來只  
是吾儒指點出這個字如呼寐而使之寤耳原非  
專為關佛而創出此字也且謂之曰理自是無障  
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可見附和其說者特察理之  
不精之過亦豈有心從彼而甘於其端哉

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未有  
真能聞道而遂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執節  
行規矩而樂以為聞道固不是外節行規矩而別  
求聞道尤不是

及好惡之  
理不近驗  
使氣之存  
不存皆是

聖賢理出  
是項何  
是問心

問夜氣之存不存何處驗得曰其日夜之所息平且  
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可見好惡與人  
相近便是喜怒哀樂中節便是夜氣存好惡與人  
相遠便是喜怒哀樂不中節便是夜氣不存極容  
易驗大學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是斧斤不曾伐  
的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賢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遠是且豈特亾的好人之所惡惡人之  
所好是特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的孟子夜氣之  
說不是幽深懸遠的話說乃天德王道一貫之學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馮少墟

重

也若去過好惡只講幾希便落懸虛便非孟子之  
言

聖賢論心不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于此  
件件透徹步步踏實纔見真心纔是真正學問得  
力處在此用力處亦在此若世俗論心反於放言  
肆行的人說心地好心上真正佛氏所謂直取無  
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世豈有此理且不知有  
心學者無論幸而知有心學而又外倫理綱常出  
處辭受動靜語默以求心吾不知心果何時可明

做此發於  
學而便下  
親切

且至善是  
聖宗古

也

問理學與舉業同異先生曰以舉業體驗于躬行便  
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辭便是好舉業原是  
一事說不得同異又曰今之務舉業者多在文字  
上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  
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  
一念少差則終身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

問在止于至善先生曰聖賢學問只在心性用功性  
者心之生理人性原來皆善至善者性體也止於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馮少墟

至善則當下直合性體矣五伯不知性體至善故

假仁假義二氏不知性體至善故絕仁棄義告子  
不知性體至善故有杞柳湍水之議若知性體至  
善學問止於至善則五伯自不消去假二氏自不  
能絕棄告子紛紛之議亦自悟其非矣此曾子之  
學獨得孔氏之宗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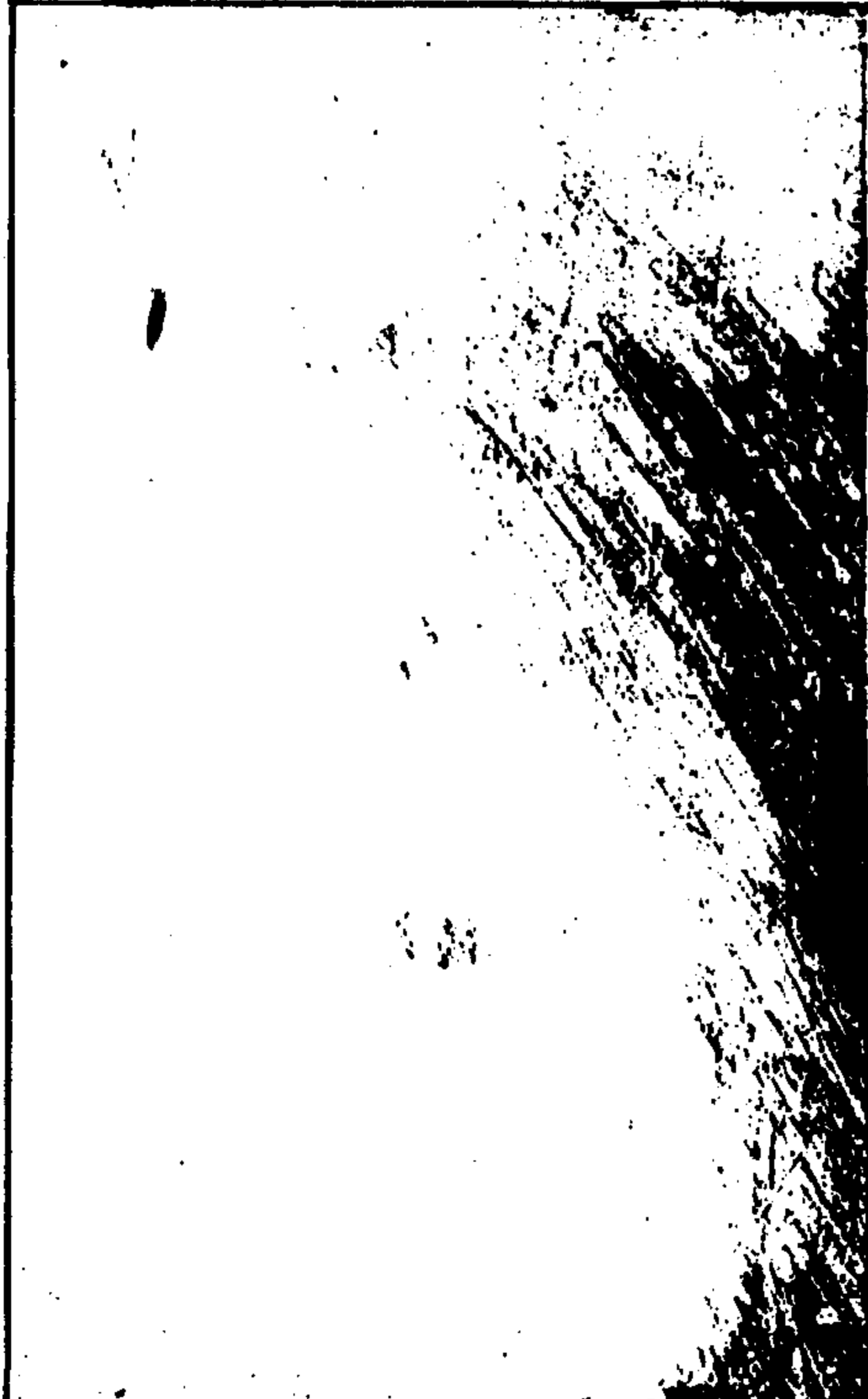
近有論學曰南泉關而少墟方方南泉之圓圓少  
墟之方者其兩派陽高景逸乎  
曹真子曰少墟沉潛聖學踐履篤至問業之士如  
雲而少墟剛揚剛切循道謹嚴益亦以行為講以  
行為學者也昔有問狀是例以天命之性者楚何  
方欲訓解其人曰意公自言其性耳楚何為之要

然少墟命友於白下疑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  
在座者曰此人渾身是解其亦有於論講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馮少墟



高忠憲攀龍

攀龍字存之少有異稟毋投果餌必僮僕而承弱冠  
 舉於鄉邑令李復陽與顧憲成講學序序攀龍往從  
 之聞李材修身為本之旨欣然有會己丑進士選  
 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詆毀程朱攀龍上崇正學闢  
 異端疏閣臣王錫爵柄政黜陟乖方又上君臣同心  
 惜才遠佞疏語侵錫爵謫揚陽典史自歎於斯道尚  
 未有得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真負此生矣途中嚴  
 立規程為半靜坐與半讀書法兩閱月始抵謫所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高忠憲 三

民情正士氣輯諸儒要語朱子近思錄刊示諸生又  
 為地方除一大慙不以謫官為傳舍也已而假差歸  
 與李材辯論數日大意謂格物致知是大學入門  
 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曉  
 然知為人為己義利公私之界端在於此初學下手  
 必從此始然後善必為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可修  
 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既築室湖濱  
 名曰可棲借吳志遠歸子慕二人扁舟往來兀坐相  
 對作靜坐說及復七規程甲辰秋同顧憲成復揚龜

山東林書院一遵白鹿洞會規每會必取儒釋朱陸  
 真修真悟之辨諄切指示常日勤物敦倫謹言敏行  
 此吾東林八字訣也林居垂三十年天啓初起光祿  
 寺丞值上元節缺上供天鵝祥瑞恣索攀龍援舊例  
 以家鵝代并殺無名供費若干積弊如洗中官懾服  
 會廣寧失階外戚助貴中官之家皆奸細窟宅攀龍  
 謂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請逐鄭養性誅李可灼見孫  
 慎行論舊輔方從哲紅丸一疏作而嘆曰一部春秋  
 也持論益侃侃無所撓忌者靡不側目尋轉太常少  
 卿有恭陳務學之要疏言明理所以明心明心所以  
 出治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  
 反以不孝為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為大忠黑白混  
 淆賢奸倒置貽害何極疏上副俸三月已轉大理少  
 卿又轉太僕卿方鄭之黨益憤且懼切切以東林為  
 言給事中朱童蒙因疏訐東林於是講學諸臣鄒元  
 標等皆去位攀龍亦疏辭有講學何罪頗空法紀之  
 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之語居無何即家起刑  
 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時座師趙南星為太宰門人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高忠憲 三

魏大中為掌垣師弟相約以懲貪救民為主會副院楊漣首擊逆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攀龍又列貪穢御史崔呈秀罪狀以聞呈秀遂合群小嗾忠賢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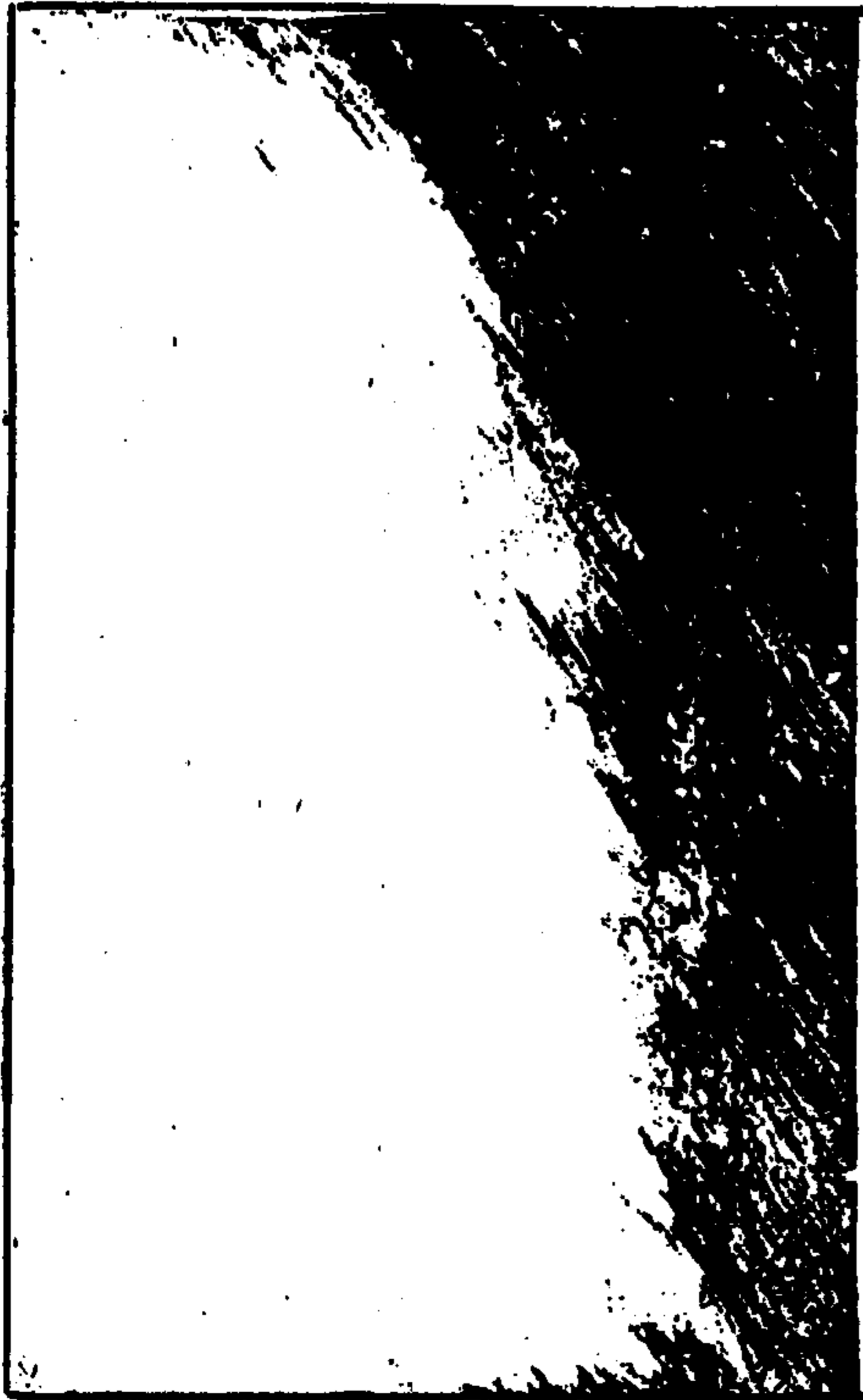
東林必殺公乙丑忠賢矯詔戍趙殺楊魏等丙寅又逮繆昌期周順昌等攀龍度不免三月十六日肅承冠謁道南利夜半得緹騎信書遺表一通置於几赴池水而死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又有別華允誠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高忠憲

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又何幻質之足戀乎歿後北面整立履無泥滓亦無滴水入腹越數日顏色如生崇禎初逆黨次第收公論大明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憲年六十有五攀龍之學以復性為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為訣四方從遊者至每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令靜坐以培深厚之氣居恒駁雜學最嚴讀聖人之學具于釋氏惟一性字聖人言性異於釋氏惟一理字釋氏無理故最忌分別如何可以綱紀世界扶植人倫生平不

二色一介不取燕居屋漏未始有惰容論者謂攀龍二十歲外便步涉程朱嘗自云一生用易又云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皆實錄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高忠憲



語錄

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格致然後理明心一所發自

然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

所能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之處恐必藏

焉以為自欺之王真見到之言也

無功夫則為私意牽引于外有功夫則為意念束縛

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

萬變皆在人執一毫我不得萬化皆在身求一毫人

不得此處透真格物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高忠憲 三

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性不可言聖人以仁義禮智言之心不可言聖人以

敬言之不知敬之即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

不識敬

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

程子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是

誠者本體也敬者工夫也不識誠亦不識敬不識

敬亦不識誠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使隔一

能識得身  
心即天地  
宇宙在  
矣

曾除却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

我之私便是除也愚謂真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

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

地在天中而地之氣背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

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

自相依倚剛柔相摩如此纔着意便不是

問知覺之心與義理之心何如朱子曰纔知覺義理

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又曰提醒處便是天理更

別無天理由此觀之人心明即是天理不騎驢覓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高忠憲 三

驢

貞之義大矣哉四時以貞為冬四德以貞為智隆冬

之時萬象寂然無朕大智之人一點伎倆不形中

庸尚綱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上蔡去

一矜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盡在這裡至哉言矣

伊用先生說遊魂為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亾堅者腐

更無物也此始不然只說得形質耳遊魂如何成

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即天地也不可以

存亾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亾戒避佛氏之說而



費子說

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况幽明之事昭昭于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不識本體而操持念頭以為恭敬解釋經書以為窮

理是養佛禪者也既識本體但保任一靈不知精

義復禮者是五穀不熟者也

編之為書其於前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君子必有所短小人必有所長君子難親小人易比

故世人於君子惟見其短于小人惟見其長無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高忠憲

乎好惡垂方川舍倒置

文公聖賢而豪傑者也故雖以豪傑之氣樂終是聖

賢真色文成豪傑而聖賢者也故雖以聖賢學問

終是豪傑真色

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功夫只是一懼字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明道先生之言句句是真悟此方是真修勝菴先生

之言句句是真修此方是真悟

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

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

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

一班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

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于天理之

精微矣知其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

此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高忠憲

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言語形容然

其大要則不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

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即博文之謂也

居敬即約禮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

故博文即惟精之謂也約禮即惟一之謂也二者

合一而進而主敬為本故理日明瑩則心日靜虛

動直而初非溺于詞章心益定靜則理益發深透

原而初不流于空寂此聖學所以允執其中也

昔未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

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  
卽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  
已發未發者卽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  
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心中者心之所  
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和者心之所以爲用  
感而遂通者也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  
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復  
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爲喻謂未扣  
時原自驚天動地已扣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高忠憲

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  
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  
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  
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  
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  
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  
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  
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  
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

時爲天命之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  
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于未  
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  
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懺情歸性之訣而以爲  
無發時者失其義矣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  
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  
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  
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高忠憲

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  
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  
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已還他湛然而已  
大抵着一毫意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  
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  
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  
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  
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  
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

是復性之道也

萬曆癸丑秋靜坐武林發光山中作靜坐說越二年

觀之說始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借以涵養

初學者借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

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

心以主于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

意亦非着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

不着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

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高忠憲

始成終者也

明儒以理學而成節義者其人甚多議者遂以忠節目之愚謂忠節特理學之一端耳偶值事變而致命遂志亦無所容心於其間也倫生害仁輕生傷勇君子固篤之熟矣未嘗學問而甘蹈自刃者其於孔孟成仁取義之旨正自不同

鄧潛谷元錫

鄧元錫字 號潛谷江西南城人 傳錄

學校志畧

吳天生民若有恒性以有契倫而人道助焉然人生

而蒙於天性人道廢廢焉爾也於是乎作之君作

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則知師也者助天明民覺之

以降衷恒性而定之命也斯其重於大君乎等矣

虞帝命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民賴以生孔子躬神

聖之資明天道而察民情上達唐虞下憲殷周憫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鄧潛谷

王路廢而邪術興也轍環於列國冀一遇而世以

混濁莫能用於是退而論次詩書修正禮樂贊易

以明天道修春秋以定王法其門人弟子循誦習

傳高可佐王下者德成材遠以成適於教蓋孔門

師友於唐虞若巨擘而素王之業終古一見也然

帝王之教學不在于州郡京邑而在乎山澤壇壝

之間雖其甚盛而世升降係之矣其後仲尼沒微

言絕以七十子之徒林立而大義章明當是時有

若居魯子夏居河西子張居陳澹臺戒明居楚子

聖學宗傳

鄧潛谷

學之入

前漢書  
師說篇  
附錄

貢終於齊大者為師傳卿相不者友教士大夫而  
 子貢之傳特盛田子方段干豳之屬皆從受業而  
 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思孟續業焉漢承秦坑焚之  
 後天子不悅學叔孫通附帝意就漢朝儀因用為  
 太常諸生共定儀者咸為選首而魯兩生竟斷斷  
 不肯行也其守道不阿世如此武帝即位頗垂意  
 於六藝之文董仲舒上言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  
 天下之士始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  
 于燕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御潛谷 五

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齊魯自胡毋生於趙  
 董仲舒當是時儒者王吉貢禹留意于風俗教化  
 之務匡衡孔光張禹之倫以經學位三公為天子  
 師恩數隆重近古未有而諸經生各尊尚其師說  
 終無外慕臨位而不敢受必以讓其師比從政守  
 師說不敢廢國有大政大議不敢應說懸斷舉師  
 說為對而篤誦服勤至身為之死中更王莽更始  
 之亂禮樂崩壞典文殘落而志誼嗚然不替也故  
 先漢儒風特醇光武中興訪求儒雅明帝故從受

天子執經  
問業

文中子  
卷七

經桓榮引桓先生及弟子升堂上設東面坐置几  
 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千人帝親執業諸生或  
 避位發難帝謙謙不敢對曰太師在肅宗為太子  
 時受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春二月巡狩詣焉  
 天子備弟子之禮受尚書一篇乃行幸儒者鄭均  
 宅問道賜尚書祿終其身其後桓帝時諸儒郭泰  
 賈彪等遊太學學士宗之與司隸膺太尉蕃尚書  
 暢更相褒重而太學生競為危言深論以激世為  
 宦者所忿嫉於是鈎黨禍作而學士之誅慘烈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御潛谷 四

道喪于載而隋王文中子皇然遠覽於周公孔子  
 之道遵修鴻業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當是時河  
 汾之間講義勸道絃誦歌不列於庠序而新新  
 休休微言眇論庶幾哉洙泗之風其徒遵其道而  
 受業者數千人會且開唐宗昌明之治而房杜王  
 魏之倫因成佐命也太宗掃風沐露銳情經術四  
 方秀又挾策負素全集於京師而文治勃興於是  
 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酋長並遣子弟入學  
 凡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唐室孰莊列

日休季子

書亦得登科入仕皮日休請立孟子為學科謂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光乎百代諸子之不異於道者惟此而已矣非列之文荒唐之文也方外之士鴻荒之民豈能有益於輔世貞教也哉此之不列而彼之崇長何也請下有司有能精通其義者視明經選皆尼不行時老鄉顯行儒道始末昌黎韓愈始銳然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後愈為湖州刺史潮人未知學愈多方導之秀才趙德沉雅專靜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且排異端宗孔氏請詣筦州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邵潛谷 聖

學以督生徒宋興重學尊先師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校重本實先是侍講胡瑗教授湖州二十年召為國子師程正叔請太學就瑗瑗得其顏子所好何學論大興之命分主教事當是時顯與弟頤得汝南州教頤所授道學之要而發明光大之會歸於六經顯中和具體頤敬義成德天下師仰為洛學關中張載鏡然於古知禮而務之道關中人士師尊之躬行之多與洛人並蓋孔子沒至是千五百年矣而道始有所歸是時藍田呂

仲淹實宋之儒者

聖

大防大臨兄弟受學于程張至南渡而程門弟子楊時尹焞道成德尊為當時表儀為左司諫陳公輔所忌惡天子下詔申禁時焞方以處士薦召為崇政殿說書辭不至于是侍讀胡安國力既爭之曰自嘉祐來頤兄弟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為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乞下禮官討論故事哀其遺書用羽翼六經於是公輔等交章痛詆遂罷去而道學之禁始於此迨韓侂胄以熹侍講時格內批扼已也欲甘心而未有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邵潛谷 聖

奸人逢之言此輩以道學目之何罪獨名之偽學可立證於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言令勅學士專師孔孟禁偽學而濂洛關閩之書遂為世大禁胡絃沈繼祖其誣誣熹以十罪其徒蔡元定佐之為妖詔熹落職寔元定道州已理宗讀熹四書集註及諸書大尊信之封徽國公蓋宋亡而宋學大昌嗟夫士論每公于身後而媚嫉取快于目前善乎唐應德有言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為天下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

聖

寄在山澤而師道為天下私難有所寄無以異而  
世之升降係之明與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以文  
淵閣學士宋訥為祭酒一日上召問卿昨午默坐  
廂房色頗厲何也訥頓首言臣荷厚恩念欲為國  
家効犬馬力造士昨生徒有造次步履失容者  
皆臣不能教也所致故靜自尅責上嘉嘆訥頓首  
問犬馬臣動息聖明何從知上曰朕欲時見卿念  
學事煩不欲為數數故遣画工圖卿像以來因出  
像示訥訥感泣頓首謝嗣後正統中兩都祭酒皆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鄧潛谷

得人比為李忠文時勉南為陳做宗時大關王振  
權震天下時勉與抗禮矯首以擅伐官樹供私獲  
建時勉方坐東廂考業神色自若已矯首樹校園  
于前諸生司馬詢百千人伏闕請寬宥有召大用  
者獨奮請以身代事問皇太后乃得解教宗考績  
至都下振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走筆書而歸其  
禮幣竟不往蓋一時風尚肅正者如此陳恭愍選  
粹南幾學言稱古昔勳必禮則所巡行不居公府  
宿于學宮群士競奮故風習最淳大學士薛瑄處

宋儒結集  
在程朱明  
儒學之  
文成程朱  
有儒學之  
善學成有  
善學之禁  
所謂道高  
一尺處高  
一尺處無  
非善而  
規規自完  
孟子所謂  
非先自好  
之士

士吳與弼胡居仁之倫言純師行純法為明備元  
弘治初監規積馳詔起侍講謝鐸為北祭酒鐸先  
後祭酒兩雍律已率人嚴立規約起會事章懋南  
祭酒懋以父喪力辭特旨為增置司業一人署監  
事以待以編修羅欽順為之聽懋終制日赴官及  
懋至諸生翕然質疑問業人人以為得師也程朱  
歿至是且數百年矣濂洛之微言大義既絕於是  
新會陳獻章公甫於靜坐中見端倪始復追泝程  
門王靜無欲之緒而恍有得焉其徒湛尚書若水

理學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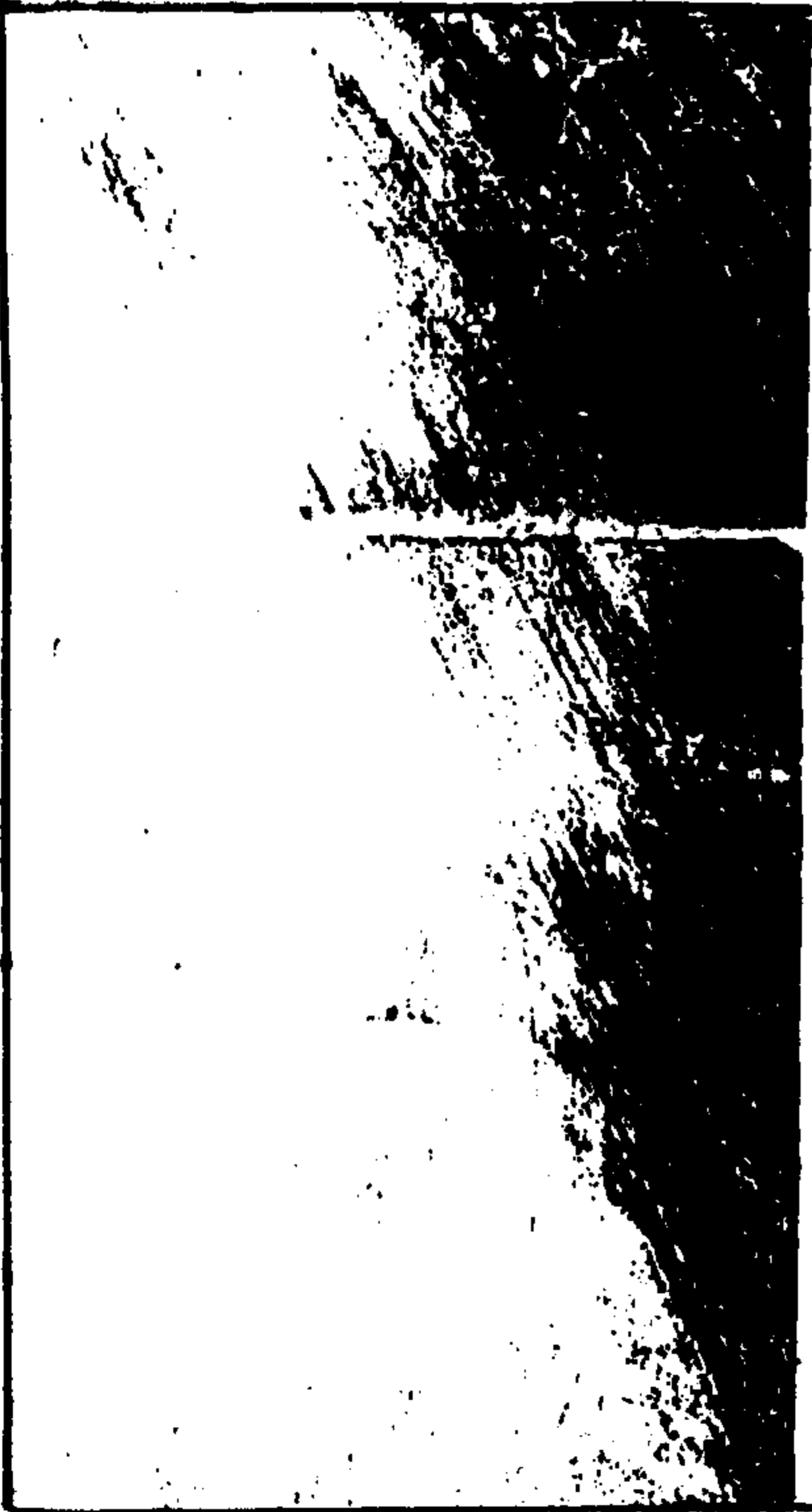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三 鄧潛谷

皆本師說而庚繹之受學者至數百千人工文成  
守仁謫龍場深有悟于良知之說大學古本誠意  
特傳之旨拳拳以其道易天下士翕然嚮往至數  
千百人其高弟鄒文莊守益歐陽文莊德暨湛之  
門人程禮書文德先後為辟雍師往往以王湛所  
名學建書院自文成之說行於時獨守程朱以反  
身實踐不變者獨羅文莊欽順呂侍即相為最醇  
宋學自永樂尊顯而來天下士守朱文公所註經  
如金科玉條不敢少抵忤而王文成求端於立本

揭致良知為宗旨時與朱異而評論始興又機神  
 天縱不拘故局方往往為有方士所深疑又自以  
 為簡易直截之學二千年始顯號召同學汲汲若  
 不及功高衆忌而謗議大興嘉靖初南宮發策至  
 斥為偽學欲焚書申禁及起平思川卒於師彖宰  
 葺以論學異同故深搆之奪贈諡卹典且下詔禁  
 學於是詹事館御史延各疏言其學不詭於聖人  
 皆不報隆慶初大學士階常國詔用言官請下廷  
 議進侍即瑄新建伯守仁從祀孔子廟庭而先後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潛谷 吳

嗚呼深矣  
 潛谷嘉靖中以易魁江右是歲謝公車不赴問之  
 曰吾斯之未能信也問者以為迂後沉潛於道且  
 三十年以經微悟悟以悟釋釋者述其當久之以部  
 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白沙貫相望于定江清  
 海開于於廿年前得讀其函史近復讀其五經  
 禮郁率澤於道德可利華實並茂之士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鄧潛谷 吳



章本清漢

漢字本清南昌人自小學時張木山公試以對云趨庭孔鯉曾從詩禮之傳本清答云大學曾參獨得明親之旨張公奇之十三歲見鄉人有負債受鎖禁三日不得食者本清代為償釋之讀性理通鑑纂其切要十六歲補弟子員性靈益徹即寐若不寐然其談經輒了了會有宿師問日子近日談經甚覺簡當何如本清曰請以鏡喻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後丁父白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章本清

城公銀過哀血溢且苦家政與弟嘆曰世人只是利欲薰心我屬何戀戀錙銖為耶遂悉焚白城公遺券弟漢病請禱願以身代三十三歲始學易三十六歲輯圖書編慨正學之日濟悲心源之日川以通天地人曰儒自命爰自古太極圖河圖洛書易卦以及天道地道人道皆以類編名曰圖書編凡百二十七卷流布寰宇又於東湖之濱構洗堂每月念五集諸友人弟子於中講習靡倦鄧潛谷來會出兩史相證郡守范晞陽入覲疏薦如徐輝督學朱處對聘主白鹿

明

洞書院五經四子各有著述為學箴四條一曰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庸經綸立本知化育此是聖人全學庶幾學有歸宿一曰虞廷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此此是心學正傳庶幾學有入路一曰顏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後已此是為學真機庶幾不廢半途一曰明道每思發論間有多少不盡分處象山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功夫此是為學實地庶幾不惑異端甲午赴廬陵重九之會羅近溪鄒少樞王塘南劉述亭鄒南臬劉喜聞諸公聚晤連日有問學以何為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章本清

明

宗本清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為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併歸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故書曰德無常師王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如王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為得所宗耶但善不擇不精不止不一而擇善止至善又在志聖學者自擇之又問凡會必如之何為得力曰作會本是善與人同與會却要取人為善蓋將我這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中煅煉其習氣銷鑿其塵心何等得力况



卷之二十三

嘉言善行有多少可觀法者乎越數日入青原山王  
塘南云世學宗禪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已云朝聞  
道夕死可矣周子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意終  
始皆無便是僞者超生死處鄒南泉云今之學者不  
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種種不同豈  
能如孔子之毋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  
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絕之  
矣本清自少而壯壯而老口無非禮之言行無非禮  
之事交無非禮之友日無非禮之書巡方吳安節以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章本清

胡敬齋例疏薦于朝少宰楊止菴奏授順天府儒學  
訓導以陳獻章來知德例月給米若干丙午翰撰趙  
體衡給諫曹真子主江西試以公與吳康齋鄧潛谷  
劉濬霄四君子微辟事策士丁未督學蘇湖垣賓興  
江省士盡率以謁公於豫章書院而受學焉戊申八  
十二歲卒卒之前與諸門人論為學根基只在孝弟  
着力既歿同志友人暨門弟子私謚為文德先生

把柄

心性說

心學傳自虞廷流派遠矣韓退之云孟軻死不得其  
傳陸象山自述其學得之孟子嘗誦其言曰宇宙  
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  
心此理同千百世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  
無不同甚喜吾之心得同聖人而作聖之功亦易  
為力於是舉日用之功惟從心所欲既而覺師心  
之非也始悟孔子之從心所欲有矩在焉始悟陸  
子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且指盡心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章本清

之聖人言也惟其聖域之優入是以心理之大同  
吾且未識其真心何敢遽同乎往聖嘗以此求諸  
聖賢之典籍焉舜大聖也曰人心惟危湯大聖人  
也乃曰以禮制心孔子有舍則入之訓孟子有求  
放心之言大學云正心易云洗心易其心諄諄若  
此者正教人辨危微存亡之機而求明此理之同  
然者以自盡焉耳然而未易辨也心之廣大舉六  
合而無所不包虎豹豺狼莫非生意而慈悲普度  
雖摩頂放踵在所必為皆心之廣大也心之精微

析萬殊而無所不入垢穢瓦礫莫非致道而探索  
隱僻雖鉤懸鏤虛剖析都虛皆心之精微也心之  
神明徹千變萬化而無所不用縱橫翕張莫非圓  
機而與世推移雖神通妙解倏忽流轉皆心之靈  
變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集火疑冰變幻靡定雖  
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  
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嗔蹴雖特凶之後本心猶有  
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于未  
喪之前或指點于既喪之後克念罔念聖狂攸分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章本清

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為  
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為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  
嗔蹴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  
不生譬之黃金不陶不淨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  
競指眾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曾子之贊其  
師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腐偏乎不可尚已  
以孔子之腐偏不可尚者濯之必江漢暴之必秋  
陽使遮以眾人見在之習心而未嘗暴濯者強同  
乎聖心且曰立賢聖位非吾所知也此大學所以

論性者論  
性善性惡  
一善為純  
然不易之  
善性也  
古程氏三  
說正於不  
同處見其  
同指為純  
善矣

言正心必先之以誠意致知格物

古今論性者紛然不齊孟子一言以蔽之曰性善蓋  
性一也有所謂無善無不善者非止言其源乎有  
所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者非止言其流乎有  
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者非止言其末流之弊乎  
有謂為我至于無君善愛至於無父執中至于無  
權各執其偏見而舉一廢百餘杞柳湍水生之謂  
性食色性也之說均之為一偏則非知性之全者  
故孟氏直從天命之本源而言之曰善真有以乾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章本清

砥柱障狂瀾而功不在禹下但天載無聲無臭不  
可得而窺也乃自其所發端者驗之曰天下之言  
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以迥其流而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一皆吾性之順應以探其源而仁義禮  
智一皆吾性之本其觀之孩提而知愛知敬無不  
同也觀之眾人而乍見孺子入井無不同也觀之  
行道乞人而不受嗔蹴之食無不同也惟其性善  
之同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克之足以保四海

此豈孟子之獨見乎孔子繫易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願學孔子而其言固有所本矣宋儒倡明孔孟之學以正人心息邪說宜乎一宗性善之旨以挽其流而歸之中也己吾嘗得之程氏焉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是亦言性之源也曰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譬之木清是木濁亦不可不謂之木是亦言性之流也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是又合性之源流而

本則者氣質性則無不同故謂有氣質之性有天地之性則非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章本清 堯

孟言之也言雖不同無非發明孟氏之旨張子氣質之性雖為後儒所信從猶不若孟氏之言簡而盡由宋以來或偏於剛或偏于柔委罪於氣質者固不能窺性善之蘊然求之高曠虛寂者謂修性不修命萬劫英靈難入聖域性命而二之其說不攻自破獨佛氏謂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若將探性之源頭以示人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真也安得真信孟氏性善之旨者與之共學乎孟氏之學

外錄

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是下民之恒性即上帝之降衷故孟子謂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即天性也故謂聖人惟能踐形孔子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之謂也詩書孔孟明訓昭然性固合有無顯隱內外精粗而一之者也後儒乃謂有氣質之性夫人不能離氣質以有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別賦也謂氣即性性即氣渾然無別固不可謂氣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氣亦不免裂性與氣而二之何惟其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自二其性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章本清 堯

天地化生游氣紛擾參差萬殊故人之所稟清濁厚薄亦因以異是不齊者氣質也非氣質之性也善乎陽明先生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于器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強弱之不同性則一也能擴而克之器不能拘矣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是氣也質也性也分言之可也兼言之可也謂氣質天性可也謂為氣質之性則非矣謂人當養性以變化其氣

質可也謂變化氣質之性以存天地義理之性則  
非矣孔孟本欲合物則仁人形色天性而一之宋  
儒未免析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二之二說不容  
並立果一之乎抑二之乎當必有辨之者矣

憶癸丑公車江西友人謂吾鄉此時講學其主盟  
不在縉紳而在布衣蓋指本滄云閱五十年始得  
所著圖書編目錄其要語

數則以質之天下後世  
曹真子云薦微之典吳臨川而後猶及於新城之  
鄧元錫安福之劉元卿南昌之章廣四君子者學  
足明先王之道才可裕應世之猷或謂諸君為粹品  
或謂高多備行雖難黃之口善善不長不免厚責  
副于盛名寤索難於洗垢猶計其志存於道乎  
亦庶幾得學之所在而不僅以獵榮為學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章本清

業

楊晉菴東明

公河南虞城人為諸生時沉潛敦固絕無機械屹然  
有必為聖人之志萬曆庚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遭  
封公喪哀毀踰禮舍欵葬祭一軌於紫陽家禮而憂  
之以情理之安服闋補原官遇考選授禮科給事中  
神廟靜攝君臣睽隔東宮未立公疏凡數十上舉朝  
仰企以為凜凜丰骨有古人折檻碎塔之風癸巳河  
決大稷齊梁淮徐之間方數千里人相食請賑之疏  
日上而天聽彌高公乃繪為流民圖申之以說窮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楊晉菴

業

此離之恠宛在目前疏入神廟惻然久之傳于三官  
省覽莫不泫然泣下遂出帑帑數十萬往賑事載皇  
明從信錄甲午以掌吏垣忝是年大計激楊澄叙無  
枉無縱以仰贊平明之治公多力焉禮闈占經分較  
最稱得人公不認座主門生名語諸士曰朽夫辭此  
非敢矯情薦賢為國不宜私樹桃李至其切磨道義  
期無愧賢科則不厭規誨之倦倦也閱卷時公以中  
式人數不如例爭之甚力為總裁洪都張相國所憾  
借事左遷陝西布政司照磨聞報頗行無幾微覘於

色曰君命也何官無職業可修而鄙薄之乎關中當  
 事者逆止之於途公始領差歸歸而與學講道弟子  
 執經問業者百餘人所與往復問辨者如鄒南華馮  
 少墟呂新吾孟我疆劉允陽耿天臺張和陽魏見泉  
 楊後所徐匡獄馬見素諸君子疑義相析累千百言  
 弗明弗措諸如修城閣葺學宮設義莊滿腔仁愛隨  
 寓輒流事無巨細處置必周居恒有言曰身有顯晦  
 道無窮達孟子所云窮則獨善其身還覺非是家居  
 二十七載經撫按疏薦二十餘次動以舉夔稷契濂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楊晉菴

洛關關口之適遼事孔急公家食未嘗談兵而感時  
 觸事慨然有請纓之志光廟御極以延議起太常少  
 卿陞光祿卿是歲天啟辛酉都城始建首善書院公  
 昔與鄒吉水馮三原等尺牘問辨者今則一堂共訂  
 羽翼聖經此明興二百六十餘年理學振起之一會  
 也轉南京通政使未行而司寇命下平恕明允每事  
 必焚香告天會有挾私謂決獄無斷者公引年乞休  
 疏凡數上得旨褒以清望暫准回籍卒於天啟甲子  
 年七十七歲公毅然以斯道為己任庶右聯云種萬

古綱常要立定自家地步做兩回事業須推開物我  
 藩籬又云道脉來千年都不任却教誰任志凝出一  
 念肯加功終有成功嘗云性無不善心有不善文成  
 無善無惡心之體言心非言性也故曰心不在焉存  
 亡惟心之謂與其剖晰性命微旨語超悟則觀體陽  
 明踏實地則表鉢文清尤于二氏教闢之不遺餘力  
 晚年病來備有支離處著性理辯疑與學問答論性  
 臆言山居功課等書行於世吳橋范文貞贊之曰論  
 公之心則濟世安民之心論公之志則繼往開來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楊晉菴

志論公之學則躬行實踐之學論公之品則之金璞  
 玉之品進則莫安宗社退則澤被閭里真天民先覺  
 問世真儒直接洙泗嫡傳並駕程邵諸子道全德備  
 仁至義盡優入聖域者矣  
 論性臆言  
 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  
 殊都是此氣為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  
 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寒熱之性氣猶草木而理則  
 其辛辣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所稱與生俱生與

形俱形猶非至當歸一之論也夫惟理氣二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此也非理隆於清氣之內也得氣濁者理自昏暗人之所以爲愚不肖者此也非理殺於濁氣之內也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正惟是稟氣以生也于是有氣質之性凡所稱人心惟危也人生有欲也幾善惡也惡亦是性也皆從氣邊言也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探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即所以爲理也故又命之曰義理之性凡所稱帝降之衷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楊晉菴

民秉之稟也繼善成性也道心惟微也皆指理邊言也蓋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探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夫一邊言氣一邊言理氣與理皆分道而馳蓋氣者理之質也理者氣之靈也皆猶銅鏡生明有時言銅有時言明不得不兩稱之也然銅生乎明明本於銅孰能分而爲二哉人性之大較如此如日專言理義之性則有善無惡專言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是人有二性矣非至當之論也

氣質之性四字宋儒此論乃適得吾性之真體非但補前輩之所未發也蓋盈天地間皆氣質也即天地亦氣質也五行亦陰陽也陰陽亦太極也太極固亦氣也特未落于質耳然則何以爲義理之性曰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然二者名雖並立而體有專主今謂義理之性出于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于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于醋則可謂醋出于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且氣質可以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楊晉菴

性名也謂其能爲義理也氣質而不能爲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于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宋儒亦不得而知也吾讀性理諸篇而窺其所造矣王陽明先生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史太常玉池不然其言作性善說闢之余乃遺太常書曰伏見高識發揮性善之旨闢陽明于無善無惡之非功不在子與氏下矣明性亦有是疑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

益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未起固無所謂惡亦何所謂善哉夫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善焉譬如鑒本至明而未臨於照有何妍媸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今謂其說與告子同不惜危論闢之竊恐起陽明子九原當必不肯心服也此事關係學脈非淺故敢為是言以相証要亦未歸于是而已

范伯元問孟子道性善是專言義理之性乎曰世儒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陽明卷三

都是此見解蓋曰專言義理則有善無惡兼言氣質則有善有惡是義理至善而氣質有不善也夫氣質二五之所凝成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二五原非不善之物也何以生不善之氣質哉惟是既云二五則錯綜分布自有偏勝雜揉之病於是氣質有不純然善者矣雖不純然善而太極本體自在故見儒子入井而惻隱過嗜臠之食而不屑氣質清純者固如此氣質粹濁者未必不如此此人性所以為皆善也孟子道性善就是道遠簡性從古聖賢論性就

只此一箇如曰厥有恒性繼善成性天命謂性皆是這一箇性孟子云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則又明指氣質為性蓋性為氣質所成而氣質外無性則安得外氣質以言性也自宋儒分為氣質義理兩途而性之義始晦豈惟不知人無二性而一物分為兩物乎所謂義理氣質者亦何嘗窺其面目哉善乎范生志伊曰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蓋氣質即義理故不必更言義理也又云識得氣質之性不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即義理故不可專曰為氣質也此二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三 陽明卷三

段語下段更為精絕學者悟得此則不惑于氣質義理之兩說矣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為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明即善也無一善而萬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為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為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為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心

之體者性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今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

氣質之性四字是宋儒指出而晉唐真切見得理氣非二故于前人之說而更為洗發一審意非低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明儒考

三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四

杜

郊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楊爾淑全編

明儒考

趙一炎

曹貞予公子沐

于沐字自榮平陽之安邑人爲諸生時與盱眙馮應京以聖賢之學相砥礪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訂經世實用書強半出諸腹笥成進士授淮安府推官護慶寢擒劇盜爬淮泗間利病擢給事中論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曹貞予

一

奏皆天下大計萬曆庚戌與高陽孫承宗分試南宮所取多名士以吏垣掌內計佐太宰富平孫不易斥小人之渠率其黨相與磨牙爭之久之公與富平相繼引去泰昌元年以太常少卿起家屢遷都察院都御史居憲府雙藤倚戶外百條肅然有傾太康之風遲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東警薄都城論劄日數十下條對商確不移漏刻詰奸警備旋至立應精強少年皆欽手噴服旋罷吏部左侍郎公薄嗜慾勇辭讓進禮是義不失尺寸當推少宰時越關中馮恭



定而川公小人藉是兩恭之公周讓不可不旬月堅請去旋去逆關之難作而東林之黨禍烈矣戊辰崇禎改元召公為左都御史未幾閣訟起公據法守經力為糾正久之以年至乞身庚午致仕歸卒于家年七十有七公為人孝弟忠信明允篤誠立朝務持大議論人務取大節主持名教愛惜善類其天性然而于小人有其彈劾處分皆惻然如傷有一言可採寸長足錄未嘗不引而進之其或反唇相稽捺戈入室雖引咎自責退而忘其誰某也萬曆中黨議播于庚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曹貞子二

戊而煽于辛亥二三小人飛謀釣誘以一網盡東南西北之君子公佐孫富平稍剪其勾萌撞其機牙而滋蔓潰決不可禁禦卒至旋出旋退以公俛仰三十年雄唱雌和黨同伐異以人國為孤雛與黨論為終始天下事遂不可問矣公之學唯仁與誠仁則無我好賢疾惡皆一體也何惜乎黨議誠則無偽直內方外皆天則也何畏乎學禁公真有本之學哉

書刊卷之二十四

夫道無之非是無人弗足講學以明道士農工賈皆學道之人漁收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章縫之士無慮萬億蓋令其日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川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耳活套撥拾粉飾以為出身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恬不為異非其質矣而于立身行政毫無干涉于是君子厭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曹貞子三

薄其所為而聚徒講道人遂以道學目之若以為另是一種豈不惑哉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然而行不然而藉是以干貴人捷徑者而其名為道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入誰能甘之則群起而相攻而講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于實則必囑然有修不論大節細行一一不肯放過雖力量不同未必盡無疵而不自文以誤人也所學出于名則有張大其門面而于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為言說而謂其為道夫夷之隘不害

其清惠之不恭不嘗其和然亦何必曰此隘此不  
恭正道之所在而陋孔子于下風乎羅近溪逢人  
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而開略處亦誠其病乃  
學者得其開略以為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羈誠  
有如止巷跣所謂賄賂于請任情執見等說是其  
坐女子于懷而亂之而猶侈然薄魯男子不為也  
而可乎但今因止巷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  
食夫此學乃乾坤所出不毀何可一日廢也似更  
當推廣而俾千百學校億萬章終無不講以及農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曹貞子 四

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  
辟名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做程子學校之議布之  
天下以主道教于一切鄉學社學之衆漸次開發  
而中務有位之士以興學明道為先圖其學則以  
躬行實踐為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  
天通或以入合天或直臻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  
人合一修悟非二舍天而言人舍悟而言修則淺  
矣近時學者知普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尚未盡言  
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守而不能致和能

卷之二十四

正心而不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  
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真悟則必益盡其真修  
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聖道未見徒  
義改過沒齒以之也汙淺陋不能窺道毫毛其于  
所謂八所謂修百孔千瘡故諺陳如此

仁體策

仁人之用仁舉諸我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  
則有封域有封域則有急緩有急緩則有校量其  
甲者易入于納交聲譽之偽其高者亦回而不直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曹貞子 五

泮而不粹暫而不恒虧而不滿夫湛然而仁其油  
然而仁與奚暇校量哉昔先哲之談仁也曰仁心  
之德也而泯之者乃于心之內更求德焉非德不  
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  
心而不言德而泯之者乃于人之內更求心焉非  
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矣不知人焉知仁故  
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曠至矣若理若氣若  
形若性若身若心貫通矣泮合矣天也地也萬有  
不齊之物也我也其生之所自一也鴻濛未闢之

能中道能一體為物然不非感通有所以隨之者須先有在

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故譬  
 明各具天不獨豐人不獨備人不獨得物不獨關  
 其中通也一陰乍動一陽來復倏忽瀰漫周于天  
 地貫于萬物亦其中通也疾病痛癢相連相關不  
 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以其中通也  
 而或者乃曰毋齒子痛則常聞之焉有物痛而亦  
 通嗟乎毋齒子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母非  
 一體耶此其體之本也木則無不木也不木則無  
 所本也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體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曹貞子 六

出而游園圃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體之之郡城  
 焉遇其邑之人則體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  
 體之之郡城焉遇其省之人則體之之海外異邦  
 焉遇中國之人則體之之曠洋之水木石麋豕之  
 為叢遇似人者而體之之矣方其未體也木也及其  
 既體也不木也且光風霽月何與于我而忻狂風  
 陰霾何與于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于我而喜荒  
 原頽墮何與于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于我  
 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奈何日日周游時

時茂對入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為賞以目為惜  
 語云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則不木不  
 察則木顧華裔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  
 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裔亦得其所也  
 盡人之理亦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脈絡之分也理  
 一者公溥之量也故蛇龍歸道聖王之愛物而庸  
 衆不解但謂祛民之害仕元明學魯齋之大用而  
 世儒過貶則以疾時之甚然征伐可廢乎刑誅可  
 弛乎仁人未嘗不嚴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曹貞子 七

仁辨之以心不辨之以迹除莠剔蠹以殺機為生  
 織花鐵鶴以生機為殺故砒灼不廢于騰膚夏楚  
 不斬于愛子虞廷四罪魯國肆告周王一怒宋公  
 不阮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  
 為體則體大以四體為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  
 體為人則人大以四體之體為人則人小大體者  
 能卷能放流衍于衆小體之中而衆小體不能隔  
 也四體之木則知瘞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不  
 知瘞弗思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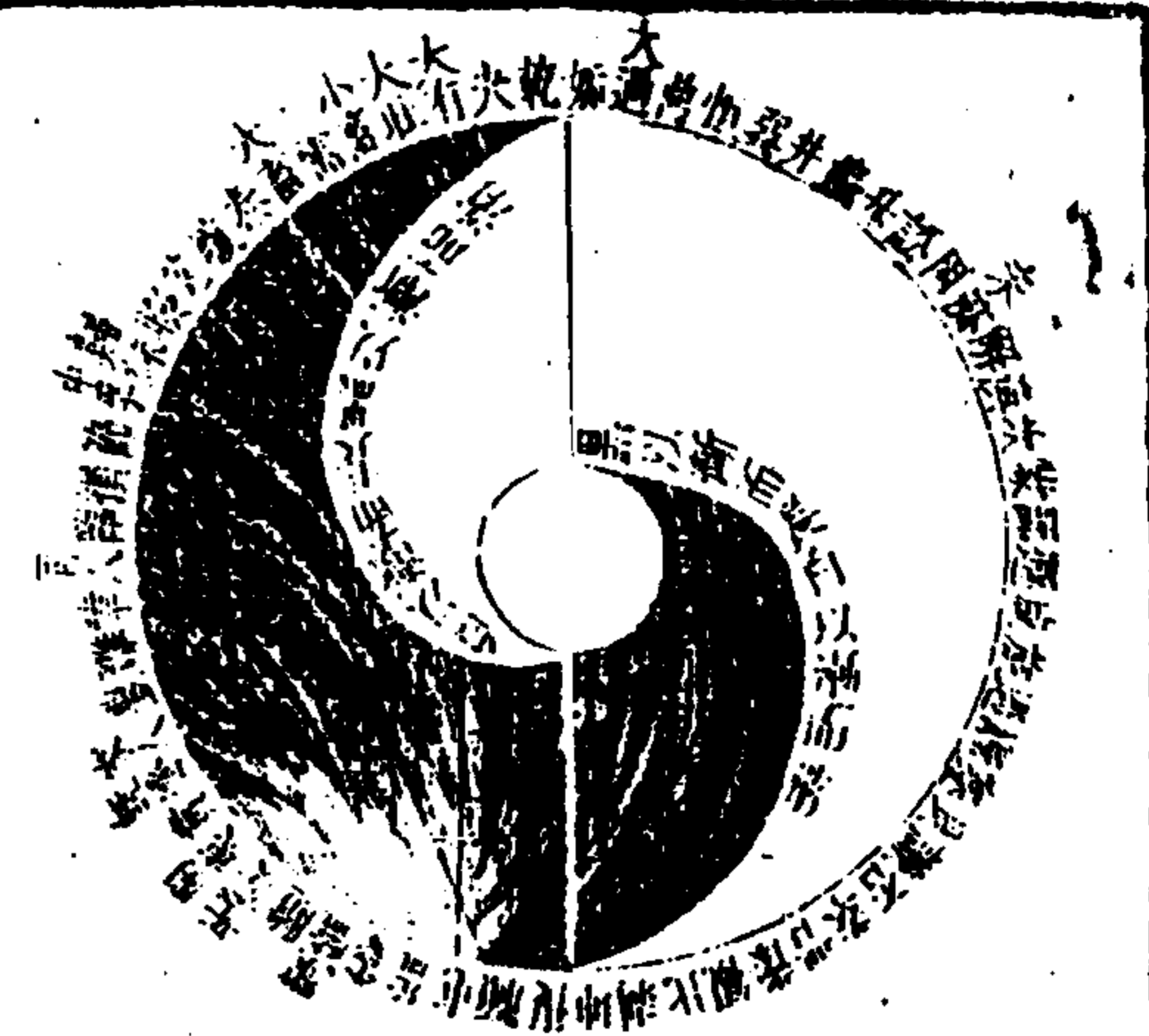
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  
道無窮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絕學未輟  
于命而萬世之太平輒營于中仲尼之生千古不  
疾堯舜之心至今猶存仰其體存也故曰會人物  
于一身通古今于一息區區補苴于百年之間君  
子以為猶木也故仁以為己任古之成仁者如此  
高景逸曰吾見貞子先生于長安中終日欽欽目  
明耳聰手恭足重即其中空虛而無適也可以證  
性矣夫性空言之則無朕也實證則有象也先生  
非其象乎故先生居鄉乎鄉立朝乎朝告君者足  
以定群驚明罔是告友者足以明學術闢道與見  
于咏歌者足以暢天機流性蘊所謂循是而動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曹貞子 八

進其則之道也此  
之謂性此之謂善  
夫學性而已矣性善而已矣何以證性善也事親  
從兄仁民愛物非性之善與此外復何事哉先生  
仁體一篇大段盡之憶萬曆壬子耶先生于京師  
時以吏部請告東裝臨路接引從容迄今五十餘  
年矣始讀其遺文就中論議多昔年語次及之所  
惜少年寡味伊時不知領畧每一追思慙負此老

來瞿塘知德

知德字矣鮮別號瞿塘四川梁山人穎頗長凝重不  
競十歲通舉子業嘉靖壬子以禮經中式第五後會  
試不第因雙親疾遂焚引侍養及父母歿相繼廬墓  
六年不茹葷不御內以親不獲祿養終其身麻衣蔬  
素誓不枉見有司居鄉恂恂少長皆接以禮家無長  
物有即助人婚葬者有瞿塘目錄內篇十卷外篇十  
卷徵辭與古多發前賢所未發其剖析天理人欲圖  
解有功聖門因宋儒以易象失傳遂遠客萬縣求溪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來瞿塘 九

三十年悟四聖之象悟孔門一貫之旨講無欲之學  
真有自得萬曆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  
除授翰林院待詔疏辭令原銜致仕仍令有司月給  
米三百石靜坐誦讀老而愈勵年八十卒門人李繪等  
梓其遺集



陰以漸而長  
 乾 坤  
 大壯 否  
 夬 遯  
 泰 觀  
 臨 剝  
 復 坤  
 陽以漸而長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朱程第十

白路者一陽復也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即為乾之純陽

黑路者一陰姤也自姤而遯而否而剝即為坤之純陰

復者天地之生丁也未幾而成乾健之體健極則必生女矣是火中之一點水也姤者天地之生女也未幾而成坤順之功順極則必生男矣是水中之一點火也故乾道成男未必不成女坤道成女未必不成男

坤而復焉一念之醒也而漸至于夫故君子一質之士可以成山

乾而姤焉一念之差也而漸至于剝故小人一煽之火可以燎原

學者只將此圖黑白消長玩味就有長進然非深于道者不足以知之觀此圖者且莫言知造化性命之學且將黑白消長玩安危進退四個字氣象亦已足矣了得此手便就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便即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修德凝道之君子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朱程第十

卦乃伏羲所畫也初畫此圖時也無傳授只見得天地間止有此陰陽止有此消息盈虛生死始終大小長短之理畫圖於壁每日玩之亦非求合于伏羲之卦也偶一日見序卦此圖合之可見造化自然之數非有所安排也而伏羲千古之秘於此圖盡洩矣

或問宋儒已前皆不知太極為聖至宋儒乃指為理

又不明言其何理此何理也曰仁義禮智信之理也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已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說道字自道路上說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說中字自規矩上說德字自著積上說極字自關門一掃統括微妙上說

朱子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來雅堉

十一

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為萬物之根若如此論是孔子之言未明備必俟周子之言始明備矣蓋孔子之言已明備無欠缺包括無極在其中矣周子恐人認錯了太極二字為有形之物故云無極正所以解太極也朱子說平下几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通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通功夫吉凶悔吝都在此上面生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個理字千思萬想消不

得我一個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個恐字大丈夫以天下為一家以萬物為一體既不知事親從兄則一家之中且乖戾矣况仁民愛物乎故曰君子務本孝弟為仁之本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心學晦明解畧

心學之一明一晦天實回之也心學常明于天下則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來雅堉

十一

世多聖人麒麟鳳凰不能出走獸飛鳥之類矣即今書者吾儒所治之業也天下無不讀書之聖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此古今聖人之常大舜適言且察况書乎蓋天忌尤物聖人之經不使人見其全經聖人之傳不使人見其全傳縱醫家之靈方卜術之奇數藏之秘府者亦不肯久留于人間書可知矣夫書與天地本無忌碍且有與有廢而况于生人乎觀天不以全書與人則知天不以全聰明與人矣故心學不常明聖人不常生皆

本不詳  
其人也

大有以同之孔子之聰明千古一人而已信乎子  
貢以為天縱也孔子之後門弟之多者莫如鄭康  
成長相從千餘人名其鄉為鄭公鄉榜其門為通  
德門一時天下之相信以為孔子復生矣自宋有  
程朱而鄭公之業遂廢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  
于一人也程朱在宋為名儒今日之設科皆依其  
証疏然大學首章頭腦功夫未免差誤他可知矣  
王陽明以大學未會錯簡又可見天惜聰明不肯  
盡歸于一人也陽明之說是突然又以格物之物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來聖辨

認為事字教人先于良知而明德二字亦依朱子  
又不免少差又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  
也故天下有治有亂心學有晦有明皆天以聰明  
困之人力不得而與也其本愚劣少壯之時妄意  
聖賢山林中近三十年所註有易經集註大學古  
本入聖功夫字義理學辨疑諸篇與程朱陽明頗  
有異同昨友人致書以天下義理程朱說盡陽明  
不必議之將程朱之証取其科第而復議之非儒  
者之用心也此言蓋為某而發非為陽明也殊不

其人也  
折衷

知理者天下之公理人人皆能言之不反覆辯論  
豈得為儒且議者議其理也非議其人品也若論  
程朱陽明之人品俱千載豪傑泰山北斗皆某之  
師範也豈敢議之陽明在今日之儒乃聰明之極  
者但立論傷于太快略欠商量陽明亦未嘗議朱  
子之人品也亦議其理而已使前人言之而後人  
再不敢言之則墳典者乃伏羲神農黃帝顓頊高  
辛之書孔子不敢刪矣春秋乃列國侯王之史孔  
子不必修矣傳註有左丘明鄭康成王輔嗣孔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來聖辨

國諸公程朱不可出一言矣言之者不得已也為  
世道計也伊尹之非子覺之而誰孔子之文不在  
茲孟子之舍我其誰皆不得已也世莫我知不得  
不自任也蓋天而世人之聰明入聖之功夫少認  
不真則其用功之先後不免以緩為急以急為緩  
古人有言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堯李之根不  
結松柏之實名儒言之門徒千人從而和之後生  
晚進差毫釐而謬千里有駸入于異端而不自覺  
者所以不得已而辯論也且如墨子乃戰國之大

儒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有貴儉兼愛尊賢右  
鬼非命上同諸篇當時之人比肩孔子故古文有  
仲尼墨翟之賢之句唐之韓昌黎猶予之韓子曰  
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  
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  
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儒墨墨子乃大儒何嘗不敬  
其父哉而孟子乃闢之何也蓋老莊之徒棄仁義  
陋堯舜排周孔如墨之與白冰之與炭明白顯易  
知天下後世必不見信獨墨子似是而非觀其稱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來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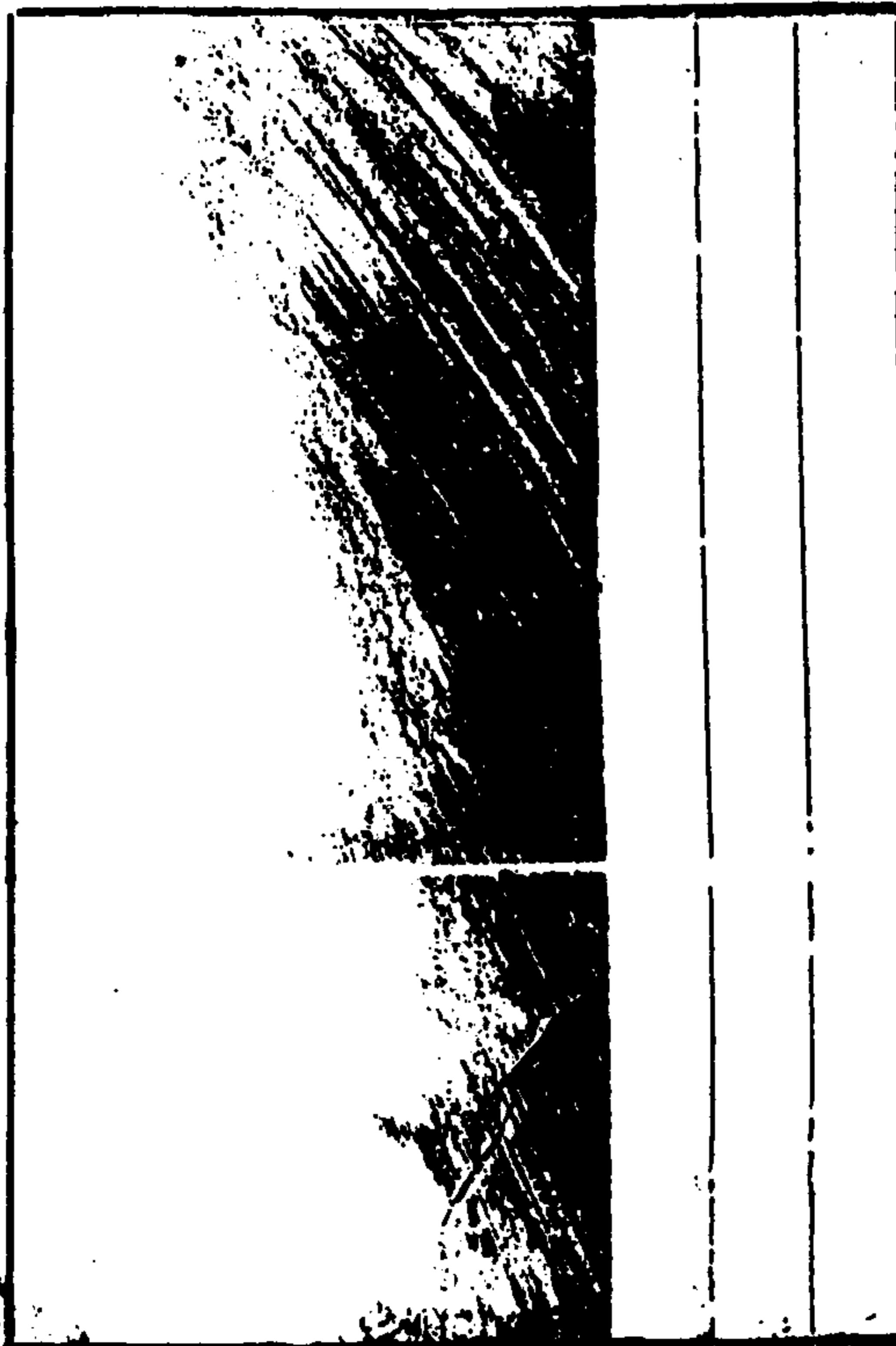
堯曰宋椽不斲茅茨不剪楮扇曰嚴父配天宗祀  
文王其立論兼愛一篇孟子悉傳之後世其流必  
至于無父非墨子真無父也故辨論者不得已也  
昔程子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此  
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必有  
益于我此言說得好德亦此意也

聖學于太極圖有領悟故世知有求知德之易亦  
所謂實之不可掩也其學問大旨以格物二字爲  
主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后知至克己復禮爲仁  
養心莫善于寡欲此三句語乃一語也何也物  
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  
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功夫明是說

後一步功夫皆有欲効忠信之意至謂明德不作  
虛實不昧即五達道也自其通于天下曰遠自其昭  
于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即下文言敬止仁敬孝  
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  
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上老老長  
長恤孤之德也而後求諸大學也此正五帝三王以德  
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于天而虛爲不味  
爲明德則尚未見之施爲以何事明明德于天下  
哉據格物訓格去物欲亦是徹上徹下功夫但既  
知紫陽節理是說前一步則去欲豈在窮理之外  
耶不去欲何以爲窮理也以達道訓明德于理亦  
不錯但德既虛靈不昧其所設施自著落在達道  
之中有體豈患無用哉聖學術北正集中亦多  
快論然其所効直諒于先儒者往往亦有偏處偏  
處由其識力未到涵養之跡而快處頗爲明麗不  
可不存其人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來聖集





鹿忠節善繼

得方在  
得方錄

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久徵御史以諫言諸  
父正黨禍作傾身急左魏諸公難所謂鹿太公者也  
公性端方謹愨歸然如斷山少以祖父為師小章句  
薄溫飽讀王文成傳習錄而辨之慨然有必為聖賢  
之志每與同儕談說經旨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  
謂其能記憶也公對曰只是要醒如何要記醒的如  
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觀  
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誼脚夫豈有疑于心乎自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太

是而論交日盛萬曆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吳  
郡周順昌禔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  
部山東司主事職擅法與同舍郎某爬搔利病洞悉  
源委丁內艱毀幾滅性歸而遠邇來學者舍不能容  
隣居僧院幾無閒室服除補戶部主事署廣東司事  
遼左方闕餉輒發金花餉遼神宗震怒公得謫一時  
省臺諸忠直大列無不為公訟言者解官歸門人日  
益進每拈尋樂大青為及門談柄光廟御極首復公  
官典新餉廉直介立清操絕俗尋改兵部職方主事

題覆章奏時遼陽 初陷中外洶洶公為大司馬草疏  
請述其斬其以伸 國法會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因  
用廢弁與職方即 耿如杞左職方持之力首揆葉福  
清擬司官不得違 阻之旨公上書福清曰邊疆之壞  
由於債帥中外諸 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  
自愛其官不得不 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  
公不徇情面之人 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  
方為市永無不債 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能違阻  
之司官為易得勿 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為小失也福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太

清謂其刺也怒已 而屈服焉歲壬戌孫高陽以閣臣  
理部事請冀述臣 熊王於法公舉手加額迨高陽自  
請督師公請從適 吏部缺司官群欲挽公公不可曰  
軍中無苦樂但問 所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其嘗一  
日在幕中高陽嘗 云子居東拓地四百里敏退七百  
里無一不出伯順 經畫而口不言功功亦不及僅以  
久次轉員外陞武 選司即中而忌高陽者百計阻之  
遂與高陽同歸家 居四年學力日克痛除將就月認  
影響浮游之病而 一言一動觸處逢源說約一編日

與同人諱復口授崇禎初起公爲尚寶司卿陞太常  
司少卿管光祿寺丞事細大兼營到處修明職掌未  
三載復請告歸公做人做事一味認真學以認理爲  
主而言理卽在事上故其言曰讀有字書却要識沒  
字理則公之自得可知矣先是神廟末年高景逸馮  
少墟鄒南泉講學京師同志者邀公聽講既而閉相  
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公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  
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後數年與景逸  
偶遇於朝房辨析疑義景逸恨相見之晚具疏薦公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禘 三

佐高陽丙子秋七月東兵破定興是時公移疾江村  
無城守之責毅然授兵登陴守七日而城陷東兵挾  
刃逼公公不爲動遂死之當事者以殉義聞詔贈嘉  
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諡子祭  
造墳所著有四書說約認真草三歸草若干卷行于  
世子化麟舉辛酉順天鄉試第一伏闕頌父忠不勝  
喪死

此段補出  
理學

此段對前  
此理非彼

此理非彼  
此理非彼

認理提綱

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  
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  
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爲指  
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手指稱種種原爲人觀  
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入復就指  
點處成執滯談懸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  
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入得其生物者以  
爲心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得以生此心與天並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禘 五

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而論之上下四方往古  
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借大宇宙都呼吸一氣  
之中故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  
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  
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

此理不是涉懸空的手臣弟友是他着落故學以爲  
已也而說個已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  
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  
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

得亦也不然日新顯成湯且為枯禱矣

此理不是

此理不是莊看象的中心自盡是其底本戒欺求謙

內省無惡全在人所不見處討個心安此開然之

所以異于的然也若微涉體而便與本來性命不

相干涉縱鴻勳偉伐籠蓋一時而那塊地方終未

着底如何摸得快活如何熬得劫數故萬變中入火

不燒萬古中歷劫不化全在開然二字上得力

此理不是

此理不是落畦徑的只要主以無私之心境不論常

變見不論偏全事不論成敗名不論污潔清可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任可也和可也去可也死可也因可也故曰君子

仁而已矣何必同

此理不是

此理不是有等待的隨時隨處自有當盡的職分自

小至老無顯無晦只求個件件不虧本分時時不

虧本心便了故天地造化天地之壽常帝王經綸

帝王之日用那有學術功業之分窮養達施之異

乎是亦為政吾與點也其理自明

此理不是

此理不是有終窮的就此事只了得此事不得遮掩

他端就此時只了得此時不得帶携後日總此事

體去而復來孔子不足者必勉然非敢保既勉之

後永無不足有餘者不盡然非敢定不盡之後更

無有餘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孔顏一道也不助到此則何有于我祇為焉謙而

是舜猶謂道未見併為誣聖矣

人人求良方孔子有極效的方曰能近取譬人人求

是法孔子有極簡的法曰不欲勿施這個方法真個

能破久隔者而使之驟通聯渙散者而使之歸一

人自為體驗隨所感應以一點萬然生意淋漓布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渡人非木石能無感動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信乎窮天罄地無所不徹緩來動和此物此

志也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也質直好義而達邦家

也擴克四端而保四海也恭寬信敏惠而不侮得

眾人任有功足使也總之以一貫之忠恕而已

人在世間誰不求樂而常得憂周茂叔尋孔顏樂地

此善度身世的法門故樂自有真不是逍遙閑曠

的生活吾人心中有趣纔得樂而趣從何生從不

愧不作而生愧作何由去從自盡本分而去如不

發憤做起只一味隨俗浮沉則本來之面目不開  
世俗之纏縛漸固因無用力處遂無得意處畢世  
戚戚那有出頭的日子故須把自已萬物一體的  
本性提起用十分力量保護之于隨時隨處實實  
求盡一棒一痕一捆一血這樣喫緊工夫纔得本  
性常伸與天地萬物共呼吸于一氣孔子自謂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憂憤處就是樂處常憤便常樂  
憤樂無窮並行不悖故仁為己任即工夫已到難  
忘猶病之懷而內省不疚即怡慄無息自有心逸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修

之妙君子以眾寡小大無敢慢為泰名教中樂地  
固若此也不於此處求樂而求於境豈知待境  
而樂已枉難必之天且人心無足孰是開眉之日  
孔顏蔬水曲肱簞瓢陋巷一日樂在其中一日不  
改其樂彼原自有欄柵也萬物皆備一章樂之本  
體工夫皆盡矣

一生學力所與同人共講求之者大端不外乎此  
初必之為此說也同學者討之日子於何用上遂  
八而玲瓏了無隔礙至此耶日天地同德之此理  
耳理不明舉是成迷開日便窒理一明往古來今  
橫衝直撞總是這件物事又何用乞靈于鬼神而  
索照于史冊乎明道曰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

却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己體貼未有能自得  
者他日公又日子誠陽明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  
隔碍也謂得之于陽明亦可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修



尋樂大吉

周茂叔語兩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樂者生人之趣如

其不樂為聖賢何益仲尼顏子當日原樂而其樂

處何在豈汝注意的放曠原有入手着脚的生活

孔子自謂時習謂顏子不惰學時便是樂時而這

個生活有端倪無文字

端倪無可名強名之曰性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喜怒哀

哀樂為發露而操功于慎獨

性無可名強名之曰仁仲尼論處仁安仁利仁志仁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不造仁一日用力於仁而于諸弟子問仁獨于顏

子重舉全體以告

仁一體萬物而以孝弟為本仁義禮智樂其實總在

孝弟堯舜武周不外此道塞天地橫四海皆是物

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虛為實若無能有有還無也靜

為動根固能章章還固也

著落在萬物欄柵在一心明德非二事修已安

百姓非二事成已成物非二事入德化民非二事

又云有終  
正其本

可與言

皆得五則  
分不得便  
可與言

全是自正  
雲

無耻不成  
人過而能  
改便是聖  
賢

物事不能

而博濟與直達有辨居礙與居簡有辨則欄柵原  
自有在豈可泛言康濟混言休息乎

天地萬殊總是一本識得把柄纔好下手而形與性

分不得仁與人分不得忠恕一貫原非借言教化

川流豈容分指學須是莫知下學上達分不得教

何嘗有隱文章性道分不得看來為學只在當下

學術事功亦分不得也

當下便是樂地願外便惹愁腸不處富貴不去貧賤

豈無人情只為要做君子遂不得不咬定精鐵士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在當日原非愛名并不怕死只是個方寸屬我一

夫雄於九軍

丈夫舉頭天外此心此理既同為聖為賢在我愛的

是狂狷惡的是鄉愿

而於大節處做人偏于冷落處看人全要有耻不妨

有過豪傑為聖賢大率如此

孔子未敢輕以權與人獨以時字集偏至為大成具

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世豪傑

意必固我盡絕如眼中不受塵沙耳不受玉屑批却

尊窾無事處事脫胎換骨因俗變俗

謂魯討逆寓多少機括為衛正名川多少輪旋匪直

為魯衛之政也便是為東周的手段作春秋的心

腸總之性體原自廣大仲尼以一心起萬化耳

至誠自能盡性其次儘可致曲細究害心何物原來

是欲富貴蓋奉承軀殼要緊而不奉承良心也真

性不得出頭世喪道矣

世上只有兩個題目義曰利人各自做世界只有兩

般味曰樂曰苦人各自受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從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五

命上醒一醒從吾上認一認人自有樂樂世皆迷

認得我時不必尋孔顏問樂願學孔子的已先尋

着樂處

從來文人槩稱學者識得孔子之意誦詩則乍歌乍

哭欲鼓欲舞詩亦是學讀史則其事若親其人若

生史亦是學屬辭則行所常行止乎其所不得不

止文亦是學總之天地萬物皆此生意生意在我

法象俱靈吟風弄月從容自得孔顏樂處意在斯

乎

公卿試以前書不請世務一木強人也卿試以  
後書理學書勇于任事似豪俠人也入官修明職  
掌力持名教勇事以懷心為樂故有此編大凡公  
之所言皆躬之所到非徒口說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五



說約

會得此意  
大旨一了  
百也

論語開卷這一個學字是學個甚麼特習是甚麼事  
尋常論學動以博文為解記誦考究便是工夫卻  
不知博文離不得約禮離禮言文便不是學孔子  
原有正經註脚則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為頭腦  
以天下國家為着落以誠意為把柄誠意只是慎  
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天地萬  
物即天下國家也而戒慎恐懼同此慎獨孔子之  
所謂學即子思之所謂教也論語言仁即性也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手

德也孟子言心即性也即德也又恐人擬當下之  
人心以為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也  
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為心而必曰道心  
正見人之所自以為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  
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慎獨也故聞見莫非學之  
功則考究記誦延平以為玩物喪志謂其于本心  
實際無干也只這時習章曰說曰樂曰不愠此何  
等滋味向非于人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怎  
得這樣真切這樣超脫豈是考究記誦摸得着此

仁者天  
地萬物

章是孔子自寫生面全重特習蓋本心難味未嘗  
不自修持只轉念易乘學而易厭時習則工夫無  
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說可知已遠朋  
就正一脉道氣何樂可以代此不知不愠學原為  
已非為人知然名根未斷縱強支持終有愠意則  
學便不是色試把千古英雄勘到屋漏無言之地  
要說十分中全無一分為名的意思恐文王孔子  
而外未敢多許也這個學一生只此一伴的生活  
做不盡默識識此也不厭不倦皆此也志學志此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手

也共學共此也下學上達即此是下即此是上也  
朝聞夕可聞此也吾斯未信信此也自其在物上  
應的曲膏謂之格物自其徃行了所知謂之致知  
自其成了個人品謂之修身隨其居處有高下作  
用有廣狹如在家上學便謂之齊家如在國上學  
便謂之治國如在天下上學便謂之平天下心正  
身修即中和兩治天下平即是位育先看學  
後看論語便醒  
仁者天地萬物一體之本心也人而實一物于度外

卷之二

便非為仁然這個一體之心其通其塞全從事親  
從凡上起堯舜仁覆宇宙只叫做個孝子悌弟故  
此處說個為本是全副精神都准在上面澄心靜  
對討出孩提稍長的知能來不學不慮天根自露  
論語每提孝弟作學者功課孟子以入孝出弟為  
守先待後中庸論達孝而言明禮之可以治國即  
此意孩提之童一章點破真面目仁之實一章總  
天下之道而歸之事親從凡合而觀之肯趣自明  
不必又添註脚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富貴貧賤是身世大關頭起凡八聖全在此處所欲  
所惡人情不遠不處不去只為天理良心上過不  
去耳靠此一點心抵住兩般俗念然說個不去仁  
是無時可去的蓋富貴貧賤之交我雖打發過去  
然非一往而不再來之物則我之欲惡非一成而  
不再生之情終身攪扯無時無處非其所乘我一  
有鬆懈抵隙而人從前功行盡成灰矣故君子下  
仁是終食無違的卽造次顛沛一針不錯  
人把道看極輕死看極重道可以不聞死再沒有可

卷之三

的豈知人生修短不一而無不盡之身有生必有  
死如晝之必有夜也貪生怖死達士所笑但醉生  
夢死最不可耳道者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為人也  
乘此而來常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真死也生之  
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也知道者但  
論何時開不論何時死本性得現大事已畢生願  
沒寧說甚朝暮此個消息紙不能載手不能授口  
不能傳反而求之必有光景大要孔子為人聞  
道虛生虛死出此盡頭語滿盡天機是道何物聞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之者怎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須親自打開門  
去看  
論義喻利是分開指總的話聖任之界原只于此最  
當先辨君子小人各極其意之所欲做了一生各  
有無限條款不盡情形夫子卻從旁總斷一句一  
壁是喻義一壁是喻利喻字是無言之地自為認  
取卽各人亦不自覺賴先覺的喝破君子一生何  
嘗自全形迹小人一生何嘗自外名教而君子成  
就了君子小人成就了小人南軒以無為而為



原無補時

小辨矣  
便是動心  
名欺乎小

為而為分義利象山迦喻于志惟不得冬月汗下  
 纔知道如今的義都是利乃一樣生活兩樣  
 斯者道也信即所謂剛道也於斯能信則精粗煨燼  
 無非實際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必仕不必不仕  
 於斯未信即才堪驅駕功蓋一世只是鑽美精美  
 于性命毫無交涉聖門諸賢果達藝俱為世用而  
 開獨向性命處着力與曾點以春風沂水對知爾  
 之問者一樣機括故曰已見大意信字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畧隔一指如隔萬山未能不是謙言一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書

生求信一生未能此處工夫極實心地極虛  
 夫子一向不言性與天道只就日用間隨時隨處隨  
 事隨物應付出來威儀文辭燦然臚列人皆聞之  
 卻不知此正是言性與天道只是人不聞耳除了  
 人何處是天除了事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  
 性則天性為無用之理矣此與無行不與于欲無  
 言同機

天下大矣匹夫有之而能不與我輩要細招出不能  
 不與的情纔見得不與的本領又要看到原可不

其因不識  
 其多如指  
 其過無從  
 其之無比  
 其是也的  
 其詳

與的理纔見得不與的境界天下與我原不相干  
 必于不有者有而遂與者皆天下大而我也舜  
 禹原不會把天下當一個大物事看其禪其受其  
 官其家是何等心腸何等眼界學者不可不察此  
 一步學問巍巍者超然自立無物出其上也然人  
 本來性體原是如此不遇舜禹則此象不現  
 此心得之天命為萬應之宗而還以無心寂中動動  
 中寂即原與太虛同體無來山泰以有心而意必  
 固我織成一片遂把太虛的本象隱了這四箇字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書

隨人材質以為淺深不止富貴的因此苦自煎熬  
 低了品格功名的亦因此太自執着祇成伎倆即  
 道德的發念更細受病更深帝王聖賢之統且多  
 閏位故四個母字一塊好田地真真太虛之體省  
 多少事而却把萬事應得天則都穿透于玲瓏寶  
 藏中矣四椿是錮身鎖受了這鎖許多受苦處却  
 誤認為得意係藉聖賢的個個說精說一而通  
 作用只是個意必固我而已四椿來的不惡不  
 入其中而益入益甘永無反而

夫子志于經世故以知爾問然點之所對卻似與題  
目無干夫子何反以喟然與之三子以才技為用  
點以性天為用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遇  
不論顯晦境不論廣狹只是個素位而行活潑潑  
地纔無道德事功之分此便超脫了三子却又總  
包了三子彌綸天地只是等閑生活故夫子與之  
政對得本題

成人之美冷冷的提出這一款極有關係一個人的  
美惡既關于本人之休咎復關于他人之禍福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一個君子出來所成所不成合籠筭來多少好處  
小人反是或多或少不好處大凡人的善惡初問未定  
全係所成所不成這個機緣不是小可投在君子  
前與投在小人前門宗各向人鬼遂分故此不止  
刻畫兩樣人心腸乃痛指兩樣人作用此是孔子  
道眼看破故如此說人豈有知小人是成我惡敗  
我美而甘隨之者君子所成所不成反覺難親小  
人所成所不成反覺易入故自遠于君子而近小  
人耳小人作用他把美惡來顛倒一番使人既便

乞蘇小人  
之解及以  
為要長

于私情而復得托于名理怎不去從到此令人深  
恨那小人

夫子單提仁字喝破人生大事從富貴貧賤處發揮  
一番造次顛沛皆必于是已吃緊痛切矣然猶未  
說到死生至此以寧死而不忍去仁說一番直窮  
到無可加處何等精神信得及者便可以脫離生  
死惟不得史書上祀死如歸若接踵而起初以為  
是他輕生不知其為不忍害仁也害字成字宜玩  
不然使生而不害仁則輕死與仁何干傳習錄中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龍逢比干一段宜看

禮樂不是鍾鼓玉帛節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  
應事接物上討求應節中其常然而然極其中的  
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  
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兩個字又却是一個理  
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吾人  
細體之自見然禮樂雖自有個規矩却不可以方  
體定在求也只是以良心為主而因時因勢隨處  
求個妥貼便是這個禮樂看起來原是範圍天地

禮記

曲成萬物的大道理明明白白在世上現現成成  
 在心中而無人能與之合者蓋此非冥行者之所  
 能偶合亦非襲取者之所能附會吾人自己簡點  
 內有萬不能割斷之私欲外有萬不能抵撓之習  
 俗縱幾希天性一發孤懸如何做的出來故學者  
 真實得力處全在這個節字節者如馭馬者之轡  
 如行舟者之篙操縱疾徐起伏輕重煞有一段深  
 心在其總論之有大大主張其碎論之有細細分  
 疏纔能妙合規矩之中範圍曲成宇宙在手所謂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禮記 五

名教中莫大之樂地也  
 四書中學字總以大學為頭腦說個大學之道要着  
 人認生來性命莫把原來的家當自家小了即緊  
 說個逆道之方要着人尋着把柄一一腳踏實地  
 莫把有定的路數自家着了曉得從木上做而道  
 自得矣只修身為本一句可以盡之而修身為本  
 之所以然在知止一節惟其知止而後能得故須  
 以修身為本也物有本末四字開舉世之迷事即  
 跟物求處物即是事惟有本末故有終始知所先

後非做了本可做本只一味在本上做也亦非遺  
 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也所謂修身為本言我  
 只事事自修而天下已平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  
 物原在一處偶舉其一事而各樣齊到不然八件  
 可先幹那一件總之人在天下國家之中以身應  
 物而心動一意意有誠偽而難昧獨知物以知為  
 提衡而知以物為着落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  
 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  
 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誠正修而齊治均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禮記 五

一通在內  
 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耐耐者喜怒哀樂也而喜  
 怒哀樂所以于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者不中不  
 和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和者不依着天命之性  
 也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  
 依着天命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  
 之所以奪天性之權者在不睹不聞之地也人之  
 不戒慎恐懼者以為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  
 見顯也慎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天地

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為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既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為千變萬化之根原。不乖戾，故可為六通四闢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而天地萬物聯成一氣，以位以育也。人生來都抱着一點天地萬物一體的良心，不離方寸兩蓋。乾坤這便是現在生成不費一毫人為的本體。順而行之，莫撓上後天意思，便是道。撓上意思，便把道壞了。故君子為天下教主，只是修道。道原不是須臾可離的，而人之離道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不是在見顯上，總離其失着處，全在不睹不聞之中。蓋人心與天性爭權處，全在此。此處不着實下手，容賊在內，我以為隱微而容之，渠得我一容，遂逞其志。天下之潰決汎濫，不可收拾者，即是此物。人在見顯上，怕君子在隱微上，怕看來道原是生成的。修道只是還他生成本體，而得手處，妙不道慎獨。

聖人言鬼神何意也。寧直欲人知鬼神情狀，耶鬼神者，天也。天命為性，率性為道，一而已矣。天的無邊

新出鬼神  
論其方不  
處

此見

本領只從不二中，出人的廣大神通，必從一誠中得。莫要離方寸真根而求作用也。誠字是中庸筋骨前論，忠恕慥慥已露其端。因論天地間大作用，都自此立命。迺鬼神之神，德發揮源流，把誠字明點出來。後論舜文周孔，經綸制作，自孝親以達于治，國精布神流無處不到。所謂體物不遺也。而莫非其真性所不能自己，所謂誠不可掩也。其後覆物載物成物，歸諸至誠之配天地，而以天所以為天，聖所以為聖，總結之明，是此章註疏故曰贊諸鬼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神而無疑，知天也。無憂章意從武周起見，他兩人事體幹得好，使天下無一人不得遂其心，卻都是從體貼先人之意做來的。見得是善成先德，無憂二字是孔子從後看他想其受用。若文王當日視民如傷，聖道未見，何嘗驕然自釋乎。如武如周人以為幹各人之事，孔子以為體先人之心，此便是時中消息。今把文武周公名色諸侯天子規模，後先世數光景一總化却，不立通融，一看妙哉。此性千變萬化，而本可窮

大哉此性達天貫地而不可遺人只要把這點地方令他是也便是會萬古于一息合六合為同堂切莫把自己看的小了

聖人之道就指禮儀威儀說發育峻極就是這禮者禮者世教也所謂名教也如無此禮則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賊殺矣如今萬物各生各遂都是這禮維持所謂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也峻極于天言自天以下都是禮克塞就指發育萬物說非對也這大道是聖人制的要行這道還待這人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聖

無至德至道不凝矣德者一點天理良心所謂性也聖人這道是從性上制出看三千三百都是良心之自然而然而不得不然的則德性是道的根本君子凝道故尊起德性來要尊德性須著實加學問功夫把心要廣大着寬廣廓大原是本性狹小是人自着私欲束縛了故要致廣大然廣大原不是離了日用儀節的如嫌倫常為小節而任意疎畧則一事打點不到便是德性的一塊破綻求廣大越不廣大了故致廣大要盡精微把心要高明

着超脫透理原是本心學暗是人自着私欲錮蔽了故要極高明然高明原不是離了平常坦易的如嫌常道為無奇而專意放曠則一字不踏實地便是德性的一塊虧欠求高明越不高明了故極高明要道中庸溫故便指致盡極道的工夫說這工夫終身以之終日去幹那有遍數體驗既熟識見日進把道之根原漸漸看得親切了這便是知新既看破道之根原禮儀威儀上一些粉飾也用不着只是盡這一點極誠實的心這便是敦厚以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節

聖

崇禮崇者有這實心纔成了禮了把禮纔掀起來使立于天地之間不如一向之凌運衰微也此之謂德至此之謂道凝君子以學問尊德性便是明哲上下治亂無處不可便是保身  
做天下事要個不動心此真實老脚千古聖賢衣鉢而不動心要從工夫中得之說個四十見由工夫也告子先我先生原不消工夫若消工夫則先不得曾子問大勇于孔子只論自反就是不動心的至柄人好勇只是惡氣壓賢却惡理後邊集義不

使行有不慊于心即此意也入門判告子便就告子比到底知言養氣政對告子生活尋來告子怕言與氣動了心故任其不得而俱無求孟子却就言與氣上尋勾當都求之于心而使無不得更爲不動心之法直養無害害字與又害之呼應塞天地就在配道義上天地間若無道義便天塌地陷了而道義在面前非有浩然之氣的人便廢然而返氣之不可不養如此而何以養之還從養生義又要集非可饒饒就是助的心腸行有有字要着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佈

一椿不義也禁不得集字原不放一點空政爲不如此則便告子兩無求就是外義正便要助勿忘只禁說吃虧原多在助較論處自明知言精神在兩害上而生心二字是悟頭尋出言的根源纔照出言的下落天下大害只在言上定奪誰知口舌中偌大千條夫子不知言無以知人就是杜禍本察亂源的本領不動心真少此學問不得奈何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養氣離不了心知言離不了心萬法同從心生此章前邊尋不動心把柄拿的

原穩以告子視自家稍帶黜舍後邊定願學宗主聽的原准以尹夷堯舜視孔子稍帶群賢

從頭敘來到當下承鉢隱然矣見知聞知却須兼詳道性善者孟也願學孔子者孟也願學是學他時蓋性之善政在此非此不可言大成而這個消息豈可以偏見承之乎見知都得兩人政爲柏拘一人之見或見不全也各就所見以爲道便有未盡見的未到則傳的便偏豈不誤聞知者乎孟子之後有周程有朱陸人知周程之同以傳道也而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佈

知周程亦自不同明道伊川亦自不同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人知朱陸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陸朱嘗不同也八字著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南渡以後惟此二人其不同者各有所着力同一爲道也如在有陸而朱乃不偏孔子之道大明于天下見知越信該得兩個前邊各有兩個見知一定道同一定見未必盡同若盡同便只說一個不消龜舉兩個  
公之死也以飾著恤刑則胡向化疏云善繼生焉理學名臣死以封疆殉節人謂是見公而于四十

年交公知公之志知公之學當卿薦以前定交楊  
忠感利下問慨然有殺身不悔之意即登第後  
周忠介詩云策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裡尋  
猶津津以節義共勵至輪關四載出入戎馬之場  
病若死生只家常事故能全體通靈朝問夕可  
高陽哭公云予向規伯順之一非通齊得長息  
舉渾成虧也今乃親視其不之死生乎此言蓋得  
于日擊心識之餘意密神傾之後公真開道之士  
也夫公嘗謂予曰學問振怕有攙和夾雜以富貴  
利達之心而飾為道德仁義之事者此不必言同  
一忠也而子文與比于異同一清也而文子與伯  
夷與正為其有夾雜耳聖門履道而德果連真  
功名各有木色不必攙和此孔子所以惡鄉愿而  
思在伯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鹿忠傳 吳



呂忠節公維祺

維祺字介福河南新安人父心學有隱德以季稱里  
閭維祺為諸生時即毅然以聖賢自任登萬曆癸丑  
進士授山東推官以孝弟感民民為之化擢吏部郎  
清魏遺謝賜託常燕宗未正位人心勿定先請見于  
慈慶宮門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許干預政事旋予  
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與張抱初修明濂洛  
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為詭逆瑞喻之幾中危禍推  
考功矯旨另用戊辰懷宗御極起璽卿轉奉常上防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呂忠節

微八事授南戶部侍郎清嚴侵冒以百萬計任五年  
餘餉可支三年廉實不苦竭授南兵部尚書汰冗登  
勇兵實不濫復辟多士立豐苞大社講明正學未幾  
以父病乞歸集郡士立伊維社以守先待後自責與  
王惺所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孟守鍵許松蘿劉澄  
遠諸人大會于正學書院講太極周易發明致中和  
之義嘗述象山之言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  
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  
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戊寅流寇詭撫當事者議安

置河汝人心洶洶如沸維祺力爲挽止冬十二月賊  
勢稍緩寇河淮率家人分守北城營家貨勞軍士  
辛巳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維家人殺十餘賊次日  
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士責爲言維祺曰受國深恩  
與城存亡義無可逃况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  
執曰非呂尚書耶稔知公善當謀出維祺慨然賊遂  
掖出城門賊首曰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勦何逼  
人大甚維祺厲聲罵曰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  
止有一死賊令之跪罵愈厲北尚拜闕西向拜父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呂忠節 忠

與福藩同被殺觀者皆相視流涕維祺嘗言一生精  
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  
魯相傳得力于戰兢十二字故魯子易簣示門人曰  
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嘗  
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存  
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行世嘗作石隱先  
生傳以自况學者稱爲豫石先生

敬陳堯舜疏

爲敬陳堯舜之道願皇上純聖學懋聖德熙聖治以  
恒保泰運事恭值鳳曆復頒龍德恒耀正三載熙  
績時矣廷臣當無不因時效忠而微臣此疏直欲  
皇上爲堯舜或曰皇上方皇皇時艱言堯舜迂矣  
不知臣非緩言時艱謂爲時艱者正須從爲堯舜  
做起耳皇上英明天縱既可爲堯舜若一片憂時  
苦心豈欲爲三代以下主亦豈欲爲漢宣正欲爲  
堯舜者也惟是有君無臣往往負皇上德意卽老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呂忠節 忠

成忠悃亦苦秦交難洽則所以提轉一世之精神  
躋之唐虞還在皇上夫堯舜豈皇上所難爲哉只  
就向來所皇皇者而尋其源提其要卽是矣故莫  
如純聖學懋聖德熙聖治三者而已今聖學何嘗  
不純然學不如堯舜非純也堯舜之學其要云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我皇上試  
思何爲人心何爲道心何爲道心中之人心不但  
聲色當遠宴樂當節御宦官宮妾當嚴卽舉念在  
道而有所備喜有所備怒有所自用有所執而不



化亦獨人心願皇上時時提醒此心常使虛明活潑尤時時與賢士講論不輟以涵養心性消融意見是為不雜而精不二而一不急不亢而執中然則皇上之學一就業矣今聖德何嘗不懋然德不知堯舜非懋也堯舜之德雖欽明濬哲不敢自滿尤必詢事考言闢門達聰何虛受也皇上聰明神聖天下莫及然愚者不有千慮之得乎聖人不採狂夫之言乎舍已樂取尤見大聖人之無我其心愈虛其德愈廓然則皇上之德一勳華矣今聖治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名忠節 五

何嘗不熙然治不如堯舜非熙也堯舜之治其大者不過宅揆播穀若二十二人時亮天工是為急先務急親賢皇上綜覈名實加意富強急誠急矣第恐以一人聰察欲事事核人人督如理紛絲愈急愈結我皇上何不以擔當責政本以勞怨責部院以地方應做事責督撫量才而策按程而課必于先務大綱領處急提挈之必真知其賢急親任之所謂任一人足領袖千萬人提一事足該括千萬事此也如慮賢實難知不曰忱恂遠佞乎不曰

善好不善惡乎不曰剛人皆賢然後察而用乎然則皇上之治一魏蕩矣聖學純析理愈精而不惑聖德懋取善愈大而不爭聖治熙大行愈健而不息我皇上清明在躬而不邇不殖推心置腹而勿貳勿疑至于為閣臣者當任天下之重篤納牖之誠厚回天之力為大臣者當鑒覆轍之伏戎思盡瘁之篤斐為群臣者當各修職業共破藩籬勿規利開墻勿占風轉脚上下交儆如五味相濟如同舟遇風而又申明正學激厲廉恥使人人各發良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名忠節 五

心視為君父如為官視國事如自己家事方且拔茅以孚其志包荒以大其容朋人以與其群戒隣以防其富勿用師以消其吝如有不上下交而志同者哉有不裁成輔相舍福元祉者哉乃知皇上必不可不為堯舜諸臣必不可不致君堯舜底三載庶績之熙基萬年有道之曆在此日矣臣願皇上思臣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者非迂也

孝經本義序

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

教者皆  
之謂道  
亦曰行  
在孝則  
子體受  
全乃所  
傳孔子  
焉聖此  
一不不

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  
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為  
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  
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  
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  
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為長大倫  
有五而仁之于父子為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為原  
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為經地不得無以為義人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呂忠節

不得無以為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  
堯之時雍本乎親睦舜之風動本于克諧以至三  
代聖王莫不以孝為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  
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  
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  
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後世而  
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通傳于今其意與  
春秋相表裡乃或火于秦紛于漢唐偽于核邵黜  
于安石于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即筆寫

鈞鑿乎何  
人乃有此  
見此

易不然亦祇于家庭間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其  
為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  
本肯大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  
雷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惡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  
如天子躬行此道于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  
士庶人即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  
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  
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呂忠節

疏淪决排不可不歸諸海也子與氏曰春秋天子  
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祭於天  
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  
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會六經繼二帝  
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  
曾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昔元隱士鈞滄子嘗  
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  
上興起振作表章是經今天子天縱大孝同撥堯  
舜而參參論士人習孝經以宋黜孝經之年計之

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不敏學識淺昧猥以  
沉潛澆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竊取大義蓋欲發  
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  
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或於孔曾  
傳孝之本肯大義不甚刺謬而於經文一字不敢  
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  
宮而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意明而學  
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  
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呂忠節書

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  
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  
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強何繁乎刑名  
何憂乎邪慝禍亂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  
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晦於天下與後世  
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  
與蘇抑堂

學凡生書  
上學

學凡生書  
不學姑待

毀也久矣人人之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朕  
朕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為擔任將一副精神  
盡用之于此道而卑者祇役役於富貴功名意見  
蹊徑其高者又復耽入于懸虛以為道更有在也  
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即是轉擬即非即入世  
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為  
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  
入此幻與偽之為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  
以異於二氏也年兄云即今亦自可學誠哉即今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呂忠節書

亦自可學也弟有聰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  
中間難姑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  
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賢何人  
不由學問涵養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  
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即吾儕自  
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  
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  
耻者豈人哉然年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  
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偽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

多分一畛域恐吾涉于一邊意豈其然哉講學之  
偽誠有之然真者必於此出以其偽而廢真何異  
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暴多也朱聞以廢仕  
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  
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在此任他  
風浪起我只不開舟卽有炙手可熱者吾不顧焉  
卽鑄黨人脚吾不易焉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  
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  
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呂忠節

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世間一塵近  
日敝邑及隣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  
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最  
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  
爲之而已矣存古篇未知可行否彼中君子亦可  
共訂此否頃馮少墟有字亦拳拳於年兄卽今可  
學學只在今德不孤必有隣吾兩人於此終其身  
焉而已當自各有會心處悠悠世路不尋此山頭  
一着終於草木同腐朽老靡下而已敬與年兄

何謂無心  
字學矣故  
能成統一  
個完全男  
子

與友人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  
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  
風過花飛時究竟携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  
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  
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  
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日學問爲偽  
爲迂其謂世之學者豈無偽哉而真者固自真也  
以偽爲非去其偽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四 呂忠節

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其只於  
此心確然有不可拔處而於道則罔聞也吾丈聖  
賢之心而豪傑之才願相與勗之亦願時時有以  
教我

答馮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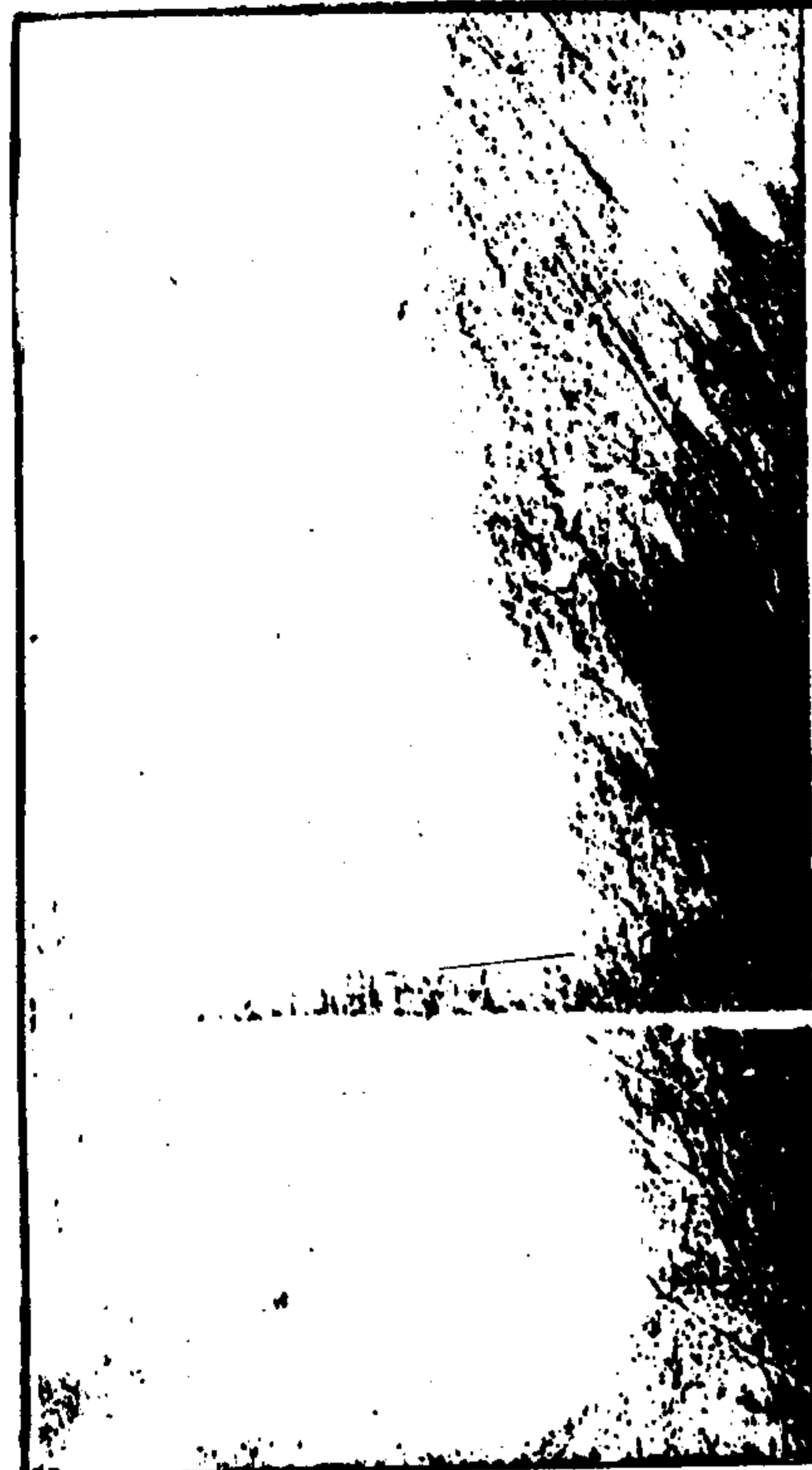
弟維祜問講學爲人所非笑何以處之口講學不爲  
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  
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後  
是爲隱怪講學不大倡其說於天下後世以承先

愚後自任以為法可傳自勵是為半途之廢  
從來談學者非為印迂無怪乎人以此皆之也果  
能盤根錯節而無棘手之時乎果能開室屋漏而  
無疚心之乎乎如其不能則不免于迂與偽也不  
學無思不為隱怪不廢于半途此足見豫石之學  
矣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四終

其書云

卷之二十四 居忠節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五

李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孫立勳全編

明儒考

鍾國士

孟雲浦化鯉

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兒時嗜讀小學十三讀易  
旁通經史十七補諸生慨然以古道自任聞西川猶  
先生倡道淑人往師事之讀擬學小記曰濂雅真傳  
具在是矣凡西川所言手自籍記尋貢入成均與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孟雲浦

我邇以道義相砥礪舉鄉試例同年具呈坊價公瞿  
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  
獨不列名及借計有司以故事徵驛遞路費皆變却  
不受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致公為重終不  
往謁官戶部權河西務惟與士民講六論發明正學  
行之日士民肖像祀江干奉命賑江南山左饑全活  
無算兩執親喪一準古禮起復補精熟歷文選郎公  
一意孤立雖貴要不少徇內外率例目視會張可卷  
棟以都諫建言國本論公崑起之遂作上意謂外專

以中外力救 削籍歸以恬淡古樸爲里俗先所聖人  
多化之公精 神強毅每漏下五鼓即起課諸子弟夜  
分啣唔不倦 所著有尊聞錄讀易彙言諸備要錄理  
學功臣言行 各賢卓行文集行世學者稱雲淵先生  
書

答馬子厚

辱過許且問 及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  
竊意子厚必 以天地間如許其廣大也人於其中藐  
乎小耳胡能 便以是氣塞之然此理易簡實無可疑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孟學補二

夫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則即浩然之氣浩然云  
者感而遂通不學不慮其心之所流而流也吾之心  
正即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愛  
親敬長遠之天下休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夫婦  
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行之加  
民見遺動乎天地者以此其功在于必有事其幾在  
於集義集義者即吾心之所安不學不慮感而遂通  
者也時時即心所安是謂時時集義時時集義是謂  
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然時時浩然是謂

時時爲天地立心是謂時時塞天地緣天地間本如  
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夫豈無是理而孟子故  
爲是強合而侈論哉子思作中庸論配天配地不外  
至誠論盡性必曰與天地參以至孔子翼易所云廣  
大配天地與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  
成位乎其中之言皆是物也其化于經萬典無非此  
意孟子受業于思而願學孔子者也浩然之氣塞乎  
天地之間之論正與易與中庸之指相發明乃或者  
知氣塞天地而不求諸心知求諸心而不本諸集義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孟學補三

責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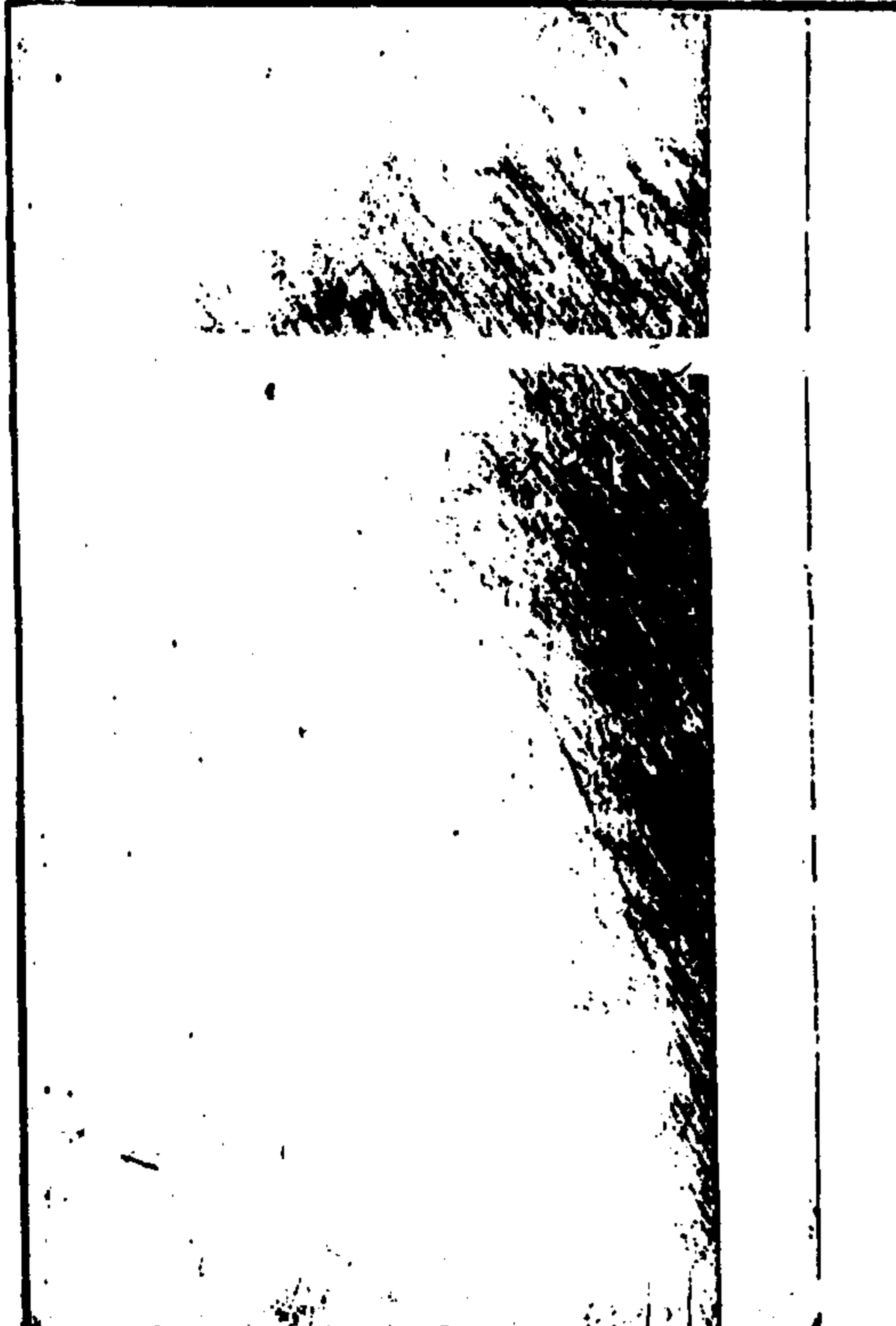
化鯁賦資愚下蓋嘗望吾黨箴砭以斬進修顧德  
業進難而退易友朋諷易而規難獨居深念隱隱  
若有從傍譙讓之者因悟邇日勸戒泯然心甚懼  
焉古德云士有爭友又云切切偲偲故願吾黨無  
棄我也作責善說

學問之道在爲善切磋之益在朋友朋友而不以善  
相責則相率日趨于非而莫覺矣何以學爲孟子曰

責善朋友之道也是義也始非不許許吾黨乃比來  
 非漫譚則溢舉卒忘其所謂責善者夫士無教友則  
 失聽諸君之不吾責足無教也子將安聽者意予于  
 學浮慕寡還善之實問言乏聽受之誠乎何終日羣  
 居不相聞也今夫善也者天之命人之性吾心之本  
 體固不以有朋責否為存亡然芝蘭從化蒼黃由染  
 則夫法語與言提撕之使不怠謂非朋友可乎昔田  
 畫取士所當為責志完之自滿修史史官職也人禍  
 天刑昌黎之謬是以見貶于柳州季路好勇顏淵諷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孟雲浦 四  
 以盡慎與公閱顯孫意氣過高歎曰未仁于下罪天  
 忘自罪也于與怒而數之而離索之慨深以長彼二  
 子三賢豈故招其友之過為名高要不忍見同袍未  
 善是故萌拂之覺呼之用致責望之意假令當時亦  
 若吾黨詎不稱絨然慎重然所貴為人友者安可如  
 是鯉也上之不敢擬聖門之彥次之不能同文章節  
 義之流固不足齒故然吾黨則有顏曾言游田拂之  
 任乃今久矣不聞切蹉德日益墮愆日益積問學日  
 益荒墜人之視予也謂諸君為何如人語云不知其

地視其草木于之不德是亦地之耻也吾黨鑒之哉  
 雲浦之學從純宗處理會其體方自大孔孟遺真  
 廷之傳周程續之大極識在便是一貫集義大宗  
 自以此數言盡之矣主講  
 不清文辭繁多終是曲徇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孟雲浦 五



孟我疆秋

秋字子成山東茌平人嘉靖乙巳年二十一聞其邑  
宋山張公講王文成致良知而大悅於是執弟子禮  
隆慶己巳膺恩選科學為安成鄒穎泉善而太平周  
訥谿怡亦僉憲東上兩公講學會城秋雖諸生多所  
問辯且發明天地萬物一體甚透兩公稱其不凡既  
入太學與孟雲浦鯉為友鼓集天下有志之士講天  
仙菴嘗試心及未發之中二論館師奇之庚午舉順  
天鄉薦辛未登進士授昌黎知縣昌黎經兵燹大創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孟我疆六

民多遭竄秋極力安集盡除夙弊復置火器鎗仗教  
民防衛未幾復業者千三百餘家嘗行部見盲廢無  
依者惻然收而養之隣邑皆至則寓書其尹為之養  
有謂迂秋曰我非渠父母耶六載為令未嘗廢講轉  
大理評事入都盡絕獻費亦峻却人餽遺惟留情平  
反暇則集所知談學靈濟宮雖以是見嫉於人然各  
亦以是著調兵部職方主事管山海關關實重地公  
議察有法關政肅然職方郎中某銜其形已問言於  
政府以京察當外調衆譁然不平公怡然安之遂乞

致仕歸里居研窮聖賢蘊與有灑然自得意以撫按  
交薦起刑部主事官號開曹日惟撻戶力學有同志  
驩然講究人人興起公以斯道自任倦倦接引人咸  
謂東魯復有孟子焉改尚寶丞奉命祭衡府便道入  
里東撫軍李戴訪公安平對談白宿寺三日請訂明  
儒經翼公去跡駁錄其善者附以已見李公特梓以  
傳生平好學一息不懈其言曰自古聖人朝乾夕惕  
寧肯閒過斯其所自體驗乎遷尚寶少卿卒孟雲浦  
日先生自弱冠從師問友至蓋棺如一日其力行斯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孟我疆七

道若饑之於食寒之於衣期於精請自得其仕也舉  
世尚同獨出手眼非有避世不見是而無悶之德欲  
以聲音笑貌為之能乎以故歷官十九年蕭然寒士  
其與人游也不令人嫉亦不令人譽譽之不加喜嫉  
之則反修而無愠其貌魁梧舉動端肅見者起敬當  
昌黎入 覲同衆尹見楚侗耿公公獨揖先生留曰  
君何氣象之出群乎扣其學因與定交其為詩文闡  
釋心得不事饒雕繁悅凡所著述必有發明

語錄



論心口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  
腔子肉為言者是血內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  
論未發之中不外發而中節之和曰天道曾有一刻  
不感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刻無  
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  
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  
論也

克已復禮自宋大儒皆以去欲還理為解先生曰若  
是則原子克伐怨欲孔子何以又不予其仁耶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孟我龜八

孔顏合下便在復禮上用工所謂源潔流清也故  
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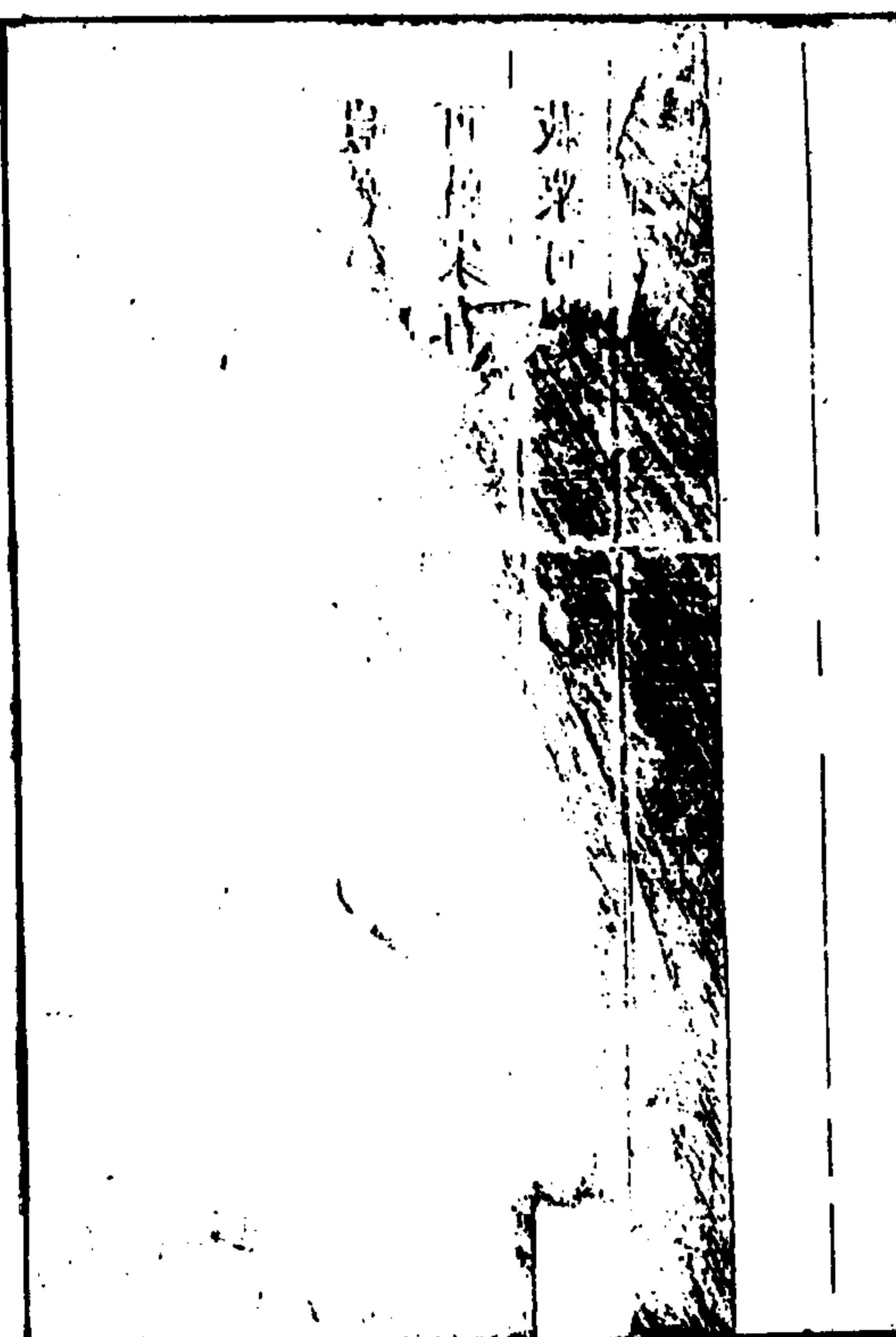
答論學書云道之不明久矣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  
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不過渣  
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  
以儒賢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悞之  
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  
去欲終身多欲營苦煩難不知何日是清淨寧壹  
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

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  
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  
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  
豈善養身者乎來書又云必有至人方可逐賊此  
可就家有多積者言耳愚意不然布帛可以足衣  
菽粟可以足食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  
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之  
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孟我龜九



鄒忠介元標

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初第時疏劾江陵奪情廷杖謫戍自是直聲震天下見童婦女皆知其姓名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復以建言降南京刑部劾磨歷兵吏二部主事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其中光宗即位起大理寺卿天啟初陞刑部右侍郎至今官時先生望益高天下仰之如泰山喬嶽而副都御史長安馮公亦以講學名重一時先生與其建首善書院於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鄒忠介

京師於是邪黨競相訾議先生既辭尋告歸因何卒卒後瑞禍始烈仍削官追誥命烈皇御極贈官太子太保謚忠介先生之學大中至正不偏持一說而主於自得歸之實詣嘗作許敬菴祠堂記曰自朱陸分馳去趨朱氏者嚴關槌篋藩籬人無得而聞之而或病其隨事格物未免乘內徇外之弊河津餘干確守其說至新會陳氏悟自然之宗餘姚王氏發良知之旨大抵宗象山而王氏雄鋒明暢足以發揮其蘊於是學者盡宗新學顧其弊也乃至關哈躬行吾訓學

無可見見之於行敬菴恪守先程方正篤實其不必

與餘姚合者乃其有功餘姚也陽明祠堂記曰余讀先生格物之說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戒慎獨之語謂本一體工夫非有二事恍然會心先生倡道當時如清風披拂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於世亦各有補獨推夫萬物一體間融無礙之說倡而學浸以偽也夫先儒之一體也合天下以成其身後儒之一體也借天下以濟其私先儒之問神也本之方以直後儒之問神也流於詭與隨藉口交道接禮之說無論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鄒忠介

宋薛齊七十五百鑑皆可受矣藉口委曲行道之說慷慨列國為是不脫冕而行非矣藉口獵較猶可之說和光同塵為是先薄正祭器非矣藉口中庸之說鄉愿德賊味道模稜皆所不計矣藉口泛愛眾之說孔子不必暇人於陽貨孟子不必示然於下驩矣流弊至此夫豈先生之教使之然哉又嘗答友人曰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賢決無此家法又曰學人不可先橫一是非同異之心在胸中惟當自參自悟久之自不言而喻又曰世多虛談言道者皆由

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多則虛者自消  
先生之學非淺儒所能窺觀其言論如此可以知先  
生之自得矣先生少以成稷氣節著稱已而投荒萬  
里家陷三十年涵養銷融歸於冲粹嗟乎先生可謂  
近代之醇儒矣所著有存真集願學集及奏議若干  
卷詩多疎直平淡亦儒者之風學者稱為南阜先生  
語錄

先生講學於首善書院日部城二百六十餘年今見  
此會諸友莫看得是偶然古人有一日不悟一月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鄒忠介

一年不悟十年者因舉歲寒松柏何人各解說先  
生曰為人要辦一副松柏的骨若骨是桃李便會  
熬耐終然淵謝諸友各各諦審人身中如何是撼  
不搖吹不折火不焚水不涸古今不動的  
世人相見誦窮便是貪欲影恍這窮字斷送了多少  
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他便耐得  
今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

荅呂新吾云足下終日背過僕竊謂吾儒之學有大  
頭腦頭腦既定營之大將威望有素小小好究亦

自滅息若終日在週上盤桓是破屋止賊滅於東  
而生於西終不能禦賊枉費精神耳陸子陽明白  
涉三先生僕方奉之為指南足下欲僕束之高閣  
是欲僕適越而北轅也不敢開命三先生書商量  
處頗有而欲棄之余不得其故足下云極喜濂溪  
明道書僕竊謂三先生直接列聖之統而與周程  
比肩者也若於三先生未信必其於周程未深信  
耳

荅方鳳軒云足下來云肩頭要樹得起那跟要站得  
定日頭要守得定心腸要洗得淨僕則以為只在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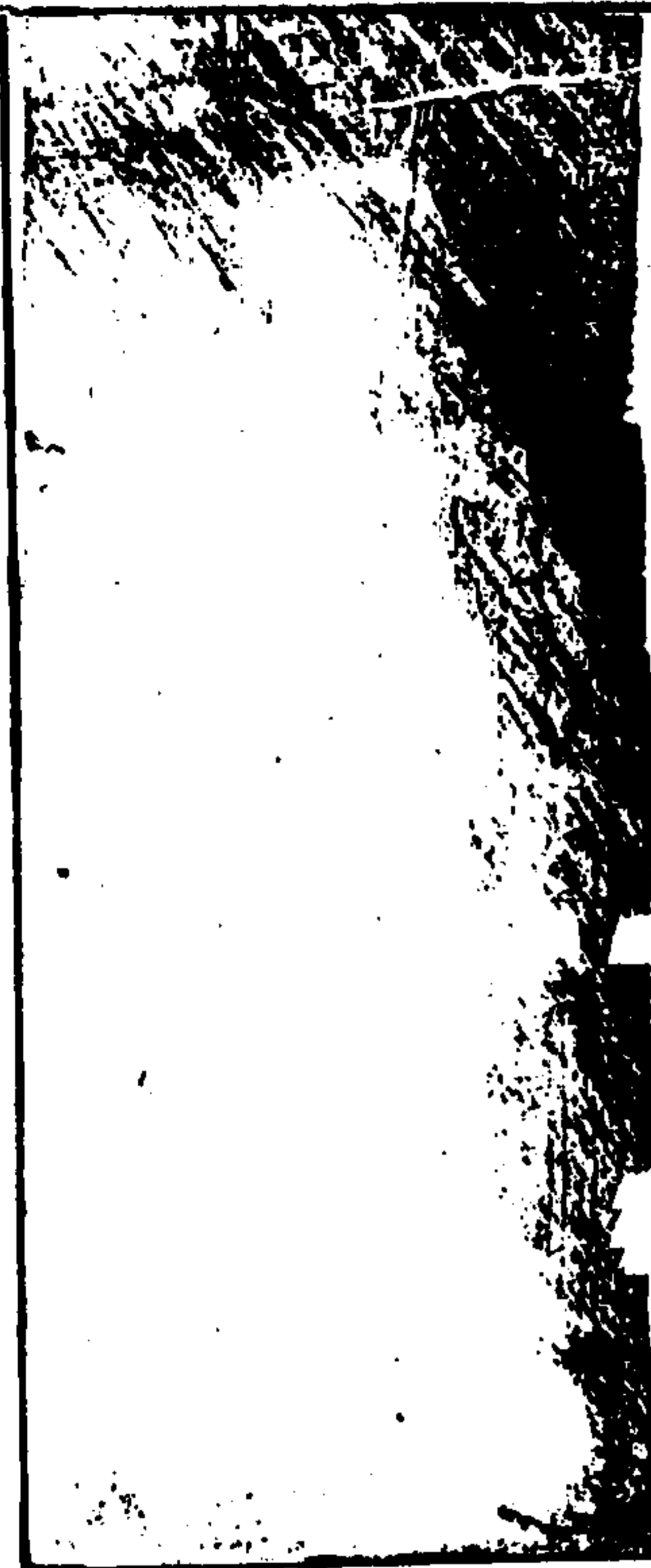
鄒忠介

一處做功吾儕頂天立地只靠得一箇心心腸一  
淨肩頭自樹那跟自定言語自定于與氏曰先立  
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之謂矣不然千  
派萬路應酬之所撼震者無窮而功夫之所料理  
者有限顧此失彼其將能乎此集義義襲之所由  
分也又曰學以培養天地元氣為主若自己身上  
做得光潔於他人身上全然不管此於世間稱好  
人而元氣亦薄矣說明德便即說親民一民失所

引爲已貴古人往往如此有志世道者幸進此一步則福氣更無量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鄭忠介



湖念臺宗周

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工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學者稱爲念臺先生所著有學言三卷聖學宗要古易鈔義人譜諸書

學言

情動而溢者昏於性也事過而留者歉於理也處紛而不亂在樂而不淫吾以觀其養矣君子哉人心不可一息藏殺機看萬物遂生復性各得其所是何等氣象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湖念臺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

中庸是有源頭學問說本體先說个天命之性則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其中矣說工夫只說个慎獨獨即中體識得慎獨二字則發皆中節天地萬物在其中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慎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伊川謂不

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恐人滯在氣象  
上將中字作一物看未便去做工夫豈不辜負昔  
日如溫公念个中伊川便謂他不如持戒珠

大學是一貫血脉不是循序工夫今人以循序求大

學故謂格致之後另有誠意工夫誠意之後另有

正心工夫豈正心之後又有修齊治平工夫耶

盈天地間皆道也而歸管於人心為最真故慈湖有

心易之說太極陰陽四象八卦而六十四卦皆人

心之撰也聖人近取諸身如此既而遠取諸物如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劉念菴 六

此大取諸天地亦如此方見得此理平分物我無

大無小直是活潑潑地令人不可思議

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遠有太虛之象虛故靈靈放

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

也覺有主是

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

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千

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

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

一平

示韓參夫云力割浮誇之習深培真一之心又曰從  
聞見上體驗即從不聞不見消歸從思慮中研審  
即向何思何慮究竟庶幾慎獨之學

題聖學宗要後曰愚按孔門之學其精者見於中庸

一書而慎獨二字最為居要即太極圖說之張本

也乃知聖賢千言萬語說本體說工夫總不離慎

獨二字獨即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慎獨即盡性

之學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即仁義禮智之別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劉念菴 七

名在天為春夏秋冬在人為喜怒哀樂分明一氣

之通復無少差別天無無春夏秋冬之時故人無

無喜怒哀樂之時而終不得以寂然不動者為未

發以感而遂通者為已發可知也蓋止一喜怒哀

樂而自其所存者而言謂之中如四時之有中氣

所謂陽不亢陰不潤是也自其所發者而言謂之

和如四時之有和氣所謂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

也由中達和故謂之大本達道只是一時事所謂

動靜一原顯微無間者也中為天下之大本即隱

即見即微即顯和為天下之達道即見即隱即顯  
即微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獨之情狀於此  
為最真蓋獨雖不離中和而實不依於中和即太  
極不離陰陽而實不依於陰陽也中陽之動也和  
陰之靜也然則宋儒專看未發氣象未免落於邊  
際無當於慎獨之義者故朱子初年不喜其說退  
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為下手久之又無所得  
終歸之涵養一路其日以心為主則性情之體中  
和之妙各有條理正指獨而言而不自說破止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劉念臺

因宋儒看得獨字太淺中字太深而誤以慎獨之  
功為致中和之功故也陽明子曰良知即未發之  
中仍落宋儒之見又云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  
庶幾得之第以質之中庸往往似合似離說中說  
和無有定指總之諸儒之學行到水窮山盡同歸  
一路自有不言而契之妙但恐中庸之教不明將  
使學慎獨者以把捉意見為工夫而不觀性天之  
體因使求中者以揣摩氣象為極則而反墮虛空  
之病既置獨於中之下又拒中於和之前紛紛決

裂幾於無所適從而聖學遂為絕德故雖以朱子  
之精微而屑指且費辛勤以文成之簡易而辨難  
不遺餘力况後之學聖人者乎因稍為之拈出以  
俟學者

余從弱冠時知劉集公後王念尼從公遊公亦知  
有余也滄桑既變始得其人諸與政過三說輯入  
宗傳項差二寶序學言曰世儒好言不體先生獨  
言工夫多選辭辨先生率以躬行學尚玄虛先生  
示之平實先立同與先生一以和平其宋儒所謂  
造道之言見道之言也公之引宗要也其言曰孔  
孟既沒越千餘載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使孔孟  
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焉三百餘年而得陽  
明子其傑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  
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劉念臺

孟子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  
為不孤余妄臆以周子為孔子之問知而顏曾思  
孟其見知者也以陽明為周子之問知而程張朱  
陸其見知者也與公所見非略相同公之鈔義曰  
周易者文王本伏羲畫卦而為之繫象辭則公又  
繫爻辭而得者也至夫子乃繫象傳及大小象傳  
則傳體也合之皆得稱周易然三家次第不足秩  
然後入渾而錯之遂令古文不傳於世幸乾卦向  
有古文之傳今姑推其例以及其餘一  
為之更定繫辭諸篇多繫前人所未發

陳幾亭龍正

龍正字揚龍嘉善人從同邑吳志遠遊遂及梁溪高忠憲之門好研經濟已而覺無所本反求諸身心曰學在是矣再過梁溪見得著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愛人庚午元月聞鷄鳴胸中曠然無一事自是悟生生之旨嘗曰念念愛人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甲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正月癸亥守心公進天心揆職四疏已郊彗星見公首應詔言事天以恒不以暫歸重竟刑從諫二事立冬大雷雨電公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進請正郊期疏會議竟格不行辛巳乞休不允壬午感罪已之詔復進三疏是時西北懸荒之議起蓋自百十年來議財議餉皆知金錢不復知五穀大農蒿目惟以加派為策致流亡日衆田土日荒饑殍益賾盈天下公疏陳其事復著議極言金非財唯五穀為財與屯不足以生穀唯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甲申正月左遷南監承開三月十九日之變絕意世事日閉門整頓遺書所著學言政

書文錄所輯程子詳本朱子經說語類王文成要書高忠憲遺書二先生墓言皇明儒統等書

學言

最初最簡最盡一畫於太極再畫於陰陽三以下不能無道矣義畫復盡發揮其最初也後聖有言皆發揮於圖畫之後者也故曰言不盡意聖人欲使反其初觀其盡者又曰子欲無言人心惟寂然不動斯太極矣乎寂無不藏感無不通彼空虛者其以為有不能生陰陽生萬物之太極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質無常存氣無常分間非始有混非終無有無從不相離故不言二之是以言之有無二視天下之物無不二人我二矣心迹二矣體用二矣切而生死亦二浮而得喪毀譽亦二二之所從來遠矣日無定中月無定滿人無定強方至即行長極即消斯須不得留留則有息矣人形氣不得不衰也心不得不自強也形氣似月心似日天地自不滿生天地之中者疇能滿諸山川無全吉人形無全美世福無全享極之虐處不能使朝無

變動之意不勝於無言而理於多言

石無不相離一言已盡

習而後君子所以自強也

其亦非其亦非其亦非

孔子野無矜人古今亦無全治惟堯孔心德居其全爾不可全者物而眾求之可全者德而莫之求惑矣夫

天授人性其有形以後天人疎而親隔而通之際乎天王上也入臣庶也性職事也奉職循理謂之忠良曠厥職而朝夕致禮焉明王聞之以爲忠乎媚乎

惟聖希天其詣近矣念與天依則自作士時已然一息忘天何以爲學盡我當然是爲合天自然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若心之常根背亦止行庭亦止靜者太極之常生陰亦靜生陽亦靜主靜者良止之義乎心合於良之謂太極矣

心載性而宰身然性視心則心奇矣惟性寂庸故學不從心而從性身視心則心微矣惟身斯顯故學不本正而本修其從性也照異端之病也其本修也坊百世之逃也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何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本在誠不用力寡之則必

至於狗矣其病本在怠

返百慮於何慮學問之道不知其道反益其慮化有事爲無事經濟之道不知其道反生其事

聞道以無妄念爲候妄念因于嗜慾嗜欲因于有身嗜慾無味無足想矣物物自然無容想矣忽若有見而念起不禁者悟與

夢不可至覺至之死不可至生至之覺常惺則夢常清矣生無昏夢則死不魂游矣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道而死可乎哉可乎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爲曾孟者流爽然生死之故從而翫之所以爲莊周者流翫以求樂也慎則何求然而樂莫大焉

思誠者自反之謂也至於自得不可期誠而誠至於得名不可期偽而偽

天氣洋洋灌爾肺腸天光洞洞入爾心孔上不欺君下不欺民中不欺友遠不欺後世其皆本心之明乎忍于自欺無所不欺矣罪莫重于壞人心愿莫深於欺後世

性乃所賦事天

聖希天

孟子道性善大學修身爲本是純定養

無者至其其本之謂乎



不信天則學無術小毀小譽小得小失目前相遇莫不傍徨焉

學至於惟有天知則陟降於帝庭與太極存矣功至

於惟有天知則朝市屢變傳家之事不變矣一得

焉恐人不知微勞焉恐人不感是誠何心哉

無欲者樂之原有事者樂之實無求於世亦復無事

無欲自適

焉其逍遙而已乎自志學至於從心日新日進不

知將老何樂如之去嗜慾致吾知力吾行日異月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三

肱瓢飲可遂得其實事耶無欲則無係有事故有

得

凡人者自爲一人而已矣仁人者天下之心心覺一

身之病癢仁人覺天下之病癢覺之故安之未能

安天下且安目前無安之之權且使有權者動念

於求安安之心不可不自我存安之績不必自我

成

窮士動善念必有曲成焉一達士動善念必有弘

濟焉獨爲善者孤使人爲善者俗成人善事功

莫大乎身

孔子不能  
要一增而  
愈世

夫立君元  
厚民

內憂外王  
不辨難

善之最亮  
時亦不能  
盡

於拙謹巧  
知用聊之  
靈

已倍動人善願不可以數計

君有時而不事民無息而不通忠於君亦以爲民故

明明德而下不自在忠君而目在新民事君者新

民之一事

與求志之人言專至乎性則通于外王與事君之人

言專至乎民則入於內聖

法今傳後其與人爲善之心乎天下法之天下皆善

人矣後世傳之後世皆善人矣舜之所樂其在茲

乎我可法我可傳則品尊而名貴是雖有懿行猶

聖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三

已私也去卿人幾何憂不如舜憂不能使天下後

世同歸于善也詎憂無舜之令名

南唐辨士徐鉉使宋藝祖擇訥朴一人往歸伴之鉉

幾困氣沮以拙訥巧不亦深乎孔子應陽貨居然

安受不解所謂聖人之阻好也如此君子自處用

晦而明用人則有時取其真晦者明必不晦晦而

明非至人不能苟得真晦者而慧辯遇之窮矣知

真晦之人有時可用始信天下無棄人

司馬徽有言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下先務時時各

孔子之  
勝是知時

異孰為大木孰為大端邇觀往事人所既為我則  
瞭焉方當吾世從何入手而茫然不識者皆也  
取四三年來之治機治今之天下未必合者而况遠  
昔哉

知人之法出於已者二用於人者三知言知天出於

已者觀行觀眸子察其所安用於人者然而分恒

乍焉聽言觀眸子施諸乍者觀行察安施諸恒者

知天則其本不知天則四者皆無所用

成心之去難矣哉成心之害深矣哉一懷成心所觀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得失皆不復中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設為

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主之我自以不關成

心也其實推之不能去也

雖有明智譽之初聞喜心必動諫之驟入拂念必生

方喜隨覺其諛方拂隨辨其忠則明智之異於人

耳聞譽不喜聞過喜之子路所以為百世師也每

念若此必也聖乎

孝者道德之統與篤行孝弟莫如堯舜禹文王周公

表章孝弟者莫如孔孟孝經特為一書魯論猶稱

不能斷  
此處漸減  
乾坤致矣

以明道為  
行遠所以  
為萬世師

有天也少  
運入不得

此六禁  
者多矣

字句是一  
家人總在  
何處乎上

孝不置焉至孟子益津津矣後賢道統相禪詳說

窮理居敬而罕及於孝故必立孝經於學宮舉士

以孝弟為首科如兩漢故事斯可以救弊而本

堯舜文周皆身行其道者也孔子明道者也學官設

師師以明道自唐文皇停周公專祀孔子不可易

矣世宗於殿中祀義軒六聖而置周孔二廟孔子

于學則師非學官則仍其為臣不可易矣

惟聖人能移運然而聖人之生不生亦運也生而用

不用亦運也未生聖天為王既生聖聖為王未用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聖天為王既用聖聖為王用則文經武緯在天下

不用則金口木舌在萬世

宜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于世勿言損益相

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言非力所

及勿輕言

古人俟我我俟後人皆以誠動獨君民親友當世相

對也乎哉

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猶兩人相覩爾我愛彼彼亦

愛我不仰觀而交睽我惟見有身天下亦為知有

我鄉人之所以草木同腐也我孜孜為後世計後世孰能忘之聖賢之所以長生於人心也

天下有不中庸之仁于孔子之仁逃罔見之天下有不中庸之聖于孟子之聖清和見之然隘與不恭

孟子已自救其說

有明之盛道至醇深者薛高二子而已薛子危而免高子遂及不以時耶不以爵耶宋六子其一不受爵其五不若高爵

爵其五不若高爵

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下無若楊忠愍養其身以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著

為六律可明可制

問三楊曰文貞德業最盛孽孽為民無赫赫功是足

貴也弘治三臣曰翁州記允矣周忠介曰介矣哉

手縮銓衡居不蔽風雨田數十畝其死也則幾傷

勇乎其有耻不與黨之心乎規免而忠介不免命

也夫問楊忠烈曰烈矣哉然激寺禱者夫夫也自

昔狐鼠以格主去以慧術去有一魂顯攻之而去

者乎不去禱斯烈矣

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中士自固焉爾矣下士每遇

風俗則身為之移

堯舜以來只說教字從不曾說着學至傳說乃極說

個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曾說着

理至孔子方言節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

節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為千萬世宗王

言生生可以該冲漠無朕言冲漠無朕或反以聯生

生儘有恬靜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憤然不顧非

惟不顧且將阻人語其恬靜中與世間痛癢全相

隔斷豈知所謂冲漠無朕正欲於一相不立之處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著

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耳若人我隔絕則其養高

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胡越學

問今日言學只提個生字

學者須得為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有隱居

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

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

業但日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

是堯舜仲尼意思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畧有分別

久久次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無分別之運長念

聖賢在有不中庸處所以謂那

薛高二子未竟受之禮

楊忠愍

獨善其德俱是為善

以生注明

理學宗傳

體天而功

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原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已將念頭工夫合總說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清高靜寂長厚儉朴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縱做得完完全全無些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于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心不論矩心不道仁惟孔顏同心不如丘之好學有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顏回者好學惟孔顏同好疏水簞瓢惟孔顏同樂惟堯則之知我其天惟堯孔同天孔子仰乎者惟堯下乎者惟顏子心天好學四字更不及他聖他賢此是論語中密藏

一部論語皆說學問事惟是知也直指出心體來皆說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直指出道體來皆說生前事惟朝聞夕可直指出到頭結果處來說心體明是不苟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明是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

三修德其

八人其為

人身上之

是心同太虛事業皆浮雲矣終不教人虛想像死後光景步步踏實乃得絕塵而奔斯人為徒乃得侔天而遊味此三則任是特地靈慧無礙辯才劈空提醒未有出於其外者也異端拈出神奇妙理在聖人止是平常異端嚼出驚怖大事在聖人止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解者不驚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乘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懸者切之萬世師德斯其大者

孔子不言無極自是不必言明言形而上矣太極既形而上非無極而何後來空寂之門益盛俗儒漸淪太極為渣滓元公不得已又言太極本無極時然也止中明形而上三字見太極與辰極之極不同辰極日見太極心見

性

實

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絮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絮矩此矩即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絮絮之則是忠恕其於學者最有把握湯武反之亦是絮矩

道一而已矣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於和自昔

聖人之作用舉八元屏四凶皆和也何事是中惟

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言言之以庸自昔聖

人之日用勉不足慎有餘皆庸也何物是中惟庸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則形狀出中字來博厚高明結以天之所以為天

不及地也溥博淵泉結以配天不及地也知化育

結以浩浩其天不及地也無他天一而已矣地止

是天中之凝聚處在彼則觀和與庸而中見在此

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法相反而通

大舜所至成都孔子有英才太丘幼安之徒鄉里薰

其德士善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也對天下而云

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有以成人

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却推駁象山

獨善對天

中無可擬  
擬之於川  
擬之於山  
長沙形志

此論甚平  
然必以陽  
明為神又  
似多却一  
書惟取

以物為順  
理控天地  
全備此一  
人

其孟  
其行

一番然非自為為後世也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

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却推駁朱子一番

顏曾木石同在聖門親領德音其用功得力處何

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

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應

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起念必同

問聖賢效法天地亦有時拘過天地否曰夷齊不食

周粟當時天運悉已歸周兩人欲以雙身撐拄乾

坤元時上天命之入主中國而金華四子沒身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陳幾亭

壞一則拘之於天運之初遷一則拘之於天運之

久定此太極之不隨陰陽者也故人心為太極

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是如何講法孟子直發揮出

來有個詳說有個反說詳即如今辯論反則是體

認天理躬行亦反說也然識亦反說也古人辯論

惟恐體認或誤故須辯之今人雖反說到至精至

微處只是說話然則且莫講學先體貼孔子講說

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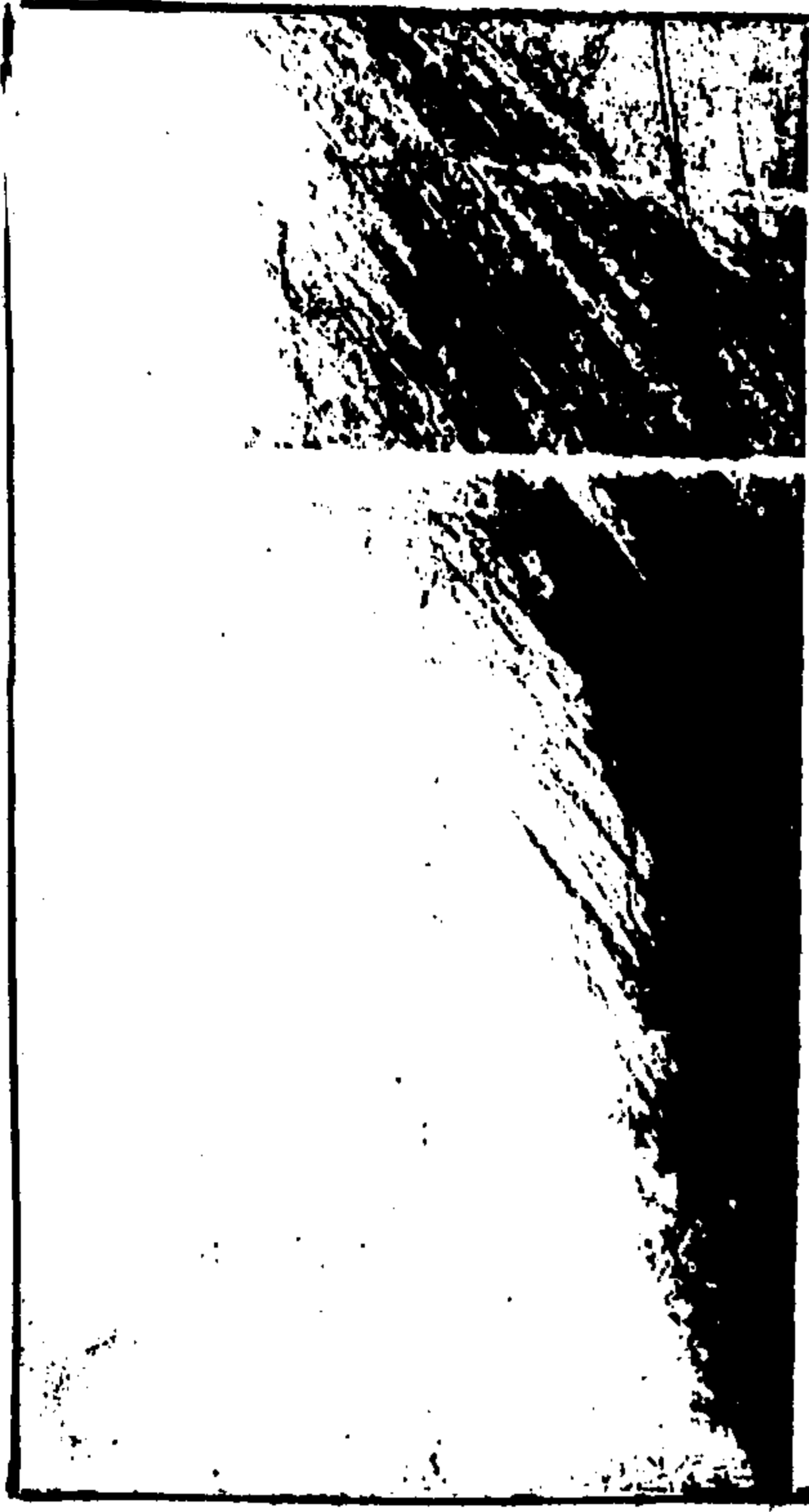
理欲並廢於人心饑食渴飲非其一端乎知味得正

人運意微  
神聖不妄

斯理矣其而失正或弊飽溢量斯私私矣一事一  
念莫不有利善介於其間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  
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為人心則已失已亡豈  
危危而已哉道心即大心之得其正者與不正止  
爭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辨也故曰惟  
微

子初識幾亭於龜廟圍坐上衆指為一時名士豈  
第後人稱其學術其正不落旁門後讀其集大段  
以萬物一體為宗旨其言曰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  
人治人則必窮通乎古今事物之變會允大亦云  
先儒好學莫不以為己正則至於專學人物為己  
專學愛人為己幾亭有心得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幾亭語



金忠節公錄

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目數  
行下天啟丁卯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戊辰成進士  
乞教授為讀書地授揚州教諸生先德業而後文藝  
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諸生凜凜事之若者宿轉國子  
監博士辛未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  
軍器時中官張熨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令建公署  
侍郎高弘圖罷去憲向請司官素儀註鉉疏力請止  
之謂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公署既建勢必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忠節語

強司屬旬旬於獨踞之庭即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  
為內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恥以自行  
其私者乎不報熨憲上任移檄令兩部司官行謁見  
禮公具監臣移檄非體一疏極言熨憲亢顏昧心妄  
自尊大以皇上通簡之臣子而令其磨折僣倖將置  
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儀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  
斷不敢削削刑餘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得旨各官  
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通謁熨憲益加  
公適部差抽分杭州公告病回籍熨憲以驗放冰器

學

炸損誣染竟落職公有自訟一疏閉門讀書究心物  
理性命之學悉取五經四子書暨諸儒語錄研思博  
覽毛詩春秋周禮俱有解於易獨有所窺有悟卽筆  
記之嘗言善易者不談易也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  
公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  
勉公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  
公絕不問誦讀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若不學學  
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  
巳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卽葬於武進祖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忠節

奎葵未嘗路交章推轂得吉起用公以服未闕力辭  
甲申二月三日服除四日卽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  
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皆中使虛冒公下令嚴  
禁代者懲不到者革中使畏其剛直相戒勿犯逆圖  
勢迫陷大同公疏請撤宣府中官監視恐於中掣肘  
不無債事之虞帝任撫臣必賊騎不敢窺宣也不報  
未幾內監迎賊宣撫朱之馮城頭盡節公聞馮殉難  
擬抗疏請聖駕南遷以時迫不果謂其弟曰宣鎮陷  
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且不暇弟欲奉

喪

母隱母不乳曰我受皇恩爲命婦矣無生理宅中非  
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他非  
死所迨至御河遙城已入公指城大罵解牙腭付長  
班劉元向闕拜元率衣不釋公髮指目裂衣冠躍入  
水中死母章知公殉御河卽投井死妾王氏從之公  
屍不可復識弟鏡僅認髮與網殮以衣冠葬於御河  
邊年三十有五生平弱不勝衣訥訥然如不出口篤  
志力行不蹈文人之習氣節士之矜激處困能亨在  
險能動而義之所在有千萬人不可奪之志真所謂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忠節

學道人歟有宋儒四子合刻行世歿後仲弟鏡梓其  
遺集八卷



語錄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卻中中正和平之意為之根不  
得自淪枯寂

每事思退易二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  
已惟進德修業為然

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慎乎其所  
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靜而無靜也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慎恐懼也信謹也其  
皆神之所為乎其即所謂天理乎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忠節

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即萬物皆備於  
是矣學而章是聖人動靜一源萬物一體之學夫  
學以明此道行此道而已驗之吾身一呼一吸此  
個流行一動一靜此個游衍開眼一看鸞飛魚躍  
皆此個之生生傾耳而聽鳥語重吟皆此個之察  
察五常百行食息起居皆此個與我渾合無間雖  
欲瞬息不與相習不能也夫子說時習不是強把  
一件物事放在身上故意把持只因天下人行不  
著習不察時時在此個游衍中終是混混沌沌不

處世傳亦  
謂戒慎與  
獨夫子之  
所謂學也

知所幹何事所以開口說學字也註中明覺覺字

極好蓋本在此尋常日用之中只為不明不覺便  
觸突過了一明一覺便知我與此個原不相離雖  
然未覺時何常不與此個相習到得覺來然後人  
欲靜盡天理流行晝夜可通顯微無間優游涵泳  
胸中自洒然而悅亦不是大驚小怪放肆張狂只  
是戒慎恐懼之中便有無入不自得之意此個道  
理不是一人獨得底象山有言東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忠節

此理同也草木鳥獸尚在吾範圍曲成之中况同  
心同德者乎若斯文不墜吾道有人偕和一堂講  
習千古這便是舍己求人與人為善之學一以見  
吾道之多助一以見吾德之不孤此誠樂意自是  
可想說到此處正是吾儒廓然大公人我一致之  
學方不流入枯槁離世之中矣但吾人學問雖是  
萬物一體然却飯糗茹草可以終身有天下而不  
與既不執意獨善亦不怠於人知抱我所珍隨世  
川舍蓋為一室之中日往月來鳥鳴花落便是業



大皇王一堂之上子孝弟恭師傳友習即是功高三代人知之而我行之無損乎此亦無加乎此人不知我而我違之無少乎此亦無多乎此行所無事而已若少有求售之意避世微有悶心便不是分定之學牢騷嫉妬又其最下者耳

有寂寞之意便不能不修

貧賤不能移非專謂寂寞不改其操也牢騷嫉妬有安往不得貧賤之意其所移已多矣

惟誠故虛未有妄而不滯者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皆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忠節

聖

所謂太虛無形者也然非誠何以至此

行於理不順現前且得烏乎察理乎事於義不徒一事且滯烏乎精義乎

陽明先生曰人若有做賊之心雖行至半途不做賊

了此與做了一般此言至矣哉危乎危乎講至此處真令人無一線躲閃處安得不慎獨知幾

凡讀書須要討實落受用處纂集衆解求得博覽之名此等病與好貨好色之念爭不相遠若夫玩物

吾亦每自覺之可恨可惜

天資謂中工夫在戒慎慎獨上發而中節是道工夫

兩言括盡

發實工夫

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天命之最初者是也而體之于性發而中節工夫我盡性之後事也而參之於天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斯之謂歟性者統於心者也情者發於性者也才者性之所以為情者也

在止于至善一語是孟子道性善之宗修身為本一言是孟子踐形之旨

存養省察四字盡了聖學致知力行總在此四字中矣外此而他求不支離便懸遠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忠節

聖

力不可為處命不可逃處只得安之憂愁憤鬱總是無益有不能脫然者奈何

天之生人即以萬物萬理備於其身聖賢教人即以

天下國家貴於其身然則吾所固有者至大而不

可禁也人特自小之耳六經諸子不過喚醒人以

至大之理也

湛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動而無動

段段皆存  
夫

中庸  
夫

當私欲萌動擺脫不得時正當緊繫川力提出良心

自作主宰决不令為邪穢所勝方是工夫若寧靜

時說有工夫至私欲來時又任其恣肆便經三四

十年也只是此等人中得甚用

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為此不可生厭棄心至于本無

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殊為自苦此便是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

離了仁別無本體離了存仁別無工夫程子曰以天

地萬物為體誠哉其一體也象山曰宇宙內事皆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忠節 聖

已分內事已分內事皆宇宙內事誠哉其分內也

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地之事咸是已私

不必功名色貨有一毫與物我隔膜即知懸知妙

之胸亦錯認本體馴致害物傷人時時以此自醒

則一草一木真關我藩變之能豈但父子兄弟無

思無為渾是我洋溢之理無待措置安排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豈欺我也

周子曰誠無為無為之體即性體也所謂至善也夫

心之本體即是性無聲無臭而仁義禮知其備焉

孟氏

孟氏所謂本心是也情者性之發心之用也性既

具乎仁義禮知靜亦定動亦定定性者循天理而

已靜中湛然無一物此天理之體也纔有所感於

物自然應之各當其分此天理發之為用者也無

間動靜舉不以有我之私問焉何不定之有大學

曰知止知此也中庸曰明善明此也論語曰求仁

求此也無處非性故無處非天無處非天故無處

非理會得此一以貫之

境遇艱苦時物事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勿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忠節 聖

為他物所勝此處有工夫較之平常勝百倍矣不

然平常工夫亦未到要貼處

大學只是要止於至善而工夫全在格物即至于平

天下一格物而已格物是時時處處精察力行物

格則沛然莫之能禦矣不待有意為之也今讀一

部大學曰知止知本格物之原也知先後格物之

序也自明新民格物之體用也敬止格靜中之物

也為人君以下格動中之物也學修所以格物者

也德財之盛格內外之物也設世不怠民不能怠

精察力行  
便要便物  
各止其原  
非徒作所  
事本皆備  
格物之功  
誠無元用

格天下後世之物也無訟格畏民之物也誠意章  
格心所發之物也正心格心之物也修身齊家格  
家之物也治國平天下格國天下之物也至於各  
得其宜所謂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物格  
而天下平矣

讀孟子首章深服陽明拔本塞源論確與孟子同功  
沼上章孟子分明說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樂與憂皆共之惡王不可與莊語也故因其賢者  
一語遂語以如此則樂如此則不樂以民心之向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忠節

聖

背弊之

孟氏教人再不出孝弟二字是學之至大至精處惟  
近溪勘得透徹無遺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  
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夫  
仁義禮智之性猶種也心猶土也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情猶土中之種所發生之枝幹也然滋培於  
土不厚則氣滯而不生涵養於種者不常則神散  
而不長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狷者  
中行之神骨未有不狂不狷而得成爲中行者也  
節義者理學之神骨未有不忠不孝而得成爲節  
節者也但理學不以一節成者而時至事起則一  
節亦足以見全體余初于甲戌識公公被放里居  
時也公每事思退嘗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  
退者而公每事思退嘗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  
送志入迷以爲節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不能  
兼理而兼節者以理學忠節者二公與定與之  
命遂志者也吾節以理學忠節者二公與定與之  
鹿氏鹿之學以子靜陽明入門而未嘗不尊程朱  
公之學守程朱而錄中時推陸王此正見其學之  
大不專主一家言而直以孔孟爲宗者也二公皆  
以躬行爲主故學問皆從躬出而不徒口出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忠節

聖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五終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六

郭純奇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趙時泰全編

補遺

段廷珪

張文忠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別稱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子韶置卷歛衽曰精究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其敢以聖賢為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四游郡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張無垢

庠閉閣終日寒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歛膝危坐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楊龜山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子韶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第子韶對策上覽其對擢置第一龜山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劔以屬客子韶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簽判未幾授徽歸從學者日眾子韶遜辭不獲乃言

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于不踰年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後出其門者多為聞人趙鼎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為急而理官不以省刑為念願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張無垢

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子韶曰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子韶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子韶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王何也子韶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恐一牛仁心者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莖麟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額俊善上帝語子韶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其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

九成所得甚多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  
 朝優游委曲于韶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因入見面  
 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  
 于韶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  
 臣為鼎黨無足怪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  
 偽欺俗明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  
 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  
 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遊者衆于韶時往來  
 其間為莫逆交檜恐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言頃者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張無垢

鼓唱浮言謗訕朝政九成實為之首徑山僧宗杲和  
 之乞投遠方以為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  
 前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于韶往省之謂曰太尉  
 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  
 與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為秦檜所斥此心  
 惟天知之于韶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  
 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侍郎此言心中豁然  
 其今即去矣奄然而逝于韶壯之因嘆曰武人一念  
 正氣猶待人之夾况吾儒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明

為傳耶  
當其益

此心乎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  
 今以倡異惑眾為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觀其意終  
 不肯為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既謫  
 居談經自若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乃題其  
 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日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  
 年矣倚立積久雙膝隱然可一笑也又自號橫浦居  
 士廣帥致餼金子韶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  
 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于韶移書痛陳其  
 弊戶部持之于韶即丐祠歸數月病卒贈太師封崇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張無垢

國公謚文忠于韶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  
 一皮履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紵不過一二  
 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燙之或致墨  
 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  
 皆不揀擇麓惡尤甚或問于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  
 肯妄用耶于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  
 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  
 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  
 僧方說得世人往往以我為鄙吝以我為迂僻我見

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酬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張無垢五



語錄

讀人皆曰予智曰人皆用智於銓品是非而不知用智於戒慎恐懼使移銓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智孰大焉

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能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

或謂學者冬爲聞見所累如何曰只緣自家無人

或謂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曰伊尹去堯舜之世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張無垢六

所以爲道之在

已遠絕無師承堯舜傳之禹寂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不是獨已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勲也

或問學者欲正心如何下工夫曰須明乎善不然又恐錯認

或問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如何是死生之說曰原反處是其說

或問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如何是鬼神情狀曰物變便是情狀

或問先生嘗云處名欲晦如何是晦的道理曰毋作意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

剛毅本訥近仁以克伐怨慾不行為難樊遲之間

則異於子貢司馬牛之間則異於子張顏淵之間

則異於仲弓文子止得為清于文止得為忠管仲

止得為如其仁往往皆無一定之說而先生論仁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張無垢 七

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曰墨子不覺遂於

愛上執着便不是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為

不仁則覺痛癢為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於人

不覺處捉搦之逃其已覺人自指名不得

或問游定夫言在春風和氣中三月來乃自明道處

來不知春風和氣渠認作何意曰便是天地發育

時節所見一草一木皆明道也

或問夾谷之會與大禹治洪水周公廝 異否曰

合如此故如此何異之有

欲卜學之淺深當察其所疑有疑必有見無疑則無

見矣見之深則所疑亦深見之淺則所疑亦淺因

其疑而決其所見未有不進者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

人未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於億度非特人

不信往往渠亦不自信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更不理會修身行己是

何事曰學者先識見若有識見者必知理趣孰非

修身行己之事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張無垢 八

螻蟻蚯蚓聚會橫行偶步其上往往驚惻默游于野

禽墜于庭荷戈角逐爭欲掩捕喜不自勝何見於

彼而不見於此耶人惟其不善推耳

人謂子都為禪為其拙覺字夫覺字不獨祖伊尹

孔子不曰先覺者是賢乎此無可議至其立創大

節刻意獨行銷盡世味其強力有大過人者其言

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其處若一一自頭至足

理會此形骸那費了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

我使他此等語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

可謂自為其神矣其立論多凌違棒喝語人故以

禪歸之

此字是筆

此字是筆

此字是筆

此字是筆

此字是筆

楊慈湖簡

簡字敬仲慈谿人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為學嘗令敬仲默自反觀服膺是訓不懈二十八歲居太學循理齊秋夜宴坐於床忽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才二歲素相呼以字為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卽是本心敬仲曰簡兒時聞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九

不易適平且有齟齬者訟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退問如初象山揚聲答曰適來斷府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敬仲聞之忽大省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厲曰更何有也敬仲卽歸拱坐達旦質明北面納弟子禮師事焉每謂感陸先生尤是不再答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已觀故書猶若有疑終夜坐不寐天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母去官尚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

正當慎慎  
一點即悟  
若得此言  
又豈難哉

沈思屢日獨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於是變化云為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服除授紹興府理據二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敬仲曰無罪命勘平日敬仲曰吏今日實無罪必摘掬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敬仲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湖西撫幹乃命督三將兵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嵒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會邑紳士曰人性至善人性至靈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孩提之童無不知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十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穀陳誰無不恐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為營營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其切惜之其言坦易明白諸士聞之有泣下者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既赴監講乾縣友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處謂先賢贊易後未之聞也會逐丞相趙汝愚敬仲上書遭斥管台州崇道觀嘉定元年遷秘書省著作佐



耶輪當面對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三劄惻切上數  
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感額久之人爭傳誦流  
至北境見者輒垂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  
年旱蝗詔求直言上封事言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  
才一氣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  
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又次言改過聖賢  
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  
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安石豈不  
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上

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奏章  
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備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  
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  
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奏問曰陛下自信此心即  
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畧無疑貳之色曰日月如何  
上曰止學定耳曰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  
明上曰日月但勿起意而已因贊曰至善至善不起  
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曰復奏問答往復漏過八刻  
敬仲出上日送之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對所陳

未行求外補得温州到郡首訪賢者禮致之不督賦  
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士咸向方  
知務學有員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  
生繳納出身在郡奉養菲薄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  
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者  
雅扶鵠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宜盡掃喜願惡逆之  
私情則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時  
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列弓弩臨淮  
水射之退敬仲盛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即日上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上

奏痛言之會有疾請去益力理宗卽位詔入見屢辭  
尋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卒年八十有六屬饒之夕怡  
然無死生異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  
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味春之間而啟迪之傳詩易  
春秋傳曾子刊訛剔誣共六卷

語錄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清  
 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曠然而博  
 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  
 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  
 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手足而曰  
 彼手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為己之耳目鼻口而曰  
 彼耳目也彼鼻口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為  
 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為己是割吾之全體而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 言

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格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  
 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姑即七尺而細  
 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  
 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  
 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  
 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  
 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  
 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  
 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

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  
 不可見心之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  
 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  
 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  
 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  
 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  
 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  
 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  
 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 言

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  
 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  
 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痛如此寐如此生如此死  
 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  
 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  
 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  
 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為  
 聖者不加為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  
 明此未嘗昏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為昏為明也

昏則二明則一因昏而立明不有昏者無自而明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為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

隨處指名不可無定

日用此心之故而不自知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花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

意動於物我故于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毋本心雖明故習尚熟不遠而復不動如故孔子莞爾而咲喜也非動手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手意也哭顏淵至於慟哀也非動手意也曰用平常變化云為喜怒哀樂如四時之指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虛實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悅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為之不厭之學

轉運其起  
而習在焉

他事他物  
皆近日用  
而不知可  
辨

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  
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  
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

通三才惟有此道而已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  
也皆此事也學者捨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  
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  
也謬以為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即道也謬以為他  
物而不知他物之即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  
為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

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即道奚俟

他求

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仕止久速一  
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為之也吾  
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  
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  
宜者也

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知其然人  
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

出沒既極  
本心幾不  
能自保

有是非之心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  
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  
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  
際變化無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  
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世之人心皆如此  
也學者當自信毋自欺毋自疑慮倏起天地懸  
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  
百非雖無思為昭昭弗遺

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為心何者為放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

何者為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  
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  
致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為感而遂  
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

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  
知及之然而識之不可思不可言也

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為  
狀不可勝窮有行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  
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伏有進有前有後有

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彼有此有動有靜  
有今有古若此之類縱說橫說不可得而盡然則  
心與意奚辨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為  
心二則為意直則為心支則為意通則為心阻則  
為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  
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言亦起意聖  
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  
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周公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

九

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  
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  
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措  
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何謂必必  
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  
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為道在此則不在彼樂  
以為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  
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  
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何謂我我亦

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  
日我乳長而食日我食衣日我衣行我行坐我坐  
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  
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  
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為我雖  
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  
不立何者為我學者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  
固則墮於我故先聖止絕之聖人先覺學者後覺  
耳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慈湖

十

王于文成日楊慈湖不為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  
上見了  
朱陸并肩聖統兩先生當時已相忘於無言矣陸  
氏破朱之門人遂誤之慈湖出而陸之學復振後  
世謂不起意一言階於虛滅又謂傳象山者失象  
山也余謂楊氏易傳亦有所窺亦公之所自得也

王龍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共黜之。龍谿若不聞，首往受業焉。龍谿固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踰年盡契師旨，故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致良知三字及門者，誰不聞，惟我信得及。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谿

龍谿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于爾，吾之學疑信所半，及門之士朴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教。子其往焉，乃盍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問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歐陽南野宗伯、魏水州諫議、王璠湖憲、伯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龍谿與相辨證，大為推服。是歲登第，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龍谿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

指授，則屬龍谿與緒山分教之。龍谿與起為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之心，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一毫不可更易。龍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谿

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本固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此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根脚轉。若執著師門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

同何以同人文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  
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  
無之說為上根人直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  
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  
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  
簡直截更無剩欠類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  
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  
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  
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溪

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直教通此一路汝  
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  
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  
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願子明道所不敢  
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但  
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  
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  
此意正好保任不耳輕以示人藥而言之反成漏泄  
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為大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

資性明明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  
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証悟之論道脉始  
歸於一云文成發舟龍谿與緒山追送嚴灘復叩問  
宗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龍谿從旁語  
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縱若有無實幻便落斷  
常岸之美九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懸同文成亟  
俞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僻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  
餘人來謁請益文成語之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  
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自悟近被王汝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溪

中指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雖出山汝中與四方  
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只畏狼往浙當有  
証也明年文成平思川歸卒於南安龍谿方借緒山  
赴廷試因文成歸渡江復還迎至嚴灘聞訃與緒山  
議服制緒山以為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焉龍谿  
請服斬衰以從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柩歸越經紀喪  
事築塲廬慕心喪三年時文成嗣子孤弱且內外忌  
毀交搆悍宗豪僕窺視為奸危疑萬狀龍谿極力擁  
護謀托孤於黃尚書結婚定盟久之乃定人稱龍

谿懷嬰梓之義報父師之恩獨不淺然謗訕叢積由  
 此益起不恤也建天真書院於會城育文成像其中  
 且以館四方之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論及  
 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各以所講取正焉壬辰始赴  
 廷對相國張永嘉孚敬開龍谿名欲引置一甲不應  
 開吉士選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終不應永  
 嘉以此益重之卒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歸病痊時  
 相憂貴溪言議選官僚其壻吳儀制春首以龍谿薦  
 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溪 五  
 龍谿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大不懌會  
 三殿災詔求直官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  
 班備顧問輔養聖學因票旨詆爲僞學而貶薦首吏  
 科都給事戚賢官龍谿時爲南武選郎中再疏乞休  
 告歸踰年以大察去龍谿終不以是動其心益孳孳  
 以講學淑人爲務歐陽德若禮部唐順之撫淮楊時  
 俱欲特疏引用龍谿聞而止之龍谿嘗謂天下無不  
 可與之人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及吳楚閩粵皆  
 有講舍江浙爲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猶不廢出

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念時常處家與  
 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  
 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游精  
 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大夫交承與朋儕酬答非此  
 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癸未卒年八十六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溪 五





語錄

語悟語修  
忘取俱若  
不得

此件事就  
當下不容  
已者言

此之謂道  
存事

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  
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  
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  
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滅  
未離生死窠臼

人生只有這夢子不論隱顯聚散順逆隨身幹辦只  
有此件事古云蓬萊無多路只在拄杖前非寓言  
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溪

此件事無氣魄可湊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  
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  
時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脉路所謂講之  
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已也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為聖人也  
考識古訓實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  
為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  
於泛濫無成而已吾人為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  
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

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  
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敬體承當徹首徹尾更  
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人人有個聖  
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  
知潔潔淨淨不為功利所消擾不為見解所湊泊  
便是學聖人真功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  
信諸此而已六經証我而不以我証六經証諸此  
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誠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

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夢子人生一世只有這夢  
子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溪

事世之所謂豪傑蹈絕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  
迹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為  
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夷殊不自覺  
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  
變化云為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  
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絕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  
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  
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夢子滯礙始是  
入聖真血脉路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血

脉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

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

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語

為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輕重淺深

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

別路可走即是支離之學

學問乃見在實踐不論閒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溪

在別有學問所問所學又何事耶

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常變

無隱顯語默與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恁麼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見在一念無

將迎無住着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

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顏子一生好學具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

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

止故能不遷當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嗜慾深病割情極難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

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為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

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無有一毫固必之私

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義皇更無別路此易簡直截

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之謂見易千聖之秘藏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溪

也 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

氣吾人日間欲念紛擾夜間游氣昏沉便是不能

通乎晝夜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為欲念所擾

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

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是謂

淵綸天地之道

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為學造者自無

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不造則化之源息

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眇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溪

果能一念惺然冷然自然窮其川處了有天則方為主宰須信種種嗜慾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為煅煉若不信得這步子只在聞見上湊泊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為未得應手則一而已

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一大主意主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愧可遣無

總本自佛學者便無所特備總上無語頭

心外原無

集義與所爭亦只

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得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夢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根始為有用處

問集義義襲之辨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于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術與要涉思為終身陷于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問然指以為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王霸繼之不為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溪

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為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為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雖處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商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為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而毀譽為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

其常人以富壽為福以貧夭為禍以生為福以死為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為吉凶念苟善雖顯之貧天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顯之富善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為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為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王龍溪

焉盡矣

陽明先生起絕學之後由其身所體驗者有悟此心之微發良知之說而後致知格物為證其門人尊聞行知不敢稍有擬議龍谿獨持四無之說羣起而疑之乃先生亦復唯唯於是龍谿之言滿天下後傳龍谿之學者流弊滋甚因是遂疵陽明之學嗚呼陽明之過哉亦由于傳陽明者之過耳當時羅文恭力收其偏余頗愛其高易透徹晚年始斯其流弊以伏後之學者折衷焉

羅近谿汝芳

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須力追古先於是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讀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谿

之病頓愈丙申年二十六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避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谿曰克去已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克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谿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歸尋師問友周流四方

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問於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宗正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著一畫耶近豁畧為解說宗正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嘗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卧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自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畫完全饑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飽了無干涉徒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遭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豁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動而日輒不眠擾攘而氣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病疾可不亟圖瘳耶近豁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若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

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豁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脈循軌隨入京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二代風歲大計入觀見相徐華亭華亭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更有實用近豁曰先生以宗社為心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觀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趨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在此華亭躍喜翌日大會靈濟宮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語曰先生當勸王上以務學為急奈何謹循內閣故事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靈宇受福矣華亭深然之反郡丁父憂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近豁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然然謁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為開水利堙城隍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資捧入京禮成

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  
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  
趨兩浙金陵往來闕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  
罪囚楚為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某害道宜置  
於法曰彼以講學罹文罔子嘉其志違論其他乎戊  
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具冠服  
禮天地祖考畢端坐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  
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寶蘭問疾命具  
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已相通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垂

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  
往往執諸言論善求者一切放下胸中更何物可有  
耶願無惑焉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  
次第進酒微飲拱手別諸生日我行矣諸生懇留許  
之初二日掖出中堂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

不學不思  
毛宗石但  
須能達之  
天下纔有  
鬼

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問子  
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  
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為宗旨  
儘是的確為有矣

問其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曰子是知  
個甚的行個甚的曰只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  
理曰其輩平日說理只事物所當然便是曰汝初  
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垂

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  
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  
作兩件却求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  
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  
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  
纔透徹便隨眾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  
等條理明白如此明辨如此不怠便是致知力行  
親切處矣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未得而心即

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  
明也心之未得而曰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  
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  
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  
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與醒若有所得  
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  
得亦復知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  
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  
離於須臾可引之終身也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此以爲停  
常不可見  
以爲不停  
常不可見  
造化之妙  
元無停常  
之時亦無  
不停常之  
時也

謂聖賢非人可及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自  
視日用間言動事爲其停常處雖古賢哲難以殊  
論先生曰子停常二字尚恐未盡停常也或者瞿  
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常耶曰可知言動事爲  
方纔可說停常則子之停常有時而要有時而不  
要矣不觀栢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  
又不觀海濤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  
若拘拘以停常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常  
何時而爲才停常耶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于蚤作而夜寐笑嬉而  
假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視爲方思量得個  
停常又豈直待言動視爲停常方始說道與古先  
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視  
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視爲亦總錯過矣  
聖賢拳拳垂教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  
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  
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  
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可會通字字句句

眼目快  
看動快

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矣。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各昏睡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卽是相對立談之身卽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醒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身守  
守  
守

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一定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哉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假執故雖聰明不能爲思雖才辨莫可爲言以其神妙無方爾北人言人可用曰中川言物可喫曰中喫亦以恰好相當遂以中形容之耳

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欣欣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觀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

本許多功  
一在何不  
一一指出

身心  
實事  
實事

無譁之此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日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微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眾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眾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卽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不肯轉心向這裡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蓋他定說聖人爲學決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

自爲孩提時而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俱足個個完全但能就中先覺先悟於此當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遇火融化透徹卽教做聖人



一覺悟得  
即教做聖  
人聖人處  
在北極人  
處亦在此

自明自昧  
即充念  
即充念

然究其所覺悟得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  
 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  
 一片精金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終日去愛親  
 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不得名為知  
 道故聖人教天下不是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  
 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鑛即是金故曰  
 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  
 口聲聲只好如此懃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便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  
 以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  
 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  
 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為聖人矣常人本是  
 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為常人矣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曰此  
 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  
 象可觀也蓋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  
 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靜默動  
 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莫非天機活潑即

此說法  
絕不令人  
驚奇而畏  
難於却  
難於却

長遠且能  
原道為不

得亦是誠  
不得一有  
難於只在  
人常務常  
明物矣此  
裏而已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聖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聖

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  
 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  
 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  
 和在我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  
 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常苦隨知隨蔽此亦只是知  
 的不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為善之時則物  
 欲自然蔽不得了曰汝心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  
 確志氣去為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為得  
 來耶此心之知既不容人去為得則亦不容人去  
 蔽得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為又為不得蔽又蔽不  
 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沒千有  
 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迷導迷於不容  
 為處妄肆其為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  
 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  
 乎蔽而日增乎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脫離豈  
 知只在一言而頓超拔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

元不計加  
上皆不故  
只是不學  
大虛

無人透徹  
至此

非地不  
能過考  
之能惟  
下得山  
惟此溪  
得溪

不免於慮其學也日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為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為慮乃是慮而能得也

問先生只以孝弟慈為明親至善之實何耶曰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觀赤子之心却只是個孝弟而保赤子則便是個慈也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為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為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為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之楊墨仁義則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則以孝弟而勝之只非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後世不察謂孝之與弟止舉淺近為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流須發于源泉而枯槁沼滯

多而無用也結菜者芽須萌于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為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至賢立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是天亦可也說一宗即是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是一息可也說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十萬個工夫也只

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  
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誠行縱經營事業亦  
終成勦功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人能善學

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

或問如何是善學曰節文斯二者二者弗去樂斯二

者皆所謂善學也

戒之為言最為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

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必神明其德則學

之終亦必戒也况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

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

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

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

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

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方曉得中庸是

個人也吾人天地生成是個中庸又終日講求中

中庸之仁  
中庸之禮  
中庸之信  
中庸之義  
中庸之智  
中庸之德  
中庸之性  
中庸之命  
中庸之天  
中庸之理  
中庸之氣  
中庸之神  
中庸之鬼  
中庸之靈  
中庸之魄  
中庸之魂  
中庸之魄  
中庸之魂  
中庸之神  
中庸之鬼  
中庸之靈  
中庸之魄  
中庸之魂

庸那無一個曉得自己即此中庸此其天下古今

一大惟事且豈止自是中庸而不肯自認中庸一

端而已哉即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不肯

自認做仁又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分明自

己是知却不肯自認做知靜言思之我此半世孤

負天地造化付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

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

於草木孤負聖賢經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

生之元神而甘心頑冥頑惰將以下愚終此生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羅近溪

愆罪過真已追悔無及但願大家同加警覺爭自

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

庸道聖蘊則仁智中和在書冊者今皆渾全在吾

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還復克塞至寶輝煌赫赫

則照乾坤又非一大快事哉

曹真子云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  
而關畧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關畧以為可便  
其私也而或多不獲

楊貞復起元

近編錄式  
清勞也  
精訊刊日  
未詳子

楊起元字貞復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躡東平起元  
為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年二十一  
中鄉試第一人三試南宮不售遊金陵避迨肝江黎  
先儒聞羅近溪之學中大契之登進士官編修冊封  
崇藩取道肝江執贄羅先生而稟學焉往復參證大  
悟性命之宗旨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語為答  
詞又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篇日諷誦之并示學者戊  
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在經筵上崇聖志勤聖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貞復 完

學疏國子監祭酒晉禮部侍郎因災異復上恭勸勤  
學疏輯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其中稱為詮注取洪  
範語名日訓行錄召吏部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卒  
以哀毀致疾卒年五十三生平孝友厚宗族問黨人  
有過耳不欲聞惟就其善獎成之事羅先生無須更  
忘離園小像出必告反必而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  
居以為常四方愛學者常滿戶外起元隨機指授人  
入躍然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為宗而要歸於孝弟慈  
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

手足之生生即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即聖氣稟物欲  
皆明德之寄寓其觀其聞即不視不聞之本體大抵  
藥者比也所著證學篇楊子學解論學存箴稿日沙  
語錄諸書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貞復 完



語錄

一友問士希賢希聖希天為學必須如此漸進何如曰能信自己是真士則聖天在我何以希為又一友問曰何為真士曰識士心識真士矣何謂聖天曰識心識聖天矣

一友言曰吾人不為性命焉用講學曰講學正所以為性命其不肯講學者與夫講學而不真切者皆未念生死臨前耳昔者羅先師令太湖日進諸生以性命之學某推府素迂之一日代巡錄因推府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揚貞復

及先師侍側推府因問謂先師林何曰羅尹乃道學先生代巡遂顧之曰日今看此臨刑之人這道學作如何講先師敬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推府方掩口而笑代巡復詰之曰如何不及先師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為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為着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為到此都屑不着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是一心要求

保全性命這等說來他們真為性命之心苦切不過思吾輩平時所講的性命道理却是泛論那能及得他們如此真切忽爾無常一到將若之何辱承下問甚是惶愧代巡不覺嘉嘆不已推府亦飲容於時前友及舉座竦然公顧謂友曰念及生死臨前誰不竦動日今竦動之心便是盡性至命的根本又是出生入死的關頭能於此時直下透過頓證無生不然轉眼便是輪迴却又徒成一番虛話更有愧於先師矣友有省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揚貞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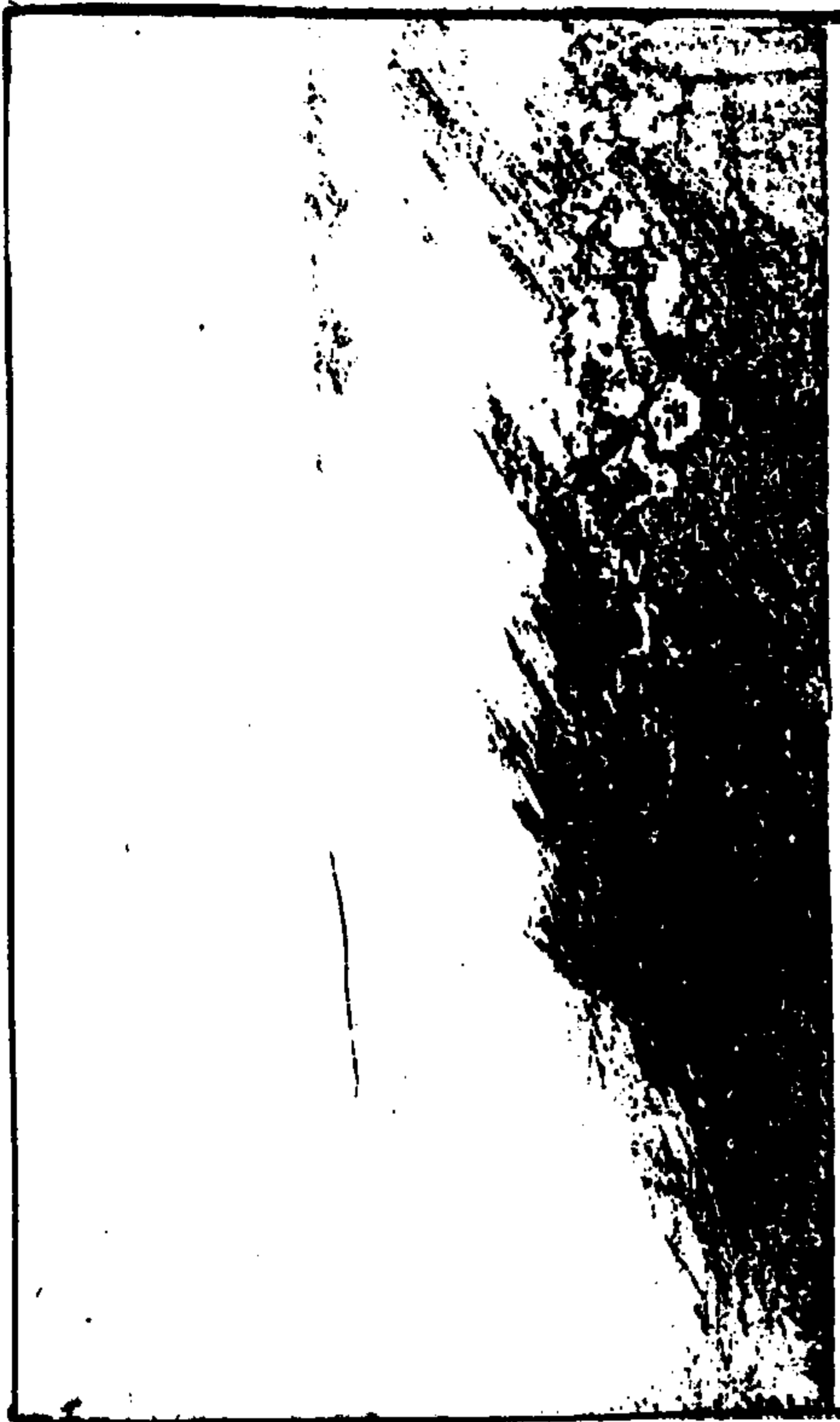
羅先師微言指點盡成妙義予曾問馬友云先師向入留都諸友侍側語次有及性字一友因問其義先師曰性字从心从生生就是性友曰既是生生謂性死了怎麼先師曰你說死了就不是性若是人人生而不死從開闢到今爾得這幾箇呆人在造化也蠢言下諸友莫不躍然

黃吉先問仁在乎熟熟果何如曰仁者人也即此七尺之軀天地萬物皆其一體大學所謂大人是也大人之學明明德必極其明親民必極其親然後

爲止於至善自非合內外忘物我渾渾融融養到極純熟田地安能使此七尺之軀渾然與物同體而成大人耶成大人而仁斯熟矣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楊真復



予發一語  
云初聞道  
不死可矣  
此是生死  
處故得下  
此處放下  
舒皆放得  
下

周海門汝登

周汝登字海門浙江人 傳

語錄

志乃最初起念是吾人因地終身結果只成就得這一念孔子十五志學便從性命起念鄭康成居家考索便從著述起念孔明自比管樂便從勳業起念叔子峴山墮淚便從名稱起念儀秦力攻揣摩便從勢利起念禪家爲一大事因緣便從生死起念今日吾輩從事此學要看從何處起念於此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周海門語

草不可言學

問晦翁言全放下如何是放下曰夫子浮雲富貴顯子不改簞瓢孟子不淫不移此是境遇處放得下則可謂云爾已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此而已矣此是道理處放得下境遇處放得下人則易知而道理處放得下知之難矣然道理處放不下而稱境遇處放得下者無不是處

問見性者以境緣爲驗然有見地已明而境緣不能無碍者何也曰見性者如開眼之人決不蹈於荆

棘亦不怕荆棘為碍彼入荆棘者必非明眼即怕荆棘為碍者眼必未明也故几境緣為碍并在境磨煉者皆非見性者也

程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

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

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

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儒者謂聖人不言

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何用屢屢也生死不明而

謂能通眼前耳目聞見之事者無有是理生死不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周海門 堯

了而謂能忘眼前利害得失之衝者亦無有是理

故於生死之說而講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中甫問分明其中有物緣何又言本來無物曰有原

是有只是耳目不能到言語不能及心思不能與

除此三者一任你存

問性自體驗宇宙中只此一知時時顯現即一致字

亦是多說曰恐人信不及故說致良知恐人以知

識為知故說一良字若知體透徹即良字亦多說

了其實只一知而已矣

痛快處便是流弊處

程明道曾只是無思有善無亦知也

自見為忠聖便非忠

有善無善便入是善納之

一友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曰更須識取當下曰當下如何時天暑人各搖扇先生舉扇示之曰只此一搖義耶利耶辨耶不辨耶其友默然

問無善無惡則為人臣子何所持循曰為人臣者只

求免於不忠為人子者只求免於不孝如此持循

工夫儘有可做曰聖人忠孝之極也然則希聖非

與曰止敬曰文大孝曰舜此自人稱之耳若文王

小心翼翼曰臣罪當誅何嘗有忠虞舜負罪引慝

曰不可為子何嘗有孝今人只要立忠立孝便是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周海門 堯

私心聖人之心如此吾亦如此謂之希聖不得其

心而徒慕其名去聖遠矣

問無善無惡則世有敢諫之節康濟之猷者非為善

而何曰無善可為為善則非善矣孟子言乍見孺

子入井二句最可體驗今人若乍見孺子入井必

然驚呼一聲足亦便跑到判定然抱在此豈待為

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乎故今有目擊時事危論

昌言者就是這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

這跑懷保小民哀此斃獨者就是這一抱此非不

足彼非有餘此不安非彼不意必一而已矣今人  
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却目前著意去做事業做  
得成時亦只是糊功小道去聖學不啻天淵三代  
之治必不可希此所以學術不可不明也唐虞揖  
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恭此皆了徹之語而人  
但以爲譬喻設言亦可嘆矣

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曰盈兩間皆物也誰能明之  
所謂處覆載內不知天地在照臨下不知日月日  
與萬物羣而不知萬物備於我也故須明於庶物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周游門

日用常行皆人倫也誰能察之所謂行不著習不  
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故須察於人倫明察則爲  
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

論語中具有六經蓋其神也得其神不必更讀六經  
讀六經亦語語融通矣一以貫之易之神一卽乾  
卦之一畫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之神思無  
邪詩之神子開之曰是禮也禮之神子語魯太師  
樂之神以從吾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春秋之神  
悟此則一坐語之間而六經具備

六經之有  
盡于此才  
是皆讀論

亦以爲  
可心之  
亦萬物  
之

神身小  
形像愈切  
愈近

問伏羲畫卦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蓋專以形  
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之中頭目鼻  
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夢寤出處進退  
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固吾心中事心中物  
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蟲魚以至寒暑晝夜  
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  
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  
有名字孔子強名之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  
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卽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周游門

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  
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  
伏羲欲使覽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  
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覽  
圖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  
本根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  
問周子太極圖只是形容得天地間大道理否曰是  
繪吾身心影像昔真西山於圖有契乃曰昔也太  
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也乾元自有乾



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然看太極圖者有西山之悟入方可不然如對鏡見影却問這個是誰

一生問孝者所以事君孝即是忠即移孝可以為忠

日如一盞燈光處處照見無非此燈之用曾子論

孝凡處友戰陣以至殺禽伐木事事皆是不但事

君日若是則衣可以為食食可以為衣乎日衣食

不同而衣食食之心曾有二乎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

之靈丹千生萬劫不到墮落者全靠此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周海門 堯

問易曰易要曉得大旨只要人識得一而已伏羲強

為形容畫此一畫有一便有對於是有——即一

也只此一——上上下下便成八卦又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以至盡天下之變總之只一而已再

無別物凡夫遇吉遇凶不勝惑亂明者只見是一

亦吉亦凶而非吉非凶隨其所遭事事無礙及辭

皆以發揮是義而已陳圖南曰學易者當與義皇

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至言哉

不日如之何如之何突然說起肯懸機峻待人領畧

歷無二光 見忠孝一

補其一而 獨事畢

後來孟子之思濂溪之尋延平之觀皆是如之何如之何處此事替他不得故曰吾未如之何也

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斯即吾斯未能信之斯不舍

晝夜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山梁雌雉日時哉

時哉時即學而時習孔子聖之時時字聖人觸目

感通斯道充滿於宇宙故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凡心有妄念身有妄動口

有妄言皆惡也修持之士必欲防閑而屏除之東

城西生終難淨盡亦如石壓草根株猶存惟不務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周海門 卒

去惡而但求志仁則惡自消融程子謂學者先須

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志仁之謂也不須防

簡不須窮索無惡之謂也此直截之宗與摘枝尋

葉者不同

素患難行乎患難此素位之君子而人不知所以行

孔子厄於陳蔡子曰烈士不困行不彰陳蔡之間

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孔子絃歌于路

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圍於匡子

路奮戰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日夫詩書之不講禮

濂溪地

建於憂患 至此況其 下焉其平

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  
 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夫子  
 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行乎患難蓋如此  
 或謂補遺諸公皆世所推為大儒者也而謂其為  
 近於禪夫諸公若官直身皆卓然自見即議論有  
 疑於禪者亦借禪以為用所謂不以世間法礙出  
 世間法不以出世間法礙世間法庸何傷曰夫子  
 惡鄉愿之亂德為其以似而亂真也蓋蓋四子  
 里之謬其誰能辨之曰四子而亂真也蓋蓋四子  
 猶不見自信則所以致審於毫釐之間不遂成于  
 里之謬者所開匪細故也儒釋之界其流難遠其  
 源邦近顧應祥之言曰近見有竊吾儒格物致知  
 以解法華經者方異之不意吾儒亦借佛教以明  
 道也其流弊將至儒釋同歸而不可解矣吾輩不  
 能辭以關之而以助其波揚其釁寧不得罪於聖  
 人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六 周海門

死陵劉信公梓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六終

理學宗傳 跋

理學宗傳跋

甚矣理學之難言也肯人無理  
 學之名而理學之傳真後世多  
 理學之名而理學之傳濫夫理  
 學者道統之繫也不得其人傳  
 之則統於何焉得其人以傳之

程跋

矣而或各治其端家之說以其  
 所主者為是非又竊其說者徒  
 爭之于唇舌而浸淫乎旁趨異  
 教迨源遠而流益分而偽學之  
 目遂不免當世口實矣則夫上  
 下數百年表章絕學以定正宗

使天下後世恪遵而實踐之有  
傳人何可無傳書哉鍾元孫先  
生固未嘗以理學自標榜也而  
吾黨望風蒲輪屢下莫不曰斯  
真理學矣先生容城人為劉靜  
脩同里卜隣蘇門又姚許與居

程跋

二

自登籍後守道且七十載其出  
處大節卓然也朱刺衛八年于  
茲嘗得親其游貌聆其話言又  
時或過先生之廬而見其堂下  
穆穆門內雍雍脩身齊家所謂  
篤行君子非與其一生身體而

力行者已槩見之歲寒居問答  
中而又憫理學真傳後世不得  
其統宗而是非同異國所折衷  
以自淋而淋人也乃取古今醇  
儒可歷代俎豆不祧者得十一  
人人各一傳又裒集其著述條

程跋

三

縷訓密成十一卷其餘自漢迄  
元以來各儒以理學著稱或功  
存于箋註或附見于師傳者凡  
數十人合十四傳為十四卷又  
有學行精酷見辭超別在諸儒  
品評微有水乳之未合而不得

不以俟後人論定者因補遺六  
人為一卷共二十六卷名曰理  
學宗傳先生之心苦矣宗傳云  
者若大宗嫡派脉脉相承無以  
譜之則亂若繼火傳薪燈燈相  
照無以續之則滅由今溯其數

程跋

四

十年來之學者汨于聲利術日  
畸學日卑勿論躬行者鮮即好  
名亦難其人講學一席且迂視  
之微先生倡明之過此以往皆  
失姓之子走長夜耳雖朱業牘  
之餘展而讀之猶恍然克舜周

孔數聖人之心法與夫濂洛關  
關諸君子之力量如千百季同  
堂授受真不啻一脉相承一燈  
相照也乃其中越漢隋唐之儒  
者而直推元公以上接鄒魯之  
正宗毋亦聞道有先浚而成學

程跋

五

有偏全董也王也韓也其視周  
子即如子與所稱清任和之子  
尼山乎而自序直以姚江為紫  
陽之貞則劉許亦可以董韓例  
矣噫孟子而後聞知者濂溪矣  
周子而後聞知者紫陽矣姚江

2120096

S  
Z121·5

15a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既為紫陽之貞則貞下起元接  
聞知之傳者後之視今當必有  
以位置之先生其知所自處矣  
是以于其集之成也既有仲誠  
張君先為梓之予又從而跋其  
未竟者正期與于斯文者其宗  
程跋

其宗共傳其傳云爾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長至後一

日齊安後學念伊程啓朱謹跋



ZW 21181888612117